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屈原集校注

上册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屈原集校注

下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屈原集校注

上冊

金開誠
董洪利
高路明
著

中華書局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屈原集校注

下冊

金開誠
董洪利 著
高路明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屈原集校注/金開誠等校注. -北京:中華書局, 1996.8
(1999重印)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7-101-01316-3

I.屈… II.金… III.屈原-楚辭-注釋 IV.I222.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98)第07141號

責任編輯:戴燕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屈原集校注

(全二冊)

金開誠 董洪利 高路明 著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1/32·25¹/₄印張·528千字

1996年8月第1版 1999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 5001—8000冊 定價:38.00元

ISBN 7-101-01316-3/I·204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資助

前言

一

「楚辭」之名，最早見於史記酷吏列傳張湯傳：

……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爲太中大夫，用事。

史記是西漢前期的文獻，「楚辭」之名當早於史記而出現，但再早也不會早於漢初。因爲就漢以前的情況而論，秦代是沒有也不可能有人傳誦楚辭的。因秦楚本是敵國，司馬遷說：「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可見仇恨之深。楚辭的主要作者屈原又是力主抗秦的政治家，所以秦代統治者不會讓楚辭在秦流行。至於戰國時的楚人，則因本在楚地，也似無贅言「楚辭」之理，大概只稱具有本地特色的詩體爲「辭」。史記屈原列傳說：「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班固離騷贊序解釋離騷篇名時說：「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又說：「原死之後，秦果滅楚，其辭爲衆賢所悼悲，故傳於後。」這些記載所說的「辭」，當是楚國當年固有的稱謂。到了漢代雖然仍有人沿而稱之，但在統一的王朝中，由於有趙、代、秦、楚之謳並存，於是就把特產於楚的「辭」稱爲「楚辭」，以標明它

的地域特色。因此，所謂「楚辭」，按其本義來說就是楚人的歌辭。宋人黃伯思解釋楚辭之名說：「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物，故可謂之楚辭。」（東觀餘論校定楚辭序）這個解釋是正確的。「楚辭」就是用楚國方言按照獨特的語言方式寫作，富有濃鬱的楚地色彩和風情，並且能够用楚國音樂誦唱的一種新的詩體。

楚辭這種詩體最早是在民間產生的。楚人素以能歌善舞著稱，很早就有民歌流傳。例如詩經的周南召南兩部分中，就有一些是採自楚地的詩歌。據劉向說苑記載，早在公元前六世紀中葉，楚國就出現了一首根據越人土語翻譯出來的詩歌，即著名的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見說苑善說篇，首句「舟」字據玉臺新詠改。

稍後數十年，又出現了孟子離婁所引，傳為孔子所聞的孺子歌：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再有就是現在保留在楚辭一書中的九歌，它雖並非用於民間祭祀，却與楚國的民間祭歌有關係（特別是在樂曲上）。民間祭歌始於何時當然無法考知，今傳的九歌肯定經過屈原的修改和加工，但加工大概主要是在內容和詞藻上，變動句式的可能性較小。因為這牽涉到所配樂曲，假如變化很大，就會增加巫者演唱的困難。

從周南召南到九歌，可以約略看出楚國民歌發展的一條綫索。偉大詩人屈原就是在學習和接受

楚國民歌的基礎上，發展了楚辭這一有濃重地方色彩的新詩體，並以其光輝的創作奠定了楚辭的典型形式。概括說來，作為一種新詩體的楚辭，其主要特徵有以下各點。

(一) 句式。傳統的詩經體以四字句為典型句式，句中是「二二」節奏。例如：

關關／雉鳩，／／在河／之洲。

周南關雎

楚辭的典型句式有六字句和五字句兩種（都不算語氣詞「兮」），句中分別為「三三」和「三二」節奏；前者主要見於離騷、九章，後者主要見於九歌。例如：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離騷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嘆乎／增傷。

九章抽思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

九歌湘君

所以從詩經到楚辭，詩歌的典型句式發生了變化，變得更有表現力了。除了典型句式之外，詩經和楚辭中都有許多長短不齊的句子；而一般來說，楚辭中穿插這種句子更加靈活多變。

(二) 語氣詞「兮」的運用。在詩經的一些詩中，也出現過「兮」字，但數量不多，不像楚辭那樣，運用「兮」字不但普遍而且帶有規律性，因而竟成為語言形式上一個顯著的特徵。

楚辭的形式起源於民歌，所以語氣詞的運用是重要的。試想現在歌曲中的「啊」、「呀」之類的詞，雖然作為歌詞看没有多大意義，但在歌唱中加上了裝飾音，却在歌曲旋律中變得相當重要。由此就可以推想「兮」字的運用在楚辭形式構成中的作用。又「兮」字在句中的位置變化，必然影響歌唱或吟誦

的氣口與節奏，由此又可以推想，以「兮」為基點，其兩端的字數如果較少，則這些字的發音用調必然悠長而近於歌唱；反之，兩端字數如果較多，則這些字的發音用調必然短促而近於吟誦。從實際情況來驗證，九歌是祀神的樂歌，必然要唱，而其句中「兮」的兩端只有三字或二字。至於離騷，則因篇幅過長，必不能唱，而其典型句式的「兮」字兩端却各有六個字；後來漢人的擬騷之作也不能唱，而其句式亦如離騷。這都證實了上述的推想。由此可見，「兮」字在句中位置的變化，也正顯示了楚辭由樂歌形式到吟誦形式的發展演變。

(三)地方色彩。楚辭的地方特色給人以較深印象的主要有兩點：一是由「楚地」、「楚物」形象所構成的完形畫面，確是反映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山川景物，風土人情，使人感到江漢流域的壯麗景色、繁富物類以及深受巫風影響的楚國文化都確有濃艷的色彩，特異的風情；與傳統的詩三百篇所着重反映的北方地理環境和文化背景相比，顯然給人以不同的觀感。二是用「楚語」、「楚聲」所作的歌唱或吟誦也很有特色。這一點現在除了從用詞上得到一些感受外，當然已無法通過聽覺來直接驗證；但從歷史記載看，漢書禮樂志說：「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漢高祖喜愛楚聲的事例非一，可見其必有動聽之處。又史記項羽本紀寫項羽被圍垓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羽雖然被圍，但圍軍與項羽所在之處總有相當大的距離，隔了這麼遠而項羽一聽便知為楚歌，可見楚歌的特點是多麼突出！

由此可見，楚辭的地方色彩無論就視覺或聽覺上說，都是文學創作上的一種鮮明特色，而且這種

特色是有積極的美學意義的。

二

「楚辭」一詞在作爲一種詩體名稱的同時，也曾用來指以屈原爲主的一些楚國辭人的作品。這些作品曾因秦國滅楚而中斷流傳，那麼它們爲何又能在漢代重新出現於世呢？

漢代班固在離騷贊序中說，屈原痛君不明，國將危亡，故作離騷、九章以諷諫，卒不見納，自投汨羅，「原死之後，秦果滅楚，其辭爲衆賢所悲悼，故傳於後。」又王逸在楚辭章句離騷後序中說：「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這些話都說明漢人對屈原辭流傳的可靠性是毫不懷疑的，同時他們分析屈原辭得以流傳的原因也是有道理的。但他們並未詳說流傳的具體情況，所以在這方面還要作一些補充論述。

屈原在九章抽思中說「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說明他的有些辭作本爲「獻詩陳志」而作，並不限於個人抒發感情。史記屈原列傳說屈原「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下面又說「令尹子蘭聞之大怒」。這一事實也說明屈原辭雖多有違礙之言，但在當時却並不保密，而是在社會上有所流傳的。又屈原列傳說：「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這進一步證明了屈原辭流傳的社會性。可以想見，屈辭在楚國人士中的影響是不小的，至於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辭作者，既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當然更會致

力於屈辭的收集、整理、保管和傳習。另外，還應充分估計到屈原辭通過民間渠道流傳於後世的可能性。屈原的辭作中充滿了關心國家命運和人民疾苦的思想感情，他本人最後以身殉國，而他對國事所懷的憂慮後來也都爲事實所驗證，這一切都必然受到廣大楚國人的尊敬與同情。南朝梁吳均續齊諧記說：「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於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梁宗懷荆楚歲時記也說：「五月五日競渡，俗爲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並命舟楫以拯之。」這些雖是後人所追記，但都以代代相傳的傳說與民俗爲根據，可以看出楚人對屈原的敬愛與懷念。在這樣的民心趨向中，屈原辭在民間受到重視、保存和流傳是勢所必然的。事實上屈原在流放期間所作的辭（如天問、哀郢、涉江、懷沙等），倘若不經民間的渠道，也是決不能流傳於後世的。

但是，屈原辭的流傳畢竟曾因秦滅楚國而嚴重受阻以至於有所埋沒，所以到了漢初又經過一番蒐集發掘才得以重見於世。

漢書地理志下說：

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

這段記述雖然簡略而且條理不清，但也已揭示了楚辭發掘與傳揚的兩條綫索：

第一是吳王諸士與楚辭的密切關係，其中枚乘卽是漢賦作者中的先驅人物，無論從辭與賦在文體

上的緊密聯繫來看，或從他的代表作七發來看，都可以肯定枚乘是深受過楚辭影響的。又，嚴夫子即莊忌（莊）因避漢明帝諱改「嚴」，也就是楚辭中哀時命一篇的作者，他的兒子即莊助，史記酷吏列傳說他曾薦朱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可見莊忌、莊助父子相傳，都是精通楚辭的。另外，把莊忌的哀時命與楚辭各篇加以比較，可以從相同和近似的詞句中看出遠遊、九辯、離騷以及九章部分篇章對莊忌的影響，從而也可以使人大致想見吳王諸士在吳地蒐集楚辭的收穫。

第二是淮南王劉安及其門下之士與楚辭的密切關係。王逸楚辭章句招隱士序說：「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昇天乘雲，役使百神，似若僊者；雖身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也。」這段話中對淮南小山招隱士題旨的解釋，後世研究者或有異議；但它在創作上學習並繼承楚辭則絕無可疑。其中對山中景物氣氛的描寫頗有山鬼遺意；至其用詞如「偃蹇」、「連蜷」、「曾波」、「猿狖」、「桂枝」、「淹留」、「啾啾」、「慌忽」、「憊栗」等等，則亦見於楚辭的其它篇章。所以，從淮南諸士僅存的篇章中，也可以看出他們對楚辭是多所聞見的。特別是淮南王劉安本人，還曾作過著名的離騷傳。所謂離騷傳就是對離騷的注解，由此可見，劉安及其門下之士對楚辭不僅有所掌握和學習，並且已發展到研究階段。淮南王國都在壽春，按史記楚世家，考烈王二十二年「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所以壽春是楚國的最後一個政治文化中心。淮南王劉安在這裏發掘並傳揚楚辭，顯然是頗多有利條件的。直到宣帝時，爲了

要聽楚辭的誦讀，還必須到「九江」去徵召年老的被公，九江在漢初正是當年淮南國都壽春的所在地。由此可見，在楚國故地，尤其是曾經作為楚國首都的地方，還是始終有楚辭流傳的。

以上兩條線索可以說是漢初重新蒐集和發掘楚辭的主要渠道，它們分別經由莊助、朱買臣和劉安等人將楚辭集中到漢廷。這一集中當然也和漢武帝「方好藝文」很有關係，所以莊助、朱買臣竟能因楚辭而得幸，而劉安也因「博辯善爲文辭」而甚受「尊重」。最高統治者如此喜愛楚辭，則有關作品的集中也就勢所必然了。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列傳中既摘載漁父篇中的主要事辭，又全錄懷沙全文，還在篇末讚語中說：「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可見司馬遷所讀到的屈原辭是比較多的，而這正與他在武帝時身爲史官、得觀宮廷典籍分不開的。司馬遷所轉載和提到的篇章可以視爲楚辭在史書中的正式著錄，同時也是楚辭畢竟流傳到漢代的一個小結，雖然由於讚語的體例，作者不可能完整羅列他所見到的全部篇章。

楚辭經過流傳，至西漢末年由劉向編輯成書。王逸楚辭章句離騷後序說：「後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慮，續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十六卷中包括屈原辭七卷二十五篇（計有離騷一篇，九歌十一篇，天問一篇，九章九篇，遠遊一篇，卜居一篇，漁父一篇，各篇均由王逸在序中標明爲屈原所作）。另外的九卷則是：

九辯一卷 王逸序謂宋玉所作。

招魂一卷 王逸序謂宋玉所作。

大招一卷

王逸序謂「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

惜誓一卷

王逸序謂「不知誰所作也，或曰賈誼，疑不能明也」。

招隱士一卷

王逸序謂淮南小山所作。

七諫一卷

王逸序謂東方朔所作。

哀時命一卷

王逸序謂嚴（莊）忌所作。

九懷一卷

王逸序謂王褒所作。

九嘆一卷

王逸序謂劉向所作。

這就是劉向所編的十六卷本，其後王逸爲之作「章句」，又加進了他自己所作的一篇九思，而成十七卷本。此本一直流傳至今。

三

屈原是楚辭的開創者和最主要的作家，但屈原的事蹟却不見於先秦古籍，這在近代往往引起國內外勇於疑古者的不安，以至每隔一個時期便有人出來對屈原的存在及其辭作的可靠性表示懷疑。其實在先秦古籍中看不到屈原是絲毫不足爲奇的。中國在漢代以前，並沒有專業的文學創作者，屈原在楚國本來是以一個政治家的面目出現的。作爲政治家，屈原雖曾一度用事，但畢竟時間不長，後來便遭到貶斥、流放以至於自殺。由於屈原和楚國兩代當權的統治者有深刻尖銳的矛盾，所以必不能在楚

國史冊上占有多大的地位。何況從屈原去世到秦王朝滅楚以及統一全中國，其間不過五十多年，在秦滅六國，特別是經過焚書之後，各國的史書均已不傳。再擴大一點來看，從屈原的活動時期到司馬遷撰寫史記為止，也沒有什麼正經的歷史著作流傳下來。那麼，像屈原這樣一個政治人物，在他死後一度湮沒無聞，又有什麼可奇怪的呢？

然而，屈原的光輝辭作和事蹟却通過非官方的渠道流傳下來了。尤其是漢王朝建立之後，由於漢初的統治者本是楚人，不但懂楚聲，「樂楚聲」，而且從政治上說，屈原乃是抗秦張楚的先驅者，自然不再遭到排斥。而在西漢前期較為安定的社會環境中，文學創作也逐漸受到應有的重視；再加上統治階級中一些重要人物（如淮南王劉安、漢武帝劉徹等）的愛好和提倡，於是屈原的辭作得到了收集、發掘、傳佈與編訂，對屈原事蹟的傳述也多起來了。其中，賈誼、劉安、司馬遷等人對屈原及其辭作的研究，貢獻尤為突出。在漢人研究的基礎上，歷代學人又作了更為深入細緻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裏，我們根據前人的研究成果，並參以己見，對屈原的生平和思想略作考述。

屈原名平，出身於楚王朝的遠房宗族。關於屈原的生年，可以據之考證的唯一材料是離騷中的兩句辭：「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舊注中對此有兩種較為重要的解釋：

一種是王逸說，見楚辭章句「攝提」二句注：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貞，正也。于，於也。正月為陬。庚寅，日也。……言己以太歲

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得陰陽之正中也。

王逸的意思是「攝提」爲「攝提格」之簡稱。按「攝提格」是古代星曆學中「太歲紀年」的年名之一，這種紀年法有十二個名稱，「攝提格」乃是太歲在寅的年名。因此，這裏說「攝提」就意味着屈原生於寅年。「貞于孟陬」意思是「正當正月」。「庚寅」指庚寅日。因此「攝提」二句連在一起就是說：寅年正月的庚寅日，爲屈原降生之日。又按夏曆以寅月爲正月，那麼這二句實際上也就是說屈原生於寅年寅月寅日。

另一種是朱熹說，見楚辭辯證上：

王逸以太歲在寅曰攝提格，遂以爲屈子生於寅年寅月寅日，得陰陽之正中。……以今考之，月日雖寅，而歲則未必寅也。蓋攝提自是星名，劉向所言「攝提失方，孟陬無紀」，而注謂「攝提之星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其曰「攝提貞于孟陬」，乃謂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歲在寅之名也。必爲歲名，則其下少一「格」字，而「貞于」二字亦爲衍文矣。

朱熹的意思是「攝提」二句只說明屈原生於寅月寅日，並不說明他生於什麼年份。

這兩種說法，當以王逸說爲是。淮南子修務高誘注：「歲星在寅曰攝提。」後漢書張純傳：「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可見「攝提格」簡稱「攝提」古有其例。又顧炎武日知錄駁朱熹曰：「豈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這些材料，有的反映事實，有的講了道理，雖然數量不多，却足以助證王逸之說。

根據屈原本本人提供的信息和王逸的解釋，近代學人對「太歲在寅」的具體年代作了種種考證和推

算。清人鄒漢勳屈子生卒年月考、清人陳瑒屈子生卒年月考、近人劉師培古曆管窺根據「干支紀年法」推算出屈原生於公元前三四三年，即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年）。但他們所用的方法是不對的。因為「攝提格」與「太歲在寅」等等，都是戰國時所用的「星歲紀年法」，與「干支紀年法」不是一個系統。漢以前只用干支紀日，用干支紀年始於漢代。東漢人又根據當時的「干支紀年」向上逆推，推出春秋、戰國以至更早的年頭的干支名稱。因此，歷史年表所記的戰國時代的「戊寅年」，不等於戰國時通行的「星歲紀年法」的「太歲在寅」之年。

要找出戰國時代的「太歲在寅」之年，必須按照「星歲紀年法」的系統，在後世找到一個基點，然後再往上推。郭沫若先生和浦江清先生用這個方法分別推算出屈原的生年是公元前三四〇年和公元前三三九年〔一〕。他們所用的方法正確，但結論却是錯誤的，因為這兩年都不是「太歲在寅」之年。儘管他們各自都作了考證說明，但證據仍嫌不足。所以胡念貽同志又在他們的基礎上作了新的考證〔二〕，得出的結論是：屈原生於公元前三五三年（楚宣王十七年）的正月二十三日。迄今為止，關於屈原生年的考證雖還有多種說法，但比較而言都不如胡氏之說為近是。因為從系統的觀點看，屈原的生年問題是不能孤立地加以考察的，必須與屈原生平的其它事情聯繫起來進行分析和驗證，而採用胡氏之說，則屈原的各種事蹟才能形成一個較為優化的有序結構。

〔一〕詳見郭沫若屈原研究（一九四二年）和浦江清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問題（歷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一期）。

〔二〕詳見胡念貽屈原生年新考（文史第五輯）。

在楚懷王時期，屈原依靠自己的才德擔任過三閭大夫和左徒這兩個重要的官職。三閭大夫最早見於楚辭漁父篇。又王逸楚辭章句離騷序曰：「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可見這是一個與宗族事務有關並負責督導楚王朝貴族子弟的職務。屈原擔任三閭大夫期間，培養了大批德才兼備的優秀子弟，所以他在離騷中不無自豪地回憶說：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

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

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竣時乎吾將刈。

把自己比作辛勤的園丁，把培養的人才比作有奇異香氣的蘭花蕙草，可見寄望之厚。屈原本來希望他培養的人才能够爲楚國的繁榮昌盛有所作爲，但在後來的政治鬥爭中，他們却紛紛變質，不惜與反對變革的保守勢力同流合污，甚至推波助瀾。這令屈原十分痛心，所以在離騷中又感慨地寫出了「雖萎絕又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等辭句。

屈原在三閭大夫任職期間的辭作，現已不可確考。但從內容上看，九章橘頌是一篇勵志勸學之辭，很可能是屈原在當三閭大夫時所作，既以自勉，亦以勵人。全篇以橘爲比，要求自己及三閭子弟們應當像橘那樣，既有才華，又有內美，可負重任，出類拔萃。

三閭大夫之後，屈原又擔任了左徒之職。從一些資料看，這是一個僅次於令尹的、地位很高的官職。屈原任左徒之初，深得楚懷王的信任，曾協助楚懷王實行政治變革。這是戰國時代楚國實行的第二次變革。第一次發生在戰國初期，楚悼王十九年（公元前三八三年）左右。悼王任用吳起爲令尹，實施了一系列政治、經濟的變革。但變革剛剛起步，就被舊貴族勢力扼殺了，吳起也被車裂而死。然而在已經發生了變化的經濟基礎之上，政治上的變革是必然要出現的。所以七十餘年之後，在楚懷王時期又出現了第二次變革。起初，楚懷王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爲，因此能够接受屈原的進步主張，對內修明法度，對外聯齊抗秦，使楚國的國勢一度出現上昇的趨勢。但是屈原的進步主張和變革措施也同當年的吳起一樣，嚴重地損害了整個舊貴族勢力的利益，於是發生了激烈的政治鬥爭。史記屈原列傳說：

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

這段記述表面上看似表現了個人之間的衝突，實際上却反映了楚國新舊兩種勢力之間的激烈鬥爭〔二〕。爲了維護舊貴族的特權，也爲了屈從秦國的威協訛詐以求保持苟安的局面，上官大夫所代表的貴族集團對屈原進行了誣陷和迫害。楚懷王也終於服從了貴族集團的利益，疏遠屈原並使政治變

〔二〕說詳金開誠屈原辭研究第二章。

革中途夭折。

屈原的變革究竟怎樣損害了貴族集團的利益而遭到他們的反對？這就要探究屈原所堅持的主張究竟有什麼內容。由於屈原起草的憲令不曾流傳，所以它的具體條文也就無從說起，但其中貫穿的原則與精神却是可以考見的。因為屈原在其辭作中反復講了他的政治理想與主張，而這是不可能不體現在他所堅持的變法活動之中的。屈原的理想與主張，概括起來說就是通過修明法度與舉賢授能來實現楚國的富強。修明法度與舉賢授能在戰國時代都有明確的針對性，前者是反對舊貴族違法亂紀、爲所欲爲，後者則是反對權貴世襲與任人唯親，二者都觸及了舊貴族的根本利益，是舊的上層建築變革中最爲重要而尖銳的內容。

屈原在其代表作離騷中說：「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又說：「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這就是對舊貴族貪婪弄權、蔑視法紀的揭露。在屈原看來，這已經成爲楚國的時弊，而要解決這個問題，當然必須明法執法，使「貪婪競進」、「不厭求索」的人不能再爲所欲爲。至於舉賢授能的思想，則在離騷中更有突出的表現。當屈原幻想「就重華而陳詞」時，明確指出：「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繩墨」即指法度。在屈原看來，夏、商、周三代的初期之所以獲得成功，就因爲能够舉賢授能和依法行事，可見這兩條是屈原着重堅持的主張。後文屈原設想要去國遠逝，請巫咸降神，巫咸對他講了一串歷史故實，也都與舉賢授能有關：「湯禹嚴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修

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這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所舉的一系列賢能之人中，除咎繇之外，竟全部出於社會低層。其中說到齊桓霸業，不說他捐棄前嫌任用名相管仲，却以本是小商販而被不次擢用的甯戚爲例。所以，這裏提到的一串事例，充分說明屈原思想中的舉賢授能已經不限於在封建貴族中選拔人才，而是着眼於社會各階層來強調唯賢是舉。在舊貴族勢力十分強大的楚國，屈原的這種想法顯然是很有進步意義的。

屈原在有些篇章中還明確強調了以法治國的原則。他在九章惜往日中說：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詩詩一作時。

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

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娛。

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

心純龐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

……

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

乘汜淝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

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

這些話所表現的強烈的法治思想以及法治與富強的關係，必然會反映在當初的變革措施中；而法治的實行，對於那些習慣於背棄法度任意妄爲的貴族們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因此他們必定要竭力地阻撓變革的進行。

政治變革的失敗，使楚國的形勢急轉直下。在此後的十餘年中，楚國屢次遭受秦國的侵略和欺騙，再也沒有能力重整旗鼓，復起東山了。而屈原的被疏，也不是他個人悲劇的終結，隨着楚國形勢的轉惡，他也一再遭受迫害，先是貶至漢北，又被流放江南，最後自投汨羅，以身殉國。

屈原被斥離郢、謫居漢北，主要根據是九章抽思。抽思中說：「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畔獨處異域。」這是屈原居於漢北的確證。至於屈原謫居漢北的時間，從一些史料看，其上限當在楚懷王十九年（公元前三一〇年），而下限當在懷王二十九年（公元前三〇〇年）。據史記屈原列傳和楚世家記載，屈原出使齊國，回來又諫懷王何不殺張儀，是在懷王十八年。在此之前，屈原雖已見疏但並未被放逐，否則就不可能受命出使。由此可見屈原斥居漢北必在懷王十八年以後。又據屈原列傳，楚懷王三十年（公元前二九九九年），秦昭王約楚懷王會於武關，屈原諫王勿行，說「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但懷王稚子子蘭却勸王赴會，說「奈何絕秦歡」，於是懷王終於入秦而遭劫持，最後死在秦國。可見在懷王三十年，屈原已經不在漢北而重返朝廷了。考慮到屈原的往返都要經歷漫長的路程，所以居於漢北必在懷王十九年至二十九年之間（公元前三一〇—三〇〇），屈原四十三歲至五十三歲之間）。

以上所講的上下限都有明確的、互相關聯的史料爲根據，似無可疑。但是這個上下限之間的時距比較大，能不能緊縮一些，把屈原出居漢北的時間說得更切近一點呢？這就需要結合一定的推測。游國恩先生說屈原初放漢北是在懷王二十四、五年間，四、五年後被召回。這主要是從楚國外交形勢的變化來推測的。屈原是聯齊抗秦派的主力，從懷王十八年到二十四年，齊楚邦交不斷，所以屈原不會被放，至懷王二十四年親秦派又占上風，秦楚結親，並於二十五年盟於黃棘，這時屈原才可能放至漢北。這個說法是可以參考的。但另外還可以作些補充。抽思曰：「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而在後文倡詞中則又說：「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全篇的內容本在抒情中穿插回憶，而從「秋風」與「孟夏」二句來看，則屈原在撰寫本篇時，至少已在漢北跨過一個年頭（前後涉及二年），而篇中還絲毫沒有還朝的迹象，而且還朝以後也未必立即碰上楚懷王要赴會武關之事。這種種因素再加上屈原從出發到還朝在路上所經的時間，算在一起無論如何不能少於三年。因此，從前面所說的下限往上推算，可知屈原離開郢都的時間不可能晚於楚懷王二十七年（公元前三〇二年，屈原五十一歲）。另外還有可以參考的材料，如楚辭卜居說：「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往見太卜鄭詹尹。」又東方朔七諫兩次提到「三年」：「隱三年而無決兮，歲忽忽其若頽」，「念三年之積思兮，愿一見而陳詞」。這幾條材料中所說的「三年」都只能是指屈原在懷王朝被疏斥而言，因爲到了頃襄王朝，屈原被放逐有九年之久，而且是作爲罪犯一去不返，既談不上什麼「卜居」，也不再有一見陳詞之類的奢望。只有在寫作抽思時纔還存有「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的意願。所以「三年」這個詞是值得注意的。如

果這種推測不爲無理，那麼從楚懷王二十九年往上逆推三年，則爲楚懷王二十七年或二十六年（因爲有實際時距與涉及年頭兩種算法）。

屈原從漢北被召回不久，就發生了秦昭王約楚懷王會於武關之事，結果懷王客死於秦。史記屈原列傳：「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本來，勸懷王不要入秦的是屈原，有罪的是子蘭，然而子蘭反而讒害屈原，使屈原被流放到江南之野，而且一去不返。最初，屈原從郢都出發，沿着長江、夏水向東南方向流亡，經過洞庭湖和夏浦，然後到達陵陽（即今安徽青陽縣南的陵陽鎮）。這是屈原流放的第一個行程，有九章哀郢篇的部分內容可證。屈原在東遷的終點陵陽呆了九年，大約在頃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二七八年）秦將白起攻破郢都之後，又大致循原路西還，重經武漢地區，然後穿洞庭、入沅江，而至於辰陽、溁浦。這可以從九章涉江篇所寫的有關行程的辭句得到證明。屈原到達辰陽、溁浦之後，所處的環境已是山窮水盡，到了與世隔絕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他本來是不可能再有大的遷移了，但事實上他幾乎立即就重入沅江、橫渡洞庭，至於湘江流域，最後走到長江東北的汨羅江。使屈原作最後艱苦跋涉的原因，是頃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二七七年）秦兵攻陷了楚國的黔中郡（郡治故城在今湖南省沅陵縣西），迫近了屈原的放地，如不盡快離開，難免要成爲秦軍的俘虜〔一〕。此時楚國大勢已去，不可避免地要被秦國吞併。屈原在極度悲憤與

〔一〕關於屈原東遷、西遷的行程、路線等情況的詳細考述請參考金開誠屈原辭研究第二章和本書哀郢、涉江、懷沙各篇的題解。

絕望中，投入汨羅江，自盡而死。屈原逝世的年月，據考證當是頃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二七七年）或二十三年（公元前二七六年）。

屈原的一生是爲進步理想而戰鬥的一生。他的光輝詩篇直接產生於激烈的政治鬥爭，深刻反映了楚國的現實矛盾，清楚地表現了他的進步理想、鬥爭經歷和政治熱情。在這些詩篇的豐富的思想內容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各點：

第一，對人民羣衆的態度。屈原在詩中多次滿懷熱情地提到「民」，例如：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離騷

愿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

抽思

皇天之不純命令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

哀郢

這些「民」字，多數研究者都認爲是「人」的同義詞。這個看法是對的。屈原不是階級論者，不能要求他對楚國社會進行階級分析。但是，他在長期的政治鬥爭實踐中，却清楚地認識到楚國存在着兩種人，一種是他深惡痛絕的「黨人」、「讒人」，實際上就是阻礙楚國實施變革的反動貴族勢力；另一種是他所關懷和同情的，深受反動貴族之害的廣大的楚國人，其中有剝削階級，也有勞動人民；而後者事實上還是「楚國人」中的大多數。我們結合着具體的歷史條件來分析，就應該肯定屈原關懷和同情廣大「楚國人」是有進步意義的。

第二，對楚國的熱愛。屈原對楚國懷有深厚的感情，這在他的詩篇和實際行動中都有極爲鮮明的

表現。他對楚國的熱愛和我們今天所說的愛國主義當然有很大的區別。但是，愛國主義在歷史上既不是憑空而來，也不是一成不變，它是隨着歷史的發展而發展的，在種種不同的歷史背景中有種種不同的具體表現。春秋戰國時代，全中國處於諸侯割據的狀態，各諸侯國都在實際上行使其政權的職能。因此，生活在各諸侯國的人民，都不能不關心本國的政治現實和在列國中的處境，因為這直接關聯着自己的切身利害與命運。所以，在這種特定的歷史情況下，真正的愛國者都必須面對現實，首先要求自己的國家富強起來，不受侵害，再進而謀求全中國的統一。這種愛國主義的思想感情是既有時代特徵，又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的。其中尤其是楚國，由於相對來說開發較晚，長期被中原各國稱爲「蠻」，加以歧視排斥，這就使得它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和中原各國有一定的差異和距離，保持着相對獨立的發展，也使得楚國人民形成較強的地方觀念。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屈原作爲一個愛國者，最爲關心的顯然是楚國的興衰成敗及其在列國中的地位與處境，所以他的愛國之情首先就表現爲參與楚國現實鬥爭的政治熱情。正是這種熱情，既支持他在鬥爭實踐中百折不撓，甚至以身殉國，又凝結爲一系列具有深刻政論性的抒情巨作。屈原的愛國熱情還表現爲強烈關心楚國人民的命運，深刻眷戀楚國人民開闢和建設起來的美好鄉土，尊重楚國的歷史和文化並爲此而自豪，特別是他始終懷着由楚國來統一全中國的遠大理想和迫切願望，說明在他心目中全中國從來就是一個整體，諸侯割據只是歷史發展中的暫時現象。這種種思想感情的因素，都表明屈原的愛國主義是含有值得肯定的歷史內容的。如果把愛國主義作爲一種發展着的思維經驗來看，那麼屈原的詩篇也確曾爲它提供了有

價值的內容。

第三，政治變革的要求。屈原所要求的政治變革，實質上是改變楚國的上層建築，來適應已經變化了的經濟基礎，使楚國富強起來。他的政治主張概括起來說就是實行法治和舉賢授能，反對腐朽的貴族勢力「背法度而心治」和任人唯親。這些主張在今天看來似乎很一般化，但在當時的楚國却很有進步意義和現實意義。實際上在經濟基礎發生了根本變化的戰國時期，反對貴族特權以完成上層建築的變革，是擺在所有諸侯國面前的重大歷史課題，誰要是停止和落後就必然在列國的爭奪中挨打以至被吞滅。屈原詩篇的深刻的進步傾向，就在於它充分反映了變革的必要，尖銳地揭露了楚國反動勢力的腐朽性質，並且預示了變革失敗後的楚國的命運和前途。這就使他的抒情詩篇達到了史詩一般的深度。

屈原的一生又是充滿悲劇色彩的一生。他的悲劇主要表現於進步的政治理想與黑暗的社會現實之間的尖銳衝突。屈原所堅持的理想和主張，包含着屬於未來的歷史內容，具有深刻的進步意義；但在楚國當時特定的政治形勢中，却是反動勢力大大超過了進步勢力，因此屈原作為進步勢力的代表便長期受到反動勢力的迫害。終於，他的政治變革失敗了，個人也迭遭疏遠、放逐，以至於自殺殉國。歷史的事實證明，屈原的主張和理想將在未來充分顯示它的進步意義，而當時的政治力量對比却決定了他不可避免地要慘遭失敗以至於毀滅，這就是屈原及其鬥爭的悲劇意義之所在。這種悲劇意義又因為屈原本人的堅強性格而表現得極其尖銳；他是矢志愛國、堅守原則的，不論鬥爭形勢多麼險惡也決

不妥協退讓，他是注重人格節操、追求高尚清白的，絕不受「溷濁」世俗的侵蝕與影響。這種性格決定了他必然要與腐朽勢力鬥爭到底，從而使他的富有悲劇性的經歷更加動人心魄；而他那以個人實際經歷為基礎、用心血凝結而成並充分表現了個人性格的抒情詩篇，也因此而飽含着一種令人肅然起敬的崇高之美。

四

屈原辭是繼詩經而出現於中國詩壇的。它的出現既是對「詩三百篇」的繼承，又有引人注目的新開闢，為詩歌藝術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經驗。擇其主要的來說，有以下幾點：

第一，積極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在屈原以前，藝術文學創作中的浪漫主義，基本上處於樸素的、自發的階段。從屈原開始，積極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纔得到比較自覺的運用，並顯示了巨大的威力。在屈原的詩作中，積極浪漫主義的運用集中表現在詩人自我形象的塑造上，而這首先就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我們分析楚國當時的政治形勢，反動貴族勢力的確佔有很大的優勢，而以屈原為代表的進步勢力却居於劣勢。在這樣一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中，進步勢力不能不受到摧殘以至於被扼殺，所以從美學上說，屈原所塑造的自我形象是有着深刻的悲劇含義的。但是以屈原為代表的進步勢力，在比較長久的歷史發展中，却有其較為遠大的前途。他所堅持的理想，例如建立一套適應於新的經濟基礎的政治法律制度以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統一全中國使之成為富強的封建帝國等等，都是屬於未來的歷

史內容，客觀上符合於歷史發展的趨勢。因此，屈原基於一定的歷史預見而對自己的理想懷有堅強的信心，並在藝術文學的創作中有氣魄把自己刻劃成一個崇高、完美、「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涉江）的藝術形象。同時還通過形象的對比，把那曾在楚國猖狂一時的反動勢力，從政治上、道德上、美學上加以鞭撻和摧毀，使之變為一堆歷史的垃圾，這就是屈原詩作中的積極浪漫主義的主要表現。同時，爲了塑造崇高、完美的藝術形象，屈原也充分發揮了他的豐富想象，運用了他的全部文化知識，調動了一切藝術手段，來繪制不受時間空間局限的廣闊背景，配備多種多樣、生動奇異的景色和事物，以起陪襯的作用。因此他的許多詩作都顯示了色彩濃艷、形象瑰麗、氣勢雄偉等特色，能以足夠的容量來表現他那深刻的思想和奔放的熱情。

第二，比興的藝術。屈原的抒情詩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他所抒發的主要是政治熱情。政治熱情是人的一切情感活動中最根本和最主要的方面，由此熔鑄而成的抒情形象當然分量較重，認識價值較高，社會意義較大，感染力量較強。但是政治熱情總是不可避免地要和種種道理原則、觀點主張結合在一起，所以在表現上比較容易變爲抽象說理，流於概念化。屈原在這方面所提供的最有價值的經驗，就是他巧妙地運用了比興的藝術，使抽象化的政治熱情得到生動具體而豐富多采的表現。他善於在進步的世界觀和政治理想的指導下，充分發揮形象思維的作用，準確地選擇自然界和社會生活中的各種事物形象，突出其或美或醜的特徵，來抒發愛憎感情，表明道理主張。詩人所賦予比興形象的美學評價，實際上也就表現了他對被比喻的事物所作的政治的、思想的、道德的評價。因此他的詩作既有豐

富的形象性，也含有深刻的思想意義。比興的手法在詩經中已經廣泛運用，屈原對此作了巨大的發展。他所運用的比興形象不再像詩經所用的那樣比較單純和靜止，而是豐富複雜，互相聯繫，且有很大的能動性，因而就更有藝術表現力，能够生動地表現事物之間的複雜聯繫及其變化和發展。

第三，詩歌語言的特點。這可以分爲兩點來說：

(一)華實並茂的語言風格。屈原在詩中一方面大量運用華美的詞藻，儘量寫得花團錦簇，五彩繽紛；另一方面他又總是用質樸本色、剛勁堅實的語句來構築篇章的骨架。像離騷的「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抽思的「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獲」等等，都像巨大的柱子似的支撐在篇章之中，表現着認識的深度，情感的高潮，把抒情和說理融爲一體。在屈原的詩中，華美和質樸兩種語句總是恰當交織，相得益彰，所以就形成一種華而又實、豐厚茂密、多采而統一的語言風格。後代各種風格的詩人，都曾在屈原的詩歌語言寶庫中吸取自己所需要的營養。

(二)對偶句的錘煉和運用。這是一種積極修辭的形式，目的在於利用漢語漢字的特點，使詩歌語言更加美化。在詩經中對偶的運用還不是很多，而屈原就很注意作這樣的加工。南方民歌也許本來就有注重對偶的特色。例如在前引的越人歌、孺子歌中就可以看到這種痕迹，九歌中運用對偶更爲普遍，像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乃是公認的情文並茂的名句。屈原吸取和發展了南方民歌的這一特色，在詩作中大量錘煉對偶句，這是詩歌語言發展中的重大開關，對後來詩賦

詞曲等各種文學形式的語言運用都有深遠的影響。

五

下面對本書的體例作幾點說明：

一、本書所注屈原辭二十五篇，是根據王逸楚辭章句所標明的屈原作品而定。二十五篇之中關於作者真偽爭議較大的是遠遊、卜居、漁父。遠遊篇雖有疑點，但尚無確證可斷其非屈原所作，卜居、漁父則顯然不是屈原的作品詳細考述請見各篇題解。這裏，仍依王逸所定，把這幾篇列入屈原集中，並爲作注。又，二十五篇之外的招魂篇，王逸認爲是宋玉爲招屈原之魂而作，近人多據司馬遷說認爲是屈原的作品，並認爲篇中所招的是楚懷王之魂。這裏也仍依王逸之說，不予作注。各篇的先後順序，也與楚辭章句同。有不同的意見，則於題解或有關注釋中說明。

二、本書採用的底本是四部叢刊影印明翻宋本楚辭補注，同時參校了宋端平本楚辭集注（一九六三年中華書局影印）、明隆慶間夫容館本楚辭章句、明萬曆十四年馮紹祖觀妙齋刊楚辭章句本以及清嘉慶間胡克家覆刻宋淳熙本李善注文選、四部叢刊本六臣注文選、知不足齋叢書本宋錢杲之離騷集傳。凡底本之誤字、缺字以及其他訛誤，均於校記中注明，不改底本。

三、本書校勘徵引異文，以洪興祖補注、朱熹集注爲主。洪氏曾多方搜羅楚辭版本，作了精密、系統的校勘，因此保存在補注中的文字考異材料很有參考價值，既有助於瞭解各本楚辭的文字異同，也

便於人們參證比較，作出近是的解釋。朱注中徵引異文，除過錄洪氏考異之外，亦有所增益。兩相比勘，頗有助於校勘考證。所以凡二書所引異文，皆錄於校記之中，並略加考辯。其他書籍和前賢之說，凡有可參者亦皆引錄之。

四、本書於正文之前均有題解，說明各篇的篇題命意、創作背景、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並對某些疑問或有爭議的問題加以考辯。

五、本書注釋包括詞語的解釋、典故用事的說明和史事的考證等內容。注釋力求詳備、準確，儘量不留難點。除表達我們的意見之外，對於有分歧的字詞章句，還介紹了多種不同的解釋，以供讀者參考。詞語的解釋不避重複，但同一篇中意義相同的詞語一般只注一次。生僻的字詞，用漢語拼音和同音漢字注音，注音根據辭源和辭海。引文必注書名，但王逸、洪興祖、朱熹等人之說由於各篇都引用較多，則於各篇初見時注出書名，再出則省。凡引文有刪節省略之處，則用刪節號標出。

六、注中對原作的大部分句子，基本上以兩句或四句為單位作了串講，其中標明「以上二句說」的，大體上是直譯；標明「以上二句意思是」的，大體是意譯；另外有一小部分句子由於理解有異，或者譯文不能充分反映作者用意，我們則在串講之後又按照不同的理解再作串講，或者在串講之外又用一些文字解釋作者用意。

七、注碼皆放在句末，方括號是校記的號碼，圈碼是注釋的號碼。

目錄

離騷	一九	九章	四二六
九歌	一八五	惜誦	四三六
東皇太一	一八七	涉江	四四五
雲中君	一九五	哀郢	四八五
湘君	二〇三	抽思	五〇七
湘夫人	二〇八	懷沙	五三二
大司命	二二三	思美人	五六〇
少司命	二四五	惜往日	五八一
東君	二五五	橘頌	六〇六
河伯	二六六	悲回風	六二六
山鬼	二七三	遠遊	六六六
國殤	二八二	卜居	七三八
禮魂	二八八	漁父	七五八
天問	二九一		

離騷

本篇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楚辭中最重要的一篇。

離騷篇名的解釋，舊說可以概括爲兩類：（一）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說：「離騷者，猶離憂也。」班固離騷贊序訓釋更爲明確：「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二說略同，多爲後人所宗，並有所申說。（二）王逸楚辭章句離騷經序說：「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此說釋「離騷」爲「別愁」，在後世也很有影響。在近人的解釋中，影響較大的亦有兩家：游國恩先生認爲，「離騷」與大招中的「勞商」雙聲通轉，「勞商」王逸注爲古曲名，則離騷亦應古曲名，用於篇名與九歌、九辯相若。至於「離騷」二字本身的意義，則游先生認爲，「離騷」卽「牢騷」，二字當釋爲一詞，不宜分釋（說詳楚辭概論）。又錢鍾書先生說，「離騷」是「欲擺脫憂愁而遁避之」之意，與用作人名的「棄疾」、「去病」，或用作詩題的「遣愁」、「送窮」相類（說詳管錐編第二冊）。此二說亦頗爲新穎別緻。從屈原的生平事蹟和屈辭用詞之例來看，我們認爲司馬遷和班固的解釋較爲符合題名原意。

關於本篇的創作年代，漢代學者大都認爲作於楚懷王時期。這個結論是正確的。但說到離騷具體的創作年代，則漢人之說莫衷一是，多有矛盾，不可輕信。例如屈原列傳既已明確指出離騷作於楚懷王

怒而疏屈原之後，但後文又認為作於懷王時被放逐之後，而且在太史公自序中更肯定地說：「屈原放逐，乃賦離騷。」班固在離騷贊序中認為「懷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但在漢書地理志中却說：「屈原被讒放逐，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王逸離騷序也有類似的矛盾。屈原的被疏與被放分別在楚懷王和頃襄王兩個朝代，中間相隔數十年，漢人却混為一談，可見他們對離騷具體創作年代的認識是十分模糊的。在漢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對離騷本文和屈原生平事蹟的分析，我們認為離騷的創作可能是在楚懷王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這三年之中，時為公元前三〇五至三〇三年，屈原四十八歲至五十歲〔一〕。

離騷是中國古代文學中僅見的長篇抒情詩。全詩以強烈的愛憎、豐富的形象、濃重的色彩深刻反映了詩人屈原與楚國反動貴族之間的激烈的政治鬥爭，突出表現了屈原本人的進步理想、政治熱情、峻潔的品格和頑強的鬥爭精神。詩中反覆強調修明法度、舉賢授能，是使楚國強盛的正確道路；而違法亂紀、結黨營私則必然將楚王朝引向危亡。詩人熟練地運用比興的手法，描寫兩種主張和做法之間的鬥爭。由於離騷的創作密切反映了楚國當時的政治現實，作者在強烈的政治傾向的推動下，又創造性地抒情敘事中融進了說理的成份，因而使全詩具有鮮明的政論性，這正是它的思想性的集中表現；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屈原作為地主階級的進步政治家所達到的思想高度及其

〔一〕離騷釋題及其創作年代的考證均詳見金開誠屈原辭研究。

必然存在的歷史局限。

《離騷》作爲抒情詩，大大突破了《詩經》中基本定型的「短章復沓」形式，它在高度概括複雜的現實矛盾的基礎上，對抒情主題作了富於變化而層層深入的表達。全詩篇幅宏偉，氣勢磅礴，波瀾起伏，氣象萬千。詩人屈原在創作上的一些主要特徵，如積極浪漫主義、比興藝術和華實並茂的語言風格等，都在《離騷》中得到最充分、最典型的表現，因而也最能夠顯示屈原的藝術個性和獨特風格。總的來說，《離騷》的出現，的確在中國文學史上標誌着詩歌創作進入了新的時代。

帝高陽之苗裔兮^①，朕皇考曰伯庸^②。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③。皇覽揆余初度兮^④，肇錫余以嘉名^⑤。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⑥。紛吾既有此內美兮^⑦，又重之以脩能^⑧。扈江離與辟芷兮^⑨，紉秋蘭以爲佩^⑩。汩余若將不及兮^⑪，恐年歲之不吾與^⑫。朝搴阰之木蘭兮^⑬，夕攬洲之宿莽^⑭。日月忽其不淹兮^⑮，春與秋其代序^⑯。惟草木之零落兮^⑰，恐美人之遲暮^⑱。不撫壯而棄穢兮^⑲，何不改此度^⑳。乘騏驥以馳騁兮^㉑，來吾道夫先路^㉒。

【校記】

〔一〕覽：洪興祖引一本作「鑒」。王逸有「覽，觀也」之訓，又唐寫本文選集注殘卷亦作「覽」。○余：洪興

祖引一本「余」下有「于」字。唐寫本文選集注殘卷、宋端平本朱熹楚辭集注、宋錢杲之離騷集傳、明芙蓉館翻宋版楚辭章句、文選六臣本「余」下並有「于」字。陸侃如屈原附錄「校勘記」說，楚辭文例，凡「余」字作爲領格用時，其所屬名詞如果是複詞，則其後必加一「之」字。如離騷「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懷沙「尚不知余之從容」。因此此句若無「于」字，則「余初度」之「余」下應有「之」字，方合文例。若有「于」字，則「覽揆」之賓語爲「余」，「于初度」則爲狀語，亦合楚辭文例。按陸說近是，「余」下當有「于」。參見注⑤。

〔二〕能：朱熹引一本作「態」。姜亮夫屈原賦校注也說：「態字是也。修態，古恒語，招魂「姱容修態」是也。古「能」「態」兩字多誤，懷沙「非俊疑傑，固庸態也」，論衡累害篇引作「能」，漢書司馬相如傳「君子之態」，史記集解引徐廣本作「能」，皆是。」按姜說僅備考。

〔三〕離：洪興祖引文選作「離」。文選唐寫本殘卷、胡刻本作「離」，六臣本作「離」。

〔四〕不：洪興祖、朱熹皆注云「一作弗」。

〔五〕攬：洪興祖引一本作「檻」，一本作「攄」。文選唐寫本殘卷作「檻」。朱注本作「檻」，引一本作「攬」，一本作「攄」。錢氏集傳本作「檻」，引一本作「攬」。藝文類聚八十一引作「攄」。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攬」。按「攬」、「檻」、「攄」爲一字異體。○洲：洪興祖說：「一作中洲。」朱熹說：「洲一作州。」藝文類聚八十一引作「華洲」。

〔六〕零：洪興祖引一本作「苓」。一切經音義亦引作「苓」。按當作「零」，「零」爲「零落」本字，「苓」是「零」的

借字。

〔七〕不：洪興祖說：「文選無不字」。錢杲之亦引一本無「不」字。按文選唐寫本、六臣本、胡刻本均有「不」字，五臣本無「不」字。大概洪氏用五臣本校，而六臣本及胡刻本則用李善本，故各不相同。汪梧鳳離騷音義說：「撫壯，俗本作『不撫壯』。按王逸云『言願君撫及年德盛壯之時』，又文選注云『撫，持也。言持盛壯之年』，此漢唐相傳舊本無不字之證。」（見戴震屈原賦音義）胡紹瑛文選箋證駁汪氏說：「汪氏誤會，此言君不及壯盛之時棄遠讒佞，故下云何不改其此度，意本融貫。」按胡說是。汪氏所引王逸及文選注云云，不足以證漢唐舊本無「不」字；且其未見唐寫本殘卷，故有此誤。此當有「不」字。參見注①⑨。

〔八〕何不改此度：洪興祖說：「文選云何不改其此度，一云何不改乎此度也。」朱注本作「何不改乎此度」，引一本「度」下有「也」字。文選唐寫本及胡刻本作「何不改此度也」。五臣本作「何不改其此度」，六臣本作「何不改其此度也」。按此句當從洪引作「何不改乎此度也」，說詳校記〔二〇〕。

〔九〕乘：洪興祖引一本作「棄」，引文選作「策」。朱注本作「棄」，引一本作「策」。按「乘」，「棄」異體字，作「策」非是。○馳：洪興祖引一本作「駝」。朱注本作「駝」，引一本作「馳」。按「駝」爲「馳」之變體。

〔三〇〕道：洪興祖引文選作「導」。○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句末有「也」字，文選唐寫本有「也」字。游國恩楚辭講錄說：「今按此四句，韻脚下並應有『也』字，今本脫之（或後人據六臣本文選刪

之，則詞意神情不顯，當據洪、朱二氏所見一本訂補。蓋凡楚辭文例，句末用「也」字者，皆爲疑問或慨嘆語氣……而「不撫壯」四句「也」字，前者爲疑問語氣，後者爲慨嘆語氣，與離騷「何昔日」四句、惜誦「懲於羹者」四句完全相同（楚辭每韻四句或四句以上只有部分疑問或慨嘆句者，則韻脚下不加「也」字，如離騷「何瓊佩」四句是。但四句中全屬疑問，韻脚下亦有不加「也」字者，如離騷「象不可戶說」四句及「固時俗之流從」四句是。參見陸侃如屈原校勘記）。又「何不改此度」亦當從一本及隆慶本（按即芙蓉館本）作「何不改乎此度」，諸本並脫「乎」字。」

【注釋】

①高陽：古帝顓頊（Zhuanxu，專須）在位時的稱號。苗裔（𣎵，意）：宋朱熹楚辭集注說：「苗者，草之莖葉，根所生也。裔者，衣裾之末，衣之餘也。故以爲遠末子孫之稱也。」按史記楚世家記載，楚之先祖，出自顓頊高陽。高陽是黃帝之孫，昌意之子。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之弟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𣎵（𣎵，米）姓，楚其後也」。又王逸說，楚武王生子瑕，受封於屈地，因以爲氏。屈原是屈瑕的後代，所以「自道本與君共祖，俱出顓頊胤末之子孫，是恩深而義厚也」。

②朕（zhē，振）：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引東漢蔡邕說：「朕，我也。古者上下共之……至秦獨以爲尊稱，漢遂因之。」皇：大。一說「美」。考：王逸說：「父死稱考。」但宋人葉夢得認爲：「父沒稱皇考，於禮本無見。王制言天子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則皇考者，曾祖之稱也。」（石林燕語）清王闓運楚辭釋說：「皇考，大夫祖廟之名，卽太祖也。伯庸，屈氏受姓之祖。」又近人吉城說：「伯庸

爲屈子之遠祖，非屈子之父名。劉向九歎云「伊伯庸之末胄兮，諒皇直之屈原」可證。」（陳直楚辭拾遺引）按禮記曲禮說：「祭王父曰皇祖考，父曰皇考。」則遠祖、曾祖及父都可稱「皇考」，但離騷下文追叙初生之事「皇覽揆余初度兮」句，則此處「皇考」似應是指亡父。伯庸：王逸認爲是屈原父親的字，文選五臣注認爲是屈原父親的名。洪興祖駁五臣說，認爲「原爲人子，忍斥其父名乎？」按古人臨文不諱，稱名稱字都有可能。但從離騷文例來看，這也許是一個化名。又一說伯庸卽見於世本和史記楚世家的句亶王熊伯庸，是屈原的先祖（詳見文史二十五輯趙逵夫伯庸屈氏與三閭之職考辯），此說可參。以上二句說，我是古帝顓頊的後代，我那已過世的偉大父親叫伯庸。

③「攝提」二句：這二句前人說法紛紜，其中最有意義的是兩種解釋：（一）王逸說：「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貞，正也。于，於也。正月爲陬（*zou* 鄒）。庚寅，日也。降，下也……言已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得陰陽之正中也。」按照這種說法，「攝提」爲「攝提格」的簡稱，這是古代「星歲紀年法」的一個名稱，指歲星在星紀宮、太歲在寅位的年份（按「星歲紀年」是「歲星紀年」和「太歲紀年」的合稱。歲星卽木星，自西向東運行，以接近十二年的時間繞太陽一週，十二年中經歷星紀、玄枵、諏訾、降婁等十二宮。這是天文上實有的現象，構成了「星歲紀年法」的天文學基礎。太歲是一個假設的星名，古代星曆家爲了應用方便而假想它自東向西運行，與歲星背道而馳又緊密對應，十二年中「經歷」人們所用慣了的子丑寅卯等十二辰位，依次記年。所以這是「星歲紀年法」的一種實用方法。又太歲「經歷」十二辰位，各有一個名稱，其中「太歲在寅」之年，就叫做「攝提格」。又，夏曆

的正月是寅月，屈原既生於正月的庚寅日，所以王逸實際上是認為屈原的降生正好是寅年寅月寅日。
 (二)朱熹說：「攝提，星名，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陬，隅也。正月爲陬，蓋是月孟春，昏時斗柄指寅，在東北隅，故以爲名也。」(屈)原又自言此月庚寅之日，已始下母體而生也。」楚辭集注又說：「王逸以太歲在寅曰攝提格，遂以爲屈子生於寅年寅月寅日，得陰陽之正中。以今考之，月日雖寅，而歲則未必寅也。蓋攝提自是星名，即劉向所言『攝提失方，孟陬無紀』，而注謂『攝提之星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其曰『攝提貞于孟陬』，乃謂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歲在寅之名也。必爲歲名，則其下少一格字，而『貞于』二字亦爲衍文矣。」(楚辭辯證)按照這種說法，「攝提」就不是「攝提格」的簡稱，離騷的「攝提」二句僅僅是說明屈原生於寅月寅日，而不涉及什麼年份。按以上朱熹之說雖亦可通，但正如清代顧炎武所駁：「豈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日月者哉！」(日知錄卷十二)又清蔣驥說：「古人刪字就文，往往不拘。如後漢書張純傳『攝提之歲，蒼龍甲寅』，時建武十三年(按當作三十年)，(王)逸尚未生，已有此號。可知『攝提』爲寅年，其來久矣。」(山帶閣注楚辭)根據這些理由，現在多數人接受王逸的說法。又近代一些研究者還按照王逸對「攝提」二句的解釋來考證屈原的生年，但結論頗不相同。其中胡念貽的結論是屈原生於公元前三五三年(楚宣王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說詳屈原生年新考，見文史第五輯)，在諸說中較爲可信。以上二句說，太歲在寅之年，正當新正之月，就在庚寅那天我降生了。

④皇：上文「皇考」的省文，指父。覽：觀察。揆(三)：估量。度：朱熹說「初度之度，猶言時

節」，明汪瑗更以「初度」爲「初生一歲之時節」（楚辭集解）。宋錢杲之則說：「度，猶態也。初度，謂幼時態度也。」（離騷集傳）其後清林雲銘也說「初度」意爲「初生時氣象便與凡人不同」（楚辭燈）。蔣驥更說「初度」爲「初年之器度」，「卽下所云『內美』也」。按「度」釋爲「時節」或「態度」、「氣象」本皆可通，但此處「初度」之上原有「于」字（說詳校記「二」），「于初度」是介賓結構作「覽揆」的時間狀語，所以「度」應該解釋爲「時節」，「初度」卽泛言初生之時。

⑤肇（zhang。照）：開始。錫：賜給。嘉名：美名。接近人陳直引吉城說，以伯庸爲屈原之遠祖，復據劉向九歎「兆出名曰正則兮，卦發字曰靈均」二句，認爲屈原之名是因卜兆而得，「肇卽兆字之假借，虞書『肇十有二州』，尚書大傳作兆是也。屈子蓋本名平字原，因在伯庸祖廟卜名，得名曰正則，字曰靈均也」。近人聞一多先生亦有此說，見離騷解詁，均錄以備考。以上二句說，父親在我初生之時仔細觀察我，一開始就給了我美好的名字。

⑥「名余」二句：意思是「給我取名叫正則，表字靈均」。古人有名有字，這裏「名」和「字」都用作動詞。據史記屈原列傳，屈子名平字原，所謂「正則」、「靈均」當是與「平」、「原」二字意義相應的化名。清王夫之說：「平者，正之則也；原者，地之善而均平者也。隱其名而取其義，以屬辭賦體然也。」（楚辭通釋）這一說法比較有理。又宋馬永卿曾說：「屈原字平，而正則、靈均則其小字小名也。」（懶真子）。按小名興於兩漢，盛於六朝，而先秦未見；且「正則」、「靈均」絕非卑昵之稱。馬氏臆說，恐不可信。

⑦紛：盛多的樣子。楚辭句例，往往以一個字或三個字的狀語放在一句之前，形成其句法特點之

一。此處「紛」字即爲狀語提前的一例。內美：內在的美好品質。朱熹說：「生得日月之良，是天賦我美質於內也。」汪瑗說：「內美總言上二章祖、父、家世之美，日月生時之美，所取名字之美，故曰紛其盛也。」而蔣驥解釋「皇覽」以下四句則說：「此四句本言姿性之美，凡正則靈均之德，皆少時生而具之，故謂之初度，即下所云內美也。」此皆以爲「內美」承上文而言，又因對上文「初度」的解釋不同（參閱注④），因而對「內美」的理解亦不同。其實此處「內美」、「脩能」云云，是在行文中又生新義，不必要牽扯上文爲說。以上諸說均錄以備考。

⑧重(chóng 崇)：加上。洪興祖說：「重，再也，非輕重之重。」錢杲之曰：「重，猶加也。」脩能：優秀的才能。清錢澄之說：「內美以質言，脩能以才言。脩能猶云長才也。重之，言既有其質，又有其才也。」（屈詁）按錢說本於朱熹「脩，長也；能，才也」之說，而更爲明晰。在舊注中，也有人以「脩」爲動詞的，如清代龔景瀚說：「脩，說文曰，飾也。玉篇曰，治也。其義當與大學『脩身』同，訓爲脩飾、脩治俱可。」（離騷箋）實則此處「脩能」與「內美」爲對文，「脩」爲「能」的形容詞無疑，不應拘泥舊訓，因辭害意。又清朱駿聲說：「能，讀爲態，姿有餘也。按巧藝高材曰態，經傳多借能字爲之。」（離騷補注）此說雖有據，但原文作「能」文理通順，似不煩更以假借爲說。又洪興祖、錢杲之都說「能」宜叶韻，讀若「耐」，與下文「佩」爲韻。按「能」與「佩」古音同在「之」部，可以相押，宋人叶韻之說不可信。以上二句說，我既有這麼多內在的美好品質，又加之以優秀的才能。

⑨扈(hù 户)：楚方言。王逸說：「楚人名被曰扈。」「被」通「披」。江離：香草，即芎藭(xiōng qióng

兄窮)，也叫川芎。洪興祖說：「江離說者不同，說文曰：『江離，靡蕪。』然司馬相如賦云『被以江離，糅以靡蕪』，乃二物也。本草『靡蕪一名江離』，江離非靡蕪也，猶杜若一名杜衡，杜衡非杜若也。靡蕪見九歌。郭璞云『江離似水薺』，張勃云『江離出海水中，正青，似亂髮』，郭恭義（漢書顏注作『郭義恭』）云『赤葉』，未知孰是。」按洪說主要出於漢書司馬相如傳子虛賦顏師古注，顏洪之後，說者於江離、靡蕪之異同多所辯析，其中以明代李時珍說最爲明確：「別錄言『靡蕪一名江離，芎藭苗也』，而司馬相如子虛賦稱『芎藭菖蒲，江離靡蕪』，上林賦云『被以江離，揉以靡蕪』，似非一物，何耶？蓋嫩苗未結根時則爲靡蕪，既結根後乃爲芎藭。大葉似芹者爲江離，細葉似蛇牀者爲靡蕪。如此分別，自明白矣。又海中苔髮亦名江離，與此同名耳。」（本草綱目）可見江離、靡蕪，同中有異。至於海苔之名江離，則別是一物，決非此處所謂『扈江離』者所指。芷（芷）止：香草，即白芷。辟芷，王逸說：「辟，幽也。芷幽而香。」朱熹說：「芷亦香草，生於幽僻之處。」說皆近是。但王夫之認爲「辟」是動詞，指「辟績爲裳」。又清陳本禮認爲「辟」指「薛荔」（屈辭精義）。按此句「江離」、「辟芷」都是動詞「扈」的賓語，離騷文例，凡句中用一個動詞的，皆用「與」爲連詞，如「雜申菽與菌桂」、「畦留夷與揭車」、「雜杜衡與芳芷」等皆屬此類；句中用兩個動詞的，則用「以」爲連詞，如「攬木根以結茝」、「矯菌桂以紉蕙」等。此處「扈江離與辟芷」顯然屬於前一種句型，可知「辟」是形容詞而非動詞，「辟芷」的構詞法正與「幽蘭」相同。又「辟」「薛」二字雖可通用，但「薛荔」無簡稱爲「薛」之理，且此句「江離」與「辟芷」相對，各指一物，若以「辟」爲「薛荔」，則上半句言一物江離，下半句言薛荔、白芷二物，不可能有這種句式。所以王夫之和陳本禮的說法都

是不合文義的。

⑩紉：連結。 秋蘭：香草，即蘭草或澤蘭（一類二種），因在秋季開花，所以這裏稱之爲「秋蘭」。按屈原辭中多次說到「蘭」，前人說法紛紜，主要因爲人們比較常見的蘭花也叫做蘭，所以不少舊注便以「蘭」爲蘭花，實則屈原所說的蘭是指蘭草。蘭花和蘭草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蘭花無枝無莖，葉呈條形，花香葉不香；蘭草則有枝有莖，葉呈卵形，花葉俱香。朱熹說：「大抵古之所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燥濕不變，故可刈以爲佩。若今之所謂蘭蕙，則其花雖香，而葉乃無氣，其香雖美而質弱易萎，皆非可刈而佩者也，其非古人所指甚明，但不知自何時而誤耳。」（楚辭辯證）這是從可否「刈而爲佩」來區別蘭草與蘭花，結合楚辭有關文句來看，朱氏所辯，無可置疑。李時珍對「蘭」有更詳細的辨析：「蘭草，澤蘭，一類二種也。俱生水旁下濕處，二月宿根生苗成叢，紫莖素枝，赤節綠葉，葉對節生，有細齒。但以莖圓節長而葉光有歧者爲蘭草，莖微方節短而葉有毛者爲澤蘭，嫩時並可接而佩之。八九月後漸老，高者三四尺，開花成穗，如雞蘇花，紅白色，中有細子。雷敦炮炙論所謂「大澤蘭」即蘭草也，「小澤蘭」即澤蘭也。禮記「佩帨蘭茝」，楚辭「紉秋蘭以爲佩」，西京雜記載漢時池苑種蘭以降神，或雜粉藏衣書中辟蠹者，皆此二蘭也。」總之，屈原所說的「蘭」確指蘭草或澤蘭無疑。舊注凡以「蘭」爲蘭花、或在解釋中把蘭草、蘭花相混者，皆不可信。佩：名詞，指古代人身上佩帶的飾物。洪興祖說：「蘭芷之類，古人皆以爲佩也。」以上二句說，身上披帶着江離和白芷，又把蘭草連結成串作爲佩飾。

⑪汨（gù）欲：楚方言，水流很快的樣子。這裏是比喻時間過得快，並用了狀語提前句式。不及；

來不及。

⑫與：等待。「不吾與」，不等待我，爲否定句賓語提前句式。朱熹說：「言已汲汲自修，常若不及者，恐年歲不待我而過去也。」錢澄之說：「此言其進德修業，欲及時也。」釋此二句均正確可參。以上二句說：時間過得飛快，我總好像來不及似的，怕的是年歲不等人。

⑬蹇（ōiō 牽）：楚方言，摘取。阰（ō 皮）：王逸說：「阰，山名。」洪興祖說：「阰，山在楚南。」清代朱珔引王逸注：「阰，山名」，又說：「案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索隱引埤蒼云，阰，山名，在楚地。」玉篇、廣韻並云，山在楚南，今無可考。說文無阰字，惟陴、陂、阨皆爲陵阪之名，三字俱與阰音相近，疑卽相類。觀下句洲字，祇通言之，則阰亦未必有專屬之山也。」（文選集釋）按王說無據，亦不合上下句對應關係；王之後以「阰」爲楚南山名者，大概都是沿襲王說。朱珔所疑極爲有理。其他明清注家，如周拱辰說：「邱阜之阿曰阰。」（離騷草木史）王夫之說「阰與陂同」，劉夢鵬說：「水邊小山曰阰。」（屈子章句）戴震說：「小阜曰阰。」（屈原賦注）等等，均不以「阰」爲專屬之山名。在舊注中，尤以汪瑗說最爲可參：「阰與阰同，亦作埤，音陴，地之相次而比者也，對下句洲字而言。」清代俞樾說同汪氏而更詳：「按下句夕攬洲之宿莽，洲非水名，則阰亦非山名。阰者，埤之段字，說文土部埤，地相次比也。地相次比謂之埤，水中可居者謂之洲，皆非實有可指之地也。」（俞樾雜纂讀楚辭），統觀諸說，「阰」當指坡地無疑。木蘭：樹名，落葉喬木。晚春時開紫花，所以俗稱紫玉蘭；又花形如蓮，所以又叫木蓮。

⑭攬：採，取。洲：水中的陸地。宿莽：王逸說：「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又說：「木蘭去

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以喻讒人雖欲困己，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又爾雅釋草：「卷施草，拔心不死。」晉代郭璞注：「宿莽也，離騷云。」又郭璞爾雅圖讚說：「卷施之草，拔心不死。屈子嘉之，諷詠以比。取類雖邇，興有遠旨。」（藝文類聚八十一引）洪興祖即據此而說「卷施草拔心不死，即宿莽也。」按王逸說「木蘭去皮不死」，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疑其不然。但王逸以「宿莽」為楚方言，指「遇冬不枯」之草，似較為可信（王氏本楚地人）。至於「宿莽」是否專指卷施草，則無法確考，郭、洪之說只備參考。以上二句意思是：早早晚晚都採用芳香而生命力堅強的植物以為裝飾，比喻德和才的頑強進修。

⑮日月：指時光。忽：過得很快的樣子。淹：久留。

⑯代序：時序更相替換。以上二句說：時光過得很快，毫不停留；春去秋來，季節不斷更替。

⑰惟：思想。一說此處「惟」為發語詞。

⑱美人：舊注主要有兩類，兩類之中又多有不同的解釋：（一）王逸認為「美人」指楚懷王，並說「惟草木」二句意思是「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賢用能，則年老耄晚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朱熹也認為「美人」指楚君，並說：「念草木之零落，而恐美人之遲暮，將不得及其盛年而偶之，以比臣子之心，惟恐其君之遲暮，不得及其盛時而事之也。」又清代魯筆說：「美人比君，此三百篇遺法，即漢樂府君馬黃亦以美人目君，佳人目相。離騷今以美人為君，後文以賢女為相，又何疑？蓋美人猶好人之謂，為人所珍愛，本可公同借用。始於贊婦人，時而借喻賢君，但在婦人則指美色，在賢君則指美德，因其字法雋永近詩情，故風騷並用之。」（楚辭達）（二）唐代陸善經認為「美

人」是屈原自指，說「遲暮，喻時不留，已將凋落，君無與成功也」（唐寫本文選集注殘卷引）。明代黃文煥也說：「美人，原自謂也。草木零落，懼衆芳之未得採也。」（楚辭聽直）又明代李陳玉說：「味下靈修乃婦悅其夫之稱；復有衆女嫉予蛾眉，謠諑謂予善淫之語，則美人當日自況明矣。」（楚辭箋註）又清錢澄之說：「美人自況爲是。臣之於君，猶女之於夫，故坤曰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以零落況遲暮，與下文『及榮華之未落』相應。」按「美人」一詞僅從詞義看，比喻楚王或比喻屈原均不爲無據，此處究應作何解釋，主要取決於「日月忽其不淹」以下四句的讀法。因爲上文「紛吾既有此內美」八句，顯然是說屈原本身的進修，因此「日月」四句如果連上文讀，則「美人」指屈原本身無疑。而下文「不撫壯而棄穢」四句，人所公認是指楚王而言，因此「日月」四句如果屬下爲讀，則「美人」當然是比喻楚王。但細玩文義，又可知以上兩種讀法均有未安：第一種讀法以「紛吾」八句及「日月」四句都屬屈原，至「不撫壯」四句忽轉言楚王，未免突兀。第二種讀法以「日月」四句及「不撫壯」四句都屬楚王，則上文「紛吾」八句的文義實未了結。因此，聯繫上下文看，似應以「日月」四句作爲承上啟下的過渡句來讀，其中「美人」一詞是一般地泛指有德才或有作爲的人；日月不留，美人衰老，則是泛言人生之理。以此作爲過渡，就使前文較爲自然地轉入後文，也就是說作者由追述自身的進修轉而勸告楚王要上進。遲暮：晚的意思，比喻年老。以上二句說：想那草木都要凋零，只怕有作爲的也免不了衰老。

①⑨撫：持有，引伸爲憑藉的意思。壯：指壯盛之年。穢：髒東西，比喻惡行，一說比喻讒佞之臣。

②⑩度：指行爲的準則，一說指態度。以上二句，上句指出楚王沒有憑藉壯盛之年來拋掉不好的行

爲，下句質問他爲何不改變這種做法。又清徐煥龍解釋下句的「何不」，謂「與上句互文，上「不」字已暗合一「何」字，而又帶起下文之詞。」（屈辭洗髓）按照徐氏的說法，則上下二句都應作問句來讀，姑錄以備考。

②①騏驥（騏驎）其技：駿馬。「乘騏驥」，比喻楚王任用賢能。馳騁：比喻楚王大有作爲。

②②來：來吧，是招呼楚王之詞。吾：屈原自指。道：同「導」，引導。夫（之）扶：語助詞。

先路：前面的路。又明楊慎說：「楚辭「來吾導夫先路」，（先路）車名。郊特牲「先路三就」，左傳「鄭賜子展先路，子產次路。」（丹鉛錄）周拱辰亦同此說，並疑此句意爲「御先路之車以爲導」。均錄以備考。以上二句說：如果你乘上駿馬以奔，那就來吧，我來給你引路。

昔三后之純粹兮①，固衆芳之所在②。雜申椒與菌桂兮③，豈維紉夫蕙茝④。彼堯舜之耿介兮⑤，既遵道而得路⑥。何桀紂之猖披兮⑦，夫唯捷徑以窘步⑧。惟夫黨人之偷樂兮⑨，路幽昧以險隘⑩。豈余身之憚殃兮⑪，恐皇輿之敗績⑫。忽奔走以先後兮⑬，及前王之踵武⑭。荃不察余之中情兮⑮，反信讒而齎怒⑯。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⑰，忍而不能舍也⑱。指九天以爲正兮⑲，夫唯靈脩之故也⑳。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㉑。初既與余成言兮㉒，後悔遁而有他㉓。余既不難夫離別兮㉔，傷靈脩之數化㉕。

【校記】

〔一〕純粹：左思魏都賦「非醇粹之方壯」，劉逵注引班固曰：「不變曰醇，不雜曰粹」，班說當出於其所作離騷章句，然則班氏所見本「純粹」作「醇粹」。又聞一多說「昔三后」四句當在上文「紉秋蘭以爲佩」下，說詳楚辭校補。

〔二〕洪興祖說：「菌一作筴，其字从竹。」朱熹亦引一本作「筴」。

〔三〕紉：文選六臣本作「紐」。按作「紐」非是。形近而誤。○茝：朱熹引一本作「芷」。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說：「茝字亦作芷。」

〔四〕猖：洪興祖引一本作「昌」，引釋文作「倡」。錢杲之亦引一本作「昌」，一本作「倡」。文選唐寫本、五臣本、六臣本、胡刻本及楚辭朱注本、芙蓉館本皆作「昌」。○披：洪興祖、錢杲之皆引一本作「被」。朱注本、芙蓉館本並作「被」。按廣雅釋訓：「褊被，不帶也。」王念孫疏證：「玉篇：「褊，尺羊切，披衣不帶也。」披與被通，今人猶謂荷衣不帶曰被衣。莊子知北遊篇云：「齧缺問道乎被衣。」合言之則曰褊被。楚辭離騷「何桀紉之猖披兮」，王逸注云：「猖，披衣不帶之貌。」猖一作昌，釋文作倡。披一作被。並字異而義同。」

〔五〕唯：洪興祖引一本作「維」。按當作「唯」。

〔六〕惟夫：洪興祖引一本無「夫」字。朱注本、錢氏集傳本、文選六臣本皆無「夫」字，又皆引一本有「夫」

字。芙蓉館本、文選胡刻本亦皆無「夫」字。文選五臣本有「夫」字。按姜亮夫屈原賦校注說：「王注云，『已念彼譖人，相與朋黨』，則王以念釋惟，彼釋夫。則古本有夫字爲暢。」

〔七〕身：洪興祖引一本無「身」字。朱熹引一本「身」作「心」。按王逸注：「言我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是古本有「身」字。○殃：朱熹引一本作「怏」。按當作「殃」。

〔八〕忽：洪興祖引一本作「急」，朱熹引一本作「習」。按「急」、「習」皆形近而誤。

〔九〕荃：朱熹引一本作「蓀」。按楚辭荃、蓀多通用，九歌湘君「蓀櫓兮蘭旌」、湘夫人「蓀壁兮紫壇」、少司命「蓀獨宜兮爲民正」，洪興祖並引一本作「荃」；文選此數語皆作「荃」而少司命「蓀何以兮愁苦」，文選又仍作「蓀」，然則「蓀」、「荃」二字古通。楚辭各篇作「荃」作「蓀」者，皆同此。○察：洪興祖引一本作「揆」。朱注本、錢氏集傳本及芙蓉館本作「揆」，朱氏、錢氏又皆引一本作「察」。按王逸注「言懷王不徐徐察我忠信之情」，又下文女嬃說「孰云察余之中情」，似作「察」爲是。○中：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忠」。文選胡刻本亦作「忠」。按「中情」字屈辭凡五見，此處作「忠」，當是因王注而誤。

〔一〇〕齋：洪興祖引一本作「齊」，又引釋文「齊或作齋」。朱熹引一本作「齊」，一本作「齋」，一本作「歛」。文選唐寫本、五臣本、六臣本、胡刻本並作「齊」。按王逸注「齋」訓爲「疾」。說文「齋，炊舖疾也」，又爾雅釋詁：「齊，疾也」，則作「齋」作「齊」均可通。但「齋」專指炊舖之疾，猶言急火，似於文義更切。其作「齋」者，形近而誤。

〔二〕忍而不能舍也。洪興祖說：「文苑無而字，一本忍上有余字，一無也字。」朱熹引一本無「而」字，錢杲之引一本「忍」上有「余」字；又引一本「舍」下無「也」字。芙蓉館本作「余忍而不能舍也」，又引一本無「余」字。按當無「余」字，作「忍而不能舍也」。此句主語「余」字，已出現於上句「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如下句再有「余」字，則主語疊出，語見重複。

〔三〕唯。錢氏集傳本、芙蓉館本作「惟」，錢又引一本作「唯」。○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句末無「也」字。按據文例，此處當有「也」字（參閱上段校記〔二〕）。

〔三〕「曰黃昏」二句：洪興祖說：「一本有此二句。王逸無注，至下文『羌內恕己以量人』始釋羌義，疑此二句後人所增耳。」九章曰：「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與此語同。朱熹說：「一本無此二句。」又說「洪說雖有據，然安知非王逸以前，此下已脫兩句邪？更詳之。」清王邦采離騷彙訂說：「王之不注此二句者，蓋併此二句而無之也。若此下脫兩句，則王當注云疑有闕文矣。且少此二句于文氣未嘗不貫，宜從洪說。」按洪興祖、王邦采說是。此二句當是衍文。文選唐寫本、五臣本、六臣本、汲古本、胡刻本及錢杲之集傳本並無此二句。當據洪說刪。朱熹疑王逸以前此下已脫二句，故不合通篇句例。卽令如此，其上二句亦不應獨缺「羌」義不釋，而於下文始釋之。

〔四〕遁。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遜」。文選五臣本、六臣本作「遜」。○他：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佗」。文選五臣本作「佗」，六臣本作「佗」。按「佗」與「他」通。作「佗」非是。

〔五〕夫：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無「夫」字。文選五臣本有「夫」字，而六臣本、胡刻本則無「夫」字。

【注釋】

①三后：前人解釋紛紜，主要可分兩大類。一類是指上古聖王，但具體說法又不同，如漢代王逸說：「后，君也。謂禹、湯、文王也。」（楚辭章句）宋朱熹則認為：「三后若果如舊說，不應其下方言堯舜。疑謂三皇，或少昊、顓頊、高辛也。」（楚辭集注）又清王樹枏說：「三后謂黃帝、顓頊、帝嚳也。史記依世本、大戴禮，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譙周、應劭、宋均並同此說。此文上言三后、下言堯舜，故知三后指黃帝、顓頊、帝嚳而言。」（離騷注）另一類認爲三后指楚國先君，具體說法也不同，如明代汪瑗說：「三后謂楚之先君，特不知其何所的指也。」「嘗謂顓頊高陽氏爲楚之鼻祖矣，其餘如祝融氏、季連氏、鬻熊氏，及熊繹爲受封之始，熊通爲稱王之始，熊賁爲遷都之始，皆楚之先君有功德所當法焉者也，但不知其何所指耳。昔夔不祀祝融、鬻熊而楚成王滅之，則二氏爲楚之尊敬也久矣。然此所謂三后者，以理揆之當指祝融、鬻熊、熊繹也。昔周成王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則是熊繹爲楚之始祖，其必祀也無疑矣。今無所考證，姑誌其疑。」（楚辭集解及蒙引）清代王夫之說：「三后舊說以爲三王，或鬻熊、熊繹、莊王也。」（楚辭通釋）又清代戴震說：「三后謂楚之先君而賢昭顯者，故徑省其辭，以國人共知之也。今未聞在楚言楚，其熊繹、若敖、蚡冒三君乎？」（猶下武言「三后在天」，共知爲太王、王季、文王。）（屈原賦注）除以上兩大類之外，清代蔣驥獨有異說，認爲三后指堯舜

之臣「伯夷、禹、稷」，「原蓋以三后自比，而望其君爲堯舜也。」「舊解三后謂禹、湯、文王，則不應下文方及堯舜，故朱子亦疑之。然以爲三皇，亦無所本。或謂指鬻熊、熊繹、莊王，益鑿而無當矣。且「既遵道而得路」，「既」字殊無頓放處。余按屈子之文，大抵原本六經。天問之下土方，則商頌語，惜往日之聰不明，則易象詞；其他更不勝指屈。三后見呂刑，皆堯舜之臣，固爲有據。且以「椒桂」喻直節，爲己「奔走先後」作引，而以「既遵道而得路」「既」字緊承上文，見明良相合之意，爲君「信讒齎怒」作線，上下文勢尤貫串也。周以前諸侯皆稱后，書言羣后屢矣。畢命亦有三后，皆指臣言。後世以后擬帝王，因少見多怪。」（山帶閣注楚辭及餘論）按蔣驥說雖不爲無據，但聯繫上下文義來看，「三后」指賢君，「衆芳」喻賢臣，實無可疑。王逸說本可通，朱熹因下文方及堯舜爲疑，不知文史有別，屈原叙事亦不一定以時代先後爲序。汪戴等人以「三后」爲指楚國先君，亦言之成理，可供參考。純粹：「純」本指淨絲，「粹」本指精米，二者結成一詞，指事物沒有雜質。這裏是形容「三后」德行完美。

②固：本來，確實。衆芳：比喻衆多的賢臣。或說「衆芳」是指「三后」具有各種美德，結合下文看疑非是。以上二句說：從前夏禹、商湯、周文王三位賢君德行完美，他們周圍確實有衆多的賢臣。

③雜：動詞，雜有，兼有。申椒：「椒」是指花椒，落葉灌木，所結的子即稱爲花椒，是一種香物。「申」是重疊的意思，汪瑗說：「椒生多重累而叢簇，故曰申椒。」舊注也有以「申」爲地名或木名的，疑均非是。菌桂，香木名，即「箇（Si郡）桂」。清代王引之說：「箇之言圓也。說文云『圓謂之困，方謂之京』，是困圓聲近義同。箭竹小而圓，故謂之箇也，竹圓謂之箇，故桂之圓如竹者亦謂之箇，名醫別錄云「箇桂正

圓如竹』是也。」（廣雅疏證釋草）又明代李時珍說：「桂有數種，以今參訪，牡桂葉長如枇杷葉，堅硬有毛及鋸齒，其花白色，其皮多脂。箇桂葉如柿葉，而尖狹光淨，有三縱文而無鋸齒。其花有黃有白，其皮薄而卷。今商人所貨者皆此二桂，但以卷者爲箇桂，半卷及板者爲牡桂，卽自明白。」（本草綱目）

④維：同「唯」，只。 紉：連結。 夫（古扶）：語助詞。 蕙：香草，和蘭草同類，亦名薰草、零陵香、

佩蘭。 茝（止）：同「芷」，卽白芷。清代段玉裁說：「茝，本草經謂之白芷，茝芷同字，臣聲止聲同在

一部也。」（說文解字注）又宋代吳仁傑曾論證楚辭中「茝」與「芷」非一物，「茝」當音「昌亥切」，亦名

「蕝」或「藥」（均草名），亦卽莞蒲（說詳離騷草木疏）。錄以備考。按「蕙」、「茝」與上句「申椒」、「箇桂」

均以香物比喻賢臣，二句概言「三后」用人不拘一格。又清代徐煥龍說：「椒桂木本，比大賢，蕙茝草質，

比小賢。」（屈辭洗髓）夏大霖說：「申椒、箇桂，辛辣之物，比耿直之臣；蕙、茝清芬，比純德之臣。」（屈騷

心印）此類解釋都嫌穿鑿，今均不取。 以上二句說：「三后」兼有花椒、箇桂等各種香物，豈只是把蕙

草和白芷連結起來作爲飾物？

⑤堯舜：唐堯、虞舜，傳說中的上古聖君。 耿介：光明正大。

⑥既：已。 道：正道，正確的道理。 路：比喻治國的正确途徑。 以上二句說：那唐舜、虞舜光

明正大，已經遵循正道而找到了治國的坦途。

⑦何：何等，多麼。這裏是狀語提前。 桀（古杰）：夏桀，夏朝末主。 紂（古宙）：商紂，商朝末主。

桀紂都是傳說中的暴虐無道之君。 猖披：或作「倡披」、「昌披」，都通「褻被」。王逸說：「猖披，衣不帶之

貌。『廣雅釋訓：「褻被，不帶也。」這裏是由衣不束帶引伸爲猖狂放肆的意思。

⑧夫(ㄉㄨ 扶)唯：「夫」，發語詞。「唯」，以，因爲。近人朱季海說：「楚人言『夫唯』，猶云『祇以』、『正因』之比，多用於銓釋所由。」(楚辭解故) 捷徑：「捷」，速。「徑」，小路。二者結合成詞，指爲了求快而走的斜近小路。 窘(ㄐㄩㄥ 炯)步：難以舉步，不好走。 以上二句說：夏桀、商紂是多麼放肆，他們只因走了斜路，以至於寸步難行。

⑨惟：發語詞。一說是想的意思，亦可通。 夫(ㄉㄨ 扶)：指示代詞，彼，那些。 黨人：結黨營私的人，指楚國反動貴族集團。 偷樂：苟安享樂。「偷」，苟且。

⑩路：比喻國家的前途。 幽昧(ㄧㄠ 妹)：昏暗。 險隘：危險狹隘。朱熹說：「險，臨危也；隘，履狹也。」以上二句說：那些結黨營私的人只是苟安享樂，楚國的前途將暗淡艱險。

⑪憚(ㄌㄢˋ 但)：害怕。 殃：災禍。

⑫皇：大。一說指君。輿：車。「皇輿」，國君所乘的高大車輛，比喻楚王朝。汪瑗說「蓋不敢斥言其君，故以皇輿言之！且於行路之比亦切也。」敗績：戴震說：「車覆曰敗績。」禮記檀弓篇「馬驚敗績」，春秋傳「敗績厭覆是懼」，是其證。」這裏是用戰車倒翻比喻王朝傾覆。 以上二句說：豈是我個人害怕遭殃，怕的是楚王朝要垮台。

⑬忽：急急忙忙的樣子。這裏是狀語提前。 先後：動詞，跑前跑後。

⑭及：趕上。 踵(ㄓㄨㄥ 腫)武：足迹。「踵」，脚跟；「武」，迹。二者結爲一詞，是偏正結構，作

「及」的賓語。按由于「踵」亦可作動詞，解釋爲「追隨」，「武」爲足跡，所以舊注或以「踵武」爲動賓關係，這種解釋與動詞「及」犯重，不合此處文義。以上二句說：我急急忙忙在車旁奔走照料，跑前跑後，總想讓它按着前代賢君的脚印走。

⑮荃(ong全)：香草，卽溪蓀，俗名石菖蒲，楚辭中或稱爲「蓀」，都用來比喻楚王。吳仁傑說：「本草昌蒲，久服輕身不忘，延年不老。一名昌陽，謂石上昌蒲紫花者。抱朴子云：『昌蒲須得石上，一寸九節，紫花尤善。……』昌蒲種類甚多，生下溼地者曰泥昌、夏昌，生谿水中者曰水昌，生石上者爲石昌蒲，而石上者又自有三種……抱朴子以紫花爲尤善，卽所謂昌陽、谿蓀者也，知谿蓀自是石昌蒲一類中尤穎耳。藥有君臣佐使，而此爲君，離騷又以爲君諭，良有以也。」按屈原辭中言及香草甚多，而其文例唯「荃」、「蓀」所比喻者最爲尊貴，在舊注中只有吳仁傑對此作了解釋，他以藥的君臣佐使爲說，亦未必可信，姑錄以備考。中情：內情，本心。

⑯齋(三記)怒：暴怒。「齋」，說文解釋爲「炊舖疾」，就是用急火煮食物的意思，這裏用作「怒」的修飾語，表示怒火之盛。以上二句說：君王不詳察我的本心，反而聽信讒言而大發怒火。

⑰蹇蹇(三簡)：正直敢言的樣子。按「蹇」的本義是指發言之難，所以口吃或稱「蹇吃」，事有難言而強言之則稱「蹇諤」。此處「蹇蹇」卽以蹇諤難言狀忠直極諫之貌。朱熹說：「蹇蹇，難於言也。直詞進諫，已所難言，而君亦難聽，故其言之出有不易者，如蹇吃然也。」這是着重於「蹇」字本義爲說；王逸說：「蹇蹇，忠貞貌也」，唐代劉良說：「蹇蹇，直言貌」(文選五臣注)，則是指「蹇蹇」的引伸義。患：

禍害。「爲患」，造成禍害。

⑮舍：放棄。一說「舍，止也」。以上二句說：我本來就知道正直敢言會給自己造成禍害，但忍耐不住，不能放開不說。

⑯九天：王逸說：「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朱熹說：「九天，天有九重也。」清代朱珔辯曰：「注云『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按淮南覽冥訓『上通九天』，高誘注與此注說同。朱子集注則云『九天，天有九重也』，孫氏補正從之（按指孫志祖文選李注補正）。余謂天問篇云『圓則九重，孰營度之』，下即云『九天之際，安放安屬』，九天即九重可知，此尤爲確證。若謂中央八方，似言地而非言天矣。」（文選集釋）按朱珔所辯近是。一說此處九字並非實指，與下文「九畹」、「九死」之九相類，皆取虛義。「九天」猶言至高之天，亦可通。正：通「證」。

⑰靈脩：舊注絕大多數皆以爲指楚君，但具體解釋則頗爲不同。如王逸說：「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也，故以諭君。」朱熹說：「靈脩，言其有明智而善脩飾，蓋婦悅其夫之稱，亦託詞以寓意於君也。」王夫之說：「靈，善也；脩，長也。稱君爲靈脩者，祝其所爲善而國祚長也。」徐煥龍說：「靈脩，美人心靈敏而貌脩飾，以比君德之美也。」清代朱冀說：「借以況君者，只一靈字耳，有尊之爲神明之意，望君脩其美政，故曰靈脩。」（離騷辯）清代王邦采說：「靈脩二字，宜從二字反面會意，蓋懷王爲讒諂所蔽，心不靈敏矣，而方正日疏，政不脩治矣。靈脩者，大夫頌其君之詞，即借以爲稱其君之詞。」（離騷彙訂）又王樹枏說：「靈脩皆善美之義，稱君爲靈脩猶稱君爲聖明耳。在君曰靈脩，在臣曰好

脩，其義一也。」按從上下文義看，此處「靈脩」指君實無可疑，至於何以稱君爲「靈脩」，則尚無確說。舊說雖多，都只供參考。以上二句說：請老天爺來作證，我那樣做只是爲了君主的緣故。

②「日黃昏」二句：這是衍文，說詳校記「二三」。

②初：當初。成言：說定，約定。又宋代洪興祖認爲「成言謂誠信之言，一成而不易也。」九章作「誠言」，（楚辭補注）。說亦可通，錄以備考。

②悔：翻悔。遁：變遷，這裏指變心。他：他志，別的主意。以上二句是以男女婚約爲比喻，意思是楚王當初已同我說定要有所作爲，後來却翻悔變心，又有別的主意。

②難：爲難。夫（扶）：語助詞。

②數（shù，朔）：屢次。化：變化。以上二句說：我並不難於離去，傷心的是楚王屢屢變化，反覆無常。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①，又樹蕙之百畝②。畦留夷與揭車兮③，雜杜衡與芳芷④。冀枝葉之峻茂兮⑤，願俟時乎吾將刈⑥。雖萎絕其亦何傷兮⑦，哀衆芳之蕪穢⑧。衆皆競進以貪婪兮⑨，憑不厭乎求索⑩。羌內恕己以量人兮⑪，各興心而嫉妒⑫。忽馳騫以追逐兮⑬，非余心之所急⑭。老冉冉其將至兮⑮，恐脩名之不立⑯。朝飲木蘭之墜露兮⑰，夕餐秋菊之落英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⑲，長顙

亦何傷〔三〕^{②①}。擘木根以結莖兮〔四〕^{②②}，貫薜荔之落蕊〔五〕^{②③}。矯菌桂以紉蕙兮〔六〕^{②④}，索胡繩之纚纚^{②⑤}。謇吾法夫前脩兮〔七〕^{②⑥}，非世俗之所服〔八〕^{②⑦}。雖不周於今之人兮^{②⑧}，願依彭咸之遺則^{②⑨}。

【校記】

〔一〕滋：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哉」。洪氏說：「哉音栽。」朱熹說：「哉與栽同。」按今見楚辭、文選諸本皆作「滋」。說文「滋，益也」，引伸爲種植。此當以作「滋」者爲是。又姜亮夫屈原賦校註說：「哉乃六朝俗字，不足爲訓，字宜作栽。本築牆長板，經典多借爲滋生字，妄人不知，於上增艸，以應蘭蕙之義，而又誤作從哉也。屈賦作滋者，又茲之借字。」備考。

〔二〕畝：洪興祖引釋文作「晦」。朱注本作「晦」，注曰「晦，古畝字。」文選六臣本作「畝」，胡刻本作「畝」。

〔三〕留夷：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薜薺」。文選唐寫本、五臣本、胡刻本作「留夷」，六臣本作「薜薺」。按「留夷」與「薜薺」同。○揭：洪興祖引一本作「藹」，引文選作「藹」。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藹」，又皆引一本作「藹」。文選五臣本作「楊」。爾雅釋草注引作「藹」。按當作「揭」。因「揭車」爲草類，故「揭」變爲「藹」，又訛爲「藹」。「楊」亦訛字。

〔四〕衡：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衡」。文選六臣本作「衡」。

〔五〕峻：洪興祖引文選、朱熹引一本作「後」。錢杲之引一本作「峻」。文選五臣本作「後」。按「後」爲草名，與此處用作形容詞者不合，當作「峻」。

〔六〕竣：洪興祖引文選、朱熹引一本作「俟」（四部備要本楚辭補註又誤作「俊」）。文選五臣本作「俟」。按「竣」「俟」古今字。說文人部：「俟，大也」，段玉裁注：「此俟之本義也。自經傳假爲竣字，而俟之本義廢矣。立部曰：『竣，待也。』廢竣而用俟，則竣、俟爲古今字矣。」

〔七〕競：文選五臣本作「竟」，非是。○以：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而」。錢氏集傳本、芙蓉館本作「以」，又並引一本作「而」。

〔八〕憑：洪興祖、錢杲之皆引一本作「憑」。朱注本、芙蓉館本、文選六臣本作「憑」，五臣本作「憑」。朱熹、錢杲之又引一本作「馮」。按「憑」古作「馮」，「憑」「憑」爲異體字。「憑」爲訛字。○獸：錢杲之引一本作「獸」。文選六臣本作「獸」。按「獸」爲本字，「獸」是「獸」的借字。說文「獸，犴也」，段玉裁注：「各書皆假獸爲獸足、獸憎字，獸足、獸憎失其正字，而獸之本義，罕知之矣。」

〔九〕己：朱熹引一本無「己」字，非是。又芙蓉館本、文選六臣本「己」誤作「已」字。

〔一〇〕興：文選五臣本作「與」。洪興祖說：「興心，文選誤作與心。」朱熹說：「興一作與，非是。」

〔一一〕馳：洪興祖、錢杲之皆引一本作「駝」。芙蓉館本作「駝」，校引一本作「馳」。按「駝」爲「馳」之變體。

〔一二〕餐：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飡」，錢杲之引一本作「飡」。文選唐寫本作「飡」，五臣本、胡刻本作

「飡」。按「飡」是「餐」字的或體，說文食部「餐或從水」。「飡」即「飡」字，又誤作「飡」。此當作「餐」字。又姜亮夫說：「餐，說文，『吞也』。方言一曰『相謁而餐』，注『晝飯爲餐，晚飯爲飡』。則夕餐宜作夕飡，故字得誤作飡也。」備考。

〔三〕頤：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頤」。洪注說：「頤」與「頤」音同。○頤頤：文選唐寫本作「減滛」，注引陸善經說，「頤頤」亦爲「咸滛」。段玉裁說文頤字注：「離騷長頤頤亦何傷，王注『頤頤，不飽兒』。按許書之頤頤，即頤頤也，離騷假借頤爲頤，許書單出『頤』篆云，面黃也。此恐淺人所增。廣韻『頤頤，瘦也』。按『頤頤』原當是『頤頤』，如段玉裁所說。說文邑部：『頤，地名，從邑，𩇛聲，讀若滛。』頤亦𩇛聲，當亦讀滛，故唐寫本文選集注殘卷之離騷正文及王注頤頤皆作減滛，又陸善經注云頤頤亦爲咸滛。減滛、咸滛皆頤頤之假借。

〔四〕擊：洪興祖引文選作「擊」，朱熹、錢杲之亦引一本作「擊」，文選五臣作「擊」。按當作「擊」。說文：「擊，固也。」與此處文義不合。

〔五〕蕊：朱注本、錢氏集傳本、芙蓉館本及文選唐寫本、六臣本、胡刻本皆作「蕊」。五臣本作「蕊」。按藥與蕊同。

〔六〕紉：文選五臣本誤作「紉」。

〔七〕蹇：洪興祖引文選、朱熹引一本作「蹇」。文選五臣本作「蹇」。洪興祖說：「蹇又訓難易之難，非蹇難之字也。」按洪說是，今見楚辭諸本亦皆作「蹇」。○脩：芙蓉館本作「修」。按脩與修同，芙蓉館

本脩字皆作修，此其用字之例。下不出校。

〔二〇〕世：洪興祖引文選、錢杲之引一本作「時」。文選唐寫本、六臣本、胡刻本作「時」，五臣本作「世」。洪興祖說：「李善注本有以世爲時爲代，以民爲人之類，皆避唐諱。當從舊本。」按洪說是，此當作「世」，下仿此。

【注釋】

①滋：培植，繁殖。畹（ㄨㄢˋ 碗）：漢代王逸楚辭章句說「十二畝曰畹」。文選左思魏都賦劉逵注引漢代班固說：「畹，三十畝也」；漢代許慎說文解字說同。又今本玉篇田部「三十步爲畹」（宋代張湜雲谷雜記謂「步」爲「畝」之誤）。姑並錄之，以備參考。「九畹」，表示種植之多，「九」不一定是實指。

②樹：動詞，種植。畝：王逸注「二百四十步爲畝」。宋代洪興祖楚辭補注：「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秦孝公之制，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也是種得多的意思。按宋代黃庭堅說：「蘭蓋甚似乎君子，生深山叢薄之中，不爲無人而不芳，含香體潔，平居蕭艾不殊，清風過之，其香靄然，在室滿室，在堂滿堂，是所謂含章以時發者也。然蘭蕙之才德不同，蘭似君子，蕙似大夫，概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楚辭曰，予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至其發華，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楸則遠矣。」（豫章黃先生文集書幽芳亭）黃氏此說很有影響，但並不正確，在宋代已多有加以辯駁的。如邵博聞見後錄、吳曾能改齋漫錄等都指出「九畹」與「百畝」決非十一之比；洪興祖楚辭補注、吳仁傑離騷草木疏則認爲種蘭比種蕙還多，正是古人貴蘭之意；朱熹楚辭辯證更說

明本草所言之蘭似澤蘭，蕙是零陵香，「其與人家所種，葉類茅而花有兩種，如黃說者，皆不相似」。明代李時珍則明確指出：「黃山谷所謂一幹一花爲蘭，一幹數花爲蕙者，蓋因不識蘭草蕙草，遂以蘭花強生分別也。」（本草綱目）（參閱本篇第一節註⑩）

③畦（ㄩˊ其）：動詞，分畦栽種的意思。留夷：香草，卽芍藥。揭車：香草，俗不常見。一作「藹車」，洪興祖引本草拾遺說：「藹車，味辛，生彭城，高數尺，白花。」

④維：動詞，穿插種植的意思。杜衡：香草，葉似葵而有香，亦名杜葵，俗名馬蹏香。芳芷：卽白芷。以上四句是以種植各類香草比喻培養各種人才。

⑤冀：希望。峻茂：高大茂盛。

⑥俟（ㄟˋ寺）：等待。刈（ㄩˋ意）：收割。以上二句說：希望種種香草都長得枝繁葉茂，但願到時候我將能收割它們。

⑦萎絕：枯萎凋落，比喻培養的人才受到摧殘，未起作用。

⑧衆芳：指以上所說的各種香草。蕪穢：長滿亂草，草荒。比喻人才變質。以上二句意思是：各種香草因受摧殘而枯萎倒也不必悲傷，可悲的是它們竟變成一片惡草。

⑨衆：指楚國的反動貴族。競：爭。進：追逐。「競進」，指爭奪權勢。以：而，表示兩種行爲聯繫的連詞。貪婪：王逸說：「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清代王念孫說：「婪者，說文『婪，貪也』，又云『河內之北謂貪曰憊』，憊與婪同。僖二十四年左傳『狄固貪憊』，釋文、正義並引方言云：『殺人而取其財曰』

林。』楚辭離騷『衆皆競進以貪婪兮』，王逸注云『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案貪婪亦愛財愛食之通稱，不宜分訓也。』（廣雅疏證）按後說近是。此處『競進』重在表現對權勢的爭逐，『貪婪』則重在表現對財利的追求，兩者互相聯繫又各有所指。

⑩憑：王逸說：『楚人名滿曰憑。』清代段玉裁說：『馮（憑）者，馬蹏箸地堅實之貌，因之引伸其義爲盛也、大也、滿也、憑也。如左傳之『馮怒』，離騷之『馮心』，以及天問之『馮翼惟象』，淮南書之『馮馮翼翼』，地理志之左馮翊，皆謂充盛，皆馮字之合音段借，馮者，滿也。』（說文解字注）又宋代錢杲之說：『憑猶據也。憑據貴勢，而不厭求索於人。』（離騷集傳）清代王夫之說：『憑，恃也。恃君寵以恣行也。』（楚辭通釋）清代陳遠新說：『（憑），任勢。』（屈子說志）清代馬其昶說：『憑與馮同，漢書注『馮，貪也』，言其貪求不知厭足。』（屈賦微）按諸說雖都似可通，但當以釋『憑』爲『滿』者比較近是。此處『憑』的用法又是楚辭中常見的狀語提前，其含義及作用近似於今人口語所謂『滿不在乎』之『滿』，以形容衆貴族不厭求索時意氣盛滿之狀。又細玩『憑據』、『憑恃』、『任勢』諸解，皆須增字衍義方可講通，而釋『憑』爲『貪』則又與上句『貪婪』義重，所以均不可取。厭：通『饜』，飽，引伸爲滿足的意思。乎：介詞，於。求索：指對財富的追求索取，承上句『貪婪』而言。以上二句意思是，衆人爭着向上爬而又極其貪婪，他們肆意追求財利總不滿足。

⑪羌（qiāng 腔）：楚方言，發語詞。內恕己以量人：『內』，向內，意思是對自己。『恕』，王逸說：『以己量人謂之恕』，論語里仁『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皇侃疏：『恕謂付我以度人也。』可見王逸所說本

屬古義。「恕」又引伸爲寬恕之意，舊注也卽有以此爲釋的，如錢杲之說「恕己，不責己也；量人，輕度人也」，又明代張鳳翼說：「言責己則恕，度人則刻。」（文選纂註）由於此處「恕己」與「量人」相連，而「量人」又並不包含苛刻待人之意，所以「恕己」當解釋爲忖己之心，「量人」則是度量他人之心。若把「恕己以量人」釋爲「寬恕自己以度量他人」，顯然不成文義。

⑫興心：生心。以上二句意思是：那些「競進貪婪」的人各以自己的心腸度量他人，從而又都生嫉妒之心。

⑬忽：狀語，急忙的樣子。馳驚（驚）：說文釋馳爲直騁，驚爲亂馳；此處「馳驚」相連成詞，卽狂奔亂跑之意。追逐：指追求權勢和財富。

⑭所急：名詞性詞組，指急於去做的事，卽上句所說的「馳驚」、「追逐」。明代汪瑗說：「非余心之所急，屈子自表其心不同於衆，而衆人不必嫉妒也。」（楚辭集解）以上二句說：急忙忙狂奔亂跑以追求權勢財富，這不是我急於去做的事。

⑮老：王逸據禮記曲禮說「七十曰老」，似嫌拘泥；這裏當是泛指老年。冉冉（冉冉）：漸進的樣子，指歲月流移。

⑯脩名：美名。以上二句說：老年漸漸地就要到來，只怕美名不能樹立。

⑰墜露：指木蘭花上墜下的露水。按「木蘭」已見前註，其樹於晚春開花，所以這裏所說的「木蘭」是與下句「秋菊」相對的。

⑮落英：英，花，爾雅釋草「榮而不實者謂之英」。關於「落」的意義，舊說紛紜。宋代孫奕說：「楚詞云夕飡秋菊之落英，謂始生之英可以當夕糧也。」落與訪落（周頌）及章華台成則落之（事見左傳昭公七年）「落」同。蓋嗣王謀之於始則曰「訪落」，宮室始成而祭則曰落成。故菊英始生亦曰落英，設或隕落，豈復可飡？況菊花獨乾死于枝上而不墜，所謂「秋英不比春花落」也。（示兒編）洪興祖說：「秋花無自落者，當讀如『我落其實，而其謂華』之『落』。」（按洪氏所引見左傳僖公十五年，「華」應作「材」，「落」指風吹之使落）。宋代費袞說：「王荊公有『黃昏風雨滿園林，籬菊飄零滿地金』之句，歐陽公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荊公聞之，引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爲據。予按訪落詩『訪予落止』，毛氏曰：『落，始也』，爾雅『俶、落、權輿，始也』，郭景純亦引『訪予落止』爲注。然則楚詞之意乃謂擷菊之始英爾。東坡載章質夫寄酒不至詩云『謾遶東籬嗅落英』，其義亦然。」（梁谿漫志）宋代史正志說：「菊之開也，既黃白深淺之不同，而花有落者，有不落者。蓋花瓣結密者不落，盛開之後，淺黃者轉白，而白色者漸轉紅，枯於枝上。花瓣扶疏者多落，盛開之後，漸覺離披，遇風雨撼之，則飄散滿地矣。……若夫可餐者，乃菊之初開，芳馨可愛耳。若夫衰謝而後落，豈復有可餐之味？」（菊譜後序）。又宋代姚寬說：「宋書符瑞志沈約云：『英，葉也。』言食秋菊之葉。據神農本草『菊服之輕身耐老，三月採葉。』玉函方王子喬變白增年方：『甘菊，三月上寅採，名曰玉英。』是英謂之葉也。」（西溪叢語）宋代王楙說：「士有不遇，則託文見志，往往反物理以爲言，以見造化之不可測也。屈原離騷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原蓋借此以自諭，謂木蘭仰上而生，本無墜露而有

墜露；秋菊就枝而殞，本無落英而有落英。物理之變則然，吾憔悴放浪於楚澤之間，固其宜也。」（野客叢書）又明代胡應麟說：「餐秋菊之落英，談者穿鑿附會，聚訟紛紛，不知三閭但託物寓言，如集芙蓉以爲裳，紉秋蘭以爲珮，芙蓉可裳、秋蘭可珮乎？然則菊雖無落英，謂有落英亦可；屈雖若誤用，謂未嘗誤亦可。」（詩薮）汪瑗說：「夫落者不必自落而後謂之落，採而取之，脫於其枝即可謂之落，如取露於木蘭之上亦可謂之墜也，若果謂墜之於地，則露豈可飲乎？」按屈原設喻見意，未必事事拘泥物理，「落」讀爲墜落之落，本無不可。宋代許多詩話筆記因議及王安石、歐陽修相嘲之事，所以提出種種新解，其中訓「落」爲「始」，以「落英」爲初生之花，既近於事理，又可見離騷此句與上句之用詞密切相對，因此或可視爲正解。姚寬以「英」爲葉，雖有本草爲據，但既於「三月上寅採」，就與此處所說的「秋菊」不相應合。王楙之說過於穿鑿。胡應麟、汪瑗均意在助證舊說，錄以備考。以上二句意思是：從春到秋，無論早晚，所服食的都是芳物。比喻自己始終追求思想高潔，與上述貪婪的人形成對比。

⑬苟：假如，只要。情：指思想感情。其：句中語助詞。信：真正，確實。姱（くわ）：美。

好。以：而，表示事物兩種性質聯繫的連詞。練要：宋代朱熹說：「言所修精練，所守要約也。」（楚辭集注）唐代李周翰說：「練，擇也」（文選五臣注），洪興祖因之釋全句爲「言我中情實美，又擇要道而行」；又錢杲之說：「治帛曰練，練要猶治要也。」明代李陳玉則說：「練要二字應上急字，理身理國緊要處着功夫，一切馳騫追逐皆末事也。」（楚辭箋註）按「練要」與上「信姱」都是形容詞性詞組，通過「以」的聯結，共同說明「情」的性質。所以，朱熹的解釋在詞性的把握上比較正確，但他以「練」「要」分釋「所修」

和「所守」，則非文義。李洪錢、李諸說以「練要」爲動賓關係是不合原文詞性的，但錢杲之、李陳玉所闡述的意義却可以參考。清代徐煥龍屈辭洗髓、戴震屈原賦注都只說「練要」是「精練要約」，最爲明淨，「精練要約」就是形容思想感情專注於要事大節，而不繁雜瑣細。

⑳ 顛顛(κρότος)：飢得面黃肌瘦的樣子，承上「飲露」、「餐英」而言。「顛」原當作「顛」，詳校記。以上二句說：只要我的思想感情確實美好而精專，雖然餓得面黃肌瘦又有什麼可悲傷的？

㉑ 擘(πέ)：同「攬」，持。木根，指香木的根株。

㉒ 貫：串連。薜荔(βί)：必利)：常綠灌木，蔓生，亦名木蓮，俗名木饅頭。蕊(εἷ)：瑞上聲)：花心。以上二句說：拿着香木的根株以結上香草白芷，又把薜荔的花心串起來，繫在上面。

㉓ 矯：舉。一說「使之直也」，亦可通。

㉔ 索：繩索，這裏用作動詞，指搓繩。胡繩：一種蔓生香草，有人說就是延胡索。纚纚(κ)：喜)：繩子又長又好的樣子。以上二句說：舉起菌桂聯綴着蕙草，又垂着用胡繩草搓成的長條。

㉕ 謇(ζῆ)：簡)：楚方言，發語詞。法：效法。前脩：前代賢人。

㉖ 服：佩帶。所佩之物即以上四句所述。以上二句意思是：效法前代賢人，力求服飾芳美，不同於世俗的打扮。

㉗ 周：合。

㉘ 彭咸：王逸說：「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唐代顏師古說：「彭咸，殷之介士也，

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漢書揚雄傳注）這是漢唐舊說，但因未說明根據，所以後人不能無疑。最早提出新解的是明代汪瑗，他說：「按劉向九歎靈懷篇曰：『九年之中不吾反兮，思彭咸之水遊。』王逸之說或本之劉向，而顏師古或本之王逸者，但不知劉向何所考據而云然也。蓋嘗讀太史公世家有曰彭祖者，乃帝高陽顓頊氏之玄孫，陸終之第三子也。虞翻註曰，彭祖名翦，封於彭城，爲彭姓。神仙傳云，彭祖者，殷賢大夫也，姓錢名鏗。系本亦云錢鏗是爲彭祖。又按大戴禮虞德篇有商老彭之語，包氏註曰商賢大夫。論語述而篇有竊比老彭之語，朱子註亦曰商賢大夫。考其德而論其世，稽其姓而辯其名，則曰彭咸，曰彭鏗，曰彭翦，曰彭祖，曰老彭，曰錢鏗，其實爲一人也明矣。或者問曰，史傳以爲鏗，而離騷以爲咸何也？瑗曰，鏗與咸聲相近而誤也。或者曰，然則又以爲名翦何也？豈亦聲相近而誤乎？曰，然。蓋錢字舊俱音作翦，而王翦之翦又有音作箋者，是古人語有緩急之殊，故讀有平仄之異耳。虞翻因以彭爲姓，而誤以錢作名，又轉錢作翦也。是咸也、鏗也、翦也，其實一也。或曰，孰爲誤？曰，相傳歲久，莫可經證，雖未知其爲孰誤，而可以知其爲一人也的矣。」按汪瑗考述彭咸卽彭祖、彭鏗、老彭不爲無據，可以參考。後世註家採用汪說或與之相合者亦不乏其人，如戴震說：「彭咸一說卽論語所稱老彭，依彭咸，亦竊比之意耳。」晚清俞樾更詳加辯證說：「愚按彭咸事，實無可考，持以屈子云『願依彭咸之遺則』，而屈子固投水而死者，故謂彭咸亦投水而死，竊恐其誣古人矣。上文云『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此云『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四句相承，而言不周於今之人，卽所云非世俗之所服也，願依彭咸之遺則，卽所云謇吾法夫前脩也。王（逸）解『法前脩』爲『上法前世遠

賢』，然則彭咸必古之賢人，屈子素所師法者，豈必法其投水而死乎？當屈子之作離騷，尚在懷王時。及懷王死，頃襄王立，屈子尚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豈在懷王時早有死志乎？即謂死志早定，然死亦多術矣，何必定取一投水而死之古人以爲法乎？至其後爲襄王遷之江南，乃投汨羅而死，去作離騷時遠矣。……太史公曰『乃作懷沙之賦，遂自投汨羅以死』，懷沙篇末云『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然則懷沙一賦殆其絕筆，史公之言必有所據；而篇中無一語及彭咸，是其平時之效法彭咸非效法其死，亦可見矣。然則屈子亦何以惓惓於彭咸也？彭咸疑彭祖之後，與屈子同出高陽，故一再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又說：『彭祖名鏗，鏗從堅聲，廣韻堅音古賢切；而咸得聲之字緘，鏘、城、賊、黠，並音古賢切，則咸與堅亦雙聲也。廣韻『鏘』字下註云『慳恪』，是鏘即慳矣。彭咸或即彭鏘乎？論語『竊比於吾老彭』，包注『老彭，殷賢大夫』，邢疏以爲即彭祖。而王逸解彭咸，亦『殷賢大夫』，其投水而死之事，因屈子附會，至『殷賢大夫』四字，則必有所受之。離騷之彭咸，論語之老彭，同爲殷賢大夫，或一人歟？尚書『巫咸又王家』，而山海經大荒西經言巫咸，又言巫彭；海內西經言巫彭，不言巫咸，疑本一人。巫者，其官也；彭氏言之曰巫彭，繫名言之曰巫咸耳。然則離騷之彭咸，或又即尚書之巫咸歟？古事無徵，不可質言，姑存其說如此。』（俞樓雜纂讀楚辭）俞樾之後，王闓運又以彭咸爲老彭、巫咸二人，乃『殷臣傳道德者』。（說詳楚辭釋）近人顧頡剛先生又以彭咸爲『巫彭與巫咸之合稱』。（說詳史林雜識彭咸）綜上所述，彭咸是什麼人至今未有確說。劉向、王逸認爲彭咸投水而死，可能是根據屈原的結局逆推而言，屈原辭中提到彭咸共七處，都與水死無必然聯繫（其中悲回風一處最似與水死相關，亦經汪瑗、俞樾、聞一多等

人辯明，詳該篇註釋）。至於汪瑗等人以彭咸爲彭祖、老彭、巫彭、巫咸等等，則均供參考。遺則：遺留的準則、榜樣。王逸因爲說彭咸是「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的，所以他解釋「遺則」的含意也重在這一點。後人對此多有持不同看法的，如陳遠新說：「大抵（彭咸）是處有爲、出不苟、才節兼優、三閭心悅誠服之人；但曰諫死，何足景慕？」又清代劉夢鵬說：「遺則，謂志行可法。……此篇作於楚懷疏出之日，未應便欲水遊，可知依則自有在也。」（屈子章句）清代張雲璈說：「彭咸云者，止自傷諫君不聽，與之相同；其後投水而死，適符其跡，非志先定也。」（選學膠言）清代張惠言說：「彭咸之遺則，謂其道也；彭咸之所居，謂其死也。不可混看。」（七十家賦鈔）均錄以備考。以上二句說：我的行爲雖然不合於現在的俗人，但我願意依照彭咸遺留的榜樣去做。

長太息以掩涕兮①，哀民生之多艱②。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③，謇朝諝而夕替④。既替余以蕙纁兮⑤，又申之呂攬⑥。亦余心之所善兮⑦，雖九死其猶未悔⑧。怨靈脩之浩蕩兮⑨，終不察夫民心⑩。衆女嫉余之蛾眉兮⑪，謠詠謂余以善淫⑫。固時俗之工巧兮⑬，偭規矩而改錯⑭。背繩墨以追曲兮⑮，競周容以爲度⑯。忼鬱邑余侘傺兮⑰，吾獨窮困乎此時也⑱。寧溘死以流亡兮⑲，余不忍爲此態也⑳。鸞鳥之不羣兮㉑，自前世而固然㉒。何方圜之能周兮㉓，夫孰異道而相安㉔。屈心而抑志兮㉕，忍尤而攘詬㉖。伏清白以死直兮㉗，固前聖之所厚㉘。

【校記】

〔一〕民：錢氏集傳本、芙蓉館本皆引一本作「人」。文選唐寫本、六臣本、胡刻本作「人」，而五臣本仍作「民」。又一說認爲以上二句爲倒文，當上下句互易，作「哀民生之多艱兮，長太息以掩涕」。參見注文。

〔二〕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清臧庸拜經日記說：「按此本當作『余雖修姱以鞿羈兮』，好爲衍文。王叔師注云，言己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以爲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絕遠之智釋修字，姱好之姿釋姱字，不言好修。余雖修姱以鞿羈兮，與上句苟余情信姱以練要兮，同一句法。下文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又女何博謩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又苟中情其好修兮，何必用夫行媒；又豈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好修之文，蓋因此誤衍。」按臧氏之說有一定道理，可供參考。

〔三〕申：文選唐寫本「申」上有「重」字。○目：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無「目」字。○攬：錢氏集傳本作「檻」，引一本作「攬」。○茝：朱熹引一本作「芷」。

〔四〕民：洪興祖、錢杲之皆引一本作「人」。文選唐寫本、六臣本、胡刻本作「人」，五臣本作「民」。

〔五〕蛾：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娥」。文選胡刻本作「娥」。游國恩楚辭講錄說：「詩碩人：

『螓首蛾眉』，揚雄反離騷『知衆嫫之嫉妒兮，何必颺鬢之蛾眉』。師古注：『蛾眉，形若蠶蛾眉也。』據此，自以作『蛾』爲是。」

〔六〕謠：御覽四八三引作「譖」。劉永濟屈賦通箋說：「疑本作謠，誤爲謠耳。……廣雅譖詠皆訓謠，經典通用毀。御覽作譖，乃後人所改，因譖無緣與謠誤，故知其不然也。」備考。○以：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之」。文選五臣本作「之」。按作「以」爲長。

〔七〕固：劉永濟說：「固疑何字之誤。此句兩見九辯中，皆作何，何有疑怪意，作固，則肯定矣。作何於義爲長。」按諸本皆作「固」，劉說僅備參考。

〔八〕邑：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悒」。文選六臣本作「悒」。按邑、悒古通。

〔九〕吾：梁章鉅文選旁證說：「元槧本、毛本無吾字。楚辭本有。」○也：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無「也」字。戴震屈原賦音義說：「俗本無也字。」按此亦四句兩「也」字之例，當有「也」字。

〔二〇〕以：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而」，錢氏集傳本作「而」，引一本作「以」。

〔二一〕也：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無「也」字。戴震說：「俗本無也字。」按當有「也」字。

〔二二〕之：文選五臣本無「之」字。

〔二三〕世：洪興祖引文選李善本作「代」。錢杲之、芙蓉館本亦引一本作「代」。文選唐寫本、六臣本、胡刻本作「代」，五臣本作「世」。按此避唐諱改。

〔二四〕圓：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圓」。文選五臣本、六臣本、胡刻本皆作「圓」。按段玉裁說文解字「圓」字注說：「許書圓、圓、圓三字不同，今字多作方圓、方員、方圓，而圓字廢矣。依許則言天當作圓，言平圓當作圓，言渾圓當作圓。」說文圓訓天體，專指天體之圓。這裏方與圓對舉，取渾

圓之意，與天體無關，似以作「圓」爲是。○周：洪興祖、朱熹、芙蓉館本皆引一本作「同」。錢氏集傳本作「同」，引一本作「周」。按王逸注：「言何所有圓鑿受方柄而能合者。」「合」以訓「周」，則王逸所見本作「周」。

〔五〕詬：洪興祖引釋文作「詢」。朱注本作「詢」，引一本作「詬」，又引一本作「垢」。按說文：「詬或从句。」是詬與詢同，作「垢」非是。

【注釋】

①太息：歎息。掩涕：揩拭眼淚。一說掩面垂淚。均可通。

②民：人。「民生」，人生。一說「民」指人民羣衆。一說「民」爲屈原自指。按屈辭多以「民」代人，下文「終不察夫民心」、「相觀民之計極」、「民好惡其不同」，哀郢「民離散而相失」等句皆其例，「民」必泛指爲「人」，方於各句皆通。多艱：多難。以上二句是慨嘆人生多難，爲之傷心落淚。

③雖：是「唯」的借字。清王念孫說：「雖與唯同。言余唯有此修姱之行，以致爲人所繫累也。唯字古或借作雖。」大雅抑篇曰：「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言女唯湛樂之從也。（無逸曰：「唯耽樂之從。」）

管子君臣篇：「故民迂則流之，民流通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言唯有明君能如此也。莊子庚桑楚篇：「唯蟲能蟲，唯蟲能天。」釋文曰：「一本唯作雖。」皆其證也。（讀書雜誌）按王氏釋「唯」甚確，但串講全句並不盡然，詳下。好（hao）：動詞，喜愛。脩姱：這裏指美德。以：表示行爲結果的連詞。鞿（ji）：馬韁繩。羈（ji）：馬絡頭。「鞿羈」在這裏均作動詞用，比喻

對自己的約束。宋朱熹說：「讎，言自繩束，不放縱也。」（楚辭集註）其說近是。

④諄（su，碎）：責罵，指遭讒而言。一說「諄，諫也」，疑非。替，廢棄。指不被朝廷任用。按「替」與上文「艱」字不成韻讀，前人於此作了種種解釋。如朱熹說：「替與艱叶未詳。或云艱，居根反，替，它因反。」宋代周密說：「離騷一經，唯『多艱』、『夕替』之句最爲不協。孫莘老、蘇子容本云古亦應協，未必然也。晦菴（朱熹）以艱音巾，替音天，雖用才老（吳棫）之說，然恐無此理。以余觀之，若移『長太息以掩涕』一句在『哀生民之多艱』下，則涕與替正協，不勞牽強也。」（齊東野語）明代陳第說：「艱，音斤，替，音侵。說文替，象簪也，古讀侵。崔琦外戚箴『宣王晏起，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屈宋古音義）清代何焯說：「長太息以掩涕四句，以涕替首尾相叶。」（義門讀書記）清代戴震說：「艱讀如姬，蓋方音。」（屈原賦注）清代錢大昕說：「離騷替與艱韻，古人讀艱如斤，則替亦當讀他因切。說文替作音，在竝部，從竝白聲，或從曰；或又從𠂔從曰。古文廢已久，漢儒不能盡通，言人人殊，許叔重疑而兼收之。予以召旻、離騷證之，則字當爲替，從白𠂔聲。張平子東京賦『洪恩素蓄，民心固結。執誼顧主，夫懷貞節。忿姦匿之干命，怨皇統之見替。元謀設而陰行，合二九以成謫。登聖皇於天階，章漢祚之有秩。』替與結、節、謫、秩爲韻，與說文所稱從竝白聲者相近。」（潛研堂答問）又清代戚學標認爲楚辭「哀民生之多艱」叶「謫朝諄而夕替」，是因爲「艱」籀文作「𠂔」（說見漢學諸聲），「艱」有「喜」音，而與「替」爲韻。又清代吳辟疆說：「朝諄夕替之替當作譌，與艱韻。」（古文辭類纂引）。以上朱熹、錢大昕是用宋人「叶韻」之說，殊不可信；錢氏又說替與說文從竝白聲者相近，更與此處艱替爲韻無涉。陳第是將廢替之替

讀爲簪笄之簪，非文義。餘如周密之前二句互倒說，何焯之首尾相叶說，戴震之方音說，咸學標之從「喜」得聲說，則皆可供參考。而吳辟疆說尤其值得重視，「替」如作「譖」，則朝諝夕譖謂讒毀之不停，於文義極可通；且下文「既替余以蕙纁」云云，「替」作「譖」亦於義爲長，因爲廢替之替作及物動詞，古文中不多見，而譖則本來就是及物動詞，但因校勘上暫無確據，所以不宜遽改。以上二句說：我只不過愛好優美的德行，用來約束自己，却早上遭到讒毀，晚上就被罷職。

⑤以：因，是引進原因的介詞。 纁(xūn)箱：佩飾。

⑥申：重複，加上。明代趙南星說：「蕙纁已可廢，又重之攬茝，益可廢也。」（離騷經訂註）清代蔣驥說：「蕙茝皆其所脩而取廢之具也。」（山帶閣注楚辭），說皆近是。前人釋此二句，凡於「既替」讀斷，謂既被廢棄之後仍以蕙茝爲飾者，均誤。以上二句說：廢棄不用我，既是因爲我以蕙草爲佩飾，又加上我採集了白芷。

⑦亦：語助詞。 善：愛好。

⑧九死：死亡多次，極言其不悔之意。 以上二句說：只要是我真心所喜愛的，即使爲之而死亡多次，也還是不後悔。

⑨浩蕩：本義是形容水面廣大，這裏是無思無慮的意思，等於說「糊塗」。

⑩夫（扶）：句中語助詞。 民心：人心。朱熹說：「民，謂衆人也。」又清代徐煥龍說懷王「于邪正之民心，終不之察」（屈辭洗髓），魯筆說：「意民心作人心，邪正俱在」（楚辭達），說皆近是。 以上二句

說：「怨的是楚王太糊塗，始終不能明察人的本心。」

⑪衆女：借指讒人。蛾眉：舊說比喻女子之眉像蠶蛾眉那樣彎細，是美貌的象徵。這裏是屈原以女性自比，而以美貌比喻美質。

⑫謠諑（*nyo* 濁）：造謠誹謗。以上二句說：那些女子嫉妒我的美貌，造謠誹謗我善於淫邪。

⑬工巧：善於投機取巧。

⑭佞（*neig* 免）：違背。按說文訓「佞」爲「向」，王逸則訓爲「背」，這是古文正訓、反訓之例，此處當從王訓，明清注者有訓爲「向」而曲爲之說的，皆非文義。規，畫圓形的儀器。矩，畫方形的儀器。「規矩」，比喻法度。錯：通「措」，指措施、做法。以上二句說：時下的風氣就是投機取巧，人們都違背法度，改變正常的措施。

⑮繩墨：木工用的墨綫，是定直綫的工具，這裏比喻正道。追：隨。「追曲」，仍以木工爲喻，用木工不借助「繩墨」以取其直，反而隨其邪曲。

⑯周容：苟合求容。王逸說：「周，合也。」唐代陸善經說：「皆競比周相容以爲法，言敗亂國政也。」（文選離騷注）又宋代錢杲之說：「周容，周旋從容也，」（離騷集傳）按錢說非文義。陸說「比周」，指人彼此阿附而營私，亦即苟合之意。度：常規。以上二句說：他們違背正道而追隨邪曲，爭相苟合求容以爲常規。

⑰忼（*kuang* 屯）鬱邑：憂愁煩悶的樣子。這是三個字組成的狀語置於句前，屈辭中多有這種句例。

侘傺(chà chì 詫斥)：楚方言，悵然而立，失意的樣子。

⑱乎：於。清代朱冀說：「此句無限神情，在獨字、也字內，蓋大夫遙想從前一片婆心、滿腔熱血，不意今日到此地位。」（離騷辯）

⑲寧：寧可。溘(ㄏㄜˋ 克)：忽然。流亡：按九章惜往日有「寧溘死而流亡」句，句意應與此句相

同，則「流亡」顯然不能解釋為「流放」或「死於流放」。王逸對離騷此句的解釋是「寧奄然而死，形體流亡」，在惜往日中的解釋是「意欲淹沒，隨水去也」。兩處雖有差異，但「流亡」均不作「流放」解。明代汪瑗說：「初終曰死，既葬曰亡。溘死流亡猶言死於道路，死於溝壑之意，謂棄而漂泊不得安葬也，以見窮困之甚。」（楚辭集解）又徐煥龍說：「流亡，如流之亡也。」近人郭沫若對離騷惜往日中的「寧溘死」句分別解釋為「我就淹然死去而魂離魄散」，「我寧肯死去而隨流水」（見屈原賦今譯）。綜觀諸說，「溘死」、「流亡」似當從時間上區別，前者指生命的終止，後者指形體等遺迹的消亡。

⑳此態：指苟合求容之態。以上二句說：我寧可忽然死去而形迹消亡，也不忍心作出這種醜態！

㉑鷖(ㄣㄣ 志)鳥：兇猛的鳥，如鷹、雕之類。

㉒以上二句說：兇猛的大鳥獨立不羣，從前世以來一直就是這樣。

㉓圓：同「圓」。周：合。按王逸、朱熹釋此句，都以爲指圓鑿方枘不能相合。清代錢澄之則說：

「方圓必不能周」（屈詒），劉夢鵬也說「一方一圓，必不能合。」（屈子章句）二說雖皆可通，似以不專指鑿

杓爲更簡淨。

②4 夫(ㄉㄨ 扶)發：發語詞。孰：疑問副詞，用法與九章哀郢「孰兩東門之可蕪」之「孰」相似。王逸說「誰有異道而相安耶」，是以「孰」爲疑問代詞，也可通。以上二句說：方的和圓的怎能相合，不同的爲人之道怎能彼此相安？

②5 屈心：心裏委屈。抑志：壓抑自己的意志。

②6 忍尤：忍受罪過。尤，罪過。攘(ㄖㄤˊ 壤)詬(ㄍㄡˊ 勾)：招來侮辱。「攘」，取。「詬」，侮辱。王逸訓「攘」爲「除」，並說「言己所以能屈案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恥辱，誅讒佞之人，如孔子誅少正卯也」。多數明清注者則訓「攘」爲「取」。按訓「除」與訓「取」，於古皆有所據，亦正反訓之例。但此處文義當訓「取」。清代俞樾說：「按上句曰『屈心而抑志兮』，『抑志』與『屈心』同，則『攘詬』必與『忍尤』同。如王注則是『屈心』、『抑志』、『忍尤』六字共爲一義，而『攘詬』自爲一義，於文理殊不可通。」(俞樾雜纂讀楚辭)所駁極是。又俞樾認爲「攘」與「囊」聲同，可訓爲「藏」，「忍尤而藏詬者，容忍其尤而含藏其詬，實一義也」。戴震則認爲「攘讀爲讓，言不忍爲時俗工巧，誠如鷺鳥不羣，方圓異道，寧受一時之尤詬，而爲前聖所取也」。均錄以備考。

②7 伏：通「服」，等於說「服膺」，堅持於心的意思。死直：爲直道而死。

②8 厚：動詞。看重。以上四句意思是：寧願受到種種痛苦和迫害，只要堅持清白做人，爲直道而死，這肯定是前代聖賢所看重的。

悔相道之不察兮^{〔一〕}①，延佇乎吾將反^②。回朕車以復路兮^{〔二〕}③，及行迷之未遠^④。步余馬於蘭皋兮^⑤，馳椒丘且焉止息^{〔三〕}⑥。進不入以離尤兮^⑦，退將復脩吾初服^{〔四〕}⑧。製芰荷以爲衣兮^{〔五〕}⑨，櫝芙蓉以爲裳^{〔六〕}⑩。不吾知其亦已兮^⑪，苟余情其信芳^⑫。高余冠之岌岌兮^⑬，長余佩之陸離^⑭，芳與澤其雜揉兮^⑮，唯昭質其猶未虧^{〔七〕}⑯。忽反顧以遊目兮^{〔八〕}⑰，將往觀乎四荒^⑱，佩繽紛其繁飾兮^⑲，芳菲菲其彌章^⑳。民生各有所樂兮^{〔九〕}㉑，余獨好脩以爲常^{〔二〇〕}㉒。雖體解吾猶未變兮^㉓，豈余心之可懲^{〔二一〕}㉔。

【校記】

〔一〕兮：文選六臣本無「兮」字。

〔二〕回：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迴」。文選五臣本、六臣本、胡刻本作「迴」，又文選邱遲與陳伯之書注亦引作「迴」。按當作「回」。

〔三〕馳：洪興祖、錢杲之皆引一本作「駝」；芙蓉館本作「駝」。

〔四〕復：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無「復」字。文選五臣本無「復」字。按王逸注：「故將復去脩吾初始清潔之服也。」是王逸原本有「復」字。

〔五〕製：文選六臣本作「制」。

〔六〕彙：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集」。文選唐寫本、五臣本、六臣本、胡刻本作「集」。又文選北山移文注、書鈔一二九、類聚八十二、御覽九七五亦作「集」。按「集」與「彙」同。說文：「集，彙或省。」

〔七〕虧：洪興祖引一本作「虧」，又說：「其字从兮。」文選六臣本作「虧」。按虧、虧皆虧之異體字。

〔八〕遊：洪興祖引一本作「游」。朱注本、文選六臣本作「游」。

〔九〕民：洪興祖引文選、錢杲之引一本作「人」。文選唐寫本、五臣本、六臣本、胡刻本並作「人」。

〔二〇〕脩：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循」。又洪興祖說：「下文云汝何博譽而好脩，又曰苟中情其好脩，皆言好自脩潔也。」按脩、循之例多見於古書，此處當依洪說作「脩」。

〔二一〕豈：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非」。芙蓉館本作「非」。按作「豈」，更宜於言情。當作「豈」。

○可：洪興祖引文選，朱熹、錢杲之引一本作「何」。文選五臣本亦作「何」。

【注釋】

①相(xīng 象)：視。相道，看路。

②延佇(zhù 注)：長時間站立，遲疑的樣子。又清代段玉裁說：「說文『佇，長眙也。』外戚傳『飾新宮以延貯』，此貯正貯之誤。延貯，謂長望也。凡辭章言延佇者，亦皆當作貯。說文無佇、貯字，惟有宁字。宁、佇、貯皆訓立，延貯非謂立也。」(說文解字注)按如段說，此處「佇」是「貯」的借字，「延佇」爲「長望」的意思，說亦可通。將反：漢代王逸說：「言己自悔恨，相視君之道不明審，當若比干伏節死義，」

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己之志也。」（楚辭章句）宋代洪興祖說：「異姓事君，不合則去；同姓事君，有死而已。」屈原去之，則是不察於同姓事君之道，故悔而欲反也。」（楚辭補注）宋代朱熹說：「言既至於此矣，乃始追恨前日相視道路未能明審，而輕犯世患，遂引頸跂立，而將旋轉吾車，以復於昔來之路。」（楚辭集注）清代林雲銘說：「上文既云九死未悔矣，忽從千思萬想中，悔前此視路不審，冀反前所行，少眨和光，再圖進用。」（楚辭燈）清代顧成天說：「此言仕路不能行其道，隱居獨善庶乎可也。」（離騷解）按前人釋此二句歧說尚多，但大致不外兩類，一是總結教訓，繼續謀求效忠君國；一是懲前之失，退而自修其身。連繫下文「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等句看，當以後說爲是，朱熹、顧成天的解釋均較近文義，可以參考。以上二句說：後悔以前看路不曾看清，遲疑了一陣，我將返回原路。

③復路：回復舊路。

④及：趁着。行迷：迷路。清代戴震說：「前皆言爲世所尤，則固行迷之當悔者。此下猶言焉往而不得吾之好脩哉，何必遵迷途而不反也。」（屈原賦注）

⑤步：慢行。阜（〇〇〇高）：水邊的高地。蘭皋：長着蘭草的水邊高地。一說「澤曲曰阜，其中有蘭，故曰蘭皋」。

⑥丘：小山。椒丘，花椒叢生的小山。按王逸說「土高四墮曰椒丘」，但此處「椒丘」與「蘭皋」相對，王說疑非是。焉：於此，在這裏。止息：休息。唐代呂延濟說：「行止依蘭椒，不忘芳香以自潔也。」（文選五臣注）又清代陳本禮說：「見行止棲息，猶然昔日之芬芳故步也。」又說：「此正淵明所謂三

徑就荒，松菊猶存，既窈窕於尋壑，亦崎嶇而經邱也。」（屈辭精義）以上二句說：讓我的馬在長着蘭草的水邊慢慢行走，又跑上了長着椒木的小山，且在這裏休息。

⑦進：指進仕於朝廷。「進不入」，意思是雖然進仕於朝廷，却未被楚王真正接納和信任。又宋代錢杲之說：「入，猶納也」，並認為「進不入」是指「進諫不納」（見離騷集傳），說亦可通，但不如以「進」爲泛指「進仕」更切合文義。離：通「罹」，遭到。

⑧退：隱退。初服：當初未進仕時的服飾，比喻原來的志趣、品德。以上二句說：進仕朝廷未被信任，反而遭了罪，現在要潔身隱退，繼續進修原有的品德。

⑨芰（三記）：菱，這裏指菱葉。荷：荷葉。衣：上衣。

⑩芙蓉：荷花。又明代周拱辰說：「舊以芙蓉爲蓮花，是矣。此章之芙蓉，則非蓮花也。一花也，以爲衣，又以爲裳，不重出乎？」大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既是一物，又何以云芙蓉雜以芰荷乎？按花木考，芙蓉蓮花自是兩物。唐詩云「芙蓉開在秋江上」，荷開以夏，芙蓉以秋，何可混也。」（離騷草木史）按周說亦非無據，錄以備考。裳：下裝。芰荷爲衣，芙蓉爲裳，都極言「初服」的高潔。以上二句說：用菱葉荷葉製成上衣，又集結荷花來做下裝。

⑪已：止，罷了。

⑫苟：表示假設的連詞，如果，只要。以上二句說：不瞭解我那也罷了，只要我的內心真正芳潔。

⑬高：這裏用作動詞，使之高的意思。 岌岌（三及）：高聳的樣子。

⑭長：這裏用作動詞，使之長的意思。又清代朱冀說：「長謂增長之，言益增佩之光彩也。舊本長讀如字，則與陸離不相應，且玉不去身，未聞以長短爲等差也。」（離騷辯）清代王邦采則說：「如朱說，請教佩之光彩如何增長？亦無此文法。且古人用筆極參差變化之妙，豈若後之拘文牽義者哉！又謂玉不去身，未聞以長短爲等差，則冠有定制，亦無用以高卑爲較量也。」（離騷彙訂）均錄以備考。佩：佩帶的飾物。陸離：王逸說：「猶嵒嵒，衆貌也。」洪興祖引「許慎云，陸離，美好貌。顏師古云，陸離，分散也。」錢果之說：「陸離，光耀也。」明代汪瑗說：「陸離，參錯美好之貌。」（楚辭集解）清代王夫之說：「陸離，璀璨也。」（楚辭通釋）清代王念孫說：「陸離有二義，一爲參差貌，一爲長貌。下文云『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司馬相如大人賦云『攢羅列聚叢以龍茸兮，衍曼流瀾彥以陸離』，皆參差之貌也。此云『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岌岌』爲高貌，則『陸離』爲長貌，非謂參差也。九章『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義與此同。」（讀書雜誌）又清代胡紹煥說：「長佩陸離，正爲參差下垂也。不齊謂之參差，下垂亦謂之參差，參差自有長義，不煩改訓。」（文選箋證）按王逸以下諸說，大抵皆由參差一義引伸生發，或着眼於狀貌，或着眼於光色，隨文立解。唯王念孫說較爲有據，胡紹煥所駁雖亦可通，但「參差」與「長貌」用於狀物顯然各有側重，似有所區別較爲確切。

⑮「芳與澤」句：舊註大致可分爲兩類：王逸說：「芳，德之臭也，易曰『其臭如蘭』。澤，質之潤也，玉堅而有潤澤。」又朱熹說：「芳，謂以香物爲衣裳，澤，謂玉佩有潤澤也。」這都是認爲「芳」、「澤」皆指香潔

之物，後世註者多數採用此說。但宋代錢杲之說：「雜飯爲糅，己之才美，雖雜糅於小人，唯昭然之質，猶未虧損」。又因九章惜往日有「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之句，所以也有註者認爲「芳與澤」實指潔穢雜糅。如朱冀說：「芳是香氣，比君子志行芳潔；澤是粉澤，比小人聲聞過情。雜糅云者，黨人用事，所以人品真偽混淆，惟我光明之天質，未致因而虧損也。」又魯筆說：「澤，垢澤，指小人污穢者。」（楚辭達）又清代陳遠新說：「澤，汗氣，初服無之。」（屈子說志）晚清王闓運說：「澤，穢也。言己與羣小雜居，幸能自潔。淳于髡曰『微聞薌澤』，謂佩香與人氣相雜。舊以澤爲玉潤，非也。」（楚辭釋）近人郭沫若先生也說：「澤字舊未得其解。今案毛詩秦風『豈曰無衣，與子同澤』鄭註：『澤，褻衣也，近污垢。』即此澤字之義。」（屈原賦今譯）這一類說法亦不爲無據。但因本段從「退修初服」以下所言皆服佩芳潔之意，此句緊承上文，似不應涉及「垢澤」之類，所以姑且採用前一說，餘者備考。

①⑥唯：發語詞。昭質：潔白光明的品質。以上二句說：服飾的芬芳與佩玉的潤澤彼此交織，潔白光明的品質還是沒有虧損。

①⑦反顧：回顧。一說「反顧」爲自視其身，如清代林仲懿說：「反顧謂反而自顧昭質之未虧。」（離騷中正）又清代夏大霖說：「自顧佩飾者，負可仕之具。」（屈騷心印）按此處「反顧」是承上「延佇將反」、「回車復路」而又一次提到目前的打算，以攝起「游目」、「往觀」等語，清代劉夢鵬說：「延佇將反，故反顧而遊目也；往觀四荒，則遊目之所及。」（屈子章句）比較符合此處文義。遊目：縱目遠望。

①⑧四荒：四方遠處。「荒」，遠。前人對「四荒」的理解頗不相同，例如洪興祖釋爲「四方昏荒之國」，

朱冀認爲指「楚之四境」，清代謝濟世則說「以放所四竟言」（離騷解）。按屈原此時尚未流放，所以謝說顯然不確；洪朱二說雖皆可通，但此處所謂「往觀四荒」只是離朝適野之意，似不必拘泥究指何地。又王逸以下，不少註者都在這裏說到「求賢君」、「求賢臣」、「求知己」等等，其實此處還只是講潔身遠遊，以避罪尤，與下文「求索」、「周流」等段並非一事。明代汪瑗引或說：「此章言已回車返服，謝仕而隱，將事遠遊，以舒憤懣耳，非謂往觀四荒以求賢君而事之也。」這是比較近是的解釋。以上二句說：急忙回顧而又縱目遠望，我將要遊觀於遠處四方。

①9 繽（pīn）紛：盛多的樣子。繁飾：裝飾繁華。

②0 菲菲：香氣很盛的樣子。彌：愈加。章：明，顯著。以上二句說：佩物盛多，裝飾繁華，香氣勃勃愈來愈顯著。

②1 樂：樂意，喜歡。「所樂」，是及物動詞加「所」而組成的名詞性詞組，指「所樂」的事物。

②2 常：常規，這裏是「習慣」的意思。又此處「常」與下文「懲」爲韻，所以清代孔廣森說：「常本恒字，漢人避諱改爲常耳，慎勿又據爲『陽』可通『蒸』也。」（詩聲類）但江有誥却認爲這裏是「陽、蒸借韻」（楚辭韻讀）。均錄以備考。以上二句說：人生各有各的愛好，我獨喜愛美好的品德而習以爲常。

②3 體解：古代酷刑，卽肢解。又明代閔齊華說：「體解，猶形化之意，未必卽是支解。」（文選淪注）清代錢澄之也釋爲「骨化形消。」（屈詁）均錄以備考。

②4 懲：受戒而止的意思。以上二句說：雖然粉身碎骨我也決不改變，我這種心志難道會因受到

儆戒而止歇？

從開頭至此是全篇第一大段。在這一大段中，作者自述其身世、德才和理想，他關心楚王朝的命運而把改革的希望寄托於楚王，終因楚王變心而理想不能實現。接着又敘述他同楚國反動貴族集團的深刻矛盾，對後者作了尖銳有力的揭露。最後設想自己要隱退，但仍決心堅持原有的品德和理想。

女嬃之嬋媛兮〔一〕①，申申其詈予〔二〕②。曰：鮌婞直以亡身兮〔三〕③，終然殀乎羽之野〔四〕④。汝何博謇而好脩兮〔五〕⑤，紛獨有此婞節〔六〕⑥。賁棄施以盈室兮〔七〕⑦，判獨離而不服⑧。衆不可戶說兮⑨，孰云察余之中情⑩。世並舉而好朋兮⑪，夫何茺獨而不予聽〔八〕⑫。

【校記】

〔一〕嬋媛：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揮援」，詳注。

〔二〕詈：洪興祖、朱熹、錢果之皆引一本作「罵」，芙蓉館本及文選五臣本作「罵」。○予：洪興祖引一本作「余」。按當作「予」。屈辭中第一人稱代詞「余」和「予」的用法，凡用作賓語又在句尾的一般皆用「予」，不用「余」。

〔三〕鮌：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鯀」。文選唐寫本、六臣本作「鮌」，五臣本作「鯀」。按「鮌」與「鯀」同，古書多並用。又段玉裁說：「禹父之字，古多作鯀，作鮌。」是「鯀」、「鮌」亦與「鯀」、「鮌」通用。

〔四〕疑爲「鮌」之譌字。○婞：朱熹引一本作「倬」。按「婞」「倬」義同，今見諸本皆作「婞」。○亡：

洪興祖引文選、錢杲之引一本作「方」。餘詳注。

〔四〕歿：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天」。文選唐寫本、五臣本、六臣本、胡刻本並作「天」。餘詳注。○羽：洪興祖、錢杲之皆引一本「羽」下有「山」字。文選五臣本「羽」下亦有「山」字。

〔五〕簪：洪興祖引文選、朱熹引一本作「蹇」。文選五臣本作「蹇」。按當作「簪」。

〔六〕節：朱駿聲離騷補注說：「節當作飾，方合古韻，亦與前後文義一貫。」錄以備考。

〔七〕資：朱熹引一本作「茨」。餘詳注。

〔八〕榮：洪興祖、錢杲之皆引一本作「榮」。朱注本、芙蓉館本、文選五臣本、六臣本並作「榮」。朱熹又引一本作「榮」。○不：朱熹說：「不字疑衍。」按朱氏誤以「衆不可戶說」以下四句爲屈原自言，故有此說。○予：洪興祖引一本作「余」。按當作「予」，說見前。

【注釋】

①女嬃（xū）：漢代王逸說：「女嬃，屈原姊也。」（楚辭章句）又說文「女部」：「嬃，女字也，從女須聲。」楚詞曰，女嬃之嬋媛，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爲嬃。說文所引賈逵說，當出於賈作離騷章句，大概也就是王逸說所本。又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江水又東過秭歸縣之南。袁山松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卽離騷所謂女嬃嬋媛以晉余也。」以後注家多數卽以女嬃爲屈原之姊。但賈、王之說並無確據，水經注所引袁山松（崧）之說又很可能出於後人附會，所以也有人表示懷疑。明代李陳玉說：「從來詮者謂女嬃爲屈原姊，不知何所根據，蓋起於袁崧之誤。袁崧因

夔州秭歸縣有屈原舊田宅在，遂謂秭歸以屈原姊得名，不知秭歸之地，誌稱歸鄉，原歸子國。舜典樂官夔封於此，故郡名曰夔州。樂緯曰，昔歸典叶聲律。然則歸卽夔，後人乃讀爲歸來之歸。宋忠曰，歸卽夔，歸鄉蓋夔鄉矣。酈道元好奇而不能辨，遂兩誌之水經注，故世互相沿習。按天上有須女星，主管布帛嫁娶，人間使女謂之須女，須者，有急則須之謂。故易曰『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言須乃賤女，及其歸也，反以作娣，娣者，正妃之次。古者國君一娶九女，娣姪從之。從人加女於須下，猶娣姪之文本不從女，後人各加女於其旁也。漢呂后妹，樊噲妻，名呂嬃，蓋古人多以賤名子女，祈其易養之意，生女名嬃，猶生男名奴耳。屈原所云女嬃，明是從上美人生端，女嬃乃美人使喚下輩，見美人遲暮，輒亦無端詬厲。〔楚辭箋注〕明代汪瑗則說：「須者，賤妾之稱，以比黨人也。」〔嘗考之天官書，天文有織女三星，婺女四星。織女，天女孫也，女之至貴者也。婺女，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爾雅曰，須女謂之婺女，婺又一作務。是婺星之爲須女，須女之爲賤女也明矣。故女須者謂女之至賤者也。嬃正作須，女傍者，後人所增耳。豈特楚人謂女爲嬃哉，豈可謂女須爲原姊哉！〕〔楚辭集解〕又明代張鳳翼說：「嬃以鯀爲誠，似非知原者，何足爲賢？恐嬃者女人通稱，未必原姊，不過如室人交遍責我之謂耳。」〔文選纂註〕清代張雲璈也說：「按漢書高帝紀『呂祿過其姑呂嬃』，師古曰：『嬃，呂后妹呂嬃，樊噲妻也。』陳平傳『帝命平斬噲，道中計曰，噲，后女弟呂嬃夫。』是妹亦可稱嬃。則知嬃乃女之通稱，不必專屬姊妹。」〔選學膠言〕以上李陳玉辯證秭歸之名與屈原姊無涉，較爲有據，但他和汪瑗都以「嬃」爲賤女，則不合此處文義（參閱以下注文）。二張說「嬃」是女之通稱，比較近是。說文本解「嬃，女字也」，其引賈逵說，只是兼存

異義。正因為「嬖」是女之通稱，所以用作昵稱可以指姊，也可以指妹。正如清代劉夢鵬所說：「嬖，衆女相弟兄之稱。」（屈子章句）又這裏「女嬖」只是寓言，並非實有其人，因為屈原曾以美人自喻，所以對他進行責勸的人也假設為女性，這也正如上文嫉其蛾眉者，必設為「衆女」一樣。又從「女嬖」責勸的態度、內容及語氣看，則其人身份當是女伴中的長者，是一個「老大姊」式的人物。嬖媛（*chōu yuán*）蟬元：王逸說：「猶牽引也。」宋代朱熹說：「眷戀牽持之意。」（楚辭集注）宋代錢杲之說：「淑美貌。」（離騷集傳）汪瑗說：「嬖媛猶娟妍也，本美女嬌媚美好之稱，亦可以為妖嬈邪淫之稱。」李陳玉說：「嬖媛，賣弄之態也。」清代陳遠新說：「嬖媛，侍女態。」湘君曰女嬖媛為大息，註「女，湘君侍女」，是也。今以嬖為原姊，不應有此態矣。」（屈子說志）以上各種解釋，實際上大都生發於諸家對「女嬖」的不同理解，所以未必確切。近人聞一多先生說：「案說文口部曰：『嚶，喘息也。』欠部曰：『歔，口氣引也。』嚶喘歔並字異而義同。口氣引之義，與王訓嬖媛為牽引者尤合，是嬖媛即喘也。蓋疾言之曰喘，緩言之則曰嬖媛。喘者氣出入頻數，有以牽引，故王以牽引訓之。嬖媛一作嚶。方言一曰『凡恐而噎噎謂之脅閱，南楚江湖之間謂之嚶。』（廣雅釋詁）一曰『嚶，懼也。』案詩王風黍離篇『中心如噎』，傳曰『噎，憂不能息也。』說文口部曰『噎，飽食息也。』素問至真要大論注曰『心氣為噎。』噎噎雙聲連語，亦呼吸疾促之謂，故又謂之嚶。惟曰恐曰懼，似不足以盡嚶之義。凡人於情感緊張，脈搏加急之時，無不喘息，恐懼但其一端耳，本篇『女嬖之嬖媛兮，申申其詈予』，此怒而嬖媛也。九歌湘君篇『女嬖媛兮為余太息』，九章哀郢篇『心嬖媛而傷懷兮』，此哀而嬖媛也。悲回風篇『忽傾寤以嬖媛』，傾寤即驚而嬖媛也。……特

字則當以方言、廣雅作嬋媛者爲正，本書作嬋媛，一作揮援，皆假借耳。」（古典新義離騷解詁）按聞說近是，此處「嬋媛」應是憤急而喘息的樣子。

②申申：重複地，再三再四地。一說「申申，繁絮貌」。 詈（三利）：罵。 予：我。 王逸說：「言女嬃見已施行不與衆合，以見放流，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宋代洪興祖說：「觀女嬃之意，蓋欲原爲寧武子之愚，不欲爲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能爲上官、椒、蘭也；而王逸謂女嬃罵原以不與衆合，不承君意，誤矣。」（楚辭補注）明代周聖楷說：「女嬃戒之以鮀，欲其怨身事君，自是骨肉至情，豈有他意？且原滿肚不平，乍歌乍泣，人耳皆成拂亂，亦非真怨其姊不察而詈予也。」（楚寶）清代賀寬說：「嬃之於原，名爲詈而實譽，此亦後人慎勿爲好之說也。」（飲騷）清代賀貽孫說：「袁崧云，屈姊有賢德，原放逐後亦來歸慰，令之自寬，篇中所引「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卽其相慰之語也。自「鮀婞直以亡身」，至「汝何瑣獨而不予聽」八句，呢喃絮叨，無限親愛，酷似婦人姑息口氣。」（騷筏）以上諸家所說，雖皆以爲「女嬃」真是屈原之姊，並不確切；但都在不同程度上說明「女嬃」的責勸是出於對屈原遭遇的真誠關心，只是她對屈原並不瞭解。這一點比較符合文義。舊注中凡以爲「女嬃」代表屈原的對立面者，均非是。

③曰：說。主語是女嬃。本段以下各句都是女嬃的話。 鯀（gōng）：神話中人名，是夏禹之父；在唐堯時受命治水，未成，被當時攝政的虞舜放逐到羽山之野，終於死在那裏。明代黃文煥說：「嬃之舉鯀者，顓頊五世而鯀生，屈原同出顓頊之後，故引本宗以爲戒也。」（楚辭聽直）錄以備考。 婞（xī）：幸（直）：剛直，一說「剛愎倔强」。亡身：王逸說：「言堯使鮀治洪水，婞很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羽山，

死於中野。女嬃比屈原於鮀，不順君意，亦將遇害也。」又唐代五臣注文選本「亡」作「方」，呂延濟說：「堯使治水，鮀狼戾不用堯命，終被殛於羽山之野，而早死焉。」晚清吳汝綸說：「五臣亡作方，蓋讀身爲命，『方身』卽堯典所云『方命』。」盤庚「汝悔身何及」，漢石經「身」作「命」，是身命通借之證。逸注「不順堯命」，五臣濟注「不用堯命」，皆釋「方命」之文。下文「天乎羽野」，此不應先言亡身也。當依五臣。「古文辭類纂評點」又晚清王闓運說：「亡身當作忘身，鮀方命圯族，忘身勤死，當聖世而獨天枉，故當引以自比。」（楚辭釋）聞一多先生也說：「案亡讀爲忘。鮀行婞直，不以身之阨危而變其節，故曰『婞直以忘身』。」卜居曰「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卽婞直忘身之義。五百家韓集三祝注引此正作「忘身」，是古有作忘之本。」按吳說、聞說均有據而可通，今姑取後者，「亡身」卽「忘身」，意思是不顧自身安危。

④終然：終於。殤（gō·天）：舊註訓爲「蚤死」或「不以壽終」。聞一多先生說：「案鮀非短折，焉得稱殤？殤當從一本作夭。夭之爲言夭遏也。」淮南子俶真篇曰「天地之間，宇宙之內，莫能夭遏」，又曰「四達無境，通於無圻，而莫之要御夭遏者。」夭遏雙聲連語，二字同義，此曰「天乎羽之野」，猶天問曰「永遏在羽山」矣。」（古典新義楚辭校補）據此則「殤」應解釋爲「遏制」。乎：介詞，於。羽：羽山，神話中地名，舊說在東方海濱。以上二句意思是：女嬃說：鮀因爲剛直而不顧自身的安危，終於被遏制在羽山之野。

⑤博謇：王逸解釋爲「博采往古，好脩謇謇」；朱熹解釋爲「廣博而忠直」。清代錢澄之說：「謇，難於言而必欲言也。博謇，知無不言也。」（屈詁）清代王夫之說：「博，過其幅量之謂，猶言過也。」（楚辭通

〔釋〕又清代朱冀說：「博譽與好脩，是兩件，非三件也；姱節又總承之。」（楚辭辯）按此處「博譽」是偏正結構，非並列關係，意思是在各種事情上都敢於直言，錢澄之、王夫之、朱冀說皆近是。

⑥姱節：美好的節操。 以上二句意思是：你為何對什麼事都要多嘴多舌，又那樣喜歡高潔？為何獨有你一定要講究這麼多美好的節操？

⑦蕢（ㄋㄨㄟ）蕢（ㄣㄩ）施（ㄕㄨㄣ）施（ㄕㄨㄣ）：王逸說：「蕢，蒺藜也。蕢，王芻也。施，臬耳也，詩曰『楚楚者蕢』，又『終朝采蕢』。三者皆惡草，以喻讒佞盈滿於側者也。」王逸以後，說者皆以「蕢蕢施」為三種植物，到清代段玉裁才指出：「說文『蕢』，草多貌。離騷曰『蕢蕢施以盈室』，據許君說，正謂多積蕢施盈室，『蕢』非草名。禾部曰『積，積禾也』，音義同。蒺藜之字，說文作薺，今詩作茨。叔師所據詩作蕢，皆假借字耳。」（說文解字注）按段說是，「蕢」在這裏是動詞，積累的意思；「蕢蕢施」是動賓關係，與「擘木根」、「貫薜荔」、「矯菌桂」、「索胡繩」等例同。「蕢」即蕢草，又名王芻、蕢竹、蕢薜草。「施」即臬耳，又名蒼耳、地葵等。「蕢」「施」都是普通的草，王逸以為惡草，未確；「女嬃」在這裏只是勸屈原要像一般人那樣多用普通的草，以比隨俗安常，並非要他以惡草為飾，同流合污。正如清代王萌所說：「其意恐其過異以罹禍耳，非欲其苟同以變節也。」（楚辭評注）

⑧判：區別，這裏用作狀語，與衆有別的樣子。 服：佩用。 以上二句意思是：滿屋子堆積着蕢草和臬耳，你却與衆不同地偏要拋開它們不肯佩用。

⑨戶說：王逸解釋為「戶說人告」，洪興祖又證以管子「聖人之治於世，不人告也，不戶說也」，淮南

子「口辨而戶說之」。朱熹說：「言衆人不可戶戶而說。」這都是確話，古無異詞。近人傅熊湘讀「說」爲「悅」，謂「戶說者，猶云每人而悅之」。（離騷章義）雖亦可通，但不如舊註意義深切。

⑩云：句中助詞。余：這裏是「咱們」的意思，是女嬃站在屈原一邊說話的語氣。以上二句說：對衆人不能挨家挨戶去說明，誰會來詳察咱們的本心？

⑪並舉：意思是「都這樣行事」。晚清王樹枏說：「韋昭晉語注云，舉，起也。」（離騷注）於義近是。王逸釋「並舉」爲「並相薦舉」，錢澄之釋「世並舉」爲「舉世」，皆誤。朋：朋黨，成羣結夥。

⑫梵（pōng）窮：獨。孤獨。予：我。這裏是「女嬃」自指。「不予聽」是賓語提前，意指「不聽我的話」。按「女嬃」之言至此爲止；前人從王逸、朱熹以下，多有以「衆不可戶說」等四句爲屈原答詞者，說均不合。以上二句意思是：世上的人都喜歡成羣結夥，你爲什麼要孤獨自處，而不聽我的話，變得隨和一點？

依前聖以節中兮①，喟憑心而歷茲②。濟沅湘以南征兮③，就重華而陳詞④。啓九辯與九歌兮⑤，夏康娛以自縱⑥。不顧難以圖後兮⑦，五子用失乎家巷⑧。羿淫遊以佚畋兮⑨，又好射夫封狐⑩。固亂流其鮮終兮⑪，浞又貪夫厥家⑫。澆身被服強圉兮⑬，縱欲而不忍⑭。日康娛以自忘兮⑮，厥首用夫顛隕⑯。夏桀之常違兮⑰，乃遂焉而逢殃⑱。后辛之菹醢兮⑲，殷宗用而不長⑳。湯禹儼而祇敬兮㉑，

周論道而莫差^{②②}。舉賢而授能兮^{②③}，循繩墨而不頗^{②④}。皇天無私阿兮^{②⑤}，覽民德焉錯輔^{②⑥}。夫維聖哲以茂行兮^{②⑦}，苟得用此下土^{②⑧}。瞻前而顧後兮^{②⑨}，相觀民之計極^{③⑩}。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③①}。阡余身而危死兮^{③②}，覽余初其猶未悔^{③③}。不量鑿而正枘兮^{③④}，固前脩以菹醢^{③⑤}。曾獻歎余鬱邑兮^{③⑥}，哀朕時之不當^{③⑦}。攬茹蕙以掩涕兮^{③⑧}，霑余襟之浪浪^{③⑨}。

【校記】

〔一〕以：洪興祖引文選、朱熹引一本作「之」；錢杲之又引一本作「而」。文選唐寫本、五臣本、六臣本、胡刻本並作「之」。按當作「以」。

〔二〕憑：洪興祖、錢杲之皆引一本作「憑」，引一本作「馮」。朱注本、芙蓉館本、文選六臣本並作「憑」。按「馮」爲古字，「憑」爲異體字。○歷：文選胡刻本誤作「歷」。

〔三〕陳：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陳」。按「陳」古今字。

〔四〕失：王引之說：「五子用失乎家巷，失字因王注而衍。注內失國、失尊位，乃釋家巷二字之義，非以文中有失字而解之也。五子用乎家巷者，用乎之文，與用夫、用之同。」（見讀書雜誌）按王引之說是，「失」字衍文，當刪。○巷：洪興祖、錢杲之皆引一本作「居」。朱注本作「街」，引一本作「巷」，一本作「居」。按作「居」非是，餘詳注。

〔五〕畋：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田」。芙蓉館本、文選唐寫本、五臣本、六臣本、胡刻本並作「田」。按「田」與「畋」通。

〔六〕固：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國」。錢氏集傳本、芙蓉館本並作「國」，錢又引一本作「固」。按當作「固」，形近而誤作「國」。○鮮：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鈔」。

〔七〕澆：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冪」。洪興祖說：「論語曰：『羿善射，羿盪舟，俱不得其死然。』冪卽澆也。五耗切，聲轉字異。」○服：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於」。錢氏集傳本、芙蓉館本作「於」，錢又引一本作「服」。按當作「服」。姜亮夫屈原賦校注說：「被服古連語，作於者非。」

〔八〕欲：錢杲之引一本作「殺」。芙蓉館本作「殺」。又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欲」下有「殺」字。按作「殺」者誤，一本「欲」下之「殺」字亦爲衍文。游國恩楚辭講錄說：「王注『縱放其情』，是釋『縱欲』，不忍其欲以殺夏后相」是釋「不忍」。正文一本有「殺」字，當因注文誤添。」

〔九〕而：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以」。芙蓉館本作「以」。

〔二〇〕夫：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以」，又皆引一本無「夫」字。按離騷文例，「用」作「因」解，多與「夫」、「而」等虛字連用，此當作「夫」，一本無「夫」者是誤脫。○顛：朱熹引一本作「巔」。按「顛」與「巔」古今字。

〔二一〕菹：洪興祖引一本作「菹」，文選五臣本、六臣本、胡刻本作「菹」。

〔二二〕而：洪興祖、錢杲之皆引一本作「之」。朱注本、芙蓉館本作「之」，朱熹又引一本作「而」。

〔三〕儼：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嚴」。錢氏集傳本、芙蓉館本、文選唐寫本、六臣本、胡刻本並作「嚴」。文選五臣本作「儼」，錢杲之又引一本作「儼」。按「嚴」與「儼」通。○祗：文選唐寫本作「祗」，五臣本、六臣本作「祗」。按當作「祗」。「祗」蓋誤寫。

〔四〕賢：洪興祖引一本「賢」下有「才」字。朱注本、錢氏集傳本、芙蓉館本「賢」下並有「才」字。朱熹、錢杲之又皆引一本無「才」字。按「舉賢」與「授能」對舉，「才」字誤衍。又清朱駿聲離騷補注舉禮記儒行「其舉賢授能有如此者」，以證此處「授能」爲「授能」之誤，說亦非。聞一多楚辭校補說禮記之「授能」是「授能」之誤，甚確。

〔五〕循：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脩」，芙蓉館本作「修」，文選唐寫本、六臣本、胡刻本作「脩」，五臣本作「循」。按此當作「循」。朱熹楚辭辯證說：「循，脩，唐人所寫多相混。故思玄賦注引脩繩墨，而解作遵字，即循字之義也。」○頗：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陂」。文選胡刻本作「陂」。按「頗」與「陂」通。

〔六〕民：洪興祖、錢杲之皆引一本作「人」。文選唐寫本、六臣本、胡刻本作「人」。此避唐諱改。○德：洪興祖引一本作「惠」。按「惠」與「德」同。

〔七〕以：朱注本作「之」，引一本作「以」。

〔八〕民：洪興祖、錢杲之皆引一本作「人」。文選唐寫本、六臣本、胡刻本作「人」，避唐諱改。又文選五臣本作「氏」，是「民」之誤字。

〔一九〕死：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死」下有「節」字。芙蓉館本有「節」字，校曰一本無「節」字。按當無「節」字。王逸注：「言已正言危行，身將死亡，上觀初世伏節之賢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也。」「節」字似因王注「伏節」云云而誤衍。

〔二〇〕正：朱熹引一本作「進」。

〔三一〕菹：洪興祖、錢杲之皆引一本作「菹」。芙蓉館本、文選五臣本、六臣本、胡刻本作「菹」。

〔三二〕曾：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增」。○邑：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悒」。文選六臣本作「悒」。

〔三三〕攬：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檻」，洪又引文選作「擊」，朱熹又引一本作「擊」。錢氏集傳本、芙蓉館本、文選唐寫本作「檻」，錢氏又引一本作「攬」，一本作「擊」。文選五臣本作「擊」。詳前校。

〔三四〕霑：文選洛神賦注引作「沾」。按「沾」與「霑」通。○余：文選洛神賦引作「予」。按游國恩楚辭講錄說：「作予者誤。楚辭凡領格（所有格、屬格）皆用余，不用予。」

【注釋】

①節中：漢王逸釋爲「依前世聖人之法，節其中和」（楚辭章句）；宋錢杲之釋爲「以前聖節制其中」（離騷集傳）。明代汪瑗說：「節中，謂樽節至於中道，不使有太過不及之弊也。」（楚辭集解）清林雲銘說：「節中，卽折中，乃持平之意。」（楚辭燈）清徐煥龍說：「節中者，不同俗，亦不矯俗，節於中道也。」（屈辭洗髓）清林仲懿說：「節中者，裁制事理，以協於中，正是中庸執兩用中確義。」（離騷中正）又晚清吳汝綸

說：「節中，當爲折中，反騷將折衷乎重華，即用此文也。」（古文辭類纂評點）按以上諸說大都近是，「節中」即依前聖之道而並無偏差之意，唯吳氏引反離騷爲說，恐非文義。此處「節中」是屈原自思生平行事有節，合於中道，而並非求他人折衷裁決。清代王邦采說：「二語是追維平日之言行，非有過差，因嘆息今日之遭逢，動輒齟齬，似答非答，以心問心，真有如姊嬃所云者。故下文就重華而陳詞云云，見舉國之無一人也。」（離騷彙訂）王氏指出屈原是經過「以心問心」之後才去「就重華而陳詞」的，這是比較正確的串解。所以此二句中，「前聖」只是泛指，「節中」也與重華無涉。

②喟（ㄎㄨㄟ）愧：嘆息。憑：滿。「憑心」，心中憤懣。歷茲：宋洪興祖說：「喟憑心而歷茲者，歎逢時之不幸也。歷，猶逢也。」（楚辭補注）宋朱熹說：「歷，經歷之意。」（楚辭集注）清王夫之說：「歷茲，謂涉歷此世。」（楚辭通釋）清朱冀說：「歷茲者，謂歷此進退兩難之境也。」（離騷辯）又清錢澄之釋「喟憑心而歷茲」句，謂「喟然知己之憤懣爲過，所以備歷此窮困耳。」（屈詁）又蔣驥說：「自嘆初時志意盛滿，而所歷如此之窮也。」（山帶閣注楚辭）按錢蔣二氏對「喟憑心」全句的解釋顯然不確，但對「歷茲」二字的解釋則較諸家爲長。「歷茲」就是經歷這一切困窮挫折的意思。一說「歷茲」即「至此」，意思是「胸懷憤懣，以至於此」，亦可通。以上二句意思是：我遵循前代聖賢之道並無偏差，可嘆的是終於要滿懷憂憤來經受這一切！

③濟：渡。沅湘：沅水、湘水，都是現在湖南省境內流入洞庭湖的大河。征：行。

④就：趨，投向。重華：史記五帝本紀：「虞舜者，名曰重華。」五代邱光庭說：「司馬遷史記以重華

爲舜名，非也。按舜典云：「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叶於帝。」孔安國說：「華謂文德，言其文德光華，重合於堯，俱聖明也。」據安國所言，重華謂功業德化，不言是其名也。」（兼明書）洪興祖說：「先儒以重華爲舜名，按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與帝之『咨禹』一也，則舜非諡也，名也。又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與堯爲放勳一也，則重華非名也，號也。」又說：「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其於君臣之際詳矣，故原欲就之而陳詞也。」按洪氏辯「重華」爲虞舜之號不爲無據，但虞舜本是上古神話和傳說中的人物，「重華」之稱雖見於虞書，也還是這一人物被歷史化以後才有的稱呼，所以究竟是名是號，似難確考，也不必拘泥。至於屈原「陳詞」爲何要想像投向虞舜，則除以上洪氏所說外，尚有其它解釋。如明李陳玉認爲此舉是對「女嬃」的回答：「爾以予爲鮀，請卽質之於舜！」（楚辭箋註）錢澄之也說：「姊所言殛鮀者，舜也，試濟沅湘，就重華而叩之，鮀以婞直見誅，豈『伏清白而死直』者，亦在所誅乎？」又朱冀說：「大夫之不得於君，與舜之不得於親，事亦相類，故就之而陳詞。」蔣驥說：「舜葬九疑山，今跨衡永二府之界，在沅湘南。因女嬃之言而自疑，故就前聖以正之。又以縣爲舜所殛，而九疑於楚爲近，故正之於舜也。」又清代奚祿詒說：「以言、以功、以庸，莫如大舜，而墓又在湖南，故獨就舜陳之也。」（楚辭詳解）清代顧成天則認爲：「南征告舜，明是襄怒遷後語。」（離騷解）清代夏大霖也說：「前聖皆可節中，而獨就重華陳詞者，就放所之近者也。」（屈騷心印）以上顧、夏二說顯然不確，因爲屈原此時尚未被放逐，且「濟沅湘」、「就重華」云云，都是詩人想像，未可指爲實事。屈原之所以想向虞舜「陳詞」，可能因爲相傳虞舜南巡，死於蒼梧之野，與楚人關係最深。其餘解釋均備參考。

陳詞：陳述申訴之詞。「陳」，同「陳」。

⑤啟：夏啟，傳說中夏朝的君主，夏禹之子。

九辯、九歌：古樂曲名。

王逸說：「九辯、九歌，禹樂

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啟能承先志，繼叙其業，有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

次序，而可歌也。

左氏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火、金、木、土、

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洪興祖說：「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

以下。』注云：『皆天帝樂名，啟登天而竊以下，用之。』天問亦云：『啟棘賓商，九辯九歌。』王逸不見山海

經，故以爲禹樂，五臣又云「啟，開也，言禹開樹此樂」，謬矣。騷經、天問多用山海經，而劉勰辨騷以「康

回傾地」、「夷羿弊日」爲譎怪之談，異乎經典。如高宗夢得說、姜嫄履帝敏之類，皆見於詩、書，豈誣也

哉！朱熹說：「此爲舜言之，故所言皆舜以後事也。」又說：「九辯不見於經傳，不可考，而九歌著於虞

書、周禮、左氏春秋，其爲舜、禹之樂無疑。至屈子爲騷經，乃有啟九辯九歌之說，則其爲誤亦無疑。王

逸雖不見古文尚書，然據左氏爲說，則不誤矣；顧以不敢斥屈子之非，遂以啟脩禹樂爲解，則又誤也。

至洪氏爲補注，正當據經傳以破二誤，而不惟不能，顧乃反引山海經三嬪之說以爲證，則又大爲妖妄。

而其誤益以甚矣。然爲山海經者，本據此書而傳會之，其於此條，蓋又得其誤本，若他謬妄之可驗者亦

非一，而古今諸儒皆不之覺，反謂屈原多用其語，尤爲可笑。」按屈原原於離騷、天問兩次說到九辯、九歌，

都屬之於啟，而與禹無涉，這也和山海經的記載應合；洪興祖於此處引山海經爲說，完全正確。屈原辭

中關於古代神話、古史傳說的記述並不完全採用儒家經典之說，而是往往別有傳承。王逸以九辯、九

歌爲禹樂，爲了使它們與啟發生聯繫而不得不說「啟能承先志」云云，這已極爲牽強，不合屈辭本意；而

朱熹更以偽古文尚書爲據，竟斷定屈辭爲謬誤，並斥洪說爲妖妄。這完全是主觀迂執之見，至於他說山海經是根據屈辭傳會而成，這也純屬臆說，絕不可信。餘詳下註。又，向「重華」所陳之詞，從此句開始。

⑥夏康娛以自縱。王逸以「夏康」連讀，說「夏康，啟子太康也。娛，樂也。縱，故也」。後世註者多沿其誤，至明代汪瑗始以「康娛」連讀，說「康娛，猶言逸豫也。縱，放恣也」。但汪瑗又說：「夏者，猶曰夏之子孫，指太康而言也。」其後清代王遠說：「舊注謂夏康爲太康，然康娛二字下皆連用，夏字少住亦可。」（楚辭評注）又清代戴震說：「言啟作九辯、九歌，示法後王，而夏之失德也，康娛自縱，以致喪亂。」（康娛二字連文，篇內凡三見。）（屈原賦注）這都已確認「康娛」應當連讀，但仍未能將「康娛自縱」屬啟爲說。至清代姚鼐才明確指出：「啟九辯下十六句，皆言失道君之致禍；湯禹四句，皆言得道君之致福。啟之失道，載逸書武觀篇，墨子所引是也。屈子以與澆並斥爲「康娛」，王逸誤以「夏康」連讀，解爲太康，僞作古文者遂有「太康尸位」之語，其失始於逸也。」（古文辭類纂）又清代王引之說：「今案「夏」當讀爲「下」（左氏春秋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羊穀梁皆作「夏」），即大荒西經所謂「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大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始得歌九招」者也。郭璞注引開筮曰：「不得竊辨與九歌，以國於下」，亦其證也。自「啟九辯與九歌」以下，皆謂啟之失德耳。言啟竊九辯與九歌於天，因以康娛自縱於下也，詒謀不善，子姓姦回，故下文有「不顧難以圖後」云云也。墨子非樂篇引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于野飲食，將將銘筦磬以力，湛濁于酒，淪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竹書帝啟

十年：『帝巡守舞九招于大穆之野。』皆所謂『下康娛以自縱』者也。解者誤以『啟九辨與九歌』爲美啟之詞，又誤以『夏』爲夏后氏之『夏』，是以詰籀爲病矣。（讀書雜誌引）按姚氏王氏解釋此句都比較正確，但王氏讀『夏』爲『下』則未免牽強。又晚清胡紹煥說：『夏』當讀如尚書『須夏之子孫』之『夏』，禮記鄉飲酒義『夏之爲言假也』，釋名：『夏，假也。謂寬假也。』蓋暇豫之意，即墨子所謂『淫溢康樂』者也。（文選箋證）此說雖亦有據，仍嫌迂曲。其實『夏』即夏王朝，指的就是上句中的『啟』，二句所說的是一事。又『康』『娛』二字同義。爾雅釋詁『康，樂也。』『康娛』在這裏作爲動詞性詞組，是尋歡作樂的意思。以上二句意思是：夏啟從天上偷來九辨九歌，夏王朝的君主從此尋歡作樂而放縱自己。

⑦難(55)：患難。圖：謀劃。

⑧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說：『言太康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尚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逸篇也。王逸之後，註者仍多據僞古文尚書、五子之歌爲說，即以夏朝失政始於啟子太康，終以國破家亡。至清代徐文靖才指出：『嘗麥解曰：『其在啟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與作亂，遂亡厥國。』竹書夏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注曰『武觀即五觀。』蓋此五子者，謂啟第五子也。非謂書五子之歌能述大禹之戒者。』（管城碩記）其後王引之更詳爲之辯：『五子用失乎家巷』，『失』字因王注而衍。注內『失國』『失尊位』，乃釋『家巷』二字之義，非以文中『失』字而解之也。『五子用乎家巷』者，『用乎』之文與『用夫』、『用之』同。下文云『日康娛而自忘』

今，厥首用夫顛隕，『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是也。若云『五子用失乎家巷』，則是所失者家巷矣，注何得云『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乎？（文選李周翰注云『五弟失尊位，家居閭巷』，『失尊位』三字在『五弟』之下，則唐本已誤衍『失』字。）揚雄宗正箴曰：『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降』與『巷』古同聲而通用，亦足證『家巷』之文爲實義，而『用乎』之文爲語詞也。『巷』讀孟子『鄒與魯閭』之『閭』，劉熙曰：『閭，構也，構兵以門也。』五子作亂，故云『家閭』（義見下）。家猶內也，若詩云『蝨賊內訌』矣。閭字亦作闔，呂氏春秋慎行篇『崔杼之子，相與私闔』，高誘曰『闔，闔也』。『私闔』猶言家閭，閭之爲闔，猶闔之爲巷也（閭之通作巷，猶巷之通作閭。法言學行篇『一閭之市』，閭卽巷字）。宗正箴作『五子家降』，降亦閭也。呂氏春秋察微篇：『楚卑梁公，舉兵攻吳之邊邑，吳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吳楚以此大隆。』『大隆』謂大門也。隆與降通（書大傳『隆谷』，鄭注曰：『隆讀如厯降之降。』荀子天論篇『隆禮尊賢而王』，韓詩外傳『隆』作『降』。齊策『歲八月降雨下』，風俗通義祀典篇『降』作『隆』。是隆與降通也。呂氏春秋『吳楚大隆』，高誘曰：『隆當作格，格，門也。』案隆亦格門之名，字可不改）。逸周書嘗麥篇曰：『其在殷之五子（殷當作夏），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與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畧。』五子胥與作亂，所謂家閭也。五子，卽五觀也。楚語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五觀或曰武觀，竹書帝啟十年，『帝巡守，舞九招于大穆之野』。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卽周書所謂彭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墨子引武觀，亦言啟淫溢康樂于野。是五觀之作

亂，實啟之康娛自縱，有以開之。故云「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乎家巷也。」王注以「家巷」爲「家居閭巷」，失之矣。五子家巷，卽當啟之世。揚雄宗正箴及王注以爲太康時，亦失之矣。按以上王引之說雖在後世一再遭到反駁，但駁論主要是據孟子「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云云，以爲啟是賢君，必無「康娛自縱」，導致諸子內鬩之事；不知屈辭所說乃別有傳承，並不與儒家所傳相合。證以墨子、逸周書、竹書紀年、山海經諸書，可知王引之的解釋基本符合屈辭本意；其以「失」字爲衍文，釋「家巷」爲「內鬩」，尤其精辟。但王引之說「五子」卽「五觀」，「或曰武觀」，是以「五子」爲一人（徐文靖說同），似尚未確。國語楚語韋昭注：「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觀，雒汭之地。」可知啟之五子因居於觀地而稱爲「五觀」。又逸周書嘗麥篇說五子「胥興作亂」，既用「胥」字，就說明五子全部作亂，決非一人；嘗麥篇又說「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畧」，可見「五觀」之亂不久卽爲彭壽所平。至於「武觀」，則是「五觀」中的最幼者，竹書紀年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可見在「五觀」一起作亂之後，武觀又曾在西河單獨作亂。兩次叛亂皆由彭伯壽討平，其事均在夏啟之世。至於夏啟之後太康代立，被有窮后羿的攻逐失國，則是另一件事，不當稱爲「家鬩」。此處「五子家鬩」是兼指啟之五子兩次內亂而言。又在「五子用失乎家巷」句中，「失」是衍文，「用乎」是「因此」的意思。但近人武延緒認爲「失」非衍文，乃「先」字之譌，「先乎家鬩者，言家先亂而國隨之也」（楚辭札記）。姑錄以備考。以上二句說：啟不顧患難也不計未來，他的五個兒子因而發生內鬩。

⑨羿(ㄣ意)：夏時諸侯，有窮國君。左傳襄公四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杜預注：「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又參考偽古文尚書五子之歌「孔傳」所說太康「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爲羿所逐，不得反國」，可見羿在太康時已經強大，至夏后相時又篡位代立。淫：過份。「淫遊」，遊樂過度。佚(ㄣ逸)：放縱。畋(ㄊㄧㄢ 田)：打獵。

⑩封：大。「封狐」，大狐，這裏代表大的野獸。以上二句意思是：后羿沉緬於遊獵，又喜歡射那大獸。

⑪亂流：逆亂之輩。鮮：少，少有。終：名詞，結果，下場。

⑫浞(ㄗㄏㄨ 濁)：人名，卽寒浞，后羿之相。左傳襄公四年：「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娛)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厥(ㄍㄨㄛ 決)：其，指羿。家：妻室。王逸說：「婦謂之家。」羿畋將歸，(寒浞)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爲己妻。羿以亂得政，身卽滅亡，故言鮮終。」以上二句說：逆亂之輩本來就少有好下場，寒浞又在貪圖羿的妻子。

⑬澆：通「羿(ㄩ 傲)」，人名，卽寒浞與羿妻所生之子。他曾出兵攻滅斟灌、斟尋兩個部族，殺死因失國而居於斟灌的夏相，但後來又被夏相之子少康所殺。事見左傳襄公四年，哀公元年。被服：卽

「披服」，這裏是「身上負有」的意思。汪瑗說：「『被服強圉』謂專尚猛力，如被服之在身而不舍也。」強圉（𡗗字）：即「強御」，強暴有力的意思。論語憲問：「羿善射，羿盪舟，俱不得其死然。」澆是古代傳說中有名的力士。

⑭縱欲：不詳所指。蔣驥認為「縱欲，如淫於女岐之類。」（事見天問），可以參考。忍：克制。

以上二句說：澆身上負有強大的力氣，但放縱欲望，不自克制。

⑮日：這裏用作副詞，天天。自忘：王夫之說：「忘其身之危也。」

⑯用夫：因此。顛隕（𡗗允）：墜落。按少康殺澆事詳見天問，並參下文「及少康之末家」句註。以上二句說：澆天天尋歡作樂，忘掉了自身的危險，他的腦袋因此掉落。

⑰常違：違常，違背常規。一說「言常背天違道」（文選五臣注），一說「常違，無往不違也」（錢澄之說）。

⑱乃：就。遂焉：終於。廣雅釋詁三：「遂，竟也。」以上二句說：夏桀違背常規，就終於遭殃。

⑲后：君王。辛：殷紂王之名。菹醢（zū gǐ）：居海；古代酷刑，把人剝碎做成肉醬。洪興祖說：「菹，臻魚切，說文『酢菜也』，一曰『麋鹿爲菹』。菹菹之稱，菜肉通。醢音海，爾雅曰『肉謂之醢』。禮記云：『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史記曰：『紂醢九侯，脯鄂侯。』淮南子云：『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

⑳宗：宗祀。殷宗，指殷王朝。用而：因而。以上二句說：紂王把人剝成肉醬，殷王朝因而不

得久長。

②①儼(yǎn 演)：嚴肅，莊重。 祗(zhī 枝)：與「敬」同義。

②②周：指周初的文王、武王等人。 論道：議論治國之道。一說「道」指道德。 莫差：沒有差錯。

汪瑗說以上二句是「互文」，「非謂禹湯能祗敬而不能論道，文武能論道而不能祗敬也」。錄以備考。
以上二句說：商湯、夏禹嚴肅而又虔敬，周王講求治道而沒有差錯。

②③舉賢：選拔賢人。 授能：把職務交給有才能的人。

②④循：遵循。 繩墨：比喻法度。 頗：偏頗。

②⑤阿(ā 厄陰平)：偏袒，袒護。

②⑥民德：錢澄之說：「民德是民之有德，足利賴萬民者。雖帝王，自天視之，亦民而已。」又夏大霖說：「民德之民指君，對天言，故以人民概稱也。」說皆甚確。林雲銘認為「民德」指「為民所德者」，朱冀駁之，謂「民德句用倒字法」，指「人君有德被生民者」，皆誤。焉：於此，於是。錯(cuò 醋)：通「措」，設置、安排。

輔：輔助。王逸說：「觀萬民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能輔佐，以成其志。」朱熹說：「覽民德焉錯輔，但謂求有德者，而置其輔相之力，使之王天下耳。註謂置以為君，又生賢佐以輔之，恐不應如此重複之甚也。」按朱駁王說甚是，但其說仍枝蔓不切；「錯輔」即指皇天給有德者以佑助，不必更以「置其輔相之力」為說。明代張鳳翼說：「二語即皇天無私，惟德是輔。」（文選纂註）最為簡明。
以上二句說：皇天對人沒有偏私，看誰有德就給以輔助。

②⑦哲：名詞，智慧的人。茂行：盛德之行。汪瑗說：「聖哲以人而言，茂行以德而言。」

②⑧苟：錢杲之說：「苟，猶庶幾也。」王夫之說：「苟，乃也。」「苟得」，乃能，才能够。用：洪興祖釋此句爲「故能使下土爲我用」，「爲我用」即是享有的意思，所以汪瑗說：「用，猶有也。」又，王逸釋「用」爲「用事天下」，王夫之說：「用，宰制而服役之也」，均非。下土：國土，天下。相對「皇天」而言，所以稱爲「下土」。以上二句說：只有聖人哲人以其盛德之行，才能够享有天下。

②⑨瞻前而顧後：「瞻」，向前看。「顧」，向後看。朱熹說：「前謂往昔之是非，後謂將來之成敗。」錢杲之說：「前謂古也，後謂今也。」張鳳翼說：「前後，禹桀以下興亡之迹也。」按此句是承以上所陳歷史教訓而言，並未涉及「將來」，朱說不確。「顧」雖是向後看的意思，但此處解釋不可過泥，錢、張說均可通。

③⑩相(xiang) 象：與「觀」同義。汪瑗說：「相者，視之審也；觀者，視之周也。曰瞻顧，曰相觀，詳言之也。」計極：王逸說：「計，謀也。極，窮也。言前觀湯武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謀，窮其真僞也。」洪興祖說：「言觀民之策，此爲至矣。」朱熹說：「言瞻前顧後，則人事之變盡矣。故見民之計謀，於是爲極。」明代閔齊華說：「計極，推究其極也。」（文選滄注）王遠說：「相觀民之計極，言細推人事之極致。」徐煥龍說：「計極，人事計謀之究竟。」按「計極」指立身處世的最終亦即最根本的打算，其具體內容至下一句方才說明。王逸、朱熹皆以爲「計極」之所指已含在上句，不確；王說「窮其真僞」云云，尤非文義。洪興祖釋「計」、「極」字義甚確，但他說「此爲至矣」，「此」字不明所指。閔

齊華已知「計極」指下二句而言，但他釋「計」爲動詞「推究」，於詞性未合，全句乃不可通，不如王遠、徐煥龍說爲近是（王所說「細推」是對動詞「相觀」的解釋，「計極」則釋爲「人事之極致」）。又清代朱駿聲說：「計讀爲既，實爲訖，猶終也。謂興亡之究竟。」（離騷補注）又晚清吳汝綸說：「計極，猶紀極。」（古文辭類纂評點）均錄以備考。

③①「夫孰」二句：王逸說：「言世之人臣，誰有不行仁義而可任用，誰有不行信善而可服事者乎？」閔齊華說：「此因太康娛縱以下諸人，而指爲君者言也。」按此二句卽申明上句「民之計極」意，「民」卽「人」，是泛指，王說、閔說皆誤。清代吳世尚說：「言我前瞻往古，後顧今茲，再四思維，其所以爲民之至計，決未有非義非善而可用可行者。此固無論其爲君、爲臣，而其理皆莫之或易者也。」（楚辭疏）吳氏串釋全章，頗爲明確。「服」與「用」義同，天問「讒諂是服」，「服」卽「用」之意；又說文舟部：「服，用也。」「用」與「服」，此處皆指行事而言。徐煥龍說：「義以事宜言，善以心德言。用者，行于一事；服者，依以終身。」說亦可參。以上四句意思是：前前後後看看歷史上的種種事情，從中觀察做人應有什麼根本打算，結論是，哪有不義的事可以做，哪有不善的事可以行？

③②「𨺠（dīn 店）：臨近邊緣的意思。」洪興祖說：「𨺠，臨危也。」小爾雅曰：「疾甚謂之𨺠」；前漢注云，「𨺠，近邊欲墮之意」。「𨺠余身」等於說「余身𨺠」，卽自身臨近危險。危死：幾乎要死亡。

③③初：指初志。以上二句說：我已臨近危險，幾乎要死亡。但回顧我當初的心志，却還是不後悔。

③④鑿(záo, 做)：器物上的孔眼，是安插樺頭的。正：動詞，削正。杓(hú, 瑞)：樺頭。「量鑿正杓」比喻投合時勢。王逸說：「臣不度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洪興祖說：「夫邪佞在前，而已以正直當之，其君不察，得罪必矣。」說皆可參。

③⑤以上二句說：不度量鑿眼而削正想要安放的樺頭，這本是前代賢人被剝成肉醬的原因。（向重華所陳之詞到此為止。）

③⑥曾：王逸說「累也」，這是讀「曾」爲「層」，作副詞用，有重累連續之意。一說「曾」通「增」，愈加。一說「曾」爲語助詞，無義。歔歔(xū xū, 虛希)：哭泣時的抽噎。明代趙南星說：「歔，出氣也。歔與唏同，哀而不泣也。歔歔，悲泣氣咽而抽息也。」（離騷經訂注）鬱邑：憂愁煩悶。宋代王觀國說：「邑字讀音遏，其義則鬱塞也。」（學林）

③⑦時：時世。當：值，遇上。「不當」，生不逢時的意思。以上二句意思是：我連連抽噎，愁煩不已，哀憐自己生不逢時。

③⑧茹蕙：柔軟的蕙草。王逸說：「茹，柔爽也。」清代徐文靖認爲「茹無柔爽之訓」，並說：「按易泰初九云『拔茅連茹』，王弼曰：『茹，相牽引貌。』程傳曰：『茹，根之相連者。』茹蕙，謂以連根之蕙而拭涕，連根則蕙多，乃以之拭涕，而涕尤多，故復霑衣襟而浪浪也。」（管城碩記）按王逸釋「茹」爲「柔爽」，雖未言所據，亦不可卽以爲古無此訓。詩大雅烝民「柔則茹之」、「柔亦不茹」，此「茹」雖應訓爲食，但「茹」之與「柔」意義亦相關連，又廣雅釋詁「茹，柔也」，王念孫疏證引韓子亡徵篇「柔茹而寡斷」，又說「漸涇之地」

謂之沮洳，義亦相近」。徐文靖以「茹」爲「根之相連者」，雖亦有據，但他說「連根則蕙多，乃拭之以涕，而涕尤多」云云，未免穿鑿，不如以柔軟之蕙草拭涕，較爲近理。又宋代吳仁傑以「茹」爲另一種蕙草，「本草名茈胡，一名地薰，一名山菜，其葉名芸蒿。」（離騷草木疏）汪瑗也以「茹」爲草名，引詩「茹蕙在阪」，並說：「其草可以染絳，絳，紅色也。或曰：『蕙』恐是『蘆』字，字相似而訛也。蓋茹蘆可染紅色，以爲泣血之比。」又近人朱季海說：「日本古鈔卷子本揚雄傳反離騷：『臨江瀕而掩涕兮』，晉灼曰：『離騷云『攄茹惠以掩涕。』』（景祐本以下並作茹蕙。）尋反離騷：『衿芰茄之綠衣兮，被芙蓉之朱裳。』正旁離騷『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師古曰：『茹，亦荷字，見張揖古今字詁』，是也。平既茹衣而惠纏，故云『攄茹惠以掩涕，霑余襟之浪浪』也。晉灼本於義爲長。」（楚辭解故）今均錄以備考。

③⑨霑（*shin* 沾）：浸濕。浪浪（*rang* 郎）：流不止的樣子。以上二句說：拿着柔軟的蕙草揩抹眼淚，眼淚却滾滾而下沾濕了衣襟。

跪敷衽以陳辭兮①，耿吾既得此中正②。馳玉虬以乘鸞兮③，溘埃風余上征④。朝發軔於蒼梧兮⑤，夕余至乎縣圃⑥。欲少留此靈瑣兮⑦，日忽忽其將暮⑧。吾今羲和弭節兮⑨，望崦嵫而勿迫⑩。路曼曼其脩遠兮⑪，吾將上下而求索⑫。飲余馬於咸池兮⑬，總余轡乎扶桑⑭。折若木以拂日兮⑮，聊逍遙以相羊⑯。前望舒使先驅兮⑰，後飛廉使奔屬⑱。鸞皇爲余先戒兮⑲，雷師告余以未具⑳。吾

令鳳鳥飛騰兮〔三〕²¹，繼之以日夜〔二四〕²²。飄風屯其相離兮²³，帥雲霓而來御〔二五〕²⁴。紛總總其離合兮²⁵，斑陸離其上下〔二六〕²⁶。吾令帝閭開關兮〔二七〕²⁷，倚閭闔而望予〔二八〕²⁸。時曖曖其將罷兮〔二九〕²⁹，結幽蘭而延佇〔三〇〕³⁰。世溷濁而不分兮³¹，好蔽美而嫉妒³²。

【校記】

〔一〕辭：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詞」。錢氏集傳本作「詞」，引一本作「辭」。文選五臣本作「詞」。

〔二〕虬：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虯」。按「虬」與「虯」同。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虯」，俗字作「虬」。○乘：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乘」。文選唐寫本、六臣本、胡刻本作「乘」，五臣本誤作「秉」。按「乘」「秉」爲異體字。○翳：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翳」。道騫楚辭音殘卷作「翳」。文選唐寫本作「翳」。按說文：「翳，華蓋也。」段玉裁注：「翳之言蔽也。引伸爲凡蔽之稱。」然則作「翳」爲借字。

〔三〕溘：朱熹引一本作「埒」，非是。○埃：王夫之楚辭通釋說：「埃當作埃，傳寫之譌。」按王逸注：「埃，塵也。」是王逸本作「埃」；且「溘」「埃」義不相應，王夫之說非是。文選五臣本「埃」誤作「挨」。又「溘埃風」文選吳都賦劉注、江淹雜體詩注、謝朓在郡卧病呈沈尚書詩注皆引作「溘颼風」；劉注並引班固說：「颼，疾也。」錄以備考。

〔四〕縣：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懸」。文選五臣本作「玄」。按「縣」「懸」爲古今字，「玄」

借字。

〔五〕少：朱熹引一本作「夕」，非是。又劉師培楚辭考異說：「文選北征賦注引少作去，誤。」○瑣：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璫」。文選五臣本、六臣本作「璫」。又聞一多楚辭校補說：「瑣、璫並當爲藪，聲之誤也。此本作藪，以聲誤爲璫，而璫與瑣同，故又轉寫爲瑣。靈瑣卽上文之縣圃。……縣圃爲古九藪之一，以其爲神靈所居，故曰靈藪。」錄以備考。

〔六〕暮：楚辭音殘卷作「莫」。按「莫」「暮」古今字。

〔七〕崦嵫：楚辭音殘卷作「奄茲」，注說：「奄，宜作崦、嶰。茲，宜作嵫，同咨音。」朱熹說：「古但作奄茲。」○勿：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未」，芙蓉館本作「未」，校引一本作「勿」。按當作「勿」。

〔八〕曼：洪興祖引釋文、朱熹引一本作「漫」。文選五臣本、六臣本作「漫」。楚辭音殘卷、文選唐寫本作「曼」。按當作「曼」，「漫」是借字，「曼」是異體字。

〔九〕總：朱注本、錢氏集傳本、芙蓉館本並作「摠」，文選唐寫本、五臣本、六臣本、胡刻本亦作「摠」。按當作「總」。說文無「摠」字。段玉裁說文「總」字注說：「俗作總。」

〔一〇〕逍遙：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須臾」。楚辭音殘卷作「須臾」，注說：「本或作消搖二字，非也。須臾者，謂待卜日也。」文選唐寫本、六臣本、胡刻本作「須臾」。按此處無待卜之意，「須臾」與「逍遙」義同。○相羊、朱熹引一本作「懷羊」，注曰音同。又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羊」作「佯」。文選曹植與吳季唐書注亦引作「佯」。按此類聯綿詞皆義存於聲，寫法多變。

〔二〕皇：洪興祖引一本作「凰」，朱熹引一本作「鳳」。○余先：朱熹引一本作「我前」。洪興祖、錢杲之皆引一本「先」作「前」。

〔三〕雷師：一說當作「雲師」。朱季海楚辭解故說：「漢書揚雄傳反離騷云：『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應劭曰：『楚辭云，鸞皇爲余先戒兮，後飛廉使奔屬，雲師告余以未具；飛廉，風伯也；雲師，豐隆也；鸞皇，俊鳥也。』晉灼曰：『已縱其轡，使之奔馳，鸞皇迅飛，亦無所及，非獨飛廉雲師，言莊嚴未具，使君不適道也。』尋揚雄所賦，應劭所引，是楚辭故書，『雷師』實作雲師。晉灼注『言莊嚴未具，使君不適道』者，卽探『告余以未具』言之，蓋漢師舊說，必有以雲師爲斥君側佞人，詭言誤君，使君不適道者，故灼得而偶之。離騷下云：『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以『雲霓』喻佞人（義見王注），與此雲師告言，語正相應，明應、晉之所以申揚者，於義實長也。」此說可參。

〔二〕余：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我」。文選五臣本亦作「我」。

〔三〕令：錢杲之引一本作「命」。○鳥：洪興祖引文選、錢杲之引一本作「皇」，錢又引一本作「凰」，芙蓉館本作「凰」。文選唐寫本、五臣本、六臣本、胡刻本作「皇」。

〔四〕繼：洪興祖引文選、錢杲之引一本「繼」上有「又」字。文選五臣本、六臣本、胡刻本「繼」上並有「又」字。

〔五〕帥：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率」字。芙蓉館本作「率」，校引一本作「帥」。按「帥」「率」義同，古書多作「帥」。○霓：朱熹引一本作「蜺」。洪興祖說：「通作蜺。」

〔二六〕斑：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班」。文選五臣本、六臣本、胡刻本作「班」。按古「斑」「班」通用。

〔二七〕閭：楚辭音殘卷、朱注本、錢氏集傳本、文選唐寫本、六臣本、胡刻本並作「閭」。按「閭」與「闔」同。

〔二八〕予：錢氏集傳本作「余」。按當作「予」，詳前校。又以上二句劉師培楚辭考異說：「說文繫傳二十三

引作『叫帝閭使開關兮，倚閭閭而望予』，所引上句似遠遊篇『命天閭其開關』異文。」又說：「按文選

甘泉賦注引此作『令帝閭開閭闔而望予』蓋有脫誤。」

〔二九〕罷：洪興祖、錢杲之皆引一本作「疲」。文選五臣本作「疲」。按說文：「罷，遣有辜也。」段玉裁注：

「引伸之爲止也，休也。……亦讀如疲，而與疲義殊。」則「疲」爲「罷」之借字。

〔三〇〕而：洪興祖、錢杲之皆引一本作「以」。芙蓉館本作「以」。

【注釋】

①敷：鋪放。衽（ㄖㄣˋ）：衣襟。漢代王逸說：「衽，衣前也。」（楚辭章句）又公羊傳昭公二十五

年「再拜稽首以衽受」，何休注：「衽，衣下裳當前者。」此處「衽」當指長袍前襟的下幅，跪時鋪之於地。

又晚清王樹枏據禮記鄭注說：「衽，卧席也。」（離騷注）錄以備考。

②耿：明亮的樣子。此處是狀語提前。中正：指正道。明代汪瑗說：「己既陳畢而舜無答詞，其

意若將深有以許之矣，故以既得此中正自信也。」（楚辭集解）又清代吳世尚說：「言我往就重華，稽首陳

詞，良久良久，而重華隱隱之中果若有以明示我者，而使吾遂得此中正之道以行也。」（楚辭疏）說皆可

參。以上二句說：鋪下衣襟跪着訴說了以上一番話，我心明眼亮地感到已經得到了正道。

③駟(𠂔)四：古代指駕一輛車所用的四匹馬，這裏用作動詞，意思是把四虬駕在一起。虬(𪚩)：傳說中的一種龍。王逸說：「有角曰龍，無角曰虬」；說文、虫部則說：「虬，龍子有角者。」玉虬，帶有玉飾的虬；一說指虬色白如玉。鷖(𪚩)衣：鳳凰一類的鳥。王逸說：「鷖，鳳皇別名也。」山海經云，鷖身有五采，而文如鳳，鳳類也，以爲車飾。宋代洪興祖則說「言以鷖爲車，而駕以玉虬也。」(楚辭補注)今姑取洪說。「乘鷖」，以鷖爲車而乘之。

④濫(𣶒)克：忽然。埃風：夾着塵埃的大風。明代周拱辰說：「莊子云：『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野馬塵埃，縕緇吹息，卽所云埃風也。」(離騷草木史)清代徐煥龍說：「風起則塵生，故曰埃風。」(屈辭洗髓)說皆可參。又清代王夫之說：「埃當作埃，傳寫之譌。」(楚辭通釋)按句前已用「濫」字，以狀風起上征之奄忽，不應更說埃風之起，「濫」與「埃」義相礙，王說不可信。以上二句說：駕起玉虬乘着鳳車，忽起一陣大風，我就上行於天。

⑤軻(𨔵)刃：停車時抵住車輪的木塊。洪興祖說：「軻，止車之木，將行則發之。」「發軻」，起動車輛，啟程。蒼梧：山名，卽九疑山，在今湖南省寧遠縣東南。傳說虞舜死於蒼梧之野，葬在九疑山。上文屈原想像向虞舜陳詞，所以這裏說從蒼梧出發。按此句以下至「吾將上下而求索」句，是敘述一天的行程。

⑥縣圃：亦作「懸圃」、「玄圃」，神話中地名，傳說在崑崙山的中層。洪興祖楚辭補注曾博引諸書所記崑崙、縣圃：「山海經云：『槐江之山，上多琅玕金玉，其陽多丹粟，陰多金銀。實惟帝之平圃。南望

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望大澤，后稷所潛。『平圃卽縣圃也。穆天子傳云：『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之所謂縣圃。』水經云：『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閼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層音增。淮南子言『傾宮旋室，懸圃、閼風、樊桐，在崑崙閼闔之中』。樊音飯。又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北，上干北辰星之耀，名閼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玄與縣古字通。天問曰：『崑崙縣圃，其居安在？』由此可見，崑崙、縣圃等都是神話傳說中的仙山靈境，楚辭各篇所用皆同。

⑦靈瑣(suō 鎖)：王逸說：『靈以喻君。瑣，門鏤也。文如連瑣，楚王之省閣也。』一云：『靈，神之所在也。瑣，門有青瑣也。』洪興祖說：『上文言夕余至乎縣圃，則靈瑣，神之所在也。神之所在，以喻君也。』漢舊儀云：『黃門今日暮人對青瑣、丹墀拜。』音義云：『青瑣，以青畫戶邊鏤也。』按『瑣』指門上所雕的連瑣花紋，此處卽以代表縣圃之門；又因縣圃爲神之所居，所以其門又敬稱爲『靈瑣』。王逸不顧此皆想像之詞，直釋爲『楚王之省閣』，大誤。洪興祖已知『靈瑣』爲『神之所在』，又說『以喻君也』，亦依違無當。舊註唯徐煥龍說最簡明：『瑣，門鏤也；靈瑣，則仙府神居矣。』又近人武延緒說靈瑣猶連鎖，靈連一聲之轉（見楚辭札記）。姑錄以備考。

⑧以上二句說：想在這神府門前稍留一下，可是太陽很快下落，已將近黃昏。

⑨義(xī, 希)和：王逸說：「義和，日御也。」山海經大荒南經：「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義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義和，方浴日于甘淵。義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郭璞注：「義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啟筮曰：『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義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義和之子，出于暘谷。』故堯因此而立義和之官，以主四時，其後世遂爲此國。」又初學記天象部引淮南子天文篇「爰止義和，爰息六螭」，又引許慎注「日乘車，駕以六龍，義和御之」。可見古代神話中關於義和與日的關係有種種說法，此處當用王逸及許慎說，即義和是爲太陽駕車的人。弭(ǐ, 米)：停止。節：指車行的節度。「弭節」就是停車的意思，晉代郭璞說：「止日之行，勿近昧谷也。」(楚辭注，隋釋道騫楚辭音殘卷引)但王逸說：「弭，按也；按節，徐步也。」是以「弭節」爲減速，而非停車，唐代陸善經也釋「弭節」爲「弛節」(文選離騷注)，亦可通。又王樹枏說：「弭節，謂止其策。」錄以備考。

⑩崦嵫(yān zī, 淹資)：神話中山名，爲日入之處，王逸說：「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水中有虞淵。」又山海經西山經「鳥鼠同穴之山」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郭璞注：「日沒所入山也。」又初學記天象部引淮南子：「日入崦嵫，經細柳，入虞淵之汜。」迫：迫近。以上二句說：我命令義和把太陽的車子停下來，望着崦嵫山却不要靠近它。

⑪曼曼：通「漫漫」，路程很長的樣子。脩：長。

⑫上下而求索：王逸說：「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己合志者也。」宋代朱熹說：「求索，求賢君

也。清代錢澄之說：「上下求索，偏在廷在野而冀遇之。」清代林雲銘說：「舉世無一人，若得一知我者而事之，是君之一寤也；得一同我者而交之，是俗之一改也。安得不上下而求索？」（楚辭燈）清代李光地說：「上下求索者，多方遇合之意。」（離騷經注）清代王邦采說：「求索，求天帝之所在也。」（離騷彙訂）清代吳世尚說：「言前途縣延長遠，且吾尚有如許未畢之事，將上下而求索焉。」（楚辭疏）清代胡文英說：「上下求索，思得賢臣以達吾之忱于君也。」（屈騷指掌）清代張惠言說：「上謂君，下謂臣。帝閭不開，傷懷王也，高丘無女，傷椒蘭也。」（七十家賦鈔）按此處「求索」之意偏於泛指，似李光地、吳世尚諸說較為近是，餘皆備考。以上二句說：路程漫漫又長又遠，我還要到上下四方去尋求。

⑬飲（Yin）：給牲畜水喝。咸池：王逸說：「咸池，日浴處也」，又引淮南子「日出湯谷，浴乎咸池」。洪興祖說：「九歌云『與女沐乎咸池』，逸云：『咸池，星名，蓋天池也。』天文大象賦云『咸池浮津而森漫』，注云：『咸池三星，天潢南，魚鳥之所託也。』又七諫云『屬天命而委之咸池』，注云：『咸池，天神。』按下文言扶桑，則咸池乃日所浴者也。」清代朱珔說：「困學紀聞云：『天官書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北宮元武。』吳氏仁傑曰：蒼龍、朱鳥、元武，各總其方七宿而言，咸池別一星名，晉天文志所謂咸池魚圍者是已，豈所以總西方七宿哉。」近錢氏大昕非之，謂天官書咸池曰天五潢，又曰五車帝舍，古人言咸池者，皆兼五車、天潢、三柱而言。後世臺官析為數名，僅以三小星當咸池之名，而史漢之文不能通矣。據此則咸池實即天潢，故以為浴日。但日出于東，而咸池為西宮，云浴者，疑亦因池潢之名而為之說。」（文選集釋）根據以上諸說，可知「咸池」在古神話中是天池，且為日浴之處，而在古天文學上則為

星名，二者還有意義上的聯繫。屈原辭中的「咸池」均指神話中所說的天池。又按此句以下至本段末，是敘述又一天周游求索的情況。

⑭總：王逸訓爲「結」，釋全句爲「結我車轡于扶桑」。汪瑗說：「總攬六轡於手以控乎馬，自扶桑而啟行耳。」王夫之也說：「總握六轡，驅車行也。」似「總攬」、「總握」之說較爲近是。又近人姜亮夫說：「按詩『素絲五總』，毛傳『數也』。『總角之晏』，傳『結髮也』。內則『櫛縱笄總』，注『束髮也』。則『總』爲束結絲縷之義，故說文訓聚束，其字則從系也，則『總余轡』，猶言束結其轡，如絲髮之聚束矣。」（屈原賦校註）錄以備考。轡（音配）：繮繩。扶桑：神話中長在東方日出處的大樹。淮南子天文篇：「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高誘注：「朏明，將明也。」又說文彖部：「彖，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搏桑，彖木也。」（餘詳下註）以上二句是寫又一天早上從東方出發時的情況。

⑮若木：神話中長在西方日入處的大樹。王逸說：「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又山海經大荒北經：「洞野之山，上有赤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郭璞注：「生崑崙西，附西極，其華光赤下照地。」按說文彖部「彖，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搏桑，彖木也」，清代段玉裁認爲此文當作「彖木，搏桑也，日出東方湯谷所登也」，又說：「離騷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二語相聯，蓋若木卽謂扶桑，扶若字卽搏彖字也。」（說文解字注）此說頗有影響，其實不合離騷文義。離騷「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是說早上從東方出發的情況；「折若木以拂日」二句，則表述傍晚到了西方時的心情。「折若木以拂日」的

用意與上一天傍晚命令羲和弭節、「望崦嵫而勿迫」相同，兩天之內都是傍晚到了西方而仍無所獲，所以希望太陽不要下落，以便繼續求索。段氏將扶桑、若木混而爲一，則屈原通過想像所表現的時間空間亦將淆亂不明。宋代王觀國說：「玉篇、廣韻皆曰：『叒，而灼切。搏叒，叒木也。』然則搏叒卽扶桑也，叒木卽若木也。扶桑者，日出之處；若木者，日入之處。折若木以拂日者，日既西矣，猶能折若木以揮拂其日，使之不暮，而我尚逍遙安舒以遊也。」（學林）此雖從讀音上辨明「扶桑」卽「若木」，但仍指出其字作「扶桑」者爲「日出之處」，而作「若木」者則爲「日入之處」。清代郝懿行注釋山海經大荒北經，更進而指出東西有二若木，其說最爲明晰：「若，說文（六）作叒，云『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搏桑，叒木也，象形。』今按說文所言是東極若木，此經及海內經所說乃是西極若木，不得同也。」離騷云「折若木以拂日」，王逸注云：「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淮南墜形訓云：「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皆郭（璞）注所本也。又文選月賦注引此經，「若木」下有「日之所入處」五字。水經若水注引此經，「若木」下有「生崑崙山西附西極」八字，證以王逸離騷注「若木在崑崙西極」，則知水經注所引八字，古本蓋在經文，今誤入郭注爾。又郭注「其華光赤下照地」，王逸注亦有「其華照下地」五字，以此互證，疑此句亦當在經中，今本誤入注文也。」（山海經箋疏）總之，從音義上看，扶桑卽是若木，但神話中所說的情況是東極、西極各有一若木，不得混而爲一。離騷中所說的「扶桑」與「若木」，是分別指東極、西極的兩棵大樹，從文義上看尤其明顯，不容置疑。拂：王逸說：「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又說：「或謂拂，蔽也，以若木障蔽日，使不得過也。」明代陳第說：「取若木之枝，擊日御使迴，卽羲和弭

節意。」（屈宋古音義）明代周拱辰說：「拂日非擊日。左傳曰『靡旗靡壘』，拂卽摩字之義。言折若木之幹，上摩日光，藉其陰以逍遙也。」（離騷草木史）又錢澄之說：「折若木以拂日，猶磨戈以返日也。」王夫之說：「拂，揮之使勿沒也。」徐煥龍說：「拂，拭也。」「但令義和弭節，猶恐難稽日輪，于是飲馬咸池，總轡扶桑，身就其所浴所出之地，折若木以拂拭之，而語之聊逍遙以相羊，無疾馳而遽暮。蓋撫慰大明之詞，非三閭聊以遨遊也。」清代朱冀說：「若木拂日者，日欲入則光微，拂拭之欲其明也，然止借以點綴日暮，起下『相羊』，謂此時不妨停車自適耳，並無魯陽揮戈意。不然，又與義和弭節犯重矣。」（離騷辯）按「拂」當訓「逆」，讀如大雅皇矣「四方以無拂」，禮記大學「是謂拂人之性」、孟子告子下「行拂亂其所爲」之「拂」；「拂日」，卽逆之而使不得西墜之意。王逸釋爲擊之使還，亦可通。陳第知「拂日」卽義和弭節意，但他認爲所擊者是「日御」，似非是。錢澄之、王夫之說亦可參。周拱辰、徐煥龍、朱冀說皆非文義。徐、朱尤誤以「拂日」與「義和弭節」爲相聯之事，不知「弭節」爲前一天事，「拂日」則在次日又經從東到西一番周遊之後。但二者用意是相同的，都是表述周遊到西極時唯恐日落的心情。

①⑥聊：姑且。逍遙：優游自得的樣子。相羊：通「徜徉」，徘徊。以上二句說：折一枝若木阻擋太陽下落，讓我姑且在這裏優游徘徊。

①⑦望舒：神話中爲月亮駕車的人。初學記卷一引淮南子：「月御曰望舒，亦曰纖阿。」（今本淮南子無此文）王逸也說：「望舒，月御也。」又錢澄之說：「折若木以拂日，日終不可反，故使月御先驅，下文所謂繼之以日夜也。」清代魯筆說：「月御前驅，令其萬里光明不暗。」（楚辭達）王邦采說：「望舒句，爲日暮

渲染也。」按錢、魯及王邦采說亦皆可參。

⑮飛廉：神話中的風神。王逸說：「飛廉，風伯也。」東漢應劭說：「楚辭說『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謹按：周禮『以柳燎祀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易』『巽爲長女也』，長者伯，故曰風伯。」（風俗通義）又宋代沈括說：「予昔年在姑蘇王敦城下土中得一銅鉦，其鉦中間鑄一物，有角，羊頭。其身亦如篆文，如今時術士所畫符。傍有兩字，乃大篆飛廉字，篆文亦古怪。則鉦間所圖蓋飛廉也。飛廉，神獸之名。」（夢溪筆談）又魯筆說：「風伯隨屬，令其一路清潔無塵。」清代蔣驥說：「前望舒，後飛廉，欲天神輔己，以道達叩閭之意也。」（山帶閣注楚辭）胡文英說：「前望舒，所以啟其明；後飛廉，所以致其遠。」按王逸、應劭均以飛廉爲風伯，又據沈括說，神話中的飛廉當是獸形，洪興祖楚辭補注引晉灼說，亦稱「飛廉鹿身，頭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至應劭又以箕星爲風師，則是另一種傳說，與離騷此文無涉。魯、蔣及胡文英說均可參。屬（NE主）：接連，這裏是跟隨的意思。以上二句說：我命令望舒在前面爲先驅，又讓飛廉追隨在後邊。

⑯鸞（UCC樂）：傳說中鳳一類的神鳥。山海經西山經女牀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又洪興祖楚辭補注引瑞應圖：「鸞者，赤神之精，鳳皇之佐也。」皇：通「鳳」。王逸說：「皇，雌鳳也。」爾雅釋鳥：「鷟，鳳，其雌皇。」又唐代李周翰說：「鸞皇，靈鳥。」（文選五臣注）宋代錢杲之也說：「鸞皇，亦鸞之雌也。」（離騷集傳）此皆以「鸞皇」爲一鳥，不分讀，亦通。先戒：在前邊清道警衛。汪瑗說：「戒謂戒嚴其道，先戒猶先驅也。」其說近是。又錢杲之說：「鸞皇既誓，戒前後驅從

之神。」周拱辰說：「鳳凰爲予先戒，戒雷師也。雷師告余以未具，雷師承鳳凰之戒，急切未能率徒屬以備衛。于是又令鳳皇飛騰，繼日夜以促之。雷于是始率風雨雲霓而來御也。雷一動而風雲爲之奔走，所以先勅雷師也。」魯筆說：「鸞鳳音遠，爲我預先戒勅衆神，令其阻行者去，扶行者來。」皆未必正確，姑錄以備考。

②0雷師：雷神。洪興祖楚辭補注說：「春秋合誠圖云：『軒轅，主雷雨之神。』」曰，雷師，豐隆也。」未具：汪瑗說：「具，備也，指車駕而言。告以未具，正言其將具而尚未具，非不備之謂也。下章飄風帥雲霓而來迎，則具之謂矣。此章悉言風月雷鳥，以見其欲往之亟也。」以上二句意思是：神鳥鸞皇爲我警衛開道，正要出發，雷師却告訴我車駕尚未齊備。

②1鳳鳥：傳說中的神鳥。山海經南山經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此處「鳳鳥」當是指鳳車，與上文「乘鸞」相應，參閱註③。

②2繼之以日夜：按清代謝濟世認爲離騷「周遊」共歷三日，他在「朝發軔」四句以下說：「第一日朝發夕至，誤以仙居爲帝居。」又在「飲余馬」四句以下說：「第二日日出命駕，日入猶未息駕。折枝拂塵，聊且散步。」最後，以「繼之以日夜」前後各句爲第三日，說「第三日傳命速駕，如鳥斯飛，繼日繼夜，已而將至，風雲並起，似乎雨亦隨來者，其奈風則飄而霓又見何？似此光景，帝恐難見。」（說見離騷解）謝氏此說，對瞭解離騷「周遊」所歷的時間空間以及詩意的層次結構都頗有參考意義，但他對「第三日」的劃分

並不準確。「繼之以日夜」，是詩人命令鳳鳥準備夜以繼日不停求索，但下文「叩閭」之後說「時曖曖其將罷」，正與上文「折若木以拂日」相續，可知從「飲馬咸池」至「叩閭不納」皆在一天之內，也就是整個「周遊求索」的第二層次。至下文「朝吾將濟於白水」，方為「第三日」的開端。

②③飄風：爾雅釋天「迴風為飄」，郭璞注：「旋風也。」詩大雅卷阿「飄風自南」，毛傳：「飄風，回風也。」「回風」即「旋風」。又朱冀說：「飄風，乃輕風，非回風也，所謂風飄飄而吹衣者是矣。言輕風陣陣，若斷若屬，雲霓隨風來往，與我相遭，若帥之而逐我云爾。此二句皆描寫將到天門時，有此景象。」按「風飄飄而吹衣」者，恐不得稱為「飄風」，朱說姑錄以備考。屯：洪興祖說：「聚也。」又清代朱駿聲說：「屯讀為筴，猶聚也。」（離騷補注）離：王夫之說：「離，麗也，附也。」朱駿聲也說：「離讀為麗，猶附也。」

②④帥：通「率」，動詞。汪瑗說：「帥，統而率之也。蓋飄風起而雲霓為所驅逐，若有以帥之者，雖為寓言，亦自有意。」霓（三尼）：副虹。「雲霓」，泛指雲霞。御：通「迓（yà）」，迎接。按「飄風」二句言車駕行於太空，旋風聚於周圍如附麗然，且雲隨風動，亦若來相迎者，此皆着力渲染此行之聲勢。清代徐煥龍、戴震、陳本禮、胡文英等皆認為此二句是寫上征的阻力，如陳本禮說：「飄風屯聚中途，鼓其暴怒，吹鳳離散，且率領雲霓，欲我易轍，不容上謁，是使我將近天門，又不得遂其迫欲之願矣。」（屈辭精義）但下文接着就說已至天門，似陳氏等人之說皆非文義。又按從上文「望舒」以下，所言諸神，靈鳥、風雲等，舊註多以比喻寄意為說，王逸章句就比較突出，朱熹曾加以反駁說：「望舒、飛廉、鸞鳳、雷

師、飄風、雲霓，但言神靈爲之擁護服役，以見其仗衛威儀之盛耳，初無善惡之分也。舊注曲爲之說，以月爲清白之臣，風爲號令之象，鸞鳳爲明智之士，而雷師獨以震驚百里之故，使爲諸侯，皆無義理。至以飄風雲霓爲小人，則夫卷阿之言「飄風自南」，孟子之言民望湯武如雲霓者，皆爲小人之象也耶？」（楚辭辯證）朱氏之說基本正確。但在清代仍有一些注者務爲穿鑿之說，因其絕不可信，今均從略。以上二句說：旋風結聚着向我的車駕附攏，它率領雲霞來迎接我們。

②⑤紛總總：紛然雜聚的樣子。王逸說：「紛，盛多貌。總總，猶傳傳，聚貌。」按王訓字義近是。但「紛總總」爲屈辭中頗爲多見的三字狀語，不必分釋。離合：忽散忽聚，流動變化。

②⑥斑陸離：三字狀語，各種色彩參差交織的樣子。上下：忽高忽低，飄浮不定。按「紛總總」二句當是承上「雲霓」而言，形容其五色繽紛，聚散飄浮之狀。但錢果之說：「總總，俱至之貌。陸離，光耀也。或離或合，或上或下，言儀從之盛。」又汪瑗說：「二句總指上三章扈衛之形色而言。紛然而總總，班然而陸離，以見其盛也；或離或合，或上或下，又奔走急速之所使然，而不暇於整齊嚴肅故也。」又王邦采說：「上文若望舒，若飛廉，若鸞皇，若雷師，若鳳鳥，若飄風，若雲霓，所謂紛總總而斑陸離者也。」這都是以「紛總總」二句爲指整個行列儀從而言，亦可參。

②⑦闔（He昏）：守門人。說文門部：「闔，常以昏閉門隸也。」「帝闔」，天帝的守門人。

②⑧閭闔（chāng He昌盒）：神話中的天門。洪興祖說：「淮南子曰『排閭闔，淪天門』，注云：『閭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說文云：「閭，天門也。闔，門扇也。」楚人名門曰閭闔。『文

選注云：「閭闔，天門也，王者因以爲門。」屈原亦以閭闔喻君門也。」望予：意思是守門人漠然望我，並不開關。王逸說：「將上訴天帝，使閭人開關，又倚天門望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朱熹說：「令帝閭開門，將入見帝，更陳己志，而閭不肯開，反倚其門望而拒我，使不得入，蓋求大君而不遇之比也。」周拱辰說：「倚閭闔而望予，未必拒我也。曰倚曰望，若與我漠無關切者。然袖手旁觀，出拏雲之手者誰與？此所以欲進前而不敢，結幽蘭以延佇也。」朱冀說：「倚閭闔者，狀帝閭之尊倨，穆然不爲之少動也。望予者，望望然而不顧，神情與我邈不相接也。」夏大霖說：「倚門而望，冷眼不瞅睬也。言君眷無常，朝端雜亂，君門關隔，黨人間阻也。」以上諸說在帝閭不開關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對「望予」的解釋雖有差異，也可以互參。舊注也有以爲此二句並非閉關不納之意的，如錢果之說：「使帝所閭人開關望己者，自見其美盛也。」又汪瑗說：「望予，須己之至也。此二句承上十四句而言，言催促扈衛，日夜並進而求索者，蓋欲使閭者開關，而使天帝庶幾得以憑閭闔而望己之至也。下二句即遠遊篇「命天閭其開關兮，排閭闔而望予」之意。」又晚清馬其昶說：「望予，言欲令帝閭倚門視望，以待己之至，遠遊篇亦有此語。」（屈賦微）按從下文屈原終於未入天門及「蔽美嫉妒」等語看，顯然「叩閭」曾經受阻，此處「望予」當取王逸、朱熹等人之說。又「叩閭求見上帝，是「周遊求索」中一項重要內容，意在比喻被疏之後渴望重見楚君以傾忠悃，然而終於受阻，陳志無門。這一比喻意義，舊註均無異說。以上二句說：我叫上帝的守門人把門打開，他却靠着天門冷冷地看我。

②9時：時光。

曖曖（ǎi 愛）：日光昏暗的樣子，是黃昏景像。

罷：完結。洪興祖說：「罷音皮」。

錢杲之說：「將罷，謂日昏暮，人將罷散也。」罷，讀如字，作疲者非。汪瑗說：「罷，休也。讀如欲罷不能之罷。」陳本禮說：「前云將暮，此云將罷，皆隱恨日愈昏而時不可待之意。」按「罷」當讀如字，指一天將要完結，陳本禮說近是。

③結：編結。徐煥龍說：「望無所得，于是取佩帶之幽蘭，理而結之，且結且延佇，蓋無聊之態耳。」錢澄之說：「時日既暮，精力復困，閨不爲通，帝不可見矣。所自信者，幽蘭之佩，可以結言也。」清代方苞說：「古人以言致人，多用物結之，結幽蘭喻所懷芳潔之道，深款之言，即欲開關而人告于帝者也。」（離騷正義）按此時見帝顯然已經無望，「結幽蘭」似非結言欲致之意，只不過表現懷抱幽芳而延佇於天門之外。徐說近是。但徐釋上文「望予」爲「予望」，指屈原本本人倚閭闔而遠望，故此處接言「望無所得」，此則絕非文義。幽蘭：蘭草，因多生於幽僻之處，所以稱爲「幽蘭」。以上二句說：時光已是黃昏，一天將要完了，我編結着幽蘭，在天門前久久徘徊。

③①溷（ㄏㄨㄣˋ混）濁：混亂污濁。不分：分不清善惡和美醜。

③②好（ㄏㄠˋ浩）：喜歡。蔽：遮蔽。美：指優秀的人。王逸說：「言時世君亂臣貪，不別善惡，好蔽美德，而嫉妬忠信也。」朱熹說：「既不得入天門，以見上帝，於是歎息世之溷濁而嫉妬。蓋其意若曰，不意天門之下亦復如此，於是去而它適也。」錢澄之說：「天上地下，總成一溷濁之世，無分於上清而下濁也，蓋無不以蔽美嫉妬存心者也。」林雲銘說：「欲求知於天上，初來時異樣急切，既到後何等悲涼。因思天帝之溷濁不分，與世無異，不得不舍之而他求也。」朱冀說：「帝閨不納，大夫既欲入無由，因還念塵

世，喟然發嘆，見得蔽美嫉妬，在今日世局已成。……林子將溷濁嫉妬說天帝，大奇。」王邦采說：「大夫之意，以天帝喻楚王，王爲黨人所蔽，溷濁蔽美，一歎，蓋歎楚也，認定此意，自無錯鑿。西仲氏以爲歎天帝，奇矣；而天閑氏又爲大夫出脫，苦心想出『還念塵世』四字來，大夫豈真置身天上耶？」按此二句是泛指，強分天上人間，皆嫌拘泥。錢澄之說最簡明，王邦采說亦近是。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①，登閭風而縹馬②。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③。溘吾遊此春宮兮④，折瓊枝以繼佩⑤。及榮華之未落兮⑥，相下女之可詒⑦。吾令豐隆乘雲兮⑧，求宓妃之所在⑨。解佩纕以結言兮⑩，吾令蹇脩以爲理⑪。紛總總其離合兮⑫，忽緯繡其難遷⑬。夕歸次於窮石兮⑭，朝濯髮乎洧盤⑮。保厥美以驕傲兮⑯，日康娛以淫遊⑰。雖信美而無禮兮⑱，來違棄而改求⑲。覽相觀於四極兮⑳，周流乎天余乃下㉑。望瑤臺之偃蹇兮㉒，見有娥之佚女㉓。吾令鳩爲媒兮㉔，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㉕，余猶惡其佻巧㉖。心猶豫而狐疑兮㉗，欲自適而不可㉘。鳳皇既受詒兮㉙，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㉚，聊浮遊以逍遙㉛。及少康之末家兮㉜，留有虞之二姚㉝。理弱而媒拙兮㉞，恐導言之不固㉟。世溷濁而嫉賢兮㊱，好蔽美而稱惡㊲。閨中既以邃遠兮㊳，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

終古〔二〕③。

【校記】

〔一〕於：洪興祖、錢杲之皆引一本作「乎」。按當作「於」。聞一多楚辭校補引季鎮淮說：「離騷句法，凡二句中連用介詞於乎二字時，必上句用於，下句用乎：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西極；胥是其例。若於乎二字，任用一字，亦必於在上句，乎在下句：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於字均在上句。冀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忼鬱邑余侘傺兮，余獨窮困乎此時也；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鮌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是也。此文「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閭風而縹馬」，正符上句用於之例，一本作乎，則非例，斷不可從。」

〔二〕縹：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綈」。文選五臣本、六臣本作「綈」。按「縹」與「綈」同。又文選唐寫本作「綈」，是「縹」的俗寫。

〔三〕湑：洪興祖引一本作「塏」，注說：「塏，塵也。無奄忽義。」錢杲之引一本作「塏」。芙蓉館本作「塏」。按當作「湑」。

〔四〕詒：洪興祖引一本作「貽」，注：「詒通作貽」。楚辭音殘卷、文選唐寫本、五臣本、六臣本、胡刻本作「貽」。

〔五〕乘：洪興祖、錢杲之皆引一本作「乘」。文選唐寫本、六臣本、胡刻本作「乘」。說詳前校。

〔六〕宓：洪興祖引一本作「慮」（慮之誤字），注：「漢書古今人表有宓義氏，宓音伏，字本作慮。顏氏家訓云，慮字从庀，宓字从宀，下俱爲宀。孔子弟子宓子賤卽慮義之後。俗字以爲宓。」朱注本、錢氏集傳本、文選六臣本並作「慮」。芙蓉館本、文選唐寫本、五臣本、胡刻本並作「宓」。按「慮」與「宓」同。

〔七〕緯繡：洪興祖引博雅作「韋繡」，引廣韻作「徽繡」。朱熹說：「緯一作徽，繡一作繡，二字一作韋繡。」楚辭音殘卷作「緯繡」，注：「緯宜作韋，繡宜作繡。」按廣雅「韋繡，乖刺也」，王念孫疏證「說文」，「韋，戾也」，玉篇「繡，乖戾也」，合言之則曰韋繡。又段玉裁說：「說文無繡。緯，徽皆韋之假借也。」此處「緯繡」是「韋繡」的借字。又文選唐寫本作「繡」，是「繡」字之譌。

〔八〕盤：洪興祖、錢杲之皆引一本作「槃」。文選唐寫本作「般」，六臣本、胡刻本作「槃」，五臣本作「盤」。按說文：「槃，承槃也。從木般聲。籀文從皿。」段玉裁注：「今字皆作盤」。言盤、槃之變化甚明。「般」則爲「槃」之省借。

〔九〕傲：洪興祖引一本作「敖」，朱熹引一本作「敖」，又引一本作「驚」。按當作「傲」。

〔一〇〕棄：洪興祖引一本作「弃」。文選唐寫本、六臣本、胡刻本作「弃」。按「棄」與「弃」同。

〔一一〕覽相：洪興祖、錢杲之皆引一本作「求覽」。文選唐寫本、五臣本「覽」作「覽」。按「求」字當因上句末字而誤增。又劉永濟屈賦通箋說：「本篇有相觀民之計極句，疑此與之同。覽字或後人旁注以釋相者，誤入正文耳。」備考。

〔一二〕乎天：洪興祖引一本作「天乎」，又引一本無「乎」字。文選唐寫本無「乎」字。按「天乎」於文意不通。「乎」爲介詞，一本無「乎」字，亦非。

〔一三〕佚：洪興祖引釋文、朱熹引一本作「佚」。姜亮夫說：「佚蓋六朝俗謬字，以其與女字連文，遂改佚爲佚也。」

〔一四〕雄：楚辭音殘卷作「鳩」，注曰：「或雄字也。」洪興祖引釋文作「鳩」。錢杲之引陸氏，朱熹引一本作「鳩」。文選唐寫本作「鳩」。又朱熹引黃云「鳩」呼故反，疑爲「鳩」字。按「雄」與「鳩」同。洪興祖引釋文作「鳩」，當亦「鳩」字之誤。朱熹引黃說亦非。○鳩：劉師培楚辭考異說：「漢書揚雄傳引鳩作鳩。據鳩字王氏無注，似以作鳩爲正。」按上二句已結鳩鳥，不應更出，劉說非是。淮南子天文篇「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雄鳩長鳴，爲帝侯歲」，亦可證雄鳩以善鳴見稱。

〔一五〕詒：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詔」。錢氏集傳本作「詔」，引一本作「詒」。按「詔」是形近而誤。

〔二六〕集：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進」，文選五臣本亦作「進」。非是。

〔二七〕世：洪興祖、錢杲之皆引一本作「時」。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時」。此避唐諱改。

〔二八〕美：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善」。芙蓉館本作「善」。按當作「美」。

〔二九〕既以：洪興祖引一本「既」下無「以」字。朱注本有「以」字，而注亦曰「既下一有以字」（疑「有」字當作「無」），錢氏集傳本、芙蓉館本、文選胡刻本無「以」字。○邃：朱注本、文選六臣本作「邃」字之誤。

〔三〇〕忍：洪興祖說：「一本忍下有而字。」朱注本、錢氏集傳本「忍」下有「而」字，又皆引一本無「而」字。文選五臣本有「而」字，六臣本無「而」字。

【注釋】

①白水：漢代王逸楚辭章句引「淮南子言，白水出崑崙之山，飲之不死」。按今本淮南子墜形篇說崑崙山有「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清代王念孫讀書雜誌九之四據太平御覽地部及王逸所引淮南子，認為「丹水」本作「白水」，後人妄改爲「丹水」。可見「白水」是神話中與仙山崑崙相聯繫的水名。另外，「白水」又傳爲黃河的水源，宋代洪興祖引河圖：「崑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爲河也。」（楚辭補注）又清代戴震說：「白水，謂河源。爾雅『河出崑崙虛，色白』是也。」（屈原賦注）按此句所指是神話中的白水，與河源無涉。又接此句以下至本段末，是敘述又一天周遊求索的情況。

②閼(Ing浪)風：神話中地名，在崑崙山上。淮南子墜形篇：「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閼闔之中。」又說：「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涼風即「閼風」。又，洪興祖楚辭補注引水經「玄圃一名閼風」（詳前「縣圃」注）；宋代錢杲之也說：「閼風，即縣圃也。」（離騷集傳）說法雖有差別，但都可見「閼風」是神話崑崙山範圍內的一個地名。按屈原想像「周遊求索」，在空間上是以崑崙山為中心的，所以上文「叩閼」之行，先說「夕余至乎縣圃」；此句以下想像「求女」過程，又從「登閼風」為其開端。縹(xib泄)繫。以上二句說：早上我渡過白水，登上閼風後把馬繫住。

③哀高丘之無女：王逸說：「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已雖去，意不能已，猶復顧念楚國無有賢臣，以為之悲而流涕也。或云，高丘，閼風山上也。無女，喻無與己同心也。舊說高丘楚地名也。」唐代呂向說：「女，神女，喻忠臣也。」（文選五臣注）洪興祖說：「離騷多以女喻臣，不必指神女。」宋代朱熹說：「女，神女，蓋以比賢君也。於此又無所遇，故下章欲遊春宮，求處妃，見佚女，留一姚，皆求賢君之意也。」（楚辭集注）錢杲之說：「女喻賢臣可配君者，哀楚無賢臣，將浮遊而求之。」明代汪瑗說：「丘，土之高者，故曰高丘。或曰，高丘在閼風山上。或曰，高丘即高唐，楚之地名。劉向九歎逢紛篇曰『聲哀哀而懷高丘兮，心愁愁而思舊邦』是也。言使楚有女，則已不至此也。」（楚辭集解）明代閔齊華說：「無女，喻無賢臣；一云無賢君。前有衆女嫉余之蛾眉，則指賢臣者為是。」（文選淪注）明代李陳玉說：「言求女者，求賢君之譬也。自此已下，皆求女之事。初求伏羲氏之女，皇風也；再求高辛氏之女，帝風也；

又求少康之二姚，王風也。如商軼之三變其說。所求愈下，所遇愈難，故其情愈苦。」（楚辭箋注）清代錢澄之說：「反顧，南顧楚也。反顧流涕，無端哀高丘之無女，是時楚宮南后、鄭袖並寵於王，袖與靳尚輩表裏惑君，后不之問，讒與嬖比，此王所以終不悟也。故思得賢女，正位宮中，以廢嬖而沮讒也。高丘，楚地，疑襄王前卽有陽臺神女之說，故以寓言。」（屈詰）清代林雲銘說：「因求見帝而不得，意謂知我之人竟無可求索矣，然豈無類我之人可取以相配，免我爲鶯獨乎？故有求女一着。」（楚辭燈）清代徐煥龍說：「高丘，比王位。無女，比無賢君。」（屈辭洗髓）清代徐文靖說：「哀高丘之無女，哀所遭之寡偶也，卽孟子『願爲有室』、『願爲有家』之意。……若以求慮妃、佚女、二姚皆求賢君之意，夫不求慮犧而求其女，不求高辛而求其妃，不求少康而求其二姚，可謂求賢君乎哉。」（管城碩記）清代魯筆說：「高邱明指閔風，暗指楚國。無女者，喻無輔相吾君之賢人也，隱隱外刺令尹子蘭，內刺鄭袖。蓋女所以輔相夫子者，故借喻內外二相。」（楚辭達）清代蔣驥說：「高邱卽指閔風。神女，喻賢諸侯也。」（山帶閣注楚辭）清代屈復說：「楚國盡爲朋黨，丈夫中無可語者，女中或有亦未可知。自去天門，將濟水登山，繫馬少息，忽而回顧，不覺流涕，哀楚國並女亦無有也。」（楚辭新註）清代陳遠新說：「女當比大國之賢君，可入事者。」（屈子說志）清代奚祿詒說：「高丘之無神女，斷指君說，懷王留秦未返也。下面宓妃、有娥、二姚皆帝室之女，皆喻懷王。」（楚辭詳解）清代劉夢鵬說：「高丘，卽淮南子所稱最上一重丘，太帝之居，原所欲上征開闢者。女，美女，比賢者。臣之事君猶女之事夫，正士人之見忌，猶之美女入宮見妬。北濟白水，縹馬閔風，聊自娛憂，然貞淑見妬，君側無人，每一反顧，又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屈子章句）戴震

說：「淑女以比賢士，自視孤特，哀無賢士與己爲侶，此原求女之意也。」按「高丘無女」句引出下文求女各節，「女」之所指，舊說最爲紛紜，今擇要引錄於此，以便與下文注釋互參。「求女」以喻「求賢君」之說，創自朱熹，在後世很有影響；但在諸家互辯中，已可看出它不大合乎事理，所以近代研究者多數也不採取。比較起來看，當以王逸所引或說爲近是；徐文靖、戴震說亦皆可參。離騷第一大段表明，屈原想在楚國實現「美政」，有兩個主要手段，一是依靠楚王的支持，二是培養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但結果都歸於失敗。離騷第二大段主要是用幻想形式進一步表現前一大段的内容，所以「叩關未通」是比喻對楚王的絕望，而「求女不合」則是比喻尋求志同道合的人又歸於失敗。此句「哀高丘之無女」，正是悲歎滿朝無與己同心之人，而接下去連說三次「求女」，則是比喻更爲廣泛的尋求。又屈原所描述的「周遊求索」全過程，都是用幻想形式，其所歷空間背景均出於古代神話，所以此處說「高丘」，也不應突然轉爲楚之一山，舊說凡以爲實指楚地者，皆誤。「高丘」當是承接上文，指「閬風」或泛指整個崑崙，而所比喻的則是楚王朝。魯筆說：「高邱明指閬風，暗指楚國」，最爲確切。又劉夢鵬對「高丘」的解釋，也很值得參考。

④春宮：神話中東方的仙宮。王逸說：「春宮，東方青帝舍也。」

⑤瓊枝：神話中玉樹的枝。說文：「瓊，赤玉也。」段玉裁注認爲「赤」當作「亦」。又洪興祖說：「瓊，玉之美者。」以上二句說：忽然我又來遊這東方的仙宮，折下玉樹的枝來補充我的佩飾。

⑥榮、華：都是花，爾雅釋草：「木謂之華，草謂之榮。」這裏是指玉樹枝上的花。

⑦下女：蔣驥說：「下女，謂下處妃諸人，對高丘言，故曰下。」又清代余蕭客說：「原託爲周流天上，則衆女皆在下，宓妃、有娥、二姚皆下女，與九歌『下女』對湘君言爲侍女不同。」（文選紀聞）按蔣余說是。屈原因「高丘無女」，故改而欲求「下女」，以啟下文求宓妃、有娥、二姚各節。朱熹認爲「下女謂神女之侍女也，欲及榮華之未落，而因下女以通意於神妃也」；汪瑗更說：「下女，神女之侍女也，亦見湘君。或曰上言求天帝，故曰閭者；此言求神妃，故曰下女。雖藉閭者以開關，託下女以詒佩，要之卽指天帝、神妃而言也。」這種說法雖亦可通，但多添一層曲折，不如逕以「下女」指宓妃等人爲簡明。又王逸認爲「下女」比「天下賢人」。洪興祖說：「下女，喻賢人之在下者。」亦均可參。詒（_二儀）：通「貽」，贈給。以上二句說：趁着玉樹枝上的花朵尚未凋落，認一個下界的美女以便贈給她。

⑧豐隆：神話中的雲神。王逸說：「豐隆，雲師，一曰雷師。」洪興祖曾博爲之考：「九歌雲中君注云，雲神豐隆。五臣曰，雲神屏翳。按豐隆或曰雲師，或曰雷師。屏翳或曰雲師，或曰雨師，或曰風師。歸藏云『豐隆筮雲氣而告之』，則雲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升崑崙，封豐隆之葬。』郭璞云：『豐隆筮師，御雲得大壯卦，遂爲雷師。』淮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張衡思立賦云：『豐隆軒其震霆，雲師黠以交集。』則豐隆雷也，雲師屏翳也。……其說不同。據楚詞，則以豐隆爲雲師，飛廉爲風伯，屏翳爲雨師耳。」但朱熹仍以豐隆爲雷師，並說：「蓋雷迅疾而威震，求無不獲，故欲使之，求神女之所在。」此後唯汪瑗所辯最明：「離騷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思美人曰『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遠遊曰『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是亦承上句『掩浮雲而上征』而來也。詳此三言，則不

待王逸之注，洪氏之辯，而豐隆之爲雲師章章矣。」

⑨宓(古伏)妃：神話中的神女，據說是古帝伏羲氏之女。王逸說：「宓妃，神女，以喻隱士。」洪興祖說：「漢書古今人表有宓義氏，宓音伏，字本作慮。顏氏家訓云：「慮字從虍，宓字從宀，下俱爲必。孔子弟子宓子賤，卽慮義之後，俗字以爲宓，或復加山。」子賤碑云，濟南伏生卽子賤之後。是知慮之與伏，古來通用，誤以爲密，較可知矣。」洛神賦注云：「宓妃，伏羲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爲河神。」汪瑗說：「慮，古伏通用無疑；又慮之與宓誠爲傳寫之誤。但以慮子賤爲伏羲之後，又以伏生爲慮子賤之後，恐未必然。惟其如此，故又以慮妃爲伏羲氏之女，遂以下蹇脩爲伏羲氏之臣也。孔子刪述六經，唐虞以上蓋已不得其詳矣，又安所考慮妃爲伏羲氏之女乎？此亦不足信也。王逸以神女釋之，似矣；至於隱士賢臣之喻，又皆非是。」清代李光地說：「月令「春，其帝太皞」，求宓妃者，遊青帝之舍，故求其女也。」（離騷經注）屈復說：「下文佚女爲高辛妃，二姚爲少康妃，若以此意例之，則慮妃當是伏羲之妃，非女也。」按王逸釋宓妃爲「神女」雖然無誤，但以下文簡狄及二姚例之，僅說神女未免過泛；洪興祖所引洛神賦注，實爲李善引如淳說，可見以宓妃爲伏羲之女，已久有傳說；汪瑗所辯，未免拘泥。李氏、屈氏之說可以備考。又離騷「求女」三節，舊註或以爲各有所喻（如此處王逸說宓妃喻隱士）今但存而不論。

⑩纓(xiang箱)：與「佩」同義，佩飾。結言：訂約。又近人朱季海說：「尋後漢書崔駰列傳駰所著二十一篇中有婚禮結言，王先謙集解：「惠棟曰：鄭仲師有婚禮謁文，駰因之作結言，蓋納徵問名之辭也。」侯康曰：藝文類聚四十引崔駰婚禮結言曰：乾坤其德，恒久不已，爰定天綱，夫婦作始。乃降英媛，

有淑其儀，姬姜是侔，比則姚姬，戴納嘉贊，申結鞶褱，王引惠說見後漢書補注、侯說見補注續，今謂二氏說皆是也。蓋離騷「結言」，漢世猶行於婚禮矣。（楚辭解故）按朱氏之意，「結言」非泛指訂約，而是專指婚配中的「納徵問名」之禮，其說不爲無據，謹錄以備考。

⑪蹇脩：人名。王逸說：「蹇脩，伏羲氏之臣也。」伏羲時敦朴，故使其臣也。洪興祖說：「宓妃，伏羲氏之女，故使其臣以爲理也。」汪瑗說：「蹇脩，博謔好脩之人。設爲此名耳。蓋媒妁之別名也。夫爲媒理者，必須輕捷嫵媚之人，今以蹇脩爲理，所以不能遇也。」明代周拱辰說：「吾令蹇脩以爲理，猶亡是公、烏有先生之類；九章云『命薛荔以爲理』，謂薛荔亦人名可乎？」（離騷草木史）徐煥龍說：「蹇脩，古之勤奔走，工詞令，善于媒妁者。」戴震說：「蹇脩，媒之美稱，蹇蹇而脩治，不阿曲也。」按王逸說蹇脩是伏羲氏之臣，而未言所據，所以後世多有新說。根據屈辭文例，此處蹇脩當是一個假設的人物，而這一人物之所以被名爲蹇脩，則汪瑗、戴震二說均可通。又近人聞一多先生說：「案路史後紀注一引文選五臣本『蹇』作『謔』，最是。謔，吃也。上云『解佩纕以結言』，下云『令謔脩以爲理』，蓋謂令謔吃之人爲媒，結言而往求彼美，必難勝任，亦後文理弱媒拙（拙），導言不固之意也。求宓妃則謔脩不良於言，求有娥則鳩鳩皆讒佞難任，求二姚又理弱媒拙。三求女而三無成，總坐無良媒故爾。合觀三事，義可互推。」（楚辭校補）此說最能闡發原文的寓言意味，實較諸舊說爲長。又近人章太炎先生說：「蹇脩爲理，謂以聲樂爲使，如司馬相如傳所謂以琴人挑之。釋樂『徒鼓鐘謂之脩，徒鼓磬謂之蹇』，此蹇脩之義也。」（薊漢閒話）錄以備考。理：使者，媒人。宋代周密說：「蹇脩以爲理，朱元晦云，謂爲媒者以通詞

理也。下文理弱而媒拙，則云恐道理弱，似與前說異。按九章「令薛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爲媒兮，憚褰裳而濡足」，亦以媒理對言。左傳「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注：「行理，行使也。」復奚疑？（浩然齋雅談）清代朱珔說：「吾令蹇脩以爲理，（王逸）注云：「理，分理，述禮意也。」案朱子集注謂「爲媒者以通詞理也。」錢氏集傳云「理猶陳說也」，意皆略同。王注在此處頗順，下文「理弱而媒拙」，若亦以爲通詞陳說，則須倒轉其語，作「媒拙而理弱」，方成文義。而集注云「恐道理弱」，錢氏云「君不賢而欲求賢，則於理既不足」，又與前說異，殊覺紆曲。至九章思美人篇「令薛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爲媒兮，憚褰裳而濡足」，媒理對舉，尤不可通矣。惟宋周氏密浩然齋雅談云：「左傳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注：行理，行使也。」此說甚合。蓋古「理」與「李」通，管子大匡篇「國子爲李」，注：「李、理同。」故行李字亦作理，漢李翕析里橋鄆閣頌「行理咨嗟」，是也。但廣雅釋言明有「理，媒也」之訓，更無他說，而周氏尚未引及。且王注下云「使古賢蹇脩而爲媒理也」，正不誤，乃不卽以「理」爲「媒」，而先作「分理」之解，反贅耳。（文選集釋）以上二句說：我解下飾物拿去訂約，讓蹇脩給我當媒人。

⑫紛總總其離合兮：王逸說：「言蹇脩既持其佩帶通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錢果之說：「總總離合，處妃始至儀從之盛也。」明代黃文煥說：「紛總總其離合者，無女則爲離，相下女之可詒則離而若可合，求所在、託蹇脩則在于合與離未定之間，情緒交錯，則總總之謂也。」（楚辭聽直）李陳玉說：「紛總總其離合，所言無頭緒，忽離忽合，不能結言之狀也。」錢澄之說：「蹇脩既以爲理，而其左

右各爲一說，或離或合，故曰紛總總其離合也。」清代王夫之說：「紛總總，來去無定之貌。」（楚辭通釋）清代朱冀說：「紛總總句，言兩人初相見時言論往復，紛然甚多，爾時彼此意見尚在或離或合之間也。」（離騷辯）屈復說：「紛總總句，言議論紛紜，忽離忽合，猶未定也。」清代陳本禮說：「紛總總，見媒理之往返也；離合，言辭未定之象。」（屈辭精義）清代龔景翰說：「紛總總句，與上辭同意異；此言宓妃之意無定，一合一離，而後遂乖戾。」（離騷箋）按此句王逸說指「讒人」，錢杲之說指「慮妃儀從」，黃文煥又牽涉前文爲說，似均非是。李陳玉以下諸說大致皆可通，但其間亦有區別，或以爲此句指蹇脩一方而言，或以爲指宓妃一方而言，或以爲概指雙方交涉情況而言。比較起來看，似以概指雙方交涉情況者爲近是，全句意在描述說合的過程複雜多變。

⑬緯繡（Wool and Lute 緯繡）：王逸釋爲「乖戾」。錢杲之說：「緯，織絲也。繡，結碍也。遷，變也。言隱士始雖相從而來，忽復結碍，如緯之繡，難以變遷。」黃文煥說：「妃不我許，如織絲者經之有緯，如引繩者墨之有繡，彼自守其一定，不因我而遷移也。」按錢、黃之說雖似可通，實際是望文生義。此處「緯繡」爲「敦愷」的借字，廣雅釋訓「敦愷，乖刺也。」王念孫疏證：「說文『敦，戾也。』玉篇『愷，乖戾也。』合言之則曰敦愷。」楚辭離騷「忽緯繡其難遷」，王逸注云：「緯繡，乖戾也。」義與敦愷同。意相乖違，謂之敦愷，行相乖違，亦謂之敦愷。馬融廣成頌云：「徽嫗霍奕，別驚分奔」是也。「乖刺」猶「乖戾」，語之轉耳。」清代段玉裁也說：「緯、徽皆敦之假借也。」（說文解字「敦」字注）難遷：難以改變，指宓妃的態度。又朱季海說：「『遷』讀若『以我賄遷』。亦切謀爲室家，非泛指也，……（衛風氓）『以爾車來，以我賄

遷」，箋云：「故答之曰：徑以女車來迎我，我以所有財賄，徒就女也。」情詞實不相遠，比而觀之，文義自見爾。」按朱說亦通。以上二句意思是：說合過程中情況複雜多變，突然宓妃又鬧別扭，再也難以說動。

⑭次：止宿。窮石：神話中地名。淮南子墜形篇以崑崙四水（河水、赤水、弱水、泔水）爲「帝之神泉」，並說「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可見窮石也是神話地名。但後世說者往往比附爲實有之地，如淮南子高誘注說窮石是「山名，在張掖北」；山海經海內西經郭璞注說「窮石，今之西郡那冉（洪興祖引作『刪丹』）」；清代徐文靖更考「窮石」卽后羿自鉏所遷之地（事見左傳襄公四年），在今河南而近洛水。此類說法皆非文義。

⑮濯：洗。洧（ㄉㄞˋ）盤：神話中水名。王逸注引禹大傳：「洧盤之水，出崦嵫之山。」山海經西山經「崦嵫之山」郭璞注引禹大傳與王注同。以上二句說：宓妃晚上住在窮石，早晨又到洧盤洗髮梳妝。

⑯保：恃，仗着。厥（ㄐㄩㄝˊ）決：其，指宓妃。

⑰日康娛以淫遊：王逸說：「言宓妃用志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自恣，無有事君之意也。」錢澄之說：「驕傲康娛，皆指現在楚之嬖人也。」林雲銘說：「驕傲無禮等句，明刺鄭袖。」朱冀說：「袖雖不善，王之寵姬也，臣子而求君之妃妾，是何言歟？」（按此駁林說。）又晚清王樹枏說：「此當指王之庶子子蘭輩，康娛淫遊，美而無禮，蓋不足與有爲也。」（離騷注）皆錄以備考。以上二句說：宓

妃仗着她的美貌而驕傲，天天尋歡作樂，遊玩過度。

⑮無禮：錢杲之說：「隱士信有美德，而無事君之禮。」徐煥龍說：「禮無往而不答，我解佩命媒，慙慙若此，而絕我已甚，是無禮也。」劉夢鵬說：「無禮，謂驕傲淫遊，放於禮法也。」按劉說近是。

⑯來：招呼從者之詞。 達棄：拋開。 改求：另作追求。 以上二句說：她雖然確實美麗然而不講禮法，來吧，讓我們拋開她另作追求。

⑰覽、相（去聲）、觀：都是看的意思。汪瑗說：「覽，視之速也；相，視之審也；觀，視之遍也。」錢澄之說：「覽，遠視；觀，平視；相，諦視也。」王夫之說：「覽也，相也，觀也，重疊言者，明旁求之不止也。」清代朱駿聲說：「覽相觀三疊字，猶詩『儀式刑文王之典』，左傳『繕完葺牆』，亦三疊。」（離騷補注）說均可參。四極：洪興祖說：「爾雅『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鈞，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邠，說文作『汎』。汎，西極之水也。又淮南子云：『東方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南方南極之山曰暑門，西方西極之門曰閭闔之門，北方北極之門曰寒門。』朱熹說：『四極，四方極遠之地。』閔齊華說：『四極，天之四極也。前帝閭、白水、閭風、春宮皆在天也。』按閔說近是，下句明說『周流乎天』，則此句『四極』顯然指想象中的天之四方盡頭。

⑱瑤臺：玉臺。洪興祖說：「說文云：『瑤，玉之美者。』李善引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九成之臺。』淮南子曰：『有娥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注云：『姊妹二人在瑤臺也。』又朱珔認爲山海經海內北經「有鬱臺，與帝堯、帝舜臺並在昆侖東北，亦海外北經所稱衆帝之臺也。帝鬱臺，當

謂此瑤臺矣。」偃(yǎn)演)蹇：高聳的樣子。廣雅釋訓「偃蹇，天橋也」，王念孫疏證：「天橋謂之偃蹇，故驕傲亦謂之偃蹇，崇高亦謂之偃蹇。」哀六年左傳「彼皆偃蹇」，杜預注云「偃蹇，驕傲」；楚辭離騷「望瑤臺之偃蹇兮」，王逸注云「偃蹇，高貌」，是也。」

②有娥(song松)：傳說中的古國名。洪興祖引淮南子說：「有娥在不周之北。」朱熹認為「恐其不應絕遠如此」；徐文靖說：「案殷本紀曰：『桀敗於有娥之虛，桀奔於鳴條，夏師敗績。』」括地志曰：「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坂口，即古鳴條陌也。」正義曰，「有娥當在蒲州」，謂此也。」按此處「有娥佚女」事爲古神話，不必實指夏代有娥之國。佚女：美女。王逸說：「佚，美也。」「佚女」指神話中所說的有娥氏美女簡狄，後來成爲帝嚳(高辛氏)之妃，生子契，是商朝的始祖。又王夫之之釋「佚」爲「遊」，徐煥龍釋「佚女」爲「佚群之女」，亦可參。至於「有娥佚女」的比喻意義，王逸因簡狄「配聖帝，生賢子」，所以說她「以喻貞賢也」；李光地則說：「佚女喻遊士也。遊士來自他邦，楚系高陽，與高辛別氏，故佚女以有娥言之。」均錄以備考。以上二句說：遠望那玉臺高高聳立，看見了正在臺上的美女簡狄。

②鳩(jū振)：傳說中的一種毒鳥。王逸說：「鳩，運日也。羽有毒，可殺人，以喻讒佞賊害人也。」說文：「鳩，毒鳥也；从鳥尤聲，一曰運日。」段玉裁注：「左傳正義：『鳩鳥食蝮，以羽翮擲酒水中，飲之則殺人。』按左傳鳩毒字皆作酖，假借也。」又廣雅「鳩鳥，其雄謂之運日，其雌謂之陰諧」，清代王引之補疏證：「此用淮南注也。淮南繆稱訓「暉日知晏，陰諧知雨」，高誘注云：「暉日，鳩鳥也。晏，無雲也。天將晏靜，暉日先鳴也。陰諧，暉日雌也，天將陰雨則鳴。」暉與運同。中山經「女兒之山，其鳥多鳩」，郭璞

注云：「鳩大如鵠，紫綠色，長頸赤喙，食蝮蛇頭。雄名運日，雌名陰諧也。」廣韻引廣志云：「鳩鳥大如鵠，紫綠色，有毒，頸長七八寸，食蛇蝮，雄名運日，雌名陰諧。」皆用淮南注也。案繆稱訓云：「鵠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之高下，暉日知晏，陰諧知雨」，四句各舉一物，四物各爲一類，鵠與獺非牝牡，暉日與陰諧非雌雄也。」按古書多言鳩鳥，然今所未見，所以只是傳說中的鳥名。此處以鳩爲媒，是因爲它有毒而喻其讒惡之性。

②④鳩：鳥名。洪興祖說：「說文云：『鳩，鵠鵠也。』爾雅云：『鵠鵠，鵠鵠。』注云：『似山鵠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月令『鳴鳩拂其羽』，卽此也。」明代李時珍說：「今鳩小而灰色，及大而斑，如梨花點者，並不善鳴，惟項下斑如真珠者，聲大能鳴。」（本草綱目）近人朱季海則考雄鳩是布穀而非斑鳩（說詳楚辭解）又汪瑗說：「或曰鳩不能爲巢，常逐鵲以居，是天下之鳥莫拙於鳩也，屈原猶惡其佻巧，則可以知其爲人矣。」又周拱辰說：「雄鳩將雨則逐婦，已不有其婦，而能代人聘婦乎？」清代謝濟世說：「鳴鳩，雄者尤善鳴，人常養爲媒，以誘他鳩。然晴則呼雌，雨則逐之，故惡其佻巧。」（離騷解）又魯筆說：「雄鳩比輕薄小人，言既浮躁，行又輕率。雄者，狀其敢于敗事也。」按此連下句，顯然是說因雄鳩健於鳴，所以惡其佻巧，汪氏、周氏之說皆過於深求，非文義。又錢澄之說「雄鳩鳴逝」爲「雄鳩不俟予令，卽飛鳴而往」，可參。

②⑤惡（之悟）：憎厭。佻巧：輕佻而機巧。以上四句說：我讓鳩鳥去做媒，它却惡毒地說對方不好，雄鳩叫喚着飛去說合，我又嫌它太輕佻。

②6猶豫而狐疑：王念孫說：「猶豫字或作猶與，單言之則曰猶，曰豫。楚辭九章『壹心而不豫兮』，王注云：『豫，猶豫也。』老子云：『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淮南子兵略訓云：『擊其猶猶，陵其與與。』合言之則曰猶豫，轉之則曰夷猶，曰容與。楚辭九歌『君不行兮夷猶』，王注云：『夷猶，猶豫也。』九章云『然容與而狐疑』，容與亦猶豫也。案曲禮云：『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離騷云：『心猶豫而狐疑兮。』史記淮陰侯傳云：『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嫌疑、狐疑、猶豫、踟躕，皆雙聲字。狐疑與嫌疑一聲之轉耳，後人誤讀狐疑二字，以爲狐性多疑，故曰狐疑。又因離騷猶豫、狐疑相對成文，而謂猶是犬名，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曰猶豫。或又謂猶是獸名，每聞人聲，卽豫上樹，久之復下，故曰猶豫。或又以豫字從象，而謂猶豫俱是多疑之獸。以上諸說具見於水經注、顏氏家訓、禮記正義及漢書注、文選注、史記索隱等書。夫雙聲之字，本因聲以見義，不求諸聲，而求諸字，固宜其說之多鑿也。」按猶豫、狐疑二詞，今仍通行於現代漢語，但其意義由來，前人頗多歧說，而唯王氏廣雅疏證之說最爲精詳，故錄以備考。

②7適：往。以上二句意思是：心裏猶豫而狐疑，想要自己直接前去求婚。在禮法上却又不可以。

②8「鳳皇」二句：「詒」，通「貽」，致送；這裏用作名詞，指禮物。「受詒」，意思是鳳皇已接下了送給簡狄的聘禮，而前去說媒。按此二句，前人主要有兩種解釋：第一說以王逸章句爲代表：「高辛，帝嚳有天下號也。帝嚳曰：『高辛氏爲帝嚳，帝嚳次妃有娥氏女生契。』言既得賢智之士若鳳皇，受禮遺將行，恐帝

「鸞已先我得娥簡狄也。」又錢杲之說：「晚得鳳凰爲媒。受命而往，又慮帝鸞先我而得簡狄，喻賢士或爲他國所用。」又蔣驥說：「楚辭簡狄事凡三見：離騷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又曰：「鳳凰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天問曰：「簡狄在臺，鸞何宜？玄鳥致詒，女何嘉？」思美人曰：「高辛之靈晨兮，遭玄鳥而致詒。」推其指，蓋謂簡狄居有娥之瑤臺，鸞聞其美而賢，遣玄鳥爲媒致聘，而女樂從，因得爲妃，生契而啟商祚，是蓋原說詩之旨也；與史記吞卵孕契所傳各異。……因高辛有玄鳥致詒事，故騷經用鳩、鳩、鳳凰渲染；鳩、鳩既不堪使，自適又非所宜，躊躇之後，方及鳳凰，其勢已晚，却恐高辛玄鳥之使已在我先，因止而不遣。鳳凰本在前驅，一似忘却，故借鳩、鳩紆折生波，正欲爲「先我」作地耳。」總之，這一說是認爲鳳凰受屈原之詒，將往致簡狄，而又恐高辛已在其前。第二說以朱熹集注、辯證爲代表：「鳳皇又已受高辛之遣，而來求之，故恐簡狄先爲鸞所得也。」鳳皇既受詒，舊以爲既受我之禮而將行者，誤矣。審爾，則高辛何由而先我哉。正爲已用鳩、鳩，而彼使鳳皇，其勢不敵，故恐其先得之耳。」近人聞一多先生亦取朱說，且考證高辛神話中的玄鳥卽是鳳皇：「案本書他篇亦有述此事者，如「簡狄在臺，鸞何宜，玄鳥致詒，女何嘉？」（天問）「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九章 思美人篇）皆稱玄鳥致詒，其餘諸書所載，亦莫不皆然。獨此則曰「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以玄鳥爲鳳皇，豈屈子偶誤，抑傳聞異詞乎？嘗試考之，蓋玄鳥卽鳳皇，非屈子之誤，亦非傳說有異也。爾雅釋鳥曰：「鸛，鳳，其雌皇。」燕鸛音同，燕之通鸛，猶經傳以宴、燕通用，金文 燕國字作宴若郕也。鸛卽燕，是鳳皇卽玄鳥。其證一。說文鳥部曰：「焉，焉鳥，黃色，出於江淮。」爾雅釋鳥曰：「皇，黃鳥。」焉爲黃色鳥，皇亦黃

色鳥，似焉鳥卽皇鳥。皇鳥又卽鳳配，是焉之爲皇卽鳳皇之皇，故禽經曰：『黃鳳謂之焉。』燕與焉亦同影紐寒桓部。焉卽鳳皇，而燕與焉同，是玄鳥卽鳳皇。其證二。禮記月令疏引鄭志焦喬答王權曰：『城簡狄吞鳳子之後，後王以爲謀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媒。』簡狄所吞，他書曰燕卵，此曰鳳子，是玄鳥卽鳳皇。其證三。『離騷解詁』按二說相較，似朱注爲長。上文言鳩、鳩不宜爲媒，以至於想要「自適」，顯然是並無恰當媒理可遣（蔣氏所謂「鳳皇本在前驅，一似忘却」云云，過於穿鑿），所以接言高辛已遣鳳皇，意思是說即使再派出恰當的媒人，恐怕也爲時已晚。高辛之事早已在前，所以鳳皇受詒着一「既」字，極爲準確。唯其「鳳皇」二句均屬高辛，所以求娥一節至此戛然而止，若謂鳳皇是受屈原之詒而將欲前往，則縱有「恐高辛之先我」之顧慮，還需對鳳皇出使的結局有所交待，方可了結求娥一節。以上二句意思是：鳳皇已帶了聘婚的禮物前去做媒，恐怕高辛是搶在我的前面了。

②⑨集：本指鳥棲於樹，這裏與「止」同義，停留。

③⑩浮遊：遊蕩。按以上二句是詩人自言因求有娥之女不得，一時又無可他求，所以說想遠去而又無處可去，姑且遊蕩而逍遙，此正與上文求宓妃不得而以「覽相觀」二句爲過渡之文例相同。舊註如錢杲之、徐煥龍均以此二句爲指「鳳皇」而言，大誤。

③⑪「及少康」二句：「少康」，傳說是夏朝的中興之主，夏后相之子。「家」，這裏用作動詞，成家的意思。「有虞」，傳說是虞舜後裔的部落國家，相傳故址在今河南省虞城縣西南。「二姚」，有虞國君的兩個女兒。說文「虞舜尸姚墟，因以爲姓」，段玉裁注：「帝王世紀云：『舜母名握登，生舜於姚墟，因姓姚氏』」

也。』世本：『舜姓姚氏。』有虞爲虞舜之後，所以是姚姓。關於少康得有虞之助以復國的事，見左傳襄公四年及哀公元年，大致經過綜述如下：有窮后羿篡奪夏王朝，夏后相出奔，后羿後爲其臣寒浞所殺，寒浞與羿妻生澆、豷二子。後來澆攻滅斟灌、斟鄩二部落，殺了逃在那裏的夏后相。相之妻后緡逃歸有仍部落，生了遺腹子少康。澆派人追捕少康，少康逃奔有虞，有虞國君把兩個女兒嫁給他，並讓他居於綸地。少康因此得以收集夏衆，終於消滅澆、豷，復興夏朝，其事亦見天問（參閱天問有關注釋）又錢杲之說：『少康未有室家，則二姚尚留，可得而求也。意喻賢士如宓妃，不可得見；其大賢如娥女，次賢如二姚，當及其未用而求之。』又李光地說：『及少康之未室，爲之定有虞之二姚，蓋寓意於嗣君，欲及其未繼而爲之求賢以導輔，庶幾異日如少康之赫然中興，不失舊物也。』均錄以備考。以上二句說：趁着少康沒有成家，還留着有虞國的二姚可以往求。

③②理、媒：都指媒人。王逸說：『弱，劣也。拙，鈍也。』又說『恐媒人弱鈍』，即以「理」「媒」爲同義。又汪瑗說：『理，媒之別名也。』明代陳第說：『理，卽『寢脩爲理』之理。』（屈宋古音義）所說皆是。但自唐代陸善經、張銑、宋代朱熹、錢杲之以下，許多注者都釋「理」爲「辭理」、「道理」，如清代吳世尚說：『……至二姚，則明知其字少康矣，而欲及其未歸而留之，世豈有是理哉，故曰弱也。卽媒妁善爲說詞，亦豈能立此種之言哉，故曰拙也。縱復強詞奪理，烏能必其信從，故曰不固也。』（楚辭疏）此類解釋雖於此句爲可通，但證以它處所用「理」字之例，可知其殊非文義（參閱本段註⑪）。

③③導言：指媒人傳達說合之辭。 固：牢靠。汪瑗說：『蓋媒理者，所以傳達二家之言以成二姓之

婚者也，今才質拙弱，則不長於言詞，而不能固結二家之好合矣。或曰，不固謂媒理所導言詞之不堅固，亦通。」按汪氏所引或說較長。以上二句說：媒人無能而笨拙，恐怕說合不牢靠。

③④稱：舉。「稱惡」，抬舉惡人或稱道惡行的意思。以上二句是「求女」各節的小結，與上「叩閨」章以「世溷濁」二句作結例同。

③⑤「閨中」二句：「閨中」，這裏指上文所求之女的居處。「邃(suì)深」，深遠。「哲王」，明智的君王。「寤」，通「悟」，醒悟。按爾雅釋宮「宮中之門謂之闔」，其小者謂之閨，所以王逸解釋上句爲「君處宮殿之中，其閨深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如此則上下二句皆是指君而言，顯與「求女」之事不相啣接。朱熹說：「閨中深遠，蓋言宓妃之屬不可求也；哲王不寤，蓋言上帝不能察司閨壅蔽之罪也。」李光地也說：「羣女深藏，是閨中邃遠也；帝閨不開，是哲王不寤也。」此皆以「閨中」二句分承「求女」、「叩閨」二事而爲之作結，比較符合文義。或疑「閨中」以稱女子所居，其義較爲後起，但宓妃、簡狄、二姚本皆帝王之女，其居於深宮而稱爲「閨中」，於詞義亦無疑。

③⑥終古：永遠。洪興祖說：「九歌曰『長無絕兮終古』，九章曰『去終古之所居』，終古，猶永古也。」考王記注曰：「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又汪瑗說：「所謂終古，是舉己之終而言，猶曰終身云耳。言此惡俗不能與之終身常久而處也。」按「終古」之義並不限於一身，但就其實指的情況而言，汪說亦可通。以上二句說：我懷着忠貞之情而無可抒發，我怎能忍受這種情況直到最終。

從「女嬃之嬋媛」至此是全篇的第二大段。作者假設有一個老大姐式的人物對他殷切勸誡，他聽

了不服氣，就幻想去向古帝虞舜陳訴。當他認為已得到公正的評判之後，便滿懷信心周遊太空，上求天帝，下索佚女，以探尋改變處境、實現理想的途徑，然而這一切仍歸於失敗。這是以想像的形式進一步表現他在現實中的追求和遭遇，從而也進一步抒發了他的情懷。

索薺茅以筵蓐兮^{〔一〕}①，命靈氛爲余占之^{〔二〕}②。曰兩美其必合兮^{〔三〕}③，孰信脩而慕之^{〔四〕}④。恩九州之博大兮^{〔五〕}⑤，豈唯是其有女^{〔六〕}⑥。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七〕}⑦，孰求美而釋女^{〔八〕}⑧。何所獨無芳草兮^{〔九〕}⑨，爾何懷乎故宇^{〔十〕}⑩。世幽昧以眩曜兮^{〔十一〕}⑪，孰云察余之善惡^{〔十二〕}⑫。民好惡其不同兮^{〔十三〕}⑬，惟此黨人其獨異^{〔十四〕}⑭。戶服艾以盈要兮^{〔十五〕}⑮，謂幽蘭其不可佩^{〔十六〕}⑯。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十七〕}⑰，豈理美之能當^{〔十八〕}⑱。蘇糞壤以充幃兮^{〔十九〕}⑲，謂申椒其不芳^{〔二十〕}⑳。

【校記】

〔一〕索：楚辭音殘卷作「索」。○薺：洪興祖引文選、朱熹、錢杲之引一本作「瓊」。按說文「薺茅，菑也」，「瓊，赤玉也」。是「薺」爲本字，「瓊」爲借字。又劉師培楚辭考異說：「類聚八十二引薺作靈，涉注而誤。」○筵蓐：洪興祖引後漢書方術傳作「廷專」。又聞一多楚辭校補說：「筵蓐，玉燭寶典八、類聚八二、五百家注韓集八城南聯句祝注引並作廷蓐，於義爲長。古卜筮之具或用竹，或用草。此云

索薺茅，明是以草卜，故知下筵蓍字亦當從艸。」按應作「筵蓍」，詳注。

〔三〕占：清王樹枏離騷注說：「占當爲卜，與慕爲韻。後人誤從下文欲從靈氛之吉占句，妄添口於卜下耳。」劉永濟屈賦通箋又說：「惟占慕二音，絕不相近，疑古本作卜，卜慕爲韻。蓋卜聲古音在侯虞部，莫聲古音在模魚部，二韻音近旁轉。」二說均錄以備考。

〔三〕慕：一說當作「莫心」二字，一說當作「莫念」二字。詳注。又姜亮夫屈原賦校注說：「占之與下句慕之當爲韻，而實不相協，朱子遂以兩之字爲協說之，此在詩經中有此例，而在屈賦中則無之，仍以占慕爲韻爲是，然自來說者皆不甚可通，余以爲占字當爲卜字之誤，而慕字爲莫字之誤，二字皆衍字形之下部。」錄以備考。

〔四〕思：錢杲之引一本作「思」，朱注本、芙蓉館本、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並作「思」。按洪興祖說：「思，古文思，亦作思。」

〔五〕唯：洪興祖、錢杲之引一本作「惟」。朱注本、芙蓉館本、文選五臣本作「惟」，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唯」。

〔六〕狐：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無「狐」字。文選六臣本校引王逸本無「狐」字，胡刻本無「狐」字。
〔七〕草：楚辭音殘卷作「艸」。洪興祖說：「草一作艸，舊作卉。」錢杲之引一本作「卉」。按「艸」是本字，「草」借字，「卉」亦艸之總名，但與艸爲二字，此處形近而誤。

〔八〕爾：洪興祖引一本作「尔」。按段玉裁說文「爾」字注：「後人以其與汝雙聲，假爲爾汝字。又凡訓

如此，訓此者，皆當作尔。」此處爲爾汝字，當作「爾」。○字：楚辭音殘卷作「宅」。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宅」。姜亮夫說：「王逸注云『字，居也』，考古無訓字爲居者，王逸蓋用爾雅釋言『宅，居也』之訓，因正文誤作字，故後人乃改注從之也，則王本蓋亦作宅矣。」

〔九〕世：洪興祖、錢杲之皆引一本作「時」。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並作「時」，此避唐諱改。○眩：洪興祖引一本作「眩」。注：「眩，日光也，其字從日；眩，目無常主也，其字從目。並熒絹切。淮南云，嫌疑肖像者，衆人之所眩耀。」楚辭音殘卷朱注本、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並作「眩」。按說文無「眩」字。洪氏「眩」字注本於說文，「眩」字之訓始見於集韻，似爲後起孳乳字。此當作「眩」。

〔一〇〕善惡：洪興祖引一本作「中情」，引文選「善」作「美」。朱熹引一本作「美惡」，一本作「中情」。錢氏集傳本作「中情」，引一本作「善惡」，一本作「美惡」。文選五臣本、六臣本、胡刻本作「美惡」。按作「中情」者，似涉上文「孰云察余之中情」句而誤。「善惡」「美惡」皆可通，疑「美」爲「善」之形誤字。

〔一一〕民：洪興祖、錢杲之皆引一本作「人」。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人」。此避唐諱改。

〔一二〕要：錢杲之引一本作「腰」。洪興祖說：「要與腰同。」朱熹說：「要，於遙反，卽古腰字。」按「腰」字後起，非是。

〔一三〕其：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兮」，一本作「之」。按當作「其」。

〔一四〕覽：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無「覽」字。○草：洪興祖、錢杲之皆引一本作「艸」，一本作「卉」。詳前校。○猶：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獨」。文選胡刻本作「獨」。按當作「猶」，「獨」是形近

而誤。

〔五〕目：洪興祖、錢杲之皆引一本作「以」。按「目」「以」古今字。

【注釋】

①索：求取。

薺(dicc)茅：爾雅釋草「薺，薺茅」，郭璞注：「薺，華有赤者爲薺，薺薺一種耳。」

邢昺疏：「薺與薺茅一草也，華白者卽名薺，華赤者別名薺茅。」宋代吳仁傑說：「說文『薺』字解云：『茅，薺也，一名舜。』又『舜』字解云：『艸也，楚謂之薺，秦謂之薺，蔓地連華。』則薺茅又謂之舜矣。詩『顏如舜華』，陸璣以爲木槿者。按說文『舜』字之外，別出『薺』字，解云：『木槿也。』古文省，故詩卽用『舜』爲『薺』；木槿之『舜』，與薺茅之『舜』不同也。賈思勰云：「薺，一名蔓根，幽克謂之燕薺，正白，可蒸以饌饑，漢祭甘泉用之。其華有兩種，一種莖葉細而香。一種莖赤氣臭。」郭璞曰：「薺，華有赤者爲薺，薺薺一種耳。」又註「薺，薺」云：「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邢昺釋「薺茅」云：「華白者卽名薺。」按薺爲白華，其曰薺者，秦楚方言之異，非必赤華爲薺也。詩「言采其薺」，云惡菜也。此云香草者，殆是賈思勰所分兩種，白香而赤臭。郭氏言赤白華良是，顧不當以赤爲薺耳。」（離騷草木疏）又清代王夫之說：「瓊茅，本草謂之疏覆花。」（楚辭通釋）又清代胡文英說：「薺茅，薺茅也，一名絲茅，似蘭而狹，長三四尺，赤葉無中莖，郢中產。爾雅『薺，薺茅』，卽此物也；郭景純不知，但解薺字，而遺茅字，誤矣。」（屈騷指掌）按關於「薺茅」，前人多據爾雅、說文指爲薺，吳仁傑說有代表性，故錄以備考。但離騷說「索薺茅」，意爲占卜所用，所以王逸僅釋「薺茅」爲「靈草」；「薺」既爲蔓生，又生大葉，地下莖且可食，恐非楚

人茅卜所用。又爾雅「菑，薷茅」，阮元校勘記說：「『茅』疑衍文。注云『菑，華有赤者爲薷，薷菑一種耳』，不言『茅』。說文『舜，艸也，楚謂之菑，秦謂之薷，蔓地連華，象形』，亦不言『茅』」其言不爲無據。又說文「薷」一名「舜」，又說「舜」楚謂之菑，秦謂之薷，既然如此，屈原楚人何得稱「菑」爲「薷茅」？總之「薷茅」當是一種茅草，胡文英指爲「絲茅」，疑近是，但胡氏又牽扯爾雅，以爲「菑」卽「絲茅」，而不顧其所述「絲茅」之狀大異於「菑」，此則有欠詳考。又「薷茅」之「薷」，疑當從文選諸本作「瓊」，所謂「瓊茅」當是因爲一種茅草用於占卜而加以美稱。清代朱珔說：「史記封禪書『古之封禪，一茅三脊，所以爲藉』，孟康曰：『謂靈茅也。』禹貢『菁茅』，亦荊州所貢。又水經湘水篇注引晉書地道志，言『零陵郡桂陽縣有香茅，氣甚芬香，貢之以縮酒。』離騷所稱『瓊茅』，疑卽此類。重之，故曰『瓊茅』。朱子集注於九歌『瓊芳』云『草枝可貴如玉』，正相同。後人以『瓊』『薷』同音，字遂作『薷』歟？」（文選集釋）說頗可參。又宋代周去非嶺外代答曾詳記南人「茅卜」之法，或爲古法之遺，但周氏所見畢竟去楚已遠，故其所說茲不具引。以：連詞，與。清代戴震說：「以猶與也，語之轉。」（屈原賦注）筵（*tsin*）筵（*tsin*）專：王逸說：「筵，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筵。」按如王說則「筵」爲名詞而「筵」爲動詞，原句所「索」者爲「薷茅」與「筵」，而接以動詞「筵」，此種句式顯與屈辭文例不合。「筵」、「筵」都是名詞，都指占卜所用的竹板，近人朱季海說：「筵，讀若專，說文寸部『專，六寸簿也』，段玉裁注云：『蓋笏也。』釋名曰：笏，或曰簿，可以簿疏物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卽今手版也。蜀志：秦宓見廣漢太守，以簿擊頰，裴松之曰：簿，手版也。六寸未聞，疑上專二尺字，玉藻曰：笏度二尺有六寸。」是

筵、笏、簿、手版，古今異名，其實皆專類也，段說於此，頗能觀其會通；惟專爲六寸簿，故是薄之短小者，輒以爲奪二尺字，則非也。……荀子大略篇曰：「天子御筵，諸侯御茶，大夫服笏，禮也」，禮記玉藻曰：「天子搢筵」，注：「此亦笏也。」又曰「諸侯茶」，注：「諸侯唯天子誦焉，是以謂笏爲茶」；又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注：「皆爲凶年變也。搢本，去筵茶，佩士笏也，士以竹爲笏，飾本以象。」是古者自天子至於士皆有笏，大夫、士以竹，天子、諸侯，則以玉、象，其始當皆以竹爲之。蓋筵者筵也，茶者茶也，方言第十三：「析竹謂之筵。」是也……笏、簿、專，猶筵也，後世益文，乃以玉、象，別異之耳。大氏施於人事，用諸朝廷，則玉、象爲優；楚俗以爲卜具，且格於神明，用之齊民，其事尚質，故猶因折竹之製，要之筵簪之於筵專，本由一言孳乳，其形與名，皆起於折竹耳。離騷此文，正謂求靈草與折竹而卜之也。」（楚辭解故）按朱氏之說極爲詳明。又，「薷茅」與「筵簪」的關係，前人所說亦不盡同。如宋代錢杲之說：「以折竹卜，先索取薷茅者，蓋以藉歟？」（離騷集傳）清代朱冀也說：「薷，香薷也，韓詩云『參差席香薷』，茅，白茅也，易曰『籍用白茅』。二物皆芳潔而柔爽，可以爲物之藉，故先索取之以席地，而後用折竹以卜之也。」（離騷辯）此皆因以「簪」爲動詞（占卜），又認爲屈原既擬用「竹卜」之法，則「薷茅」不應亦用於卜；不知屈原言求卜只是想像之詞，自不妨並言楚人「茅卜」、「竹卜」二法。明代汪瑗說：「薷茅皆草名，以猶與也，筵簪卽今籤挺校杯之類。摘草爲卜，抽籤擲校，至今尚有其法，皆巫祝之事也。」又說：「既取薷茅而占之，又取筵簪而占之，再三反覆，欲其審也。」（楚辭集解）又胡文英引檀默齋說：「薷茅，折草以卜，俗云『掐茅

卦』是也；筵筭，擲琰以下，俗云『討筭子』是也。琰或用木，或判竹，或以蜃蚌，各隨風土用之，故字或從玉從竹。」亦皆以爲此處同時言及兩種卜法，可供參考。

②靈氛：傳說中的上古神巫。廣雅「靈，巫也」，王念孫疏證：「古者卜筮之事亦使巫掌之，故靈、筮二字並從巫。楚辭離騷『命靈氛爲余占之』，靈氛猶巫氛耳。」可見「氛」是巫者之名，前人或釋爲「善占氛氣」，或竟以「靈氛」爲「天地間之靈氣」，皆望文生義，不可信。又近人聞一多先生說：「案下文又言求占於巫咸。淮南子墜形篇高注曰『巫咸知天道，明吉凶』，是靈氛之職司，與巫咸無異。九歌雲中君篇注曰『楚人名巫爲靈』，然則靈氛亦巫也。山海經大荒西經曰：『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靈巫義同，氛盼音同，靈氛殆卽巫盼歟？巫咸巫盼並在靈山十巫之列，故離騷以靈氛與巫咸並稱。」（離騷解詁）此說頗爲可參，巫咸、巫盼皆傳說中的上古神巫，所以屈原想像請他們占卜、降神。靈氛、巫咸之爲寓言人名，正與女嬃、蹇脩等例相似。占（*no*）沾：占卜，算卦。

③曰：主語是屈原，以下四句是屈原問卜之詞。按王逸以下注者大都認爲此四句是靈氛之言，明代汪瑗說：「兩美以下四句，蓋占卜之兆詞，靈氛述之以告屈子者也」，雖較舊說爲長，亦非正解；至清代魯筆始指出：「此『曰』字乃原問詞，下章『曰』字方是靈氛答詞。人都概作靈氛語，大謬；不但複而無味，一問一答不可偏廢，豈有命占不先陳疑之理？」（楚辭達）其後戴震、董國英、陳本禮等也都如此解釋。兩美：承上「求女」而言，意爲「兩賢相遭，志同者其道自合。」（參用朱冀語）其：表示肯定語氣的句

中助詞。

④信脩：真正美好。慕：追求。按「慕」與上文「占」韻不相協，前人於此有種種解釋。宋代朱熹說：「占之，慕之，兩之字自爲韻。」（楚辭集注）汪瑗則說：「按「慕」下爲余，「慕」可協作參謁之參音，與「占」爲韻也。或曰，「占」與上句「尊」爲韻，「慕」與下「有女」句爲韻，「釋汝」與「故字」爲韻，未知其審。」晚清王樹枏說：「或謂二之字爲韻，案下文蔽之，折之，以蔽折爲韻，則此文占之。慕之亦當與彼同。」「占」當爲「卜」，與慕爲韻。後人誤從下文「欲從靈氛之吉占」句，妄添口於卜下耳。」（離騷注）近人劉永濟先生亦說：「疑占本作卜，卜慕爲韻。」（說詳屈賦通箋卷一離騷審音第三及附錄箋屈餘義答辯聞一多關子改離騷「命靈氛爲予占之」爲卜之說）又郭沫若先生說「慕」「當是「莫心」二字誤合而爲一者也」。（見屈原賦今譯離騷篇注）聞一多先生則認爲「慕」是「莫念」二字之誤合，「念」缺其上半，以所遺之「心」上合於「莫」，卽「慕」之古體「慕」矣。（說詳楚辭校補離騷）按「占」與「慕」相押的問題，迄今尚未真正解決，以上各種說法均供參考。之：代詞，所指不詳。按「兩美」二句，王逸以下多數注者均誤爲靈氛之言；又「信脩」一詞，本與前文「信姱」、「信芳」、「信美」等詞義同，「信」是「真正」的意思，而有些注者却釋爲「相信」之意；又「慕」字倘如郭沫若、聞一多說，改爲「莫心」或「莫念」，則其意義正與原來相反。由於以上種種原因，所以「兩美」二句的串講迄無定說，現在只能試提幾種解釋，以供參考：（一）以「之」爲屈原自指，「慕」字不改，則二句意爲：「言兩美必合，理之常也，苟同德相慕，孰爲信脩而慕己之美者乎？」（戴震說）（二）以「之」爲指「信脩」之人，「慕」改爲「莫念」，則二句意爲：「兩美必能相合，孰有真能

好修而人莫念之者？」（游國恩先生說，見離騷纂義）（三）以「之」為指「兩美必合」這種事情，「慕」字不改，則二句意為：美好的雙方必能結合，就看誰是不是真正美好而且追求這種結合。（屈原因為自信「真正美好」，而且一心追求「這種結合」，所以以下接言「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

⑤九州：古代中國分為九州，此處猶言「天下」。

⑥是：此，此地，指楚國；一說指上文已經求索過的宓妃、簡狄、二姚等人所在之地，亦可通。（上文追求宓妃等人是比喻在楚國尋求志同道合的人，所以兩種說法其實是一致的，但下文靈氛答詞中有「爾何懷乎故宇」一語，所以這裏的「是」的直接意義應指楚國。）女：承上「求女」而言，仍指宓妃、簡狄、二姚一類的美女，比喻志同道合的人。以上二句說：我想天下是很大的，難道唯獨此地才有美女？

⑦曰：主語是靈氛。此下至本段末是靈氛的答詞。勉：盡力，努力。

⑧釋：放。女：通「汝」，你，靈氛用以稱屈原。以上二句說：你盡力往遠方去，不要疑惑不決，誰尋求美好的人而會把你放過？

⑨芳草：比喻將往追求的美女。

⑩爾：同上「汝」，亦靈氛稱屈原之詞。故宇：舊居。魯筆解釋「勉遠逝」以下四句說：「上二句答「兩美」二句，下二句答「思九州」二句。」甚確。以上二句說：何處沒有芳草，你何必懷戀故居？

⑪世：指楚國的世俗。幽昧：昏暗。眩曜（xuān yào 宣耀）：本指日光強烈，引伸為目光迷亂、辨

物不明的意思。按王逸認爲此句以下是「屈原答靈氛」之詞，朱熹亦認爲是屈原「自念之詞」，以後注者多承其誤。此句以下仍爲靈氛之詞，是靈氛進一步說明勸屈原遠逝的道理。

⑫云：語助詞。余：這裏是「咱們」的意思，是靈氛站在屈原一邊說話的語氣，與前文「女嬃」所謂「孰云察余之中情」句用法相同。前人註釋皆因不解此「余」字之意，遂誤以「世幽昧」以下各句爲屈原之語，唯清代陳遠新說「余，」氛親原而稱之」（屈子說志），甚得其義，但陳氏以爲「氛之言止此」，亦誤。以上二句說：楚國的世道昏暗迷亂，誰來詳察咱們這種人是好是壞？

⑬「民好惡」二句：王逸說：「黨，鄉黨，謂楚國也。言天下萬民之所好惡，其性不同，此楚國尤獨異也。」宋代洪興祖說：「黨，朋黨，謂椒蘭之徒也。」（楚辭補注）朱熹說：「言人性固有不同，而黨人爲尤甚也。」錢果之說：「凡民好惡不同，容有與我合者，唯此小人，相爲朋黨，獨異於衆。」明代張鳳翼說：「言好善惡惡，人豈有不同者乎？而讒人之黨，獨與人殊也。」（文選纂註）按屈辭中凡言「黨人」均指朋比爲奸之人，洪說近是。王逸於前「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註曰「黨，朋也」，此處改釋爲「鄉黨」，殊非文義。至於二句串解，王逸、朱熹以二「其」字均爲句中助詞，張鳳翼則以上句「其」爲反詰副詞，讀爲「豈」，似皆可通，今姑取朱說。又諸家以此二句爲屈原之詞，非是。以上二句說：人們的愛憎本來就不同。而那些結黨營私的人則尤其特別。

⑭戶：家家戶戶的意思，承上「黨人」而言。服：佩帶。艾：卽艾草，在作者心目中這是一種惡草。王逸說：「艾，白蒿也。」吳仁傑辯曰：「爾雅郭璞注：『艾』，卽今『艾蒿』也。」逸以艾爲白蒿，按艾蒿與

白蒿不同。白蒿，詩所謂繁也。詩有「采繁」，有「采艾」。本草有「白蒿」條，又別出「艾蒿」條。嘉祐圖經云：「艾初春佈地生苗，莖類蒿，而葉背白。」又云：「白蒿葉上有白毛，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頗似細艾。」按艾與白蒿相似耳，便以艾爲白蒿則誤矣。吳說是。要：通「腰」。又錢杲之說「要」一讀如衣褭之褭，亦通。

⑮以上二句意思是：那些結黨營私的人都不辨香臭善惡，他們把艾草佩滿腰間，反而說幽蘭不可佩帶。

⑯理（cheung）呈：王逸說：「理，美玉也。」相玉書言，理大六寸，其耀自照。」又，洪興祖說：「理美」，猶九章言「蓀美」也。」清代王遠則說：「理美」猶言「美理」。（楚辭評註）按洪說近是。當：王逸說：「言時人無能知臧否，觀衆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唐代李周翰說：「言楚人視草木猶未知香臭之宜，豈能辨玉而得其當乎？」汪瑗說：「能當，猶言堪任也。覽察草木而猶未得其香臭之別，豈足以堪任辯夫玉之美惡乎？」清代錢澄之說：「當，當所直也，言識其貴重也。」（屈詁）林雲銘說：「草木且不辨其香臭，況美玉之價值。」（楚辭燈）朱冀說：「當謂定其聲價，如漢書所云『廷尉當』是也。」清代王邦采說：「『能當』字，舊注作虛用，則能字無着落。林朱兩家謂價值之高下，似亦未穩。蓋若輩人玉先不識，遑問其價哉。竊謂當如司馬相如傳云『恐不得當也』，注云：『當，謂對偶之。』理美之能當，乃所以兩美其必合也。」（離騷彙訂）按諸家釋「當」字多有未合，唯張鳳翼說近是。其字今讀去聲，非担任、價值、對偶之

謂，應釋爲「正」、「宜」，亦卽「得當」、「失當」之「當」。在「覽察」二句中，上下句分言「得」、「當」，實爲互文；又「覽察」見於上句，其義亦貫於下。因此，二句的完整意思應是：覽察草木猶未得當，則覽察美玉又豈能得當？

①蘇：取。說文「蘇，把取禾若也」，段玉裁注：「離騷『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王逸曰：「蘇，取也。」韓信傳曰「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此皆假蘇爲蘇也。」糞壤：糞土。充：塞滿。幃（εν·維）：指古人身上佩帶的香袋。王逸說：「幃，謂之膾；膾，香囊也。」段玉裁說：「凡囊皆曰幃，曰膾，王依文爲說，則謂之香囊耳。」

②靈氛之言至此爲止。以上二句說：（那些人）拿糞土來塞滿荷包，却反而說申椒不香。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一）}，心猶豫而狐疑^①。巫咸將夕降兮^②，懷椒糈而要之^{（二）}③。百神翳其備降兮^④，九疑繽其並迎^{（三）}⑤。皇剡剡其揚靈兮^⑥，告余以吉故^⑦。曰勉陞降以上下兮^{（四）}⑧，求榘矱之所同^{（五）}⑨。湯禹嚴而求合兮^{（六）}⑩，摯咎繇而能調^{（七）}⑪。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八）}⑫。說操築於傅巖兮^⑬，武丁用而不疑^⑭。呂望之鼓刀兮^⑮，遭周文而得舉^⑯。甯戚之謳歌兮^⑰，齊桓聞以該輔^⑱。及年歲之未晏兮^⑲，時亦猶其未央^{（九）}⑳。恐鵜鴂之先鳴兮^{（二〇）}㉑，使夫百草爲之不芳^{（二一）}㉒。

【校記】

〔一〕氛：文選思玄賦注引作「氣」，非是。

〔二〕椒：劉師培楚辭考異說：「說文繫傳卷一、卷十二並引椒作桂，疑誤。」○糝：洪興祖說：「糝俗作糝。」漢書揚雄傳顏注引作「糝」。

〔三〕疑：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疑」。芙蓉館本作「疑」。○迎，汪梧鳳屈原賦音義說：「迂古音御，或譌作迎，因九歌湘夫人文誤。」江有誥楚辭韻讀也說：「迎當作迂，音寤。」

〔四〕陞：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升」，楚辭音殘卷作「陞」。文選五臣本、六臣本、胡刻本作「升」。按「升」與「陞」通。

〔五〕渠簠：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矩簠」。楚辭音殘卷「簠」字注：「宜作簠，又簠同。」文選五臣本、六臣本、胡刻本作「矩簠」。按「渠」與「矩」同。說文萑部：「萑，度也。」又「簠，萑或從尋，尋亦度也。楚辭曰：求矩簠之所同。」則此處字當作「萑」或「簠」，「簠」爲借字。○同：孫詒讓札述說：「七諫謬諫云，不量鑿而正枘兮，恐矩簠之不同。洪校云，同一作周。此同亦當作周，與下調協。同周形近。上文云，何方圓之能周兮，注云，言何所有圓鑿受方枘而能合者。洪校亦云，周亦作同。以彼及七諫別本證之，知此同亦當作周也。淮南子汜論云，有主於中而以知渠簠之所周者也。淮南王嘗爲離騷傳，汜論所云，必此本文。然則漢本固作周矣。自今本誤作同。而與調韻不協，考古者

遂滋異論。江永古韻標準以爲古人相效之誤，戴氏音義同。段玉裁六書音韻表則以爲古音三部與九部之合韻。俞正燮癸巳類稿又以爲雙聲爲韻，殆皆未究其本矣。按此說可備參考。詳注。

〔六〕嚴：洪興祖引一本作「儼」。朱注本、錢氏集傳本作「儼」，又並引一本作「嚴」。楚辭音殘卷作「嚴」。芙蓉館本、文選五臣本、六臣本、胡刻本作「儼」。

〔七〕咎繇：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皋陶」，文選六臣本、胡刻本「咎」作「皋」。按「咎繇」、「皋陶」、「皋繇」，古皆通用。

〔八〕又：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無「又」字。文選六臣本、胡刻本無「又」字，五臣本有「又」字。

〔九〕其：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而」。文選五臣本作「而」。按作「而」非是。又聞一多楚辭校補說：「案猶其二字當互乙。上文雖九死其猶未悔，唯昭質其猶未虧，覽余初其猶未悔，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並作其猶未，可證。」王注曰，然年時亦尚未盡，正以尚未釋猶未，是王本未倒。」錄以備考。

〔一〇〕鵠：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鵠」，錢又引一本作「鵠」。楚辭音殘卷作「鵠」。文選五臣本、六臣本、胡刻本亦作「鵠」。○鵠：錢杲之引一本作「鵠」。劉師培楚辭考異說：「案鵠當作鵠。史記麻書：『秭鳩先淖（徐廣本作子規，今俗本或誤）。』索隱本作『鵠鵠』，云『鵠音弟，鵠音圭。楚詞云，慮鵠鵠之先鳴，使夫百草爲之不芳。解者以鵠鵠爲杜鵑也。』是索隱所據楚辭鵠字作鵠。後漢書張衡傳注、漢書揚雄傳顏注、羅願爾雅翼引此亦作『鵠鵠』。顏注云：『鵠音桂。』又云：『鵠字或作

鵠，亦音題，鵠，又音決。『據顏說，似作鵠爲本字，鵠卽鵠字段文。王以買鵠爲訓，鵠、鵠、鵠，並音近也。惟隋唐已有作鵠之本。玉燭寶典五引作『題鵠』，又云『其音鵠，故以音自名』，始以題鵠卽鵠鳥。故文選思玄賦注、詠懷詩注並引作『鵠鵠』。任淵山谷詩內集注卷十二引作『鵠鵠』，卷六及事類賦注二十四亦均引作『鵠鵠』。廣韻因之，引題鵠於十六屑鵠字注。洪氏補注亦因之，以音決爲本音。並以子規、鵠鵠爲二物。誤之甚矣。』按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題鵠並字異而義同，音同或音近。餘詳注。

〔二〕夫：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無「夫」字。文選六臣本、胡刻本無「夫」字，五臣本有「夫」字。○爲：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無「爲」字。文選五臣本亦無「爲」字。按無「爲」字文義不通。

【注釋】

①「欲從」二句：漢代王逸說：「言己從靈氛勸去之吉占，則心中狐疑，念楚國也。」（楚辭章句）宋代洪興祖說：「靈氛之占，於異姓則吉矣，在屈原則不可，故猶豫而狐疑也。」（楚辭補注）宋代朱熹說：「補注以爲靈氛之占，勸屈原以遠去，在異姓則可，在原則不可，故以爲疑，而欲再決之巫咸也。考上文但謂舉世昏亂，無適而可，故不能無疑於氛之言耳。同姓之說，上文初無來歷，不知洪何所據而言，此亦求之太過也。」（楚辭辯證）按此處說「猶豫」、「狐疑」主要表示遠逝求合之慎重，也是行文的過渡，無煩深求，舊說錄以備考。

②巫咸：王逸說：「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洪興祖說：「書序云：『伊陟贊于巫咸。』前漢郊

祀志云：『巫咸之興自此始。』說者曰：『巫咸，殷賢臣。』一云：『名咸，殷之咸也。』說文曰：『巫，祝也。古者巫咸初作巫。』山海經曰：『巫咸國在女丑北。』又曰：『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孔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淮南子曰：『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注云：『巫咸知天道，明吉凶。』據此則巫咸之興尚矣，商時又有巫咸也。莊子曰：『鄭有神巫，曰季咸。』又有『巫咸招』，皆取此名。明代汪瑗說：『招魂『帝告巫陽』句，王逸注曰：『女曰巫，陽其名也。』洪氏引山海經曰『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几巫相巫履』，注云『皆神醫也』……今以山海經諸巫觀之，則以陽爲名者是也。而咸亦當作巫之名無疑矣。然以咸爲殷之賢臣是也，以爲始於殷者亦非也。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又四篇。』太戊贊於伊陟，作伊陟原命。』史記天官書曰：『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唐虞義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箕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臯，魏石申。』觀史記以巫咸與重黎等號並稱，及書序伊陟問之以災祥之事，則巫咸乃掌天文之職，爲占卜之官也明矣。……夫巫祝之興也，尚矣，觀山海經所言諸巫也，多矣，奚獨巫咸之名之著也？蓋巫之爲官，肇自先王，其來也遠，莫究其始，而巫咸之在殷，則以賢能而顯，故後世喜稱之焉。……又按男曰覲，女曰巫。顏師古曰『巫覲亦通稱』，是也。楚辭之所言巫者，皆通稱之巫也。王逸朱子皆以『女曰巫』釋之，非是。』（楚辭集解蒙引）清代顧炎武說：『書君奭篇，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於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書序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又四篇。』孔安國傳曰：『巫咸，臣名。』馬融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孔穎達正義曰：

『君爽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爲氏，名咸。』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案君爽咸子巫賢，父子并爲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則巫咸之爲商賢相明矣。『（日知錄）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褻舞形，與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段玉裁注：「蓋出世本作篇……封禪書曰『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謂巫覡自此始也。或云大臣必不作巫官，是未讀楚語矣。賢聖何必不作巫乎？」按據山海經，巫咸是神話中的神巫，又商代有巫咸，則是名巫而兼爲名臣。至於二者的關係，是因神話有巫咸所以商之名巫亦以爲名，還是因爲商有名巫巫咸所以後來託爲神話，則已不可確考。就一般情況而言，神話與原始宗教均產生於初民社會，所以巫咸作爲神話人物形象可能出現更早。路史後紀言神農使巫咸巫陽主筮，困學紀聞引莊子逸篇言黃帝立巫咸，以通九竅，太平御覽引歸藏亦言黃帝將戰，筮於巫咸，又藝文類聚引郭璞巫咸山賦序言巫咸以鴻術爲帝堯之醫。凡此種種，雖不足以證明神農、黃帝、帝堯時果有巫咸，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關於巫咸傳說的久遠。離騷此處所說「巫咸降神」，完全出於想像，至於作者想像中的巫咸究爲商代名巫，還是神話中的神巫，則難以確說。聞一多先生在解釋上文「靈氛」時，曾說「靈氛」卽山海經「靈山十巫」中的「巫盼」，則此處巫咸也較有可能指十巫中爲首的巫咸。又清代徐煥龍說：「巫咸，古神巫，術更勝于靈氛者……欲其決靈氛之占果當從否。」（屈辭洗髓）此亦想當然之說，姑錄以備參。降：指降神。清代王夫之說：「楚俗尚鬼，巫或降神，神附于巫而傳語焉。」（楚辭通釋）可見類似於後世的「跳神」。「夕降」，指在晚間降神。洪興祖說：「言夕降者，神降多以夜，陳寶之類是也。」又古代也傳說巫咸死而爲神，因此舊註如王逸章句、汪瑗

集解都以爲此處「降神」所降者卽是巫咸，此類解釋皆誤，這裏巫咸顯然是巫者身份，與上文靈氛之爲卜者相近。

③懷：懷藏、懷帶的意思。汪瑗說：「懷，包藏也，如陸績懷橘之懷，言豫先包藏此物，候巫咸降而獻享以要之也。」椒、糒（ \times 許）：王逸說：「椒，香物，所以降神。糒，精米，所以享神。」宋代錢杲之說：「糒置椒，取其芬香，以禮神。」（離騷集傳）又汪瑗說：「王逸以椒爲降神之物，以糒爲享神之物，似是謂以椒投於酒中，使其氛香以降神也。然九歌中有曰椒漿者，朱子曰：『漿者，周禮四飲之一，謂以椒漬其中，取其氛芳以饗神也。』則此言椒糒者，蓋以椒爲飲湯，以糒爲餽飯，皆所以饗神者也。」又清代朱冀說：「椒謂椒酒也。」崔寔月令：「過臘一日謂之小歲，拜賀君親，進椒酒。」又荆楚俗，正月元日，以盤進椒飲酒，謂之椒盤。大夫懷椒以代椒酒，且寓不離芳香之意也。」（離騷辯）按說文「糒，糧也」，段玉裁注：「凡糧皆曰糒。」離騷王注曰「糒，精米，所以享神」，其一耑耳。」山海經中山經記荆山之祠，亦稱「糒用五種之精」。可知「糒」而非專指「精米」，但五穀既用於祀神，則擇其精者亦理所必然。至於「椒」與「糒」的關係，照王逸說似二者分用，而所言不詳，錢汪朱三說又各不相同，今均錄以備考。要（ \times 邀）：攔截，這裏是迎候的意思。以上二句說：巫咸將在晚間降神，我帶着花椒精米前去迎候。

④百神：指巫咸所降之神。汪瑗說：「百神謂天之羣神；百者，概言其數之盛也。」翳（ \times 義）：遮蔽，這裏用作副詞，形容諸神下降時的情況。王夫之說：「翳，蔽空而下也。」備：齊，都。

⑤九疑：山名，在今湖南省寧遠縣東南。這裏指九疑山之神。王逸說：「九疑，舜所葬也。言巫咸得已

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來迎，知己之志也。」錢之杲說：「九疑，舜所葬也，時原南征在其地。」汪瑗說：「此言九疑者，謂九疑山之土神也。……謂天神來之盛，而已使土神接之盛也。」清代錢澄之說：「百神降而九疑迎，九疑有地主之誼也。」（屈詁）王夫之說：「九疑山神，或曰舜之靈也。『並迎』，皆要請之也。」清代王邦采說：「舊注謂舜使九疑之神紛然迎己，大謬固不待言。然使作者不提及九疑，則前見帝求女兩段洋洋大文，令讀者目眩心迷，不知置身何處，並忘却陳詞者心盡氣絕之餘，全是空際注想，幾欲疑鬼疑神矣。至此但微逗一筆，如絕不經意，因嘆用心之細，用筆之妙。」（離騷彙訂）清代夏大霖說：「九疑指舜之神親降，言百神擁蔽舜神而備降，不敢叱尊故云，如今人稱執事之類。」（屈騷心印）清代余蕭客說：「巫咸爲降百神而注意於舜，迎九疑之神，舜乃降而揚靈，告原以靈氛占之吉故。巫咸迎神而降之，百神曰降，九疑曰迎，互文也。前言重華不過，此言舜降揚靈，恍惚離奇。」（文選紀聞）按此處何以言及九疑，舊說雖多，迄無確解。疑上文想像「上下求索」既由九疑山出發，則「叩閭」、「求女」失敗之後，似仍落腳於九疑，所以靈氛占卜、巫咸降神二事亦均被想像爲在彼處進行，而當天神下降之際，九疑山神作爲地主並起而迎。王邦采說略近，但其注釋行文似以向重華陳詞爲實事，只在「陳詞者心盡氣絕之餘」，方是見帝求女兩段「空際注想」，實則陳詞、叩閭、求女、占卜、降神各節全是「空際注想」，但其想像既分層次，亦有起迄，近似於敘事詩的情節。續：盛多的樣子。其：句中助詞。迎：可能是「迓」字之誤，「迓」與下文「故」古音爲韻（參閱校記）。以上二句說：天上諸神蔽空齊下，九疑山神紛紛相迎。

⑥皇剡剡（<g>演）：大放光芒的樣子。按王逸以「皇」爲「皇天」，朱熹說「皇卽謂百神」，均非是。此處「皇剡剡」是屈辭中常見的前置三字狀語，「皇」字不得釋爲主語。明代閔齊華說：「皇，大也；剡剡，光盛也。」（文選淪注）汪瑗說：「剡剡，猶燄燄，輝光貌。」又清代張詩說：「皇，猶蝗也。」（屈子貫）說皆可參。揚靈：顯示神靈。又王逸釋爲「揚其光靈」，徐煥龍釋爲「揚發其靈光」，張詩釋爲「發揚其精靈」，清代劉夢鵬釋爲「靈氣發揚」（屈子章句）皆近似可通。

⑦吉故：閔齊華說：「吉故，卽靈氛吉占之故。」明代李陳玉說：「靈氛說吉，不知其故，此下乃告之。」（楚辭箋註）又清代龔景瀚說：「故者，已然之蹟也，下文傳說、呂望等是也。吉故，前事之吉者也。」（離騷箋）按龔說是，閔李涉上靈氛爲說，皆枝蔓不切。以上二句說：諸神大放光芒顯示神靈，告訴我君臣遇合的吉利故事。

⑧曰：主語是巫咸。以下至本段末，都是巫咸代表天神所說。陞降以上下：王逸說：「上謂君，下謂臣。」洪興祖說：「升降上下，猶所謂經營四荒、周流六漠耳，不必指君臣。」朱熹說：「陞降上下，陞而上天，下而至地也。」汪瑗說：「升降上下，重言之也。上下與前『上下而求索』之上下同，言上下則四方可知矣。」又清代林雲銘說：「勉陞降以上下，指山川險阻言，亦勸其去國也。」（楚辭燈）清代陳本禮說：「升降上下，猶『鳳皇翔於千仞，覽德輝而下之』之意。」（屈辭精義）按此句當取洪興祖、朱熹說，汪、林、陳說亦可參，王逸以上下爲君臣，非是。又自王逸以下，諸家均以爲巫咸之言與靈氛意同，都旨在勸屈原去國遠逝，唯清代梅曾亮說：「靈氛觀其去而之他，巫咸則欲其留以求合。『勉陞降』二句是求合大旨。」（古

文辭類纂評點引）錄以備考。又「曰勉」以下，諸說均以爲巫咸之語，隋釋道騫獨注爲「靈氛之詞」（楚辭音），清代徐文靖更謂：「按其上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又曰『告余以吉故』，又曰『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則是『曰勉升降以上下』蓋靈氛語也。」升降，卽山海經「十巫從此升降」也。洪慶善補注以爲原語，朱子辨證斷以爲巫咸語，夫既爲殷之巫咸，豈應稱引呂望之鼓刀、甯戚之飯牛？（管城碩記）按道騫說恐是偶誤，徐說甚迂，此處巫咸降神是想像之言，豈可拘歷史人物之先後而不顧文義？

⑨ 渠：同「矩」，畫方形的儀器。 矧（ting獲）：尺度。「渠矧」，比喻準則。以上二句說：努力到上下四方去尋求吧，尋求那些和你遵循同樣準則的人。

⑩ 嚴：嚴肅認真的意思。

⑪ 摯（zhi志）：伊尹之名，相傳是商湯的賢相。

咎繇（gao高堯）：卽皋陶，傳說中夏禹的賢臣。

調：協調，和諧。按此處「調」與上文「同」字的叶韻問題，前人頗多歧說，如朱熹說：「調叶音同，詩車攻之五章有此例。」汪瑗說：「詩曰：『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蓋飲與柴協，調與同協，以首尾二句爲韻，中連二句爲韻。天問『雄虺九首』四句用此法也。」清代江永說：「小雅『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此以首句與第四句韻，中二句非韻，猶之『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戾詈韻而寇可非韻也。」吳氏械以調同爲韻，讀調如同，引離騷爲證。愚謂調字本音在第六部，與此部不可強通。離騷云「勉陞降以上下兮，求矩矧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蓋屈子亦誤以此詩爲韻，古人讀書不必其無誤也。東方朔七諫「不量鑿以正枘兮，恐矩矧之不同，

不論世而高舉兮，恐操行之不調』，則又誤效離騷者耳。」（古韻標準）清代江有誥也說：「二句無韻。」（楚辭韻讀）清代段玉裁說：「調本音在第三部，讀如稠，車攻以韻同字，屈原離騷以韻同字，東方朔以韻同字，皆讀如重，此古合韻也。」潘岳藉田賦以茅韻農，束皙勸農賦以曹韻農，韓詩橫由其晦，毛詩作橫從，毛詩狙聲之狙，漢書作蠟，史記衛青傳大當戶銅離，徐廣曰一作稠離，汝南銅陽之銅，見腫韻，亦見有韻，皆第三部、第九部關通之義。江氏謂車攻調同非韻，離騷七諫爲古人相效之誤，其說似是而非。」（六書音均表）清代朱珔說：「按漢郊祀歌日出入章云：『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陳氏本禮云：『調字叶龍』，余謂彼下文『使我心苦，訾黃其何不徠下。』下與苦韻。論文義『六龍之調』當上屬，自與龍韻。可見調之叶同，漢以前多有之，不得謂其非也。至韓子揚榷篇『形名參同，上下和調』明亦同調爲韻，尤可爲此處添一左驗。」（文選集釋）又清代孫詒讓認爲「求矩矱之所同」句，同當作周，與下調協韻。（說見札迺，詳校記）按朱熹用吳棫叶音說，二江謂無韻，皆非是。段玉裁、朱珔所舉諸例，足證同調於古爲韻。孫說亦不爲無據，可備參考。以上二句說：商湯夏禹認真尋求志同道合的人，得到伊尹、咎繇而君臣協調。

⑫用：因，借助。行媒：王逸說：「行媒，喻左右之臣也。言誠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明，賢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以上二句意思是：只要衷心愛好優美的品質，那就自然會有理想的結合，又何必借助媒人往來說合？

⑬說（Yue悅）：指傳說，相傳是殷高宗的賢相。王逸說：「傳說抱道懷德，而遭遇刑罰，操築作於傳

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像求之，因得傳說，登以爲公，道用大興，爲殷高宗也。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是佚篇也。」操築：「操」，持。「築」，打土牆用的擣土棒。洪興祖說：「孟子曰：『傳說舉於板築之間。』」史記云：「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傳說。」險與巖同。徐廣曰：「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明代陸容說：「孟子云：『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屈原云：「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二書築字，猶周詩「築室百堵」之築。蔡氏註「說築傅巖之野」云：「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蓋以版築胥靡之事，說賢者，不宜有此，爲賢者諱，故云然爾。然孟屈去殷周末遠，必有所傳，況耕稼陶漁不足以病舜，釣弋獵較不足以累孔，窮而操築亦何足以爲說諱乎？」（菽園雜記）明代楊慎說：「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況，當求於意外。如尚書云『說築傅巖之野』築之爲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傳說起於板築，雖孟子亦誤矣。」（丹鉛錄）明代陳耀文說：「（楊慎所云）蔡傳也，據以非孟，遽言哉。……按孔子語子路云：『傳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孟子云：『傳說舉於板築之間。』莊子云：『傳說胥靡。』墨子云：『傳說被褐帶索，庸築傅巖。』屈原離騷云：『說操築於傅巖。』賈誼鵬賦云：『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班固公孫弘贊云：『板築飯牛之朋。』崔駰達旨云：『役夫發夢於王公。』張衡應間云：『委畚築而據文軒。』夏侯湛抵疑云：『傳說操築以寤王。』王子年拾遺記云：『傳說質爲赭衣，舂于深岩以自給。』沈約恩倖傳論云：『板築，賤役也，傳說去爲殷相。』右諸說並

同孔傳。且孔孟莊墨去殷皆未大遠，言必有據，不知蔡氏何所見而不從也。」（正楊）按傳說以刑徒而爲殷高宗舉用，雖是傳說，而諸古書所記略同。尚書孔傳始謂「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蔡傳又釋「築」爲「居」，楊慎後據以爲說。此皆以傳說爲賢相，不應出身低賤，而故爲曲說。實則離騷天問述傳說事，文義極明，不容更有異解。陸容說甚確。陳耀文所舉諸例足證蔡楊之誤，但他認爲諸例「並同孔傳」，亦是誤解。傳巖：地名，在今山西省平陸縣東。

⑭武丁：殷高宗名。以上二句說：傳說拿着擣土棒在傳巖打牆，武丁毫不猶疑地用他爲相。

⑮呂望：卽姜太公。王逸說：「呂，太公之氏姓也。……或言呂望太公，姜姓也，未過之時，鼓刀屠於朝歌也。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盍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以爲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爲太公望。或言周文王夢天帝立令狐之津，太公立其後。帝曰：昌，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亦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文王出田，見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爲太師也。」又汪瑗說：「余嘗備觀諸書，所載呂望出處多有異同，而名姓之註，亦無一定之說。大抵呂爲封姓是也，姜爲本姓是也。牙字卽古之雅字通用，尚書有君牙篇是也。曰牙曰尚，或字或名，今無所考，亦難懸斷。若尚父者，蓋如哀公之誅仲尼曰尼父，桓公之尊管仲曰仲父（史記）；索隱以爲官名非也。曰師尚父者，蓋因文王立以爲師，故兼稱之耳。古之聖王多學焉而後臣之，則師者卽周禮師傅之官，而曰師爲官名可也，曰尚父爲官名不可也。詩曰：『維師尚父』是也。說苑言太公釣魚時，已得書，有呂望封齊之文，則太公窮困時已名爲望矣，而謂文王號之可乎？」

然太公者，卽師父之意；而望之與尚，其音相近而義相通，或卽爲太公之名後世流傳之訛也。既曰『九十顯榮』，則遇文王時已老矣。故或以師父稱之，或以太公稱之。太公者，因呂尚之年老而稱之者也。若從史記之說，則太公者乃謂文王之祖耳。此蓋不知望字爲太公之名，而因附會其說也。錄以備考。

鼓：鳴。「鼓刀」，擺弄屠刀發出響聲；相傳姜太公曾在殷都朝歌當過屠夫，宰牛爲生。洪興祖說：『史記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戰國策云：『太公望，老婦之逐夫，朝歌之廢屠，文王用之而王。』注云：『呂尚爲老婦之所逐，賣肉於朝歌，肉上生臭不售，故曰廢屠。』淮南子曰：『太公之鼓刀。』注云：『太公，河內汲人，有屠釣之困。』天問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後何喜？』注云：『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

①⑥周文：周文王，名姬昌。以上二句說：呂望擺弄過屠刀，遇着周文王就得到舉用。

①⑦甯戚：王逸說：『甯戚，衛人。……修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用爲客卿。』其事亦見呂氏春秋舉難、淮南子道德。謳歌：史記鄒陽傳裴駰集解引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公召與語，說之，以爲大夫。』又史記司馬貞索隱說：『商歌者，謂爲商聲而歌也。或云商旅之歌也，二說並通。』又清代孫志祖說：『甯戚商歌，今人習聞『南山白石』之詞，出於應劭者（本劉向別錄），爲世所傳誦。』文選嘯賦（李）註又載一歌曰：『出東門兮厲石斑，上有松柏兮青且闌，粗布衣兮縕纓，時不過兮堯舜，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

楚國。』蓋出許慎淮南註也。又呂氏春秋舉難篇『戚甯擊牛角疾歌』，高誘註云：『歌碩鼠也。』後漢書馬援傳註引說苑：『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讀書脞錄）均錄以備考。

⑱齊桓：齊桓公，春秋前期齊國國君，曾稱霸於諸侯。該輔：王逸說：『該，備也。……備輔佐也。』以上二句意思是：甯戚唱歌表示懷才不遇，齊桓公聽到了就以他爲輔佐之臣。

⑲晏：遲，晚。

⑳央：盡。一說「央，中也。未央，謂其時未過中，尚可爲有」（錢杲之說）。

㉑鵽鵽（*stus*）：鳥名。王逸說：『鵽鵽，一名買鵽，常以春分鳴也。』道騫說：『文釋曰：『鵽鵽一名鵽，今謂之伯勞，順陰氣而生，賊害之禽也。王逸以爲春鳥，謬矣。』廣雅：『鵽鵽，布穀也。』案江之意，秋時有之。詩云『七月鳴鵽』，毛傳云：『鵽，伯勞也。』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洪興祖說：『鵽，一作鵽。鵽音提，鵽音決，一音第桂，一音殄絹。反離騷云：『徒恐鵽鵽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顏師古云：『鵽鵽一名買鵽，一名字規，一名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皆歇。』鵽與鵽同，鵽音詭。思玄賦云：『恃知已而華予兮，鵽鵽鳴而不芳。』注云：『以秋分鳴。』李善云：『臨海異物志：鵽鵽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服虔曰：鵽鵽一名鵽，伯勞也，順陰陽氣而生。』按禽經云：『鵽周，子規也。江介曰子規，蜀右曰杜宇。』又曰：『鵽鵽鳴而草衰。』注云：『鵽鵽，爾雅謂之鵽，左傳謂之伯趙。』然則子規、鵽鵽二物也。月令仲夏『鵽始鳴』，說者云：五月陰氣生於下，伯勞夏至，應陰而鳴。詩曰：『七月鳴鵽』，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幽地晚寒。』左傳『伯趙氏司至也』，注云：『伯勞以夏至鳴，冬至止。』陸佃埤雅云：

「陰氣至而鵙鳴，故百草爲之芳歇。」廣韻曰：「鵙鵙，關西曰巧婦，關東曰鵙鵙，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未詳。」朱熹說：「鵙鵙，顏師古以爲子規，一名杜鵑。服虔、陸佃以爲鵙，一名伯勞。未知孰是。然子規以三月鳴，乃衆芳極盛之時；鵙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又鵙鵙音亦近，疑服陸二說是。」明代李時珍說：「蜀人見鵙而思杜宇，故呼杜鵑；說者遂謂杜宇化鵙，誤矣。鵙與子規，子規、鵙鵙、催歸諸名，皆因其聲似，各隨方音呼之而已。其鳴若曰『不如歸去』。諺云『陽雀叫，鵙鵙央』，是矣。」禽經云：「江左曰子規，蜀右曰杜宇，甌越曰怨鳥。」服虔注漢以鵙鵙爲伯勞，誤矣。名同物異也。伯勞一名鵙，音決，不音桂。」（本草綱目）汪瑗說：「楚辭中凡嘆芳草零落者多以霜降爲言，以此例推之，則鵙鵙之鳴，屈子以爲先秋鳴而衆芳歇也明矣。王逸之意是以芳字解作花字，謂此鳥鳴則百草之花落而不芳矣。其說雖通，要非屈子本意。屈子之言芳草早殀者，多於秋冬，不於春夏也。」又明代周拱辰說：「鵙鵙音弟桂，一作鵙鵙。揚雄反騷『恐鵙鵙之先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顏師古以爲子規，近是。太史公『冰泮發蟄，秭鵙先渾』，渾卽鳴也。此物於草芳時最先鳴，一發其聲，潰血滿叢，草木之類，半皆萎折，莫知其故。然則古人蓋忌其鳴之蚤也。」又說：「陶弘景最博物，尋山志曰：『函廬蘭而被蕙，及春鵙之未鳴。』則鵙爲春鳥無疑。」（離騷草木史）清代王引之說：「廣雅鵙鵙、鵙鵙，子鵙也。」鵙與舊同，或作規。爾雅『鵙周』，郭璞注云：「子鵙鳥出蜀中。」說文『鵙周，燕也，從隹，少象其冠也。』今子鵙毛色慘黑，頭有小冠，一如叔重之說矣。玉篇：「鵙，鵙鵙也。或作鵙。」又云：「鵙鵙，又名杜鵑。」廣韻：「鵙鵙卽杜鵑也。」離騷『恐鵙鵙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王逸注云：「鵙鵙一名買鵙，常以春分鳴。」漢書揚雄傳『鵙鵙』

作『鵽』，枚乘梁王菟園賦作『蜺蛙』，張衡思元賦作『鵽』，李善注思元賦云：『服虔曰：鵽一名鵽，伯勞也。順陰氣而生，賊害之鳥也。』王逸以爲春鳥繆也。『案服意蓋謂春分之時，衆芳始盛，不得云百草不芳，因以爲五月始鳴之鵽，五月陰氣生而鵽鳴，百草爲之不芳，是服之意也。』今案離騷言此者，以爲小人得志則君子沈淪，野鳥羣鳴則草芳衰謝，此乃假設爲文，不必實有其事。亦如九章云：『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耳，豈謂鳥獸羣號之時，實有不芳之草哉。若然則子鵽爭鳴而衆芳歇絕，可無以春鳥爲疑矣。況鵽、杜鵑一聲之轉，方俗所傳尤爲可據也。而顏師古漢書注乃牽就其說，云『鵽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皆歇』，思元賦舊注則云『鵽以秋分鳴』，廣韻又云『鵽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此皆于王服兩家不能決定，故爲游移兩可之說；而不知鵽春月卽鳴，不得遲至立夏，物候皆言其始，又不得兼言秋分也。……又玉篇云『鵽卽布穀也』，『鵽，布穀也』，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廣雅『鵽，布穀也』，則與廣雅下文布穀混爲一條矣。案龍龕手鑑云：『子雉鳥大如布穀，不得卽以爲布穀也。』今不從。』廣雅疏證又近人朱季海先生說：『古今釋此文者，大抵不出三家：其一主買鵽，卽子規，王逸以下是也。其一主伯勞，騫公引文釋，李善引服虔是也。其三主布穀，楚辭音張衡傳注引廣雅是也。其文與今廣雅不合，當由討論未精，章懷亦承舊音之誤耳。』王氏疏證駁之，是也。……其主伯勞者，徒以鵽、鵽音聲相附，不嫌同呼，然夏小正云：『鵽者，百鵽也。』爾雅：『鵽，伯勞也。』不聞伯勞更名鵽。以此改王，毋乃專輒。王云：『恐鵽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得成也。』此以鵽先鳴，見地氣劇轉，衆芳後時，故云芬芳不得成，理本無謬。江氏以春鳥譏之，不然

耳。」（楚辭解故）按鵲鳩釋爲子規或伯勞，各有所據；前者在字詞訓詁上證據比較充分，後者則在文義上更近情理。何者爲是殊難確斷。今姑從王逸、李時珍、王引之等人之說，以鵲鳩爲子規，僅供參考。

②按巫咸之辭，當至此句爲止。朱熹、汪瑗說是。餘如洪興祖以爲止於上文「求架嬖」句，戴震以爲止於上文「齊桓聞以該輔」句，李光地、屈復、陳本禮等並謂止於下文「恐嫉妒」句，吳世尚、吳汝淪謂止於下文「莫好脩」句，王夫之、姚鼐、王樹枏更以爲止於下文「周流觀乎上下」句，皆誤，所說並從略。以上四句意思是：要趁着年歲還不遲，時光還未盡，努力尋求遇合，有所作爲，不要等到年老力衰，時機已過，如同鵲鳩一叫花草不再芳香那樣，便再也來不及了。

何瓊佩之偃蹇兮①，衆夢然而蔽之②。惟此黨人之不諒兮③，恐嫉妒而折之④。時繽紛其變易兮⑤，又何可以淹留⑥。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⑦。何昔日之芳草兮⑧，今直爲此蕭艾也⑨。豈其有他故兮⑩，莫好脩之害也⑪。余以蘭爲可恃兮⑫，羌無實而容長⑬。委厥美以從俗兮⑭，苟得列乎衆芳⑮。椒專佞以慢慝兮⑯，又椒又欲充夫佩幃⑰。既干進而務入兮⑱，又何芳之能祇⑲。固時俗之流從兮⑳，又孰能無變化㉑。覽椒蘭其若茲兮㉒，又況揭車與江離㉓。惟茲佩之可貴兮㉔，委厥美而歷茲㉕。芳菲菲而難虧兮㉖，芬至今猶未沫㉗。和調度以自娛兮㉘，聊浮游而求女㉙。及余飾之方壯兮㉚，周流觀乎上下㉛。

【校記】

〔一〕佩：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珮」。文選六臣本作「珮」。

〔二〕諒：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亮」。楚辭音殘卷作「亮」，注曰：「宜作諒」。文選五臣本、六臣本、胡刻本亦作「亮」。按當作「諒」。「亮」是「諒」的借字。

〔三〕其：洪興祖、錢杲之皆引一本作「以」。朱注本、芙蓉館本作「以」，朱熹又引一本作「其」。

〔四〕荃：楚辭音殘卷作「蓀」，注曰：「本或荃，非也。凡有荃字，悉蓀音。」詳前校。

〔五〕草：洪興祖引一本作「艸」，一本作「卉」。詳前校。

〔六〕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無「蕭」字，又皆引一本無「也」字。文選五臣本無「蕭」字。按當有「蕭」字。王逸注：「言往芬芳之草，今皆直爲蕭艾而已。」是王逸本有「蕭」字。

〔七〕也：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無「也」字。按據離騷文例，此與上「蕭艾」句並當有「也」字。

〔八〕列：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引」，五臣本仍作「列」。按當作「列」，形近而誤作「引」。

〔九〕慢：洪興祖引釋文作「嫚」，朱熹引一本作「漫」，錢杲之引陸氏作「嫚」，三家又皆引一本作「謾」。文選祭屈原文注亦引作「謾」。楚辭音殘卷作「嫚」。按說文「嫚，侮傷也」，段玉裁注：「人部曰：侮者，

傷也。傷者，輕也。嫚與心部之慢音同義別，凡嫚人當用此字。」然則此處本字當作「嫚」，「慢」

「謾」「嫚」皆通假字。○慆：洪興祖引一本作「諂」，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諂」。楚辭音殘卷作

「諂」。注曰：「又慝，宜作諂。同他牢反。」文選五臣本作「諂」。

〔二〕夫：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其」。文選五臣本、六臣本、胡刻本作「其」，藝文類聚八十九亦作「其」。按作「其」非是。○幃：楚辭音殘卷注云：「又褱、緯，同許韋反。」劉師培楚辭考異說：「文選祭屈原文引幃作緯。原本玉篇系部『緯』字注云，楚辭或以爲帷字。則古有作緯之本。」

〔三〕而：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以」。

〔四〕流從：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從流」。洪又引一本「從」誤作「徙」。錢氏集傳本、芙蓉館本、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從流」，錢氏又引一本作「流從」，文選五臣本亦作「流從」。按聞一多楚辭校補說：「案當從一本作從流。從流，古之恒語。孟子梁惠王下篇曰：『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韓詩外傳一『從流而挹之，奐然而溢之』。本書哀郢曰：『順風波以從流兮』。九歎怨思曰：『願屈節以從流兮』。詩伐檀釋文引韓詩薛君章句『順流而風曰淪』，文選雪賦注引作從流。晏子春秋諫下篇『順流九里』，類聚八六、御覽九三二並引作從流，是從流卽順流也。王注曰『隨從上化，若水之流』，是王本正作從流。文選亦作從流。」此說可參。

〔五〕揭：洪興祖、錢杲之皆引一本作「藹」。文選五臣本作「揭」。詳前校。○離：洪興祖、錢杲之皆引一本作「離」。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離」。詳前校。

〔六〕之：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其」。芙蓉館本作「其」。按當作「之」。

〔七〕而：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其」。○虧：洪興祖引一本作「虧」。

〔二六〕芬：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芬芬」，文選五臣本亦作「芬芬」。

〔二七〕和調度：孫志祖文選考異引一本「和調度」上有「誠難」二字。又說：「楚辭、六臣無誠難二字。」

【注釋】

①瓊佩：佩玉，比喻美德。清代蔣驥說：「瓊佩，根『折瓊枝以繼佩』而言。」（山帶閣注楚辭）偃蹇：漢代王逸釋爲「衆盛貌」（楚辭章句），是隨文生義，尚未確切。清代朱冀釋爲「困頓失志貌」（離騷辯），清代余蕭客釋爲「憔悴」（文選紀聞），皆非文義。唯宋代錢杲之釋爲「高長貌」（離騷集傳），清代胡文英釋爲「傑出貌」（屈騷指掌），較爲近是。「偃蹇」本義是高貌，這裏是高卓的意思。又宋代朱熹說：「此下至終篇，又原自序詞。」（楚辭集注）

②薜（〇愛）：遮掩。方言：「掩、翳，薜也。」「薜然」是狀語，被遮暗的樣子。以上二句說：我的佩玉是多麼高潔，人們却把它遮蔽得暗淡無光。

③諒：信實，「不諒」，不講信義。王逸說：「諒，信。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一說「不諒」是羣小不信屈原的意思。如明代張鳳翼說：「言此讒佞之黨不信忠直，吾恐其妬我而折挫也。」（文選纂註）又明代汪瑗說：「不諒，謂不信己瓊佩之美也。」（楚辭集解）錄以備考。

④折：摧折，摧殘。之：它，指佩玉。以上二句說：這幫結黨營私的人是不講什麼信義的，恐怕會出於嫉妒來摧殘它。

⑤繽紛：這裏是形容時世紛亂。

⑥以上二句說：時世紛亂而變化無常，又怎能在這裏久留。

⑦茅：明代李時珍說：「茅葉如矛，故謂之茅。其根牽連，故謂之茹。易曰『拔茅連茹』是也。有數種，夏花者爲茅，秋花者爲菅，二物功用相近，而名謂不同。」又說：「茅有白茅、菅茅、黃茅、香茅、芭茅數種，葉皆相似。」（本草綱目）這裏「茅」代表惡草。王逸說：「（蘭芷二句）言蘭芷之草變易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爲菅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爲小人，忠信更爲佞僞也。」

⑧直：汪瑗說：「直者，變易太甚之意。」又說：「二句怪而嘆之之詞。」蕭艾：李時珍說：「白蒿有水陸兩種，爾雅通謂之蘼，以其易蘼衍也。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則皆呼爲蒿矣。曰蘼、曰蕭、曰荻，皆老蒿之通名。」又說：「艾草多生山原，二月宿根生苗成叢，其莖直生，白色，高四五尺。其葉四布，狀如蒿，分爲五尖。極上復有小尖。面青，背白，有茸而柔厚。七八月葉間出穗，如車前穗，細花，結實累累盈枝，中有細子，霜後始枯。皆以五月五日連莖刈取，暴乾收葉。」這裏「蕭艾」亦均指惡草。以上四句說：蘭和芷變得不香了，荃和蕙化成了茅草，怎麼從前的香草，現在簡直成了蕭艾之類的惡草！

⑨「豈其」二句：王逸說：「言士民所以變曲爲直者，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志之故。」宋代洪興祖說：「時人莫有好自修潔者，故其害至於荃蕙爲茅，芳香爲艾也。」（楚辭補注）朱熹說：「世亂俗薄，士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爲莫如好修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有如好修之爲害也。東漢之亡，議者以爲黨錮諸賢之罪，蓋反其詞以深悲之，正屈原之意也。」錢杲之說：「好脩，好美脩潔之人，謂賢者也。小人豈有他

故，而不爲賢者之害，言必害也。」汪瑗說：「他故，別由也。莫，猶不肯也。害，猶弊也。言時人始焉爲君子，中焉而變易者，蓋由於不肯愛自脩潔，無志向上，其弊遂至於如此也。」明代李陳玉說：「不但小人不容君子，並要盡變君子，使蘭芷荃蕙與蕭艾同，無他，止爲爾好修之故耳。」莫是疑詞，猶云莫不是這些關竅也。」（楚辭箋註）朱冀說：「言何故昔之正人皆一旦改節如是，諒無他故，莫非見我好脩之賈害，故盡喪其生平耶？」按二句文義甚明，而舊說分歧若此。洪汪說近是。王逸以「好脩」屬君言，其後五臣、王夫之等從之，不知此二句直承上文「蘭芷」四句而言，不當變換主語。朱熹、錢杲之說皆穿鑿迂曲之甚，而朱說之沿誤者尤多，故錄而正之。以上二句說：這難道還有別的緣故？都是不愛惜優美品質所造成的禍害啊！

⑩蘭：王逸說：「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洪興祖說：「史記『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然則子蘭乃懷王少子，頃襄之弟也。」錢杲之說：「蘭喻所收賢才也。」張鳳翼說：「此言蘭，下言椒，指賢人之改節者。舊注直以爲指子蘭子椒，然則下文揭車、江離又誰指哉。」清代錢澄之說：「原所最貴者蘭也，故紉以爲佩，樹芳自蘭始，責備亦蘭爲先。」（屈詁）按離騷例以芳草比賢人或美德，未可指爲實有其人。錢杲之、張鳳翼說皆是。朱熹於此更有詳辯，說見下「又況揭車與江離」句注。恃：賴，依靠。

⑪容：指外表。長：王逸、五臣釋爲「長大」，朱熹說：「容長，謂徒有外好耳。」按朱說近是。廣雅；

「長，善也。」在這裏是好或優秀的意思。 以上二句說：我以為蘭草總可靠，誰知它並無實質而虛有其表。

⑫委：棄。

⑬苟：苟且。 衆芳：這裏是比喻被世俗所稱譽的人。又汪瑗說：「苟，聊且將就之意。衆芳謂諸在位者，指縉紳之徒而言，非謂真美君子也。」亦通。 以上二句說：蘭草竟拋棄它的美質而追隨世俗，以苟且求得被列爲「芳草」。

⑭椒：王逸指爲「楚大夫子椒」，洪興祖亦引「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又晚清王樹枏說：「此指懷王幸姬鄭袖言。後漢書伏皇后紀引漢官儀云：『皇后稱椒房，取其蕃實之義也。』鄭袖爲張儀說辭而懷王卒及於難，故曰專佞以慢慝也。」（離騷注）按椒亦比喻變節者，王洪說非是，王樹枏說尤穿鑿。 專：專橫。佞（níng 寧）：諂媚。一說「專」修飾「佞」，「專佞」是一味諂媚的意思，錄以備考。 慢、慝（mò 濤）：都是傲慢的意思。

⑮櫟（shù 殺）：指木本植物食茱萸所結的子。李時珍說：「此卽櫟子也。蜀人呼爲艾子，楚人呼爲辣子，古人謂之藪及櫟子。因其辛辣，蜇口慘腹，使人有殺殺黨然之狀，故有諸名。」又說：「吳茱、食茱乃一類二種。茱萸取吳地者入藥，故名吳茱萸；櫟子則形味似茱萸，惟可食用，故名食茱萸也。」佩褱（xié 維）：用作佩飾的香袋。錢杲之說：「椒櫟亦香物，皆喻所收賢才也。或專用佞柔，慢慝其君，或欲充入佩褱，親比其君。」以上二句說：花椒變得專橫諂媚又傲慢，櫟子又鑽進人們佩帶的香袋。

①⑥干、務：都是追求的意思。「干進」、「務人」都指爲權勢利祿而鑽營。汪瑗說：「干者求之遍也，務者事之專也，將入曰進，既進曰入。」干進務人，互文而重言之也。」

①⑦祇（之）：敬、尊重。王逸說：「言子椒苟欲自進，求人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人，而舉用之也？」朱熹說：「但知求進，而務人於君，則又何能復敬守其芬芳之節乎？」錢杲之說：「意在求進，雖有才美如芳草，誰能敬之？」按三說各異，當以朱說爲近是。此二句承椒而言，意謂昔之有才德者，今既皆以干進務人爲事，自不能恪守原有的品節。王逸以「祇」爲「敬愛賢人」，則多一層轉折，「椒」「檄」之類尚不知自愛，何論愛賢？錢說以「敬」屬「誰」，增一主語而讀之，絕非文義。又清代王引之說：「祇之言振也，言干進務人之人，委蛇從俗，必不能自振其芬芳，非不能敬賢之謂也。上文云『蘭芷變而不芳』，意與此同。」逸周書文政篇「祇民之死」，謂振民之死也。祇與振聲近而義同，故字或相通。卓陶謨「日嚴祇敬六德」，史記夏本紀祇作振。柴誓「祇復之」，魯世家祇作敬，徐廣曰：「一作振。」內則「祇見孺子」，鄭注曰：「祇，或作振。」（廣雅疏證）按此說頗有據，義亦可通。以上二句說：它們既然一心鑽營向上爬，又怎能尊重自己原有的品格？

①⑧「固時俗」二句：唐代張銑說：「固此諂佞之俗，流行相從，誰能不變節隨時以容身乎？」（文選五臣注）又錢澄之說：「流從謂前者流，後者從，所謂隨波逐流也。初以變易歸之於時，既以干進責之衆芳，至此又爲衆芳寬一步，言時俗如此，亦不能不變化也。」以上二句說：世俗的風氣本來就是大家隨波逐流，又有誰能够不起變化？

①⑨若茲：如此。

②⑩「又況」句：洪興祖說：「子椒子蘭宜有椒蘭之芬芳，而猶若是，況衆臣若揭車、江離者乎？揭車、江離皆香草，不若椒蘭之盛也。」朱熹說：「此辭之例，以香草比君子，王逸之言是矣。然屈子以世亂俗衰，人多變節，故自前章蘭芷不芳之後，乃更歎其化爲惡物。至於此章，遂深責椒蘭之不可恃，以爲誅首，而揭車江離亦以次而書罪焉。蓋其所感，益以深矣。初非以爲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爲名字者也。而史遷作屈原傳，乃有令尹子蘭之說，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既因此章之語而失之，使此詞首尾橫斷，意思不活；王逸因之，又訛以爲司馬子蘭，大夫子椒，而不復記其香草臭物之論，流誤千載，遂無一人覺其非者，甚可歎也。使其果然，則又當有子車、子離、子椒之儔，蓋不知其幾人矣。」又清代徐文靖說：「據（朱熹）楚辭辯證，則史公之屈原傳，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未必實有其事，而鄭袖靳尚上官大夫皆可疑矣。又班氏古今人表屈原上中，陳軫占尹中上，令尹子椒子蘭中下，懷王靳尚下上，雖取舍無可取正，而要其人則實也。乃謂非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爲名字，過矣。後漢孔融曰：『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豈亦妄爲是言哉。雖離騷以香草喻君子，雜卉喻小人，非必定爲椒蘭而發，而騷之言蘭者十，言椒者六，如所云『謂幽蘭不可佩』，『謂申椒其不芳』，『余以蘭爲可恃，羌無實而容長』，『椒專佞以謾慝，椒又欲充夫佩褱』，而欲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不綦難哉。此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也。」（管城碩記）按離騷是詩，非「揭帖」之類，蘭椒之屬不當實指爲人名，朱熹所辯實無疑義，唯朱氏復謂屈原傳之子蘭及古今人表之子椒皆「因此章之語失之」，則亦無據。

不煩蛇足。徐文靖指出朱氏武斷之處，未爲不可；但徐氏之意仍以蘭爲史記本傳之子蘭，椒爲古今人表之子椒，則決非文義。此處蘭椒之屬與前文「滋蘭九畹」、「樹蕙百畝」、「畦留夷與揭車」、「雜杜衡與芳芷」等句相呼應，皆泛喻屈原之所栽培，而終於隨俗變節之人；「滋蘭」而說「九畹」，其非專指甚明。以上二句說：看看椒和蘭尚且變得如此，又何況次一等的揭車與江離。

②①茲佩：此佩，指作者自己的佩飾，比喻自身的品德。

②②委：這裏是被人鄙棄的意思。洪興祖說：「上云『委厥美以從俗』，言子蘭之自棄也；此云『委厥美而歷茲』，言懷王之見棄也。」又清代魯筆釋「委」爲「積」，謂「委積厥美以歷此時俗，終不爲所變化。」（楚辭達）恐非文義。歷茲：至此。清代王遠說：「言固然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大芳如此，小芳可知，當此時而不變者，惟茲玉佩而已，以自比也。歷茲，言經歷千磨百鍊，而至於此，猶言賸得此不變之一人也。」（楚辭評注）以上二句說：惟有我的佩飾始終是可貴的，但它的美質却被人鄙棄而至於此。

②③虧：虧損。

②④沫（30妹）：通「昧」，暗淡。洪興祖說：「沫，音昧，微晦也。」易曰：「日中見沫」。招魂曰「身服義而未沫」。朱熹說：「沫，昏暗也。」又宋代王觀國說：「屈平離騷曰：『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五臣注文選曰：『沫，已也。』宋玉招魂曰：『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五臣注文選曰：『沫，已也。』觀國按，易豐卦九三爻曰：『豐其沛，日中見沫。』王弼注曰：『沫，微昧之明也。』音莫貝切。蓋屈平

自謂我之芬芳未至於晦昧也，宋玉自謂身服義而未至於晦昧也，「沫」無「已」之義，五臣以「沫」爲「已」，誤矣。前漢王商傳引易曰：「日中見昧，折其右肱」，蓋「沫」與「昧」義則同也，故通用之。玉篇水部曰：「沫，亡活、莫蓋一切。」觀國按，亡活切者，旁從本末之「末」，所謂浮沫、所謂避沫水之害是也。莫蓋切者，旁從午未之「未」，即易所謂「日中見沫」、詩所謂「爰采唐矣，沫之鄉矣」，是也。二字偏旁不同，而玉篇同爲一字，而分二切以訓之，則誤矣。（學林）按洪、朱說均是，王氏所辯尤明。舊注凡以「沫」爲「沫」者，皆誤，說從略。又以上二句意思相似，一再說本身佩飾的濃郁香氣不會虧損，沒有變淡。

②⑤和：動詞，調節而使之和諧的意思。調（*tiáo*）掉：指佩玉所發的音響。度：指步伐的節奏。按王逸釋「和調度」爲「和調己之行度」，洪興祖更明言「和調，重言之也」。「明代陳第釋「和調」爲「調和」（屈宋古音義），此皆以「和」「調」連讀爲動詞，非文義。朱熹、汪瑗雖知「調」字屬下爲義，但讀爲「格調之調」，亦非是。至錢澄之始指出：「調度，指玉音之璆然，有調有度也。古者佩玉，進則抑之，退則揚之，然後玉聲鏘鳴。和者，鳴之中節也。自娛，謂自適其志，言足自樂也。浮游求女，隨其所遇，不似向者之汲汲於所求也。」又清代謝濟世說：「承瓊佩言，君子佩玉有常度，和其氣調之。」清代陳本禮說：「和，諧也……此承上茲佩而言。詩『佩玉鏘鏘』，禮『君子佩玉，左徵角，右宮羽』。調者聲容，謂其從容中節也；度者自容，謂其周旋中規，折行中矩也。娛者，娛其昭質之美也。」（屈辭精義）錢、謝、陳說皆近是，陳氏說「調者聲容」，「度者自容」，尤其精當。

②⑥「聊浮遊」句：王逸說：「且徐徐浮游，以求同志也。」又清代林仲懿說：「求女，即『豈惟是其有女』」

之女。」（離騷中正）以上二句說：讓我調整玉音和步伐的節奏以自歡娛，且到處飄遊而求美女。

②「及余飾」句：王逸說：「言我願及年德方盛壯之時，周流四方，觀君臣之賢，欲往就之也。」洪興祖說：「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所謂余飾之方壯也。」汪瑗說：「詳此二句文勢，方壯二字似即屬上二字而言耳。蓋壯者盛大之意，謂余飾之盛壯、芳藹之盛壯耳，無所謂年也。洪氏之說似是此意，又不明言，諸家俱分年德兩意講，頗覺支離。」又清代畢大琛說：「余飾方壯，應前年歲未晏，愈見離騷作於懷王見疏時。」（離騷九歌釋）按「方壯」指佩飾言，而佩飾方壯亦以喻年事。王逸說「年德方盛壯之時」，大意近是；汪瑗辨年德之分，恰恰失之於支離。畢大琛說可參。

③上下：王逸說：「上謂君，下謂臣。」洪興祖說：「周流觀乎上下，猶言『周流乎天余乃下』也。」汪瑗說：「此上下即前『吾將上下而求索』，『勉升降以上下』之上下也。」按汪說是。洪說未切，王說尤迂。又陳本禮說：「觀，示也。即前觀乎四荒之意。」錄以備考。又清代王萌說：「自『何瓊佩』至此，原自念而答巫咸之詞。」（楚辭評注）甚確。以上二句說：趁着我的佩飾正在盛美之際，我要周遊觀訪於上下四方。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①，歷吉日乎吾將行②。折瓊枝以爲羞兮③，精瓊糜以爲糧④。爲余駕飛龍兮⑤，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⑥。邇吾道夫崑崙兮⑦，路脩遠以周流⑧。揚雲霓之旻藹兮⑨，鳴玉鸞之啾啾⑩。朝發軔於天津

兮^⑪，夕余至乎西極^⑫。鳳皇翼其承旂兮^⑬，高翱翔之翼翼^⑭。忽吾行此流沙兮^⑮，遵赤水而容與^⑯。麾蛟龍使梁津兮^⑰，詔西皇使涉予^⑱。路脩遠以多艱兮^⑲，騰衆車使徑待^⑳。路不周以左轉兮^㉑，指西海以爲期^㉒。屯余車其千乘兮^㉓，齊玉軼而並馳^㉔。駕八龍之婉婉兮^㉕，載雲旗之委蛇^㉖。抑志而弭節兮^㉗，神高馳之邈邈^㉘。奏九歌而舞韶兮^㉙，聊假日以媮樂^㉚。陟陞皇之赫戲兮^㉛，忽臨睨夫舊鄉^㉜。僕夫悲余馬懷兮^㉝，蜷局顧而不行^㉞。亂曰^㉟：已矣哉^㊱，國無人莫我知兮^㊲，又何懷乎故都^㊳。既莫足與爲美政兮^㊴，吾將從彭咸之所居^㊵。

【校記】

〔一〕吉：朱熹說：「一無吉字。」

〔二〕靡：楚辭音殘卷亦作「靡」，注曰：「又靡，同亡皮反。」文選胡刻本作「靡」。文選吳都賦注、西京賦注並引作「蕊」。按說文「靡，碎也」，段玉裁注：「靡卽靡字。」又說：「凡言粉碎之義，當作靡。」然則此處本字當作「靡」或「靡」，作「蕊」非是。

〔三〕揚：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揚」下有「志」字。文選六臣本有「志」字，五臣本無「志」字。按有「志」字文義不通，非是。○藹：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靄」，芙蓉館本作「靄」。又洪引釋文、朱引一本、錢引陸氏作「濫」。按姜亮夫屈原賦校注說：「晡藹本雙聲聯綿字，又作晡靄、晡濫、晡

暖、菴藹、暗濫、暗藹、闇藹、暗夔、煙靄。蓋古有其聲，後擬其字，至漢賦所用遂益繁複不可理矣。釋文作濫者，蓋漢人別本也。」又朱季海楚辭解詁說：「暎猶濫也。雙聲言之，則曰暎濫。漢書郊祀歌赤蛟十九云，晝暎濫。師古曰：『濫，音靄。暎濫，雲氣之貌。』此自楚聲，離騷舊本當與漢書同。其作藹者，以音改之，猶宅改字也。（日本古鈔卷子本揚雄傳反離騷顏注引離騷已作暎藹字，則自唐以前，有此本矣。）靄則又蒙雲霓字從雨耳。」以上二說可供參考。

〔四〕翼：洪興祖引文選、朱熹引一本作「紛」，錢氏集傳本作「紛」，引一本作「翼」；文選五臣本作「紛」。按王逸注：「翼，敬也。」「紛」無敬義，是王逸所見之本作「翼」。○承：梁章鉅文選旁證引元槧本作「乘」，非是。

〔五〕之：洪興祖、朱熹引一本作「而」。

〔六〕使：洪興祖引一本作「目」；朱注本作「以」，引一本作「使」。

〔七〕予：洪興祖引一本作「余」，芙蓉館本作「余」。按當作「予」。詳前校。

〔八〕待：洪興祖、錢杲之引一本作「侍」。朱熹引一本作「持」。林雲銘楚辭燈說：「舊本持誤待字。」方苞離騷正義亦說：「待當作持。」按此當從洪氏所引一本作「侍」。遠遊篇「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爲衛」，徑侍與衛相對爲文，意義相同。此句與遠遊句法相同，亦當作「侍」字，釋爲侍衛之義。餘詳注。

〔九〕其：文選五臣本無「其」字。

〔二〇〕軼：朱注本、文選五臣本、六臣本作「軼」，誤。

〔二一〕婉：洪興祖引釋文、錢杲之引一本作「婉」。朱注本作「婉」，注引一本作「婉」。按「婉婉」與「婉婉」通用。

〔二二〕委蛇：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逶迤」。文選五臣本亦作「逶迤」。又洪朱並引一本「蛇」作「移」。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委移」。按委蛇、委移、逶迤爲同一聯綿詞，字異而音義同。

〔二三〕抑：朱熹引一本「抑」上有「聊」字，錢氏集傳本「抑」上有「聊」字，注引一本無「聊」字。按當無「聊」字。王逸注：「言己雖乘雲龍，猶自抑按，弭節徐行。」是王逸本無「聊」字。○弭節：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自弭」。按當作「弭節」。作「自弭」者，蓋涉王逸注「猶自抑按，弭節徐行」而誤。

〔二四〕神高馳：洪興祖引一本作「邁高馳」，朱熹引一本作「邁高地」。錢氏集傳本作「邁高地」，注引一本作「神高馳」。按當作「神高馳」。一說離騷經注俱與神無涉，故當從一本作「邁」，此說非是。此句之神是神情思緒之神，非指神鬼之神。詳注。

〔二五〕假：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作「暇」。芙蓉館本作「暇」。按當作「假」，詳注。

〔二六〕陟：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無「陟」字。○陞：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升」。文選五臣本、六臣本、胡刻本作「升」。按「陞」本字，「升」借字。○戲：朱熹引一本作「曦」。洪興祖說：「戲與曦同」。按「戲」爲「曦」之借字。

〔二七〕悲：朱熹引一本作「思」。

〔二八〕顧：文選五臣本無「顧」字，非是。

〔二九〕哉：洪興祖、朱熹、錢杲之皆引一本無「哉」字，非是。

〔三〇〕國無人莫我知兮：朱注本作「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引一本「人」下無「兮」字。錢杲之引一本「人」下有「兮」字。按「人」下有「兮」者非是。

【注釋】

①「靈氛」句：宋代洪興祖說：「靈氛告以吉占，百神告以吉故，而此獨曰靈氛者，初疑靈氛之言，復要巫咸，巫咸與百神無異詞，則靈氛之占誠吉矣。然原固未嘗去也，設詞以自寬耳。」（楚辭補注）明代汪瑗說：「上既答巫咸以決去，而此則自念之詞也……獨曰靈氛者，本其初也。不曰巫咸者，舉此以該彼，亦省文耳。」（楚辭集解）清代錢澄之說：「巫咸猶勸其守正以行道，靈氛直勉其遠逝而無狐疑，知道不可行也，故以靈氛之占爲吉。」（屈詁）清代林雲銘說：「不言巫咸，以咸有上下求君之說，不忍言也。」（楚辭燈）清代李光地說：「巫咸但告吉故而無占，故此止舉靈氛而爲言。」（離騷經注）清代張詩說：「獨言靈氛者，以巫咸卽以靈氛之占告以吉故也。」（屈子貫）清代顧成天說：「舍巫咸而單舉靈氛，去國之意雖同，而遇合難言也。」（離騷解）清代梅曾亮說：「靈氛欲其去，既答以去之無益，巫咸欲其留以求合，尤有所不能。嗚呼，爲屈子者，去耳，留耳，死耳，故不得已仍從靈氛之吉占焉。而卒亦不忍，則死從彭咸焉而已。」（古文辭類纂評點引）按靈氛占卜、巫咸降神二節，舊注除梅曾亮外，均解爲勸說屈原去國遠逝，此處何以只提靈氛，難以確解，今姑羅列諸說，以備參考。比較而言，疑洪興祖說近是。

②歷：唐代李周翰說：「歷，選也。」（文選五臣注）宋代朱熹說：「歷，遍數而實選也。」（楚辭集注）清代徐煥龍說：「歷吉日，日之歷度逢其吉也。」（屈辭洗髓）清代林仲懿說：「歷，徧也。徧歷幹枝而卜其吉也。」（離騷中正）按朱說近是。以上二句說：靈氛既已告訴我吉利的卜辭，選個好日子我將要遠行。

③羞：漢代王逸說：「羞，脯。」（楚辭章句）洪興祖駁曰：「羞，脩，一物也，見周禮，羞致滋味，脩則脯也。王逸、五臣以羞爲脩，誤矣。」朱熹也說：「羞，進也。以牲及禽獸之肉，致滋味而進之也。」汪瑗則折衷其說：「禮記注曰：『羞，籩豆之實也。』蓋羞脩並言當有分別，若單言之亦可通用也。」按汪說頗通達，此處「羞」與下句「糗」相對，顯然用作名詞，可讀爲「脩」，即肉乾，泛指美味。

④精：王逸說：「精，鑿也。」「精鑿玉屑，以爲儲糧。」唐代呂延濟說：「精，擣也。」（文選五臣注）清代王夫之說：「精，春之精鑿。」（楚辭通釋）又清代王念孫說：「精、鑿、稗，皆米之細者也。鑿通作鑿。桓二年左傳『粢食不鑿』，淮南子主術訓作『鑿』，高誘注云：『鑿，細也。』楚辭離騷『精瓊靡以爲糧』，王逸注云『精，鑿也』，九章云『鑿申椒以爲糧』。精、鑿，語之轉耳。」（廣雅疏證）按此處「精」與上句「折」相對，顯然用作動詞。王逸訓爲「鑿」，其意當如王夫之所釋，謂春之使精（王釋行文有語病，其意不誤）。王念孫泥於「鑿」之通「鑿」，釋爲名詞，恐非文義。又晚清王樹枏據說文釋「精」爲「擇」（見離騷注），是精選的意思，亦可參。瓊靡（ヨミ）：玉屑。說文「糗，碎也」，段玉裁注：「王逸注離騷『瓊靡』云：『靡，屑也。』靡即糗字。」糗（チウ）：糧食。清代朱冀說：「凡糗糧之精，車馬之盛，旌旗導從之雍容，名山大川恣我遊覽，蛟龍鸞鳳惟吾指麾，奏九歌、舞韶舞，以怡性情而悅耳目，一切皆行文之渲染，猶畫家之

着色也。極淒涼中偏寫得極熱鬧，極窮愁中偏寫得極富麗，筆舌之妙，千古難兩。」（離騷辯）以上二句說：折下玉樹的枝葉來做菜肴，精春玉屑作爲乾糧。

⑤「爲余」二句：「雜」，動詞，兼用的意思。「瑶」，美玉。「象」，指象牙。王逸說：「言我駕飛龍，乘明智之獸，象玉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己德似龍玉，而世莫之識也。」唐代劉良說：「飛龍喻道。瑶，玉名，以比君子之德。言我遠遊，但駕此道德以爲車。」（文選五臣注）洪興祖說：「易曰『飛龍在天』，許慎云『飛龍有翼』。瑶，美玉也。言以瑶象爲車，而駕以飛龍也。上『爲』去聲。」汪瑗說：「『爲余』者，命左右侍者之詞也。此言所乘之美也，然皆無所取義，舊註譬喻之說非是。」王夫之說：「駕飛龍而乘象玉之輅，所以自旌高貴而殊於俗也。」又清代王遠說：「上言瓊枝瓊靡，非復人間之糧；此言飛龍瑶車，非復人間之車。亦猶前步蘭皋、止椒丘之意也。」（楚辭評注）按此節所言飲食車駕之異，與前「叩閭」、「求女」諸節鋪陳排場用意相同，此外不必深求。汪瑗說最近是，王夫之、王遠說亦可參。王逸、五臣以下多有以比喻爲說者，至晚清王闓運竟謂「飛龍喻懷王」，「雜之者，合從諸侯以拒秦。」（楚辭釋）極穿鑿無當。以上二句說：給我把飛龍駕上套，雜用美玉和象牙鑲成車輛。

⑥「何離心」二句：王逸說：「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己殊志，故將遠去自疏，而流遁於世也。」唐代呂向說：「言忠佞兩心不可同，吾將遠去，自疏遠也。」（文選五臣注）朱熹說：「離心，謂上下無與己同心者也。自疏，則禍害不能相及矣。」按「離心」當是兼指楚君臣上下而言，朱熹說近是。王逸謂指君，呂向謂指臣，均失之偏。以上二句說：彼此不同心怎麼能合到一起，我將遠去，主動離開

他們。

⑦遭(zāo沾)：楚方言，轉彎，轉道。王逸說：「遭，轉也。楚人名轉爲遭。」一說「遭」是「屯遭」之「遭」，爲「行不進之貌」，非是。又王逸說：「言已設去楚國遠行，乃轉至崑崙神明之山，其路遙遠，周流天下，以求同志也。」汪瑗說：「此直承前『索薶茅』以前遠遊諸章而言，蓋謂已既周流四方而無所遇，將欲止矣，今得氛咸之吉占，而告余以必有所合，於是復轉道崑崙之墟，不憚勞遠而周流以求之焉。是此曰遭者，自前所遊四方之處而轉之者也，中間橫入氛咸之占詞耳。舊說謂自楚而轉之，非是。」又明代黃文煥說：「遭吾道夫崑崙者，環轉而周此山也。篇內言崑崙者，與此而三。玄圃爲一至，閼風爲再至，皆崑崙之巔至矣，未周也；此則欲環而周之，語復而意則遞換矣。路修遠以周流者，環轉此山，故路倍修遠也。」（楚辭聽直）按「遭道崑崙」雖純屬想像之詞，但其行文亦有脈絡層次，疑汪說近是。 崑崙：神話中一座上通於天的仙山。洪興祖說：「禹本紀言：『崑崙山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河圖云：『崑崙，天中柱也，氣上通天。』水經云：『崑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陲。』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瑇瑁玕焉。』又曰：『三成爲崑崙丘。』注云：『崑崙山三重，故以名云。』昔人引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又曰：『鐘山西六百里，有崑崙山，所出五水。』今按山海經內「崑崙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山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五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淮南子云：『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

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東方朔十洲記』：『崑崙即崑崙，中狹上廣，故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爲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神異經云：『崑崙有銅柱焉，其高人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周如削，下有回屋，仙人九府所治。』又一說云：『大五嶽者，中嶽崑崙，在九海中，爲天地心，神仙所居，五帝所理。』凡此諸說，誕實未聞也。又汪瑗說：『屈子之所用崑崙閼風懸圃等，即如列子之所謂蓬萊方丈員嶠方壺諸山耳，蓋雖有是名而本無是山，假設其號以爲神仙清淨高遠之居也。』按舊注中釋崑崙者甚多，凡指爲實地者皆迂謬。洪說所引各條較有神話色彩，汪說最通，故具錄備考。

⑧周流：周遊。以上二句說：在崑崙山我又轉了路，前途遙遠繼續周遊。

⑨揚：揚起。雲霓：雲霞。李周翰說：『雲霓，虹也，畫之於旌旗。』朱熹說：『雲霓，蓋以爲旂旗也。』朱說於義爲長。掩藹（yǎn ài 掩矮）：因雲霞蔽日而光線變暗。王逸說：『掩藹，猶翳鬱，蔭貌也。』

李周翰說：『掩藹，旌旗蔽日貌。』洪興祖說：『掩藹，暗也，冥也。』

⑩鳴：發出響聲。玉鸞：玉鈴，指掛在「飛龍」和「瑤車」上的鈴鐺。洪興祖說：『許慎云：『鸞以象鳥之聲。』詩云『和鸞雝雝』，注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禮記曰『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音』，注云：『鸞在衡，和在式。』正義云：『鸞在衡，和在式，謂常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馬鑣。』韓詩外傳曰：『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汪瑗說：『鸞者，乃車上之鈴，以玉雕成，象鸞鳥之形象耳。或曰，此指旌旗上之鈴耳，謂旌旗揚則玉鸞鳴，與上句相喚。爾雅曰『有鈴曰旂』，則旌旗之上亦有

鈴也。」啾啾〔三糾〕：象聲詞，指鈴聲。以上二句說：揚起雲旗，蔽日成蔭，玉鈴響動，啾啾有聲。

⑪天津：天河的渡口，在箕宿與斗宿之間。王逸說：「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也。」又洪興祖說：

「爾雅：『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天文大象賦云『天津橫漢以摘光』，注云：『天津九星，在

虛危北，橫河中，津梁所渡。』按洪氏所引爾雅說，亦即王逸之所據，指的是箕宿斗宿之間的空際，被人想像爲天河的渡口，至洪氏所引天文大象賦及其注，則是指天津九星，在虛宿、危宿以北，爲星座之名。二者相去甚遠，不當混而爲一。又結合離騷文義看，此處「天津」的解釋應取爾雅及王逸說。又，舊注或以爲指楚地之漢水（朱冀、朱駿聲說），大誤。

⑫西極：西方的盡頭。宋代錢杲之說：「西極，天之西也。」（離騷集傳）又清代劉夢鵬說：「西極，西方之極。淮南子曰：『西方之極，自崑崙絕流沙。』」（屈子章句）皆可通，朱冀釋爲「楚西境之極」，非是。以上二句說：早晨從天河渡口發車啓程，晚上我到了西方的盡頭。

⑬「鳳皇」二句：王逸說：「翼，敬也。旂，旗也，畫龍虎爲旂也。翼翼，和貌。言已動順天道，則鳳皇來隨我車，敬承旂旗，高飛翺翔，翼翼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劉良說：「言我行順天道，故鳳皇承旂，引路飛翔，翼翼然扶衛於已。」洪興祖說：「周禮『交龍爲旂，熊虎爲旗。』左傳曰：『三辰旂旗。』爾雅『有鈴曰旂。』古者旂旗皆載於車上，故逸以承旂爲『來隨我車』，遠遊注云『後鳥夾轂而扶輪』，是也。五臣以爲引路，誤矣。淮南曰：『鳳皇曾逝萬仞之上，翺翔四海之外。』注云：『鳥之高飛，翼一上一下曰翺，直刺不翔。』錢杲之說：「翼翼，在旂兩旁輔翼之也。」王夫之說：「鳳翼承旂，其翺翔自得之狀。」徐煥龍說：

「建旂車上，鳳凰儼翼以承。鳳飛翱翔，雖高，極其翼翼，卒不以行速而乖其調度也。兩翅均齊爲翼。」朱冀說：「翼，羽翼也。言車後非承旂無以爲觀美，夫不有爲我飛騰之鳳皇乎？使之張其兩翼，隨我車行，是卽我車後所建之旂旗矣。」林仲懿說：「翼翼，閒暇之意。」清代屈復說：「小雅『四牡翼翼』。傳：『閑也。』又『四騏翼翼』，傳：『壯健也。』鳳翼承旂而翱翔甚閑，言行雖甚速，而不忙迫也。」（楚辭新註）劉夢鵬說：「承，接也。言鳳皇同翔其上，其翼與車旂相承接也。翼翼，舒翅端好貌。」王樹枏說：「詩行葦『以引以翼』，鄭箋云：『在旁曰翼』。此翼亦如之。廣雅云：『翼翼，飛也。』按上句『翼』字用作狀語，猶言翼然，卽翅翼開張的樣子。王逸訓爲『敬』，是引申而取其義，亦可參。諸注凡釋其實義，指爲鳳翼、羽翼者，皆誤。『旂』同『旗』，此處鳳凰所承者，卽上文以『雲霓』爲旗之旗。王逸、洪興祖所釋之『旂』，雖於古有據，恐不切於此文想像之辭。下句『翼翼』亦狀語，當參用王逸、王夫之、林仲懿、屈復諸說，釋爲閒暇自得之貌。一說『翼翼』爲整齊有節之狀，亦通。以上二句意思是：鳳凰展翅承接着云旗，它們高高飛翔而閒暇自得。

⑭流沙：王逸說：「流沙，沙流如水也。尚書曰：『餘波入於流沙。』」呂向說：「流沙，西極。」又宋代沈括說：「予嘗過無定河，度活沙，人馬履之，百步之外皆動，瀕瀕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馳車，應時皆沒，至有數百人平陷無子遺者。或謂此卽流沙也。」（夢溪筆談）又洪興祖引「張揖云：『流沙，沙與水流行也。』顏師古曰：『流沙但有沙流，本無水也。』按此處『流沙』是想像中西方極險之地，亦卽招魂所謂『西方之害，流沙千里』。山海經海內西經說：『流沙出鐘山，西行又南行』

昆侖之虛，西南入海黑水之山。」即神話中所說流沙。郭璞注指爲「今西海居延澤」，已非原意。沈括所說更是其實到之處，與離騷此文無涉，但其所記足見流沙之險，故錄以備考。

⑮赤水：山海經海內西經：「海內昆侖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河水出東北隅……洋水、黑水出西北隅……弱水、青水出西南隅。」淮南子墜形篇所說略同，但又說「赤水」等是「帝之神泉」。可見「赤水」是神話中與崑崙山有關的神水之名。清代朱珔說：「此蓋承上崑崙而言。」（文選集釋）容與：徘徊，緩行。王逸說：「容與，遊戲貌。」林雲銘說：「容與，亦自娛之意。」朱冀說：「容與非遊戲之貌，亦非自娛之意，兩說俱誤。蓋言流沙赤水，阻我前途，且停車以商濟渡之策，不妨從容籌畫，務合計出萬全，如下二句云云耳。」按朱說近是。以上二句說：忽然我行經這流沙險地，只得沿着赤水徘徊不前。

⑯「麾蛟龍」二句：王逸說：「舉手曰麾。小曰蛟，大曰龍。或言以手教曰麾。津，西海也。蛟龍，水虫也，以蛟龍爲橋，乘之以渡，似周穆王之越海，比鼉鼉以爲梁也。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涉，渡也。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皞來渡我。」洪興祖說：「廣雅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郭璞曰：『蛟似蛇，四足，小頭，細頸，卵生，子如三斛瓮，能吞人，龍屬也。』說文曰：『津，水渡也。』少皞以金德王，白精之君，故曰西皇。遠遊注云：『西皇所居，在西海之津。』予，我也，上聲。」汪瑗說：「二句亦參錯文法，本謂詔西皇麾蛟龍以梁津，使渡已也。」又清代王邦采說：「二語是一串，非兩項也。詔西皇乃倒字法耳。言流沙阻路，欲涉無由，蛟龍神物，但以手麾之，已爲梁於津之上，

奉西皇之詔，使之前來涉予矣。」（離騷彙訂）按「麾」即指揮之意。「梁」，橋，此處用作動詞，等於說「架橋」。「津」，渡口，「詔」，告，令。「涉」，渡過。二句分承上文流沙赤水，是並列之詞。汪瑗所謂「參錯文法」，王邦采所謂「倒字法」皆錄以備考。以上二句說：我指揮蛟龍，使它們作爲橋梁架在流沙渡口，又命令西方之帝引我渡過赤水。

①⑦多艱：錢澄之說：「謂流沙之陷，赤水之險也。」

①⑧「騰衆車」句：王逸說：「騰，過也。言崑崙之路險阻艱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先過，使從邪徑以相待也。以言已所行高遠，莫能及也。」錢杲之說：「騰，上奔也。奔騰衆車，使徑至西海而待已。」汪瑗說：「蓋言已將自南方轉東方，又轉北方，方歸西海，其脩遠如此，故使衆車先從邪徑直往西海，而先去以候已也。」黃文煥說：「騰車使徑待，既渡水而就陸，預爲之備也。騰，飛騰也，言速也。路遠故愈欲車速也。徑待，使之預待也。衆車以備更換，預待以備承接，其或軸壞馬瘁，有此更換承接者預爲之所，庶不至無備而底滯乎。」林雲銘說：「藉衆力隨路以持其危，不使車敗，所以渡之也。舊本『持』誤『待』字。」清代方苞也說：「『待』當作『持』，周官旅賁氏『止車則持輪』。」又朱冀說：「騰，騰空也。『持』『待』原有兩說，舊注從『待』，叶韻爲難，又誤解徑字。林注從『持』，終無實義。蓋徑者，直遂也。持者，持駕也。」國策云：「方北面而持其駕。」此時西皇已受詔艤舟，大夫已擊楫中流矣，忽又轉念將來彼岸誕登，陸行尚遠，衆車仍不可少，莫如總仗西皇神力，爲我騰此衆車，凌空前去，先到彼岸，使僕夫徑持六轡，待我升車，更覺滿心滿願云爾。」清代吳世尚說：「余固樂於登造，不憚艱深，而豈能必隨行者之無懈怠

哉。因是喻彼衆車，汝且從徑路先行以待我，我從不周左轉而與若等相會於西海可乎？（楚辭疏）清
代夏大霖說：「言西皇既涉予出水，而遵陸路遠，則必多艱，西皇則又使衆夾持我車而行，預爲我地，不
使顛躓，其慎重我者如此。」（屈騷心印）按諸說各有所見，但亦不能盡通。上文言流沙、赤水之險，然已
使「蛟龍梁津」、「西皇涉予」，故王逸所謂「險阻艱難，非人所能由」，似於文義不貫；且既「非人所能由」，
則「衆車」何能「先過」？汪瑗、吳世尚二說大致相同，雖有巧思，終無實據；衆車久已追隨，何以至此忽
生「懈念」？錢果之說亦牽強，衆車既可「飛騰徑過」，則主車當亦可如此，何煩等待？黃文煥說更是臆
測，屈原既想像乘瑤車、駕飛龍，何得強分水陸，又恐其「車壞馬瘡」？參較諸說，似林雲銘、方苞改「待」
爲「持」於義爲長，但作「持」並無版本根據，所以不如逕從洪興祖所引一本作「侍」，「侍」、「待」本可通。
此處「侍」卽侍衛之意，「徑」則釋爲「直」，猶言「直接」。因所歷之境奇險，雖有「西皇涉予」，尚須衆車直
接待衛，以確保安渡。又「騰」字，舊注一般釋爲「飛騰」、「騰空」之類；唯林仲懿說：「騰，傳也」，爲「傳
言」、「傳告」之意，近人聞一多先生更詳加考釋（說詳離騷解詁）。按釋「傳」亦可通。以上二句說：路
途遙遠又多艱險，騰起衆車使它們直接侍衛我所乘的車。

①不周：神話中山名。王逸說：「不周，山名，在崑崙西北。」洪興祖說：「山海經『西北海之外，大荒
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注云：『此山形有缺，不周匝，因名之。西北不周風自此出也。』淮南子
云：『西北方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又曰：『崑崙之山，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大人賦曰：『回車竭來
兮，絕道不周。』張揖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二千三百里。』以山海經淮南子考之，不周當在崑崙西北，

逸說是也。」左轉：洪興祖說：「遠遊曰：『歷太皓以右轉。』太皓在東方，自左而之右，故下云『過薛收乎西皇』也；此云『路不周以左轉』，不周在西北海之外，自右而之左，故曰『指西海以爲期』也。」

②〇西海：神話中西方的海。朱琦說：「據大荒西經，屢言西海，曰『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曰『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鳥身』；至其後文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正與此處上文由崑崙、行流沙、遵赤水合。」期：約會，這裏指約會之地，即目的地。按諸注於此二句及屈原行程多有曲說，如王逸說：「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世也。左轉者，言君行左乖，不與己同志也。」呂延濟說：「左轉者，君子尚左。」清代林沅說：「遠觀四荒，宜如遠遊篇，四極俱到，乃發軔卽云至縣圃，又云遵道崑崙，至於西極，及詔西皇，期西海，止在西方一面，因見故鄉而遂歸，絕不提東南北三方，明明知楚屢困於秦，將來必爲秦併，故特取道以觀形勢，亟歸視楚，若國中有入，與爲善政，或可稍支。蓋以微詞諷諫，而懷王竟置若罔聞，此太史公所以謂之終不悟也歟？」（楚辭燈）李光地說：「遠逝自疏，將以周流天下，然一日至乎西極，再曰西皇涉予，三曰西海爲期何哉？是時山東諸國，政之昏亂，無異南荆，唯秦強於刑政，收納列國賢士，一言投合，俯仰卿相，士之欲急功名，舍是莫適歸者。是以覽觀大勢，屬意於斯，所過山川，悉表西路。然父母之邦可去，而仇讎之國不可依，中途回望，僕馬悲鳴，況貴戚之卿，義與國共者哉。卒之死而靡他，爲亂章以自矢。」又方苞說：「曰崑崙，曰西極，曰流沙，曰赤水，曰西皇，曰不周，曰西海，皆以西爲言何也？蓋日落西山，萬歸暝，原將從彭咸之所居，故託言出遊於此。九章蟠冢之限，亦此意也。其將進而有爲，則以遊春宮

爲比，東方，物所始也。或疑其有意於仇讎之秦庭，過矣。王、呂、林、李諸說皆穿鑿附會，絕不可信。方說雖似近情，亦嫌深求。餘說尚多，今均從略。以上二句說：路過不周山又向左轉，指定西海爲聚集的目的地。

②①屯：聚集。乘（shéng聖）：古代車的量詞，四匹馬駕一車叫「一乘」。這裏「千乘」是說許多輛車。

②②「齊玉軼（yì代）」句：王逸說：「軼，錮也，一云車轄也。」洪興祖說：「方言云：『輪，韓楚之間謂之軼。』齊，同也，言齊驅並進。」朱熹說：「軼，輻也，轂內之金也。」汪瑗說：「玉軼取其堅而貴也。」清代戴震說：「軼，轂端錯也。方言：『關之東西曰輻，南楚曰軼，趙魏之間曰鍊鑢。』齊玉軼，言並轂而馳。」（屈原賦注）說文「軼，車輻也」，「輻，轂端錯也」，段玉裁注：「離騷曰『齊玉軼而並馳』，王逸釋爲車轄，非也。玉篇廣韻皆云車轄，轄皆輻之誤也」，「錯者，以金有所冒也。轂孔之裏，以金裏之，曰釭，轂孔之外，以金表之，曰輻。輻之言管也。」清代胡紹煥說：「廣韻：『軼，車輪。』玉軼，猶言玉輪。漢書揚雄傳『肆玉鈇而下馳』，鈇與軼同。說文『軼，車輻也』，非此義。」（文選箋證）又清代謝濟世說：「並馳，謂止留二車。」（離騷解）清代陳本禮說：「玉軼，輕車也。恐路遠不便行，故又簡其車徒，使千乘屯於不周，獨齊玉軼之輕車而馳也。」（屈辭精義）按「軼」之義，當取戴氏段氏說，指車軸之端露於轂（軸承）外，爲防磨損而以金屬爲其帽蓋，「玉軼」，卽以玉爲軸端的帽蓋，言其堅而且貴。「齊玉軼」是指將車輛排列整齊，並轂而馳。謝濟世說誤，「止留二車」何以見儀從之盛？陳本禮亦臆說，上文明言「瑶車爲車」，故此處言「玉

軟」，豈有輕車、重車之分？以上二句說：把我的許多車輛排列起來，對齊了軸頭並列前進。

②③婉婉(wǎn wǎn)：蜿蜒，這裏指龍身曲伸前行的樣子。

②④雲旗：朱熹說：「雲旗，以雲爲旗也。」徐煥龍說：「雲從龍，龍駕則雲旗載矣。」委蛇(wēi ē)：威宜；卷曲而延伸的樣子。宋代洪邁說：「委蛇凡十二變：一曰委蛇，本於詩羔羊；二曰委他，詩子偕老；三曰透迤，韓詩；四曰倭遲，詩四牡；五曰倭夷，韓詩；六曰威夷，潘岳詩『峻阪路威夷』，孫綽天臺山賦『路威夷而修通』；七曰委移，離騷經『載雲旗之委蛇』，一本作透迤，一本作委移；八曰透移，劉向九歎『遵江曲之透移』；九曰透蛇，後漢費鳳碑『君之有透蛇之節』；十曰倭蛇，西京賦『聲清唱而倭蛇』；十一曰透迤，漢逢盛碑『當遂透迤』；十二曰威遲，劉夢得詩『威遲堤上行』。韓公南海廟碑『婉婉蛇蛇』，亦然也。」（容齋隨筆）又王念孫說：「說文『迤，衰行也』，又云：『透迤，衰去之貌』；或作蝸。凡衰與曲同義，故衰貌謂之委蛇，曲貌亦謂之委蛇。楚辭離騷『載雲旗之透蛇』，一作委移，一作透迤；遠遊云『形繆糾而透蛇』，並字異而義同。」按「委蛇」寫法多變，雖字異而義同，在前人實際運用中，亦兼顧文義而各有引伸。如此處「委蛇」，王逸釋爲「委蛇而長」，呂向亦釋爲「長貌」，錢杲之釋爲「委曲自得貌」，汪瑗說「委蛇，猶飄揚」，胡文英說「委蛇，蕩漾貌」，皆因想像雲旗隨風，而爲之說，均錄以備考。以上二句說：驅駕八龍蜿蜒前進，車上所載的雲旗隨風卷伸。

②⑤「抑志」二句：王逸說：「邈邈，遠貌。言己雖乘雲龍，猶自抑按，弭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追及。」朱熹說：「言雖按節徐行，然神猶高馳，邈邈然而逾遠，不可得而制也。」汪瑗說：「抑志，謂按

抑其西涉之志也。弭節，謂弭止其旌節之屬也。高馳，謂遠舉之意。錢澄之說：「原之遠逝，至此極矣，山窮水盡，不得不抑志而弭節也。志雖抑而神且高，節雖弭而神猶馳，邈邈不知其所之。神爲之也。」林雲銘說：「雖按步而神已遠去，期早到西海也。」朱冀說：「抑，按也。志謂遠行之志，即所云道崑崙指西海者也。弭，止也。節謂所執之旌節，以指麾進止者也。抑志而弭節者，言日已暮矣，放下前進念頭，今宵且暫駐行旌耳。此一句專寫日暮止宿，但將下章陟陞皇句兩相對照，便令文義瞭然。高者，胸襟之高曠；馳者，意氣之發揚。邈邈，遠貌。大夫此時去國已遠，一切時局變態不到眼前，故胸襟意氣頓覺高曠發揚，無復向時悵鬱牢騷之狀，邈邈然其神之遠也。」王邦采說：「上章玉軼並馳，去之速矣，行一程則遠一程矣，而大夫依依眷戀之情，不忍窮日之力也。抑其志，弭其節，遲遲吾行，去父母國之道也。凡人心有所不快，氣有所不平，多矯首望天，縱目遐矚，以抒其悵鬱牢騷，高馳邈邈，亦猶是矣。」劉夢鵬說：「抑志，按止其心，無自急也。弭節，從容緩進也。」戴震說：「爾雅：『邈邈，悶也。』蓋神馳而無所終極，踰增煩愠。」又近人游國恩先生說：「志，幟也。抑志承雲旗，弭節承八龍。蓋一語但言神遊之際，或急或緩，令茲遠逝，已至窮荒，姑抑吾志、弭吾節，爲之徐徐云爾。斯時也，神遠物表，高馳乎冥邈之區，忽不自知其樂也。故下文即接之以奏歌舞韶者以此。」按「志」釋爲「心志」或「旗幟」均可通，今姑取前說，「抑志」猶言「定心」；因長途歷險，至此定下心來，弭節止行，故下文接言聊以媮樂云云。王逸、朱熹於「志」字均無解；汪瑗、朱冀指爲「西涉」「遠行」之志，似嫌拘泥。戴震訓「邈邈」爲「悶」，恐與神馳之心境不合。以上二句說：定下心來，並使車輛停止前進，這時我的思緒飛得很遠很遠。

②⑥「奏九歌」句：韶（sháo 勺）：即九韶，傳說是虞舜時的樂舞；一說與九歌同爲夏初樂舞。王逸說：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韶，九韶，舜樂也，尚書「箫韶九成」是也，言己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游戲娛樂而已。」洪興祖說：「周禮有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啟樂有九辯九歌。又山海經『夏后開始歌九招』，開即啟也。竹書云：『夏后啟舞九韶』。」汪瑗說：「韶樂擅於舜也無疑矣……九韶者，猶書言『九成』也。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歌者歌詠之也，言其聲也；舞者舞蹈之也，言其容也。然九德曰歌，九韶曰舞，蓋亦舉此以該彼，互文以見意也；非九德不可舞，九韶不可歌也。」朱琦說：「奏九歌而舞韶兮，注云：『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九韶，舜樂也。』案如注說，舜禹並舉，即不應禹在舜上，此當是一事。陳氏逢衡云：『韶作于舜而禹親承之，命皋陶作夏籥九成，以昭其功，說見呂覽。路史亦言禹駢三聖，乃興九招。招即韶也。尚書大傳言，招樂興於大鹿之野，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下云，成禹之變，垂於萬世之後。後又言廟中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鄭注云，四章皆歌禹之功。』據此，則韶亦屬禹言，奏九歌時，即爲韶舞。故周禮以九德之歌、九磬（磬亦即韶）之舞連文，非截然分說也。」按九歌已見前注。此處「奏九歌」、「舞韶」只是借傳說中的古樂以爲愉樂，自王逸說「宜輔舜禹以致太平」，注者遂多以「致君」、「相君」爲說，今均從略。又朱琦疑其不應先禹而後舜，亦未免拘泥。

②⑦聊假日以愉樂：「假」，借。「日」，這裏指時光。「愉（yú 俞）」，通「愉」，與「樂」同義。唐代顏師古

說：「楚辭云『聊假日以媮樂』，此言遭遇幽厄，中心愁悶，假延日月，苟爲娛耳，今俗猶言假日度時。故王粲云『登茲樓以四望，聊假日以消憂』，取此義也。今之讀者不尋根本，改假爲暇，失其意矣。原其辭理，豈閑暇之意乎？」（匡謬正俗）又說文「暇，閒也」，段玉裁注：「酒誥曰：『不敢自暇自逸。』」古多借假爲暇。周書多方「天惟須夏之子孫」，鄭云：「夏之言假」，大雅皇矣、周頌武二箋皆作「須假」，而孔本作「暇」。孫卿子：「其爲人也多假日，其出入不遠也。」賈逵國語注：「假，閒也。」登樓賦「聊假日以消憂」，李善云：「假或爲暇」，引楚辭「聊暇日以消時」。可見古假、暇通用。假訓大，故包閒暇之義，匡謬正俗似未識此意。」又朱冀說：「媮同偷，兩字本通用。此章言媮樂，直與前『黨人媮樂』相照耀作章法，語雖同，而其事其情相懸萬萬矣。」戴震也說：「媮，他侯切，苟且也。」按「假」雖可通「暇」，但此處仍當是假借之意，顏說切合文義，無煩以通「暇」爲說。朱氏戴氏並讀「媮」爲「偷」，釋爲「苟且」，但句首已有「聊」字，讀「偷」未免犯重。朱說尤鑿而謬。以上二句說：演奏九歌又舞起九韶，且借這點時光娛樂一下。

②⑧「陟陞」二句：汪瑗說：「陟亦升也，陟升重言之也。」錢澄之說：「陟陞同義，言上而益上也。」王逸說：「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睨，視也。舊鄉，楚國也。」洪興祖說：「西京賦云『叛赫戲以輝煌』，赫戲，炎盛也。戲與義同。」朱熹說：「睨，旁視也。」錢杲之說：「皇，猶大也。登至大光明之處，乃忽下視楚國。」明代李陳玉說：「皇，皇天。陟陞皇之赫戲，言不到天上不知天上之尊嚴。赫，尊嚴也。戲，嘆辭，卽『於戲』之戲；舊解以爲實字，誤矣。」（楚辭箋註）朱冀說：「皇，君也。日，君象也。陞皇者，初日出之

名也。日有君象，而臨照萬方，今世俗稱西墜之日爲落照，則東陞之日名之曰陞皇，確切不移，堪爲絕對矣。赫者，言其赫赫然也。曦，日之光明也。陟者，謂赫赫然之日光從下而上也。」劉夢鵬說：「睨，邪目視之也；不忍正視，故邪睨。」按「陟陞」重言爲義，汪瑗、錢澄之說是。「皇」卽指天。朱冀以「陞皇」連讀，釋爲初升之日，雖亦可通，但僅因「皇」「日」並指「君」，卽訓「皇」爲「日」，未免牽強，姑錄以備考。「赫戲」爲光明貌，「戲」通「曦」。李陳玉以「戲」爲「於戲」之「戲」（讀乎），其後錢澄之、王闓運並從其說，恐非文義。二句串講當參用王逸、錢杲之說。以上二句說：上升到天空，在大放光明的境界中，忽然居高臨下瞥見了故鄉。

②⑨「僕夫」句：王逸說：「僕，御也。懷，思也。」汪瑗說：「屈子自謂而託言於僕馬也。」清代王遠說：「僕悲馬懷，亦深于言悲矣。」（楚辭評注）徐煥龍說：「人是舊鄉之人，馬亦舊鄉之馬，臨睨其處，馬尚懷思，而況于人乎？」清代俞樾說：「愚按以懷思屬馬，言甚爲無理。『懷』當讀爲『痠』，說文疒部『痠，病也』，引詩曰『譬彼痠本』，今詩作『壞本』。以『懷』爲『痠』，猶以『壞』爲『痠』也。僕夫悲余馬痠兮，蜷局顧而不行，蓋託言馬病而不行耳。詩云：『陟彼阻兮，我馬瘠兮，我僕痛兮，云何吁矣。』騷人之辭，卽本之詩也。」（讀楚辭）按俞說甚迂，當取汪、王、徐說。

③⑩蜷（qūn）拳局：拳曲不伸，指馬匹不肯前行。王逸說：「蜷局，詰屈不行貌。」錢澄之說：「蜷局，馬蜷縮不行也。」徐煥龍說：「蜷局，以身蹲曲也。」按王說以「蜷局」爲狀語，於詞性不合；錢、徐說近是。以上二句說：我的僕從悲傷，馬也懷戀，弓起身子，頓住馬蹄，再三回顧，不肯往前。

③亂曰：王逸說：「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其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陳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洪興祖說：「國語云『其輯之亂』，韋昭注：『輯，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也。』離騷有亂有重，亂者，總理一賦之終；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朱熹說：「亂者，樂節之名。」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禮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宋代吳仁傑說：「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按樂記言，大武之舞，『復亂以飭歸』，正義曰：『亂，治也；復，謂武曲終，舞者復其行位而整治。』蓋舞者，其初紛綸赴節，不依行位；比曲終，則復整治焉。故謂之亂。今舞者尚如此。詩樂所以節舞者也，故其詩辭之終，商頌輯之亂是已；樂曲之終，關雎之亂是已。離騷有亂辭，實本之詩樂。」（兩漢刊誤補遺）清代蔣驥說：「舊解亂爲總理一賦之終，今按離騷二十五篇，亂詞六見，惟懷沙總申前意，小具一篇結構，可以總理言。騷經招魂則引歸本旨，涉江哀郢則長言詠嘆，抽思則分段敘事，未可一概論也。余意亂者，蓋樂之將終，衆音畢會，而詩歌之節亦與相赴，繁音促節，交錯紛亂，故有是名耳。孔子曰『洋洋盈耳』，大旨可見。」（山帶閣注楚辭）又清代桂馥說：「騷賦篇末皆有亂詞，亂者，猶『關雎之亂』。樂記『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鄭注：「亂，謂失行列也。」記又云：「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馥謂亂則行列不必正，進退不必齊；案騷賦之末，煩音促節，其句調韻脚與前文各異，亦失行列進退之意。」（札樸）按「亂」本指樂舞之末衆樂交奏，衆聲齊唱，而舞者亦縱情肆意，失其序列。孔子說：「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論語泰伯）可知樂章結尾的繁華情狀。樂記以「復」「亂」對稱，亦可見「亂」無整治之意。古時詩爲樂歌，其末章之「亂」，

僅指所配樂舞而言，與詩句文義並無關係。至於其後出現的大篇辭賦，則顯已不能入樂，只具「倡」、「亂」等形式，仍是樂歌遺意，而「亂辭」既在篇末，所以在文義上有時起到總括全篇的作用，此即王逸所謂「發理詞指，總撮其要」，劉勰所謂「歸餘總亂」、「亂以理篇」之意。就辭賦論辭賦，王劉所說亦皆近是，但因並未說明「亂」在入樂古詩中本指末章樂舞而言，遂致後世多有歧說。又國語魯語下說：「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而韋昭注既說：「篇義既成，撮其大要爲亂辭」，又說「詩者，歌也，所以節儻者也，如今三節儻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可見對「亂」之所指，已混淆不清。實則商頌亦入樂之詩，那篇「自古在昔」四句，在辭義上並無「撮其大要」之意，其所以爲「亂」，當亦指所配樂舞而言。又近人郭沫若先生說：「亂卽是辭之古字，古金文，多用爲司，以治爲義。凡古書中亂字含相反之治義者均是本字本義。其相反之字當作『𠂔』，後世失傳，又誤以『亂』字爲之，而『亂』之本義遂致完全顛倒。文末繫以『辭曰』以作尾聲，與抽思之『少歌曰』『唱曰』義例相同，亦正楚辭之名之所由得。」（屈原研究附錄）按辭賦之有「亂」，當是古詩入樂之遺，恐不能專據文字爲說，姑錄以備考。

③② 已矣哉：嘆詞，猶言「罷了」。王逸說：「已矣，絕望之詞。」洪興祖說：「論語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安國曰：「已矣，發端歎詞。」

③③ 莫我知：猶言「不知我」，爲否定句賓語提前句式。

③④ 故都：指楚國的郢都。一說「故都」卽故國。以上二句說：「楚國沒有賢人，不了解我，我又何必

懷戀故都？

③⑤美政：屈原理想中的美好政治。錢澄之說：「美政，原所造之憲令，其生平學術盡在於此。原疏而憲令廢矣，所最痛心者此也。」

③⑥「吾將」句：王逸說：「言時世之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施善政者，故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錢杲之說：「案原作離騷在懷王時，至頃襄王遷原江南，始投汨羅，不當預言投江事也。從彭咸所居者，猶言相從古人於地下也。」汪瑗說：「既莫足與爲美政，言不足相與以有爲也，即申言國無人莫我知之句；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言已決於西涉也，即申言又何懷乎故都之句。」朱冀說：「『所居』猶云所處，與前遺則相應，蓋死非難也，處死則難耳。從彭咸之所居者，從彭咸所以處死之道，非竟以水中爲彭咸之居也。」屈復說：「近有謂王叔師『彭咸投水』爲無據者，漢時書籍今失傳者甚多，又安知王之無所據乎？後懷沙惜往日悲回風諸篇，言沉淵甚明。又漢之賈誼東方朔莊忌王褒劉向太史公言汨羅無異詞，諸人去古未遠，豈盡荒謬？然則彭咸之投水即無據，而三閭之汨羅則有據。守死善道，日月爭光，要無愧高陽之苗裔，皇考之名字而已矣。」朱珔說：「前文云『阼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當是已懷死志，故於彭咸一再言之。前注但言願依彭咸遺法，以自率厲，尚意在諫君；而此言從其所居，則真欲沉淵矣。洪興祖云：『蓋其志先定，非一時怨懟而自沉也。』義固可通。特注不當即指定汨淵之地耳。」清代胡濬源說：「太史公自序固已明曰『屈原放逐著離騷』，又報任安書曰『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漢書『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則楚辭皆既放後作也。從來注家以離騷見疏懷王而

作，九歌以下乃見放於頃襄而作，是泥史記文，前後執而分之，故使此篇離憂忠悃大旨不亮，而其文義遂覺往返複疊，脉絡不貫，且情既乖戾，理亦扞格。不知離騷一篇，史於王怒而疏之後，即接作此，重是篇也，故極贊之與日月齊光，然後再補序既絀後楚事，以見原之忠。而復曰既嫉之，與前嫉王遙接，即又曰雖放流，睠顧楚國，一篇三致意云云，作騷當在此時。史筆不過急所重而先之耳。讀者不察，遂認為未放時作。不知篇中一則曰依彭咸遺則，再則曰從彭咸所居，是明矢志汨羅矣。假不放江南，安能預爲此語乎？如申生召忽荀息之死，豈必定要在水乎？若泥史文，則懷沙畢命，即逐即死，何以自既放直至哀郢九年後乎？且方纔一疎，疎後尚使齊，返尚諫王勿入秦，何至遂爾誓死懟憤，豈非悻悻？要之篇中濟沅湘南征及亂詞何懷故都，便知既放後作。令尹子蘭聞之大怒，聞其作離騷等篇也。卒使上官短於頃襄王，怒而遷之，則既放又遷，使益遠耳。細玩九章惜往日篇辭，史傳原事正與相符，即可考賦騷前後疎放之年歲。（楚辭新注求確）又晚清畢大琛說：「原以不從己諫，故引彭咸以自況，此時非即欲投水也。」又說：「見疎後，王見欺於秦，兵敗國危，見留於秦，皆切要之事，篇中無一語及之，則知離騷作於見疎時。」（離騷九歌釋）按「彭咸」已見前「願依彭咸之遺則」句注，因其究爲何人不能確考，所以此處「從彭咸之所居」之義亦難確說。要之，屈原投水殉國事決無疑義，無論彭咸之生平如何，均無礙於對屈原最終結局的認識。明代汪瑗謂屈原爲聖人之徒，必不肯自沉於水；又辯彭咸即彭祖，屈原言「從彭咸所居」，可見終於離去楚國，西涉遁隱。汪氏此誤貫於全書，絕不可信。但前人或因屈原水死，反推彭咸亦必水死，此則實無所據。又現代研究成果幾一致表明離騷作於懷王朝被讒見疏之後，其時離

頃襄王朝屈原自沉甚遠；又屈辭中另外六次提及「彭咸」，均無水死之意（參閱前注），所以此處「從彭咸之所居」亦未必指立志自沉。未詳其義，固當闕疑，姑並列諸說，以供讀者參考。

從「索薺茅與筵簪」至此是全篇的第三大段。作者假設請靈氛占卜、巫咸降神，以求得啟示，決定行止。經過思考，作者認為應該聽從他們的勸告，去國遠逝。他在想像中經歷了漫長而險阻的道路，正要馳往最終目的地時，却在光明的太空中看見了自己的故鄉，於是再也不忍往前走了。全篇最後的「亂」辭表述了因「美政」理想不能實現而與楚國政治現實決裂的心情。

九歌

九歌是楚國祭祀中用的樂神之歌。

關於九歌的作者，漢代以來大致有三種說法：一、王逸說：「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見楚辭章句）認為九歌是屈原的作品。二、朱熹認為九歌是屈原在民間祭歌的基礎上作了「更定其詞，去其泰甚」的修改潤色工作（見楚辭集注）。三、認為九歌純是楚國的民間祭歌，與屈原毫無關係。按九歌為祭祀中用的樂神之歌，其初當出於巫者，但今本九歌在語言風格上和屈原的辭作頗為相似，而且其中有不少詞句也見於屈原的其他作品，可見它確曾由屈原加工修改。至於加工修改的時間，舊說多認為是屈原遭到放逐之後所作，但從九歌本身所表達的思想感情來看，並無已放的痕迹，且以被放逐者的身份修改歌詞，也難以為巫師所接受。因此九歌當是屈原在楚懷王朝任職三閭大夫，掌管宗族事務時加工修改（說詳九歌的性質和作用，古籍整理與研究第三期）。

九歌是樂歌的名稱，其名來源甚古，相傳是夏代的樂曲。離騷：「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天問：「啟棘賓商，九辯九歌。」山海經大荒西經：「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九歌以下。」這些記載雖然

是神話，但也說明九歌確是一種很古的樂歌。至於楚人把他們的祭歌稱爲九歌，或許是因爲這些祭歌曾配以九歌的曲調，並採用了它的載歌載舞的形式。一說楚國的九歌只是借用了夏時九歌的名稱，二者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沒有什麼聯繫，這也可供參考。

關於九歌的演唱形式，古今研究者作了種種解釋，現在能够肯定的只有一點，即男女巫師在演唱中起着主要的作用。但九歌十一篇的演唱形式是不完全相同的，其中最後一篇禮魂是前十祀全部完成之後最終演唱的送神之曲，是通過羣巫的集體歌舞來表演的。禮魂之外的十篇，大致有兩種演唱形式：祭祀天神的五篇，即東皇太一、雲中君、大司命、少司命和東君的演唱形式都有飾爲天神的主巫與代表世人的羣巫共同參與，但在東皇太一中，主巫只出現於祭壇，並不演唱；其他四篇則爲主巫與羣巫輪流對唱。祭祀地祇的四篇，即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的演唱形式，則是飾爲地祇的主巫獨唱獨舞，沒有羣巫的歌舞穿插其間。另外國殤一篇是楚人祭祀本國陣亡將士的，可能因爲祭祀對象深受崇敬，所以規格與「天神五曲」相似，也有主巫與羣巫的對唱。

九歌共十一篇，舊時注楚辭者，因拘泥於九的數目，或合併山鬼、國殤、禮魂爲一篇，或合併湘君、湘夫人爲一篇，大司命、少司命爲一篇，以求符合九之數。其實九歌只是一種歌舞形式的名稱，並非確指九篇，各種合併篇數之說，均不可信。

九歌各篇，按王逸本的排列順序是：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後來有些注家各以己意重加排列，但並無確據。從九歌的體制上看，除禮魂爲送神

之曲當在最後外，其餘祭祀天神的五篇與祭祀地祇、人鬼的五篇，既有祭祀對象身份的差別，又有表演上的不同規格（指有無羣巫的參與），似宜各從其類，分別歸為前後兩組，至於兩組中各篇的實際排列次序，則亦難以確考。今姑且仍王逸本之舊，不作更動。

九歌雖由屈原修改加工，但各篇的抒情主體均為巫者所飾的鬼神本身；其中祭祀天神的五篇雖有代表設祭世人的羣巫參與，但所唱之詞止於對善神的祝頌與思念。舊注不明九歌的作用與體制，紛紛以屈原與楚王的關係、屈原與神鬼的關係，或人神相戀，神巫相戀等觀點立說，皆屬誤解或竟流於荒謬，今均從略。

東皇太一

東皇太一是祭祀最高天神用的樂歌。太一之名在先秦的一些典籍中不是天神的名稱，而是一個抽象的哲學概念，或指形成天地萬物的元氣，或指老莊思想中所謂「道」的概念。如禮記禮運：「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疏：「太一者，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也。」又呂氏春秋大樂篇：「萬物所出，造於太一。」莊子天下篇：「關尹老聃，聞古道術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太一以天神的面貌出現並受人間祭祀的情況，最早見於九歌。因此，祭祀太一可能是楚國所特有的風俗。其後，漢承楚制，奉為常祠。史記封禪書：「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這是漢代祭祀太一的記載。本篇「太一」為何冠以「東

皇」，其故不可確考。據文選五臣注說：「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說雖可通，但並無根據。有的研究者認為東皇即篇中所謂上皇，是尊之之詞，非僅指方位言。又有研究者認為，本篇是九歌的迎神曲，非專祀天神太一，其題為東皇太一者，是漢人所加。均錄以備考。

從本篇所表述的祭祀形式看，當是主巫飾為東皇太一，在受祭過程中略有動作而不歌唱，以示威嚴、高貴。羣巫則載歌載舞，以富麗堂皇的言詞來描繪整個儀式，表現了對東皇太一的虔敬與祝頌。

吉日兮辰良〔一〕①，穆將愉兮上皇②。撫長劍兮玉珥③，璆鏘鳴兮琳琅〔二〕④。

【校記】

〔一〕吉日：文選吳都賦注引作「日吉」，非是。○辰良：文選蜀都賦注、東征賦注、謝靈運九日從宋公詩注、盧子諒贈劉琨詩注並引作「良辰」。梁章鉅文選旁證說：「楚辭作辰良，李注所引亦俱作辰良。其有作良辰者，後人順正文改轉，未知李注自有不順正文之例也。且楚辭九歌十一首，每首第一句必用韻，不得倒轉顯然矣。」按梁說是，當作「辰良」。

〔二〕璆：王逸注引一本作「糾」。注曰：「或曰糾鏘鳴兮琳琅。糾，錯也。琳琅，聲也。謂帶劍佩衆多，糾錯而鳴，其聲琳琅也。」按當作「璆」，璆指玉聲，詳注。○鏘：洪興祖引釋文、朱熹引一本作「鎗」。按「鏘」與「鎗」同。說文無「鏘」字，於「鎗」字下曰「鐘聲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字亦作鏘。」

【注釋】

①辰：時辰。「辰良」，即良辰，因協韻而倒置。

②穆：恭敬地，這裏是狀語提前。將：將要。即將。一說「將」字在這裏當作並列連詞，相當於現

代漢語的「又」、「而且」，「將」「且」二字古通，「穆將愉」即「穆且愉」，是說敬神又愉神之意。按此說恐不可信。「將」和「且」古雖通用，但一般不作爲並列連詞用。在屈原作品中，使用「將」字凡五十四例，絕大多數都可釋「即將」「將要」之意，無一例通作「且」而又釋爲「又」、「而且」的。從此句看，「將」釋爲「將要」，「穆」字作狀語提前，文意也很通達。愉：娛樂，動詞。上皇：即東皇太一。王逸楚辭章句說：

「上皇，謂東皇太一也。」又明汪瑗楚辭集解說：「上皇，猶言上帝，即謂東皇太一也。不曰東者，變文也，又以見東之即爲上也，不曰太一者，省文也，又以見東皇之可以該乎太一也。」以上二句說：在這良辰吉日，即將恭敬地娛樂東皇太一。

③撫：持。玉珥（耳）：劍鼻，即劍柄上端像兩耳的突出部分。洪興祖楚辭補注說：「博雅曰，劍珥謂之鐔。鐔，劍鼻，一曰劍口，一曰劍環。珥，耳飾也。鐔所以飾劍，故取以名焉。」一說「玉珥」指劍鞘上的玉飾。又清王夫之楚辭通釋說：「珥，劍柄垂組也。玉珥繫玉組間。」認爲「玉珥」是繫在劍柄上的玉石裝飾。二說亦可參。

④璆鏘（cu cuo）求槍：玉石相擊的聲音。朱熹楚辭集注：「璆鏘皆玉聲，孔子世家云，環佩玉聲璆然。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又汪瑗說：「璆，璆然也，鏘，鏘

然也；皆玉佩之鳴聲也。」按「璆」本義是美玉，這裏引申爲玉聲。一說「璆」這裏卽指美玉，如王逸說：「璆琳瑯，皆玉名也。」爾雅曰，有璆琳瑯玕焉。」說雖可通，但從文意看，璆鏘當指玉石相擊之聲。琳瑯：美玉名。指佩玉，亦卽發出鳴聲之玉。一說「琳瑯」亦指玉石相擊之聲。王逸注引一說：「琳瑯，聲也。謂帶劍佩衆多，糾錯而鳴，其聲琳瑯也。」又王夫之之說：「璆鏘、琳瑯，皆玉聲。」二說恐非。以上二句說：手持長劍帶着玉石的裝飾，發出動聽聲音的是身上的佩玉。按關於這裏所說的持劍佩玉者究爲何人，舊注說法不一。王逸說：「言已供神有道，乃使靈巫常持好劍以辟邪，要垂衆佩周旋而舞動，鳴五玉鏘鏘而和，且有節度也。」認爲持劍佩玉者是司祭的巫者。朱熹楚辭集注說：「此言主祭者上日齋戒，帶劍佩玉以禮神也。」認爲持劍佩玉者是主祭之人。又清王邦采九歌箋略說：「撫謂上皇撫之也。舊說謂主祭者帶劍佩玉以祀神，佩玉有之，帶劍未也。」認爲持劍佩玉者是上皇，二句是對上皇形象的描寫。今按王邦采說較爲近是。九歌是巫者以歌舞樂神，這裏「撫長劍」二句是羣巫對裝扮成東皇太一的主巫形象的描寫，表示東皇太一已經臨壇受祭。

瑶席兮玉璆〔一〕①，盍將把兮瓊芳②。蕙肴蒸兮蘭藉〔二〕③，奠桂酒兮椒漿④。揚枹兮拊鼓〔三〕⑤，疏緩節兮安歌⑥，陳竽瑟兮浩倡〔四〕⑦。

【校記】

〔一〕璆：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鎮」。按「璆」與「鎮」通。洪興祖說：「周禮玉鎮，大寶器，故書作璆。」

鄭司農云，瑱讀爲鎮。」又湘夫人「白玉兮爲鎮」，洪興祖注：「鎮一作瑱。」

〔二〕蒸：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莖」，一本作「烝」。按「莖」是「蒸」之或體。說文：「莖，蒸或省火。」

「蒸」與「烝」古多通用。爾雅釋天：「冬祭曰蒸。」禮記祭統：「冬祭曰烝。」二文互見通用。

〔三〕枹：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桴」。按「枹」與「桴」通。又聞一多楚辭校補說：「案本篇通例，無間兩句叶韻者，此不當獨爲例外，疑此句下脫去一句。」可備參考。

〔四〕倡：初學記十五引作「唱」。

【注釋】

①瑤：美玉。席：神位的坐席。汪瑗說：「瑤席者，美詞也。或曰以瑤而飾之也。」清王夫之說：「瑤

席，席華美如瑤也。」一說「瑤」當作「蓐」，香草名。「蓐席」，指用蓐草編織的坐席。說亦可參。瑱：

同鎮，用以壓席的玉。洪興祖說：「瑱，壓也，音鎮。下文云，白玉今爲鎮，是也。」又清朱珔文選集釋說：

「瑱本爲充耳之飾。釋名云，瑱，鎮也。縣當耳傍，不欲使人妄聽，自鎮重也。是瑱取鎮義。故華嚴經

音義引漢書訓纂云，瑱謂珠玉壓座爲飾也。與此正合。」

②盍：王逸說：「盍，何不也。」清王萌楚辭評注說：「盍當訓如朋盍簪之盍，合也。」又清俞樾俞樓雜

纂讀楚辭說：「愚按以盍爲何不，則既云盍，又云將，文義難通。此盍字只是語詞，莊子列禦寇篇：「闔胡

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釋文曰：「闔，語助也。」闔與盍通。此篇云「盍將把兮瓊芳」，與下篇云「蹇

將留兮壽宮」文法相似。王注云，蹇，詞也。然則盍亦詞也，可類推矣。」按「盍」當爲語氣詞，俞樾說近

是。若訓爲「何不」，文義不通。又王萌釋爲「合」，可參。將：持，拿着，清戴震屈原賦注說：「將，猶持也。」又清劉夢鵬屈子章句說：「將，進也。」又一說「將」當訓爲「請」，「盍將把兮瓊芳」，是說敬請拿起迎神之花。二說亦均可參。把：持。「將把」，是同義詞連用，都是「持」的意思，清林雲銘楚辭燈說：「將把，奉持也。」瓊：美玉，這裏作形容詞，形容芳花似玉。朱熹說：「瓊芳，草枝，可貴如玉，巫所持以舞者也。」以上二句意思是：在華美如玉的坐席上，又擺了鎮席的玉，羣巫手持美玉一般的花枝翩翩起舞。

③蕙：香草，和蘭草同類，亦名薰草、零陵香、佩蘭。肴：通殽，帶骨的肉。洪興祖說：「肴，骨體也。」「蕙肴」，指用蕙草包裹的祭肉。朱熹說：「此言以蕙裹肴而進之。」蒸：通烝，進獻。一說此處當是肴蒸連文，卽肴烝。古時飲宴，把肉切成大塊，盛於俎中，叫「肴烝」。洪興祖說：「國語曰，視戚宴饗，則有殽烝。」注云，升體解節折之俎。清朱珔文選集釋進一步考證說：「左氏宣十六年傳，王享士會以殽蒸。」疏言禮升殽於俎皆謂之蒸。下引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蒸；王公主飲，則有房蒸；親戚宴享，則有殽蒸。彼注云，全其牲體而升於俎，謂之全蒸；半解其體而升於俎，謂之房蒸；體解節折乃升於俎，謂之殽蒸。房蒸者，卽傳之言體薦，殽蒸卽傳之言折俎。此處正言薦神則以肴蒸，爲內外傳之殽蒸，甚確。」均錄以備考。藉：以物衬墊。「蘭藉」，指用蘭草墊底。

④奠：祭獻。桂：香木名，卽木犀，亦稱桂花、巖桂、丹桂、九里香。椒：香木名，卽花椒。詩經陳風東門之枌：「貽我握椒。」毛傳：「椒，芬香也。」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椒樹似茱萸，有鍼刺，莖

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爲香。」漿：淡酒。「桂酒」、「椒漿」，指加了香料的酒。洪興祖說：「桂酒，切桂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按蕙、蘭、桂、椒都是芳香的植物，用之以表明祭品的芳潔。以上二句說：獻上用蕙草包裹用蘭墊底的肉食，又獻上芬芳的桂酒和椒漿。

⑤揚：舉。枹（ㄈㄨˊ）：同桴，鼓槌。拊（ㄈㄨˊ）：敲擊。

⑥疏：稀疏，這裏是錯落有致的意思。節：節奏。按「疏緩節」三字，舊注或以「疏緩」二字連讀，或以「緩節」二字連讀。前者如明汪瑗說：「疏緩者，紆而不迫也。」禮記曰：「其樂心感者，其聲嗶以緩。」節，謂有節奏而不雜以亂也。」（楚辭集解）又清錢澄之說：「節疏而緩，則歌聲從容以盡其態，故曰安歌。」（莊屈合詁）後者如清徐煥龍說：「疏，發也。緩節，如今之慢板曲。」（屈辭洗髓）又清胡文英說：「疏，分明也。」蓋謂緩慢的節奏却顯得很分明。以上兩種讀法雖皆可通，但結合下句的句式看，似「緩節」連讀較爲近是。「疏緩節」，是說使緩慢的節拍疏落有致。安：汪瑗說：「安者，謂歌聲之妙出於自然，而無勉強生澁之患者也。」「安歌」，形容歌聲從容而安詳。

⑦陳：陳列。箏：古樂器，形似笙而略大。瑟：弦樂器，形似古琴。浩：大。倡：同唱。「浩唱」，指大聲歌唱。清王夫之《楚辭通釋》說：「浩，音之盛也。倡與唱通。歌合箏瑟而盛也。」又清吳世尚《楚辭疏》：「倡，作也。言樂奏良久，則鐘磬箏瑟皆放手大作也。」此說僅供參考。以上三句描繪了歌舞進程中樂器的離合和節奏、歌聲的變化。

靈偃蹇兮姣服〔一〕①，芳菲菲兮滿堂②。五音紛兮繁會③，君欣欣兮樂康〔二〕④。

【校記】

〔一〕姣服：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妖服」。朱注：「古字通也。」

〔二〕君：文選舞賦注引作「吾」，非是。

【注釋】

①靈：巫者。按九歌中的「靈」或「靈保」都專指裝扮成受祭神鬼的主巫。他或她雖是巫者，但因假托神鬼附體而具有神鬼的身份。這裏的「靈」，就代表了東皇太一的形象。洪興祖說：「古者巫以降神，靈偃蹇兮姣服，言神降而託於巫也。」又朱熹說：「靈，謂神降於巫之身者也。……古者巫以降神，神降而託於巫，則見其貌之美而服之好，蓋身則巫而心則神也。」又近人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中說：「楚辭之靈，殆以巫而兼尸之用者也。其詞謂巫曰靈，謂神亦曰靈，蓋羣巫之中，必有像神之衣服形貌動作者，而視爲神之所馮依，故謂之曰靈，或謂之靈保。」說皆甚確。偃蹇（yǎn jiǎn 眼簡）：高貌。這裏是形容東皇太一的樣子崇高尊嚴，所以清王昉楚辭評注說：「偃蹇，尊嚴之貌。」按舊注解釋「偃蹇」二字歧義迭出，王逸釋爲舞貌，洪興祖釋爲委曲貌，朱熹釋爲美貌，明張鳳翼文選纂注作舒徐自得之貌，清蔣驥山帶閣注楚辭又釋爲安肆貌。諸說均不如王昉之說爲確。姣：美好。「姣服」，華美的服飾。

②菲菲：香氣充盛的樣子。以上二句是羣巫對飾爲東皇太一的主巫的頌詞，意思是：代表東皇

太一的主巫，神態尊嚴，服飾華美，他發出濃鬱的香氣，充滿廳堂。

③五音：古代音樂的五個音階之名，即宮、商、角、徵、羽，這裏泛指音樂。繁會：錯雜交合。「五音繁會」，形容各種樂聲齊奏交響的狀況。

④君：指東皇太一。欣欣：愉快的樣子。樂：歡樂。康：安寧。以上四句表達了代表世人的羣巫對東皇太一的贊頌和祝願。朱熹說：「此言備樂以樂神，而願神之喜樂安寧也。」

雲中君

雲中君是祭祀雲神用的樂歌。王逸說：「雲神，豐隆也，一曰屏翳。」史記封禪書和漢書郊祀志都有關於祭祀雲神的記載，是楚國祭祀雲神舊典的延續。清戴震屈原賦注說：「周官大宗伯以樛燎祀觀師、雨師，而不及雲師，殆戰國時有增入祀典者，故屈原得舉其事賦之。漢郊祀志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之屬，是漢初猶承舊俗，其後不入秩祀。唐天寶五年始祀雷師，至明乃復增雲師之祀。」此述古代祭祀雲神的始末變化，可以參看。有的研究者認為，本篇所祭不是雲神，而是雲夢澤之神，即水神。清徐文靖管城碩記說：「按左傳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杜注，雲夢澤中。是雲中，一楚之巨藪也。」其後，主此說者亦復不少。此說雖扣題中「雲中」二字，但非確詰。近年湖北江陵天星觀一號墓（戰國）出土的有關楚國祭祀的竹簡，有「雲君」二字，其間無「中」字，顯然楚國所祭祀的是雲神，而非雲夢澤之水神。又游國恩先生楚辭論文集中有雲中君非祀水神說一篇，亦駁之甚詳，可以參看。還有的研究者認

爲雲中君指月神，此說亦不可信。篇中說「與日月兮齊光」，既是月神，則不應有此語。又有的研究者認爲，雲中君指電神，說古人以爲電由雲生，所以稱電神爲雲中君。此說純爲揣測之詞，益不可信。

本篇所描寫的雲神，是一位來去迅疾，翱遊廣宇，光齊日月，威及四海的尊嚴之神的形象。這一形象是通過裝扮成雲中君的主巫的獨唱詞和羣巫所唱的頌神之詞表現出來的，兩種唱詞都是根據雲的自然特點來進行想像、誇張、增飾和美化，以完成對雲神的刻劃和贊頌。

浴蘭湯兮沐芳①，華采衣兮若英②。靈連蜷兮既留③，爛昭昭兮未央④。

【校記】

〔一〕沐芳：劉師培楚辭考異說：「說文繫傳二誤以下句華字上屬，引作沐芳華。又初學記四引芳下有蕙字。」

〔二〕靈：洪興祖引一本「靈」下有「子」字。按有「子」字非是，此蓋涉王逸注「楚人名巫爲靈子」而誤。

【注釋】

①以下一段是羣巫合唱的迎神曲。浴：洗身體爲浴。蘭湯：水中加了蘭草泡成的香湯。「湯」，熱水。又清陳本禮屈辭精義說：「浴蘭沐芳者，蓋狀雲氣如花木之初出於水也。」認爲此句是形容雲氣

初出的樣子。錄以備考。沐：洗髮爲沐。芳：王逸認爲這裏的「芳」專指白芷，洪興祖又引本草「白芷一名芳香」作爲補充。則「沐芳」就是用白芷泡的香湯洗頭。也有的注者認爲「芳」是泛指香草而言，如汪瑗說：「芳，泛指香草而言。一曰承上蘭草而言，亦通。舊說以芳爲白芷，非是。按楚辭中凡單用芳字，多泛言也。此句亦相錯成文。本謂以芳蘭香草之湯而沐浴也。」從楚辭文例看，似汪說爲長。按古人在祭祀之前，先要齋戒沐浴，以示對神靈的恭敬。這裏是羣巫描述主巫（靈）在祭祀之前，沐浴更衣準備迎神附體的情況。

②華采衣：色彩華美的衣服。若：如。英，花朵。朱熹楚辭辯證說：「若英，若卽如也。猶詩言美如英耳。」一說「若」是一種香草，卽杜若，「若英」，卽杜若之花。如王逸說：「若，杜若也。……飾以杜若之英，以自潔清也。」按此說非是，楚辭凡想像之詞有以花草爲衣裳者，此處是寫實之詞，不應以杜若之花爲衣。又清俞樾讀楚辭說：「詩汾沮洳篇，次章曰美如英，三章曰美如玉，英卽瑛之段字。說文玉部瑛，玉光也。如瑛，猶如玉也。」此說認爲「若英」指采衣像玉一樣絢麗，說亦可參。

③靈：指飾爲雲中君的主巫。連蜷（*o o o* 拳）：舒卷迴環的樣子。這是形容飾爲雲中君的主巫出現於祭壇的舞姿，因爲他已有雲神附體，所以舞姿取象於神的動態。明李陳玉楚辭箋註說：「連蜷二字確是雲態，寫鬼神蓄縮情狀如見。」說頗可參。既留：這是羣巫歌唱雲中君通過對主巫的依托，已經降臨祭壇，此句與下節「謇將」句呼應，分別從羣巫與主巫雙方歌唱雲中君的降臨。一說「留」指雲神停留在天上，如清王遠楚辭評注說：「既留，言雲在中天。」清屈復楚辭新注說：「留，留在天上。」

非是。

④爛昭昭：光彩明亮的樣子。這是指雲神臨壇，帶來一片光彩。又清錢澄之屈詒說：「古者祀神，以有神光爲驗，爛昭昭指神光也。」可參。未央：無窮無盡。以上二句說：雲中君帶着舒卷迴環的舞姿留在祭壇之上，他的光彩無窮無盡。

蹇將憺兮壽宮〔一〕①，與日月兮齊光〔二〕②。龍駕兮帝服③，聊翱遊兮周章〔三〕④。

【校記】

〔一〕蹇：朱注本作「蹇」。○憺：漢書郊祀志顏注引作「澹」。

〔二〕齊：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爭」。

〔三〕遊：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游」。文選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注，一切經音義二十七、學林五引作「翔」。

【注釋】

①以下一段是飾爲雲中君的主巫的獨唱。蹇：王逸說：「蹇，詞也。」清周拱辰離騷拾細說：「蹇將憺與穆將愉一意。蹇，寬碩貌，言壽宮寬碩而靜謐也。」又清劉夢鵬屈子章句說：「蹇，不行貌。」按王逸說是。「蹇」，當爲發語詞。憺（ǎn旦）：安樂。壽宮：王逸說：「壽宮，供神之處也。祠祀皆欲得壽，故名壽宮。言雲神既至於壽宮，飲饗酒食，憺然安樂，無有去意也。」清錢澄之說：「漢武帝置酒壽宮以

禮神君，其後又置壽宮北宮，則凡禮神之處皆可名壽宮。」按二說是。壽宮即供神祭神的場所。又清林雲銘楚辭燈說：「壽宮，靈久居之處，即雲中也。」認為壽宮指雲神在天上的住所，非是。按此句與前「靈連蜷」句相呼應，前為羣巫描述雲神已到祭壇，此為主巫代表雲神自述將在此處安享一番。

②與日月兮齊光：這一句也是主巫代表雲神所作的自述。王逸說：「言雲神豐隆，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光明也。夫雲興而日月昏，雲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也。」按王逸這個解釋雖誤以此句為他人對雲神的贊頌，但有助於說明雲神為什麼自詡「與日月兮齊光」，可資參考。又這一句與前「爛昭昭兮未央」句相呼應。以上二句是雲神自稱將在祭祀場所安享一番，並在祭壇上煥發着像日月一樣的光輝。

③龍駕：龍車。朱熹說：「龍駕，以龍引車也。」又清胡文英屈騷指掌說：「龍駕，雕螭龍為座也。」認為「龍駕」指以螭龍為雕飾之車，備參。帝服：王逸說：「衣青黃五采之色，與五帝同服也。」

④聊：姑且。翱翔：翱翔周遊。周章：王逸說：「周章，猶周流也。」文選五臣注認為「周章」是往來迅疾貌。宋王觀國學林認為是周旋舒緩之意。明黃文煥楚辭聽直說：「周章者，神之亟于他遊而意緒倉皇也。」蔣驥山帶閣注楚辭說：「周章，急遽貌。」清劉夢鵬屈子章句說：「周章，猶言徘徊。」按五臣及黃、蔣之說較為近是。「周章」當是形容雲神來去匆匆的樣子，所以下節即言雲神既降之後，很快離去，彼此呼應。以上二句是雲神自稱駕着龍車，穿着五帝之服，四處翱翔，行迹匆匆。

靈皇皇兮既降①，焱遠舉兮雲中②。覽冀州兮有餘③，橫四海兮焉窮④。思夫君

兮太息，極勞心兮憺憺〔三〕⑤。

【校記】

〔一〕焱：洪興祖說：「李善引此作焱，其字從火，非也。」朱注本作「焱」，注曰：「焱，卑遙反，其字從三火。」按當作「焱」。

〔二〕憺：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忡」。文選六臣本校亦引五臣作「忡」。按「憺」與「忡」同。

【注釋】

①以下一段是羣巫所唱的送神曲。靈：指飾爲雲神的主巫。皇皇：同「煌煌」，光明燦爛的樣子。汪瑗說：「皇皇，言雲神來下，煌煌而光明之盛也。」又王逸說：「皇皇，美貌。」言雲神來下，其貌皇皇而美，有光明也。

②焱（ōi。標），本義是羣犬奔走的樣子，引申爲迅速離去的樣子。王逸說：「焱，去疾貌也。」一說當從朱注本作「焱」。說文：「焱，火華也。」這裏指電光。此說認爲雲中君指雷神，故有此訓，非是。遠舉：猶言高飛。以上二句說，光明燦爛的雲神降臨之後，又迅速高飛回到雲間。

③覽：望。冀州：古九州之一，這裏指中國。清王遠楚辭評注說：「按路史中國總（稱）謂之冀州。覽冀州，猶言覽中國也。」又清張雲璈選學膠言說：「日知錄云，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後人因之，遂以冀州爲中國之號。屈子所謂遠舉雲中，豈僅見冀州而已哉，猶云覽中國而有餘耳。」按以上二說是。冀州是

禹貢九州之首，古帝王之都多在冀州，後人因以冀州爲中國之代稱。「覽冀州今有餘」，是說雲神高在雲中，可覽見者不限於中國。冀州在極北，楚在極南，「覽冀州今有餘」，是說雲神倏忽之間便可由極南而至極北，冀州尚不足以限之（詳見清方廷珪文選集成）。錄以備考。

④橫四海：橫行四海。王逸說：「言雲神出人奄忽，須臾之間，橫行四海，安有窮極也。」一說「橫」當解釋爲「充」。清王萌說：「橫，充也，充滿四海無有窮極也。」（見楚辭評注）亦可參。焉：哪裏。窮：極，止境。以上二句贊頌雲中君居高望遠，橫遊四海而無止境。同時也意味着雲神已遠離祭壇，復歸天上，照常運行。

⑤思：思念，思慕。夫：指示代詞，彼。「夫君」，指雲神，是對雲神尊敬而親切的稱呼。清王夫之說：「稱夫君者，親之之詞。」按舊注或謂「夫君」是比喻楚王。如王逸說：「或曰，君謂懷王也。」屈原陳序雲神，文義略訖，愁思復至，哀念懷王暗昧不明，則太息增歎，心每慙慙而不能已也。」後世注家贊同此說者不少。但此類解釋要皆出於附會。九歌是祭祀神鬼的樂歌，用於一定的典禮，並非個人的抒情詩，豈能有君臣方面的寄託？明汪瑗駁此說：「屈子忠君愛國之心，固無往不在，然如此諸篇，亦但如漢之樂歌及後世之樂府類耳，何必屑屑以慕君解之乎？」可參。又一說據「思夫君」句認爲本篇是描寫人神相戀，大誤。太息：嘆息。勞心：憂心。慙慙：同「忡忡」，憂慮不安的樣子。「勞心慙慙」，猶言憂心忡忡。以上二句是表示雲神離去之後，羣巫（代表參與祭祀的人）對他的思念，結束送神之意。

湘君

湘君、湘夫人是楚人心目中的湘水配偶神，他們的形象既是古代人民在想像中把湘水加以人格化的結果，也同古帝虞舜的神話有密切的關係。傳說虞舜巡視南方，死於蒼梧之野，葬在九嶷山。他的兩個妻子娥皇、女英起先沒有隨行，後來追到洞庭、湘水地區，得悉虞舜已死，便南望痛哭，投水以殉。由於虞舜在楚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的歸宿之地蒼梧、九嶷又是湘水的發源地，娥皇、女英的傳說又恰恰以洞庭、湘水為背景，所以楚人就很自然地把這些神話人物同關於湘水的想像結合起來，從而產生了以虞舜夫婦為主人公的優美動人的湘水配偶神的形象。歷代的楚辭研究者，大都圍繞着虞舜的神話來解釋湘君、湘夫人二篇的內容，各家說法的基本精神也大體一致。但是對湘君、湘夫人二神的具体解釋，各家之說却不盡相同。陸侃如中國詩史把歷代異說歸納為九種，茲錄於下：

- 一、以湘君為舜之二妃，而不提及湘夫人。如史記始皇本紀、劉向列女傳卷一。
- 二、以湘君為水神，以湘夫人為舜之二妃。如王逸楚辭章句。
- 三、以湘夫人為舜之二妃而不提及湘君。如禮記檀弓鄭注、張華博物志卷八「史補」。
- 四、以湘夫人為帝之二女，也不提及湘君。如博物志卷六地理考。
- 五、以湘君為娥皇、湘夫人為女英。此說創自韓愈，見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一黃陵廟碑。
- 六、以湘君為湘水神，以湘夫人為其配偶。如王夫之楚辭通釋、曹同春楚辭約注、陳本禮屈辭

精義。

七、以湘君、湘夫人爲湘水神的后與夫人。如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五。

八、以湘君、湘夫人爲楚俗所祀湘山神夫婦二人。如趙翼陔餘叢考卷十九。

九、以湘君、湘夫人爲天帝之二女。如劉夢鵬屈子章句。

以上諸說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就九歌中湘君、湘夫人二篇而言，似王逸和王夫之的說法較爲恰當，可以結合起來參看。

湘君、湘夫人的中心內容是描寫這一對配偶神對純真愛情的追求和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湘君篇表現了湘夫人對湘君的一片熾熱真摯的感情，其演唱形式是飾爲湘夫人的女巫的獨唱。一說湘君是巫者飾爲湘君之神，所歌者爲思慕湘夫人之詞，此說恐非，篇中的歌者稱其所思戀的人爲「君」，且其想像對方行止多有男性特徵，而描述己方情事則有女性特徵，可證湘君是飾爲湘夫人的女巫的唱詞。至於湘夫人篇，歌者稱其所思戀的人爲「帝子」，爲「佳人」，傳說舜的二妃是帝堯之女，「帝子」即指湘夫人「佳人」亦宜爲女性之稱，可見湘夫人乃是飾爲湘君的男巫的唱詞。

君不行兮夷猶〔一〕①，蹇誰留兮中洲②？美要眇兮宜修〔二〕③，沛吾乘兮桂舟〔三〕④。令沅湘兮無波⑤，使江水兮安流⑥。望夫君兮未來〔四〕⑦，吹參差兮誰思〔五〕⑧。

【校記】

〔一〕夷猶：後漢書馬融傳注引作「夷由」。

〔二〕要：朱熹引漢書作「幼」。○眇：洪興祖引一本作「妙」，朱熹說：「眇與妙同。」○宜：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宜」上有「又」字。○修：朱注本、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脩」。按當作「修」。又聞一多疑「修」字當爲「笑」字，聲近而誤（詳見楚辭校補），非是。

〔三〕乘：洪興祖引一本作「乘」，「乘」爲「乘」之別體。

〔四〕未：洪興祖引一本作「歸」。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歸」；六臣本校引五臣作「未」。○來：朱熹引一本作「歸」，注曰：「非是。」

〔五〕參差：洪興祖引一本作「參差」。按「參差」與「參差」同。詳注。

【注釋】

①君：指湘君。按湘君是男性湘水神，而朱熹說：「君謂湘君，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者也。」非是。一說「君」指湘夫人，亦非。不行：指湘君不來赴約。明汪瑗楚辭集解說：「不行，猶不來也。不行，自離彼處而言；不來，自至處而言耳。」一說「不行」指「不卽行」，意思是不立刻啟程，亦可參。夷猶：猶豫不決。又王夫之楚辭通釋說：「夷猶，坦然自適而無行意也。」備參。

②蹇：楚方言，發語詞。又清劉夢鵬屈子章句說：「蹇，不行貌。」誰留：爲誰而留。明郭正域文選

批評說：「言不知其爲誰而淹留於彼也。」此說是。又王逸釋此句說：「誰留待於水中之洲乎？」清夏大霖屈騷心印說：「有誰留君，而阻滯於中洲乎？」二說亦可參。洲：水中陸地。「中洲」，猶言洲上。以上二句說：湘君猶豫猶豫不動身前來赴約，他是爲了誰而留在洲上？

③要眇（yào miǎo 天秒）：美好的樣子。王逸說：「要眇，好貌。」又清方廷珪文選集成說：「要眇，猶窈窕。」清吳世尚楚辭疏說：「要眇，猶言幽聞貞靜也。」清胡文英屈騷指掌說：「要眇，窈窕倩盼之貌。」三說亦可參考。又一說認爲「要眇」卽「腰眇」，指遠視之貌。聞一多九歌解詁說：「文選海賦，「腰眇蟬娟。」要眇卽腰眇。集韻，「腰眇，遠視也。」文選海賦，「羣妖遶迥，眇眇治夷。」注「眇眇，視貌。」邪視者以目挑人，亦斂睫微視，如遠視之狀，故謂之眇眇。要眇卽眇眇之倒。類篇謂腰同眇。要卽腰之省。」可參。宜修：修飾打扮適宜得體，恰到好处。

④沛：水流迅急的樣子，這裏形容船行之速。桂舟：用桂木造的船。文選五臣注：「舟用桂者，取香潔之異也。」以上二句說：我容貌美麗而又打扮適宜，乘着桂舟疾速而行，去赴湘君的約會。

⑤沅、湘：沅水、湘水，都是今湖南省境內流入洞庭湖的大河。

⑥江：長江。又汪瑗楚辭集解說：「江卽指上沅、湘也。」亦通。安流：平穩流動。又清王夫之說：「沅湘二水在江水上流，沅、湘不漲，則江水不溢而亦安流。」可參。

⑦夫（扶）：指示代詞，彼。「夫君」，指湘君。一說「夫君」卽作「丈夫」解，亦通。

⑧參差：古樂器，亦作簫箏，由長短不齊的竹管編排而成，類似於笙或排簫。相傳「參差」是虞舜

所造。又明周拱辰離騷拾細說：「參差雖簫屬，亦取不齊之義。我之思湘君，未能必湘君之顧我也。」認為這裏用「參差」不僅僅是指樂器，而且有所取義，表達了湘夫人思念湘君的心理活動。可供參考。

誰思：思念誰，意謂思念湘君。周拱辰說：「誰思與誰留句相應。曰誰留，恐湘君自有眷注之人，而勿必屬意於我也；曰誰思，言湘君雖未來，我則舍湘君無思耳。」此說分析湘夫人對湘君的忠貞之情，可以參看。一說「誰思」指何所憂思，恐非。以上二句說：盼望那湘君他却没有來，我吹着參差思念的是誰？

駕飛龍兮北征①，遭吾道兮洞庭②。薜荔柏兮蕙綢①③，蓀橈兮蘭旌②④。望沅陽兮極浦⑤，橫大江兮揚靈③⑥。揚靈兮未極⑦，女嬋媛兮為余太息⑧。橫流涕兮潺湲⑨，隱思君兮陴側④⑩。

【校記】

〔一〕柏：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拍」。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拍」。按當作「拍」，「柏」為「拍」之借字。又聞一多楚辭校補說：「柏、拍皆帕之誤。帕帛古本同字。薜荔帕兮蕙綢，蓀橈兮蘭旌，二句皆屬旗言。繆旂旃旒之屬謂之帛，所以纏杠者謂之綢，杠上曲柄以懸帛者謂之橈，綴旄羽之屬於杠首謂之旌也。此言以薜荔為帛，以蕙纏杠，以蓀為橈，復綴蘭以為旌。」錄以備考。

〔二〕蓀：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荃」。又洪興祖說：「諸本或云乘荃橈，乘一作承，或云采荃橈兮蘭

旗，皆後人增改或傳寫之誤耳。」朱熹說：「此句之上，或有乘字，或有承字，或有采字，旌或作旗，皆非是。」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承莖橈」。六臣本校又引五臣作「采莖橈」。○旌：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旌」，文選六臣本校引五臣作「旗」，御覽九八三亦引作「旗」。按此句當從洪朱之說作「蓀橈兮蘭旌」，一說此句當從一本補「乘」字，非是。

〔三〕靈：後漢書杜篤傳注引作「舠」。王夫之楚辭通釋說：「靈當作鱣。」游國恩楚辭講錄說：「涉江云，乘舠船余上沅兮，原本玉篇舟部引舠作鱣。是舠通作鱣，船之有窗櫓者。其字本或作鱣，或作鱣，鱣省作舠，亦猶鱣之省作鱣也。湘君揚靈，亦鱣之省借。」按此處「靈」當讀如字，說詳注。

〔四〕隤：原本玉篇厂部、說文繫傳十八皆引作「隤」。按「隤」與「隤」同。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說：「隤，隱也。從厂，非聲，字亦作隤，段借爲悲。」

【注釋】

①飛龍：龍船，即上文所說的桂舟，因做成龍形，或由龍駕駛，故稱飛龍。朱熹說：「駕龍者，以龍翼舟也。」又清徐煥龍屈辭洗髓說：「駕飛龍句以神言，水行龍翼舟，陸行龍驂馭，神道固然耳。」二說可參。一說「飛龍」非指龍船，而是龍馬之車駕，恐非。又一說疑「飛龍」即應龍，應龍有翼，故一曰飛龍。亦非。

北征：北行。清戴震屈原賦注說：「自沅湘以望涔陽，故曰北征。」按此句是指湘夫人因在約會地點久等湘君不至，於是就乘船北行迎上前去。舊注或認爲「駕飛龍」以下六句都是湘夫人的想望之詞，她想像湘君乘龍船從九疑經湘水向北而行，前來和她相會，因此認爲駕飛龍北征者是指湘君。明張鳳翼文選纂

注說：「駕飛龍以下，皆指湘君而言，想望之辭也。」又清劉夢鵬屈子章句說：「言己（指湘夫人）迎湘君，而湘君果來也。飛龍，湘君所乘之舟。湘水在洞庭西北，蓋湘君駕舟將北泝湘沅，及見己之迎，遂轉向洞庭來也。」此說雖可參，但從文意看還是解釋爲湘夫人駕船北行去尋找湘君較爲通達。

② 遭（Zhāo 沾）：楚方言，轉道，改變方向。王逸說：「遭，轉也，楚人名轉曰遭。」一說「遭」指遲留貌，恐非。洞庭：湖名，在湖南省北部，長江南岸。按湘水在洞庭湖東南岸入湖，其延長綫即洞庭湖最東部的水域。這裏聯繫下文，可知湘夫人入湖以後是轉道向西北，橫渡洞庭，然後再進入長江。一說古洞庭是水澤之地，陸多水少。如聞一多九歌解詁說：「古洞庭蓋本藪澤，陸多水少。莊子至樂篇：『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淮南子本經訓：『羿斷脩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是其地也。南方之洞庭初亦但爲淵澹小水。……遭道者，蓋其地草木藪生，水潦出沒，遭轉紆回，擇平地，避水潦而行也。『遭吾道兮洞庭』與離騷『遭吾道夫崑崙』句法同。崑崙，山名。則洞庭非若今之汪洋巨浸，浩瀚黏天，日月出沒其中者明矣。」錄以備考。以上二句是湘夫人自言從湘水出發北行，一直到洞庭湖也沒有遇到湘君，於是就在洞庭湖中轉道。

③ 薜荔：常綠藤本植物，亦稱木蓮。柏：解釋頗多歧義，主要說法有：一、王逸說：「柏，搏壁也。」戴震說：「劉成國釋名云，搏壁，以席搏著壁也。此謂舟之閣間搏壁也。」（屈原賦注）王戴之說認爲「薜荔柏」是指用薜荔裝飾船艙四壁。二、明汪瑗說：「柏，舊以爲搏飾屋壁之稱，恐未是，櫂楫之類也。」（楚辭集解）認爲「薜荔柏」是以薜荔纏繞櫂楫。三、清王夫之說：「柏，撓下板以擊水者。」（楚辭通釋）四、清

蔣驥說：「柏，周禮醢人注，與膊同，肩也。又短袂衣亦曰膊，以護膊而名，猶以絡胸爲膺也。」薛荔柏，或解柏爲舟肩板，按薛荔緣物蔓生，質幹輕微，非可爲板者。觀湘夫人罔以爲帷，山鬼被以爲服，應從衣飾解明甚。」（山帶閣注楚辭及餘論）此說認爲「薛荔柏」是以薛荔爲短袖上衣。五、聞一多認爲「柏」當爲「帕」字之誤。「帕」與「帛」古通，帛是縵、旂、旆等旗類之屬。「薛荔帛」即以薛荔爲旗（詳見楚辭校補）。六、一說「柏」卽「箔」之古字，是簾子的古名，「薛荔柏」是用薛荔做的船艙的簾子。今按「柏」字的詞義不可確考，以上種種解釋雖皆有可通之處，但證據都嫌不足。其中王逸的說法時代較早，又經戴震的補充，似較合文意。但王逸又說：「言己居家，則以薛荔搏飾四壁。」認爲「薛荔柏」是家中房屋四壁的裝飾，則非是。「薛荔柏」當是指用薛荔裝飾船艙四壁。另外，聞一多說亦可參考。蕙：香草名，與蘭草同類，亦名熏香、零陵香、佩蘭。綢：纏繞。「蕙綢」，以蕙草纏繞船艙。清王萌楚辭評注說：「薛荔言柏，蕙言綢，互文耳，總言其器物之芳。」又王夫之說：「綢，旗杠纏也。」認爲「蕙綢」是用蕙草纏繞旗杆。又一說認爲「綢」是「綯」的借字，卽帳子；「蕙綢」，指用蕙草做的帳子。二說均供參考。

④蓀：香草名，卽溪蓀，俗名石菖蒲。橈：曲木，這裏指旗杆上的曲柄。「蓀橈」，以蓀草爲曲柄，或曲柄上掛着蓀草。又王逸說：「橈，船小楫也。」按此說雖可通，但此句「橈」與「旌」爲對文，當指同一類事物，因此釋爲旗杆曲柄較爲恰當。蘭：香草名，蘭草，或曰澤蘭。旌：古代旗的一種，卽杆頭上以旄牛尾爲裝飾的旗。這裏指旗杆頂上的裝飾。「蘭旌」，以蘭草爲旗杆頭上的裝飾。以上二句是湘夫人自言其所乘之舟的儀仗盛美芳潔。

⑤沅陽：地名。沅陽浦，在今湖南省沅水北岸，澧縣附近，地處洞庭湖西北岸與長江之間。一說沅陽即湖南的澧州，現在的澧縣。亦可參考。浦：水濱，水灘。「極浦」，猶言遠灘。

⑥橫：橫渡。漢書揚雄傳：「上迺帥羣臣橫大河。」顏師古注：「橫，橫度也。」一說「橫」是充滿的意思，「橫大江」指神光充滿大江。亦可參考。大江：長江。一說指沅水、湘水。揚靈：指湘夫人顯神，發出靈光。朱熹說：「揚靈者，揚其光靈。」又清王夫之楚辭通釋說：「靈，當作纜。揚，鼓柁而行，如飛揚也。」按「纜」與「舲」同，是一種有窗戶的船。王夫之認為「揚靈」指飛速行船，此說在湘君中可通，但離騷有「皇剡剡其揚靈」句，離騷之「揚靈」只能解釋成發揚靈光。兩處用詞相同，詞義亦當相同或相近，如釋為「纜」則相去太遠，恐未是。以上二句是湘夫人自言由東南到西北橫渡了洞庭湖，又經過沅陽浦進入長江，在那裏顯神發光。

⑦極：已，終止。朱熹說：「未極，未得所止也。」按「揚靈兮未極」，是指湘夫人爲了尋找呼喚湘君，不停地顯神發出靈光，但湘君仍然沒有來。又戴震說：「言揚已之靈，未至神所，恍若神之侍女爲己太息也。」認為「未極」是指靈光未至湘君的處所，可供參考；但戴震認為「女」指湘君之侍女，非是，當是湘夫人身邊的侍女。

⑧女：指湘夫人的侍女。嬋媛(chán yuán 嬋元)：楚方言，又作「嚶」，喘息的样子。「嬋媛」又見離騷，詳見「女嬃之嬋媛」句注。余：湘夫人自指。太息：歎息。以上二句是湘夫人自言遠遠道奔波，一直來到大江之中，而仍然没能與湘君相遇，所以連身邊的侍女也爲此歎息。

⑨橫流涕：指涕淚交集。汪瑗說：「橫流涕，謂流涕涌溢而出也。」潏潏（chū yuē 曄元）：水徐徐流動的樣子，這裏形容流淚不止。

⑩隱：憂愁、痛苦。一說「隱思」指暗自思念，恐非是。君：指湘君。陴側：同「悵側」，悲傷的樣子。又汪瑗說：「陴，隱也，一曰病也。側，不安也。陴側，如詩展轉反側之意，言思之切也。」徐煥龍說：「陴側，神魂顛倒貌。」二說僅供參考。以上二句說：涕淚橫流再也止不住，痛苦地思念湘君心中多麼悲傷。

桂櫂兮蘭枻（一）①，斲冰兮積雪（二）②。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③。心不同兮媒勞④，恩不甚兮輕絕⑤。石瀨兮淺淺（三）⑥，飛龍兮翩翩⑦。交不忠兮怨長⑧，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四）⑨。

【校記】

〔一〕枻：洪興祖引一本作「桡」。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桡」，藝文類聚七十一亦引作「桡」。按當作「枻」。又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船旁板曳於水中，故因謂之枻。俗字作櫂、作桡，皆非是也。」認為本字當作「枻」，「桡」是俗字，可參。

〔三〕斲冰：洪興祖引一本作「斲曾冰」。

〔三〕淺淺：文選魏都賦注引作「淺淺」，原本玉篇石部引作「磈磈」。

〔四〕余：洪興祖引一本作「我」，文選六臣本校引五臣亦作「我」。○閒：朱注本作「間」。

【注釋】

①櫂(zhào)：划船的用具，長槳。「桂櫂」，用桂木做的長槳。又清王夫之說：「櫂，篙也。」認為指撐船的竿。 桹(léng)：划船的用具，短槳。「蘭桹」，用木蘭做的短槳。又王逸說：「桹，船旁板也。」認為「桹」指船舷，又一說「桹」指舵，一說指曳船索。皆錄以備考。

②斲(zhuō)：砍斲。「斲冰積雪」，意為在積雪中斲冰行船。又王逸說：「斲，砍冰凍，紛然如積雪。」認為斲冰積雪是指斲開的冰屑紛紛然如積雪。汪瑗說：「或曰，積雪直以雪言，與冰字皆承斲字言。」認為是指斲開冰和積雪。以上二說皆可參考。按下篇湘夫人言「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則二湘約會非在冰封積雪之時。此處言「斲冰積雪」是比喻而非實寫。又清王昶說：「水擊有似斲冰，水揚有似積雪，示芳示潔，寓意良妙。」認為是形容划船擊水揚波的情狀，且用以比喻芳潔。亦可參。 以上二句意思是：用桂樹、木蘭做成的槳，要想在冰雪中開路行船，是極其困難的。比喻會見湘君非常艱難。

③搴(qiān)：楚方言，摘取。芙蓉：荷花的別名。木末：樹梢。 以上二句意思是：薜荔生長在陸地，荷花生長在水中，到水中去采薜荔，在樹梢上摘荷花，是不可能的。比喻想會見湘君而不可得。按舊說或認為此二句是比喻君臣關係的不和，如王逸說：「屈原言已執忠信之行以事於君，其志不

合，猶人池涉水而求薜荔，登山緣木而采芙蓉，固不可得也。」但九歌作爲祭祀鬼神的樂歌，其中不應有君臣方面的寄託，且本篇抒情主體是主巫所扮的湘夫人，轉爲屈原之詞實屬不倫。但附會之說在舊註中極爲多見，故徵引一二，以備參考。

④媒：媒人，說合婚姻之人。「媒勞」，王逸說：「言婚姻所好心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又明張鳳翼文選纂註說：「幽明道殊，故言不同。媒，喻巫也。」認爲「媒」比喻溝通人神之間的巫者。這是以人神相戀的觀點立說，甚謬。

⑤恩不甚：指恩愛不深。輕絕：輕易地棄絕。以上二句是湘夫人自言與湘君的交往過程，意思是：我倆彼此不同心，媒人就勞而無功，因爲你恩愛之情不深，所以輕易地拋棄了我。

⑥瀨（二賴）：沙石上的急流。說文：「瀨，水流沙上也。」段玉裁注：「應劭漢書注曰：瀨，水流沙上也。臣瓚曰：瀨，湍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磧。按瀨之言濺也。水在沙上，滲濺而下滲也。」「石瀨」，文選魏都賦李善注：「石瀨，湍也。水激石閒，則怒成湍。」又明汪瑗說：「石瀨者，謂灘上多石也。」亦通。淺淺（二堅）：水流疾速的樣子。清朱珔文選集釋說：「淺淺，卽濺濺。」廣韻濺，疾流貌。集韻一先，濺或作淺。又三十三綫，濺，水激也，或者作淺，通作湍。」又明汪瑗說：「淺淺，水淺流疾貌。」亦通。

⑦飛龍：指湘夫人所乘之龍船。翩翩：輕疾的樣子。又汪瑗說：「翩翩，用力難進貌。灘瀨乃水淺之處，而又多石，則難進可知矣。以飛龍翼舟，且翩翩用力難進，則石灘之險又可知矣。」認爲「翩翩」是形容用力而行進困難的樣子，全句的意思是指道路的艱辛，亦可參考。以上二句是湘夫人自言駕

龍船飛快地穿過急流，繼續尋找湘君。

⑧交：結交，交往。怨長：長久怨恨。清錢澄之屈詒說：「交不忠，則處處皆招怨之端，故怨長。」亦通。

⑨期：動詞，約會。「期不信」，約會而不守信用。以上二句說：結交而不忠誠，使人怨恨不已，約會而不守信用，却對我說沒有空閒。這是湘夫人對這次失望的約會而發的怨詞。

鼉騖驚兮江皋〔一〕①，夕弭節兮北渚〔二〕②。鳥次兮屋上③，水周兮堂下〔三〕④。捐余玦兮江中⑤，遺余佩兮醴浦〔四〕⑥。采芳洲兮杜若⑦，將以遺兮下女⑧。時不可兮再得⑨，聊逍遙兮容與⑩。

【校記】

〔一〕鼉：洪興祖引一本作「朝」。文選胡刻本、六臣本作「朝」。按「鼉」與「朝」同。

〔二〕兮：文選嘆逝賦注引作「于」。

〔三〕兮：山海經海外西經郭注引作「於」。

〔四〕遺：劉師培楚辭考異說：「書禹貢疏引作『濯余佩兮醴浦』，史記夏本紀索隱又引作『濯余佩於醴浦』。據王注訓遺爲離，似作濯非王本。」○佩：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珮」；文選六臣本作「珮」。○醴：洪興祖引一本作「禮」。朱注本、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禮」。文選六臣本校引五臣作「禮」。

按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說：「醴水出今湖南，與河南之澧水別。」是澧與醴爲古二水之名。河南之澧水，字又作醴，澧爲本字，醴爲借字；湖南之醴水，字又作澧，醴爲本字，澧爲借字。

【注釋】

① 鼃 (zhāo 招)：同「朝」，早晨。 騁騫 (chèng wú 逞務)：說文解字：「騁，直馳也。」「騫，亂馳也。」「騁騫」，泛指奔馳，這裏仍指行船而言。 皋 (gāo 高)：彎曲的水澤之地。王逸說：「澤曲曰皋。」「江皋」，指江邊的水澤之地。按「江皋」與下句「北渚」相對爲文，「北渚」指水中陸地，是一天行程的終點；「江皋」亦當指江邊某個固定的水澤之地，是一天行程的起點。「騁騫江皋」，是說急切地從江皋行駛出發。一說「騁騫今江皋」是指急忙馳過江流和曲水，亦通。

② 弭 (mǐ 米)：停止。 節：旌節。周禮地官：「道路用旌節。」「旌節」，指古代官員出使在道路上所用的儀仗信節。因爲「節」用於道路，所以「弭節」合成一詞，指行路時停留、停止或放慢速度等意思。這裏「弭節」指停船。按「弭節」一詞舊說頗多歧義：一、王逸說：「弭，按也。按節，徐步也。」二、文選子虛賦：「弭節徘徊。」郭璞注：「弭，猶低也。節，所仗信節也。」三、王瑗說：「弭，止也。節，旌節也。」四、蔣驥說：「節，行車進退之節。」五、一說「節」指馬鞭，「弭節」即止住馬鞭，亦即停止之意。六、一說「節」亦當訓爲「止」，「弭節」是同義詞連用，構成一詞，指停止。諸說中王瑗的解釋較爲確切，其他說法均錄以備考。 渚 (zhǔ 主)：水中陸地。「北渚」，連繫下篇湘夫人看，疑指靠近洞庭湖北岸的小洲，是湘夫人途中的歇息之地。又清朱珔文選集釋說：「水經湘水篇注云，營水西逕營道縣，馮水注之。馮水帶約衆

流，渾成一川，謂之北渚。是北渚實有其地，屈子所言殆卽此歟？」認爲「北渚」是實有之地，亦可參。以上二句說：早晨我從江皋急馳而行，傍晚把船停在洞庭湖的北渚。

③次：止宿，停留。這裏指鳥棲息。

④周：環繞，這裏指水環繞而流。以上二句通過湘夫人目中所見北渚歇宿處的淒涼景色，表述其寂寞惆悵的心情。按明代李陳玉楚辭箋注說：「候神非一朝夕，鳥經宿，水經幾長。」此說是把「次」解釋爲「再宿曰信，過信爲次」之「次」，指歇宿兩三日以上，因此說候神非止一日，錄以備考。

⑤捐：拋棄。玦（jué）：決；環形而有缺口的佩玉。一說「玦」是男子帶在右手拇指上的扳指。

⑥遺：丟棄。又洪興祖說：「捐玦遺佩，以詒湘君。」認爲「捐」和「遺」是贈與的意思，恐非。佩：

佩玉。醴：醴水，又作「澧水」，是今湖南省境內流入洞庭湖的大河。「醴浦」，澧水之濱。以上二句

的意思，游國恩楚辭論文集說：「玦與佩，男子之事也；袂與裸，女子之事也。湘君之詞既爲湘夫人語氣，何以不曰捐袂遺裸？湘夫人之詞既爲湘君語氣，何以不曰捐玦遺佩，而必顛倒言之？曰：玦也，佩也，男子之所贈也；袂也，裸也，女子之所贈也。夫彼此既心不同而輕絕矣，故各棄其前此相詒之物，以示訣絕之意。」按此說是。據此，則以上二句是寫湘夫人因失望氣憤而拋棄了湘君贈給她的佩飾。

⑦芳洲：生長着芳草的水中陸地。杜若：香草名，又名杜衡、杜蓮、山薑，味辛香。宋謝翱楚辭芳

草譜說：「杜若之爲物，令人不忘，寧采而贈之，以明其不相忘也。」

⑧遺（wèi）：喂；贈與、致送。下女：明張鳳翼說：「下女，湘君之從也。不敢指言湘君而託之下

女，猶云下執事也。」按此說是，「下女」指湘君的侍女。「遺下女」，實際上是託侍女而贈與湘君。一說下女卽「女嬋媛爲余太息」之女，指湘夫人之侍女，恐非是。以上二句寫湘夫人雖丟棄了湘君贈給她的佩飾，但她對湘君仍然一往情深，所以又採了芳草，將要去送給湘君的侍女，想通過她傳達自己的心意。又按，朱熹說：「此言湘君既不可見，而愛慕之心終不能忘，故猶欲解其玦佩以爲贈。而又不肯顯然致之以當其身，故但委之於水濱，若捐棄而墜失之者，以陰寄吾意，而冀其或將取之。若聘禮，賓將行而於館堂楹間釋四皮采帛，賓不致而主不拜也。然猶恐其不能自達，則又采香草以遺其下之侍女，使通吾意慇懃，而幸玦佩之見取。」此說總釋「捐余玦兮江中」以下四句，認爲捐玦遺佩不是丟棄，而是想贈與湘君，但又不肯直接致送，只好置之水濱，希望湘君自己來取，以這種隱晦的方式寄託自己的感情。錄以備考。

⑨時：指相會的時機、機會。

⑩聊：姑且。 逍遙：優遊自得的樣子。

容與：安逸閑暇的樣子。這裏指無可奈何地徘徊、漫

步。以上二句說：相會的時機不可再得，我姑且逍遙漫步以排遣愁思。按明陸時雍楚辭疏說：「然流涕潺湲，斲冰積雪，幾爲竭惘，以至於斯，故不能遽去，而爲之聊寄於斯須也。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則此數峯正是可惜耳。」林雲銘楚辭燈說：「此時怨亦無益，思亦無益，且自排遣目前，正是無聊之極也。」二說體味此句的思想情感近是。可參。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①，目眇眇兮愁予^{〔一〕}^②。嫋嫋兮秋風^③，洞庭波兮木葉下^④。白蘋兮騁望^{〔二〕}^⑤，與佳期兮夕張^{〔三〕}^⑥。鳥萃兮蘋中^{〔四〕}^⑦，罾何爲兮木上^{〔五〕}^⑧。沅有芷兮醴有蘭^{〔六〕}^⑨，思公子兮未敢言^{〔七〕}^⑩。荒忽兮遠望^{〔八〕}^⑪，觀流水兮潺湲^⑫。

【校記】

〔一〕予：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余」。按當作「予」。在屈原作品中，第一人稱代詞「余」和「予」的用法略有分別，凡處於韻脚者皆用「予」不用「余」。又聞一多楚辭校補認爲「予」是「貯」的借字，姜亮夫屈原賦校注又認爲是「忤」的借字，皆恐非是。

〔二〕白蘋：洪興祖引一本「白」上有「登」字；朱注本、文選六臣本、胡刻本皆有「登」字。按有「登」句意較爲通暢，當據一本補。又「蘋」字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蘋」；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亦作「蘋」。按當作「蘋」，「蘋」乃形譌字。

〔三〕與佳期兮夕張：洪興祖說：「一本佳下有人字，一云與佳人兮期夕張。」朱熹說：「佳下一有人字，非是，一作與佳人兮期夕張，亦非是。」按「佳」卽佳人。「登白蘋」以下四字是較爲勻整的對偶句，形成了優美的音樂節奏，若補「人」字則節奏支離不整。對偶雖非楚辭通例，但於局部或數句之中

此種情況多有，特別在九歌中，這種富於音樂感的對偶句尤多。疑此處不當有「人」字。

〔四〕鳥：洪興祖引一本「鳥」下有「何」字，朱注本有「何」字。按當從一本補「何」字。「鳥何萃兮蘋中」與「習何爲兮木上」以及下文「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句法相同。

〔五〕習何爲：朱熹引一本無「何」字，非是。

〔六〕菝：洪興祖引一本作「芷」，朱注本作「芷」，引一本作「菝」，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芷」。按「芷」與「菝」同。○醴：洪興祖引一本作「澧」，朱注本、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澧」，朱熹又引一本作「醴」。

〔七〕思：劉師培楚辭考異說：「御覽九百八十三引思上有欲字。」按有「欲」字非是。

〔八〕荒忽：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慌惚」，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慌忽」。

【注釋】

①本篇是男巫飾爲湘君所唱的戀慕湘夫人之詞。帝子：指湘夫人，神話中傳說她是古帝唐堯之女，古代女兒亦可稱子，故稱「帝子」。王逸說：「帝子，謂堯女也。言堯之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反，沒於湘水之渚，因爲湘夫人。」一說「帝子」指湘君，非是。降：降臨。北渚：此句的「北渚」與湘君篇「夕弭節兮北渚」相呼應，指同一處地方。

②目：這裏用作動詞，視。明汪瑗楚辭集解說：「目，猶視也。」眇眇（miǎo miǎo 秒）：遠望而不可見的樣子。洪興祖楚辭補注說：「眇眇，微貌。言神之降，望而不見，使我愁也。」又明陸時雍楚辭疏說：「眇眇，細長貌。迎人遠望，則半睫而眇眇然也。」認爲「眇眇」是眯着眼遠望的樣子。清屈復楚辭新注說：

「目眇眇，目盡也。……望之而目盡不見，使我愁也。」二說亦可參。予：我，湘君自稱。「愁予」，使我愁。以上二句意思是：湘夫人降臨北渚，遠遠望她却望不見，使我愁悶不已。

③嫋嫋(*liáo liáo* 鳥)：微風吹拂的樣子。又清徐煥龍屈辭洗髓說：「秋風上加嫋嫋，非止狀風，並湖波落葉中有許多疑神疑鬼。」備考。

④洞庭：洞庭湖，在今湖南省北部。波：這裏作動詞，指微波泛動。木葉：樹葉，這裏特指秋天的枯黃樹葉。以上二句寫湘君所望見的只是洞庭湖的一派蕭瑟秋景，用以襯托他此時的悲涼愁苦心情。

⑤應據洪興祖引一本補「登」字，王逸本無。白蘋(*fo ping* 煩)：即蘋草，秋季生長，形狀像莎草而較大。洪興祖說：「淮南子云，路無莎蘋。注云，蘋狀如葺。葺音針，見爾雅。又說文云，青蘋似莎者。」司馬相如賦注云，似莎而大，生江湖，雁所食。」又清胡文英屈騷指掌說：「蘋草有青白二種，青蘋草似香附，生楚北平地；白蘋草似蘼草，生楚南湖濱。」「登白蘋」，指站在長着蘋草的地方。騁望：放眼遠望。清胡紹煥文選箋證說：「騁望，謂極望。小雅節南山，蹙蹙靡所騁。傳，騁，極也。」

⑥與：介詞，和、同。又清王夫之楚辭通釋說：「與，如禮記生與來日之與，數也。……目極白蘋之浦，而望神之降，因豫數吉日，夙夕供張以迎致。」按這是把「佳」期連讀，解爲「吉日」，故訓「與」爲「數」，作動詞，謂計算之意。非是。佳：佳人，指湘夫人。期：這裏作動詞，約會。「與佳期」，即與佳人約會，又明汪瑗說：「佳期，猶言吉日良辰也。」詩曰，如此良夜何，是也。」認爲佳期指美好的日

期，非是。張：張羅、陳設。「夕張」，意思是爲黃昏時的會面而盡心準備。洪興祖說：「張音帳，陳設也。」周禮曰，凡邦之張車。漢書曰，供張東都門外。言夕張者，猶黃昏以爲期之意。」又郭沫若屈原賦今譯譯作「等人人不至，日已黃昏。」似認爲「夕張」是黃昏到來之意，疑均非是。以上二句意思是：湘君站在蘋草上極目遠望，盼着湘夫人的到來，因爲已經與她約了日期，並爲黃昏時的會面做了準備。

⑦萃(cu)翠：聚集。按當從洪興祖引一本作「何萃」。蘋(pín)貧：一種水草，葉浮於水面，根連結水底，柄端四片小葉成田字形，也稱「田字草」或「四葉菜」。

⑧罾(zēng)增：一種用竹竿或木棍做支架的方形魚網。木：樹。以上二句說：鳥爲什麼聚在水草中，魚網爲什麼挂在樹梢上？這是比喻湘夫人終於沒有來，種種準備都是白費，表現了湘君極度失望的心情。王逸說：「夫鳥當集木巔而言草上，罾當在水中而言木上，以喻所願不得，失其所也。」又清徐煥龍說：「蘋不棲鳥，鳥何萃兮蘋中？緣木無魚，罾何爲兮木上？以比己之夕張，如以蘋微鳥，設置于木，雖期而佳豈能來？」說皆近是。

⑨沅(yuán)元：沅水，是湖南省境內流入洞庭湖的大河。按「沅茝」和「澧蘭」都是用香草比喻湘夫人。王逸說：「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茝，澧水之內有芬芳之蘭，異於衆草，以興湘夫人美好亦異於衆人也。」又清錢澄之屈詒說：「不敢言思公子，思其地之蘭芷而已。」說皆可參。清徐煥龍說：「言己之心志齊潔，品味芬芳，如沅之有茝，澧之有蘭。」認爲這是比喻湘君自己感情的純潔。亦通。

⑩公子：指湘夫人。按古代君主、諸侯之女也可稱公子。左傳桓公三年：「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

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杜預注：「公子，公女。」又明李陳玉楚辭箋注說：「古者呼君女爲女公子。稱帝子，尊之也；稱公子，親之也。未敢言三字數十字在內。」又按，一說從「沅有芷兮醴有蘭」至「觀流水兮潺湲」四句，以及下文「捐余袂兮江中」至「聊逍遙兮容與」一段都是飾爲湘夫人的女巫所唱。此說非是。本篇全是飾爲湘君的男巫的獨唱，其中不可能穿插有湘夫人的唱詞。

⑪荒忽：通「恍惚」，渺茫隱約，不能看清的樣子。明汪瑗說：「恍惚，猶眇茫，言望之遠而視不諦也。卽前目眇眇之意。」一說「荒忽」是神智昏而不明的樣子，恐非是。

⑫潺湲（chán yuán 蟬元）：水流不斷的樣子。以上二句意思是：遠遠望去一片渺渺茫茫，不見湘夫人來臨，但只見流水潺湲，更添寂寞和惆悵。

麋何食兮庭中〔一〕①？蛟何爲兮水裔〔二〕②？朝馳余馬兮江皋〔三〕③，夕濟兮西澨④。聞佳人兮召予⑤，將騰駕兮偕逝⑥。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四〕⑦。蓀壁兮紫壇〔五〕⑧，翠芳椒兮成堂〔六〕⑨。桂棟兮蘭橈⑩，辛夷楣兮藥房⑪。罔薜荔兮爲帷〔七〕⑫，擗蕙櫨兮既張〔八〕⑬。白玉兮爲鎮〔九〕⑭，疏石蘭兮爲芳〔二〇〕⑮。芷葺兮荷屋〔二〕⑯，繚之兮杜衡〔三〕⑰。合百草兮實庭⑱，建芳馨兮廡門⑲。九嶷繽兮並迎〔三〕⑳，靈之來兮如雲㉑。

【校記】

〔一〕食：洪興祖引一本作「爲」；朱注本、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爲」。

〔二〕裔：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裏」。按「裔」與「裏」同。

〔三〕朝馳余馬兮江皋：洪興祖引一本作「朝馳騁兮江皋」。

〔四〕葺之兮荷蓋：清俞樾樓雜纂說：「此當作芷葺兮荷蓋，芷字闕壞，僅存下半止字，誤作之字，文不成義，因移葺字於上，使成文義耳。」說文草部：葺，茨也。蓋，苦也。葺也，蓋也，皆草屋之名。以芷爲葺，以荷爲蓋，極言其清潔也。下文云芷葺兮荷屋，與此句法相同，可據以訂正此句之誤。」按葺之兮荷蓋，謂以荷葉葺而爲蓋，葺爲動詞，非草屋之名，俞說恐非是。詳注。又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兮」下有「以」字。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並有「以」字。按楚辭句中之「兮」有代介詞、連詞之例，此處「兮」字已含「以」意，不必另加。

〔五〕蓀：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荃」；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荃」。

〔六〕翳：洪興祖引一本作「播」；朱注本作「𦉰」，引一本作「翳」，一本作「播」；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播」。按「翳」與「播」同。又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說：「按九歌翳芳椒兮成堂，王注，布香椒於堂上也。翳一作播。丁度、洪興祖皆云，翳古播字。按播以番爲聲，此屈賦假番爲播也。」此說認爲「翳」是「番」字的古文，楚辭作「播」是「番」的假借字。沈祖緜屈原賦辯證說：「𦉰，說文在手曰𦉰，一曰布也。（大徐本無，小徐本有）播，種也。廣雅釋詁三，播，布也。與小徐本同。」此說據小徐本說文認爲當爲「𦉰」字，𦉰與播通，皆可訓爲布。段、沈二說僅供參考。○成：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盈」。一說「盈」爲正字，避漢諱改爲「成」。

〔八七〕罔薜荔兮爲帷：劉師培楚辭考異說：「案御覽七百引作『組薜荔而爲帷』，書鈔百二十九引楚詞又有『採薜荔以爲裳』語，或卽此句異文。」

〔八〕擗：洪興祖引一本作「擗」，一本作「擘」；朱熹引一本作「辟」，一本作「擘」。按擗與擘同。○蕙：文選六臣本校引五臣作「蓮」，非是。

〔九〕兮：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兮」下有「以」字，非是。○鎮：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瑱」。按「鎮」與「瑱」通。

〔二〇〕兮：洪興祖引一本作「以」，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以」。又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兮」下有「以」字。按作「以」、有「以」皆非是。○芳：聞一多楚辭校補說：「案芳疑當爲防字之誤也。荀子正論篇曰『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爾雅釋宮『容謂之防』，郭注曰『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隱』。案平居時負依而坐，唱射時設以自隱，其用異，其制同，皆防之類也。實則防屏一聲之轉，本草『防風一曰屏風』。防卽屏爾，故郭云如小曲屏風。上云『白玉兮爲鎮』，謂坐席之鎮，此云『疏石蘭兮爲防』，謂坐旁之屏，二者皆席間所設之物，故連類並舉。今本防誤作芳，則篇中所言芳草衆矣，皆取其芬芳，奚獨石蘭？是以明其不然。」可參。

〔二〕芷葺：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葺」下有「之」字。又聞一多楚辭校補說：「當刪芷字，從一本於葺下補之字。葺之兮荷屋與上文葺之兮荷蓋句法文義並同。屋，古幄字。荷屋猶荷蓋，皆謂荷葉耳。葺之兮荷屋，又與下繚之兮杜衡文相偶麗。」按如聞說，則與上文「葺之」句重，故疑非是。

〔三〕今：洪興祖引一本「兮」下有「以」字；文選六臣本校引五臣亦有「以」字，非是。○衡：洪興祖引一本作「衡」，文選六臣本作「衡」。按衡與衡通。

〔三〕疑：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疑」；文選六臣本作「疑」。又藝文類聚卷七引此句作「九疑紛兮並近」。

【注釋】

①麋（三）迷：一種鹿類動物，又名駝鹿或犴。庭：庭院。

②蛟：傳說中的一種龍，據說常居深淵，能發洪水。又明周拱辰離騷拾細說：「蛟，龍屬，然不能致雨而能裂山。蓋龍居水，蛟居山也。」認為蛟居深山，錄以備考。裔：衣服的邊緣，這裏指水邊。以

上二句說：深山中的麋鹿為何到庭院來覓食？深淵中的蛟龍為何來到水邊？清王邦采離騷彙訂說：「此麋何為二句比己，以興朝馳夕濟之徒勞耳。」按此說是。這二句是比喻用力不當，必定徒勞無功。這二句又是全段的總括，以下即具體追述已經作了哪些徒勞無功的努力。又明汪瑗說：「麋當在山林而反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反在水裔，亦為己與湘君（按汪氏誤以為本篇是湘夫人的唱詞）不得會合，失所之比也。」此說認為以上二句是比喻湘君、湘夫人約會失所而不得見，亦可參。又按舊注或認為此二句是形容湘夫人即將來臨的徵象。如清王遠楚辭評注說：「此遠望所見也。庭中忽有麋，水裔忽有蛟，疑夫人之將降也。」又如清蔣驥山帶閣注楚辭說：「思而不敢言，幾絕望矣。麋來庭中，蛟出水裔，比神意又似與人相親者，以起下佳人召予之意。欲親之則遠引，絕望矣而忽來，蓋美人之情狀也。」這些說法

皆非文意，姑錄以備考。

③ 皋：水澤，一說是水邊高地。

④ 濟：渡。 滋（*si*）是：水邊。又汪瑗引一說曰：「帝子在北渚，而己在西滋，此其所以不相值而相違，彼此思慕之情不容已也。」此說認爲湘君、湘夫人没能相會，是因爲一在北渚一在西滋，所至之處不同之故。可參。又一說認爲以上二句是指湘君朝夕往來，不肯離開湘夫人將至之處，耐心等待她的來臨。如明張鳳翼文選纂註說：「言朝夕往來，不出於湖澤之間以候神也。」又如清余蕭客文選紀聞說：「言己朝馳夕濟，不離湘夫人所降之地，果聞來召，許余以騰駕偕逝。」二說亦可參。

⑤ 佳人：指湘夫人。

⑥ 騰駕：飛快地駕駛車輛。一說「騰」不是騰馳之意，「騰駕」即傳駕、命駕的意思，可參。 偕逝：同往。指與湘夫人一同去過美好的生活。又汪瑗說：「言與召己之使者俱往也。」認爲「偕逝」指與前來召喚的使者同往，亦可參。 以上四句說：我清晨騎馬馳過江皋，傍晚又渡過西邊的水岸，因爲我聽說湘夫人正在召喚我，我要和她一道駕車遠去，建立美好的生活。按下面一段是對想像中美好生活的具體設計。

⑦ 葺（*q*）氣：原指以茅草蓋屋，這裏泛指覆蓋房屋。 荷蓋：荷葉。「葺之兮荷蓋」，即以荷葉覆蓋房屋，亦即以荷葉爲屋頂之意。又汪瑗說：「葺者，集也，補綴之意。蓋，覆也。承上室字而言，謂以荷葺而蓋之也。」認爲「蓋」亦動詞，「葺之荷蓋」，是指用荷葉葺之而又蓋之，恐未必是，僅供參考。 以

上二句說：我們要在水中建造一座房子，上面用荷葉蓋頂。

⑧蓀(sūn 孫)：一種香草，即溪蓀，俗名石菖蒲，亦名荃。「蓀壁」，指以蓀草裝飾屋壁。一說蓀壁是帷幄之類。紫，指紫貝，一種珍貴的貝類。洪興祖說：「紫，紫貝也。」相貝經曰，赤電黑雲謂之紫貝。郭璞曰，今之紫貝以紫爲質，黑爲文點。陸機云，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爲文。本草云，貝類極多，而紫貝尤爲世所貴重。一說「紫」不是紫貝，而是紫草，如宋吳仁傑離騷草木疏說：「紫壇之紫，蓋紫草也。」山海經：勞山多茈草，根可以染紫。又一說指紫泥，如明周拱辰離騷草木史說：「紫壇非紫貝所築，漢行宮用紫泥爲壇，齊梁郊祀歌亦有紫壇，即此也。」二說亦可參。壇：庭院。淮南子說林訓注：「楚人謂中庭爲壇。」紫壇，用紫貝裝飾的庭院。又聞一多九歌解詁說：「用紫色物鋪地謂之紫壇。」漢武內傳：帝登延靈之臺，設座殿以紫羅薦地。所用者乃絲織物。東觀漢記：祀黃老於濯龍中，以文罽爲壇。所用者又是毛織物。」此說僅備參考。

⑨紈：同播，散布。椒：花椒，落葉灌木，是一種芳香性的植物。成：通「盛」，引申爲盛滿之意。「成堂」，滿堂。一本「成」作「盈」，訓爲盈滿，意與「成」同。一說此句指以椒泥飾壁，畢而成堂。聞一多楚辭校補說：「按成猶飾也。」儀禮士喪禮，獻素，獻成亦如之。注曰，飾治畢爲成。按成與素對舉，未飾者曰素，已飾者曰成也。聖飾室壁亦謂之成。周禮掌蜃，共白盛爲蜃。注曰，盛猶成也，謂飾牆使白之蜃也。考工記匠人，白盛，注曰，盛之言成也，以蜃灰聖牆，所以飾成宮室。紈芳椒兮成堂者，以椒入泥，用飾堂壁也。「按「成」不訓「飾」，但「飾治畢爲成」，重在以「畢」訓「成」，則亦可通。

⑩棟：房梁。「桂棟」，以桂木爲房梁。 檼（ㄋㄨˇ）：老；屋椽。「蘭檼」，用木蘭作椽子。

⑪辛夷：木蘭一類的花樹，又名木筆、迎春。洪興祖說：「本草云，辛夷樹大連合抱，高數仞。此花初發如筆，北人呼爲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爲迎春。」李時珍本草綱目說：「夷者，荂也。其苞初生如荂而味辛也。」又說：「辛夷花初出枝頭，苞長半寸而尖銳，儼如筆頭重重。有青黃茸毛，順鋪長半分許，及開，則似蓮花而小如盞，紫苞紅焰，作蓮及蘭花香。亦有白色者，人呼爲玉蘭。」楣（ㄇㄟˊ）：門框上的橫梁。「辛夷楣」，用辛夷木作門楣。 藥：白芷。洪興祖說：「本草白芷，楚人謂之藥。博雅曰，芷，其葉謂之藥。」「藥房」，用白芷裝飾臥房。又聞一多九歌解詁說：「房疑讀爲榜，字一作膀，門膀也。蓋門戶兩旁之直柱。」備考。

⑫罔：同網，編結。 帷：帷帳。

⑬擗（ㄆㄧˋ）：剖開，掰開。 檼（ㄋㄨˇ）：屋檐板。「擗蕙檼」，指把蕙草掰開，鋪成屋檐板。又汪瑗說：「檼，施帷帳之柱也。張，施布之意。謂結薛荔以爲帷帳，而又析蕙草以束檼而張之，使其帷之高敞。」認爲「檼」是支撐帷帳的柱子。一說「檼」當從一本作「檼」，檼當作幔，指帳子的頂。「擗蕙幔」，即分布蕙草作帳子的頂。又聞一多說：「擗與辟通。禮記玉藻：素帶終辟。注曰，辟謂以繪采飾其側。淮南子本經訓：乃至夏屋宮架，縣聯房植。高誘注云，縣聯，聯受雀頭著桷者，一曰辟帶也。凡此皆謂辟之爲言裨也。有所增加也。檼一作棉，棉、縣同。說文楣，秦名屋檼聯也。是檼聯卽縣聯，蓋辟帶也。辟帶卽花邊。此言以蕙草爲花邊，加於帷上，一齊張掛起來。」諸說均備參考。 既張：指屋檐板已經鋪

好。以上二句說：用薜荔編結成帷帳，鋪好了蕙草做成的屋檐板。

⑭鎮：鎮席，壓住坐席之物。王逸注：「以白玉鎮坐席也。」又汪瑗說：「復以白玉爲鎮而墜之四陲，使其帷之不飄揚也。」清胡紹煥文選箋證說：「鎮，飾也。本書（指文選）江賦：金精瑱其裏。注，謂文采相雜。」華嚴經音義四引漢書訓纂曰：瑱，謂珠玉壓座爲飾。瑱與鎮同。楚辭注云，鎮一作瑱，是也。此以白玉飾屋櫨，蓋卽上林賦所謂壁璫。注以爲鎮坐席，當涉東皇太一「瑶席兮玉瑱句而誤。」二說均備參考。

⑮疏：這裏作動詞，指分布。又汪瑗說：「疏，布陳而栽蒔之也。」認爲「疏」是分布栽種的意思。按汪氏大概認爲所疏之物是一種植物，因此有栽種之意。恐非確詁。石蘭：蘭草的一種，卽山蘭。芳：這裏作名詞，指散發着芳香氣的室內陳設。又清蔣驥山帶閣注楚辭說：「爲芳，爲供具也。」按供具，卽供奉神祇的器具。芳是形容詞，本無供具之意，蔣氏把芳當做名詞使用，故釋爲供具。芳作名詞是正確的，但釋爲供具則並無根據。爲芳，當是爲陳設。又聞一多疑芳當爲防，指屏風（詳見校記引楚辭校補），可參。

⑯芷：白芷。葺：覆蓋。荷屋：荷葉做的屋頂。清蔣驥說：「謂前荷蓋之屋復葺以芷。」此說是。又聞一多九歌解詁說：「屋本幄字，荷屋卽荷幄，猶華蓋也。垂於屋上，狀如荷葉，故曰荷幄。」亦可參。

⑰繚：纏繞。杜衡：香草，葉似葵而有香，亦名杜葵，俗名馬蹄香。以上二句說：用白芷覆蓋在荷葉做的屋頂上，又在房子四周纏繞上杜衡。

⑮合：滙集。百草：各種香草。汪瑗說：「百草，泛指芳草而言，上所言者，亦在其中矣。」實：這裏作動詞，充滿、布滿。庭：庭院。

⑯建：設置、建立。馨：香，特指散布很遠的香氣。廡（ㄨˇ 武）：說文：「堂下周屋也。」這裏「廡門」是對整個建築的概括。又洪興祖說：「謂廡與門也。」亦通。一說「廡」讀爲「幬」，幬，覆也。恐未是。以上二句說：彙集各種香草布滿整個院子，我們建成了一個香氣四溢的門庭。又王逸釋「建芳馨」一句說：「馨，香之遠聞者，積之以爲門廡也。」認爲全句的意思是堆積香氣遠聞之物來做成門廡。亦通。

⑰九疑：九疑山，在今湖南省寧遠縣東南。但這裏的「九疑」是指九疑山的諸神。按傳說舜葬在九疑山，但又是楚人心目中的湘水之神，所以這裏想像當湘君布置好新居將與湘夫人會面時，九疑山的諸神都來奉迎祝賀。繽：紛紛然，這裏指神靈衆多的樣子。又聞一多九歌解詁說：「書皋陶謨『虞賓在位。』大傳『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鄭注『舜既使禹攝天子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獻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九疑賓，夔龍舞。』如淳注云：『言以舜爲賓客也，夔典樂，龍管納言，皆隨舜而來舞以樂神。』凡隨舜自九疑而來者皆曰九疑賓。」此說認爲「繽」讀爲「賓」，「九疑賓」，指九疑來的賓客，錄以備考。並迎：指諸神一起前來奉迎湘夫人。

⑱靈：指九疑山的諸神，因來者衆多，所以說「如雲」。又清吳世尚楚辭疏說：「靈謂湘夫人也。如雲，言侍從者衆也。遙接前文荒忽遠望，如疑其不來，此則言其來，而相從者且不一人也。」按此說認爲「靈」指湘夫人，她已經前來和湘君會面，恐不符合原詩之意。但如果把此句理解爲想像之詞，是說湘

君在想象中與湘夫人會面，則此說亦有可參考之處。以上十六句是湘君追述他怎樣向往和湘夫人共同生活，然而因爲兩人最終沒有會着，所以一切設想都落空了。

捐余袂兮江中〔一〕①，遺余褋兮醴浦〔二〕②。搴汀洲兮杜若③，將以遺兮遠者〔三〕④。時不可兮驟得⑤，聊逍遙兮容與〔四〕⑥。

【校記】

〔一〕袂：一說當作「袂」，傳寫之誤。詳注。

〔二〕褋：說文繫傳十六引作「褋」。又王夫之楚辭通釋說：「褋當作褋，詩童子佩褋。」恐非是。○醴：洪興祖引一本作「澧」；朱注本、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澧」。

〔三〕者：洪興祖引一本作「渚」，非是。

〔四〕與：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冶」，非是。

【注釋】

①捐：拋棄。 袂(3.0.妹)：衣袖。這裏大概是以衣袖代指上衣。又方言四：「複襦，江湘之間謂之笛襦。」注：「襦卽袂字耳。」一說據此認爲「袂」卽「複襦」，指有裏的外衣。又一說認爲「袂」當作「袂」，指婦女所佩帶的一種小囊（詳見高亨楚辭選）。以上二說均可參考。

②遺：丟棄。 褋(0.0.蝶)：單衣。 方言：「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褋，關之東西謂之禪衣。」

醴浦：即澧浦，澧水之濱。以上二句寫湘君因失望氣憤而一再丟棄湘夫人的贈物。（參閱湘君篇「捐珉」遺佩」注。）

③蹇（*diǎn*）：楚方言，摘取。汀洲：水中沙土積成的小平地。杜若：香草，亦名山姜。

④遺（*wéi*）：贈與、致送。遠者：指湘夫人。又朱熹說：「遠者亦謂夫人之侍女，以其遠去而名之也。」可參。以上二句說：在水中小洲上摘取香草杜若，將把它送給遠方的人。

⑤時：指會面的時機、機會。驟：屢次。一說「驟得」指突然得到，如明張鳳翼文選纂注說：「驟，劇也。不可驟得，言不可匆遽而得之也。」亦可參。

⑥聊：姑且。逍遙：優遊自得的樣子。容與：安逸閑暇的樣子。這裏指無可奈何地徘徊、漫步。以上二句說：會面的時機不能屢屢得到，我姑且在汀洲上漫步散心，以排遣愁思。

大司命

大司命是古人心目中掌管人類生死壽夭之神。舊說本篇的大司命和下篇的少司命都是天上的星宿。周禮大宗伯：「以樛燎祀司中、司命。」鄭玄注：「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洪興祖說：「按史記天官書：文昌六星，四曰司命。晉書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壽。然則有兩司命也。祭法，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皆有司命。疏云，司命，宮中小神。而漢書郊祀志荆巫有司命，說者曰，文昌第四星也。五臣云，司命，星名。主知生死，輔天行化，誅惡護善也。大司

命云，乘清氣兮御陰陽。少司命云，登九天兮撫彗星。其非宮中小神明矣。」

也有些研究者認爲，司命不是天上的星宿，而是楚俗所特祀之神。如清王夫之說：「舊說謂文昌第四星爲司命，出鄭康成周禮注，乃讖緯家之言也。篇內乘清氣，御陰陽，以造化生物之神化言之，豈一星之謂乎？」又說：「大司命、少司命，皆楚俗爲之名而祀之。」（楚辭通釋）其說司命非星宿，似有可參，但認爲是楚俗特祀之神，恐非確論。齊侯壺：「鬲（辭）誓于大鬲（司）命，用璧、兩壺、八鼎。」是齊人亦有司命之祀，非獨楚俗有之。

關於大司命和少司命的關係，有人認爲是正職與副職的同僚關係，如明汪瑗說：「蓋司命有正有副，副者少司命也，正者大司命也。」（楚辭集解）也有人認爲是父子關係，如明黃文煥說：「大司命父也，少司命子也。」（楚辭聽直）這些說法都不足信。楚辭九歌大司命和少司命是流傳至今的有關這兩個神的最重要而詳盡的材料，其中分明刻畫了兩個不同的形象。他們都掌管人類的命運，但具體職事却不同。其所以分爲大小，正是因其職事的區別。王夫之說：「大司命統人之生死，而少司命則司人子嗣之有無，以其所司者嬰釋，故曰少。大則統攝之辭也。」這個說法較爲近是。舊說大都認爲大司命是男性之神，這與本篇中大司命的崇高嚴肅的形象相符，是較爲可信的一種說法。

關於本篇祭歌的演唱形式也有幾種不同的說法。汪瑗說：「屈子之作，亦託爲二司彼此贈答之詞，思慕之意。而上帝之尊，同寮之協具見之矣。此篇乃大司命贈少司命者也。凡曰吾、曰予、曰余者，皆大司命自謂也。曰君、曰汝者，皆大司命謂少司命也。」認爲本篇是大司命贈答少司命之詞。又郭沫若

說：「本歌是作爲大司命的自述。歌中凡見兩君字，當卽雲中君，雲中君是女神。」（屈原賦今譯）認爲本篇是大司命追求雲中君的唱詞。這些說法皆爲誤讀。從九歌文例及實際內容看，本篇當是飾爲大司命的主巫與代表世人的羣巫的對唱。

廣開兮天門①，紛吾乘兮玄雲②。令飄風兮先驅③，使凍雨兮灑塵④。君迴翔兮以下⑤，踰空桑兮從女⑥。紛總總兮九州⑦，何壽夭兮在予⑧。

【校記】

〔一〕灑：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洒」。按「灑」與「洒」通，說文：「洒，古文以爲灑埽字。」段玉裁注：「洒灑本殊義而雙聲，故相假借。」

〔二〕迴：洪興祖引一本作「回」。○以：洪興祖引一本作「來」。聞一多楚辭校補說：「以當從一本作來。」君迴翔兮來下」猶「君回翔而來下」，今所以代「而」者也。誠如今本來作以，試讀「君回翔兮以下」爲「君回翔而以下」，古今安得有此語法哉？此說從語法角度分析，認爲「以」當從一本作「來」，可參。

【注釋】

①以下八句是飾爲大司命的主巫的獨唱。 廣開：大開。 天門：天上之門。洪興祖說：「漢樂歌云，天門開，誅蕩蕩。」淮南子注云：「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

②紛：紛紛然，繁盛的樣子。 吾：大司命自指。 乘（chéng）：動詞，駕。 玄：指高空的深青

色。易坤文言：「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玄雲」，猶言青雲。明汪瑗說：「司命本天神，故曰乘玄雲。」一說「玄」爲帶赤的黑色，「玄雲」卽黑雲。「乘玄雲」，指大司命乘駕玄雲而降。又清劉夢鵬屈子章句說：「吾乘，猶詩所謂我車、我馬、我旗之類，指司命車乘而言。」清胡文英屈騷指掌說：「紛紛然駕吾乘，若玄雲之多以迎神。」二說認爲「乘」是名詞（讀shéng剩），指車乘，「玄雲」，形容車乘之多，亦可參。以上二句說：天門大開，我駕着玄雲紛然而降。

③令：命令。飄風：旋風。爾雅釋天：「迴風爲飄。」注：「旋風也。」先驅：汪瑗說：「先驅，猶言前導也，亦使之掃除氛埃之意。」

④凍雨：暴雨。爾雅釋天：「暴雨謂之凍。」郭璞注：「今江東人呼夏月暴雨爲凍雨。」又王逸說：「暴雨爲凍雨。言司命爵位尊高，出則風伯雨師先驅爲軾路也。」灑（sǎ洒）：用水噴洒。「灑塵」，灑掃塵土。

⑤君：指大司命。「君迴翔兮以下」，是飾爲大司命的主巫聲稱神已降附己身，臨壇受祭。迴翔：徐緩地翱翔盤旋。王逸說：「迴，運也。言司命行有節度，雖乘風雨，然徐迴運而來下也。」洪興祖說：「迴翔，猶翱翔也。」下：指降臨。

⑥踰：超越、越過。空桑：神話中山名。山海經東山經：「東次二經之首曰空桑之山，北臨食水，東望沮吳，南望沙陵，西望潛澤。」女（nǚ汝）：同汝。複數，指代表世人的羣巫。以上二句意思是：大司命翱翔回旋從天而降，越過空桑來到人間，和世人呆在一起。

⑦紛總總：衆多的樣子。這裏形容世上生靈的衆多。九州：指整個天下。按關於九州，古代有兩種說法，一是指古代中國設置的九個行政區劃，即冀、豫、雍、揚、兗、徐、梁、青、荆九州，見尚書禹貢。一是指大九州。古代稱中國爲赤縣神州，與此等同的州共有九個，稱大九州。淮南子墜形訓：「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即所謂大九州。大司命是主管人類生命之神，其權力範圍不僅止於中國，所以此處「九州」應指整個天下。

⑧壽：長壽。夭：早死。「壽夭」，泛指人的生死。予：我，大司命自稱。按王逸解釋「何壽夭兮在予」句說：「言普天之下，九州之民誠甚衆多，其壽考夭折，皆自施行所致，天誅加之，不在於我也。」認爲此句是說，人的生死是由他們自己的行爲決定的，不是我大司命所能掌握的。據此，則這句實際上是大司命的自謙之詞，較爲近是。又洪興祖說：「此言九州之大，生民之衆，或壽或夭，何以皆在於我，以我爲司命故也。」認爲此句是大司命以反詰語氣表明自己具有掌管人類生死的權力。亦可參。

又按，以上八句爲一段，是飾爲大司命的主巫的獨唱。前四句是說大司命乘風駕雲來到人間，較好理解，分歧不大。「君迴翔」以下四句，因對「君」、「女」、「予」等稱謂之詞理解不同，所以在讀法上產生了不同意見。一說「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二句是羣巫的唱詞，意爲大司命降臨人間，我們都超越空桑來追隨您。「紛總總」二句又是飾爲大司命的主巫之詞，這種讀法對理解「君」字的使用較爲順暢，可備參考，但世人不可能踰越「空桑」，且以「女（汝）」爲尊上之稱，古無此例，又破韻分段，亦不免

支離。又一說認爲「君迴翔」以下四句都是羣巫的唱詞，而「何壽夭兮在予」句是羣巫代替大司命所說的話，表現了羣巫對大司命的贊美。如朱熹說：「予者，贊神而爲其自謂之稱也。言見神既降，而遂往從之，因歎其威權之盛曰，九州人民之衆如此，何其壽夭之命皆在於己也。」又明李陳玉楚辭箋注說：「此又巫者代神自詡。」這種讀法更爲牽強，亦錄以備考。

高飛兮安翔①，乘清氣兮御陰陽②。吾與君兮齋速③，導帝之兮九坑④。

【校記】

〔一〕清：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精」。

〔二〕齋：朱注本作「齊」。注：「一作齋，非是。」按似當從朱本作「齊」，詳注。又清桂馥說文解字義證說：「離騷反信讒而齋怒。王注：齋，疾也。案九歌吾與君兮齋速，借齋爲齋。」認爲「齋」是「齋」的借字，非是。○速：朱熹說：「禮記作邀，音速。」

〔三〕導：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道」。○坑：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阬」，洪又引文苑作「岡」。按「坑」與「阬」同，「岡」是「坑」的聲借字。又一說認爲當從文苑作「岡」，九岡，卽楚國境內的九岡山，非是。

【注釋】

①以下四句是羣巫的唱詞。安翔：從容地翱翔。一說「安」當作疑問代詞。明周拱辰離騷拾細

說：「安翔，非安舒之安，即何所集之意。」恐非。

②清氣：太空中的清明之氣，即天地間的正氣。又王夫之說：「清氣，沖和之氣，理陰陽以立性命者也。」御：駕馭，亦即控制、把握的意思。陰陽：中國古代的哲學概念，指陰氣、陽氣。古人認為陰陽二氣的參合變化可以生成天地萬物。但因大司命是主管人類生死之神，所以這裏的陰陽當指人類的命運變化。王逸說：「陰主殺，陽主生，言司命常乘天清明之氣，御持萬民死生之命也。」以上二句說：大司命從容翺翔，他乘着清氣，駕馭陰陽。這是羣巫對大司命的贊頌，同時也是形容主巫在現場的舞姿。

③吾：羣巫自指。君：指大司命。齊速：當從一本作「齊速」，指羣巫與飾為大司命的主巫在合舞中步調節奏完全一致。按「齊速」之義，異說頗多，主要說法有：一、朱熹說：「齊速，整齊而疾速也。」汪瑗說：「一曰齊，並也。」認為「齊速」是整齊而疾速或並速之義，即指羣巫與大司命步調一致，並駕齊驅。此說是。二、王逸說：「齊，戒也。速，疾也。言己願修飾急疾齋戒，待從於君。」洪興祖說：「齊速者，齋戒以自敕也。」王洪以「齋」字立說，恐非文義。三、清桂馥說文解字義證說：「離騷反信讒而齋怒。」王注：齋，疾也。案九歌吾與君兮齊速，借齋為齊。又清王引之經義述聞說：「禮記『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鄭注齊遯曰，謙慙貌也。遯猶蹙蹙也。正義曰，舒遲者閑雅也，齊謂齊齊也，遯謂蹙蹙，言自斂持迫促，不敢自寬奢，故注曰謙慙貌也。引之謹案：舒亦遲也，齊亦遯也。遯，籀文速字，疾也。言君子平日之容舒遲不迫，見所尊者則疾速以承之，唯恐後也。爾雅曰：舒，緩也。齊，疾也。舒遲與齊遯相對為文。」楚語：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齊肅皆疾也，與此齊遯同義，非謙慙自斂持之謂也。」桂氏

王氏二家立說不同，但都認爲「齊速」或「齋速」是同義詞連用，訓爲疾速。此說可參。四、今人郭在貽楚辭解詁說：「今謂齊速實卽聯綿詞赳赳一聲之轉。聲轉又爲躊躇、踟躕、首鼠、首施、首攝、嫡嬭等等，均爲同一語根所分化之同族詞。以言行動，則爲赳赳不前，以表情態，則爲謙慙謹畏，以狀心理，則爲躊躇不決，以喻女德，則爲嫡嬭。然則大司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坑』之齊速，當卽謹畏虔敬之貌，意謂：我與君（指大司命）謹畏虔敬地迎接上帝降臨於九坑。」此說雖可參，但終不如從朱熹之說釋爲「步調一致，並駕齊驅」更爲通達。又此說在大司命之外別出一上帝，這也是不合九歌祭祀體制的。

④導：引導。帝：指大司命。清胡文英屈騷指掌說：「帝以主宰言，亦謂神也。」認爲從主宰人類生靈的角度說，大司命可稱爲帝。可通。一說「帝」指天帝，如清錢澄之屈詁說：「司命雖司賞罰，掌壽夭，然必奉帝命以行。祀者祈神，神必秉於帝，導帝以周察九州，應壽應夭，然後可下而施福於人。」按大司命的演唱形式是飾爲大司命的主巫和代表世人的羣巫的對唱和舞蹈，若從其說，則在演唱中別有一個飾爲天帝的巫者存在，節外生枝，恐無其事。之：動詞，到、往。九坑（gōgō岡）：按「九坑」之義

不可詳考，舊注多認爲是九州之山岡或天下九州。如王逸說：「導迎天帝出入九州之山。」洪興祖說：「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山鎮曰會稽、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嶽山、醫無閭、霍山、恒山也。淮南曰，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也。」汪瑗說：「九坑，猶言九垓，謂九州也。」王夫之說：「九坑，地也。」以上這些說法雖不同，但義可相通，都認爲九坑是九州大地。大司命是主管人類生死之神，說他遍歷九州大地，考察人類之衆是可通的。又清

蔣驥山帶閣注楚辭說：「坑、崗同。今荊州府松滋縣及長沙府益陽縣皆有九崗山，又常德府有九崗冲，皆屬楚地，未知孰指。」此說認為「九坑」是指楚地某一具體地名，恐非是。又一說認為「九坑」當作「九阡」，指九虛，即九天。亦非是。以上二句意思是：我們同大司命在一起，引導他遍察九州大地。這兩句也是對主巫、羣巫在現場合舞的形容。

靈衣兮被被〔一〕①，玉佩兮陸離②。壹陰兮壹陽③，衆莫知兮余所爲④。折疏麻兮瑤華⑤，將以遺兮離居⑥。老冉冉兮既極〔三〕⑦，不寢近兮愈疏〔三〕⑧。

【校記】

〔一〕靈：書鈔一百二十八、御覽六百九十二並引作「雲」，按當作「雲」，詳注。○被：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披」；書鈔一百二十八、御覽一百九十二、文選寡婦賦注並引作「披」。按「被」與「披」同。

〔三〕極：洪興祖引一本作「終」。

〔三〕寢：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侵」，一本作「浸」。○兮：洪興祖引一本作「而」。○愈：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踰」。

【注釋】

①以下八句是飾爲大司命的主巫的獨唱。靈衣：當從太平御覽及北堂書鈔所引改爲「雲衣」。「雲衣」，指大司命所穿的衣服，以雲紋爲飾，或以雲爲衣，均可通。按九歌中只有羣巫稱主巫爲「靈」，

沒有主巫自稱爲「靈」者。這裏是飾爲大司命的主巫獨唱，不能自稱其衣爲「靈衣」。又聞一多楚辭校補說：「靈當爲雲字之誤也。俗書靈作靈，與雲形近易混。雲衣與玉佩對文。東君曰：青雲衣兮白霓裳，亦言雲衣。九歎遠逝曰：服雲衣之披披，則全襲此文。」此說是。被被：同披披，指衣服翩然飄動的樣子。又王逸說：「被被，長貌。」汪瑗說：「被被，美好貌。」二說亦可參考。

②陸離：指身上的佩玉因搖動而光彩閃爍的樣子。清錢澄之屈詁說：「陸離，佩搖動而成色也。」以上二句是大司命自言其裝束，意思是：我身上的雲衣翩翩飄動，佩帶的美玉光彩閃耀。

③壹陰兮壹陽：與前「乘清氣兮御陰陽」相應，前爲羣巫稱贊大司命駕馭陰陽，此爲大司命自言掌握着人類生死壽夭的變化。朱熹說：「二陰一陽，言其變化循環無有窮已也。」又清林雲銘楚辭登說：「九州中或生或死，皆司命所御之陰陽二氣爲之。」二說所釋之義可參。又一說「壹陰壹陽」指大司命的神光或隱或現變化莫測。恐非是。

④衆：汪瑗說：「衆，指九州總總之人民也。」余：我，大司命自指。以上二句說：我掌握着人類陰陽生死的變化，但普天下的民衆却不知我的作爲。

⑤疏麻：王逸注：「疏麻，神麻也。」又清奚祿詒楚辭詳解說：「疏麻卽胡麻。」王注曰神麻，却無所考。惟胡麻一名巨勝，陶弘景云：仙家所服。漢明帝時，天台二女以胡麻飯餽劉晨、阮肇。劉禹錫圖經曰：胡麻若夫婦同種，其熟必茂。本事詩云：胡麻好種無人種，正待歸時君不歸。卽此推之，則贈離別正當用此，其爲胡麻無疑。」聞一多九歌解詁說：「神升聲近，疑神麻卽升麻。本草：升麻產於溪澗陰地，以蜀中

出者爲勝。莖高二三尺，夏開白花，根紫黑色，多鬚，可入藥。『升麻白花與瑶華白色正合。』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十六『瑶華謂麻之華白也』是其證。疏麻花白色，似玉，故謂之瑶華。疏，韻語陽秋引作疎，駱賓王思家詩『離恨折疎麻』。蓋疎麻是隱語，借草名中的疏字以暗示行將分散之意。二說雖不同，但都認爲贈疏麻有暗示離別之意，錄以備考。瑶：美玉。「瑶華」，疏麻的花，因其色白如玉，故稱「瑶華」。洪興

祖說：「謝靈運詩云：折麻心莫展；又云：瑶華未敢折。說者云，瑶華，麻花也，其色白，故比於瑶。此花香，服食可致長壽，故以爲美，將以贈遠。」按大司命主管人的壽命，以疏麻之花贈人，是表示人將長壽的吉兆。王夫之說：「神折瑶華以遺人，所以延其壽命。」此說是。

⑥遺(遺位)：贈送。離居：指離別遠居之人。因大司命即將離去，此後將與在場的人天凡路隔，所以稱後者爲離居。一說「離居」指大司命，因大司命即將離去，所以樂神的羣巫摘採麻花贈給他，以慰離別之情。非是。以上二句意思是：我摘採了神麻之花，送給將要離別的人們，願他們都健康長壽。

⑦冉冉：漸漸。極：至。「既極」，已經到了。明汪瑗說：「既極者，深歎其衰老之詞也。」

⑧寢(寢親)：王逸注：「寢，稍也。」「寢近」，稍稍接近，亦即親近。疏：疏遠。以上二句是大司命將要離開時的感慨，意思是：世人都將衰老，若不與之親近，就會愈來愈疏遠。表現了大司命依依惜別的心情。

乘龍兮麟麟〔一〕①，高駝兮冲天〔二〕②。結桂枝兮延佇〔三〕③，羌愈思兮愁人④。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⑤。固人命兮有當⑥，孰離合兮可爲〔四〕⑦？

【校記】

〔一〕麟：洪興祖引釋文、朱熹引一本作「軫」。

〔二〕駝：洪興祖引一本作「馳」。按「駝」卽「馳」字。○沖：洪興祖引集韻、朱熹引一本作「𨔵」。按「𨔵」與「沖」通。

〔三〕延：洪興祖引釋文作「延」。

〔四〕可：朱熹引一本作「何」；又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可」上有「不」字。皆非是。

【注釋】

①以下八句是羣巫所唱的送神曲。乘龍：指乘龍車。麟麟：車行的聲音。

②駝：同「馳」。以上二句是羣巫想像大司命已乘龍車冲天而去。

③結：採結，指採摘而結成一束。「結桂枝」指懷抱一束桂枝。又聞一多離騷解詁說：「蓋楚俗男女相慕，欲致其意，則解其所佩之芳草，束結爲記，以詒之其人。結佩以寄意，蓋上世結繩以記事之遺。己所欲言，皆寓結中，故謂之結言。」……九歌大司命篇曰：結桂枝兮延佇，亦猶此類。」認爲「結」是束結爲記，以寄託情思之意。說亦可參。但此處所寄者顯非男女相慕之情。延佇（*né* 注）：久立而遙望。

王逸說：「延，長也。佇，立也。」洪興祖說：「佇，久立也。此言司命既去，猶結桂枝以延望。」二說都認為「延佇」有站立的意思。而清段玉裁說：「延佇，謂長望也。凡辭章言延佇者，亦皆當作佇。」說文無佇，佇，惟有宁字。宁、佇、佇皆訓立。延佇非謂立也。」（說文解字注）認為一切辭章中的「延佇」、「延佇」都當作「延佇」，「延佇」只有長望之意，沒有站立之意。錄以備考。

④羌：楚方言，發語詞。以上二句說：我們懷抱桂枝久立而遙望，愈是思念愈是使人憂愁。

⑤若今：像今日一樣。指從今以後都能像今日一樣。按「願若今兮無虧」一句舊說紛紜，王逸說：「虧，歇也。言已愁思安可奈何乎？願身行善，常若於今，無有歇也。」朱熹說：「無虧，保守志行無損缺也。」二說認為「無虧」是希望自己不斷地行善，保持原有的志行，無有止歇或虧損。此說似嫌迂曲。清蔣驥山帶閣注楚辭說：「若今無虧，因老之既極而言。年已邁矣，感今別之易，慮後會之難，故愈思愈愁。而祈其自今以往，長得與神相遇於承祭之時，無有虧損也。」此說較為近是，但所釋「無虧」之義又過於籠統。「無虧」，當指對司命之神盡禮無虧，意思是：愁思也沒有用，但願今後常有時機祭祀司命之神，也能像今日一樣盡禮無虧。一說「無虧」指身體健康無損，與上段「老冉冉」句相呼應，意思是但願今後能像現在一樣健康無損，常有時機與司命之神相會。又汪瑗說：「無虧，謂無離別之嘆與衰老之情也。」二說亦可參。

⑥固：本來。人命：人的生死壽夭之命。一說指人的命運，亦通。有當：猶言有定。明汪瑗說：「有當，言有一定之數也。」一說「當」字當作「常」，「有常」亦指有一定之數。又清蔣驥說：「當，主也。人

命至大而神主之，其尊甚矣。」認爲「有當」指「有主」，卽人命由神主之。二說皆備參。

⑦孰：誰。離合：指司命之神與人的離別和會合。一說「離合」指人的生死，如清吳世尚楚辭疏說：「離則死，合則生。爲，人力也。承上言，愁人者果何事也？但願使我長如今日而更無虧損耳。既而自思，人之受命，原有定分而不可易者，孰有離合生死而可以人力爲之乎？」亦可參。爲：做，這裏是掌握、控制的意思。以上三句意思是：人的命運本有一定，與司命之神的離別和親近不是人的力量所能掌握的。表現了神去而無法挽留的無可奈何的心情。

少司命

少司命是主管人類子嗣和兒童命運之神。這個說法最早見於南宋羅願的爾雅翼：「少司命，主子孫者也。」此後，清代的王夫之等人又進而敷暢其說。從本篇內容看，可以肯定這個說法是正確的。一說少司命是主管男女愛情之神，如清蔣驥說：「大司命主壽，故以壽夭壯老爲言；少司命主緣，故以男女離合爲說，殆月老之類也。」（山帶閣注楚辭）一說少司命是主管災祥之神，如清戴震說：「三台上台曰司命，主壽夭，九歌之大司命也。文昌宮四曰司命，主災祥，九歌之少司命也。」（屈原賦注）這些說法都是對少司命內容的誤解。

關於少司命神的性別以及本篇的演唱形式，歷來有多種解釋。或曰男性，或曰女性，或認爲是飾爲少司命的男巫與女性羣巫的對唱，或認爲是飾爲少司命的女巫與男性巫者的對唱。這都是由對篇

中詞句的不同理解造成的。從本篇所描述的形象與情事看，少司命當是一位既溫柔善良又勇敢堅強的美麗的女神，與她對唱的則是代表人間女性的一羣女巫。因為少司命的職責是掌管人類子嗣和兒童的命運，所以很自然地要和女性發生親密的關係。這是人和神的友誼關係，而非人和神的戀愛關係。

秋蘭兮麝蕪〔一〕①，羅生兮堂下②。綠葉兮素枝〔二〕③，芳菲菲兮襲予④。夫人自有兮美子〔三〕⑤，蓀何以兮愁苦〔四〕⑥？

【校記】

〔一〕秋：洪興祖引一本作「穠」，朱注本作「穠」，引一本作「秋」。按「穠」古「秋」字。○麝：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蘼」；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蘼」。按說文：「蘼，蘼蕪也。」則「蘼」爲本字，「麝」爲借字。

〔二〕枝：洪興祖引一本作「華」；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華」。按當從一本作「華」。王逸注：「言芳草茂盛，吐葉垂華。」是王本正作「華」。

〔三〕夫人自有兮美子：洪興祖引一本作「夫人兮自有美子」，「兮」字在「自有」之前。朱注本、文選六臣本、胡刻本與洪引一本同。又聞一多、孫作雲疑此句上闕二句（詳見楚辭校補九歌），可參。

〔四〕蓀：朱熹引一本作「荃」。○以：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爲」；文選六臣本校引五臣亦作「爲」。按

當作「以」。

【注釋】

①以下六句是羣巫所唱的迎神曲。 秋蘭：香草，即蘭草或澤蘭。明汪瑗楚辭集解說：「蘭芳於秋者曰秋蘭。」麝蕪（ヨモギ迷吳）：通「蘼蕪」，香草，即芎藭。唐顏師古漢書注：「蘼蕪，即穹窮苗也。」洪興祖楚辭補注說：「本草云，芎藭，其葉名蘼蕪，似蛇狀而香，騷人借以爲譬。其苗四五月間生，葉作叢而莖細，其葉倍香，或蒔於園庭，則芬香滿徑，七八月開白花。」按宋羅願爾雅翼說：「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古以爲生子之祥。而蘼蕪之根主婦人無子，故少司命引之。」據此，則秋蘭、蘼蕪兩種芳草都與生兒育女及少司命的職責有關，因此羣巫用以布置祭堂。

②羅：分布、排列。「羅生」，羅列而生。 堂：祭堂。

③枝：當從一本作「華」。「素華」，純淨潔白的花。

④菲菲：香氣濃鬱的樣子。 襲：侵，指香氣侵入人的嗅覺。 予：我，羣巫自指。 以上四句意思是：在祭神之堂布滿了秋蘭和蘼蕪，清雅素潔，香氣襲人，準備迎接少司命的到來。

⑤夫（フ扶）：發語詞。「夫人」，指人們。王逸說：「夫人，謂萬民也。」洪興祖說：「夫人，猶言凡人也。」一說「夫人」指少司命，非是。 美子：美好的子女。一說「美子」指下文「滿堂兮美人」，一說「美子」隱指少司命，一說指美男子，皆非是。

⑥蓀（スズナ蓀）：香草，即溪蓀，俗名石菖蒲。這裏借指少司命，是羣巫對少司命的尊稱。按離騷言

「荃不察余之中情」，抽思言「數惟蓀之多怒」、「願蓀美之可完」，荃、蓀皆指楚王，可見其例爲尊者之稱，此處則指少司命。以上二句說：人們各自都有了美好的子女，您何必還要操心發愁？這是羣巫以女性代表的身份，請求少司命不必爲人們的子嗣而愁苦，安心前來接受祭祀。

秋蘭兮青青〔一〕①，綠葉兮紫莖②。滿堂兮美人③，忽獨與余兮目成④。人不言兮出不辭〔二〕⑤，乘回風兮載雲旗⑥。悲莫悲兮生別離⑦，樂莫樂兮新相知⑧。

【校記】

〔一〕秋：朱注本作「穠」。○蘭：洪興祖引一本「蘭」下有「生」字。非是。

〔二〕辭：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詞」。

【注釋】

①以下八句是飾爲少司命的主巫的獨唱。青青：是「菁菁」的假借，茂盛的樣子。洪興祖說：「詩云，綠竹青青。青青，茂盛也。音菁。」

②紫莖：紫色的花莖。以上二句是少司命目中所見的祭堂布置的情況，與首段前四句羣巫所唱的祭堂布置情況相呼應，表明少司命已經來到現場。

③美人：指羣巫。她們代表了人世的女性。

④忽：很快的樣子。余：我，少司命自指。目成：通過眉目傳情來結成友誼。明汪瑗說：「目

成，謂以目而通其情好之私也。」清周拱辰離騷草木史說：「目成，凝睇貌，亦心許貌。眼光注射，形未親而神親也。」二說可參。又一說據廣雅釋詁：「成，重也。」認為「目成」猶言「目重」，指目光重合。「忽獨與余兮目成」，是說衆人很快地都把目光專注於我。錄以備考。以上二句說：滿堂的美人，很快都與我眉目傳情，結成友誼。按以上二句是理解全詩的關鍵，舊說多歧，大都是誤讀這二句而產生的。如王逸說：「言萬民衆多，美人並會，盈滿於堂，而司命獨與我睨而相視，成爲親親也。」認為說這話的人是滿堂美人中的一個，意思是少司命獨垂青於我，對我眉目傳情，遂使「目成」一詞顛倒爲用。又如清錢澄之屈詁說：「同一司命，以其少也，而聚滿堂之美人以要之，楚之淫俗也。」又說：「以衆女邀之，而聽其自擇，此巫獨矜其得神意也。」這就不僅是誤把二句視爲羣巫之詞，而且更誤以少司命爲男神，以求與「滿堂美人」相應，結果厚誣古人。又後世的楚辭注家也有確知少司命爲女神的，但由於不能擺脫舊說的拘束，仍以男女情愛解釋，於是就把「滿堂美人」說成是「美男子」，這就更加錯誤。前人因爲普遍認爲本篇涉及男女情愛（或言神與人相愛，或言神與巫相愛），竟使「目成」一詞成爲男女之間眉目傳情的專稱。其實，這裏的「目成」不是指男女間的愛情，而是表達了女神與女性之間的友情；歌唱此二句的，則是少司命而非羣巫。

⑤人：指少司命來到祭祀場所。出：離開。

⑥回風：旋風。爾雅釋天：「迴風爲飄。」注：「旋風也。」「乘回風」，乘駕回風。一說「乘回風」是以回風爲車乘，亦通。雲旗：以雲爲旗。以上二句意思是：我（少司命）乘着旋風，插戴着雲旗，匆匆而

來，匆匆而去，出入祭堂也沒有說話。

⑦生：副詞，生生地，又清蔣驥說：「家語，孔子聞哭聲甚悲。顏子曰，此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別離焉。悲莫悲兮生別離，蓋用其語。杜詩：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其註脚也。」認爲「生別離」指生人之間的別離，亦通。一說「生」指生熟之生，言未及相熟則別離，亦可參考。

⑧以上二句是少司命對這次降臨人世的總結和感慨，其中有歡樂也有悲傷。歡樂的是新近結交了一大批人間的知己，悲傷的是相知不久又要與她們生生地別離。這不僅十分準確地概括了當時神與羣巫交往的實況，而且抒發了少司命熱愛人類的一片深情。

荷衣兮蕙帶①，儵而來兮忽而逝②，夕宿兮帝郊③，君誰須兮雲之際④？

【校記】

〔一〕儵：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倏」。文選六臣本作「倏」。按「儵」與「倏」通。說文：「倏，疾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說：「疾義皆以倏、以儵爲之。」是「儵」爲本字，「倏」和「儵」皆爲假借字。○來：洪興祖引一本作「徠」。

【注釋】

①以下四句是羣巫合唱的問詞。荷衣：以荷葉爲衣。蕙帶：以蕙草爲衣帶。按這是羣巫所見的少司命身上的裝束。王逸說：「言司命被服香淨。」

②儵(shu)書、忽：都是忽然、迅速的意思。逝：去。這句說少司命忽然而來，忽然而去，與上「入不言」等句相呼應。汪瑗說：「倏而來者，即人不言也。忽而逝者，即出不辭也。」可參。以上二句說：少司命披着荷衣，飄着蕙帶，忽然而來，忽然而去。

③帝：指天帝。「帝郊」，天國的郊野。

④君：指少司命。須：等待。以上二句說：少司命晚上宿於天國的郊野，您在雲端裏等待誰呢？按這二句是羣巫對少司命表示關切的問辭。但有些注家因囿於男女情愛的成見，就把這二句解釋成爲少司命的戀人表示嫉妬和悲傷之詞。如清王遠楚辭評注說：「言向之目成獨我耳，今則誰須耶？似悲似妬，二章本其繼而言。」又如清徐煥龍屈辭洗髓說：「我自目成之後，想此荷衣蕙帶，清芳絕世之儀，既已倏然而來，曷又忽然而逝，定非無故，必又鍾情，今夕何聊，豈歸天闕，想當宿帝之郊，有所須於雲際，正不知君果誰須耶？」這些說法是對文意的曲解。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今水揚波〔一〕①。與女沐兮咸池〔二〕②，晞女髮兮陽之阿〔三〕③。
望美人兮未來〔四〕④，臨風恍兮浩歌⑤。

【校記】

〔一〕「與女遊兮九河」二句：洪興祖說：「王逸無注。古本無此二句。此二句河伯章中語也。」按洪說是，此二句當刪。

〔三〕女：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汝」。按「女」讀作「汝」。○咸池：洪興祖引一本作「咸之沱」，朱熹引一本作「咸之沱」，按「沱」「沱」爲「池」的別體字。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說：「沱字亦作沱，作池。」又按有「之」字非是，蓋涉下「陽之阿」而誤衍。

〔三〕女：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汝」。

〔四〕美：朱注本作「媿」。按「美」與「媿」同。○來：朱注本作「徠」。

【注釋】

①以上二句洪興祖認爲是河伯篇的詞句竄入本篇（詳校記），當刪。

②以下四句是飾爲少司命的主巫獨唱的答詞。女：通「汝」，這裏當釋爲「你們」，指羣巫。沐：洗頭髮。咸池：神話中的天池。

③晞（xī希）：晾乾。阿（ā鵝陰平）：彎曲之處，這裏指山灣。「陽之阿」，向陽的山灣。一說指「曲阿」，是神話中地名，太陽早晨經過的地方。王逸說：「阿，曲隅（即曲阿），日所行也。」淮南子天文訓：「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旦明。」此說亦通。又一說認爲「陽之阿」即咸池之畔。以上二句是少司命對羣巫的問詞「君誰須兮雲之際」的回答，意思是：我等待的就是你們，要和你們一起在咸池洗頭，並和你們在向陽的山灣上晾髮。按此二句寫女神與女性之間的情事最爲明顯。

④美人：即上文所說的「滿堂美人」，指代表人類女性的羣巫。一說「美人」指少司命，非是。

⑤臨：面對。 怳：同「恍」，恍惚，心神不定的樣子。又王逸說：「怳，失意貌。」亦通。 浩歌：大聲歌唱。 以上二句緊接上文，意思是：然而你們終於沒有來，我心神不定，當風高歌，聊解愁悶。按一說認為以上二句是羣巫所唱的送神曲，非是。

孔蓋兮翠旒〔一〕①，登九天兮撫彗星②。竦長劍兮擁幼艾〔二〕③，蓀獨宜兮爲民政〔三〕④。

【校記】

〔一〕孔蓋：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孔」上有「揚」字。按有「揚」字非是。○旒：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旌」；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旌」。按「旒」與「旌」同。廣韻：「旌、旒同。」

〔二〕竦：洪興祖引釋文作「慤」；朱注本作「慤」，引一本作「竦」；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竦」。按當作「竦」。

〔三〕蓀：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荃」。

【注釋】

①以下四句是羣巫合唱的頌神曲。 孔：孔雀。「孔蓋」，以孔雀羽毛做的車蓋。 翠：指翡翠鳥。洪興祖引顏師古說：「鳥赤羽者曰翡，青羽者曰翠。」旒（liú）：同「旌」，旌旗。「翠旌」，以翡翠鳥的羽毛爲旌旗的裝飾。這句是形容少司命所乘車子的華美。

②九天：古代傳說天有九重（詳見天問篇「九天之際」句注），這裏指天空高處。 撫：持。 彗星：

繞着太陽運行的一種星體，分彗核和彗尾兩部分。彗尾形如掃帚，故俗稱掃帚星，又名孛星、長星、機槍等。古代傳說天上有彗星是用來掃除污穢的。左傳昭公十七年：「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昭公二十六年：「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這句是說，少司命登上高空，手持掃帚，準備爲人類掃除邪惡與災禍。王逸說：「言司命乃陞九天之上，撫持彗星，欲掃除邪惡，輔仁賢也。」一說彗星是爲害人類的災星。「撫彗星」，是說少司命降服凶穢。如清蔣驥說：「撫，按止之也。彗星，妖星，以喻凶穢。」亦可參。以上二句是羣巫描述少司命乘着裝飾華麗的車子，登上九天用掃帚星掃除凶穢。

③竦：執。擁：抱。一說「擁」是護衛之意，如清王夫之說：「擁，衛也。幼艾，嬰兒也。竦長劍以護嬰兒，使人宜子，所爲司人之生命也。」亦可參。幼艾：指兒童。按「幼艾」一詞也是能否正確理解全篇的關鍵。舊注因誤解「幼艾」一詞而錯釋全篇的也有不少。王逸說：「幼，少也。艾，長也。言司命執持長劍，以誅絕凶惡，擁護萬民，長少使各得其命也。」釋「幼艾」爲少長，因而認爲少司命同大司命一樣也掌管整個個人的命運。從王逸注立說者，如汪瑗說：「十年曰幼，五十曰艾，有老者安之，少者懷之之意。撫彗星者，所以除天下之惡也。擁幼艾者，所以保天下之善也。」而「保天下之善」當是大司命的職責，所以汪氏錯誤地認爲本篇是「少司命答大司命之詞」，此二句是少司命稱頌大司命之詞。又洪興祖說：「孟子曰，知好色則慕少艾。說者曰，艾，美好也。……又齊王有七孺子。注云，孺子謂幼艾，美女也。」認爲「幼艾」指少年美貌的女子。從洪說者，如清錢澄之屈詒說：「幼艾，未字之女，上文所謂美子，宜爲神正配也。」此說囿於「艾」指美女之說，認爲「幼艾」指少司命的配偶，誤以少司命爲男性之神。

又明周拱辰離騷草木史說：「此曰幼艾，並指內外巫能斷禍福者言。」更是遠離文意。

④蓀：指少司命，這是羣巫對少司命的尊稱。宜：適合、適宜。正：爾雅釋詁：「正，長也。」爲民正，即爲民之長，指做人民的主宰。又王逸說：「宜爲萬民之平正也。」認爲「爲民正」指爲民判定曲直。亦可參。一說「正」指箭靶的中心，目標，非是。以上二句是羣巫對少司命的頌詞，意思是：那手持長劍懷抱兒童的少司命，只有她才適合爲民作主。

東 君

本篇是祭祀日神的樂歌。日神稱爲東君，大概是楚國特有的稱謂。先秦時期，中原地區祭祀日神一般是直稱祭日。但據漢鄭玄說，日神有時也稱爲君。禮記祭法：「王宮，祭日也。」鄭注：「王宮，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又禮記祭義：「祭日於東，祭月於西。」日出於東，月出於西。」祭日於東，日又稱君，這大概是日神稱爲東君的來由。漢代祭祀日神，沿用了東君的稱呼。漢書郊祀志：「晉巫祠五帝、東君。」

本篇依王逸楚辭章句的順序是排列在少司命之後。清劉夢鵬屈子章句認爲本篇與東皇太一大旨略同，當排在東皇太一之後、雲中君之前，次列第二。聞一多在劉氏的基礎上進一步考證說：「東君與雲中君皆天神之屬，宜同隸一組，其歌辭宜亦相次。顧今本二章部居懸絕，無義可尋。其爲錯簡，殆無可疑。余謂古本東君次在雲中君前。」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並云「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索隱

引王逸亦云「東君、雲中君見歸藏易」，咸以二神連稱，明楚俗致祭，詩人造歌，亦當以二神相將。且惟東君在雲中君前，少司命乃得與河伯首尾相銜，而河伯首二句乃得闌入少司命中耳。」（楚辭校補）以上二說有理有據，可能更符合九歌原本的排列順序，王逸所列順序雖不確，但相沿既久，故今仍從其舊。

關於本篇的演唱形式，舊說或認為是人間主祭者的獨唱，或認為是飾為東君的主巫的獨唱。按九歌祭祀天神的樂歌，都是代表天神的主巫與代表世人的羣巫共同出現在祭祀現場，而且除東皇太一之外，其他各篇都由主巫與羣巫輪番作歌，這是這一組樂歌在體制上的共同特點，本篇也不例外。

曦將出兮東方①，照吾檻兮扶桑②。撫余馬兮安驅③，夜皎皎兮既明④⑤。駕龍輶兮乘雷⑥，載雲旗兮委蛇⑦⑧。長太息兮將上⑦，心低徊兮顧懷⑧⑨。羌聲色兮娛人④⑤⑥，觀者憺兮忘歸⑩。

【校記】

〔一〕皎：洪興祖引一本作「皎」，補曰：「皎字從日，與皎同。」朱熹注同洪補。

〔二〕委蛇：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透蛇」。按「委蛇」是聯綿詞，又寫作透蛇、透迤、委移等，異文極多，音義並同。

〔三〕低：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俳」，一本作「儻」。

〔四〕聲色：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色聲」。

【注釋】

①以下十句是飾爲東君的主巫獨唱的臨壇曲。 噉(ㄊㄣˋ 吞)：初昇的太陽。一說指太陽初昇時溫暖明盛的樣子。又廣雅：「噉，明也。」清王念孫疏證認爲「噉」與「燉」同，也是明亮的意思。二說可參，但不論作何解釋，此處「噉」必用作名詞，指太陽。

②吾：東君自稱。又清邱仰文楚辭韻解說：「吾、余，皆主祭者自稱。黎明迎神也。」按邱氏認爲這段是主祭者的唱詞，故有此說。非是。 檻(ㄌㄢˋ 箭)：欄杆。一說「檻」古通「濫」，指浴器。意思是日神以湯谷作浴器，在扶桑樹陰下洗澡。此說恐非，僅供參考。 扶桑：神話中生長在東方太陽升起之處的大樹。山海經海外東經：「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又洪興祖楚辭補注引東方朔十洲記說：「扶桑在碧海中，葉似桑樹，長數十丈，大二千圍，兩同根，更相依倚，是名扶桑。」這裏是詩人把扶桑想像爲東君所居宮殿的欄杆。因此，王逸說：「日以扶桑爲舍檻，故日照吾檻兮扶桑也。」

③撫：輕拍，這裏指輕輕趕馬的動作。 余：東君自稱。 馬：爲太陽神駕車之馬。洪興祖楚辭補注說：「淮南曰，日至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懸車。車，日所乘也。馬，駕車者也。御之者，羲和也。女卽羲和，馬卽六龍。」安驅：安穩地驅馳。「撫余馬兮安驅」，比喻太陽緩緩升起。

④皎皎(ㄐㄧㄠˇ 皎)：同「皎皎」，明亮的樣子。 以上二句意思是：太陽神自述其緩緩登程，夜色逐漸

退去，露出了明亮的曙光。

⑤輶（*zhi* 舟）：車轅。方言：「轅，楚衛之間謂之輶。」這裏即指車。「龍輶」，指龍形的車。又朱熹楚辭集注說：「輶，車轅也。龍形曲似之，故以為輶。」認為「龍輶」指以龍為車轅，亦可參。乘雷：比喻車輪前進發出的巨響如雷鳴。清王邦采九歌箋略說：「乘雷，日輪發動如雷。」又洪興祖說：「震，東方也，為雷為龍。日出東方，故曰駕龍乘雷也。」認為駕龍乘雷是因為龍雷與東方震位相應。朱熹說：「雷氣轉似輪，故以為車輪。」認為乘雷指以雷為車輪。一說嫌曲，恐皆非是。

⑥雲旗：清王邦采說：「雲旗，日之初昇，霞光上燦如雲旗也。」又清陳本禮屈辭精義說：「此時日輪將上，已見霞光燦爛，如旌旗閃閃於海上矣。」按一說是「雲旗」，就是把天空中彩色的雲霞想像為龍車上插載的旌旗。委蛇（*wei* 威宜）：卷曲而延伸的樣子。以上二句意思是：乘駕的龍車發出雷鳴般的巨響，雲霞做成的旌旗舒卷飄蕩。

⑦太息：歎息。

⑧低徊：流連徘徊，依依不舍的樣子。顧懷：回顧懷戀，舍不得離開。以上二句意思是：太陽神向天空上昇，似因眷戀故居而行進遲緩。按這是對太陽冉冉上昇的擬人化描寫，王逸說：「言日將去扶桑，上而昇天，則徘徊太息，顧念其居也。」清王夫之楚辭通釋：「日出委蛇之容，乍昇乍降，搖曳再三，若有太息低徊顧懷之狀。」又王邦采說：「海隅日出，少吐復吞，間以潮聲，如聞太息，欲上不止，如有所低徊而顧懷者數四，然後一躍，如火毯之懸。」以上諸說都有助於理解此二句的意思。

⑨羌：楚方言，發語詞。聲色：指祭神的場面載歌載舞，色彩繽紛。娛人：使人歡樂。

⑩觀者：指觀看祭神場面的衆人。儺（ōu 旦）：安樂。以上二句是東君所見的祭祀現場：迎

神的羣巫載歌載舞，色彩繽紛；觀衆愴然安樂於其中，久而忘歸。這表明東君已經來到祭祀現場，臨壇受祭，並對這裏的一切表示滿意。按舊說對此二句的理解頗有不同。朱熹說：「見下方所陳鐘鼓竽瑟聲音之美，靈巫會舞容色之盛，是以娛悅觀者，使之安肆喜樂，久而忘歸。」此說基本符合詩意，但篇中之「靈」專指飾爲東君之主巫，而「會舞」者則爲羣巫，朱說「靈」「巫」不分，亦不盡確。又王逸說：「言日色光明，旦耀四方，人觀見之，莫不娛樂，愴然意安，而忘歸也。」王夫之說：「晶光炫采，如冶金閃爍，觀者容與忘歸。此景唯泰衡之顛及海濱觀日能得。並言聲者，破雲霞，出滄海，若有聲也。」二說認爲「聲色娛人」是指日出時光芒四射，景色壯美，觀者樂而忘歸，而與祭祀樂神無關，說皆非是。

緺瑟兮交鼓〔一〕①，簫鐘兮瑤篴〔二〕②。鳴鳶兮吹竽〔三〕③，思靈保兮賢姱④。翺飛兮翠曾⑤，展詩兮會舞⑥。應律兮合節⑦，靈之來兮蔽日⑧。

【校記】

〔一〕緺：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緺」。按當作「緺」。

〔二〕簫：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簫」。按當作「簫」，「簫」是「簫」的借字。詳注。○篴：一說當作「虞」，並引說文「虞，鐘鼓之柎也」爲證。按「虞」與「篴」同。

〔三〕鰓：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箎」。洪補：「箎與鰓同，並音池。」

【注釋】

①以下八句是羣巫的合唱。

絙（gōu）耕：王逸說：「絙，急張弦也。」指樂器的弦絙得很緊。弦

緊則音色高亢清脆，氣氛熱烈。

瑟（sè）色：古彈撥樂器，通常有二十五弦。交鼓：王逸說：「交鼓，

對擊鼓也。」一說「交」當作「支」，二字形近，容易致譌。「支」，說文訓爲小擊。「支鼓」，即擊鼓。此說可

參。又清王夫之說：「交鼓者，瑟非一，齊鼓之也。」此說以「交鼓」爲衆瑟齊鼓，恐非。

②簫：「擗」的假借字，敲擊。宋洪邁容齋續筆說：「洪慶善注楚辭九歌東君篇「絙瑟兮交鼓，簫鐘兮

瑤簫」引儀禮鄉飲酒章「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爲比，云簫鐘者取二樂聲之相應者互奏之。既鏤板，置於墳庵，一蜀客過而見之曰：一本簫作擗，廣韻訓爲擊也。蓋是擊鐘，正與絙瑟爲對耳。

慶善謝而亟改之。」又清王念孫讀書雜誌餘篇下說：「讀簫爲擗者是也。廣雅曰：擗，擊也。玉篇音所育

切；廣韻又音蕭。擗與簫、蕭古字通也。」按此說是。「擗鐘」，即擊鐘。「鍾」與「鐘」通。又洪興祖說：

「儀禮有笙磬笙鍾。周禮：笙師共其鍾笙之樂。注云，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然則簫鍾與簫聲相應之

鍾歟？」認爲「簫」指樂器，恐非是。瑤：「搖」的假借字。王念孫說：「瑤讀爲搖，搖動也。招魂曰，鏗

鍾搖簫。王注曰，鏗，撞也。搖，動也。文選張銑注曰，言擊鐘則搖動其簫也。義與此同。作瑤者，僭

字耳。」此說是。又洪興祖說：「瑤簫，以美玉爲飾也。」以瑤字的本義爲訓，恐非。簫（xiàng）：懸掛鐘

磬等樂器的木架。「擗鍾搖簫」，是說用力敲鐘，使懸掛鐘的木架都搖動起來了。

③鳴：吹奏。 簫（c三池）：古代的一種管樂器，像笛，以竹爲之，有八孔，橫吹。 箏：古代簧管樂器，像笙，有三十六簧。

④靈保：巫者。洪興祖說：「說者曰，靈保，神巫也。」這裏指飾爲東君的主巫。按「靈保」之義衆說紛紜。清王夫之說：「靈保卽神保，見詩，謂尸也。」近人王國維宋元戲曲史說：「古之祭也必有尸。宗廟之尸，以子弟爲之。至天地百神之祀，用尸與否雖不可考，然晉語義載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則非宗廟之祀，固亦用之。楚辭之靈，殆以巫而兼尸之用者也。其詞謂巫曰靈，謂神亦曰靈，蓋羣巫之中，必有象神之衣服形貌動作者，而視爲神之所憑依，故謂之曰靈，或謂之靈保。余疑楚辭之靈保，與詩之神保，皆尸之異名。」以上二說認爲，靈保是「尸」。所謂「尸」，是指古代祭祀時，代替死者受祭，象徵其神靈的人。故在本篇中，「靈保」卽指飾爲東君，並代其受祭的主巫。這一理解完全正確。但「靈保」與「尸」亦有區別，卽前者除端然受祭外，亦依所飾神鬼的身份與形象特徵而各有不同的歌唱與舞姿，此則爲降神之主巫所特有，未可與「尸」完全混爲一談。又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說：「保者，守也，依也。神之所依爲神保，與先祖對舉，當以神保連讀。神保爲神之嘉稱，猶楚辭或言靈，或言靈保，保亦靈也。」認爲「靈保」與詩之神保同，都是神的嘉美之稱。錄以備考。又王逸說：「靈謂巫也。言己思得賢好之巫，使與日神相保樂也。」把「靈保」一詞分開解釋，謂靈與日神相保樂，非是。又明汪瑗說：「保，如傭保之保，靈保，保之善者也，指男子而言。媵，美女之稱，賢媵，媵之賢惠者也，指女子而言。猶後世賽神，而以童男童女歌舞以樂神也，卽靈保賢媵之謂矣。」認爲「靈保」「賢媵」指古代樂神時的童男童

女，亦非文義。 嫿(xiāo 夸)：美好。賢嫿，善良而美好。清蔣驥說：「賢以德言，嫿以貌言，美尸以美神也。」可參。 以上四句描寫迎神場面的盛大和羣巫對飾爲東君的主巫的贊美。

⑤翾(xiāo 宣)：說文：「翾，小飛也。」這裏指輕輕飛舞的樣子。 翠：指翡翠鳥。又清俞樾讀楚辭說：「此翠字與上篇孔蓋翠旒不同，非翠鳥也。翾飛翠曾，文本相對，翾爲翾然，則翠爲翠然。說文足部蹕篆下一曰蒼蹕，此翠字卽蒼蹕之蹕，蒼蹕卽蒼卒也。書傳中皆省，不從足。此假用翠字者，以飛翥言，故變從足爲從羽耳。」認爲翠是蹕的借字，指倉卒的樣子。又一說認爲「翠」爲「翾」字之譌，翾是疾飛的樣子。一說供參考。 曾：翾(zēng 增)的假借字，展翅飛翔。「翠曾」，像翠鳥一樣展翅飛翔。

⑥展詩：指放聲歌唱。一說「展詩」指朗誦詩篇，非是。清劉夢鵬屈子章句說：「展詩，歌也。」又明汪瑗楚辭集解說：「詩，言其聲。」二說可參。 會舞：洪興祖說：「會舞，猶合舞也。」以上二句意思是：衣飾華麗的羣巫像翠鳥展翅飛翔一樣，翩翩起舞，齊聲歌唱。

⑦應律：指歌聲與音律相應，非常和諧。 合節：應合舞蹈的節拍。清王萌楚辭評注說：「應律言音，合節言舞，總上作樂之盛。」

⑧靈：神。這裏指東君和隨從他的諸神。 蔽日：形容神數衆多，把陽光都遮住了。汪瑗說：「此篇祀日神，而言蔽日者，借言之也，如雲中君亦謂遠舉雲中耳。」又清錢澄之屈詒說：「百靈之隨日行者，亦羣然畢集。日已上而來者多，故蔽日也。」二說均可參。又一說認爲日神已降，不應又言「蔽日」，故疑「日」字當爲「戶」字之誤，指神來之多而蔽戶，恐非。 以上二句寫東君和他的隨從諸神在一片歌舞

聲中，降臨到祭祀現場。

青雲衣兮白霓裳^①，舉長矢兮射天狼^{〔一〕②}。操余弧兮反淪降^③，援北斗兮酌桂漿^④。
撰余轡兮高馳翔^{〔三〕⑤}，杳冥冥兮以東行^{〔三〕⑥}。

【校記】

〔一〕射：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𨔵」。

〔三〕駝：洪興祖引一本作「馳」，又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無「駝」字。按「駝」與「馳」同。又此句當有「駝」字，「青雲衣」以下六句字數相同，句法整齊，兮字之後皆爲三字，如無「駝」字則句法不整。又一說疑此句當無「翔」字，認爲此句本不入韻，有「翔」字者是受下句韻脚「行」字影響而誤加一韻。按此說非是，「青雲衣」以下六句，句句入韻，此句不應無韻。

〔三〕杳冥冥：洪興祖引一本作「翔杳冥」，非是。「翔」字蓋因上句「翔」字而誤衍，又誤脫一「冥」字。且「翔杳冥」義不可通。○以：洪興祖引一本無「以」字，非是。

【注釋】

①以下六句是飾爲東君的主巫的獨唱。青雲衣：以青雲爲上衣。霓：副虹。「白霓裳」，以白霓爲下裝。又王逸說：「日出東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爲飾也。」按古五行說認爲，東方色青，南方色赤，西方色白，北方色黑，中央色黃。王逸說這裏的青雲、白霓是因日出東方落於西方，故以這兩個方

向的色彩爲衣飾，來象徵日神的運行。可參。

②矢：箭。按舊說對「矢」字的理解略有不同。一說「矢」是天上的星宿，而喻爲東君的長箭。如汪瑗說：「矢，箭也。天上有矢星。」一說「矢」是日光。如清王邦采楚辭箋略說：「日光如矢，無遠不射，是長矢也。」二說都有道理，而汪瑗的說法似更爲近是。這裏的「矢」和下文的「弧」，是把天上的弧矢星想像爲東君所用的弓箭。天狼：天狼星。古人認爲天狼星是製造災禍的惡星。王逸說：「天狼，星名，以喻貪殘。」晉書天文志：「狼一星，在東井東南。狼爲野將，主侵掠。」「射天狼」，是想像東君射落天狼星，爲人類剪除妖害。又關於「天狼」的比喻意義，歷代研究者的說法多有不同。如清蔣驥說：「天狼以喻小人，射之者，惡其因日入而見也。」認爲「天狼」比喻小人，恐非確詰。又清徐文靖管城碩記說：「按前漢天文志曰，秦之彊，侯太白，占狼星。張衡大象賦弧屬矢而承天，韓公賓注曰，弧矢九星，常屬矢，而向狼。原蓋以天狼喻秦，已欲操弧而射之。而孰意其矢反激而淪降也。史記曰，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則此以東君喻君，以天狼喻秦，從可知矣。」此說亦恐非是。九歌是長期使用的祭神樂歌，非爲一時一事而作，所以「射天狼」應是一般意義上的誅滅凶惡災禍，未必指具體對象。以上二句說：我身穿青雲衣白霓裳，舉起長箭射向凶殘的天狼。

③操：持。弧（弓）胡：木弓。按「弧」也是星名，與上文「矢」屬同一星座，稱弧矢星，一名天弓，由九顆星組成弓箭形。晉書天文志：「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清朱駿聲說文通

訓定聲：「弧矢九星，在天狼一巨星之左，形似張弓發矢，故以爲名。」反：回身，返回。淪降：指太陽向西方降落。按舊說對「反淪降」的解釋略有不同。王逸說：「言日誅惡以後，復循道而退，下入太陰之中，不伐其功也。」用「循道而退」解釋「反淪降」，符合太陽東昇西降的運行規律，較爲準確。一說釋「反」爲「反而」。清周拱辰離騷草木史說：「操余弧矣，何以反淪降，日色將沉也。古有揮戈使日再中者，此操弧以捍日，而日竟沉，故曰反淪降也。」又一說認爲「反淪降」是操戈阻止太陽西沉。清錢澄之屈詒說：「淪降，日西沉也。操弧反之，猶麾戈以回日也。」周錢二說非是，僅備參考。援：持，拿着。北斗：星名，由七顆星組成，形狀像古代舀酒用的酒器。這裏是把北斗想像爲東君飲酒的酒器。洪興祖說：「詩云：酌以大斗。斗，酒器也。又曰：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此以北斗喻酒器者，大之也。」桂漿：桂花酒。以上二句意思是：東君射掉天狼後，拿着弓箭回身向西方降落，又手持北斗，痛飲桂花酒。

⑤撰(zhuàn)篆：持，拿。一說「撰」當作「選」，訓爲齊，齊其轡以便驅行。僅供參考。轡(pǐ)佩：馬繮繩。駝：同「馳」。翔：飛翔。

⑥杳(yǎo)咬冥冥：深沉而昏暗的樣子，形容夜空。東行：向東運行。古人認爲太陽是繞大地運行的，所以這裏想像太陽西降之後，在大地背面向東運行，然後再從東方升起。一說東行指自東向西而行。如清王夫之說：「破幽明而自東徂西，容光皆無所蔽矣。」恐非是。以上二句說：我握着馬繮繩高飛馳騁，在昏暗的夜空中馳向東方。

河 伯

本篇是祭祀黃河之神的樂歌。

古代關於河伯的傳說很多，如莊子大宗師：「馮夷得之，以遊大川。」疏：「姓馮，名夷，弘農華陰潼鄉堤首里人也，服八石，得水仙。大川，黃河也。天帝錫馮夷爲河伯，故遊處盟津大川之中也。」抱朴子釋鬼篇：「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在山海經、韓非子、史記、淮南子等書中都有這些記載。洪興祖楚辭補注和顧炎武日知錄對河伯的傳說考證頗詳，可資參看。又近代的一些研究者認爲河伯之名起源於戰國，戰國以前雖有大河之祀，但不稱河伯，只稱河神。這個說法亦可參考。

楚國祭祀黃河之神，由來已久。左傳宣公十二年：「丙辰，楚重至於郟，遂次於衡雍。……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魯宣公十二年當楚莊王十七年，即公元前五九七年，楚莊率師伐晉，親自祭祀河神。又左傳哀公六年載：「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過望。江漢睢章，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過是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有些研究者根據這條材料，認爲祭祀河伯不是楚國朝廷之事，而是民間的淫祀，從而對河伯的內容及寫作年代等問題推衍出許多不同的結論。其實，這條材料只能說明楚昭王不因有疾而特祀河神，並不能否定祀河爲楚國定期舉行的常典。昭王說：「江漢睢章，楚之望也。」而九歌中却並無祭祀江漢睢章的樂歌，此即因昭王所言者爲特祀，而九歌却是用於常典之故。劉永濟說：「按九歌所祀，本不可以禮經繩

之，且河伯之說，本遠古相傳神話，奉而祀之者，不必定河水流域之人。況楚地當屈子時，已及河之南境，祀河伯非必不可之事。」（見屈賦通箋）這個說法是較為有理的。也有人認為本篇河伯非指黃河之神，而是泛指楚國水域之神，亦可備參考。

在有關河伯的傳說中，愛情故事是較為主要的內容。史記滑稽列傳所載的河伯娶婦事即是一例。本篇也以河伯的愛情生活為主題，但因內容比較含混而不具體，以致造成後人對全篇的解釋也不盡相同。如郭沫若認為本篇是描寫男性的河神與女性的洛神之間的戀愛生活（見屈原賦今譯），而游國恩則認為是描寫河伯娶婦之事（見楚辭論文集論九歌山川之神），還有人認為本篇描寫的是河伯娶婦時最熱烈的一個場面，等等。這些說法都不一定可靠，僅供參考。

關於本篇的演唱形式，舊說亦多有分歧。從內容看，全篇主要是飾為河伯的男巫的獨唱，又間有河伯與飾為其戀人的女巫的對唱。

與女遊兮九河①，衝風起兮橫波②。乘水車兮荷蓋③，駕兩龍兮驂螭④⑤。登崑崙兮四望⑥，心飛揚兮浩蕩⑦。日將暮兮悵忘歸⑦，惟極浦兮寤懷⑧。

【校記】

〔一〕衝：朱熹引一本作「汭」。○橫波：洪興祖引一本「橫」上有「水」字，朱熹引一本作「水揚波」。
〔二〕螭：洪興祖引一本「螭」上有「白」字。

【注釋】

①以下八句是飾爲河伯的男巫的唱詞。女(ㄣˊ汝)：通汝，指河伯所戀的女子。九河：指黃河的九個支流，相傳是夏禹治河時所開。尚書禹貢：「九河既道」注「河水分爲九道」。「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注「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渤海。皆禹所加功，故叙之」。九河之名見爾雅，即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磐、鬲津。這裏九河泛指黃河水域。

②衝風：王逸注爲隧風，卽急風。又文選六臣注說：「衝風，暴風也。」橫波：波濤汹涌。以上二句意思是：河伯與他的戀人一起，在狂風巨浪中暢游九河。又明汪瑗楚辭集解釋「衝風起兮橫波」一句說：「或謂衝風而起，橫波而渡也。」意思是河伯能乘風而起，橫渡大河。錄以備考。

③水車：在水上行走的車。因河伯是水神，所以把其所乘之車想像爲能在水上行駛。一說水車指舟。又一說「水車」指以水爲車，如明汪瑗說：「水之縈迴流轉似之，故曰水車。」二說亦可參。荷蓋：以荷葉爲車蓋。

④騂(ㄘㄨ 餐)：邊馬。按先秦時車爲單轅，駕馬多爲偶數，有兩馬、四馬、六馬之別。車轅兩旁的兩匹馬稱爲「服」，服馬外的兩匹馬稱爲「騂」。「騂」這裏用作動詞，指以螭爲騂。螭(ㄘㄨ 吃)：傳說中的一種無角之龍。

⑤崑崙：山名，是黃河的發源地之一。爾雅：「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並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

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這裏是想像河伯及其戀人溯黃河之源而登上崑崙之巔。清錢澄之屈詒說：「崑崙，河所出也，登之四望，而飛揚浩蕩，莊子所謂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是也。」可參。一說本篇是巫者迎河伯之詞，迎而不遇，故泝流窮源，尋河之故居，非是。

⑥浩蕩：形容心神開闊的樣子。以上二句說：登上崑崙之巔瞭望四方，頓覺心胸開闊，神志飛揚。

⑦悵：惱恨、埋怨。按此句意思是說，河伯及其戀人在崑崙山娛樂游玩，不知不覺已經日落西山，因此埋怨自己爲何盡興游玩而忘記時間，竟然流連忘返。又王逸說：「言崑崙之中多奇怪珠玉之樹，觀而視之，不知日暮。言己心樂志悅，忽忘還歸也。」一說據王逸注認爲「悵」字當是「憺」字之誤。如劉永濟屈賦通箋說：「按依叔師注義，則王本悵字作憺，與東君篇『觀者憺兮忘歸』，山鬼篇『留靈脩兮憺忘歸』同，與山鬼篇『怨公子兮悵忘歸』異，洪氏補注易其義，兼改其字耳。今改復王本之舊。」聞一多楚辭校補說：「此涉山鬼『怨公子兮悵忘歸』而誤。知之者，王注曰，言己心樂志悅，忽忘還歸也。心樂志悅與悵字義不合，（悵當訓失志貌，故山鬼注曰，故我悵然失志而忘歸。）東君『觀者憺兮忘歸』注曰『憺然意安而忘歸』。山鬼『留靈脩兮憺忘歸』注曰『心中憺然而忘歸』。樂悅與安閒義近。此注以『心樂志悅』釋憺，猶彼注以『意安』釋憺也。」說皆可參。

⑧惟：思，思念。浦：水濱、水灘。「極浦」，指遠處的水濱。按「極浦」蓋指河伯及其戀人的居住之所。因盡情游玩而忘記時間，天色已晚，所以想要回到「極浦」的住所。一說「極浦」泛指河伯與其戀

人幽會的地方，「惟極浦兮寤懷」，指回味一天來在水濱的幽會而感懷。僅供參考。寤懷：即感懷。觸動心中的思念之情。一說「寤懷」當作「顧懷」。聞一多說：「案寤懷無義，寤疑當爲顧，聲之誤也。」東君曰「心低徊兮顧懷」，揚雄反騷曰「覽四荒而顧懷兮」，魏文帝燕歌行曰「留連顧懷不能存」，是顧懷爲古之恒語。顧，念也。懷亦念也。「惟極浦兮顧懷」，猶言惟遠浦之人是念也。」此說可參。

魚鱗屋兮龍堂①，紫貝兮朱宮②，靈何爲兮水中③？

乘白鼉兮逐文魚④，與女遊兮河之渚⑤，流澌紛兮將來下⑥。

【校記】

〔一〕朱宮：洪興祖引文苑作「珠宮」。

〔二〕文：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無「文」字。

〔三〕澌：當作「澌」。洪興祖說：「澌音斯。從人者，流冰也；從水者，水盡也。此當從人。」按王逸注：「流澌，解冰也。」是王本作「澌」。

【注釋】

①此以下至「靈何爲兮水中」三句是河伯戀人的問詞。魚鱗屋：用魚鱗裝飾的房屋。龍堂：

王逸說：「堂畫蛟龍之文。」指在殿堂的牆壁上繪蛟龍以爲裝飾。又朱熹說：「龍堂，以龍鱗爲堂也。」指用龍鱗裝飾殿堂。亦通。又清劉夢鵬屈子章句說：「魚鱗屋，謂魚鱗之族在其屋；龍堂，謂龍螭之屬列

其堂。」認爲「魚鱗屋」、「龍堂」指魚龍等水族之衆叢聚於河伯的屋宇殿堂。僅供參考。

②紫貝：一種珍貴的貝類。洪興祖說：「紫，紫貝也。」相貝經曰，赤電黑雲謂之紫貝。郭璞曰，今之紫貝以紫爲質，黑爲文點。陸機云，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爲文。本草云，貝類極多，而紫貝尤爲世所貴重。」闕：宮門立雙柱者稱爲闕，這裏泛指宮門。「紫貝闕」，指以紫貝裝飾宮門。朱宮：王逸說，「朱丹其宮。」卽以朱紅色塗飾其宮。又聞一多說：「案當從文苑作珠宮。此以貝闕珠宮對文，猶九歎逢紛『紫貝闕兮玉堂』，以貝闕玉堂對文也。」亦可參。「魚鱗紫貝」二句，明汪瑗說：「或曰魚鱗相比，有似於屋之瓦；龍窟寬敞，有似於堂；紫貝中虛，有似於闕；珠藏於蚌，有似於宮；故各以其似言之也。」認爲魚龍貝珠皆取形狀爲比，可備一解。

③靈：指主巫所飾的河伯，這是河伯戀人對河伯的稱謂。何爲：幹什麼。以上三句是河伯戀人的問話：魚鱗的房屋繪龍的堂，紫貝的門闕朱紅的宮，你爲何帶我到這地方？又清王遠楚辭評注說：「此言既見河伯也，贊其堂屋宮闕，而復歎其何爲水中，一似驚喜，一似憐惜，全是親愛之辭，與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別是一種相思。」認爲這三句唱詞表達了河伯戀人對河伯的無限愛戀的深情，可資參考。

④以下三句是河伯的答詞。鼉（*tró* 元）：大鼉。文魚：一種有花紋的魚。洪興祖說：「按山海經：睢水東注江，其中多文魚。注云，有班采也。又文選云，騰文魚以驚乘。注云，文魚有翅，能飛。」又王逸說文魚卽鯉魚。「逐文魚」，指文魚追逐從游，一說指尾隨文魚。

⑤女：同汝，指河伯的戀人。 渚：水中小洲。

⑥流澌：當作「流澌」，指解凍時流動的冰。一說「流澌」即指流水，如明汪瑗說：「流澌，水流渙漫貌。」又聞一多說：「案說文『澌，水索也』，『澌，流也』，王注曰：『流澌，解冰也。』似王本澌作澌。然詳審文義，似仍以作澌爲正。淮南子泰族篇：『雖有腐體流澌，弗能汙也。』許注曰：『澌，水也。』七諫沈江曰：『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復東。』論衡實知篇曰：『溝有流澌。』是流澌即流水也。』說亦可參。以上三句是河伯對戀人問話的回答，意思是：我們乘上白黿，旁邊有文魚追逐從遊，一同到那河中的小洲，去觀看溶解的冰塊紛然來下。

子交手兮東行〔一〕①，送美人兮南浦②。

波滔滔兮來迎③，魚鱗鱗兮媵予〔二〕④。

【校記】

〔一〕子：洪興祖引一本「子」上有「與」字。

〔二〕鱗：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鱗」，按當作「鱗」，「鱗」爲借字。

【注釋】

①此下二句是河伯的唱詞。 子：你的敬稱。此處是河伯稱其戀人，舊說或謂子指河伯，非是。交手：以手相交，意思是執手告別。朱熹說：「交手者，古人將別則相執手，以見不忍相遠之意。」晉宋間

猶如此也。」一說「交手」指拱手。

②美人：指河伯的戀人。南浦：河伯送別其戀人的地方。洪興祖說：「莊子曰，河伯順流而東行。江淹別賦云，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蓋用此語。」以上二句是河伯的唱詞，意思是：你拉着我的手依依惜別將要東行，我要在南浦送你登程。

③此下二句是河伯戀人的唱詞。滔滔：水流滾滾的樣子。

④鱗鱗：通「鱗鱗」，像魚鱗一樣比次排列的樣子，用以形容送行者之多。媵（yìng 硬）：古代諸侯女兒出嫁時隨嫁或陪嫁之人。這裏指送行。予：我，河伯戀人自指。一說予指我們，連同河伯亦在其中。依此說，則「波滔滔」二句亦為河伯唱詞，恐非。以上二句意思是：滔滔的河水來迎接我離去，魚兒也紛紛為我送行。

山 鬼

本篇是祭祀山神的樂歌。舊注或認為是祭祀山中的鬼怪，如洪興祖說：「莊子曰，山有夔。」淮南曰，山出鳴陽。楚人所祀，豈此類乎？朱熹說：「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豈謂此邪？」本篇所描寫的山鬼是一位美麗多情的女性，與人們想像中的鳴夔魍魎那種猙獰可怖的形象截然不同。山鬼就是山神，明汪瑗說：「謂之山鬼者何也？論語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鬼神可以通稱也。此題曰山鬼，猶言山神、山靈耳，奚必鳴夔魍魎魑魅之怪異而後謂之鬼哉？」本篇祭祀的山神，

很可能類似於湘君湘夫人等篇，是某座名山的某個具體神靈，但因材料不足，難以確考。清顧成天認為本篇所祭應是巫山神女，並引楚襄王遊雲夢，夢巫山神女事以證之（見四庫總目提要楚辭類存目楚辭九歌解）。郭沫若也主張此說，並引山鬼「采三秀兮於山間」以證之，認為於山即巫山（見屈原賦譯注）。流傳至今的有關巫山神女的傳說，據一些研究者考證確與本篇內容有一定程度的聯繫（參見馬茂元楚辭選）。因此，這一說法是有參考價值的。

關於本篇的演唱形式，有些研究者認為是飾為山神的女巫和迎神的男巫的對唱。從本篇的內容看，當是飾為山神的女巫的獨唱。篇中沒有迎神、降神的描寫，而是以自述的形式，刻畫了一位美麗善良、堅貞純潔，在幽暗的山林裏過着孤寂生活，却對真誠的愛情和美好的生活有強烈追求的女神形象。

若有人兮山之阿^①，被薜荔兮帶女羅^②。既含睇兮又宜笑^③，子慕予兮善窈窕^④。乘赤豹兮從文狸^⑤，辛夷車兮結桂旗^⑥。被石蘭兮帶杜衡^⑦，折芳馨兮遺所思^⑧。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⑨，路險難兮獨後來^⑩。

【校記】

〔一〕羅：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蘿」；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蘿」。按「蘿」為正字。
〔二〕善：洪興祖引一本作「叢」，朱注本作「叢」，引一本作「善」；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並作「善」。按「善」

與「藟」同。

〔三〕乘：洪興祖引一本作「桑」。○狸：洪興祖引一本作「狸」；朱注本、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並作「狸」；朱熹又引一本作「狸」。按「狸」與「狸」同。

〔四〕衡：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衡」。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並作「衡」。

【注釋】

①若：仿佛。「若」字用以形容山間女神那種飄忽不定、若隱若現的形態。又王逸說：「言山鬼仿佛若人，見於山之阿。」意思是因山鬼非人，故曰「若有人」，也可參考。人：山鬼自指。阿（○鵝陰平）：彎曲之處。「山之阿」，山丘彎曲處。

②被：同「披」。薜荔（○二畢利）：常綠灌木，蔓生，亦名木蓮。女羅：同「女蘿」，即松蘿，是一種地衣類植物，常由樹梢懸垂。一說女蘿是菟絲草，恐非。李時珍本草綱目說：「按毛萇詩注云，女蘿，菟絲也。」吳普本草，兔絲一名松蘿。陶弘景謂葛是桑上寄生，松蘿是松上寄生。陸佃埤雅言葛是松柏上寄生，女蘿是松上浮蔓。又言在木爲女蘿，在草爲菟絲。鄭樵通志言寄生有二種，大曰葛，小曰女蘿。陸機詩疏言菟絲蔓生草上，黃赤如金，非松蘿也。松蘿蔓延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羅願爾雅翼云女蘿色青而細長，無雜蔓，故離騷云被薜荔兮帶女蘿，謂青長如帶也。菟絲黃赤不相類，然二者附物而生，有時相結。故古樂府云：南山羃羃兔絲花，北陵青青女蘿樹。由來花葉同一心，今日枝條分兩處。唐樂府云：菟絲故無情，隨風任顛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強縈抱。兩草猶一心，人心

不如草。據此諸說，則女蘿之爲松上蔓，當以二陸、羅氏之說爲的，其曰菟絲者，誤矣。」此說辯之甚詳，可以參看。以上二句說：好像有個人，站在山彎裏，披着薜荔衫，女蘿做衣帶。

③睇（ㄉㄧˋ）：斜視、流盼。「含睇」，美目含情流盼。宜笑：指口齒極美，笑起來好看。

④子：這裏是山鬼對其戀人的美稱。慕：愛慕。予：山鬼自指。按一說此句「予」是飾爲山鬼戀人的男巫對山鬼的稱呼，「予」是男巫自指，並認爲這四句是飾爲山鬼戀人的男巫的唱詞。非是。

善窈窕：善於做嬌美的姿態。一說「善」指好的品行。以上二句說：我美目流盼笑顏迷人，你愛慕的就是我這嬌姿美容。

⑤乘：駕。赤豹：紅毛黑花豹。洪興祖說：「豹有數種，有赤豹、有玄豹、有白豹。」詩曰，赤豹黃熊。陸機云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乘赤豹」，讓赤豹駕車。一說乘赤豹是騎着赤豹。文選呂延濟注說：「赤豹文狸，皆奇獸也，將以乘騎侍從者。」從：隨行，這裏是使動用法。文狸：有花紋的野貓。「從文狸」，讓文狸當隨從。

⑥辛夷：木蘭一類的花樹，又名木筆、迎春。「辛夷車」，以辛夷香木爲車。結：繫、紮。紫：桂旗：用桂花枝做的旌旗。

⑦被：同「披」。石蘭：蘭草的一種，亦稱山蘭。杜衡：香草，葉似葵而有香味，亦名杜葵，俗名馬蹄香。按「被石蘭兮帶杜衡」與「被薜荔兮帶女蘿」句式相同，仍當指山鬼的裝束。清李光地離騷經注說：「始被薜荔而帶女蘿，既乃被石蘭而帶杜衡，與人益親，被服益脩也。」又清陳本禮屈辭精義說：

「嫌薜荔女羅之粗野，有腆顏面，於是衣以石蘭，帶則束以杜衡。」二說都認爲「被石蘭兮帶杜衡」仍指山鬼的裝束，可參。又一說認爲「石蘭」「杜衡」是山鬼所乘之車的裝飾，一說認爲卽指山鬼送給戀人的「芳馨」。錄以備考。

⑧芳馨：芳香的花草。遺（*en* 味）：贈送。所思：指山鬼的戀人。以上四句說：乘着赤豹拉的车，讓文狸在旁做隨從，我又穿上石蘭衫，繫上杜衡的彩帶，再折一枝芳香的花草送給我的戀人。

⑨余：山鬼自稱。處：居處。幽：深暗的樣子。篁（*huang* 皇）：竹林。

⑩後來：遲到，來晚了。以上二句說：我住在幽深的竹林裏總也見不到天光，又因爲山路崎嶇，艱險難行，所以來遲了。按這是山鬼去赴約會，却没有見到其戀人，心裏認爲可能因自己遲到戀人已經離去，故曰「獨後來」。一說認爲「獨後來」是指山鬼的戀人沒有去赴約會，山鬼在久等中說出的自我寬慰和揣測之詞。如明陳第屈宋古音義說：「所處既深，其路阻險，悅己者之來得無後乎？」亦可參。又舊說或認爲「獨後來」指山鬼赴祭祀場所而言。如王逸說：「言所處既深，其路險阻又難，故來晚暮，後諸神也。」非是。

表獨立兮山之上①，雲容容兮而在下②。杳冥冥兮羌晝晦③，東風飄兮神靈雨④。留靈脩兮憺忘歸⑤，歲既晏兮孰華予⑥。采三秀兮於山間⑦，石磊磊兮葛蔓蔓⑧。怨公子兮悵忘歸⑨，君思我兮不得閒⑩。

【校記】

〔一〕杳冥冥：洪興祖引一本作「日窈冥」；文選六臣本作「杳杳冥冥」。按當作「杳冥冥」。

〔二〕東：朱熹引一本無「東」字。○飄：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飄飄」。

〔三〕閒：朱注本、文選六臣本作「間」。

【注釋】

①表：突出的樣子。

②容容：雲浮動的樣子。文選五臣注：「容容，雲出貌。」明汪瑗楚辭集解：「容容，雲盛貌。」可參。又一說「容容」通「溶溶」，水流的樣子，用以形容雲的浮動。亦通。

③杳冥冥：深沉而陰暗的樣子。羌(qiāng)：楚方言，發語詞。一說是「却」義。晝晦：白天也昏暗不明。

④飄：風刮得很大的意思。神靈：指雨神。雨：這裏作動詞，降雨。一說「神靈雨」指善雨，汪

瑗說：「靈雨，善雨也。」詩曰：靈雨其零。既曰靈又曰神者，重言之也。」恐非。以上四句寫山鬼因其戀人沒來赴約，心情異常沉重。她登高遠望，不顧雲海揚波，風吹雨打，天昏地暗，仍然久久地獨立在山巔，盼望她所思念的人到來。這幾句對景色的描寫，更衬托出山鬼此時失望和悲傷的心情。

⑤靈脩：指山鬼的戀人。「留靈脩」，意思是希望戀人能留在這裏。憺(dàn)：安心地、安於。

⑥歲：年歲。晏（*en*）：遲、晚。「歲既晏」，指年歲已大，青春已逝。華：同「花」，這裏作動詞，使動用法。「花予」，使我重新開花，意思是使我變得年輕美麗。一說「華予」即前「慕予」，愛慕我。又一說「華」猶美，「華予」，指以我爲美。二說亦可參。以上二句意思是：我希望能讓戀人安心地留在這裏而忘記歸去，但我年歲已大不再爲人所愛，留不住我的戀人了，誰能使我再變得年輕美麗啊！按一說「留靈脩兮憺忘歸」句指山鬼安心地等待戀人到來，忘記了歸去，備考。

⑦三秀：指靈芝草。「秀」是植物開花的意思。靈芝一年開三次花，故稱「三秀」。一說「三秀」非靈芝草，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說：「楚辭山鬼，采三秀兮於山間。按三秀即小正之秀幽、秀萑葦、秀，莽也。靈芝之說起於漢，古芝即菌。王逸注三秀芝草，失之。」錄以備考。於山：郭沫若屈原賦今譯說：

「於山即巫山。凡楚辭兮字每具有於字作用，如於山非巫山，則於字爲累贅。」按此說可能近是，於與巫古音同，假借爲「巫」字。巫山，是楚國境內的名山，在今四川省巫山縣的長江兩岸。楚國民間有不少關於巫山神女的神話傳說。

⑧磊磊（*leilei*）：亂石堆積的樣子。葛：植物名，藤本蔓生，莖中纖維可織成葛布。蔓蔓：葛藤蔓延繚繞的樣子。以上二句寫山鬼在亂石亂藤中尋採靈芝，仍想贈給戀人。汪瑗說：「采三秀於山間，亦折芳馨以遺所思之意也。」此說是。

⑨公子：指山鬼的戀人。悵：惆悵。

⑩君：指山鬼的戀人。不得聞：不得空閒。這句是說公子雖然思念我，但因沒有空閒，不能前

來。一說「不得閒」指思念之情無時而閒，即無時無刻不在思念。汪瑗說：「不得閒者，思之無時而已也。……公子之思我也，亦必無時而閒矣。」又一說認為「不得閒」是指山鬼而言，如清王夫之《楚辭通釋》說：「既已歸山，則後雖思我，而我且不得閒，無由再見也。」二說僅供參考。以上二句是寫山鬼因其戀人沒來赴約，心中怨恨不已，無限惆悵，忘記了歸家，但她仍然一往情深地思忖着，戀人並非不想念自己，只是因為不得空閒，所以來不了。這既是體貼戀人而為之開脫，又是自我安慰以撫解悵怨之情。

山中人兮芳杜若^①，飲石泉兮蔭松柏^②。君思我兮然疑作^③。雷填填兮雨冥冥^④，猿啾啾兮又夜鳴^⑤。風颯颯兮木蕭蕭^⑥，思公子兮徒離憂^⑦。

【校記】

〔一〕蔭：御覽九百五十四引作「飯」。○柏：朱注本、文選六臣本作「栢」。

〔二〕雷：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雷」；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並作「雷」。

〔三〕又：洪興祖、朱熹引一本作「猗」；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並作「猗」。按當從一本作「猗」，「猗」與「猗」同，而誤作「又」。「雷填填」以下三句，每句都有兩個名詞：雷、雨、猿、猗、風、木。且既言「猿啾啾」又言其「夜鳴」，則語見重複。

〔四〕蕭蕭：洪興祖、朱熹皆引文苑作「搜搜」。

【注釋】

① 山中人：山鬼自稱。 杜若：一種香草，亦名山姜。「芳杜若」，像杜若那樣芳香。

② 石泉：山石間的泉水。 蔭：庇護，遮蔽。「蔭松柏」，以松柏爲庇身之地，指居住之所。按「飲石泉」「蔭松柏」是山鬼自比其品質高潔。文選李周翰注：「飲清潔之水，蔭貞實之木。」又清方廷珪文選集成說：「飲石泉喻其清，蔭松柏喻其貞。」二說頗有助於理解文意。 以上二句說：我這山中人像杜若那樣芳潔，喝的是石中流出的清泉水，居住在孤松傲柏的樹蔭下。

③ 君：指山鬼戀人。 然：誠然，真是這樣。 疑：懷疑。「然疑作」，指疑信交加。 這句意思是：我一會覺得公子真的在思念着我，一會又覺得很可懷疑，兩種念頭在心裏交替產生。表達了山鬼對於「君思我」的疑慮心情。一說「然疑作」是指山鬼的戀人對山鬼的衷情半信半疑。恐非是。按聞一多楚辭校補說：「案本篇例，於韻三字相叶者，於文當有四句。此處若、柏、作三字相叶，而文祇三句，當是此句上脫去一句。」從文意看，「然疑作」句的確不甚完整，似有闕文。聞說可參。

④ 靄：同「雷」。 填填：雷聲。 冥冥：昏暗的樣子。形容陰雨濛濛。

⑤ 猿（yuan）：同「猿」。 啾啾（jiu）：指猿的叫聲。 又：當從一本作「狢（hou）」，黑色長尾猿。這裏泛指猿狢一類的動物。

⑥ 颯颯：風聲。 蕭蕭：指風吹樹木的聲音。一說「蕭蕭」形容風吹樹葉落。清王夫之說：「蕭蕭，木葉落也。」亦通。

⑦ 徒：徒然、白白地。 離：通「罹」，遭受。 按以上四句，前三句寫景，後一句言情。四句情景交

融，意思是：在雷雨交加的昏暗之夜，聽着猿狖的悲鳴和蕭瑟的風聲，更顯得孤寂悲涼，思念戀人不過是白受煩惱。

國 殤

本篇是祭祀爲國捐軀的英雄的樂歌。「國殤(shāng 商)」是指死於國事的人，洪興祖說：「謂死於國事者。」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清戴震說：「殤之義二：男女未冠笄而死者，謂之殤；在外而死者，謂之殤，殤之言傷也。國殤，死國事，所以別於二者之殤也。」（屈原賦注）二說解釋「殤」義雖不全同，但都以「國殤」爲死於國事者，則皆近是。

關於本篇的具體祭祀對象，一般都認爲是戰士，惟清蔣驥說：「國殤所祀，蓋指上將言，觀援枹擊鼓之語，知非泛言兵死者矣。」（山帶閣注楚辭）這個說法是正確的。從本篇內容看，所祭的應是一位主將，如「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騶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繫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四句，很顯然是歌頌一位主將在危急關頭，仍然指揮若定頑強奮戰的英雄形象。但本篇是以主將爲中心描寫了整個戰場激戰的情況，其中也包括了對廣大戰士不怕犧牲的英勇精神的歌頌。

舊說大都認爲本篇是詩人對於懷王入秦不返或秦楚交兵楚國大敗的感憤之作。也有人認爲因本篇是感時事而作，與九歌所祭之神不相類，不應列入九歌。這些說法都不甚確切。祭祀「國殤」當是楚國所特有的舊典，所祭的是楚國歷史上在戰爭中爲國捐軀的將領。

關於本篇的演唱形式，舊說所論不多。從內容上看，全篇應分爲兩部分：前一部分是飾爲受祭將領的主巫的獨唱，內容是自述戰場上激烈戰鬪的情況，後一部分是羣巫的合唱，內容是對爲國犧牲的主將的歌頌。

操吳戈兮被犀甲〔一〕①，車錯轂兮短兵接②。旌蔽日兮敵若雲③，矢交墜兮士爭先〔二〕④。凌余陣兮躐余行〔三〕⑤，左驂殪兮右刃傷⑥。霾兩輪兮繫四馬〔四〕⑦，援玉枹兮擊鳴鼓〔五〕⑧。天時墜兮威靈怒〔六〕⑨，嚴殺盡兮棄原壑⑩。

【校記】

〔一〕吳戈：王逸說：「或曰操吾科。吾科，楯之名也。」朱熹亦引一本作「吾科」。

〔二〕墜：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隧」，又皆注曰「隧」與「墜」同。書鈔百二十引作「隊」。

〔三〕躐：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躐」。按「躐」與「躐」同。

〔四〕霾：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埋」。按「埋」正字，「霾」借字。

〔五〕援：洪興祖引一本作「搖」。按當作「援」。○枹：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桴」。按「桴」與「枹」同。

〔六〕墜：洪興祖引一本作「隧」，引文苑作「懟」；朱注本作「懟」，又引一本作「墜」，一本作「隧」。按當作「墜」。王逸注：「墜，落也。」是王本作「墜」。詳注。

【注釋】

①以下一段是飾爲受祭大將的主巫的獨唱。

操：持。

戈：古代所用的長兵器，頂端是青銅制

的橫刃，作戰時可擊可勾。「吳戈」，吳地所製之戈。相傳「吳戈」質量最好。一說「吳戈」即「吾科」、「吳

魁」，指大盾。王逸說：「或曰操吾科。吾科，楯之名也。」清王念孫廣雅疏證說：「（廣雅吳魁，盾也。）吾

科與吳魁同。太平御覽引廣雅作吳科。科魁聲相近，故後漢書東夷傳謂科頭爲魁頭。釋名云，盾大而

平者曰吳魁，本出於吳，爲魁帥者所持也。案吳者大也，魁亦盾名也。吳魁猶言大盾，不必出於吳，亦

不必爲魁帥所持也。」二說亦可參考。被：同「披」。犀（𧈧）甲：犀牛皮製成的貴重鎧甲。古代以

牛皮製成的鎧甲亦往往統稱爲「犀甲」。荀子議兵篇：「楚人較革犀兕以爲甲，韜如金石。」韜是堅固貌，

可見以皮革製甲是堅固耐用的。

②車：戰車。

錯：交錯。

轂（𨋖）古：車輪中心安插車軸的部分，其作用相當於現在的軸承。古

代車軸穿過兩輪車轂後在兩端都露出軸頭，所以當雙方激烈交戰而戰車十分接近時，會發生車轂交錯

的現象。短兵：短兵器，指刀劍之類的兵器，用以攻擊。明周拱辰離騷拾細說：「廬人：凡守國之兵欲

長，攻國之兵欲短。短兵者，攻擊之兵也。」一說「短兵」指戈矛一類的兵器，是相對於弓矢之類長射程

的兵器而言。接：交。因雙方戰車緊靠在一起，所以改用短兵器交戰。這說明戰鬪十分激烈。

③旌（𣎵）精：這裏指用羽毛裝飾桿頭的旗。蔽日：形容戰場上旌旗極多，似可遮天蔽日。

若雲：形容敵人數量衆多。王逸說：「敵多人衆，來若雲也。」

④矢：箭。「矢交墜」，兩軍對射，流矢交相墜落。又明汪瑗楚辭集解說：「矢交墜，謂敵人衆多，而

矢交墜以射我軍也，非謂兩軍對射，流矢相交而墜也。我軍非不射也，蓋言敵人之盛，鋒銳難當，而我三軍之士猶奮怒爭先，而不畏怯以退也。」亦可參。士：將士。以上四句是飾爲楚將的主巫通過唱詞描述了整個戰場的激戰情況。

⑤凌：侵犯。陣：交戰時布成的隊形。躐（レ列）：踐踏。行（テ航）：行列。這句是說敵人進攻之勢異常猛烈，衝擊踐踏了我方的陣勢和隊伍。

⑥驂（カ餐）：邊馬。按先秦時車爲單轅，駕馬多爲偶數。有駕兩馬、四馬、六馬之別。車轅兩旁的兩匹馬稱爲「服」，服馬外的兩匹馬稱爲「驂」。「左驂」，左邊的驂馬。殪（レ意）：死。右：右邊的驂馬。「右刃傷」，指右驂馬爲兵器所傷。又汪瑗說：「曰驂曰刃，互文也，言左右驂駢皆爲敵人兵刃所傷而死也。」亦可參。一說「刃」是「及」（古服字）之誤，「右及傷」是指右旁的服馬受傷，備考。

⑦霾（ミ埋）：同「埋」，這裏指兩輪陷入泥中。繫（ニ直）：捆住，絆住。「繫四馬」，指駕車的四匹馬全被弄亂了的繮繩和套索捆住，不能行動，又王逸說：「言己馬雖死傷，更霾車兩輪，絆四馬，終不反顧，示必死也。」認爲埋兩輪、繫四馬是車上戰將自己所爲，表示與敵人決一死戰。此說非是，戰況激烈，何暇埋輪繫馬？

⑧援：持，拿着。枹（ヒ浮）：鼓槌。「玉枹」，對鼓槌的美稱。一說是用玉裝飾的鼓槌，清王夫之楚辭通釋說：「或大將以玉嵌枹。」鳴鼓：聲音響亮的鼓。按此句「玉枹」與「鳴鼓」對文，「玉」用以修飾「枹」，「鳴」則用以修飾「鼓」。一說「擊鳴鼓」指敲響了戰鼓。亦通。又按古代作戰，以鼓進，以金退，擊

鼓是爲了鼓舞士氣，使之更猛烈地進攻。以上四句是飾爲楚將的主巫由描述戰場全貌轉而「特寫」身邊的戰況。在敵人強大的攻勢下，自己的戰車輪子深深地陷在泥裏，戰馬非死即傷，且被亂繩絆住不能行動；但在危難之時，主將氣勢更盛，仍然援枹擊鼓，指揮戰鬪。

⑨墜：墜落。「天時墜」，意思是天時對我軍不利，使我軍遭到失敗。靈：指陣亡將士的魂靈。「威靈怒」，意思是陣亡將士的威武靈魂仍然憤怒不屈。王逸說：「雖身死亡而威神怒健，不畏憚也。」王夫之說：「威靈怒，死而怒氣不散也。」一說「天時墜」之「墜」通「懟（duì，對）」，怨恨的意思；「威靈」指神靈，「天懟神怒」是說天爲之怨，神爲之怒，形容戰鬪之烈。

⑩嚴殺盡：意思是這場戰爭嚴酷地殺死了全部戰士。按注家對「嚴殺盡」多有不同的解釋。如王逸說：「嚴，壯也。殺，死也。言壯士盡其死命，則骸骨棄於原塋，不土葬也。」認爲「嚴」指壯士。朱熹說：「嚴，威也。嚴殺，猶言鏖戰痛殺也。」又一說「嚴殺」是肅殺的意思，指殘酷的戰爭；「嚴殺盡」是說殘酷的戰爭結束了。塋：同「野」。「棄原野」，指戰士的屍骨都棄在荒野上。

出不入兮往不反①，平原忽兮路超遠②。帶長劍兮挾秦弓③，首身離兮心不懲④。誠既勇兮又以武⑤，終剛強兮不可凌⑥。身既死兮神以靈⑦，子魂魄兮爲鬼雄⑧。

【校記】

「一」忽兮路：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路兮忽」。

〔二〕身：洪興祖引一本作「雖」，朱注本作「雖」，引一本作「身」。書鈔一百十八亦引作「雖」。

〔三〕子魂魄：洪興祖引一本作「魂魄毅」，一本作「子魄毅」；朱注本作「魂魄毅」，引一本作「子魂魄」；文選出自薊北門行注亦引作「魂魄毅」。按當從一本作「魂魄毅」。王逸說：「言國殤既死之後，精神強壯，魂魄武毅，長爲百鬼之雄傑也。」用「武毅」釋之，是王逸本有「毅」字。

【注釋】

①以下一段是羣巫合唱的頌曲。反：同「返」。

②忽：荒忽渺茫的樣子，形容平原遼闊。一說「忽」指風塵迷漫，看不清楚的樣子。超：遠。方：言：「超，遠也。」以上二句意思是：英雄一去不復返，原野茫茫路遙遠，奔向前方去作戰。又清張詩屈子貫說：「言戰士之心，出不思入，往不思反，平原荒忽，道路超遠，亦不足畏。」亦可參。

③挾（ \times 斜）：夾在胳膊下。秦弓：秦地製造的弓，指好弓。洪興祖說：「漢書地理志云，秦地迫近戎狄，以射獵爲先。又秦有南山檀柘，可爲弓幹。」

④懲：戒懼。又朱熹說：「懲，創艾也。雖死而心不悔也。」亦通。以上二句說：帶着長劍挾着良弓，雖然身首異處也無所戒懼。

⑤誠：誠然，確實。一說「誠」指國殤的精誠之性，恐非。勇：指勇敢精神。武：指武力高強。汪瑗說：「勇，言其氣也。武，言其藝也。」

⑥終：始終。凌：侵犯。以上二句說：我們的英雄確實是既勇敢又高強，始終是剛強而不可侵

犯的。

⑦神：指英雄死後成神。以：而。靈：靈驗、靈異。舊時稱鬼神能對現實有「感受」和「反應」的叫「靈」。「神以靈」，指英雄死後成神而威靈顯赫。汪瑗說：「神以靈，言國殤之死而其神魂必能威靈而不泯滅也。」一說「神以靈」意指精神不死，亦通。

⑧子魂魄：當從一本作「魂魄毅」，指英雄死後魂魄依然剛毅堅強。鬼雄：鬼中之雄傑。以上二句說：英雄已經戰死，而死後爲神亦將威靈顯赫；魂魄武毅堅強，做鬼也是鬼中雄傑。

禮魂

禮魂是九歌的最後一篇。關於本篇的性質，舊說分歧很多。洪興祖說：「或曰禮魂謂以禮善終者。」（楚辭補注）汪瑗說：「禮魂者，謂以禮而祭其神也，即章首成禮之禮。蓋此篇乃前十篇之亂辭，故總以禮魂題之。前十篇祭神之時，歌以侑觴，而每篇歌後，當續以此歌也。」（楚辭集解）清王夫之在汪瑗之說的基礎上，認爲本篇是前十篇通用的送神曲（楚辭通釋）。此外，還有人認爲是祭祀鄉賢名宦的，如清胡文英屈騷指掌。也有人認爲是祭祀國都中衆亡魂的，如明李陳玉楚辭箋注，等等。比較諸說，顯以汪瑗和王夫之的說法較爲通達。本篇開始即言「成禮」，顯爲祭祀典禮的結束之辭。又前十篇都有具體的祭祀對象，而且都能從內容上看出來，本篇不但沒有具體祭祀對象，而且篇幅甚短，內容泛泛。因此，說禮魂是送神之曲，較爲近是。但本篇的演唱形式，未必如汪瑗所說「每篇歌後，當續以此歌」，

大概是全部祭歌表演完畢，最後由羣巫合唱禮魂之曲，結束整個儀式。

成禮兮會鼓〔一〕①，傳芭兮代舞〔二〕②，姱女倡兮容與〔三〕③。春蘭兮秋菊〔四〕④，長無絕兮終古⑤。

【校記】

〔一〕成：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盛」。○鼓：朱注本作「鼓」。

〔二〕芭：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巴」。按當作「芭」。

〔三〕與：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冶」。按當作「與」，「容與」是聯綿詞，寫法很多，但未有見寫作「容冶」者。

〔四〕菊：洪興祖引一本作「鞠」；朱注本作「鞠」。按當作「菊」。

【注釋】

①成禮：指完成祭禮。汪瑗說：「成禮，謂祀事將終也。」一說是成其禮敬之義。王逸說：「言祠祀九神，皆先齋戒，成其禮敬。」備考。鼓：同「鼓」。「會鼓」，指鼓聲齊作。清王昶楚辭評注說：「會鼓，會合鼓音也。」一說「會鼓」指急疾擊鼓。

②芭(bā巴)：通「葩(pā趴)」，花。清戴震屈原賦注說：「芭，華也。凡華之初秀曰芭，已發則曰華。」一說「芭」指香草。王逸說：「芭，巫所持香草名也。」「傳芭」，指羣巫持花而舞，彼此傳遞。代：更替。

「代舞」，輪番更替而舞。 以上二句意思是：祭禮將成，鼓樂齊鳴，手持香花，輪番起舞。

③ 嫠（*κείνη*）女：美好的女子，這裏指女巫。 倡：通「唱」，指歌唱。 又「倡」或「唱」亦含首倡之意，即領唱。 汪瑗說：「倡，倡首也。蓋歌舞亦必有一人以爲之倡，而衆方隨以和之也。」 容與：徐緩從容的樣子。 王逸說：「謂使童稚好女先倡而舞，則進退容與而有節度也。」按如王說，則「嫠女」是指領唱領舞的女巫，「容與」則指羣巫伴唱隨舞甚有節度。

④ 春蘭、秋菊：祭祀所用的香花。 王逸說：「春祠以蘭，秋祠以菊。」洪興祖說：「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又清屈復楚辭新注說：「春蘭、秋菊，舉物以見四時之變遷也。」此說亦近是。這裏用春蘭秋菊兩個季節的芳物，有概括時間變遷之意。

⑤ 長：長遠。 無絕：不斷。 終古：永久的意思。 以上二句意思是：以春蘭秋菊爲供奉，願神靈來享，千秋萬歲永不斷絕。

天 問

本篇是屈原所作。

關於本篇的創作背景，王逸認為是屈原在流放中看到楚國先王之廟和公卿祠堂，裏面畫着「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儵倏，及古聖賢怪物行事」，於是就一邊提出疑問，一邊寫在壁上。這個說法大概是推測之詞，因資料缺乏，無法確考。但從本篇所表現的思想情緒來看，說它是屈原被放逐之後所作，則是比較可信的。又篇中說：「薄暮雷電，歸何憂？伏匿穴處，爰何云？」也當是被放逐之後的情狀。一說本篇作於楚懷王時期，是屈原早期的作品。這與本篇的思想情緒不太相合。

「天問」二字的解釋，古今也多有不同。王逸認為「天問」就是「問天」，因「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清代王夫之楚辭通釋說：「原以造化變遷，人事得失，莫非天理之昭著者，故舉天之不測不爽者，以問憯不畏明之庸主具臣，是爲天問，而非問天。」清代戴震屈原賦注說：「問，難也。天地之大，有非恒情所可測者，設難疑之。」認為「天問」是對天地間變化莫測之事的問難。近人或認為「天問」就是「關於天的問題」。比照諸說，似戴說較爲近是。從本篇內容看，天問的「天」字有廣闊的含義，包括自然界，也包括社會歷史，相當於現在所說的「客觀世界」。因此，所謂「天問」，大概就是「關於客觀世界的問難」的意思。

天問全篇以提問的方式構成，共提出了一百七十多個問題。提問涉及的範圍極廣，包括天地的形

成和結構，有關自然和社會的許多神話傳說，還有一部分歷史事實。作者通過提問表現了一種強烈的願望，即按照事物的本來面貌去求得對自然界和社會歷史的真實瞭解；爲此他敢於對奴隸社會中形成的哲學、政治、倫理、道德等各種傳統觀念提出深刻的懷疑以至尖銳的批判，特別是對「天命論」的懷疑和批判。這種富有戰鬥性的樸素唯物主義傾向，是同他在政治上的革新主張和鬥爭行動有着密切聯繫的。

天問在藝術上具有鮮明的特色。全文「參差歷落，圓轉活脫」，以宏偉奔放的氣勢表現了深沉的思考和活躍的想像。它的語言風格比屈原的其他詩作更多地吸取了先秦散文的特點，但仍保持着詩歌語言的特殊結構和節奏，用韻也相當整齊嚴格。

本篇所包含的大量神話傳說和一部分歷史事實，是很有價值的資料。

天問一篇比較難讀。早在王逸作注之時，就已慨歎「其文義不次」，「世相教傳，而莫能說天問」了。究其原因，大部份是錯簡譌脫所致。從清代的屈復始，不少學者對天問的錯簡進行了整理，成果顯著。整理後的天問，大致解決了「文義不次」的問題，頗可讀通。但各家的整理是否符合天問的原貌，則因資料缺乏，不敢遽斷。因此，原文次序仍從王逸章句。至於明顯錯簡，則略加說明。各家的整理成果，也擇善而從，附於校記之中，以供參考。

曰遂古之初（一），誰傳道之①？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二）②？冥昭瞢闇（三），誰能極

之^③？馮翼惟像，何以識之^④？明明闇闇，惟時何爲^⑤？陰陽三合，何本何化^⑥？圓則九重^⑦，孰營度之^⑧？惟茲何功，孰初作之^⑨？幹維焉繫^⑩？天極焉加^⑪？八柱何當？東南何虧^⑫？九天之際，安放安屬^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⑭？天何所沓^⑮？十二焉分^⑯？日月安屬^⑰？列星安陳^⑱？出自湯谷^⑲，次于蒙汜^⑳；自明及晦，所行幾里^㉑？夜光何德，死則又育^㉒？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㉓？女岐無合^㉔，夫焉取九子^㉕？伯強何處^㉖？惠氣安在^㉗？何闔而晦^㉘？何開而明^㉙？角宿未旦，曜靈安藏^㉚？

【校記】

〔一〕遂：後漢書班固傳注、御覽一並引作「遂」。

〔二〕考：洪興祖引一本作「知」。按當作「考」，王逸注：「誰考定而知之也。」是王本作「考」。一本作「知」者，蓋因王注「知之」而誤。

〔三〕昭：劉盼遂說：「自遂古之初，至何本何化，凡六韻，皆言混沌未辟景象，惡有所謂清明者。此昭字自屬昉之誤字。昉，說文：「尚冥」。與昧古通用。冥昉瞢闇，四字平列。」（天問校箋）按此說非是。

○闇：朱熹引一本作「暗」，注：「闇與暗同。」

〔四〕圓：後漢書崔駰傳注引作「圓」。洪興祖：「圓與圓同。」

〔五〕幹：洪興祖、朱熹皆注云「一本作筭」。顏師古匡謬正俗說：「幹，蓋柄也，義亦訓轉。聲類及字林並

言管。賈誼鵬鳥賦云，幹流而遷，張華勵志詩云，大儀幹運，皆轉也。楚辭云，筦維焉繫？天極焉加？此亦義與幹同，字則爲筦，故知幹筦二音不殊。按當作「幹」，「筦」爲借字，二字音同。

〔六〕虧：洪興祖引一本作「虧」。

〔七〕沓：朱季海楚辭解故說：「沓本字作還（說文還，迨也。迨猶合也。迨從辵，與古文衍從彳同意）。楚人言沓音同耳。」釋言逮，還也。郭注，今荆楚人皆云還，音沓。斯足徵楚讀矣。又游國恩天問纂義說：「沓者，蓋踏之假借字，本當作蹋。說文，蹋，踐也。段玉裁注，俗作踏字，廣雅釋詁一，蹋，履也。釋名釋姿容，蹋，榻也。榻，著地也。天何所沓者，猶言天足所踐履之地，當在何處？」二說可供參考。

〔八〕屬：一說當作「燭」，「屬」與「燭」古通，此句當從燭照取義。僅供參考。

〔九〕陳：朱熹引一本作「陳」。按「陳」與「陳」同。又一說「陳」當作「運」，與上文「分」爲韻，非是。

〔一〇〕湯：朱熹引一本作「湯」。按「湯」與「湯」通。「湯谷」卽「湯谷」。

〔一一〕菟：洪興祖、朱熹皆注云：「一本作兔」，又皆注云：「菟與兔同」。

〔一二〕岐：朱注本作「岐」。按「岐」與「歧」音同形近，後文「女歧縫裳」洪氏補注本作「歧」，而朱注本作「岐」，二本前後同字各異。

〔一三〕何：御覽十五引作「安」。聞一多楚辭校補說：「何當爲安。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二句平列。下句在爲動詞，安爲疑問代名詞，上句處亦動詞，何亦疑問代名詞也。然本篇通例，凡表方位之疑問代

名詞皆用安或焉，無用何者。有之，惟此文之何處及下文鯪魚何居二例，疑皆傳寫之誤。此文本作伯強安處，與下惠氣安在句同字，學者誤讀處爲名詞，因改安爲何以就之也。」此說可供參考。又清陳本禮屈辭精義說「強陽音相近而訛」，謂「伯強」當作「伯陽」，恐非是。

〔四〕藏：洪興祖引釋文作「臧」，注曰與藏同。朱注本作「臧」，注與「藏」同。

【注釋】

①曰：發問辭，即「問曰」之意。遂：與「遂」通，遠。遂古，即遠古。又王逸說：「遂，往也。」亦通。初：開始，開端。傳道：傳說。洪興祖說：「道，猶言也；傳道，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也。」（楚辭補注）又明汪仲弘引一說認爲「傳道即傳古今共由之道，義黃以來相傳者是也。」（天問補注）此說非是。以上二句說：遠古開端時的情形，誰把它傳說下來？

②上下：指天地。一說「上下」即易經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指「道器」言。恐非。形：這裏作動詞，形成。一說形作名詞，指形狀。亦可參考。何由考之：汪仲弘說：「由，因也。考，稽核也。」清屈復說：「由，自，攷，稽也。何自稽攷而知其溷沌之初乎？」（楚辭新注）按二說是。王逸釋「何」爲「誰」，說「何由考之」是「誰考定而知之」，恐非。以上二句說：天地還沒有形成之時，後世用什麼辦法考察它？

③冥：幽暗，昏暗，指夜。昭：明，指晝。曹（Seeg 萌）：說文：「目不明也。」這裏指模糊不明。曹暗，指宇宙在晝夜未分之時，一片晦暗模糊的樣子。朱熹說：「曹暗，言晝夜未分也。」清林雲銘楚辭燈

說：「菅暗，昏明相雜之貌。」清陳本禮屈辭精義說：「菅暗，謂是時七曜未甄，光明未著。」以上諸說均可參。又洪興祖認爲「菅暗」指「幽明之理，菅暗難知」，宋楊萬里認爲指「其理菅然而暗」（天問天對解）；都把「菅暗」解爲指冥昭之事理，非是。極：窮極，盡；這裏是了解、看透的意思。又清高秋月楚辭約注解釋此句說：「此未形將形之時，誰能測其所極乎？」說亦近是，可參。以上二句說：宇宙間晝夜未分之時，一片渾沌暗昧，誰能把它看透？

④馮：讀作憑，滿。翼：盛。馮翼，元氣充盛的樣子。又洪興祖引淮南子注說：「馮翼，無形之貌。」朱熹說：「馮翼，氤氳浮動之貌。」清戴震毛鄭詩考證說：「馮翼二字，古人多連舉。屈原賦之馮翼惟象，淮南鴻烈之馮馮翼翼，皆指氣化充滿盛作，然後有形與物。」以上諸說皆可相通。古人認爲天地未分之前，宇宙間充塞着一種元氣，處於混沌狀態，後來「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才形成天地萬物。氤，卽指元氣，說見廣雅釋訓。又近人聞一多天問釋天說：「案『馮翼』爲『怱憶』之轉，『怱憶』者，疊韻譌語，郭注方言曰『怱憶，氣滿也』，是其義也。」一作『怱憶』，漢書陳湯傳『策慮怱憶』，謂怒而氣滿也；一作『怱憶』，馮衍顯志賦『心怱憶而紛紜』謂憂而氣滿也；一作『服憶』，史記扁鵲傳『嘘唏服憶』，謂哀而氣滿也。聲轉爲『憑憶』，文選長門賦『心憑憶而不舒兮』，李善注曰『憑憶，氣滿貌。』字變爲『馮翼』，詩大雅卷阿篇『有馮有翼』，漢書禮樂志『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又變爲『馮翊』，韓詩外傳五『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則皆言德之滿盛，德本無形，莫可名狀，故擬之於氣以狀之也。若淮南之『馮馮翼翼』乃本篇之『馮翼』，則當訓爲元氣滿盛之貌，廣雅釋訓曰『馮馮翼翼』，

元氣也。』是也。『馮翼』爲『惛臆』之轉語，王念孫已發其凡矣，第其說似猶未暢，爰申論之如此。雖然『惛臆』之語非古，必更有所受。金文中每以『𩇑𩇑熊熊』形容人死後，靈魂不滅，充塞兩間之貌。數古讀重肩，熊從炎聲，古音屬喻母，『𩇑𩇑熊熊』與『馮馮翼翼』亦一語之轉也。『𩇑熊』『惛臆』『馮翼』，古皆用以形容無形之物。此說認爲『馮翼』是『惛臆』之轉，又詳加考證，可供參考。惟：同『唯』，僅是，只有。像：現像，景象。惟像，指只有一派渾沌景象。明汪仲弘說：『易曰，象者，像也。見乃謂之象。隱見有無之間，惟像者，僅有其象也。』清王邦采天問箋略說：『惟像，有像無形也。』古人認爲像與形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老子說：『大象無形。』淮南子精神篇說：『古未有天地之時，惟象無形。』大概『像』指天地未分之前，宇宙充滿元氣，沒有任何物質形體的現像，『形』則指天地既分之後，有形狀可見的物質實體。以上二句說：元氣充塞宇宙，只有一派渾沌景象，如何加以認識？

⑤明明闇闇：或明或暗。一說『明明闇闇』指晝夜的交替，如洪興祖說：『此言日月相推，晝夜相代。』朱熹說：『明明闇闇，即謂晝夜之分也。』清蔣驥山帶閣注楚辭說：『明明，明而又明。闇闇，闇而又闇。猶言晝夜相代也。』亦可參。惟：發語詞。時：是。何爲：爲何。又蔣驥說：『何爲，言孰主其事也。』大荒東經，月母之國，有人名臯，處東極以止日月，司其短長。歸藏，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此說認爲『何爲』是問誰主管日月相代之事，並舉神話傳說爲證。恐非文意，錄以備考。以上二句說：宇宙中或明或暗，沒有一定，爲什麼會如此？

⑥陰陽：本義是向日而明者爲陽，背日而暗者爲陰。這裏是指古代的哲學概念。古代哲學思想家

用陰陽代表各種事物矛盾運動的兩個對立的範疇，如寒暑、晦朔、往來、動靜等等，並以陰陽的交錯變化，說明事物的運動發展。三合：指陰、陽和天（大自然）的統一。按古代關於「三合」的說法很多。王逸說：「謂天地人三合成德，其本始何化所生乎？」認為是天、地、人的結合。唐柳宗元天對自註說：「穀梁子云，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王逸以為天地人，非也。認為是陰、陽、天的結合。又明汪仲弘說：「三與參同，古字通用，謂陰陽二氣參錯會合也。」明周拱辰離騷草木史說：「蓋乾坤列彼此之位，六子成交配之功。震巽同宮，坎離互體，山澤通氣，三陰三陽，合同而化也。」元辰紀言陰陽之氣，各有多少，如太陰為正陰，太陽為正陽，次少者為少陰，次少者為少陽，又次為陽明，又次為厥陰。三陰三陽，故曰陰陽三合也。」清王夫子楚辭通釋說：「三合，陰也，陽也，沖氣也。沖氣以為本，陰陽以為化，天道人事，盡於此也。」以上諸說皆有所根據，但從文義來看，柳宗元的說法較為正確。柳說所引穀梁之文，見於莊公三年。此外，漢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順命篇也有相同的說法：「天者，萬物之祖。非天不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亦可參照。本：本體、本原。化：變化，化生。以上二句意思是：陰陽和天（大自然）結合在一起，究竟是先有陰陽的變化然後才有天呢，還是先有天而後才有陰陽的變化？

⑦圓：同「圓」，指天體。則，虛詞，同「而」，「圓則九重」即「圓而九重」，清林雲銘說：「天體圓而重之以九，必有謀而削之使圓，疊之為九者。思何用此圓而且九者，始創是形乎？」此說近是。一說「則」指法則，如朱熹說：「則，法也。」「圓則」，指天的規則，汪仲弘說：「易曰，乾為天，為圓。又曰，乾元用九，

乃見天則。是天之爲圓，圓之爲九，九之有則也。易詳之矣。」錄以備考。九重：九層，古代傳說天有九重。按舊注中記載九重之天的傳說很多，如蔣驥說：「方密之通雅云，太玄經，九天曰中天、羨天、從天、更天、辟天、廓天、咸天、沈天、成天。此虛立九名耳。吳草廬始謂天體實九層。至利山人人中國而暢言之，自地而上爲月天、水天、金天、日天、火天、木天、土天、恒星天，至第一層爲宗動天。九層堅實相包，如葱頭也。」清夏大霖屈騷心印說：「天本積氣，塊然太虛，所以有九重之說者，以星象測也。經星七政爲八，及天體爲九也。……天一圓，經星二圓，土星三圓，木星四圓，火星五圓，日六圓，金星七圓，水星八圓，月九圓，此圓之九重也。」戴震屈原賦注說：「步算家測日月星高下不同，自下而上數之，月一，辰星二，太白三，日四，熒惑五，歲星六，鎮星七，恒星八，然則大氣左旋而九與？」又清丁晏楚辭天問箋引江永說：「日、月、五星、恒星各居一重，並太虛之天爲九重。」這些都是關於九重之天的傳說，錄以備考。又朱熹認爲，九是陽數之極，並非實有九重，說亦可通。營：經營、籌謀。一說「營」在這裏是環繞、周匝之義，所謂「孰營度之」，是問誰環繞而度量之。說亦可通。度：測量、規劃。以上二句說：天有九層，是誰把它籌劃成這樣？

⑧茲：此，指上文「營度」而言。功：工作、功業。「惟茲何功」，極言營度天體所費事工之浩繁。孰：誰。以上二句說：這是何等巨大的功業，是誰開始來做它的？

⑨斡（gōu）管：旋轉。王逸說：「斡，轉也。」又廣雅釋詁四：「斡，轉也。」史記賈誼傳弔屈原賦「斡棄周鼎」，集解引如淳說：「斡，轉也。」又引應劭說：「斡，音筦，筦，轉也。」這裏作「維」的定語。維：王逸

說：「維，綱也。」指制約天體運轉的樞紐。按「幹維」二字舊說不一。洪興祖、朱熹並引說文云：「幹，轂端杳也。」所謂「轂端杳」，即朱熹所說：「車轂之內，以金爲筦而受軸者也。」此說是以控制車輪轉動的軸頭，比喻控制天體旋轉的中心。清王夫之說：「幹，亦極也。謂南北二極常不動，以持天地。」又聞一多根據說文「幹，蠡柄也」之訓，推論「幹」字即指北斗七星之柄，是一星體之名（詳見天問釋天）。關於維字，洪興祖說：「淮南曰，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東北爲報德之維，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蹠通之維。」注云，四角爲維。「認爲「維」指天的四角。朱熹說：「維，繫物之縻也。」此與王逸的解釋相近。清徐煥龍屈辭洗髓說：「繫軸于內曰維。」又聞一多天問釋天認爲「維」仍指星名，即三公星。這些說法都不如王逸的解釋明確，均錄以備考。焉：哪裏。繫：聯結。天極：天的頂端。朱熹說：「天極，謂南北極，天之樞紐，常不動處，譬則車之軸也。」加：安放。以上二句意思是：天空不停地旋轉，旋轉的樞紐在哪裏聯結？天的頂端又往哪裏安放？

⑩八柱：古代關於八柱的傳說有二：一指大地之上有八根大柱支撐天空。如王逸說：「天有八山爲柱。」蔣驥山帶閣注楚辭說：「張燕公姚相碑『八柱承天』，又拾遺記『浣腸之國，其人常遊水上，逍遙絕岳之嶺，度天下廣狹，繞八柱爲一息。』則八柱在地上，亦可徵矣。」一指大地之下，支撐地面的八根大柱。洪興祖引河圖括地象說：「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這裏的八柱，疑是綜合地面上和地面下的八柱而言。當：在，值。虧：低陷。古人認爲地面是不平的，西北高，東南低。以上二句意思是：支撐天空和地面的八根大柱在什麼地方？地面既有八柱支

撐，爲何東南方塌了一片？

⑪九天：卽上文所謂「圓則九重」，指九層天。又王逸說：「九天，東方皞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按呂氏春秋有始覽：「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顯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與王逸注稍異。尚書考靈曜。九天說與王逸同（見廣雅疏證卷九）。此說認爲九天指九野之天，亦可參考。際：間，指九天相接之間。安：怎樣。放：放置。屬（屬）：煮。連接。

以上二句是問九層天空之間的關係，它們是怎樣放置在一起，又怎樣彼此連接。又洪興祖說：「際，邊也。」傳曰，九天之際曰九垓，九天之外曰九陔。放，上聲。孟子曰，遵海而南，放於琅邪。放，至也。屬，附也。」據此，則以上二句意思是：九天的邊際到達什麼地方？連接在何處？說亦可參。

⑫隅（隅）：于。角落。隈（隈）：微。山或水的彎曲之處。這裏泛指地上的彎曲之處。按關於「隅隈」的數目，洪興祖引淮南子說：「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注云，九野，九天之野。一野千一百一十一隅。」這是毫無根據的傳說。又此說認爲「隅隈」二句是指天之九野而言，亦非是。「幹維」以下八句，兩兩相對。前四句是二句說天，二句說地；後四句也是二句說天，二句說地。因此，這裏的「隅隈」是指地上而言。以上二句說：地上有許多角落和彎曲之處，誰知道它們的數目？

⑬沓：合。按古人或認爲天象一個覆蓋的盆合在地上。如尚書堯典疏說：「虞喜云，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遠之。」王逸認爲「天何所沓」，是指「天與地會合

何所」，也是取蓋天之說。一說「沓」是「踏」的假借字，本當作「蹋」，指踐履。「天何所沓」，是說天足所踐履之地，當在何處。此與王逸之說結論相近。又清錢澄之莊屈合詁說：「沓，重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行晝夜一周，而又過一度，積有歲差，當於何所而重踐其行度耶？」此說認為「天何所沓」指天體的運行，恐非原文之意。十二：我國古代天文學中以十二記數的有歲星紀年、斗柄建月、十二辰會、十二分野等。這裏的「十二」所指不詳。王逸、朱熹等人認為是指十二辰，即日月在黃道上的十二個會合點。又清徐文靖管城碩記說：「此問天地相接之際，何所沓合？而十二分野，又焉所分？」認為是指十二分野。按我國古代天文學把十二星辰的位置和地上州、國的位置相對應，就地上而言，稱為十二分野。周禮春官保章氏鄭玄注：「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是十二分野之目。又一說這裏的「十二」是兼歲星紀年、斗柄建月、十二辰會、十二分野四者而言。以上諸說都可參考，而四者兼問的說法，似乎最為恰當。因這四者都以十二數，而互相之間又都有一定的聯繫。焉分：怎樣劃分。以上二句意思是：天空的邊沿是在哪里和地面接合的？十二辰會、十二分野等是怎樣劃分的？

⑭屬：繫屬，附着。陳：陳列。清陳本禮屈辭精義說：「安屬者，日月之出入諸道，縱橫相維，而繫之於何所乎？安隲者，懸於空際，萬古在天，何以運行而不紊乎？」解釋較為清楚，可參。以上二句說：太陽、月亮怎樣附着於天空？衆星又怎樣陳列？

⑮湯(Yung陽)谷：神話中地名，相傳是太陽升起的地方。又作暘谷、陽谷。次：止息。蒙汜(s似)：神話中地名，相傳是太陽落下的地方。蒙汜，又稱爲昧谷、太蒙、蒙谷。

⑯晦：暗，指夜晚。以上四句說：太陽早上從湯谷升起，晚上落於蒙汜，從天亮到天黑，行走了多少里？

⑰夜光：指月亮。廣雅：「夜光謂之月。」又明汪仲弘天問集解引皇甫謐年曆說：「月羣陰之宗光，內日影以宵耀，名曰夜光。」德：德性、德能。王夫之說：「德，謂秉以爲性者。」清馬其昶屈賦微說：「何德，問其何等體性也。」二說是。又林雲銘說：「生魄曰死，生明曰育，言何所得而能致此。」認爲「德」同「得」，亦可參考。則：卽，隨即。一說「則」訓「而」，王逸說：「言月何德於天，死而復生也。」又一說「則」訓「乃」，戴震說：「疑月何德，而死乃復育」，說皆可通。育：生。古人認爲月亮的圓缺變化，是因爲它能自爲生死，所以說死則又育。以上二句說：月亮具有什麼德性，爲什麼逐漸死去隨即又逐漸復生。

⑱厥：其，它的。維：爲，是。一說「維」是語中助詞，無義。顧：照顧，引申爲畜養，撫育。又林雲銘說：「顧，眷戀之意，言何所利於兔，而藏之腹乎？」亦通。菟：同兔。古代神話，傳說月中有兔。按舊解「顧菟」頗多歧義。一說認爲「顧菟」卽月中兔名。如朱熹說：「顧菟在腹，此言兔在月中，則顧菟但爲兔之名號耳。」又清毛奇齡天問補註說：「顧兔，月中兔名。梁簡文水月詩云：『非關顧兔沒。』隋袁慶和煬帝月夜詩云：『顧兔始馳光。』皆指月言。以兔本善視，故禮曰，兔曰明視。而月腹之兔，名爲月

魄，則又善於下顧。故古怨歌云：『煢煢白兔，東走西顧。』若以顧爲瞻顧之義，而非兔名，則梁戴『月重輪行云，『從來看顧兔』。』俚語云，『視顧兔而感氣』。于顧上又加看字，加視字，其可通乎？若漢上官桀云，『逐麋之犬，當顧兔耶？』則顧字不屬兔，此就凡兔言，而以證顧兔，誤矣。』此說把「顧」看做「菟」的定語，認爲「顧菟」是月中之兔的專用名詞，又引後世詩文加以證明。這個說法恐怕只是反映了後人的觀點，並非屈原創作天問時的原義。這裏的「顧菟」當是動賓結構的詞組，不是專用名詞。又聞一多天問釋天認爲「顧菟」卽「蟾蜍」，二者聲音相近。並認爲古代關於月中陰影的傳說不一，在兩漢之世言蟾蜍者最先，言兔者最後，而「屈子生當漢前，是天問之顧菟必謂蟾蜍，不謂兔也」。按月中陰影爲蟾蜍，也是古代的一種傳說。聞說雖有道理，但似嫌證據不足。又一說認爲「顧」是語詞，義同「乃」，「顧菟在腹」，卽「乃菟在腹」，此說亦恐非是。以上二句意思是：月亮貪圖什麼好處，而把兔子養在腹中？

①9 女岐：本爲星名，卽尾星，其星有九，又稱九子星。九子星又演變爲九子母的神話故事，進而又演變爲女岐的神話。按聞一多天問釋天說：「女岐卽九子母，本是星名也。余友游國恩引史記天官書「尾爲九子」以釋此文，最爲特識。案天官書索隱引宋均曰「屬後宮場，故得兼子，子必九者，取尾有九星也。」九子星衍爲九子母之神話，故漢書成帝紀「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觀畫堂」師古注引應劭曰：「畫堂畫九子母，或云卽女岐也。」案九子星屬後宮之場，故漢甲觀畫堂壁間圖其神九子母之像，應說得之，沈欽韓漢書疏證據玉海引晉宮闕名：「洛陽宮：螽斯堂、則百堂」謂卽此類，是也。九子母一名女岐者「岐」乃「逵」之借字，淮南子說林篇「楊子見逵路而哭之」，逵路卽歧路也。說文九部曰「廋，九逵道也」，重文

作達，魑字從九，本有九義，故九子母謂之九魑，音轉卽爲女歧。列女傳魯九子之母號曰母師，中形近，歧師聲近，母師又卽女歧之訛變也。女歧又曰歧母，呂氏春秋諭大篇「地大則有常祥、不庭、歧母、羣祇、夫翟、不周」是也。高注以歧母爲獸名，蓋九子母既爲神物，則爲人爲獸，或半人半獸，皆無不可，山經所載，泰半如是也。丁晏謂歧母卽女歧，所見良是，顧以高注爲非，則膠柱之見也。此說詳細考證了女歧傳說的來龍去脈，故備引之，以資參考。合：婚配。周禮地官媒氏注：「得偶爲合。」以上二句說：女歧沒有結婚，怎麼會有九個兒子？

②伯強：舊註頗多歧義。王逸說：「伯強，大厲，疫鬼也。所至傷人。」朱熹說：「癘者，氣之逆也。以其強暴傷人，故爲之名字以著其惡耳。初非實有是人也。」明周拱辰離騷草木史說：「伯強，惠氣，風屬。上指日月星，此專言風也。」黃帝風經，「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揚奔厲，天之怒氣也。」淮南云，「強隅，不周風之所生也。」王夫之說：「伯強，厲鬼，一曰禺強，北方陰氣之化。」徐文靖引龍魚河圖說：「北海神名禺強，非謂癘鬼，以強暴傷人，故爲之名字。」清陳遠新屈子說志說：「伯強，陽氣；惠氣，陰氣。」陳本禮說：「強陽音相近而訛，謂伯陽也。此因上述無夫而生子之神女，恐人未信，故又引一無父而生之博大真人以爲證也。史稱老子楚苦縣人，名耳，字伯陽，母吞流星而娠，懷之七十二歲而生。」王逸之說不知何據，而且「曜靈安藏」以前所問都是天體之事，不應涉及疫鬼。朱熹、王夫之的說法，是據王逸之說而敷衍，也不可信。陳本禮引老子之事解釋，更是牽強。諸說中只有周拱辰較爲近是，但言猶未盡。伯強當是星名，指箕星。古人認爲箕星主風，又由箕星而演變爲風神的神話故事。伯強，卽風神之名，

一名禺强。聞一多天問釋天考證伯强爲箕星爲風神，非常詳盡，可參看。此處伯强與上句女歧都是借星辰演變的神話而對星辰發問。處：居處。惠氣：惠風，和風。游國恩天問纂義說：「蓋惠氣，風也。伯强，則生風之神，猶風伯、飛廉之類也。莊子齊物論『大塊噫氣，其名爲風。』廣雅釋言『風，氣也。』文選東京賦『惠風廣被。』晉書王羲之傳『惠風和暢』。惠氣卽惠風也。」以上二句說：伯强居住在哪裏？惠風又在什麼地方？

②①何：爲什麼。下句「何」字同。闔（五河）：關閉。古人認爲天有門戶，開則明，爲晝；閉則晦，爲夜。這兩句是以天門的開閉對晝夜的交替發問，意思是：爲什麼天門關閉就是黑夜，天門敞開就是白晝？一說兩個「何」字都指處所、地方而言，王逸說：「言天何所闔閉而晦冥，何所開發而明曉乎？」說亦可通。徐煥龍把「何」字理解爲「何物」，認爲這兩句是說：「何物闔乾坤之戶而夜則晦，何物開乾坤之戶而晝則明？」非是。

②②角宿：二十八星宿之一，卽角星，共有兩顆，是蒼龍星座（角、亢、氐、房、心、尾、箕七星的總稱）之首。古人認爲蒼龍星是東方的星座。這裏用「角亢」借指東方。又徐文靖說：「按春秋緯曰，角二星，天關也。左角爲天田，南三尺曰太陽道，右角爲天門，北三尺曰太陰道。……何闔何開，亦以角爲天關而云然，非假借也。」認爲角宿是古代傳說中的天門，並非借指東方。又認爲此二句與「何闔而晦，何開而明」合問一事，「角亢未旦」是指天關的開闔而言，錄以備考。旦：明，天亮。曜靈：指太陽。以上二句說：東方未明之時，太陽藏在哪裏？

不任汨鴻〔一〕，師何以尚之〔二〕①？余曰何憂〔三〕，何不課而行之②？鴟龜曳銜，鮌何聽焉〔四〕③？順欲成功，帝何刑焉④？永遏在羽山〔五〕，夫何三年不施〔六〕⑤？伯禹復鮌〔七〕，夫何以變化⑥？纂就前緒，遂成考功⑦。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⑧？洪泉極深〔八〕，何以寶之⑨？地方九則〔九〕，何以墳之〔一〇〕⑩？河海應龍，何盡何歷〔一一〕⑪？鮌何所營？禹何所成⑫？康回馮怒〔一二〕，墜何故以東南傾〔一三〕⑬？

【校記】

〔一〕不任汨鴻：朱熹引一本作「鮌不任汨鴻」。又郭沫若認爲，從「不任汨鴻」至「禹何所成」一段是錯簡，當移至「九州安錯」一段之後。按郭說可參考。「不任汨鴻」一段，全問鮌禹治水之事，屬夏史。按照歷史順序，當移至雜問地理及四方怪異事情之後。郭沫若說詳見屈原賦今譯譯文次序及注釋，文繁不引。以下校記引郭沫若說同此。又今人郭世謙天問錯簡試探說與郭氏同，略有差異。詳見文史第十八輯。以下校記引郭世謙說同此。

〔二〕師：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鮌」。按當作「師」。上句「不任汨鴻」者主語是鮌，此句「尚之」的「之」是代詞，指「鮌」。如作「鮌何以尚之」，語句不通。

〔三〕曰：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答」。柳宗元集附天問亦作「答」。按當作「曰」。王逸注「衆人曰，何憂哉」，是王逸本作「曰」。

〔四〕聽：一說當作「聖」，詳注。

〔五〕永遇在羽山：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永遇在羽」，無「山」字。按當有「山」字，古無簡稱「羽山」爲「羽」者。

〔六〕施：洪興祖引一本作「弛」，注曰：「施，舍也，通作弛。」朱熹引一本作「弛」。按施、弛、弛三字並通。

〔七〕復：洪興祖引一本作「腹」。朱注本作「腹」，引一本作「復」。柳宗元集附天問亦作「腹」。按「伯禹復脰」，義不可通，當從一本作「腹」，形近而誤作「復」。「伯禹腹脰」指伯禹腹於脰，詳注。又聞一多楚辭校補說：「禹，脰二字當互易，復當從一本作腹。」則「伯禹腹脰」作「伯脰腹禹」。此說可供參考。

又清俞樾讀楚辭說：「作復作腹並於文義未安，其字當作夏。說文夊部夏，行故道也。言禹治水惟行脰之故道，何以能變化乎？夏字隸變爲復，作復作腹均傳寫誤增偏旁耳。」俞說雖可通，但以禹治水行脰之故道解釋句意，與下文「續初繼業，厥謀不同」語意重複，恐非本文之旨。又，清劉夢鵬認爲「復」是「復」的形誤，「伯禹復脰」，是說伯禹復修脰治水之業。近人劉永濟姜亮夫認爲「復」「腹」皆是「後」字之形誤，「伯禹後脰」一句是說禹後於脰，何以變化治水之法。均錄以備考。

〔八〕泉：朱熹說：「泉疑當作淵，避唐諱改也。」按楚辭中「淵」字皆不改，如九章惜往日「不畢詞以赴淵」，招魂「旋入雷淵」，劉向九歎惜賢「申徒狄之赴淵」，愍命「情澹澹其若淵」等。可證「泉」字當係原文，並非避唐諱改。

〔九〕則：朱熹引一本作「州」。柳宗元集附天問亦作「州」。按當作「則」。「九則」，指九州之地分爲九

等。王逸說：「謂九州之地，凡有九品」。所謂「九品」卽解釋「九則」。作「九州」者，蓋因王逸注中有「九州之地」而誤。

〔二〕墳：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憤」，非是。

〔三〕河海應龍，何盡何歷：洪興祖引一本作「應龍何畫，河海何歷」，柳宗元集引一本同。朱注本作「應龍何畫，河海何歷」，引一本作「河海應龍，何畫何歷」。按當從洪引一本及朱注本作「應龍何畫，河海何歷」。聞一多楚辭校補說：「當從一本作『應龍何畫，河海何歷』。易林大壯之鼎曰：『長尾蛟蛇，畫地成河。』周景碑曰：『應龍之畫』。太平廣記二二六引大業拾遺記轉引杜寶水飾圖經曰：『禹治水，應龍以尾畫地，導決水之所出。』應龍畫地成河之說，漢魏以降，流轉不絕，不得以先秦古籍罕言而疑其晚起。王注載或說曰：『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地，導水所注當決者，因而治之也。』卽釋一本應龍何畫，河海何歷之文。」又游國恩天問纂義說：「此文一作『應龍何畫，河海何歷』詞義較明。今作河海應龍，何盡何歷，當係錯簡倒亂，而盡字又畫之形誤也。觀章句言無所不窮，則其誤已久。然應龍何畫，河海何歷二句似係對文。疑河海二字，復有譌誤。蓋上言應龍，其下或亦言助禹治水之神物，如拾遺記所稱玄龜之類，而今不可攷矣。今作河海何歷，則義不甚可通。按河海二字中當係海字有誤，後人見其不甚可通，遂顛倒其文，作河海應龍，何畫何歷，併二物爲一事，而畫又誤爲盡，去原文詞義益遠。又按，此條上下必有脫簡二句，凡天問之詞，皆四句爲節，節自爲韻，此文畫歷雖韻，而與上下皆不叶，且文義亦不相屬，其與下文日安不到四句，雖換韻而文義一

貫者不同。」以上二說分析得較為詳盡，可供參考。又，陸侃如說：「一作『應龍何畫，河海何歷』。侃按：王逸注云：『河海所出至遠，應龍過歷遊之，而無所不窮也。』據此，則古本如何，不難想見。此二句上下必有闕文，後人不知，妄改盡爲畫，移於上句，以便與歷相叶。此既於文義上講不通，而又戾于天問四句成節之例，不可從也。」見屈原附錄此說指出「此二句上下必有闕文」是對的，但認爲當從王逸原本，不必改爲「應龍何畫，河海何歷」，並據王逸注認爲古本作「河海應龍，何盡何歷」，則恐非是。王逸說：「或曰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地，導水所注當決者，因而治之也。」觀此注，似王逸作注之時，即有別本存在，王逸未取而已。

〔三〕康回：清丁晏天問箋說：「當作庸回，字形相近而誤也。」左傳文十八年「靖譖庸回，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注「庸，用也。回，邪也。謂共工。其行窮，其好奇。」靖譖庸回，猶堯典之靖言庸違也。」又近人古城楚辭甄微說：「康回即堯典庸違。回違古通。詩大雅『厥德不回』傳：『回，違也。』左傳『晏子曰，君違德』，論衡引作『回德』，皆其證。庸，古或作康，詛楚文『康回無道』，董釋爲庸。」以上二說認爲康回即庸回或庸違，僅供參考。又御覽三十六引「回」作「迴」。○馮：朱注本作「憑」。洪興祖說：「馮、憑一也。」路史禪通紀注亦引作「憑」。

〔三〕墜：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地」。按墜、地古今字。○以：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無「以」字。又聞一多楚辭校補說：「此當作『墜何以東南傾。』本篇詞例，凡言如何者，皆曰何以；言爲何者，皆曰何，從無曰何故者。依本篇例，更無何故以三字連用之理。今本作『何故以』，固爲不詞，一本作

「何故」，亦非。」按從全篇詞例考之，作「何故以」似稍有不合，但此處不應僅繩之以詞例。從文義看，「何故以」與「何以」亦有不同，不必遽改。又郭世謙認爲「康回」二句之上有兩句闕文，又說：「此問庸回憑怒乃指人而言，本不必在一處。且問天地段除偶衬一虛字外，並無七字變句。是此二句殘簡必不在天地段中。從歷史時序看，當置女媧與舜事之間。就邏輯言，女媧條問登立爲帝，孰道尚之？此條爲共工與顓頊爭帝之事。又女媧末世有煉石補天以救共工之禍的傳說，是宜在媧條後。洪水爲災，堯舜患之，乃舉鯀禹敷治，是宜在堯舜事前。」（天問錯簡試探）郭氏整理天問，把此二句移至問上古之事一段，置於「女媧有體，孰制匠之？」之後，「舜閔在家，父何以鰥？」之前。僅供參考。

【注釋】

①不任：力不勝任。汨（ㄍㄨˋ）：治理。一說讀作于越切，音別而義同。說文：「汨，治水也。從水，曰聲。」段玉裁注：「書序汨作汨，治也。汨本訓亂，如亂之訓治。」鴻：洪水。「不任汨鴻」，王逸說：「言鯀才不任治鴻水。」又宋楊萬里天問天對解說：「汨謂亂。不任汨鴻者，謂鯀才不能任治水之事，故於洪水反汨亂奔潰而益甚也。書曰，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王逸東漢人，時古文尚書未出，故誤耳。」蔣驥山帶閣注楚辭說：「莊子郭注，回湫而涌波者，汨也。汨鴻，言湧溢爲鴻水也。不任，猶言不能當也，指鯀言。」按楊蔣之說皆不如王說簡明，姑錄以備考。師：衆人。尚：上，推舉。之：指鯀，神話中人物，是夏禹的父親。以上二句說：鯀不能勝任治理洪水之事，衆人爲什麼推舉他？

②僉(ōu qīn)：皆，全，指衆人。 課：試。 行：進行。 一說「行」作「用(任用)」解，亦可通。按史記夏本紀：「當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嶽皆曰：『鯀可。』堯曰：『鯀爲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嶽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四嶽，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此事亦見尚書堯典。天問此處所問，卽鯀治水之事。 以上二句意思是：衆人都對堯說，何必擔憂，爲什麼不讓鯀試一試治水之事？按游國恩天問纂義說：「天問每節皆有所問」，因此認爲衆人之言止於「何憂」；下句乃屈子怪問帝堯之辭，「言衆既以鯀薦，云洪水爲不足憂矣，堯何不先試其能而遽任之使僨事耶？」錄以備考。

③鴟(ōu)吃(ū)龜：神話中的龜。山海經南山經和中山經都載有神話中鳥頭鼈尾、叫聲如鴟的「旋龜」，卽此類。按徐煥龍屈辭洗髓說：「鴟龜事無考。玩語句，意當時有形似鴟鳥之龜。」蔣驥山帶閣注楚辭說：「山海經，怪水、毫水皆有旋龜，鳥首虺尾。嶺海異聞，海龜鷹吻，大者徑丈。南越志，寧縣多鴟龜，鴟首，嚙犬。」劉夢鵬屈子章句說：「鴟龜，龜鳴如鴟，蓋鴟龜之類。」以上三說皆以鴟龜爲傳說中與鴟(貓頭鷹一類)有相似之處的一種動物。又王逸釋「鴟龜」爲「飛鳥水蟲」；明黃文煥楚辭聽直認爲：「鴟龜御曳者，飛鳥親高，水族就下，類既各殊，性亦各逆。」清錢澄之莊屈合詁也說：「鴟飛龜潛，飛者曳之，潛者銜之，彼此牽住。」此皆以鴟龜爲兩種動物。從有關神話看，似以鴟龜爲一物者近是。曳：牽引，拖拉。銜：銜接。關於「鴟龜曳銜」事，明周拱辰離騷草木史說：「蓋鴟龜曳銜，鯀障洪水法也。鯀睹鴟龜曳尾相銜，因而築爲長堤高城，參差綿亘，亦如鴟龜之曳尾相銜者然。」清毛奇齡天問補注說：「鯀築堤以

障洪水，宛委盤錯，如鵠龜牽衡者然，是就鵠龜形而因之爲堤，蓋聽鵠之計也。古人製物，多因物形。如視鵠製柂，觀魚製帆類，此不足怪。特築堤障水，如戰國白圭術，不用疏導，但用防遏，則迄無成功，是聽鵠龜之計而誤之耳。」按「鵠龜曳衡」事不見於其他古書，周、毛二家之說也是出於推測，但比較合乎情理，可資參考。據二家之說，則「鵠龜曳衡」是指鉉治水時，見鵠龜拖尾相銜接而過，在地上留下痕跡，鉉依此而築堤防水。又，游國恩離騷纂義說：「春秋運斗樞，玉衡星爲鵠，瑤光之星散爲龜。玉衡，北斗第五星；瑤光，北斗第七星，彼此銜接，所謂鵠龜曳衡也。疑鉉築長堤以障水，綿亘蜿蜒，乃取法天象，故曰何聽，未知然否。」此說疑鉉築堤治水或許是取法於星辰的排列而未敢遽定，今并錄以備考。聽：聽從，採納。洪興祖說：「聽，從也。此言鉉違帝命而不聽，何爲聽鵠龜之曳衡也？」則二句意思是：「鉉爲什麼採納鵠龜曳尾相銜之跡而築堤障水。按一說「聽」當讀爲「聖」。姜亮夫屈原賦校注說：「聽讀爲聖，……『鵠龜曳衡，鉉何聖焉」者，倒句也。言鉉有何聖德，而鵠龜之屬，或曳或銜以佐之治水。」說亦可參。

④欲：願望，意志。順欲，指順應衆人的意願。王逸說：「言鉉設能順衆人之欲，而成其功，堯當何以爲刑戮之乎？」一說指順鉉之欲，如朱熹說：「若順彼（指鉉）之欲，未必不能成功，舜何以刑之乎？」亦可參考。又洪興祖說：「所謂順欲者，順帝之欲也。」認爲指順應帝堯的意志，恐非。帝：王逸認爲是指帝堯，朱熹認爲是指帝舜，兩種說法都見於先秦古籍的記載。大戴記五帝德、國語周語、韓非子等以爲堯；尚書、孟子、呂氏春秋等以爲舜。這裏取帝堯之說。一說天問中的「帝」字都指「天帝」而言，對歷史上的君主則或直呼其名，或冠以「后」「王」等詞，而不稱爲帝。按在神話傳說中堯舜亦具天帝身份，

聯繫多種古書來看，此處「帝」當指帝堯或帝舜，而非泛指天帝。以上二句意思是：鯀也想順應衆人的意願把水治好，帝堯爲什麼加刑於他？

⑤永：長久。遏（餓）：止，拘禁。羽山：神話中地名，相傳在山東省蓬萊縣東南，是堯放逐鯀的地方。三年：猶言多年，古語中常用三或九來泛指多數。施：舍，釋放。王逸說：「言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又朱熹說：「施，謂刑殺之也。」左傳曰，乃施刑侯。此問鯀功不成，何但囚之羽山，而不施以刑乎？「認爲「施」指殺戮，「三年不施」，指多年拘禁在羽山而不施以刑罰。錄以備考。以上二句說：鯀被長期囚禁在羽山，爲什麼過了多年仍不釋放？

⑥伯禹：即夏禹，相傳是夏朝第一位君主。史記夏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說：「禹受封爲夏伯。」故稱伯禹。懷（必）：當從洪引一本及朱注本作「腹」。詳校記。神話傳說禹是鯀死後，從鯀的腹中變出來的。洪興祖說：「詩云，『出入腹我』，腹，懷抱也。」清錢澄之說：「禹爲鯀子，是鯀腹中出也。」又聞一多說：「伯鯀腹禹者，海內經注引歸藏啟筮篇曰：『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爲黃龍。』初學記二二，路史后紀注一二並引作『鯀殛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是用出禹。』據此，則傳說似謂鯀爲爬蟲類，卵化而成禹。」諸說皆可參考。「伯禹腹鯀」，是說禹腹於鯀，即禹從鯀腹中變化出來。變化：指禹從鯀腹中變出之事。「何以變化」，即對此事發問。一說「變化」指鯀和禹在智性德能方面的不同，如王逸說：「言鯀愚狠，愎而生禹，禹小見其所爲，何以能變化而有聖德也？」徐煥龍說：「此問父子一氣，何爲智性迥別？」又一說「變化」指鯀禹治水方法的不同。如劉夢鵬說：「變化猶云變易，鯀堙而禹疏，是爲變易其

術。」諸說皆供參考。以上二句意思是：禹從鯀的腹中變出，何以會有這樣的變化？

⑦纂（續上聲）：繼續。爾雅釋詁：「纂，繼也。」就：完成。緒：事業。爾雅釋詁：「緒，事也。」廣雅釋詁四：「緒，業也。」前緒，指鯀治水的事業。考：父死稱考。禮記曲禮：「生曰父，死曰考。」這裏指鯀。考功，也指鯀治水的事業。以上二句意思是：禹繼續完成鯀的事業，終於得到了成功。

⑧續初繼業：即繼續初業，指禹繼續從事鯀未完成的治水事業。厥：其，他們的。「厥謀不同」，指鯀和禹治水的方法不同。洪興祖說：「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鯀堙洪水，而禹行其所無事，雖承父業，其謀不同也。」傳說鯀治水採取築堤障水的方法，禹採取疏導的方法，因此說「厥謀不同」。又一說據淮南子、山海經等所記載的神話認為，鯀和禹的治水方法沒有什麼不同，但他們所得的結果却不相同。如明陳士元江漢叢談說：「玉堂閒話云，江陵南門之外，雍門之內東垣下，有小室一所，高尺許，詢其州人，曰，此息壤也。禹堙洪水，茲有海眼，泛溢無恒，禹鑄石造龍宮，寘於穴中，以塞水脈。劉安淮南子亦云，禹以息壤堙洪水。而山海經則云，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怒，令祝融殺之羽山。是鯀用息壤而殛死，禹用息壤而成功。後世紛然致駁，莫得其說。」此說非本篇所問之旨，錄以備考。以上二句說：為什麼禹繼承他父親開創的事業，而其方法却不一樣？

⑨洪泉：洪水之源。朱熹說：「洪泉即洪水。」非是。明周拱辰駁之說：「按洪水滔天，宜曰極大，而此曰極深，似不泛指洪水言也。」所見甚是。竇：同填，填塞。按此二句是問禹治水時，填塞洪水之源一事。洪興祖說：「淮南曰，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

土填洪水，以爲名山。注云，息土不耗減，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也。」以上二句說：洪水的源泉極深，禹是怎樣把它填塞的？

⑩方：比。九則：九等。傳說禹治水後把天下土地分爲上、中、下九等。洪興祖說：「班孟堅云，坤作地勢，高下九則。劉德云，九則，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詳參尚書禹貢又朱熹說：「九則，謂九州之界，如上所謂圜則也。」恐非。墳：通分，分別。王逸說：「墳，分也。謂九州之地，凡有九品，禹何以能分別之乎？」一說「墳」指土地肥沃，這裏用作動詞，指區別土質肥沃的程度。尚書禹貢：「厥土黑墳。」注：「馬云，有膏肥也。」亦通。以上二句說：禹把土地分爲九等，他是怎樣分別的？

⑪按此二句當據洪興祖引一本及朱注本作「應龍何畫，河海何歷」。說詳校記。應龍：神話中一種有羽翼的龍。洪興祖楚辭補注引證有關應龍的神話故事頗爲詳盡：「山海經云，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山海經圖云，犁丘山有應龍者，龍之有翼也。昔蚩尤禦黃帝，令應龍攻於冀州之野。女媧之時，乘雷車，服駕應龍。夏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卽水泉流通。」此外，關於應龍的說法還有不少。如王夫之說：「應龍，龍無角者。」蔣驥說：「虬龍千年謂之應龍。」按：此據述異記所載爲說。劉夢鵬說：「應龍疑古治水之官，後或遂以爲氏。彼以神物疑之者，妄也。」均錄以備考。畫：劃。指古神話應龍畫地事。王逸說：「或曰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地，導水所注當決者，因而治之也。」又王夫之說：「相傳禹治水，有神龍以尾畫地成川，禹因而疏之，導河入海。」歷：經過。這裏是流過的意思。以上二句意思是：應龍怎樣以尾劃地？疏通的江河經過哪些

地方而流入大海？

⑫營：經營。

成：完成，成就。

以上二句意思是：在治水的過程中，哪些是鯀所經營？哪些是

禹所完成？一說「營」是惑亂的意思。如清孫詒讓說：「營，惑也，亂也。言鯀禹同治水，何以鯀獨惑亂，禹獨成功乎？」按「營」訓爲「惑」「亂」，在訓詁上可以講通，但未必符合屈原所問之旨。在先秦儒者對鯀禹治水的傳述中，曾把鯀貶爲「四凶」之一，而尊禹爲聖王。屈原在這一段中，根據有關的神話材料對傳統觀念提出了一系列疑問。「鯀何」二句是對鯀禹治水之事的總結性問話，而上句顯然是問鯀爲治水究竟做了哪些工作，無煩曲說。

⑬康回：王逸說：「康回，共工名也。」按此說僅見於王逸章句，其他古書沒有記載。大概王逸以共工的神話爲據，結合此句的問意而定康回爲共工。或別有所據，不可確考。又，古代關於共工的傳說有二：一，指遠古神話中顓頊時代的共工。如淮南子天文訓：「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高誘注：「共工，官名。伯於處義、神農之間，其後子孫任智刑以強，故與顓頊黃帝之孫爭位。」原道訓：「昔共工動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爲帝。」高誘注：「共工以水行霸於伏羲神農間者也，非堯時共工也。一指唐堯時代的共工，先於鯀治水而無功者。」尚書堯典：「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舜典：「流共工於幽州。」從「地何故以東南傾」的問意看，天問此句當是指顓頊時的共工。王逸注亦引淮南子文以證之，是符合問意的。一說「康回」指堯時的共工。如蔣驥說：「攷竹書

堯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六十一年命崇伯鯀治河。又國語云，鯀稱遂共工之過。然則康回蓋亦堯時治水無功者耳。天傾地陷之說，殆因其墮高堙卑以害天下而附會之歟？又丁晏等人認爲康回卽左傳文公十八年之庸回，堯典之庸違。這也是用堯時共工之事爲說，皆恐非是，詳見校記。又按「康回憑怒，地何故以東南傾」置於鯀禹治水一段之末，文義似不連貫。因此，有人疑此二句爲錯簡，移至問上古神話一段之中（詳見校記）。也有人就文義做了種種解釋，如黃文煥楚辭聽直說：「忽及康回也，鯀之後，奠地者禹也。鯀之先，傾地者康回也。注江注海，非藉怒傾之地勢，禹何由成功哉？康回怒觸者，何故偏傾於東南也？」清賀寬飲騷說：「先鯀者，有康回，所謂共工頭觸不周而柱折者。地本東南傾矣，而共工所折之柱又在東南，此何說也？康回傾地，大禹奠地，故連類而問之。」黃氏的說法可以參考，他認爲這裏問及康回，也與治水有關。禹治水所以成功，非僅一人之力，也憑藉了先前共工怒觸不周之山，使地勢傾於東南之功。禹因地勢疏導洪水，東注於海，因此連類及之。又一說認爲「康回」二句是指鯀治水之事而言，康回卽是鯀。恐非是。馮：通憑，滿，盛。洪興祖說：「列子曰，帝憑怒，注云，憑，大也。春秋傳曰，震電憑怒，注云，憑，盛也。方言云，憑，怒也，楚曰憑。注云，恚盛貌。引康回憑怒。然則馮憑一也。」

九州安錯「一」？川谷何洿①？東流不溢，孰知其故②？東西南北，其修孰多「二」③？南北順墮「三」，其衍幾何④？崑崙縣圃「四」，其尻安在「五」⑤？增城九重，其高幾里⑥？四方

之門，其誰從焉^⑦？西北辟啓^⑧，何氣通焉^⑨？日安不到，燭龍何照^⑩？羲和之未揚^⑪，若華何光^⑫？何所冬暖？何所夏寒^⑬？焉有石林？何獸能言^⑭？焉有虬龍^⑮，負熊以遊^⑯？雄虺九首，儻忽焉在^⑰？何所不死^⑱？長人何守^⑲？靡萍九衢^⑳，泉華安居^㉑？一蛇吞象^㉒，厥大何如^㉓？黑水玄趾^㉔，三危安在^㉕？延年不死，壽何所止？鯪魚何所^㉖？魃堆焉處^㉗？羿焉彈日^㉘？烏焉解羽^㉙？

【校記】

〔一〕安：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何」。柳宗元集附天問亦作「何」。聞一多說：「安當從一本作何。」九州何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者，錯讀爲潛，說文：「潛，所以擁水也」，又曰「洿，濁水不流也」，此問九州何以壅塞而川谷不流，及至百川注海，又何以永無溢時也。二何字均謂「何故」。王注訓錯爲錯廁，後人遂從而改「何」爲訓「在何處」之「安」，失其義矣。按當作「安」。王逸注：「九州錯廁，禹何所分別之？」「何所」卽「在何處」之義，是王本作「安」。又「錯」訓爲「錯廁」，義甚暢達，不必讀爲「潛」字，又按「九州安錯」至「烏焉解羽」一段主要是問地理及四方怪異之事。郭沫若認爲這一段是錯簡，而移至鮌禹治水一段之前，可參。

〔二〕修：朱注本作「脩」。

〔三〕墮：洪興祖引釋文、朱熹引一本作「隋」，洪朱又皆引一本作「墮」。柳宗元集附天問作「脩」。又洪興

祖說：「墮與橢同，通作隋。」

〔四〕縣：朱熹引一本作「玄」，注曰非是。

〔五〕尻：洪興祖引一本作「居」，注曰尻與居同。一說「尻」當作「尻」，詳注。

〔六〕辟：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關」，一本作「開」，又皆注曰辟與關同。

〔七〕照：山海經大荒北經郭注引作「耀」。

〔八〕和：洪興祖引釋文作「穌」。按當作「和」，「羲和」是專用名詞「羲和」之「和」，古不寫作「穌」。○揚：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陽」。一說當讀爲「陽」。

〔九〕焉：柳宗元集附天問作「安」。○虬龍：朱注本作「龍虬」。注說：「虬或在龍字上，以韻叶之，非是。」陸侃如屈原附錄說：「虬龍爲龍之一種，作龍虬者非。此處上下亦有闕文；後人不知，妄倒之，使虬叶遊。此亦戾於天問四句成節之例，不可從也。」按陸說是。虬龍不當倒置爲龍虬。但作「虬龍」與上下韻俱不叶，疑此句前後當有脫簡。又郭沫若認爲此句是錯簡，而移至「河海應龍，何盡何歷」後。他說：「此句原作『焉有虬龍，負熊以遊』，原錯出在前，句單獨，無與協韻者。今以故事相類，移於此。『河海應龍，何盡何歷』句亦單獨無協，疑『何歷』本作『何由』，與遊字爲韻。」錄以備考。

〔一〇〕在：一說疑爲「有」之誤字，首有叶韻。恐非。

〔一一〕死：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老」。宋吳棫韻補亦引作「老」。朱熹說：「此以首叶守，以在叶死，作老非是。」陸侃如屈原附錄說：「老，各本作死。侃按：此蓋淺人不知古音，妄改老爲死，以便與在相

叶。但古音「在」在之部，「死」在脂部，之脂不能相通。「老」在古音幽部，之幽却可相通，如懷沙鞠叶墨之類。由此可知死字之非。」按此當作「死」字。王逸注：「括地象曰，有不死之國。」是王本作「死」字，故引括地象之說。又朱熹說當作「死」字不誤，而認爲以「在」叶「死」則非。此數句，「首」與「在」是幽之合韻，「死」字無韻。疑「長人何守」下似有脫簡二句。「守」字蓋與下所脫之字韻。

〔二〕萍：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莽」。柳宗元集附天問作「萍」。按萍、莽、莽並通。又文選頭陀寺碑文引作「華」。胡克家文選考異說：「華當作萍，各本皆誤。」

〔三〕一：洪興祖引一本作「靈」，朱注本作「靈」，引一本作「一」。柳宗元集附天問亦作「靈」。又山海經郭注引作「有」。按游國恩天問纂義說：「一或作靈，然一疑本作巴，巴誤爲乙，遂誤爲一耳。」錄以備考。

〔四〕大：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骨」。柳宗元集五百家本、世綵堂本附天問亦作「骨」。按當作「大」。作「骨」者，問意模糊，似非原文之旨，蓋因王逸注引山海經「三年然後出其骨」之語而誤。

〔五〕趾：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趾」，朱熹又引一本作「趾」。按趾、趾、趾古通用。

〔六〕鮫：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陵」。按鮫、陵古通用。○所：洪興祖引一本作「居」。聞一多楚辭校補說：「鮫魚何所」疑當作「鮫魚焉居」。知之者，本篇「何所」凡十二見。有位於述詞上者，如「鮫何所營」，「禹何所成」，「何所得焉」，「殷有惑婦何所譏」，「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以上述詞皆外動詞），「何所不死」，「壽何所止」，「其何所從」（今本作「其命何從」，此依一本），「天

何所沓（以上皆內動詞）。有位於表詞上者，如「何所冬暖」，「何所夏寒」。凡此諸「所」字，或實用，或虛用，句中咸有所表述。惟此文則不然，其不合本篇語法明甚。若從一本改「所」爲「居」，於語法差合矣。然篇中通例，凡表方位之疑問代名詞，但用「焉」或「安」，從無用「何」者。今以下文「魓堆焉處，羿焉彈日，烏焉解羽」推之，疑此當作「鯀魚焉居」。意者今本「居」先誤爲「所」，「焉所」不詞，乃又改「焉」爲「何」爾。「此說從語法言之，似可通，但認爲篇中表方位的疑問代詞無用「何」者，則恐未必然。本篇如「八柱何當」、「伯強何處」等都是表方位的疑問代詞，還有「何闔而晦」、「何開而明」，據王逸注也是表方位的疑問代詞。又此處的「何所」與聞氏所舉十二例「何所」在用法上不同。這裏「所」訓居處、處所，「何」是表方位的疑問代詞。因此這裏仍當作「鯀魚何所」，或從洪引一本作「鯀魚何居」，亦通。又文選魏都賦注引此句作「陵魚曷止」，江賦注引作「鯀魚何所出」皆非是。

〔二七〕魓：洪興祖引一本作「魁」。按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九「魓」條說：「說文無魓字，當爲魁之譌，古書斗爲升，與斤相似，因誤爲魓，並讀如祈，失音義矣。」此說可供參考。○堆：柳宗元天對自註說：「堆當爲雀。」洪興祖說：「按字書鵲音堆，雀屬也。則魓堆卽魓雀也。」按洪說是。劉永濟屈賦通箋說：「古字从鳥與从隹，从自與从土，多通。鵲卽堆字也。」然則魓堆卽魓鵲，亦卽魓雀，不必改爲雀字。

〔二八〕羿：說文彈字下引作「焉」。按「焉」與「羿」古字同。○彈：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斃」，洪又引一本作「彈」；柳宗元集附天問、左傳襄四年疏引亦作「彈」；山海經海外東經郭注、御覽九百二十引作

「畢」。按當作「彈」。作「彈」者形之誤，作「斃」者聲之誤。「畢」與「彈」通。

〔二九〕鳥：柳宗元天對自註說：「山海經曰，大澤千里，羣鳥之所解。問作鳥，當爲鳥，後人不知，因配上句，改爲鳥也。」按洪興祖說：「以文意攷之，鳥當如字。宗元改从鳥，雖有所據，近乎鑿矣。」洪說是。柳宗元所據山海經別爲一事，與此所謂日中之鳥不同，此當作鳥。○解：山海經海外東經郭注引作「落」。

【注釋】

①九州：傳說禹平治洪水後，把中國分爲九州。尚書禹貢序：「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禹貢所載九州爲：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錯：通措，設置。川谷：河流及山間水道。洪興祖說：「蔡邕月令章句曰，衆流注海曰川。爾雅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洿（ㄨㄞˋ 烏）：挖掘。按王逸說：「洿，深也。」「川谷何洿」是問川谷爲何如此之深。舊注多從王說。可通。但從文義看，「錯」與「洿」相對爲文，「錯」既訓爲動詞錯廁、設置，「洿」也當訓爲動詞。禮記檀弓：「洿其宮而豬焉。」疏：「謂掘洿其宮，使水之聚積焉。」訓「洿」爲挖掘。「川谷何洿」之「洿」，用法當與「洿其宮」之「洿」同。以上二句意思是：九州是怎樣設置的？川谷是如何挖成的？

②東流：指江河東流入海。溢：滿溢。孰：誰。以上二句，王逸說：「言百川東流，不知滿溢，誰有知其故也。」甚確。又東流不溢之故，舊注多從歸墟、尾閭之說解釋。如洪興祖說：「列子云，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

無減焉。莊子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朱熹說：「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清丁晏楚辭天問箋說：「莊子秋水篇釋文引崔云，尾閭，海東川名。天地篇，諄芒將東之大壑。釋文引李云，東海也。天對有東窮歸墟之說，蓋本諸列圉寇。山海經大荒東經，東海之外大壑。郭注，詩含神霧曰，東注無底之谷，謂此壑也。郭璞江賦，淙大壑與沃焦。李善注引玄中記曰，天下之大者，東海之沃焦焉，水灌之而不已。虞厚合璧事類引山海經云，沃焦在碧海之東，有石闊四萬里，居百川之下，故又名尾閭。今山海經無此文。文選嵇叔夜養生論，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李善注引莊子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海水出者也，一名沃焦，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焦盡，故名沃焦。」以上諸說都是用古代關於江河入海的傳說來解釋此二句之旨，錄以備考。

③東西南北：指大地的東西和南北的距離。王逸說謂「天地東西南北」非是。脩：長。以上二句說：地的東西距離和南北距離，哪個長度更大？

④墮（tuō 妥）：狹長。古人認為四海之內的陸地，東西較長而南北較短。如呂氏春秋有始覽：「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高誘注：「子午為經，卯酉為緯，四海之內，緯長經短。」南北順墮，是說順着南北方向看，地形扁狹。一說墮即橢圓，如戴震屈原賦注說：「圓長曰墮。」亦通。又關於「順墮」，解釋頗多。徐煥龍屈原辭洗髓說：「謂南北地勢順而墮。」認為指南北方向的地勢順而狹

長。胡文英屈騷指掌說：「順隳，順其勢而隳長也。」聞一多天問疏證說：「順隳古讀雙聲，順亦隳也。」方言二：「美目謂之順」，正言其狀狹而長。」諸說皆供參考。衍：朱熹說：「衍，餘也。此問四方長短若何。若謂南北狹而長，則其長處所餘又計多少也。」戴震說：「衍，猶延也，羨也。」按羨卽餘，二說相近。按朱熹所釋句意較爲通達明確，但他認爲南北長於東西，似不合古人東西長而南北短的觀念。以上二句意思是：順着南北方向看，地形扁狹，那麼東西距離究竟比南北距離長多少？

⑤崑崙：指神話中的崑崙山，據說是一座上通於天的仙山，西王母居於其上，有醴泉、瑤池等仙境。山海經淮南子水經注等書記載有關崑崙山的神話較詳，可參看。縣圃：神話中地名，在崑崙山的中層。水經注：「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閭風，上曰增城，一名天庭，是謂太帝之居。」又明李陳玉楚辭箋注說：「縣圃者，神人之圃，懸於中峰之上，上不粘天，下不粘地。」一說縣圃在崑崙山的頂上，如王逸說：「崑崙，山名也，在西北，元氣所出。其巔曰縣圃，乃上通於天也。」又聞一多天問疏證說：「縣圃爲崑崙虛中之一山，是『崑崙縣圃』猶言崑崙之縣圃也。」淮南子墜形篇曰：「昆侖……旁有四百四十門，……玉橫維其西北之隅。」玉橫者，卽北斗之玉衡星，昆侖西北隅有玉橫維之，則是昆侖西北之巔上繫於天也。墜形篇又曰：「縣圃，涼風，樊桐，在昆侖閭闔之中。」注曰：「閭闔，昆侖虛門名也。」又曰：「昆侖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縣圃之山（從王念孫校補），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案閭闔爲西北方門，而縣圃之上卽天，是縣圃者實崑崙西北隅最上層之山，正當玉橫所繫處，故謂之縣圃。縣者繫也，言

其上繫於天也。」按以上諸說都是關於縣圃的神話，或言在崑崙的中層，或言在崑崙之巔。既是神話，就無法考其實。但從下文「增城」之問，聯繫水經注崑崙三層之說，似取中層之說較為恰當。尻：一作「居」，洪興祖說：「尻與居同。」其尻安在「即問縣圃的處所何在。又明李陳玉說：「尻，臀尾所坐處也。既是縣圃，則所坐當於何處？」明陸時雍楚辭疏說：「尻音居，脊骨盡處。」清劉夢鵬屈子章句說：「尻，山脊盡處。」按如以上三說，則「尻」應改為「居」。說文：「尻，脾也。從尸，九聲。」「脊骨盡處」「山脊盡處」之義，即從此引申而來。「其尻安在」即問縣圃的託根坐落之處何在。亦可通。又聞一多說：「尻讀爲基，一本作居。山上繫於天，縣空而居，下不著地，故問其基趾安在也。」亦可參。

⑥增城：神話中地名，傳說在崑崙山的最高處。淮南子墜形：「掘昆侖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高誘注：「增，重也。有五城十二樓，見括地象。此乃誕，實未聞也。」增城又稱層城。嚴忌哀時命、洪興祖補注引淮南子作層城。又清丁晏楚辭天問箋說：「增當讀如層，古字通。」九重（九九蟲）：九層。以上二句說：崑崙山上的增城有九重，它的高度有多少里？

⑦四方之門：指崑崙山上四面八方之門，傳說各種風由此出入，以調節寒暑。洪興祖說：「淮南言崑崙虛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此云四方之門，蓋謂崑崙也。又云：東北方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西極之山曰閭闔之門，西北方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一說四方之門指天地四方之門。如王逸說：「言天四方，各有一

門，其誰從之上下？」宋楊萬里天問天對解說：「天地四方之門。」又說：「春夏秋冬氣之出者，卽四方之門。」按此緊接上文，當指崑崙而言。王楊說非是。從：由，出入。以上二句說：崑崙山的四方之門，誰從那裏出出進進？

⑧辟：同闢，開。啓：開啓。西北辟啓，指打開崑崙山西北方的大門。氣：指風。左傳昭公元年：「天有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莊子逍遙游：「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按傳說打開崑崙山西北方的門，不周山的風可以從此出入。淮南子墜形：「（崑崙虛）玉橫維其西北之隅，北門閉以內不周之風。」以上二句說：打開崑崙山西北方的大門，是什麼風在那裏流通？

⑨燭龍：按關於燭龍大概有三種傳說：一、指居於西北方的神。其神人面蛇身，睜眼爲晝，閉眼爲夜。山海經海外北經：「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爲晝，暝爲夜，吹爲冬，呼爲夏，不飲不食不息，息爲風。身長千里，在無脊之東，其爲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鍾山下。」大荒北經：「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暝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謂燭龍。」淮南子墜形：「燭龍在雁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二、指龍銜燭而照。文選雪賦李善注：「詩含神務曰，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中也。」又蔣驥說：「洞冥記東方朔遊北極鍾火山，日月不照，有青龍啣燭，照山四極。」三、以燭龍爲日之名。清俞正燮癸巳存稿說：「燭龍卽日之名。緯說云，燭龍，日也。」以上三種傳說中，第一第二兩種較符合問意。第三種以燭龍爲日，而上句已說「日安不到」，則語見重複。不可取。以上二句說：太陽哪有照不到的

地方？燭龍所照又在什麼地方？又徐煥龍說：「問日輪安有不到，燭龍何用照爲？」意思是：太陽哪有照不到的地方？又哪裏用得着燭龍來照呢？亦通。

⑩義和：神話中爲太陽神駕車的人。王逸說：「義和，日御也。」廣雅釋天：「日御謂之義和。」王念孫廣雅疏證：「初學記引淮南子天文訓：『爰止義和，爰息六螭。』許慎注云：『日乘車，駕以六龍，義和御之。』義和在這裏卽指太陽。按古代關於義和的傳說有三，除以上一說外，還有一、以義和爲堯時天地四時之官。尚書堯典：「乃命義和，欽若昊天。」傳：「重黎之後，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二、以義和爲地名、人名。山海經大荒南經：「甘水之間，有義和之國，有女子名義和，方浴日於甘淵。義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此二說均與天問問意不合。揚：升起。一說「揚」當讀爲「暘」，指日出。若華：若木之花。若木是生長在西方太陽入地處的大樹。山海經大荒北經：「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陰山、洞野。」洪興祖補注及水經若水注、文選甘泉賦注等並引作「灰野」之山，上有赤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郭璞註：「生崑崙西，附西極，其華光赤，下照地。」淮南子墜形訓：「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傳說太陽落山之後，若木的花就發出光輝以代日照大地。以上二句說：太陽沒有升起的時候，若木之花爲什麼能發光？

⑪所：處所、地方。王逸說：「言天地之氣，何所有冬溫而夏寒者乎？」又丁晏說：「案山海經北山經，狂山冬夏有雪。又西山經有申首之山，北山經有小咸之山，皆冬夏有雪。東方朔十洲記，炎洲在南海中，上有火林山，山有火鼠，毛緝爲火浣布。後漢書班超傳注，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西域

傳論注，葱嶺冬夏有雪。大荒西經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南岳炎洲山，有大暑，不可以往。」其中所錄山海經十洲記諸條。卽神話中所謂冬暖夏寒之處。以上二句說：什麼地方冬天溫暖？什麼地方夏天寒冷？

⑫焉：哪裏。

石林：歷代注家說法甚多。明汪仲弘天問補注說：「石林，石峙如林也，無所經見。

然泰山有石閭、華山有石室、廬山有石困、石梁，天都峰下有石帆、石鼓、石門，皆此類也。」明周拱辰離騷草木史引拾遺記說：「須彌山第六層，有五色玉樹，蔭翳五百里。玉樹，石色如玉也。」清毛奇齡天問補注說：「海外紀云，石林山在東海之東，深洞五百里。又蜀地志，蜀山有石筍如林，亦名石林。」清徐文靖管城碩記說：「按莊子曰，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爲鳳，所居積石千里。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爲實。當卽爲石林也。」杜子美鳳凰台詩，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亦卽以此爲石林矣。」蔣驥說：「李長吉註海外紀。石林山在東海之東，有石如木，挺立數仞。亦開花，朱色，爛然滿山，故名。」丁晏說：「山海經海外南經有三株樹。海內西經有視肉珠樹、文玉樹、玕琪樹、琅玕樹。郭注，玕琪，赤玉屬也。吳天璽元年，臨海郡吏伍曜，在海水際得石樹，高二尺餘，葉紫色，詰曲傾靡，有光彩，卽玉樹之類也。淮南子墜形訓，崑崙珠樹，玉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碧樹、瑤樹在其北。又云，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神異經，瀛洲之山，有琪樹瑤草。吳志伊山海經廣注，古人謂石之美者，多謂之珠。說文，玕，石之似玉者。玉篇，琅玕石似玉。故屈子謂之石林。」清王闓運楚辭釋說：「石林，石生若林，夔，巫諸山是也。」按此句所問石林，當是

神話中的異物。當年或有文獻記載，然其說久佚，不可確考。諸家各述所聞，均供參考。何獸能言？汪仲弘說：「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言猩猩而兼禽獸，則此問獸而禽亦在其中矣。」明周拱辰說：「獸之能言者，不獨猩猩也。狒狒善笑，作人言。角端人言。又含塗之國，鳥獸能言。又紀祥錄，黃帝至東海，白澤人言。又夷狄有狗國，有蛇國，有人魚國，有鼠王國，皆獸也，皆言也。周禮，命夷隸掌鳥言，命貉隸掌獸言。然則獸之能言者夥矣。」徐煥龍說：「極東國土……有九尾飛獸，能人言。」蔣驥說：「獸之能言者，狴狴、禺禺、昆臠、白澤、角端、山獮之類，皆是。又譯史，哈烈有肉角馬，能人語。」神異經，西南大荒中有獸如兔，人面能言，言常欺人，其名曰詭。」丁晏說：「宋書符瑞志，跂踵者，后土之獸，自能言語。獸之能言者，不獨猩猩也。」按此句所問，亦神話中異物，舊文無考。諸家所說，均供參考。以上二句說：哪裏有石頭的樹林？什麼野獸能够說話？又王逸說：「言天下何所有石木之林，林中有獸能言語者乎？」這是以「何獸能言」與上句相連，指林中之獸，可參。

⑬ 虬（qiu）求（qiu）龍：神話中的一種龍。王逸說：「有角曰龍，無角曰虬。」洪興祖說：「虬見騷經，熊形，類大豕，而性輕捷，好攀援上高木，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負：背，馱着。按關於虬龍負熊的神話，今已不可確考。周拱辰說：「熊雄猛而形軀甚小。」述異記，陸居曰熊，水居曰龍。虬相負以遊，蓋神熊也。」明蔣之翹柳河東集輯注說：「能熊二字，互相爲用。如左傳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水。國語又作黃能。釋文以熊獸屬。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爾雅，鼈三足曰能。況俗所傳，能爲龍使，龍行，能必先之。又酉陽雜俎云，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升天。茲天問龍虬

負熊，直此說耳。」以上二說雖非虬龍負熊神話的直接記載，但以熊爲能，能與龍傳說皆水居，較有可發生聯繫，錄以備考。又毛奇齡說：「外紀，黃帝氏有熊，常乘斑龍回巡。又世言有熊鼎成，乘龍上升，皆是也。」徐文靖說：「按五帝本紀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徐廣曰，黃帝號有熊。索隱曰，黃帝號有熊，以其本是有熊國君之子也。帝王世紀曰，黃帝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封禪書曰，黃帝鑄鼎於荆山，鼎既成，有龍垂胡鬚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故問焉有龍虬，負熊以遊也。」以上二說認爲虬龍負熊卽古代神話中有熊氏（黃帝）乘龍升天的故事。但黃帝乘龍升天故事出自漢代方士之口，戰國時尚無其說。毛徐蓋因句中有「熊」「龍」等字，而附會以黃帝故事，且此句置於雜問四方神奇怪異一段之中，所問的大概也是一般的神話故事，而與有關歷史的神話無涉。又一說認爲，此句所問與鮌禹神話有關。如姜亮夫說：「按虬龍或卽共工之子句龍，共工卽鮌之緩言，鮌有化爲黃熊入於羽淵之說，疑此爲鮌生禹說一事之分化。禹卽虬龍，負讀爲嬪，卽婦字，遊讀爲遊牝之遊。此言焉有龍而妻熊以遊牝之事，意謂熊無生龍之事也。」（屈原賦校注）又如聞一多說：「漢書武帝紀註引淮南子曰：『禹治洪水，通軒轅山，化爲熊。』（今本淮南子無）繹史一二引隨巢子同。藝文類聚九六引括地圖曰：『禹誅防風氏，夏后盛德，一龍降之，禹使范氏（博物志卷八作范成光）御之以行。』敦煌舊抄瑞應圖殘卷引神靈記曰，『禹乘一龍，哀爲御。』下文『雄虺』『長人』二事均與禹有關，疑此言虬龍負熊，亦卽禹事之演變。』（天問疏證）以上二說亦多揣測，錄以備考。以上二句說：哪裏有虬龍，馱着熊出遊？

⑭雄虺(ㄅㄟˋ ㄍㄨㄟˋ)：大毒蛇。王逸說：「虺，蛇別名也。」蔣驥說：「海外北經，共工臣曰相柳，九首人面，蛇身而青，食於九土，所抵卽爲澤谿，禹殺之。儵忽，急疾貌。按相柳大荒經作相繇，其爲原所問無疑。然山海經載之北土，而招魂又列之南方，蓋其身食九土，往來無定，亦正儵忽之明驗也。」按此處所問仍是四方怪異之物，蔣驥是因句中有九首等字，遂附會禹殺相柳之事，恐不可信。儵(ㄕㄩㄢˋ)忽(ㄏㄨˊ)：速度極快的樣子。這裏用如動詞，指極快地往來，按柳宗元天對說：「儵忽之居，帝南北海。」認爲「儵忽」是指莊子書中的南海之帝和北海之帝。洪興祖駁之說：「按莊子云，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乃寓言爾，不當引以爲證。」甚確。以上二句說：「大毒蛇有九個頭，在哪裏飛快地往來？」

⑮何所不死：什麼地方有不死之國。按古代關於不死之國，不死之民的神話很多，這裏略舉數說，以見一斑。王逸說：「括地象曰，有不死之國。」洪興祖說：「山海經，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人黑色，壽不死。注云，圓丘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赤水，飲之不老。又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三面一臂，奇右，其人不死。淮南曰，西方之極，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周拱辰說：「神異經，不死民在交脛東，爲人黑色，壽不死。又無臂之國，在長股東，其人穴居，食土，死卽埋之，其心肝不朽，死百廿歲乃復更生。抱朴子云，乘雲璽產之國，肝心不朽之民是也。又員嶠山有阬移國，人長三尺，壽萬歲。」蔣驥說：「古書載不死者龍伯民、阿姓國、三面人、毗騫王、無臂、三蠻白民、祈淪、頻斯、軒轅、騶兜、移池諸國，西北方玉饋井旁人，不可勝紀。蓋此言不死，乃其國俗本然，下言延年不死，則仙家服食之功也。」按以上諸說所引都是神話傳說，大概自古就有相似的流傳，所以屈原有此一問。長人：傳說中的巨

人。守：王夫之說：「守，所居也。」「長人何守」，是問傳說中的巨人居於何處。一說，守訓持，並認為以上二句所問的是同一事，意思是不死之國在什麼地方，那裏的巨人持有什麼方法而能如此？亦通。按國語魯語下：「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者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此處所問，或即魯語所記的長人故事之類。又周拱辰說：「長人不獨防風氏，左傳僑如、緣斯、焚如、榮如、簡如，同守鄭瞞之國，皆是。」清夏大霖屈騷心印說：「河圖玉版云，龍伯國人長三十丈，大秦國人長十丈，中秦國人長一丈，臨洮人長三丈五尺。」丁晏說：「博物志曰，東北極人長九丈。華陰國志，始皇時，有長人二十五丈，見宕渠。拾遺記曰，宛渠之民，其國人長十丈。神異經，西北國有人焉，長二千里。雲笈七籤東方銘，呵羅提之國，人長二丈。南方銘，伊沙陁之國，人長二丈四尺。又太平御覽引尚書大傳，長狄之人，長蓋五丈餘也。」周氏以下諸說，皆各據所聞，以證天問，錄以備考。

①⑥ 靡：這裏作形容詞，指分散蔓延的樣子。汪仲弘說：「靡，散也。」文選魏都賦李善注：「靡，蔓也。」二說是。萍：水中浮萍。靡萍，枝葉蔓延的浮萍。九衢（g渠）：唐柳宗元天對：「有萍九歧，厥圖以

詭。」注：「山海經多言其枝五衢，又云四衢。衢，歧也。」王逸以爲生九衢中，恐謬。」清丘仰文楚辭韻解說：「九衢，言其枝葉交錯互出，如九衢之歧出也。」衢，本義是四通八達的道路，這裏用以形容靡薢分枝之多。又聞一多認爲「靡薢」卽升麻、壽麻。其天問疏證說：「靡麻古字通。」說文曰：「臬，麻也。」靡怠同物，故上曰靡薢，下曰臬華。六朝人以九衢爲葉狀，是也。衢猶歧也。九衢言其葉多歧耳。薢之言猶駢也，凡草木複葉駢生皆謂之薢。麻卽今之大麻，亦複葉駢生，故曰靡薢。然大麻所在皆有，不足置問，尋古代殊方異物之以麻名者有壽麻，天問之靡薢，蓋卽指此。大荒西經曰：「有壽麻之國，……壽麻正立無景，疾呼無響。」案壽麻卽升麻。知之者，神農本草曰：「升麻一名周麻。」而國名壽麻，呂氏春秋任數篇作壽靡。周書王會篇、爾雅釋草疏並引尚書大傳作州靡。壽、周、州音同。壽麻一作周麻，猶壽靡一作州靡也。又華陽國志南中志曰：「升麻縣山出好升麻。」水經若水注曰：「縣山並卽草以立名。」國名壽麻，以草名壽麻而得名。又猶縣山名升麻，亦以草名升麻而得名也。升麻一名周麻，而周壽音同。升麻爲草名，又爲地名，是壽麻卽升麻無疑。」又說：「細翫天問所說，其形態與情事多與升麻合。蘇頌說升麻「葉似麻葉」，今驗大麻複葉駢生，其狀多歧，與九衢之說合，一也。大麻雌雄異株，雄株曰臬，一曰牡麻，而升麻一名牧靡，牧靡卽牡麻語之轉。升麻一曰牡麻，與臬華之臬同物，二也。九歌曰：「折疏麻兮瑤華」，似古人於此物之花，最所重視，而天問曰：「靡薢九衢」，兼曰「臬華安居」，亦特標其花，三也。升麻爲益州名產，而天問以靡薢與巴蛇連問，亦爲巴蜀方物，四也。靡薢與升麻有此四合，而升麻卽壽麻，是靡薢卽壽麻明矣。」此說考證靡薢卽升麻、壽麻甚詳，頗可參考。今仍從舊注，僅列此說以備一

解。 泉(×喜)：麻。 泉華，即麻花。洪興祖說：「爾雅有泉麻，麻有子曰泉。」又柳宗元天對自註：「浮山有草焉，其葉如麻，赤華，即泉華也。」按此說見山海經西山經：「(浮山)有草焉，名曰薰草，麻葉而方莖，赤華而黑實。」明言其名爲薰草，而柳說指泉華，非是。又按，此句前後所問數句都是神話中的事物，此句中的靡萍和泉華也當是神話中的異物。清王邦采天問箋略說：「萍無枝，泉無華，二物何以獨異？」言原文所問正是二物奇異之處。又清屈復楚辭新注說：「靡萍泉華，皆仙草，食之不死。」說雖無據，但指出這兩種植物都具有神話的性質，也可以參考。 安居：何在。 以上二句說：那分枝蔓延的浮萍，還有那泉麻之花，都生長在什麼地方？

①7 一蛇吞象：按蛇吞象事，亦見於山海經海內南經：「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之疾。其爲蛇青黃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又山海經圖贊說：「象實巨獸，有蛇吞之。越出其骨，三年爲期。厥大何如？屈生是疑。」是即以屈原所問與山海經所記爲一事。可以參考。 厥：代詞，其，指蛇。以上二句說：傳說有蛇能吞掉大象，那麼它又有多大？

①8 黑水：神話中水名，傳說在西方，發源於崑崙山。山海經海內西經：「黑水出西北隅。」又大荒南經：「大荒之中，有不姜之山，黑水窮焉。」郭璞注：「黑水出崑崙山。」玄趾：神話中地名，相傳在黑水之北，因黑水而得名，那裏的人因涉黑水而被染足，故稱玄趾。柳宗元天對：「黑水淫淫，窮於不姜，玄趾則北，三危則南。」蔣驥說：「元趾（即玄趾）承黑水言，路史餘論注，黑水染足，涉者其色黝黑，人膚，是也。」又毛奇齡說：「玄趾，玄汜也，即黑水。張衡西京賦云，乃若昆明靈池，黑水玄汜。因黑水所渚，原

名玄趾。故記載有其名，漢宮亦擬其形也。」按毛氏說非是。玄趾當指另一地名，絕非復指黑水。王逸說：「玄趾、三危，皆山名也。」疑玄趾爲黑水附近之山。三危：神話中山名，傳說在西方黑水之南。按神話中傳說黑水、三危等地的物產可以延年益壽，人食之可以長生不死。如穆天子傳：「黑水之阿，爰有木禾，食者得上壽。」拾遺記：「勃鞞國人，壽千歲，食黑河水藻。」廣博物志：「黑河之藻，可以千歲；三危之露，可以輕舉。」淮南子時則：「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呂氏春秋本味：「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又：「飯之美者，玄山之禾」等等，都是有關黑水、三危之地物產的傳說。此二句以及「延年不死，壽何所止」二句，就是屈原對從古流傳的這些傳說致問。以上四句意思是：黑水、玄趾、三危等地究竟在什麼地方？那裏的人長生不死，他們的壽命到何時爲止？

①⑨ 鮫（三。陵）魚：卽陵魚，神話中一種人面魚身、有手有足的怪魚。山海經海內北經：「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又山海經中關於鮫魚的記載，各書所引，略有不同。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說：「初學記三十卷引此經云，鮫魚背腹皆有刺，如三角菱。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七卷亦引此經，而云鮫鯉吞舟。太平御覽九百三十八卷，引作鮫魚吞舟。疑此皆郭注誤引作經文，今本并脫去之也。」一說，鮫魚，卽鮫鯉，今所謂穿山甲。王逸說：「二云鮫魚，鮫鯉也，有四足，出南方。」丁晏楚辭天問箋說：「文選吳都賦鮫鯉若獸，劉淵林注，陵鯉有四足，狀如獼，鱗甲似鯉，居土穴中，性好食蟻。羅願爾雅翼曰，鮫鯉四足，似鼃而短小，狀如獼，徧身鱗甲，居土穴中，蓋獸之類，非魚之屬也。特其鱗色若鯉，故謂之鮫鯉，又謂之鮫豸，野人謂之穿山甲。本草，陵鯉一名龍鯉，一名穿山甲，形似鼃，又似鯉而有足，能水能陸，嘗吐舌

誘食之。」按此說之鮫鯉，是現實中的動物，不是神話，恐非天問所問之鮫魚。鮫（𩺰其）堆：即魃（詳校記），神話中一種能够吃人的怪鳥。山海經東山經：「北號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鷄而白首，鼠足而虎爪，其名曰魃，亦食人。」以上二句說：「鮫魚在什麼地方？魃雀又在哪裏居處？」

②羿（彘意）：神話中人名。按古代關於羿的傳說有二：一是堯時射官。一是夏時有窮國君，殺夏后相而自立爲君，後又被寒浞所殺。這裏的羿當是堯時之羿。傳說堯時十個太陽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射落了其中九個。山海經海外東經：「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郭璞注：「莊周云，昔者十日並出，草木焦枯。淮南子亦云，堯乃令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鳥盡死。離騷所謂羿焉畢日，鳥焉落羽者也。」焉：怎樣，如何。下「焉」字同此。一說「鳥焉解羽」之焉，是表方位的疑問代詞，等於說哪裏。亦可參考。彈（弓必）：射。鳥：指神話中所說太陽中的三足鳥。春秋元命苞：「日中有三足鳥。」淮南子精神：「日中有踰鳥。」高誘注：「踰，猶附也。謂三足鳥。」解羽：翅羽散落。以上二句說：羿怎樣射太陽？太陽中的鳥怎樣翅羽散落。按從篇首至此，是天問的前半部分，主要是對自然界和神話傳說中的各種神奇怪異之事發問。清邱仰文楚辭韻解說：「已以十節，由天地而山川，由山川而鳥獸蟲魚。有神物，有鬼怪，有樂園福地仙人所居，有龍蛇熊虺所盤。有有而不可卽之境，有理所不必有之事。嘈雜問來，爲下文人事戀態作引。」此總結天問前半部分之文，頗爲有致，可以參考。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一〕①。焉得彼龠山女〔二〕，而通之於台桑②？閔妃匹合〔三〕，厥身是繼③；胡維嗜不同味〔四〕，而快鼃飽〔五〕④？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蠶〔六〕⑤，何啟惟憂〔七〕，而能拘是達⑥？皆歸歠籒〔八〕，而無害厥躬⑦，何后益作革〔九〕，而禹播降⑧？啟棘賓商〔一〇〕，九辯九歌⑨。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一一〕⑩？帝降夷羿，革孽下民⑪；胡軼夫河伯〔一二〕，而妻彼雒嬪⑫？馮珧利決，封豨是軼〔一三〕⑬，何獻蒸肉之膏〔一四〕，而后帝不若⑭？泥娶純狐，眩妻爰謀⑮，何羿之射革〔一五〕，而交吞揆之〔一六〕⑯？

【校記】

〔一〕下土四方：洪興祖引一本無「四方」二字。朱注本作「下土方」。注：「或有四字。洪云或並無四方二字。按下土方蓋用商頌語。四字之衍明甚。然若並無二字，則又無韻矣。」按商頌長發：「禹敷下土方。」天問此句大概出於商頌。朱說可參，此句似當作「降省下土方」。

〔二〕焉：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安」。○龠：洪興祖引一本作「塗」。又洪氏引釋文、朱熹引一本作「塗」。按當作「龠」，「塗」和「塗」皆同音借字。又「龠山女」洪興祖引一本作「塗山之女」，朱熹引一本作「龠山之女」。「通之於台桑」，洪朱並引一本作「通於台桑」。按當從原本作「焉得彼龠山女，而通之於台桑」。「之」字在「通」字下爲代詞，即指前句「塗山女」。如「之」字移至「山」字之，則詞性

改變，語意也不如原句順暢。

〔三〕匹：柳宗元集附天問作「配」，非是。又清俞樾讀楚辭說：「正文但有閔字，文義未明，而妃匹合三字連文，亦殊重複，疑本作閔亡妃合，即王注所謂憂無妃匹也。亡與匹形似，又涉注文有匹字，誤亡爲匹，因據注文妃匹連文遂移置妃字下耳。」按此說認爲妃、匹、合三字是同義詞連用，語殊重複，因此疑有誤字。恐非。

〔四〕維：洪興祖引一本作「爲」，柳宗元集附天問及朱注本作「爲」，朱熹又引一本作「維」。○嗜不同味：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嗜欲不同味」，又引一本作「嗜欲同味」。柳宗元集附天問、錢杲之集傳本作「嗜欲不同味」。按當作「嗜欲同味」。王逸注：「何特與衆人同嗜欲，苟欲飽快一朝之情乎？」是王本作「嗜欲同味」。「不」字誤衍。

〔五〕快鼃飽：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快」下有「一」字。按「一」字蓋因王注「快一朝之情」而誤衍。又「鼃」字，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晁」，一本作「朝」。按「鼃」與「朝」通。又按清方績屈子正音引馬瑞辰說：「按洪興祖補注此言禹之所嗜，與衆人異味。以文義求之，當作胡爲快鼃飽而嗜不同味，味與繼古音同部。今本以傳寫誤倒。段氏以繼飽爲合韻，失之。」此說認爲此句傳寫誤倒，可參。飽：郭沫若屈原賦今譯說：「飽字與上繼字失韻，當是飢字之誤。朝飢，是男女情事的隱語，亦可參。」

〔六〕蟹：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孽」，一本作「孽」，按蟹、孽、孽三字並通。一說當作「辭」可參，

詳注。

〔七〕惟：一說當作「罹」，「惟」爲「罹」之借字，可從。

〔八〕𦣞：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射」。按𦣞與射同。○籀：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鞠」。按籀與鞠通。又一說認爲「𦣞二籀」字，「𦣞」當爲「躬」，「躬」本作「𦣞」，「籀」當作「鞠」，本作「𦣞」；「𦣞」，即廣雅「𦣞」之倒用，恐非。

〔九〕作：當爲「祚」，形近聲同而誤。

〔二〕啓棘賓商：朱熹說：「竊疑棘當作夢，商當作天，以篆文相似而誤也。」又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說：「商爲帝之誤字。天問『啓棘賓商』，按當作帝，天也。」按朱駿聲說可從，賓帝即賓於天帝，說詳注。又聞一多天問疏證說：「山海經帝舜即帝嚳，是舜本商人之天帝。大荒西經『嬪于天』，天即天帝舜。舜既爲商之天帝，則天問曰『賓商』，山海經曰『嬪天』，仍卽一事。說者或謂商爲帝之謬，殆失之迂。」錄以備考。

〔三〕死：聞一多說當作「列」，讀爲「裂」；竟，讀爲境。「列分境地」，指「五子據洛汭觀扈之地以叛啓」，形同割據。詳見天問疏證。錄以備考。○地：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墜」。錢杲之集傳本亦作「墜」。按地與墜同。

〔三〕胡𦣞夫河伯：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胡羿𦣞夫河伯」，柳宗元集附天問亦有羿字。按當無「羿」字。「帝降夷羿」以下四句共一問，𦣞河伯，妻雒嬪的主語都是羿，而羿已見首句，不應重出。𦣞，

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射」。柳宗元集附天問亦作射。

〔三〕舛：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射」。柳宗元集附天問亦作「射」。

〔四〕蒸：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烝」。按蒸與烝通。

〔五〕革：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無「革」字。

〔六〕交吞揆之：一說疑當作「反吞撥之」，恐非。

【注釋】

①力：精力，力量。功：事功。指治理洪水。「獻功」，指獻身於治水之事。降：下來，指奉命治

水，由朝至野。清林雲銘楚辭燈說：「下朝治水，省度下土四方之宜。」又清夏大霖屈騷心邱說：「降省

句，言禹跡親行九州也。」二說解釋「降」字，意皆近是。一說「降」訓大，「降省」即大加省察。恐未是。

省：省察，察看。下土四方：當作「下土方」（詳校記），指天下各地。

②塗山：古地名，相傳是夏禹娶塗山氏之女的地方。關於夏禹娶塗山氏之女的傳說，古書多有記載，如呂氏春秋音初篇：「禹行功（按功當作水），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命其妾侯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侯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又如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制度，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九尾白狐，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攸攸。我家嘉夷，來賓爲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這些傳說皆謂禹在治水時娶塗山

氏女，有助於理解天問此句。又，古代關於塗山的地理位置說法很多。如左傳哀十年杜預注：「塗山在壽春東北。」唐蘇鶚蘇氏演義說：「今塗山有四：一者會稽，二者渝州，即巴南，舊江州是也。亦置禹廟於其間。三者濠州，亦置禹廟，酈道元水經注云，周穆古廟，誤爲塗山禹廟。左傳注云，塗山在壽春東北，卽此是也。其山有鯀、禹、啟三廟，又有五諸侯城。四者，文字音義云，塗山，古之國名，夏禹娶之，今宣州當塗縣也。此塗山既爲古侯國，禹娶之則宜也。」蘇鶚說塗山有四，而認爲禹娶妻之塗山當是宣州當塗縣，卽今安徽懷遠縣一帶。又宋王應麟困學紀聞說：「漢地理志九江郡當塗，應劭注，禹所娶塗山侯國有禹虛。蘇鶚演義謂宣州當塗，誤也。東晉以淮南當塗流民寓居於湖，僑立當塗縣以治之，唐屬宣州。漢之當塗乃今濠州鍾離縣西九十五里。」除以上諸說之外，尚有許多不同說法，茲不列舉。禹娶塗山氏之女，是神話傳說中的故事，其確切之地不可詳考。諸說也僅供參考。通，通婚，婚配。之，代詞，指塗山氏之女。台桑：舊注有二說。一指地名，如王逸說：「言禹治水，道娶塗山氏之女，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又蔣驥山帶閣注楚辭說：「世紀，塗山氏合昏於台桑之野。太康地紀，塗山西南，台桑地也。」一說指田野桑間，男女私會之地。如清奚祿詒楚辭詳解說：「台桑，卽桑林。」聞一多天問疏證說：「台桑者，詩經桑中曰：『期我乎桑中』，左傳成二年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桑卽桑中之類，男女私會之所也。台古郃字，台桑當卽郃桑。然古字台與以同（金文陳侯因齊鐘，王孫鐘，邾公華鐘，留盤卽太宰歸父盤以並作台。頌鼎似又作始），是台（郃）似宜亦同字，

蓋以爲地名則作台(郃)，以爲姓則作姒耳。禹姒姓，台桑蓋又卽姒桑。」認爲台爲地名，桑卽桑間野外男女私會之所；台桑，卽台地的桑中之類。可參。以上四句說：禹的全部精力獻於治水之事，他要下來察看天下四方，爲何一得到那個姒山的女子，就和她結合於台桑？

③閔：憐憫，引申爲憐惜、喜愛的意。妃：配偶。左傳桓公二年：「嘉偶曰妃，怨偶曰仇。」這裏指姒山氏之女。閔妃，卽喜愛自己配偶之意。又聞一多天問疏證疑「閔妃」卽姒山氏之女。他說：「閔妃疑卽姒山氏，列二事以明之。說文曰：『幔，埤地以巾攔之，從巾夔聲，讀若溫。』」段玉裁云當作幔，從夔聲。案段說是也。幔下曰「從夔聲，讀若閔」，是夔音近（說文又以夔爲籀文婚字，金文同。昏閔音亦近，故齊閔王一作潛王），幔實卽以巾攔之攔字，本音閔，漢讀聲轉爲溫，故許云「讀若溫」也。說文幔訓埤地，埤訓涂地，是幔亦涂也。漢書楊雄傳「獲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注曰：「獲人，古之善塗墍者也。」顏師古注曰：「獲，攢拭也，故謂塗者爲獲人。」廣雅釋室曰：「幔，塗也。」案疑獲當爲攢，幔當爲幔，訓塗若塗墍，與說文義合。又爾雅釋草曰：「筴，析竹篴也」，「簣，筴也」，篴亦篴字。幔卽攔字，訓涂；篴又訓筴，是閔聲字與余聲字義或同。姒山氏一曰閔妃，蓋猶涂(塗)一曰幔(攔)，筴一曰篴。此一事也。史記夏本紀索隱引世本「塗山氏女名女媧」，而今河南閔鄉縣有女媧墓，閔音無分切，與閔音近，疑閔鄉卽因閔妃而得名。禮記明堂位曰「女媧之笙簧」，補史記三皇本紀原注引世本曰「女媧作簧」。王褒洞簫賦曰：「般匠施巧，夔妃準法」，疑夔亦夔之譌，夔妃卽閔妃。此二事也。」按聞說雖不爲無據，但輾轉相求頗費周折，姑錄以備考。 匹合：婚配。按妃、匹、合

三字義訓相通，舊說或泥於此而認為三字是同義詞連用。清俞樾並據此校改文字（詳本段校記），非是。此句妃爲名詞，匹合爲動詞連用。厥：代詞，此。厥身，此身，指自身。繼：嗣續，繼承。以

上二句意思是：禹喜愛塗山氏女而與她結合，是爲了自身後繼有人。

①胡：爲什麼。

維：語助詞。嗜不同味：當作「嗜欲同味」，詳校注。「嗜（*shì*）示」，嗜好，愛好。快：

滿足。鼃（*zhuō*）招：飽；即朝飽，一朝飽食，比喻一時的歡樂。以上二句意思是：爲什麼禹的愛好欲望與

衆人相同，却僅僅滿足於一時的歡樂？按傳說禹爲了治水，結婚四天就離開了家，如呂氏春秋：「禹娶

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爲嫁取日也。」歷來注家

大都據此解釋「嗜不同味」和「朝飽」等句。如王逸說：「言禹治水道娶者，憂無繼嗣耳。何特與衆人同

嗜欲，苟欲飽快一朝之情乎？故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啓也。」又如汪仲弘天問補注說：「言使禹

娶而爲嗜欲，則當相戀而圖久聚，如饑者之求飽矣，胡爲四日即別，而快一朝之飽乎？明陸時雍說：「鼃

飽，猶左傳所謂蓐食。」書曰，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則禹之居室，僅四日耳。」皆大致可通。又郭沫若認

爲禹和姁山氏女是野合成婚，所以他對「通之於台桑」的解釋是「在台桑和她通淫」，對「而快鼃飽」的解

釋是「只圖一時的安逸」（詳見屈原賦今譯）。此說可能更符合古代神話的原貌，可以參考。又林庚解釋

「閔妃匹合」以下四句，認爲閔妃即塗山氏女。閔作定語，閔妃，指傷心思念的塗山氏女。又認爲「嗜不

同味」指禹和塗山氏女並不情投意合。因此，總釋此四句的意思爲：傷心思念的塗山氏女爲什麼會與這

麼一個並不與她情投意合的禹發生關係（詳見天問論箋）？亦可參考。

⑤啟：人名，傳說中夏禹之子。

代：替代。

益：人名，傳說是夏禹之臣，曾被禹選定繼承帝位。

后：君主。此句是說啟取代益作君主。關於此事，古書記載有兩種不同的傳說，一種傳說認為禹本來選定益繼承帝位，但是益不如啟賢，因此人民擁戴啟爲帝。如孟子萬章上：「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啟賢，能敬承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又史記夏本紀：「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啟遂即天子之位，是爲夏后帝啟。」另一種傳說認為，禹禪位於益，啟不服，攻益，取而代之。如戰國策燕策：「禹授益，而以啟爲吏，及老，而以啟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其實令啟自取之。」從天問此二句的語意看，當是根據後一種傳說而發問。卒然：突然。卒通猝。離：通「罹」，遭受。蠶：孽，災禍。按對於「卒然離蠶」的解釋，舊注也多有不同：一、洪興祖說：「說者曰，有扈氏與夏同姓，啟繼世以有天下，有扈不服，大戰於甘，故曰卒然離蠶也。」此說根據尚書虞夏書和史記夏本紀的有關記述，把「離蠶」解釋成有扈氏與啟的戰爭。二、朱熹楚辭辯證說：「汲冢書至於益爲啟所殺，是則豈不敢謂益既失位，而復有陰謀，爲啟之孽。啟能憂之，而遂殺益，爲能達其拘乎？」此說根據古本竹書紀年中「益干啟位，啟殺之」的記載，認為「離蠶」是指益失位以後，又企圖奪權，使啟遭災。三、王夫之楚辭通釋說：「竹書紀年載益代啟立，拘啟禁之。啟反起殺益，以承禹祀。蓋列

國之史，異說如此。」此說用益拘禁啟，啟反起殺益等事來解釋「離孽」。以上三說都以歷史的傳說為據進行解釋，從上下文看，天問這裏前後八句專問益啟之事，與有扈氏無關，因此洪氏的說法不確。其他二說皆可參考。又周拱辰從字義訓詁的角度解釋「離孽」二句，離騷草木史說：「按說文，孽，一云妖孽不祥也。啟獨排父之所薦以自帝，衆共指為不祥也。一云孽，歌謠也。子與所云天下之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是也。皆匪夷所思，故曰卒然。」此說用字義的解釋附會舊說，與「離孽」二句的問意不符。以上二句說：啟想取代益而作君主，却忽然遭到災禍。

⑥惟：當作「罹」（詳校記），遭受。「惟憂」，即罹憂，遭到憂患。舊注訓「惟」為「思」，惟憂即思憂，指啟能够操心慮患，因而擺脫困境，亦可參。拘：囚禁。達：逃脫。方言十三：「健，逃也。」「健」與「達」同。集韻：「健，或作健、達、达。」又王夫之說：「拘，囚禁也。達，逸出與師也。」所謂「逸出與師」，即啟逃脫囚禁，發動對益的進攻。亦通。「能拘是達」，指啟從囚禁中逃脫。一說「拘是達」是倒文以取韻，指「達是拘」，亦可參。按有的舊注把「拘」解釋為「拘執」，把「達」解釋為「通達」或「變通」，而對「能拘是達」一句的具體解釋又有不同：一說認為指啟不拘執堯舜的禪讓制度而變通之。如黃文煥說：「惟憂而拘是達者，父薦益則宜矢讓，此官天下之舊例，所宜拘者也。人不服則宜修德，此舞兩階之舊例，所宜拘者也。今啟偃然自居帝位，忿然而征不服，是專於憂勤，而凡歷來應拘之見，直以達節破之矣。」（楚辭聽直）這種說法是在孟子以下的儒家傳統觀點的基礎上立說的，似非天問本意。又一說認為「能拘是達」是指啟伐有扈者。如王逸說：「言天下所以去益就啟者，以其能憂思道德，而通其拘隔。拘隔者，謂有扈氏」

叛啟，啟率六師以伐之也。」天問此處所問，與有扈氏無涉，此說亦非。以上二句說：爲什麼啟遭到憂患，而又能從拘禁中解脫？

⑦歸：還，送交。

𢇛：射，射器，指弓箭。

籥（云菊）：疑是「箛」字之誤。箛，是用竹木或獸皮等

物做成的盛箭器，這裏泛指武器。又丁晏說：「說文革部，鞫，踢鞫也。或從籥，與籥同。」戰國策，六博

踢鞫。注，劉向別錄，蹙鞫，黃帝作。蓋因娛戲以練武士。漢書藝文志，兵家蹙鞫二十五篇。射即射御

之射，皆武事也。」（楚辭天問箋）據此，則「籥」是一種習武之器，引申之泛指兵器，可參。厥：代詞，指

啟。躬：身體，本身。厥躬，即指啟而言。按「皆歸射籥，無害厥躬」二句，歷來注家說解紛紜，莫衷一

是。如王逸說：「射，行也。籥，窮也。言有扈氏所行，皆歸於窮惡，故啟誅之，長無害於其身也。」此處

數句皆專問益啟事，與有扈氏毫無關係，王逸說不確。後世不少注家遵循或發揮王逸之說，皆非是。

又洪興祖說：「凡能取中皆曰射。籥，窮也，音菊。此言啟之所爲，皆歸於中理而窮情，夫孰能害之者？」

清王萌說：「籥，窮也。射夫恃武，矢盡則窮，此立斃之道，凶人以其力斃，是歸於射窮也。」（楚辭評注）以

上二說「籥」皆訓籥窮，但具體解釋句意却迂曲無當，非此二句本旨。又清馬其昶說：「射，行，訓見廣雅。

籥，說文云，窮治罪人也。射籥者，行法也。此言禹益皆以冢宰聽政，朝覲訟獄皆歸之，天下亦無有害

於其躬者。」（屈賦微）此說訓「射籥」爲行法，可備一解，但其對全句的解釋，亦嫌牽強。又林庚天問論

箋釋「射」爲「射獵」，釋「籥」爲「鞠養」，指畜牧，並把二句的意思解釋成：后益使大家都來射獵畜牧而並

無危害其自身之處。說法較新，也可備參考。以上二句意思是：在啟和益作戰時，益的部下都向啟交

出武器，而對敵無所傷害。

⑧作：通祚，指國祚，王位。 革：變更，革除。 播：通「蕃」，降：通「隆」。播降，繁盛昌隆。一說播降，指播種、繁殖，用以比喻禹把王位傳給了自己的兒子啟。如徐煥龍說：「何元后之統革受禪之局者，自益而起，而禹則如農夫之播降？言傳子猶穀種相傳也。」（屈辭洗髓）亦可參。以上二句意思是：同是由禪讓而得帝位，為什麼益被革除，禹却繁昌？按舊注中多把「作革」釋為「實行變革」或「創始革新」，把「播降」解釋成播種百穀。如洪興祖說：「（益）焚山澤，奏鮮食，所謂作革也。稷降播種而曰禹播降者，水土平然後嘉穀可殖故也。」黃文煥說：「作革播降者，固禹治水，稷乃教耕，凡天所降之嘉種，得以播之，是開播降之先功在禹，而益以掌火烈山澤，則開治水之先又在益。稷之子孫與禹，均有天下。益獨其後其身兩無與焉，此又天地一大疑案也，故以問也。革謂革故而從新也。作，創作也。益效力於治水之先，益固作革之始也。」清高秋月說：「作，剏作也。革，革故而從新也。益剏作變革於其始，而禹乃治水，禹治水而稷乃播降。」（楚辭約注）以上諸說以「作革」為益之功，雖還可通，但略無問意，至以「播降」為后稷播種百穀而攀援禹益，則牽強殊甚，絕非文義。但此類說法在舊注中較為多見，故錄以備考。

⑨棘：急。詩經素冠「棘人樂樂」，毛傳：「棘，急也。」又采薇「玃狁孔棘」，出車「維其棘矣」，鄭箋並同。洪興祖補注：「棘，急也。言急於賓商也。」又黃文煥說：「棘猶亟也。詩所謂『匪棘其欲』之棘也。亟與急義通。賓：古代五禮（吉、凶、軍、賓、嘉）之一，是諸侯朝見天子之禮。這裏用作動詞，朝見。又

丁晏說：「賓當爲嬪……唐皇記霓裳之舞是也。」說亦可參。（又此處宜補郭沫若說，以棘賓爲刺嬪，指殺殉獻天。）商：當從清朱駿聲之說，「爲帝之誤字」，「帝，天也。」又朱熹說：「棘當作夢，商當作天。」一說「商」爲「高」之誤字，或因同音借爲「上」字，高和上都指天而言。皆可參。按「賓商」二字，舊注異說頗多。王逸解釋「賓商」爲「陳列宮商之音」。洪興祖則解釋爲啟待商契以賓客之禮。劉夢鵬又說：「商，商均。禹受舜禪，封舜之子義均於商。啟既嗣禹，而首賓禮之，崇先代之後也。」凡此諸說，恐均非天問本意。九辯、九歌：樂曲名，古代神話說這是夏啟從天上得來的。山海經大荒西經：「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郝懿行箋疏：「開卽啟也。」）漢人避諱所改。」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九歌以下。」以上二句卽就啟賓於上帝，從上帝那裏得到九辯九歌的傳說發問。以上二句說：啟急急忙忙去朝見上帝，結果取來了九辯九歌兩種樂曲。

⑩此二句是轉而追問啟的出生經過。古代神話說，啟出生時，其母塗山氏化爲石。漢書武帝紀顏師古注引淮南子：「禹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方生啟，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啟生。」「勤子屠母」，大概是就這個神話發問的。勤子：指啟母殷勤地保全了兒子。戴震說：「一說勤子，勤勞生子也。謂啟母化石之事，石破北方而啟生。」（屈原賦注）一說「勤子」卽指啟而言，如胡文英說：「啟方平有扈之孽，而卽亟亟於禮樂，故下文謂之勤也。」（屈騷指掌）又游國恩說：「勤子者，謂啟也。禹治水，勤勞天下，猶祭法所謂冥勤其官，故啟謂之勤子。」（天問纂義）又林庚說：「勤子，勞苦的孩子，這裏指啟。」

說文：「勤，勞也。」啟乃私生子，而出生時母親又「死分竟地」，原始傳說中必有一段勞苦的經歷。」（天問論箋）以上三說雖都認為「勤子」指啟，但所以立說者不同。均錄以備考。屠母：殺母，指塗山氏因生啟而殺身。一說「勤子屠母」，是指禹出生的經過。如王逸說：「言禹脬剥母背而生，其母之身，分散竟地，何以能有聖德，憂勞天下乎？」洪興祖說：「干寶曰，前志所傳，修己背坼而生禹，……禹母事出帝王世紀。禹以勤勞修鉉之功，故曰勤子也。上云九辯九歌，言啟以禹故，得享備樂，何以修己生禹而反遇災害耶？言坼剖而產，則有之；死分竟地，未必然也。」按王洪之說不確。朱熹駁之說：「勤子屠母，舊注引帝王世紀，言禹脬剥母背而生，補又引干寶言黃初五年，汝南民妻生男，從右脅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母子無恙以爲證。此事有無，固未可定，然上句言啟事，而未有所問，則此句不應反說禹初生時事矣。故疑當爲啟母化石事也。」（楚辭辯證）。死：通「尸」。死分竟地，指啟母尸骨分裂，散棄於地。按「勤子屠母」事，近人或以爲指啟子武觀事。如高亨說：「所謂『勤子』當指啟對待武觀而言。考詩經豳風鴉鵒：『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王肅注：『勤，惜也。』勤子可解爲愛惜其子，是說啟愛武觀，在彭伯壽出征，武觀來歸之後，並沒有殺死武觀。至於屠母，從文意觀察，當是說啟屠戮武觀之母。所謂『死分竟地』，死讀爲尸，竟地猶言滿地，當是說啟對武觀之母，加以支解的酷刑。此事雖不見於記載，但是啟因武觀造反，遷怒於他的一個妃妾——武觀之母，從而以殘暴手段殺死她，是很合情理的。」（見文史述林天問瑣記）又聞一多說：「離騷曰：『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夫家巷。』此曰『勤子』即彼之『五子』，此曰『列分竟地』即彼之『家巷』也。五子一曰五觀。楚語上曰：『堯

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姦子。」案勤姦聲近，勤子即姦子。亂在內曰姦，五子家閭，故曰姦子也。屠讀爲瘡，周南卷耳「我馬瘡矣」，幽風鴟鴞「予口卒瘡」，釋文並云「瘡本作屠」，是其比。瘡，憂勞也。僞五子之歌曰：「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於洛之汭」，御母以從之說，當有所受。蓋五子叛父而挾其母以相從，使其母憂勞，故曰「姦子瘡母」也。竟，張惠言讀爲境，是也。五子據洛汭觀扈之地以叛啟，形同割據，故曰「列分境地」。（天問疏證）以上二說都以啟與其子武觀（五觀）的史事進行解釋，說法不盡相同，均錄以備考。以上二句意思是：爲什麼殷勤地保全了兒子的母親却遭到殺身之禍，尸骨分裂，盡棄於地？

⑪帝：天帝。降：降生。羿：按古代關於羿的傳說有二：一是堯時羿，見淮南子本經。一是指夏代有窮國的君主，見僞古文尚書五子之歌。這裏的羿當指有窮國君。有窮國屬東夷族，故稱夷羿。革：改變，孽：禍害。「革孽」，改變夏朝的統治，禍害夏朝的人民。王夫之說：「革孽，革夏祚而孽夏民。」甚確。傳說羿曾起兵推翻了夏啟之子太康的統治，故說「革孽夏民」，左傳襄公四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一說「革孽夏民」是指天帝派羿來革除夏朝人民所遭受的苦難。如林雲銘說：「太康滅厥德而禽荒，羿因民不忍，距於河，是上帝使革除民患也。」此說亦可參。又一說「夏」當讀爲「下」，「革孽下民」，指帝降夷羿於下國，爲下民革除憂患。說恐非是。以上二句說：天帝降下夷羿，改變夏王朝的統治，爲害於夏朝的百姓。

⑫河伯：黃河之神。王逸說：「傳曰，河伯化爲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

帝曰：「爲我殺羿。」天帝曰：「爾何故見射？」河伯曰：「我時化爲白龍出遊。」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犯？汝今爲蟲獸，當爲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歟？王逸之說不知出自何處，大概古代有此類神話傳說，故屈原以爲問，王逸又引以爲證。又林庚說「河伯」指河洛一帶的土著部族，這一族在黃河一帶很有勢力。故竹書紀年云：「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見天問論箋）。可參。又王夫之說：「河伯，古諸侯，司河祀者。」亦可參。妻：動詞，娶妻。雒：同洛，指洛水，即今洛河。嬪（ひん）：古代婦人的美稱。洛嬪，指洛水女神。按古代傳說洛水女神即宓妃。王逸說：「雒嬪，水神，謂宓妃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如淳說：「宓妃，伏羲女，溺死洛水，遂爲洛水女神。」一說雒嬪指河伯之妻，如周拱辰說：「雒嬪亦水神，即河伯眷屬也。」（離騷拾細）又劉夢鵬說：「雒卽有雒氏，亦夏時諸侯，見路史。言羿既革夏，何故殺河伯而結姻有雒氏，即伏自戕之機乎？」（屈子章句）蔣驥說：「按竹書夏帝芬十六年，雒伯用與河伯馮夷鬥。蓋河洛皆古諸侯國名，伯其爵，嬪其妃耳。」二說皆認爲「雒」是古代的諸侯國。錄以備考。以上二句說：羿爲什麼要射河伯，又娶洛水女神爲妻？

⑬馮：通憑，滿，指把弓拉滿。朱熹說「馮，滿也，言引滿也。」此說是。一說「馮」是挾持之意。

珧（ぎょう）：蚌類。古代用以裝飾弓的兩頭。說文：「珧，蜃甲也，所以飾物。」爾雅釋器：「弓以蜃者謂之珧。」這裏即指弓。利：用，這裏的意思是麻利地運用。決：射箭用具，即扳指，用玉石骨角等物作

成，拉弓時套在右手的大拇指上，用以鈎弦。封：大。豨（し）：猪。方言：「豨，南楚謂之豨。」封豨，即大猪，這裏泛指大的野獸。又王逸說：「封豨，神獸也。」可參。一說封豨是人名，即封豕。左傳昭

公二十八年：「昔有仍氏女黝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襲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舊注或據此認為羿射封豕是滅除無道諸侯。如清王遠說：封豕必指當時無道諸侯，為羿所滅者，如左傳所云樂正后襲生伯封謂之封豕是也。言羿滅無道，宜為后帝所順，何以冬祭獻肉膏而帝不饗之乎？（見楚辭評注）又有舊注據淮南子本經之文認為羿射封豕是為民除害。如蔣驥說：「淮南子，堯使羿禽封豕於桑林。問封豕食人，羿射殺之，正除民害者，何獻肉而帝反不順乎？」以上諸說，皆備參考。以上二句意思是：羿沉湎於田獵，挽弓放箭，專射那些大的野獸。

⑭蒸：通烝，冬祭。爾雅釋天：「冬祭曰烝。」蒸肉，祭祀用的肉。膏：肥美的肉。按「獻蒸肉之膏」是說以肥美的祭品進獻上天，歷來注家多同此說。而陳本禮認為是指「於冬祭日獻鳩肉而弑帝」（見屈辭精義）又清朱亦棟說：「其云獻蒸肉之膏者，即左襄四年魏莊子所云，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是也。」（羣書札記）二說恐皆非是。后帝：天帝。若：順。爾雅釋言：「若、惠，順也。」以上二句說：為什麼羿所獻的祭肉那麼肥美，而天帝還是不順心？

⑮浞（ニニ。濁）：人名，即寒浞，相傳是羿的相，後殺羿而自立為君。左傳襄公四年：「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純狐：純狐氏女。按這裏的純狐當是羿的妻室，寒浞與她合謀殺羿，并娶她為妻。蔣驥說：「按路史……浞蒸取羿室

純狐，內媚外賂，娛羿于畋，因與家衆共殺羿。」又王邦采說：「純狐氏，羿妻也。」（天問箋略）參考離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等句及左傳等書的記載，可見純狐當是羿妻後又爲浞所娶。舊注或謂純狐是浞之妻，如王逸說：「言浞娶於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又徐煥龍說：「浞娶純狐氏，非無室家，眩惑羿妻之美，于是謀羿。」（屈辭洗髓）。皆非是。眩（xuan 絢）：惑亂，這裏是形容詞，作定語。眩妻，卽惑婦，指羿妻是專門惑亂人的婦人。馬其昶說：眩妻之稱，猶本篇之稱惑婦眩弟，及詩稱哲婦之類。」此說近是，可參。一說「眩」作動詞，迷戀；眩妻，指浞迷戀羿妻的美色，非是。又一說認爲「眩妻」卽「玄妻」，亦卽左傳昭二十八年所謂「昔有仍氏生女，黝黑而甚美，光可以鑒，名曰玄妻。」亦非是。爰：於是。以上二句說：浞想娶純狐氏，羿的那個專門亂惑人的老婆於是就出謀劃策。

⑯射革：指羿射藝高超而強力過人，能射穿多層皮革。洪興祖說：「禮云，貫革之射。」左傳云，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言有力也。」交：合，并力。吞：吞滅。按傳說羿爲家衆烹食，所以這裏的「交吞」有雙關意義。揆（xun 葵）：揆度，謀算。「交吞揆之」，指衆人合力謀算吞滅羿。又清孫詒讓說：「揆，亦滅也。」呂氏春秋知上篇云：「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揆吾家，苟可以儼劑貌辨者，吾無辭爲也。」戰國策齊策作「剗而類，破吾家」，此云交吞揆之，卽謂浞與國人交結破滅羿之家也。」（札逢）備考。以上二句意思是：羿的力量可以射穿皮甲，爲什麼人們竟敢把他當作吞滅的對象來算計他。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①？化爲黃熊②，巫何活焉③？咸播秬黍，莆藿是營④⑤。何由並投，而鮌疾脩盈⑥⑦？白蜺嬰茀，胡爲此堂⑧？安得夫良藥⑨，不能固臧⑩？天式從橫，陽離爰死⑪。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⑫⑬？萍號起雨⑭⑮，何以興之⑯？撰體協脅，鹿何膺之⑰⑱？鼃戴山抃⑲，何以安之⑳？釋舟陵行，何以遷之㉑㉒？惟澆在戶，何求於嫂㉓？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㉔？女歧縫裳㉕，而館同爰止㉖；何顛易厥首㉗，而親以逢殆㉘㉙？湯謀易旅㉚，何以厚之㉛？覆舟斟尋，何道取之㉜？

【校記】

〔一〕化爲黃熊：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化」下有「而」字。柳宗元集附天問、夫容館本並有「而」字。按當無「而」字。

〔二〕莆藿：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黃藿」，又皆引一本作「莆藿」。柳宗元集附天問、夫容館本、明馮紹祖校本並作「莆藿」。按洪興祖說：「莆疑卽蒲字。蒲，水草，可以作席。藿，亂也，音丸，與萑同。左氏云，萑苻之澤，是也。以莆爲黃，以藿爲藿，皆字之誤耳。」洪說是，當作「莆藿」。又聞一多楚辭校補說：「莆藿當爲藿莆之倒。藿莆卽莞蒲。……藿蒲是蒲之類名，猶秬黍爲黍之類名。若作莆藿，則詞例參差矣。」王注曰，萬民皆得布種黑黍於藿蒲之地。是王本正作藿莆。」此說可參。

〔三〕從「阻窮西征」至「鮌疾脩盈」八句，郭沫若認爲是錯簡而移於問鮌禹治水一段之中，置於「順欲成功，帝何刑焉」之後，「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之前（見屈原賦今譯）。按郭說近是。此八句是有關鮌的神話，當移至鮌禹之事一段之中。

〔四〕安得夫良藥：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夫」上有「失」字。

〔五〕喪：洪興祖引一本作「喪」。○體：聞一多說當作「履」（詳楚辭校補）。僅供參考。

〔六〕萍：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萍」，一本作「萍」。柳宗元集附天問作「萍」。文選張載雜詩注引作「屏」。

〔七〕撰體協脅，鹿何膺之：洪興祖引一本、朱注本作「撰體脅鹿，何以膺之」。朱熹又引一本作「撰體協脅，何鹿以膺之」。又聞一多楚辭校補說：「當從一本作「撰體脅鹿，何以膺之」，以與上文「萍號起雨，何以興之」句法一律。」按此處上下四問皆以「何以」爲句，句法整齊，此句似亦當如之。聞說可參。

〔八〕戴：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載」。按戴載古通。○扞：洪興祖引釋文、朱熹引一本作「拚」。非是。

〔九〕一說認爲從「白蜺嬰茀」至「何以遷之」十六句，是錯簡，當移至「羿焉彈日？鳥焉解羽？」之後。又郭沫若屈原賦今譯把「萍號起雨」至「何以遷之」八句移至「曜靈安藏」句之後。又唐蘭天問「阻窮西征」新解把「阻窮西征」到「何以遷之」一段移至「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之後。諸說皆供參考。

〔二〕歧：朱注本作「岐」。

〔三〕顛易厥首：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顛」下有「隕」字。按「隕」字蓋涉上文「顛隕厥首」而誤衍。一說「顛」字爲「顛」字之誤，亦非。

〔三〕親以逢殆：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殆」上有「天」字，朱熹又引一本「殆」上有「大」字。非是。

〔三〕湯：朱熹說：「湯與上句過澆，下句斟尋事不相涉，疑本康字之誤，謂少康也。」清張惠言七十家賦抄說：「湯疑當作陽。」清馬其昶屈賦微說：「案湯陽陽同字。湯謀卽陽謀。」郭沫若屈原賦今譯說：「湯字當是浞字之誤。」聞一多楚辭校補據清牟廷相說認爲湯爲澆之譌字。按，此當從朱熹之說，湯作康，指少康。餘詳注。

【注釋】

①阻：艱難險阻。窮：盡，止，這裏指無路可走。征：行。巖：高峻的山嶺。

②化爲黃熊：古代神話說鮌死後變爲黃熊，進入羽山的深淵。左傳昭公七年：「昔堯殛鮌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巫：古代稱能以舞降神的人，這裏指古代神話傳說中的神醫。山海經海內西經：「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窳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郭璞注：「皆神醫也。」一說疑「巫」字是「靈」的斷字，取靈的一部分則爲巫字，「靈何活焉」，是說鮌的靈魂又怎能復活呢？說亦可參。按以上四句是關於鮌的神話傳說。大概是鮌變爲黃熊之後，曾向西方行進，歷盡艱難困苦，越過崇山峻嶺，到神巫衆多的地方求救。這種傳說雖不直接見於其它古籍，但此處所問比較明

確，天問本身是保存古神話的重要典籍，凡所問述，必有淵源。唐蘭天問阻窮西征新解，在分析了各種材料之後說：「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似是一事。古代神話殆謂鯀屍剖而生禹，其屍體遂化爲黃熊而西征，被阻於窮山，卒越巖而南，求活於諸巫也。古代神話今多闕亡，故天問之文多不可解；然若此類，則尚可以意逆之也」（詳見古史辨第七冊下）。此說除「被阻於窮山」一語尚可商榷之外，其他說解都是正確的。一說把此處四句分爲二事：「阻窮西征，巖何越焉」二句指羿事，「化爲黃熊，巫何活焉」指鯀事。如清毛奇齡天問補注解釋「阻窮西征，巖何越焉」二句說：「此羿事也。阻當作鉏，地名。窮卽有窮國也。巖，險也。越，過也。羿自鉏遷窮，急於西征，其巖險何所過於他國也。此特指遷窮一事。按左傳魏莊子曰：『昔有夏之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人而代夏政。』又帝王世紀云：『帝羿有窮氏，其先世封於鉏，羿自鉏遷於窮石，逐帝相，徙於商丘，依斟灌、斟鄩氏。』據地志，故鉏城在滑州衛城東，商丘在東郡濮陽。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氏所遷也。斟灌、斟鄩，皆在東極，古隅夷地。以商丘二斟較之，有窮在西，故曰西征。蓋夏帝世居二斟，如竹書太康、仲康、帝相皆似二斟，而汲古文云，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是從帝所居以定向背，故曰其險何似。古險字卽巖字，如傳巖史作傳險可見。下二句鯀事，問中一節兩事者多有，亦是一例。」按毛氏說「阻當作鉏」，「阻窮西征」，卽左傳「后羿自鉏遷於窮石」。此說比較牽強，姑錄以備考。一說「阻」借爲「徂」，釋爲「往」，「徂窮西征」，指羿西征往窮石。此說與毛氏略同。以上四句意思是：鯀從羽山向西行進，道路艱險難通，他是怎樣越過崇山峻嶺的？他已經變成了黃熊，西方的神巫又如何把他救活？

③咸：全，都。

播：播種。

秬（jù）黍：黑黍，這裏泛指糧食。

蒲：通蒲，一種水生植物，嫩

時可食。

藿：通「萑（hú）環」，蘆類植物，嫩時即蘆筍，可食。

營：謀求，尋求。一說「營，除也。」

（見王夫之楚辭通釋），「莆藿是營」即清除水草的意思，亦可通。又一說「營」是營作、耕種的意思，「莆藿是營」指在莆藿之地耕種黑黍，使長滿水草的地方變為良田（見王逸楚辭章句）說亦可參。以上二句意思是：鮌曾教受災的人民都種黑黍，又教他們在水草中尋求嫩蒲和蘆筍救饑。

④并：通屏，屏棄。

投：拋棄。

并投，即屏棄。

清孫詒讓說：「案并當讀為大學『迸諸四夷』之迸

（釋文引皇侃云，「迸猶屏也」）。投讀為詩巷伯「投畀有北」之投（毛傳云，「投，棄也」）。并投猶言屏棄，即指鮌羽山之事。（札迻）又清毛奇齡說：「言鮌治水，亦皆以播種是營耳。何為獨受害鮌也？」說皆近是。又孟子：「舜流共工于幽州，放歡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鮌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舊注或據此訓并為並，并投，指鮌和其他三人被放逐之事。如曹耀湘說：「洪水之時，草木暢茂，鮌所以障洪水者，蓋欲使沮澤之地，芸除惡草，而皆播種禾黍，是其心亦為民耳，事雖不成，何以遂與共工驩兜三苗并受流放之罪，至今日猶以鮌為病，如是其長久盈滿乎？」（讀騷論世）說亦可參。疾：病，引申為罪過。脩：長久。盈：滿，多。以上二句意思是：鮌做了那麼多好事，為什麼還要被屏棄放逐，受的罪那麼長久又那麼多？

⑤蜺：同霓，副虹。

嬰：纏繞。

葍（qū）扶：雲氣。

堂：指崔文子的廳堂。古代神話說崔文子跟王

喬學仙，王子喬化為雲氣繚繞的白虹，給崔文子送來仙藥。崔文子感到驚怪，就以戈擊虹，仙藥掉落

在地上，低頭一看，地上是王子喬的屍體。崔文子把屍體放在室中，蓋上破筐，過了一會，王子喬的屍體變成大鳥，鳴叫起來，崔文子開筐視之，大鳥飛去。關於崔、王的神話，可參看王逸注及漢書郊祀志應劭注引劉向列仙傳之文。以上二句說：雲氣繚繞的白虹，到崔文子堂上來幹什麼？

⑥臧：通藏，保藏。王念孫說：「如王（指王逸注）所述崔文子事，則臧字當爲藏，古無藏字，借臧爲之。崔文子引戈擊蜺而墮其藥，故云得夫良藥不能固臧。若訓臧爲善，則義與固字不相屬矣。（按王逸訓臧爲善，此駁其非）」（讀書雜誌）以上二句說：爲什麼王子喬得來仙藥，却又不能牢固地保藏？按一說以上四句是指嫦娥竊羿的仙藥而奔月的神話故事。如蔣驥說：「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謂月神也。淮南子，羿請不死之樂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悵然無以續之。靈憲，嫦娥，羿妻也。竊藥將奔月，枚筮之於有黃，吉，遂託身於月爲蟾蜍。（山帶閣注楚辭）丁晏進一步引申蔣驥的說法，把四句合爲一事，他說：「白蜺嬰葍，此盛言姮娥之裝飾也。蜺與霓同，猶月中霓裳羽衣。九歌東君云，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九歎逢紛云，薛荔飾而陸離薦兮，魚鱗衣而白霓裳。以騷辭本文證之，知其確矣。嬰葍，婦女首飾。荀子富國篇，處女嬰寶珠。楊倞注，嬰，繫於頸也。說文，嬰，頸飾也。從女嬰，嬰其連也。易既濟，婦喪其葍。馬融云，葍，首飾也。見釋文。胡爲者，訝之之辭，言此豔裝濃飾，胡爲而畫於此祠堂也。又淮南子覽冥訓云，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文選月賦，集素娥於後庭。李善注引歸藏曰，昔嫦娥以不死之藥奔月。文選郭景純游仙詩，姮娥揚妙音。李善引淮南許慎注，常娥，羿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言何從得此良藥，致奔入月中，不能自固以善其身也。」

〔楚辭天問箋〕按蔣丁二說因上文言及羿事，於是認爲此處也是關於羿的故事，雖不爲無據，但恐非天問本意。天問自「白蜺嬰茀」以後數句，是雜問各種神怪靈異之事，這裏不必是因上文而續問羿事。又王逸之說本於劉向列仙傳（洪興祖說：「崔文子事見列仙傳。」今本列仙傳雖無此文，但東漢應劭注漢書郊祀志曾引劉向列仙傳中關於崔文子事。）大概劉向曾據以說解天問，後又爲王逸所本。可見王逸之說是盛傳於漢代的舊說，當較爲近是。

⑦天式：天道，自然的法則。又胡文英說：「白虎通，天弓，虹也。天式疑卽天弓也。耳談，昔有人於山中見二重，各吐青紅氣，遂成虹蜺。日沒氣消，重亦不見。陽，日也。虹固生於日雨相交，日一離則暑濕消而死矣。此因上文白蜺，下文起雨而及之也。」（屈騷指掌）此說認爲「天式」指天空中出現的虹，是因上文白蜺，下文起雨連類及之而發問的。姑錄以備考。從：通縱。縱橫，指陰陽二氣的運動、消長。陽：陽氣。王逸說：「天法有善（惡）陰陽縱橫之道，人失陽氣則死也。」爰：于是。以上二句意思是：天的法則是陰陽二氣不斷運動消長，只要陽氣消失，于是人就死亡。

⑧厥：代詞，其。體：指王子喬未變大鳥時本來的軀體。以上二句意思是：王子喬死了怎麼變成大鳥，還能鳴叫？他是怎樣喪失了本來的軀體？按，一說「夫焉喪厥體」是指王子喬既化爲大鳥，當是沒死，又怎能謂之喪其生呢？可參。

⑨萍號（píng háo 平毫）：神話中的雨師。洪興祖楚辭補注：「山海經，屏翳在海東，時人謂之雨師。天象賦云，太白降神於屏翳，注云，其精降爲雨師之神。博雅作萍翳。張景陽詩云，豐隆迎號屏。」

顏師古云，屏翳一曰萍號。是萍號又稱爲屏翳、莽翳、號屏等。又王逸說：「萍，萍翳，雨師名也。號，呼也。」分萍號爲二事。又清俞正燮說：「今案屏翳似雲，而號則爲風，楚詞註蓋誤字。……莽號自應爲風師，天問亦言風號乃起雨也。」（癸巳存稿）認爲萍號指風師，均錄以備考。興：發動。以上二句說：萍號能興雨，他是怎樣發動的？

⑩撰（*zhuan* 賺）：具，具備。撰體，具於體，身體上具有。 協：合。 脅：戴震屈原賦注：「王休注素問云，脅，謂兩乳之下及脇外也。」即從腋下到肋骨盡處的部分。「協脅」，意思是長着兩個上身。又說文：「脅，兩膀也。」一說據此認爲「協脅」指鹿兩膀生翅而成鳥形，亦可參。 鹿：大概是指古代神話中的風伯，即飛廉。因上文說到雨師，所以連類及之而問風伯。蔣驥注此句說：「謂風伯也。」後漢書明帝迎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外。三輔黃圖，飛廉鹿身，頭如雀，有角，蛇尾豹文，能致風氣。」古代神話中關於風伯的形體傳說各異，三輔黃圖說是鹿身雀頭，漢書司馬相如傳顏師古注引郭璞說飛廉是鳥身鹿頭，天問此處又說飛廉是有兩個上身的怪物。傳說雖異，但其形體都與鹿有關。又姜亮夫說：「撰體與協脅對文，撰即巽本字。堯典，『巽朕位』。傳，順也。廣雅釋詁同。引申爲柔順。協，合也，亦柔嘉之義。鹿性極柔順，故曰巽體協脅。」（屈原賦校注）說亦可參。膺（*ying* 英）：承受。以上二句意思是：神鹿的軀體有兩個上身，它是怎樣承受了這樣的體魄？

⑪鼇（*a* 熬）：傳說中海裏的大龜。 戴：背負，負荷。 抃（*bian* 便）：拍手，這裏指巨鼇四肢的游動。王逸注引列仙傳說：「有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戲滄海之中。」關於「鼇戴山抃」的神

話又見於列子湯問篇：「勃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又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強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一說「鼇」指下文的「澆」。如聞一多說：「論語『鼇盪舟』本篇王注引作澆，左傳襄四年『生澆及豷』，說文豕部引作敖，尚書『無若丹朱傲』，釋文字又作昇，漢書劉向傳作敖，管子宙合篇『若敖之在堯』，鹽鐵論論菑篇『羿敖以功力不得其死』，亦並作敖。昇澆敖一人，而敖鼇音同，故傳說即以澆爲鼇。鼇卽龜也，龜性能水陸兩棲，因之遂有澆能陸地行之說，龜爲介族，因之離騷又云『澆身被服強圉』，強圉猶堅甲也。天問此文上文上言載山，下言釋舟，合鼇澆之事於一韻而問之，正以傳說中鼇與澆實一而二、二而一耳。」（天問疏證）又林庚說：「這兩句的意思是問：后羿一族西征夏王朝時，在舟行的征途中，遇見了一座山把水路突然擋住了，因而不能繼續前進。這時澆便化爲巨鼇，把那座山背了起來，移開到一邊去，終於越過了險阻，完成了西征。這也就是上文『巖何越焉』的答案。這裏則是形容澆如何抖擻精神，把山平平托起，拍手得意的成功場面。」（天問論箋）按以上二說都認爲鼇卽是澆，林說又進一步認爲此二句是有關后羿一族征服夏王朝的歷史神話，「天問在這裏正是保存下這一

神話傳說的第一手材料。」說雖可參，但這裏「鼇戴山抃」，是承接上文雨師、神鹿等神怪靈異之事而發問的，其義當如王逸注及列子等書所述。把鼇解釋爲澆，於聲音可通，而意思則嫌迂曲。安：安穩。以上二句說：巨鼇背負着山而四足游動，怎能使神山安穩？

⑫釋：放棄。釋舟，指棄船不用。陵：大土山。陵行，指在陸地行走。遷：搬走。按列子湯問篇：

「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此二句即指龍伯國巨人釣鼇的神話傳說，意思是：龍伯國巨人不用船而在陸地行走，他怎麼能到大洋中把六鼇釣走呢？一說此二句是指論語中所謂「界盪舟」一事。（見論語憲問）如王夫之說：「釋舟，舟離水也。遷，盪移之也。逐犬，獵也。女岐，澆嫂。館同爰止，同止宿也。鼇之戴山，其任重矣，若恃其神力而抃舞，則不能安。澆負盪舟之力，以殺羿而篡天下，猶之乎其盪舟於陵，而舟卒不可動，則亦鼇之戴山而舞也。」（楚辭通釋）又徐文靖說：「論語界盪舟，魏何晏解云，孔曰，羿有窮之國，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界，界多力，能陸地行舟。古陵陸通用。此問界釋舟陸行，何遂能遷移他處？界，左傳作澆，與下文惟澆在戶，何求於嫂，皆澆事也。」（管城碩記）。按此說雖可參考，但天問文例多以四句爲一小節，一節之中所問之事又率多相類。此節前二句問神怪靈異之事，後二句似不會遽問史事。因此這裏當取列子所載神話釋之。又劉夢鵬說：「釋舟陵行，即書所謂隨山刊木。遷者，遠其害而去之之謂。」（屈子章句）認爲這裏是指大禹治水之事，非是。

⑬澆（g.傲）：通界，人名，相傳是夏代寒浞之子，爲人兇殘多力，曾殺死夏后相，後又被夏后相之子

少康所殺。戶：門，這裏指居室。嫂：澆的嫂子。王逸說：「言澆無義，淫佚其嫂。往至其戶，伴有

所求，因與行淫亂也。」南朝梁沈約竹書紀年帝相後附注說：「少康使汝艾謀澆。初，浞娶純狐氏，有子早死。其婦曰女歧，寡居。澆強圉，往至其戶，陽有所求。女歧爲之縫裳共舍而宿。汝艾夜使人襲斷其首，乃女歧也。」清俞樾不信沈約之說，認爲澆是寒浞的長子，不得有嫂。其所著楚辭人名考說：「上云惟澆在戶，何求于嫂，故以女歧爲澆嫂。然襄四年左傳云，浞因羿室生澆及豷。又云，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則浞止二子，長澆次豷，澆無兄而有嫂，何歟？」俞說恐失之拘泥。又一說疑嫂是獲字的形誤，獲卽蒐之正體，指田獵。意思是說澆居家在室，爲什麼用蒐狩田獵之事求而殺之？錄以備考。以上二句意思是：澆到他嫂子那兒去，對她有什麼要求？

⑭少康：傳說中夏朝的中興之主，夏后相之子。逐犬：驅使獵狗。這裏指打獵。一說逐犬指追隨着狗的踪迹，以便行刺澆。亦可參考。顛隕：墜落，這裏指砍掉。又清錢澄之說：「顛者，反也。言不期隕而反隕。」（莊屈合詁）意思是，少康打獵無意中得澆而殺之。錄以備考。厥：其。厥首：澆的腦袋。以上二句說：爲什麼少康出去打獵，却能砍掉澆的腦袋。按馬其昶說：「此必少康襲殺澆於其嫂之室，故問澆何求於嫂而在其戶？又何以少康逐犬於野，而澆隕其首於戶？」（屈賦微）認爲少康殺澆是在澆嫂的室中，大概是因「唯澆在戶」而立說，僅供參考。

⑮女歧：王逸注：「女歧，澆嫂也。」曹耀湘讀騷論世說：「女歧乃鬼女之名，澆嫂淫佚，爲世所醜者，故以女歧爲之號也。」館：屋舍。館同，卽同館。爰：語中助詞。止：居住，宿止。以上二句說：

女歧爲澆縫衣裳，他倆同屋而宿。

①⑥易：換。厥首：指女歧之首。顛易厥首，指錯砍了女歧之首。親：親身，指澆。逢：遭逢、

遭遇。殆：危險。親以逢殆，指澆親身遭遇危險。周拱辰說：「親以逢殆，指逐犬顛隕澆首言也。言

汝艾夜襲殺澆，爲少康討叛也。卽以除蒸嫂之凶也，澆似可傲倖逃死矣，而卒不免少康逐犬之厄。」離

騷草木史一說「親以逢殆」指女歧被殺而言，如王逸說：「言少康夜襲得女歧頭，以爲澆，因斷之，故言

易首，遇危殆也。」以上二句意思是：爲什麼錯砍了女歧頭後，澆仍不警惕，而終於親身遭殃。按

「惟澆在戶」至「親以逢殆」一段，尋繹其事理，似當是殺女歧在前而澆逢殆在後。少康派人到女歧住所

襲殺澆，却錯砍了女歧，後田獵逐犬終於殺了澆。周拱辰說：「沈約竹書註，少康使汝艾謀澆。初浞娶

純狐氏，有子蚤死，有婦曰女歧，寡居，澆強圉，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女歧爲之縫裳，同舍止宿。汝艾夜

使人襲斷其首，乃女歧也。澆既多力，又善害人，艾乃畋獵放犬逐獸，因喉澆顛隕，乃斬澆以歸。兩段

文氣倒而意實融貫。」此說近是。

①⑦湯：當從朱熹集注作「康」。湯字古作唐，與康形近而誤。王國維曾考證「唐」卽「湯」的本字，後

轉作「湯」，遂通作「湯」，可以參考。（詳見觀堂集林卷九史林一般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這裏指

少康。謀：謀劃。易，整頓、治理。旅：衆，指少康的部下。按「湯謀易旅」一句，古今解釋多有不

同。王逸認爲湯指商湯，易是變易，此句是「言殷湯欲變易夏衆」。但此句上下都言澆事，不應在中間突

然插入商湯之事。又有人認爲，此處忽然問及商湯之事，是援引後事比勘前事以明問意之例。亦不免

牽強。又清張惠言馬其昶認爲「湯」當作「陽」（詳見校記），陽同佯，指佯裝。「湯謀易旅」，指佯裝他故，以治軍旅。此說可參。又聞一多說：「案上下文皆言澆事，此不當忽及湯。」牟廷相謂湯爲澆之謬字，是矣。特未能質言所問澆之何事耳。余考先世蓋嘗傳澆始作甲。離騷曰「澆身被服強圉兮」，謂澆身被堅甲也。呂氏春秋勿躬篇曰，「大澆作甲子」，蓋卽澆作甲之傳譌，故與「黔如作虜首」並舉。甲一曰旅。考工記函人曰「凡爲甲必先爲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鄭衆注曰「上旅謂要以上，下旅謂要以下」。釋名釋兵曰「凡甲聚衆札爲之謂之旅，上旅爲衣，下旅爲裳」。「澆謀易旅」者，易旅卽治甲。甲必厚而後能堅，故下文曰「何以厚之」也。」此說較爲有據，可以參考。厚：這裏是壯大的意思。以上二句說：少康想辦法整頓他的部下，他是怎樣使之壯大的？

⑱覆舟：翻船。這裏指澆滅斟尋，殺夏后相事。斟尋：古國名，是夏的同姓諸侯國，其地在今河南鞏縣西南。覆舟斟尋事詳見左傳哀公元年及史記夏本紀正義。相傳夏后相失國後，投靠同姓諸侯國斟尋斟灌。澆起兵攻滅二斟，並殺死夏后相。又顧炎武日知錄說：「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尋，大戰于維，覆其舟，滅之。」楚詞覆舟斟尋，正此謂也。」又林庚不同意「覆舟斟尋」指夏后相失國，認爲「覆舟」之問正應是落到澆這方面。若謂覆舟指夏后相，則當其逃往二斟時，已是力微途窮，不堪一擊，澆之滅斟尋乃破竹之勢，又有什麼「何道取之」之可問呢？故覆舟之問，當指少康滅澆復國之事。按左傳襄公四年云：「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這種以弱破強、反敗爲勝的戰局變化，出人意外，才有值得發問之處。按澆之一族既長於行舟，却居然覆舟，其中必有緣

故，這緣故是什麼呢？也就是「何道取之」之問。（天問論箋）按林說把「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解釋為澆事，指「澆乃更治新甲，有恃無恐」，因此把「覆舟斟尋」解釋成少康復國，「破壞了澆所恃以為看家本領的蕩舟特長，遂終置澆於死地。」這個說法可以參考。但從上下文義看，此處「湯謀易旅」至「何道取之」四句，仍應是問少康復國中興之事。道：方法。取：收取，收集。「何道取之」，指少康收集餘衆，恢復夏朝事。據左傳記載，夏后相被殺，其妻后緡逃歸娘家，有仍國，生少康。少康長大後，由於澆的追逼，又逃奔有虞國。後來在有虞的幫助下，少康重新收集斟灌、斟尋兩國之衆，滅了澆，恢復了夏朝。以上二句意思是：斟尋已像大水中翻掉的船一樣滅亡了，少康是怎樣收集餘衆中興復國的？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①？妹嬉何肆②？湯何殛焉③？舜閔在家④，父何以鰥⑤？堯不姚告，二女何親⑥？厥萌在初，何所億焉⑦？璜臺十成，誰所極焉⑧？登立爲帝，孰道尚之⑨？女媧有體，孰制匠之⑩？舜服厥弟，終然爲害⑪；何肆犬體⑫，而厥身不危敗⑬？吳獲迄古，南嶽是止⑭；孰期去斯⑮，得兩男子⑯？緣鵠飾玉⑰，后帝是饗⑱；何承謀夏桀⑲，終以滅喪⑳？帝乃降觀㉑，下逢伊摯㉒，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㉓？

【校記】

〔一〕妹：洪興祖、朱熹並注云「一本作末」。○嬉：朱熹引一本作「喜」。

〔二〕殛：洪興祖、朱熹並注云「一本作極」。一說「桀伐蒙山」至「湯何殛焉」系錯簡，當移至「孰期去斯，得兩男子」後。

〔三〕閔：聞一多說爲「妻」字之譌，「古篆妻與敏相似，遂誤爲敏，又轉寫作閔也。」（詳見楚辭校補）備考。

〔四〕父：聞一多說：「父當爲夫，二字形聲並近，故相涉而誤。」○鰥：柳宗元集附天問作「鰥」。按鰥與鰥同。

〔五〕二女何親：洪興祖引一本作「女何所親」。一說「舜閔在家」至「二女何親」是錯簡，當移至問夏祖鯀禹段之前。

〔六〕何：聞一多說：「何當爲誰。」誰所億焉與下文「誰所極焉」語意相似，句法亦當一律。……今本作「何所億焉」則必於何下增人字爲訓，義乃可通，以是知其不然。」（楚辭校補），備考。○億：洪興祖引一本作「意」；朱注本作「意」，又引一本作「億」。柳宗元集附天問作「意」。

〔七〕一說「厥萌在初」至「誰所極焉」四句是錯簡，因問及商紂之事，故應移至下文問商史一段，置於「彼王紂之躬」句前。

〔八〕匠：朱熹引一本作「匹」，注曰非是。一說「登立爲帝」至「孰制匠之」四句是錯簡，所問是上古之事，與此段不合。

〔九〕何肆犬豕：洪興祖引一本作「何肆犬豕」，朱注本作「何肆犬豕」，又洪興祖、朱熹並引一本作「何肆其犬豕」。按王逸注：「言象無道，肆其犬豕之心。」似王逸本正作「何肆犬豕」。一說「舜服厥弟」至「而厥身不危敗」四句是錯簡，亦當置於問上古事一段之中。

〔二〇〕去：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夫」。按當從一本作「夫」。聞一多楚辭校補說：「篆書夫本作太，去作忒，形最相近。夫猶於也。斯指南嶽。疑逃荆蠻者本太伯一人，而後世傳說以爲太伯仲雍二人，故本篇曰孰期夫斯，得兩男子。今本夫作去，則是太伯嘗棄南嶽而他去，而既去後，又得兩男子，全與史實不合，其爲駁文審矣。」可參。又一說從「吳獲迄古」至「得兩男子」四句是錯簡，所問是春秋史事，當後移至「勛闔夢生」一句之前。

〔二一〕玉：一說當作「王」，恐非。

〔二二〕何承謀夏桀：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無「夏」字。

〔二三〕喪：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喪」。

〔二四〕乃：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力」，朱熹又引一本作「之力」。按當作「乃」。

〔二五〕服：洪興祖引一本作「伏」。按服伏古通用。又劉永濟屈賦通箋：「叔師於服字無說，而以天下衆民大喜悦釋此句，可知古本作黎民，因民與良形近而譌。」可參。

【注釋】

①桀：夏朝最後一個君主，相傳是個暴君。蒙山：古國名。一說爲地名。竹書紀年：「後桀伐岷山，

進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瑤。桀受二女，無子，刻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瑤。而棄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岷與蒙古音同，岷山即蒙山。又國語晉語：「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據此則夏桀當初伐有施而得妹喜爲元妃，後伐岷山時又得琬瑤而棄妹喜於洛。王逸說：「言夏桀征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喜也。」認爲妹喜是桀伐蒙山時所得，非是。

②妹喜（Bo. x. 末喜）：有施氏之女，夏桀的元妃。失寵後，與商湯的主要謀臣伊尹勾結，終于滅夏。

竹書紀年：「末喜以與伊尹交，遂以問夏。」肆：放縱，指過分的行爲。何肆，有什麼過分的行爲。妹喜何肆，在這裏是反問的語氣，因此「何」字訓爲「有什麼」。蔣驥說：「豈蒙山所得，本指琬瑤，而曰何所得，何肆，何極，乃爲妹喜釋冤乎？」（山帶閣注楚辭）姜亮夫說：「妹喜何肆之何，當讀與『何有於我哉』之何同，當訓爲不。」（屈原賦校注）二說有助於理解此句文意。一說肆指肆意淫樂，汪仲弘說：「按史，桀伐有施氏，施以妹喜女之，有寵，所言皆從。爲瓊宮瑤台、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舡，糟隄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以樂。又鑿池爲夜宮，男女雜處。」（天問補注）又一說肆指妹喜與伊尹勾結而亡夏之事，如周拱辰說：「曰妹喜何肆，已失寵而公然與伊尹交以賣國，則肆甚矣。」（離騷草木史）據汪氏周氏之說，「妹喜何肆」當解釋爲妹喜爲什麼放縱，詳察原文，恐與問意不合。湯：商代的開國君主，傳說中古代聖王之一。殛（三及）：懲罰。商湯滅夏後，把桀和妹喜一起放逐到南巢。史記正義：「括地志云，廬州巢縣有巢湖，即尚書成湯伐桀，放於南巢者也。淮南子云，湯敗桀於歷山，與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一說據爾雅釋言：「殛，誅也。」認爲「湯何殛之」是指湯殺死了妹喜。以上二

句說：妹嬉有什麼過分的行爲？湯爲什麼要懲罰她？

③舜：虞舜，傳說中的古帝王，名重華，繼唐堯之後而爲君主。閔：憂慮。家：家室，妻子。父：指舜父瞽叟。傳說舜母死後，瞽叟續娶，極不喜愛舜，常想殺之。史記五帝本紀：「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涂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不得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鰥（Gou官）：同鰥。男子年長而無妻曰鰥。傳說舜三十歲瞽叟尚未爲其娶妻，所以稱鰥。尚書堯典：「有鰥在下，曰虞舜。」按聞一多認爲此二句「閔」當爲「妻」字之誤，「父」當爲「夫」字之誤（詳見楚辭校補）。又說：「禮記檀弓上：『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注：『舜有三妃。』……三妃者，山海經海內北經『舜妻登比氏』，郝懿行謂峨皇女英並登比爲三妃，其說近是。疑舜先娶登比，後娶二女，是二女未降以前，舜已有妻也。……天問據三妃說以駁二妃說，謂舜未娶二妃之前，已有登比在家，焉得謂之鰥哉？夫，語詞，『夫何以鰥』，猶何以鰥也。」（天問疏證）此說據舜三妃說而認爲二句字有訛誤，錄以備考。以上二句意思是：舜所憂慮的是沒有妻室，其父瞽叟爲什麼讓他鰥居？

④堯：唐堯，名放勳，號陶唐，傳說中的古帝王。姚：虞舜的姓。史記索隱引皇甫謐說：「舜母名握登，生舜於姚墟，因姓姚氏也。」這裏指舜的父母。堯不姚告，指堯把兩個女兒嫁給舜而沒有告訴舜的父母。事詳孟子萬章上。據孟子說，堯之所以把女兒嫁給舜而不告訴舜的父母，是因爲他「亦知

告焉則不得妻也。」二女：堯的兩個女兒，名娥皇、女英。親：親近，這裏指堯把女兒嫁給舜。蔣驥說：「問堯未告瞽叟，何遂以二女妻舜乎？」此說是。又聞一多說：「親猶姻也。」說文：「姻，壻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二女何親猶二女何姻，言以何者爲壻家也。蓋堯不告而歸女於姚，是舜雖有妻，而舜之父母家人不知有此婦，故曰二女何親也。」亦可參。以上二句意思是：堯不告訴舜的父母，怎麼讓兩個女兒與舜結親？

⑤厥：其，這裏泛指事物。萌：萌芽。億：通臆，揣度、預料。王逸說：「言賢者預見施行萌芽之端，而知其存亡善惡所終，非虛億也。」言紂作象箸，而箕子歎，預知象箸必有玉杯，玉杯必盛熊蹯豹胎。如此，必崇廣宮室。紂果作玉臺十重，糟丘酒池，以至於亡也。」此說近是。又孫詒讓說：「萌與氓通。言生民之始，不可億度也。」（札迻）若依孫說，則與紂事不相涉，而「璜台十成」二句也很難講通。以上二句說：事物的萌芽在最初出現時，誰能預料它會怎樣？

⑥璜（huáng 黃）：美玉。璜臺：玉臺。按關於「璜臺十成」說解頗多，莫衷一是。舊說多認爲「璜臺」指商紂建造的玉臺，王逸卽主此說，一說指簡狄之瑤臺，如黃文煥說：「璜臺，卽騷經所云乃望瑤臺見有娥之佚女，王逸引呂氏春秋，有娥築臺，以飲食其女，是也。下文亦曰簡狄在臺，與此相應，則此爲簡狄明矣。」（楚辭聽直）一說是泛指歷代的興亡變化，如屈復說：「璜，美玉。成，重也。淮南云，桀紂爲璇室瑤台。極，盡也，言後之亡也。問一代之始興，何能預度乎？一代之亡，誰使之盡乎？」（楚辭新注）又近人或以爲「璜臺十成」是女媧補天的原始傳說。以上諸說中，王逸之說與此四句問意較爲相

合，而且又有不少記載可爲旁證，如韓非子、史記宋微子世家、淮南子繆稱、論衡等書中都有關於紂爲象箸而箕子歎的記述。這裏取王逸之說。成：層。極：盡，這裏指預料到最終的結果，與「何所億焉」相應。以上二句意思是：玉臺十層的建造，是誰料到它最終的結果？

⑦登立：指帝王登位，「立」通「位」。「登立爲帝」，指女媧登位爲帝。周拱辰說：「舊訓登立爲帝屬伏羲（指王逸說），非也。人皇以上，燧人以下，帝者多矣，何以專指伏羲乎？余謂即指女媧說。」天問中儘有上句不說出人名，下句纔指出者。如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吳獲迄古二句，即下兩男子事也。如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天命反側二句，即下齊桓事也。如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聖人一德二句，即下梅伯箕子事也。蓋上二句先述事迹，下二句纔倒出人名，問中多有此句法。」此說近是可信。一說「登」是人名，指炎帝之母女登。如毛奇齡說：「登，女登也。亦名安登，炎帝之母也。」世紀云，炎帝母任姁，有僑氏女，名女登。春秋元命苞云，安登游於華陽，生神農焉。蓋上古立國多本女氏，如伏羲本華胥，黃帝本附寶，契本有娥，后稷本有郤是也。登立爲帝，言登之所立，則爲帝也。」（天問補注）此說是因登字而附會女登，恐非文義。又洪興祖說：「登立爲帝，謂疋夫而有天下者，舜禹是也。」此說亦非，天問多以四句爲一節，表達一個完整的意思，此問下二句爲女媧事，上二句不應是舜禹事。孰：什麼。道：道理，原則。尚：上，這裏是推舉，尊崇的意思。以上二句說：女媧登位作帝王，是根據什麼原則推舉的？

⑧女媧（ㄉㄩˋ ㄋㄨˋ ㄨㄞˋ）：神話中的上古女帝，傳說是伏羲之妹（一說是伏羲之妻），姓風氏。關於女媧的神

話故事流傳至今的主要有二：一是造人神話。太平御覽卷七十八引風俗通說：「俗說天地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搏黃土作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絀於泥中，舉以爲人。故富貴者，黃土人也；貧賤凡庸者，絀人也。」二是補天神話。淮南子覽冥說：「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熾焱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驚鳥攫老弱。於是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體：形體。神話中說女媧是人面蛇身，形體奇特。王逸說：「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所製匠而圖之乎？」一說女媧是牛頭蛇身。匠：動詞，造。製匠，製造。以上二句意思是：女媧製作了人，而她那奇特的形體又是誰製作的呢？

⑨服：委曲順從。弟：指舜弟象。按傳說象是舜的同父異母兄弟，與父母合謀欲殺舜，舜仍然孝敬父母，慈愛兄弟。史記五帝本紀：「舜父瞽叟頑，母嚳，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舜委曲順從象之事還見於孟子萬章上：「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叟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掩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於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歟？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以上二句說：舜委曲順從他的弟弟象，可是象終究還是要害舜。

⑩肆：放縱，肆無忌憚。犬體：當從一本作「犬豕」，即把舜弟象比爲豬與狗。厥身：指象本身。不危敗：指象一再謀害舜，並無改悔之意，但其自身却安然如故，終不遭受危亡。一說「不危敗」是指象謀害舜，而舜並不誅之，反而加封象爲有庀國君之事（詳見孟子萬章上）。亦通。又王逸說：「言象無

道，肆其犬豕之心，燒廩竇井，欲以殺舜，然終不能危敗舜身也。」認爲「厥身不危敗」是指舜身而言，亦可參。又聞一多說：「考書傳載象所以謀害舜者，有完廩，浚井，飲酒三事。飲酒事惟見列女傳有虞二妃傳。其言曰『瞽叟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注豕（各本作汪遂，路史發揮二引作汪豕，陸龜蒙雜說作注豕，今依陸文），舜往（各本二字誤倒，今正。路史無舜字，亦通），終日飲酒不醉。』注豕者，豕讀爲矢。韓非子內儲說下篇說燕人妻有通於士者，夫至，適遇士出，問何客，妻佯曰無客，因誣其夫惑易，而浴之以狗矢。舜注矢以禦醉，猶燕人浴矢以解惑。此其事雖不雅訓，然以穢惡攘災，今民間巫術猶多行之，以今推古，宜亦同然，固不必爲舜諱也。本篇『肆犬豕』當卽斥此。豕借爲矢，與列女傳同。肆讀爲潰（經傳肆肆通用，本係同字。詩雨無正『莫知我勸。』左傳昭十六年引勸作肆。肆之通潰，猶肆之通勸也）。廣韻曰『潰，注也。』潰犬豕卽列女傳之注矢，亦猶韓非子之言浴狗矢矣。注矢後，卽終日飲酒不醉，故曰厥身不危敗。」（楚辭校補）按此說頗有新意，但認爲肆通潰，肆犬豕卽注犬矢，似證據不足，較爲勉強，錄之僅備參考。以上二句意思是：爲什麼象放縱其豬狗心腸，而他本身却不危亡？

⑪吳：古代諸侯國名。其轄地在今江蘇省及浙江省的一部分。獲：得，得以。迄古：終古，指吳國長久存在。南嶽：泛指吳國所轄的山水。又蔣驥說：「天問曰，南岳是止。吳越春秋曰，採藥於衡山。參核其說，似指湖廣衡州之南岳言，故索隱云，地在楚越之界。然太伯居梅里，在今蘇常間，去衡州甚遠，則其說非也。今按廬州霍山，一名衡山，亦稱南岳，與梅里俱在古揚州之域，疑指此爲是。」按蔣

說認爲南嶽指吳地的衡山，可參。止：處，居。這裏引申爲立國之意。南嶽是止，卽在南嶽立國。

⑫孰：誰。期：預期，預想。又汪仲弘說：「孰期，猶云不意也。」亦通。去：當從一本作「夫」，詳

校記。「夫斯」，復合指示代詞，猶言「這個」或「這種情況」（指上文「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兩男子：指太伯、仲雍。卽吳國初創時期的兩個君主。史記吳太伯世家：「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犇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按以上四句，古今的解釋有少歧義。一說「吳獲迄古」的古是古公亶父，如王逸說：「古，謂古公亶父也。言吳國得賢君，至古公亶父之時，而遇太伯，陰讓避王季，辭之南嶽之下，採藥於是，遂止而不還也。」又如王闔運說：「吳獲，蓋吳太伯之名也。迄，止也，古公不承其統緒也。」（楚辭釋）不僅認爲古指古公亶父，而且認爲吳獲是人名，指吳太伯而言。還有不少注家說「兩男子」不是指太伯、仲雍，如李陳玉楚辭箋注認爲指春秋時期吳國的兩個君主闔廬與夫差；徐煥龍屈辭洗髓認爲兩男子前指太伯，後指春秋時吳國的季札；清徐文靖管城碩記認爲兩男子是指太伯、仲雍的後人周章和他的弟弟虞仲；劉夢鵬屈子章句認爲這四句是問有關舜的傳說，他說：「舜巡南嶽，崩於蒼梧，止而不返。去斯，謂不有天下以讓禹，而不私其子也。得，得國。兩男子，舜二子義鈞、季釐也。義鈞封商，季釐封緡。」以上所引諸說，似皆非此四句本旨，姑錄以備考。舊註中清代毛奇齡天問補註對這四句的解釋較爲明白，他說：「言吳之得以終古者，以泰伯、仲雍」

採藥南嶽，故得來荆蠻，而以荆蠻爲勾吳耳。至今得有勾吳者，維彼兩人以南嶽是止也。」以上四句意思是：吳國得以長久存在，立國於江南地區，誰能預想會有這種情況？這主要是因爲得到了太伯仲雍兩個男子的緣故。

⑬緣：裝飾。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緣者，沿其邊而飾之也。」這裏用其引申義。鵠（五胡）：天鵝。緣鵠飾玉，指裝飾着天鵝花紋並附有玉飾的鼎。蔣驥說：「鵠玉，皆鼎俎之飾也。」一說「緣鵠飾玉」指兩種祭祀用的器具，亦可參。又王逸說「鵠」是指烹鵠鳥之羹，非是。后帝：指商湯。饗（xiāng）：享用、享受。按傳說伊尹曾借助烹調接近商湯，得到重用，成爲商湯滅夏的謀主。史記殷本紀：「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以上二句就是問伊尹說商湯的故事。一說后帝指天帝，饗是祭祀；二句是指夏王朝用緣鵠飾玉祭天，天帝欣然饗用祭品，從而保佑夏朝國祚綿遠流長（可參見王夫之楚辭通釋及曹耀湘天問疏證）。說亦可參。以上二句意思是：伊尹用刻着天鵝花紋並有玉飾的鼎，做出美味佳餚，請商湯享用。

⑭承：接受。謀：計謀、圖謀。「承謀夏桀」，指伊尹曾接受商湯之命，假意入朝事桀，圖謀滅夏。又王逸說：「言湯遂承用伊尹之謀而伐夏桀，終以滅亡也。」又周拱辰說：「承謀者，承湯之命爲桀謀也。」對承謀句各有不同解釋，均備參考。一說「承謀夏桀」，指天帝繼續輔佑夏王朝直至夏桀，此說因認爲「后帝是饗」是天帝接受祭祀，所以後二句的解釋與前面的解釋意思相承，亦可參考。以上二句說：伊尹是如何接受了圖謀夏桀之命，終於使夏朝滅亡的？

⑮帝：指商湯。一說指天帝，如李陳玉說：「帝降觀而見摯，遂以賜湯。」（楚辭箋注）非是。降觀：指出巡，訪察民情。周拱辰說：「帝乃降觀者，即所云成湯東巡也。」伊摯：即伊尹。摯，伊尹之名。

⑯條：古地名，即鳴條，傳說商湯在這裏打敗了夏桀。尚書湯誓：「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陬，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史記夏本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放：放逐。致罰：給予刑罰。商書湯誓：「致天之罰。」黎：黎民、民衆。服：九服，即各方諸侯。按古代天子所居京城以外之地按遠近分成九等，稱爲九服。詳見周禮夏官職方氏。說：通悅，喜悅。以上二句說：商湯在鳴條放逐夏桀，給他以懲罰，爲什麼民衆和各方諸侯都大爲喜悅？

簡狄在臺，嚳何宜①？玄鳥致貽，女何喜②？該秉季德，厥父是臧③，胡終弊於有扈④，牧夫牛羊⑤？干協時舞，何以懷之⑥？平脅曼膚⑦，何以肥之⑧？有扈牧豎，云何而逢⑨？擊牀先出，其命何從⑩？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⑪？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⑫？昏微遵迹⑬，有狄不寧⑭。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⑮？眩弟並淫，危害厥兄⑯，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⑰？成湯東巡，有莘爰極⑱，何乞彼小臣⑲，而吉妃是得⑳？水濱之木，得彼小子㉑，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㉒？湯出重泉，夫何臯尤㉓？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㉔？

【校記】

〔一〕譽：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譽」上有「帝」字。

〔二〕貽：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詒」；按貽與詒古通用。○喜：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嘉」；朱熹又引一本作「善」，注云非是。按當作「嘉」，詳注。

〔三〕有扈：劉夢鵬屈子章句說：「當作有易。有易有扈，並夏時諸侯，傳寫訛耳。」又王國維觀堂集林說：「山海經竹書之有易，天問作有扈，乃字之誤。蓋後人多見有扈，少見有易，又同是夏時事，故改易爲扈。」按當從劉王之說改爲有易。詳注。

〔四〕平脅：洪興祖引一本作「受平脅」，注曰，受卽紂也；朱熹引一本作「受平」。按王逸注：「言紂爲無道，諸侯背畔，天下乖離，當懷憂癯瘦，而反形體曼澤，獨何以能平脅肥盛乎？」觀此則王逸本似有「受」字。又劉永濟屈賦通箋認爲當作「爰脅」，爰古字與受、平形相近而誤。僅供參考。

〔五〕云何而逢：洪興祖引一本作「其爰何逢」，又引一本作「其云何逢」。

〔六〕其命何從：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其何所從」。

〔七〕遵：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循」。

〔八〕有：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佚」。按當作「有」。

〔九〕害：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虞」。按當作「害」。

〔二〕後嗣而逢長：洪興祖引一本作「而後嗣逢長」，朱注本作「而後嗣逢長」，又引一本「而」在「嗣」後。

按當從朱注本作「而後嗣逢長」，「而」字在這裏起連結上下句的作用，以總成一問。

〔三〕何乞彼小臣：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無「彼」字。

〔三〕挑：洪興祖引一本作「挑」。按當作「挑」。

【注釋】

①簡狄：神話中有娥國的美女，後來成爲帝嚳的次妃，生子契，是商朝的始祖。《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臺：神話中說有娥國建造高臺，讓簡狄和她的妹妹居住其上。《呂氏春秋音初篇》：「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又王逸說：「簡狄侍帝嚳於臺上。」認爲此臺是帝嚳和簡狄所居之臺。嚳（丕庫）：帝嚳，古代神話中的五帝之一。《史記五帝本紀》：「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高辛父曰蟠極，蟠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自玄囂與蟠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卽帝位。」宜：合適、適宜，這裏作動詞，意思是帝嚳認爲簡狄適宜做他的妻子。一說「宜」是喜愛的意。《周拱辰說：「何宜者，言嚳何以鍾愛若此也。」（離騷草木史）亦通。以上二句說：簡狄住在高臺上，帝嚳爲什麼認爲同她成家很合適？

②玄鳥：卽鳳凰。《離騷》：「鳳凰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與此句意思同，可相印證。一說玄鳥指燕子，王逸說：「玄鳥，燕也。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亦可參。貽（之儀）：贈送，這裏作名詞，指聘禮。《蔣驥說：「按詳文義，及思美人高辛靈晟二語，蓋謂狄在母家，帝

遺元鳥致聘，而成妃匹。」（山帶閣注楚辭）此說是。一說「玄鳥致胎」是說玄鳥遺卵，簡狄吞之孕而生契。史記殷本紀及王逸章句即主此說（引見前）。這是古代神話中的另一種說法，亦可用以解釋此句。又一說認為「胎」當讀為「胎」，作「玄鳥致胎」，恐非是。女：指簡狄。喜：當從一本作「嘉」，「宜」與「嘉」為韻，同屬歌部，「喜」上古屬之部，與「宜」字韻不合。嘉，這裏是高興、喜愛之義。又戴震說：「嘉，謂嘉祥而有子。」（屈原賦音義）亦通。以上二句說：鳳凰給簡狄送聘禮，簡狄為什麼高興？

③該：通「亥」，即王亥，殷人遠祖，夏時為諸侯。徐文靖說：「按漢書古今人表，帝嚳妃簡媯生高（即契），高五世孫冥，冥子亥。師古曰，亥音該。是即該也。」（管城碩記）又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用卜辭中的材料進一步證明該即殷代先公王亥，並考證了王亥的事跡，言之甚為詳贍。文繁不引，參見觀堂集林卷九。秉：通稟，承受，繼承。季：人名，王亥的父親，即冥。傳說他作過夏朝的司空，勤於官事，死水中。禮記祭法：「冥勤其官而水死。」今本竹書紀年：「商侯冥死於河。」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說：「卜辭人名中又有季，其父曰，辛亥十□貞季□求王。又曰，癸巳卜之于季。又曰，貞之于季。季亦殷之先公，即冥是也。」史記殷本紀，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史記索隱，（振）世本作核。楚辭天問曰，該秉季德，厥父是臧；又曰，恒秉季德。則該與恒皆季之子。該即王亥，恒即王恒，皆見於卜辭。「按舊注「該秉季德」以下數句多不得其解，王國維利用甲骨卜辭的材料考證殷代先公，也解決了天問這幾句的難點。臧：善，這裏作動詞。是：復指代詞。「厥父是臧」，即以其父為善的意思。

④胡：疑問詞，爲什麼。 弊：通斃，死。 有扈：當作有易。 參見校記。 有易是傳說中的古國。 相傳王亥趕着牛羊游牧於有易，並寄居在那裏，後因淫亂，被有易之君綿臣所殺。《山海經大荒東經》：「王亥託於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河（伯）念有易，有易潛出，爲國子獸，方食之，名曰搖民。」郭璞注：「竹書曰，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一說天問作有扈，《山海經竹書》作有易，是傳聞不同，並非天問把有易誤作有扈，錄以備考。又，「胡終」二句爲倒文。以上四句意思是：王亥繼承了其父季的品德，並以之爲榜樣，爲什麼到有易去放牧牛羊，終因淫亂而死於那個地方？

⑤干：盾牌。 協：聞一多說：「管子中匡篇：『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罪（原誤罰，從王引之正。）以脅盾一戟。』」注：「脅盾，盾也。」《幼官篇》「兵尚脅盾」，注：「盾或著之於脅，故曰脅盾。」協與脅通，蓋卽脅盾也。方言九：「盾，自關而東……或謂之干」，是協亦干類。周禮樂師：「凡舞……有干舞。」《山海經中山經》有「薄山之首，其祠干舞。」岷山之首同。「干協時舞」卽干舞也。時讀爲是。（天問疏證）按干舞是古代的一種樂舞，手持干戚一類的兵器而舞。「協」也是干一類的兵器。聞氏考證甚確。「干協時舞」卽干協是舞。是，這裏作復指代詞，指干協。 懷：戀。 之：代詞，指王亥。 又聞一多說：「左傳莊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注：「蠱惑以淫事。」《公羊傳宣八年》：「萬者何？干舞也。」是王亥以干舞懷來有易之女，猶楚子元振萬以蠱文夫人矣。「認爲『之』指有易之女，『懷之』是王亥懷來有易之女。亦可參考。」以上二句意思是：王亥手持盾牌起舞，爲什麼有人懷戀他？

按「千協」二句古今訓解頗多，王逸認爲是指夏少康之事；洪興祖據尚書大禹謨認爲是指舜舞干羽，以禮樂感動有苗，使之順服之事；李陳玉認爲是指啟服有扈之事，或說是指有易用舞樂招待王亥事。這些說法與前後文義殊不相合，恐非確詁。

⑥平脅：指兩肋處豐滿平滑。一說「平」讀爲「駢」，駢脅，指肋骨連結，恐非是。曼膚：肌膚潤澤。「平脅曼膚」，指有易之女生得容貌美麗，身體健壯。又劉永濟屈賦通箋說，「平脅」當作「爰脅」，引申之爲舒展緩綽之義，以況婦綽約宛轉之容，與曼澤輕細之沉膚相稱。備考。肥：姜亮夫說：「肥者，嬰之借字，亦卽妃字，匹也。」（屈原賦校注）說可從。王逸章句釋此二句爲殷紂之事：「言紂爲無道，諸侯背畔，天下乖離，當懷憂懼瘦，而反形體曼澤，獨何以能平脅肥盛乎？」後世註家也有不少人採納此說，從上下文看，恐非其義。舊註中又有認爲是指舜事或禹事者，亦非。以上二句意思是：有易氏女健壯而漂亮，王亥是怎樣和她相合的？

⑦有扈：當作「有易」。前「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之「有扈」，據劉夢鵬、王國維等人考證當作「有易」，此二句與前所問之事有關，亦當作「有易」。牧豎：牧奴，疑指有易的牧人。劉夢鵬說：「子亥弊於有易，牧夫牛羊，故直謂之牧豎。」（屈子章句）認爲牧豎指王亥。後世註家又引申此說，把這兩句解釋成王亥與有易之女相逢會合之事，說均可參。但「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四句所問當是同一個故事，「有扈牧豎」是「擊牀先出」二句的主語，所以把牧豎解釋成有易的牧人似較切近文義。逢：逢遇，碰到。疑指有易的牧人碰見了王亥和有易之女的淫亂之事。以上二句意思

是：王亥正幹着淫亂之事，有易的牧人是如何碰上的？

⑧擊牀：疑指有易的牧人砍牀殺死王亥。

先出：疑指有易的牧人首先動手。

命：命令。以

上二句意思是：有易牧人砍牀殺亥先已動手，他從誰那裏接受了命令？按，一說「擊牀」指有易之君綿臣殺王亥之事；「先出」指王亥在被殺之前先已走脫，「其命何從」，是問王亥從哪裏逃出，保全了性命？此說亦可參考。又王逸說：「言啟攻有扈之時，親於其牀上擊而殺之，其先人失國之命，何所從出乎？」舊註多附翼此說，但此說缺乏根據，恐非天問本旨。又清王遠楚辭評注說：「少康夜襲澆，誤斷女岐首，是澆已先出也，而卒不免於殺，其命又何所從乎？」此因上文有「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一段而加以附會，與夏事混爲一談，恐亦非是。

⑨恒：王恒，王亥之弟。

王國維說：「卜辭人名於王亥外又有王亓。」

案亓即恒字，……其云恒秉季

德，焉得夫僕牛者，恒蓋該弟，與該同秉季德，復得該所失服牛也。」（詳見觀堂集林卷九）朴牛：僕牛，即服牛，駕車服役之牛。王國維說：「呂覽勿躬篇，王冰作服牛，案篆文冰作人，與亥字相似，王人亦王亥之譌。世本作篇，胲作服牛，其證也。服牛者，即大荒東經之僕牛，古服僕同音也。」又說：「山海經、天問、呂覽、世本皆以王亥爲始作服牛之人。蓋夏初奚仲作車，或尚以人挽之，至相土作乘馬，王亥作服牛，而車之用益廣。」（見觀堂集林卷九）以上二句說：王恒也繼承了其父王季之德，他怎樣得到王亥的那些服牛。

⑩營：經營。

班祿：不詳。

聞一多天問疏證疑祿讀爲菴，班菴爲地名，似較可信。殷卜辭中常有

以某菴爲地名者，如：「戊申卜，貞，王田于菴，生（往）來亡災。」（前二、二八、三）「壬午，王田于麥菴，隻（獲）商戡兕。」（佚五一八）又有北菴、鹹菴、疾菴、白菴、𩇑菴等地名。班菴大概也是地名。又，「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二句疑爲倒裝，其間意當是「何不但還來，而往營班祿？」意思是：爲什麼王恒不但重返有易得到了王亥的服牛，而且還要經營班菴之地。按由于材料缺乏，以上說法也只是推測。又按古今對以上二句的解釋頗多，其中較有參考價值的說法，如：聞一多認爲「但」讀爲「旦」，二句意思是：「恒往居於班菴，常不及旦明而還至有易之地也。」（見天問疏證）姜亮夫認爲，王恒是殷侯，對有易有頒賜爵祿的權力。王恒可能假借去頒賜爵祿的機會，要求有易歸還王亥的服牛，但仍不得而還。（見屈原賦校注）又劉永濟疑「不但」爲「不得」之誤，「言王恒與有易爭服牛，不得還國，故有上甲微假師河伯以謀報復之事。」（見屈原賦通箋）又游國恩說：「班祿，卽孟子所謂班爵祿也，以復國封賞言。但，空也，徒也，義並見漢書高帝紀、匈奴傳、食貨志注。蓋該既爲有扈所殺，失其服牛，則其國已夷。恒或遷往他處立國，整軍經武，以圖報復；一戰而勝，遂奪服牛，光復舊物，奏凱而歸。因大頒賞賚，以犒有功，故曰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也。惜史籍湮微，文獻不足，未由驗其然否。」（天問纂義）這些說法均錄以備考。

⑪昏微：指王亥之子上甲微。傳說他繼任殷侯之後，就借助河伯國之師攻滅有易，殺其君綿臣。山海經大荒東經郭璞注引竹書：「殷主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也。」劉盼遂說：「微，謂殷先祖上甲微。微一名昏，兼名之，故曰昏微焉。殷人命名多取義于十二辰，或十日，然亦有取義于時者。自契以下，若昭明，若昌，若冥，皆含朝暮晦明之意。上甲名微，殆亦取於晨光曦微，而又取

於日人三商之昏以爲字歟？」（天問校箋）此說釋上甲微稱昏微之故，可供參考。遵迹：遵循先人業迹。有狄：卽有易。王國維說：「昏微卽上甲微，有狄卽有易也。古狄易二字同音，故互相通假。說文解字走部，逃之古文作邊。書牧誓，逃矣西土之人。爾雅郭注引作邊矣西土之人。書多士離逃爾土，詩大雅用邊蠻方，魯頌狄彼東南，畢狄鐘畢狄不龔。此逃邊狄三字異文同義。史記殷本紀之簡狄，索隱曰，舊本作易。漢書古今人表作簡邊。白虎通禮樂篇，狄者，易也。是古狄易二字通，有狄卽有易。」（見觀堂集林卷九）。不寧：不得安寧。以上二句意思是：上甲微決心遵循先人的道路，向有易報仇，使有易不得安寧。

⑫按此二句與前「昏微遵迹」二句合爲一問，當也是記上甲微之事，但因史料不足，不能確指爲何事。一些注家根據上下文義作了推測性的解釋，結論相去甚遠。姜亮夫說：「按此二句與昏微二句相韻，仍以說一事爲是。且前後又皆言殷先德掌故，亦不宜忽言他事。卽以文法論，何繁鳥云云，明與昏微句緊相關涉，合爲一問，則繁鳥負子，必爲上甲微事無疑。更就天問文例言，凡四句一韻，而第三句用何字作問者，前後二句，必爲正反兩義，決無例外；則何繁鳥二句，必爲上二句相反之義無疑。上言上甲微遵先人之迹，爲先人服仇，言微之善行。則此二語，必爲微之涼德無疑。惟繁鳥二句，文義不甚可解，以意度之，繁或爲擊，字形之誤。擊鳥，言其荒于鳥獸。負子句，或言其淫亂，負或卽嬪之濫文。疑上甲微晚年，或有新臺之行乎？」認爲是指上甲微晚年荒於淫亂之事。又林庚說：「繁鳥萃棘：猶後文之「蒼鳥羣飛，孰使萃之？」指戰場上勇士叢集，耀武揚威。小雅采芣：「鴇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

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鉦人伐鼓，陳師鞠旅。棘：叢生木。負子：指上甲微。按禮記內則：『國君世子生，……三月，卜士負之，吉者宿齊。……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又白虎通雜錄：『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諸侯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則諸侯有疾便稱負子。王恒在位不見經傳，可能因上甲微尚幼，王恒乃暫代，而上甲微則是世子，史記周本紀：『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頗類似。這裏或者是以負子稱世子，或者是上甲微力疾從征而稱負子。其爲上甲微假河伯之師以伐有易故事則無可疑。肆情：縱兵逞豪情。指上甲微伐有易獲大勝。『天問論箋』以上二說均可參考，林說似更爲有據。又王逸說：『謂晉大夫解居父也。言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言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鴉，汝獨不愧也？』此說頗爲牽強，但影響很大，故錄以備考。

⑬按以上四句不詳。舊說指爲舜和其弟象之事（見王逸楚辭章句洪興祖楚辭補注，舊注多從其說），不可信。王國維說由『該秉季德』至此十二韻二十四句，是『述王亥、王恒、上甲微三世之事』。此說總的看比較正確。下列注釋僅供參考。眩弟：惑亂人的弟弟。眩弟並淫，疑指上甲微諸弟作亂爭奪王位事。林庚說：『這並淫的諸弟也可能正是王恒之子，總之是一場王位之爭。』又姜亮夫說：『上甲微時，或有眩弟爭位並淫丘嫂之事。昏微晚年荒亂，或亦諸弟入室烝淫相殺之一故。』二說對『並淫』的解釋不同，一說指爭位事，一說指爲淫亂，皆可參考。作詐：實行欺詐。後嗣：指上甲微弟弟的後代。逢：大。尚書洪範：『子孫其逢吉。』馬注：『逢，大也。』這裏是興盛的意思。『逢長』，興盛而長久。又按

蔣驥說：「按公羊傳，魯公子慶父、公子牙，通於哀姜以脅公，與此絕相類。蓋二子皆莊公母弟，而有後於魯者。逢長，謂逢季友而立後也。言二子眩惑其嫂，並爲淫亂，既謀弑兄，又殺其兄之二子，何變詐多端若此，而猶得延其後乎？」這是因史有魯公子慶父、公子牙通於莊公夫人之事（見公羊傳莊公二十七年、三十二年及左傳莊公三十二年），與此問相類而立說，可以參考。以上四句意思是：上甲微的諸弟爭位作亂危害其兄，爲什麼他們變詐多端而後嗣却興盛而久長？

⑭成湯：商湯。有莘（*Shin* 深）：古國名。亦作有旻、有辛、有嫫。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即今河南省開封縣境。爰：於是，乃。極：至。以上二句說：成湯巡行東部，於是來到了有莘。

⑮小臣：指伊尹。「乞彼小臣」，是指湯向有莘氏討要伊尹事。呂氏春秋本味篇：「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旻氏，有旻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旻氏喜，以伊尹媵女。」吉：吉利。吉妃，帶來幸運的配偶。陳本禮說：「尹由有莘氏得，故妃曰吉妃。」（屈辭精義）一說吉妃指有莘氏女是賢德的配偶。丁晏說：「後漢書崔琦傳，有莘崇湯。注，列女傳曰，湯娶有莘氏德高而明，伊尹爲之媵臣，佐湯致王，訓正後宮，嬪御有序，咸無嫉妒也。」（楚辭天問箋）亦通。以上二句說：爲什麼湯向有莘氏求討小臣伊尹，而得到了帶來幸運的妃子？

⑯水濱之木：指生長於水邊的空心桑樹。呂氏春秋本味篇：「有旻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嬖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人告之曰，白出水而東走

毋顧。明日視白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又王逸說：「言伊尹母妊身，夢神女告之曰，白竈生龜，亟去無顧。居無幾何，白竈中生龜，母去東走，顧視其邑，盡爲大水，母因溺死，化爲空桑之木。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與呂氏春秋稍異，併錄之以備考。小子，小孩，指伊尹。以上二句說：在水邊的空桑中，採桑女子得到了那個小孩。

①⑦惡(ㄜˋ勿)：厭惡。「惡之」，指有莘之君厭惡伊尹。王逸說：「有莘惡伊尹從木中出，因以送女也。」媵(yìng硬)：陪嫁的奴婢。這裏作動詞，意思是當做奴隸陪嫁。有莘之婦：指有莘國君的女兒。以上二句的意思是：有莘國君爲什麼厭惡伊尹，讓他作爲奴隸去當女兒的陪嫁？

①⑧重泉：傳說夏桀曾把商湯囚禁在夏臺監獄，此處的「重泉」疑是夏臺獄中的水牢之類。按舊說重泉是地名，而古重泉之地在陝西。如果此處重泉註爲地名，則亦當指夏臺之重泉，與陝西之重泉名同而地異。徐文靖說：「按史記夏本紀曰，桀乃召湯而囚之夏臺。索隱曰，獄名，夏曰均臺，皇甫謐曰，地在陽翟，是也。太公金匱曰，桀怒湯，以諛臣趙梁計，召而囚之均臺，置之重泉。據此，則重泉卽在夏臺，於漢志爲潁川陽翟縣，今開封府禹州也。若左馮翊重泉縣，在今西安府華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秦本紀秦簡公六年塹洛城重泉者也。安得一之？」說可參。辜(ㄋㄟ罪)：古罪字。「罪尤」，罪過。以上二句意思是：湯從重泉釋放出來，他究竟有什麼罪過而被監禁？

①⑨不勝心：曹耀湘說：「謂湯不能自勝其心也。」(天問疏證)也就是情不自禁，不能克制的意。一

說「不勝」是「不任」之意，即不堪。「不勝心」指心中不堪。可參。帝：指夏桀。挑：挑動。舊說「誰使挑之」句，指伊尹挑動商湯攻伐夏桀。周拱辰說：「言伐帝非湯本心，有挑之者矣。分明指伊尹說。伊既備說湯以至味，曰爲天子然後可具，以味挑也。奔夏三年，反報於亳曰，桀迷於妹嬉，好彼琬琰，以謀挑也。」

以上二句是對伊尹挑動商湯的傳說提出疑問，意思是：湯無法克制仇恨的心情，所以討伐夏桀，哪裏要什麼人來挑動他？又，一說挑動商湯的是夏桀，如王逸說：「言湯不勝衆人之心而以伐桀，誰使桀先挑之也？」宋楊萬里天問天對解說：「衆怒桀之囚湯而割夏，實夏癸挑之以致仇爾。」亦可參。

會鼃爭盟〔一〕，何踐吾期①？蒼鳥羣飛〔二〕，孰使萃之②？到擊紂躬〔三〕，叔旦不嘉③，何親揆發〔四〕，足周之命以咨嗟〔五〕④？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六〕⑤？反成乃亡〔七〕，其罪伊何⑥？爭遺伐器〔八〕，何以行之⑦？並驅擊翼，何以將之⑧？昭后成遊，南土爰底⑨，厥利惟何，逢彼白雉〔九〕⑩？穆王巧梅〔二〇〕，夫何爲周流〔二一〕⑪？環理天下，夫何索求⑫？妖夫曳銜，何號于市〔二二〕⑬？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⑭？天命反側，何罰何佑〔二三〕⑮？齊桓九會〔二四〕，卒然身殺〔二五〕⑯。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⑰？何惡輔弼，讒諂是服〔二六〕⑱？比干何逆，而抑沈之⑲？雷開阿順〔二七〕，而賜封之〔二八〕⑳？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二九〕㉑？梅伯受醢〔三〇〕，

箕子詳狂〔三〕^②。

【校記】

〔一〕會鼃爭盟：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會晁請盟」。洪興祖說：「鼃晁，並朝夕之朝。」

〔二〕蒼：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倉」。

〔三〕到：洪興祖引一本作「列」，朱注本作「列」，引一本作「到」。按當作「列」，詳注。又一說當作「勁」，一說當作「到」，錄以備考。

〔四〕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無「何」字。按無「何」字不成問意，非是。

〔五〕足：朱注本作「定」，注曰：「定一作足，屬上句，非是。」按當從朱本作「定」，形近而誤。○周之命以咨嗟：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周命咨嗟」。

〔六〕位：洪興祖引一本作「德」。按當作「位」。王逸注：「其王位安所施用乎」，是王逸本作「位」。一說當作「德」，並王逸注「位」字亦當作「德」，「德」與下文「罪」相對爲文，「位」乃形誤。錄以備考。

〔七〕反：朱熹引一本作「及」。按當作「及」，形近而誤。○乃：洪興祖引一本作「及」。

〔八〕伐：于省吾澤螺居楚辭新證說：「伐乃戎字的形譌。麥生盥稱『俘戎器』。古鉢也有『王兵戎器』之文。易萃象傳：『君子以除戎器』，虞注：『戎，兵也。』禮記王制：『戎器不粥于市。』鄭注：『戎器，軍器也。』古無伐器之稱，則伐爲戎字之譌，是沒有疑問的。」按王逸注：「伐器，攻伐之器也。言武王伐

紂，發遣干戈攻伐之器。」是王逸本原作「伐器」。于說亦頗有理，可參。

〔九〕逢彼白雉：柳宗元集附天問作「而逢彼白雉」，多一「而」字。

〔一〇〕梅：洪興祖引一本作「梅」，注曰：「梅，母亥切，貪也。諸本作梅，釋文每磊切，其字從木，傳寫誤耳。梅，玉名，音媒，亦非也。」朱注本作「梅」，注曰：「梅，芒改反，字從手。或從木或從玉者，皆非也。」柳宗元集附天問亦作「梅」。又王夫之楚辭通釋說：「梅與枚通，馬策也。」按王夫之說是，字當作「枚」，梅、梅、梅皆假借字。又聞一多楚辭校補說「巧」讀爲「考」，「梅」當爲「梅」。「梅」卽「牧」字，「巧梅」卽「考牧」。錄以備考。

〔一一〕夫何爲周流：洪興祖引一本作「夫何周流」。朱注本作「夫何周流」，又引一本「周」上有「爲」字。按當從洪引一本及朱注本作「夫何周流」。

〔一二〕于：柳宗元集附天問作「乎」。

〔一三〕何罰何佑：清胡文英屈騷指掌說當作「何佑何罰」，可參。

〔一四〕會：洪興祖引一本作「合」；朱注本作「合」，引一本作「會」。

〔一五〕殺：朱熹引一本作「弑」。一說從「昭后成遊」至「卒然身殺」十六句爲錯簡，當移至「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之後」。

〔一六〕諂：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調」。

〔一七〕阿：洪興祖引一本作「何」；朱注本作「何」，引一本作「巧」。柳宗元集附天問亦作「何」。按當作

「何」。上文言「比干何逆」，此言「雷開何順」，是對文，且作「阿」字亦失詰問語氣。王逸注：「雷開，佞人也，阿順於紂。」「何」字蓋因王注而誤作「阿」。

〔二八〕之：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金」。按當作「之」。上文言「抑沈之」，此言「賜封之」，亦相對爲文。

〔二九〕卒其異方：一說當作「卒異其方」，可參。

〔三〇〕受：禮記王制疏引作「菹」。

〔三一〕詳：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佯」。柳宗元集附天問亦作「佯」。一說從「彼王紂之躬」至「箕子詳狂」爲錯簡，當前移至問商史一段。

【注釋】

①會：會合。鼃（*nyō* 招）：通朝，日，指甲子日。一說「朝」訓晨，指甲子日早晨，亦通。傳說周武王起兵伐紂，在甲子日的早晨，八百諸侯都來會師於殷都朝歌附近的牧野。尚書牧誓：「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一說朝讀如朝見之朝（*nyō* 潮），會朝是倒文，卽朝會。僅供參考。盟：發誓。古代作戰前主將要在陣地上舉行誓師儀式。「爭盟」，李陳玉說：「爭盟者，四方諸侯盟師恐後也。」（楚辭箋注）指各路諸侯爭先恐後地參加伐紂的盟誓。一說「爭盟」卽「清明」，是屈原引詩經大雅大明篇「會朝清明」句以爲問。洪興祖說：「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注云，會，甲也。箋云，會，合也。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又孫貽讓說：「爭盟，卽清明，聲近假借。屈子正用詩大明語也。」（札遙）可參。又清戴震認爲「盟」指河北地名（見屈原賦注），恐非。踐：履行。

吾：指周，以周的口氣說話。一說「吾」是「武」的聲誤，「踐武期」，即踐會盟之期。期：約定的日期。「何踐吾期」，指各路諸侯履行周武王約定的會盟日期，毫不爽約，如期而至。一說「何踐吾期」，是屈原驚訝諸侯不期而會，因以爲問。如王夫之：「踐期，不期而會也。」（楚辭通釋）姜亮夫說：「此言武王伐紂，不期而會者千國，何能如是？故以爲問也。」（屈原賦校注）可參。又王逸說：「言武王將伐紂，紂使膠鬲視武王師。膠鬲問曰，欲以何日至殷？武王曰，以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會天大雨，道難行，武王晝夜行。或諫曰，雨甚，軍士苦之，請且休息。武王曰，吾許膠鬲以甲子日至殷，今報紂矣。吾甲子日不到，紂必殺之，吾故不敢休息，欲救賢者之死也。遂以甲子日朝誅紂，不失期。」認爲「踐吾期」是指周武王和膠鬲相約的故事，備考。以上二句意思是：諸侯們在甲子日會合，爭相誓師，他們爲什麼能準時履行周武王的期約？

②蒼鳥：指鷹，比喻周武王的將士勇猛如鷹。王逸說：「言武王伐紂，將帥勇猛如鷹鳥羣飛。」一說據史記周本紀之文，認爲「蒼鳥羣飛」指周武王伐紂途中所遇到的奇異現象。如劉夢鵬說：「史記武王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鳥，今文泰誓作流爲鵬。蓋狀鵬而色鳥，所謂蒼鳥也。」（屈子章句）說亦可參。萃：聚集。以上二句說：勇猛的將士如羣鷹飛翔搏擊，誰使他們集聚到一起？

③到：當從一本作「列」。于省吾說：「到字應依考異作列，列當讀作厲，厲與列或烈古多通用。周禮春官宗伯注：『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釋文：『厲本或作列。』詩思齊：『烈假不瑕』，漢唐公房碑作『厲（通厲）蠶不遐』，招魂稱『厲而不爽些』，王注訓厲爲烈。這樣例子，典籍習見，無須備引。左傳定十二年，

「與其素厲，寧爲無勇」，杜注訓厲爲猛。然則，「厲擊紂躬」，是說武王猛厲以射擊紂躬」。（澤螺居楚辭新證）按此說是。列當讀作厲，訓爲猛烈之意。又劉夢鵬說：「列，古作列，誅也。」訓列爲誅，亦可備一說。一說「到」當作「勁」，勁擊謂猛烈擊之；一說「到」當作「剄」，是刺、割之義。皆可參考。躬：身體。「列擊紂躬」，據史記周本紀記載，周武王破殷，紂登鹿臺自焚而死，武王至紂死所，先在車上親自射了三箭，然後下車用輕劍擊刺紂的屍體，再用黃鉞斬紂頭，懸掛在大白旗上。此事又見於史記殷本紀、周書克殷、世俘、荀子正論、韓非子忠孝、淮南子本經等篇，說法各有不同。叔旦：卽周公姬旦，他是周武王之弟，故稱叔旦。嘉：贊許。叔旦不嘉之事，因缺乏歷史材料，不詳其確指。從此句文義看，大概是周公對周武王親自砍紂頭的舉動不表示贊許。又王逸說：「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王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叔旦不嘉也。」洪興祖又補充其說曰：「六韜云，武王東伐至於河上，雨甚雷疾。周公旦進曰，天不祐周矣，意者，吾君德行未備，百姓疾怨邪。故天降吾災，請還師。太公曰，不可。武王與周公旦望紂之陣，引軍止之。太公曰，君何不馳也？周公曰，天時不順，龜焦不兆，占筮不吉，妖而不祥，星變又凶，固且待之，何可驅也？」王洪二說認爲「叔旦不嘉」指周公不贊成伐紂，亦可備一說。又徐文靖說：「書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則是以叔旦爲不嘉也。」（管城碩記）認爲「叔旦不嘉」是指管叔等人給周公散佈流言蜚語，意思是以叔旦爲不嘉。此說非是。以上二句說：武王猛烈擊斬紂之屍，周公旦是不贊成的。

④親：親自。揆（ㄏㄟˊ）：度量，引申為謀劃的意思。發：指周武王姬發。「親揆發」，是說周公

親自為周武王出謀劃策。一說發與伐同，是伐滅之義。清馬其昶說：「揆發，猶上文之言吞揆。揆，滅也。發伐同字。」詩箋發，伐也。盧植禮記注，伐，發也。是其證。（屈賦微）又一說發是撥的借字。撥訓為治。揆撥，是謀治的意思。均錄以備考。足：當從朱熹楚辭集注本作「定」。命：天命。「定周

之命」，指定周人所受之天命，意思是奠定了周家的天下。一說仍當作「足」，「足周之命」，是說完成了周人所受天命，亦通。咨嗟（ㄘㄨˊ ㄙㄨˊ）：歎息。即所謂「叔旦不嘉」。又王逸說：「當此之時，周之命

令已行天下，百姓咨嗟歎而美之也。」認為「咨嗟」是百姓對周人勝利的歎美，恐非。以上二句意思是：為什麼周公親自幫武王出謀劃策，而奠定了周朝天下却又歎息？

⑤授殷天下：指上帝把天下授給了殷王朝。位：王位。施：給予。蔣驥說：「施，與也。言天始

授殷以天子之位，安所見而與之乎？」（山帶閣注楚辭）按此說是。「安施」，指上帝根據什麼原則把王位給人。一說「施」是移易的意思，二句是說，天既授殷以天下，為什麼天子之位又易為他人。又一說

「施」是施行之義。錢澄之說：「言天授殷以天下，紂居其位，所施行為何？」（屈詰）均備參考。以上二句意思是：上帝授殷以天下，其王位是根據什麼原則給予的？

⑥反：當從一本作「及」，到，等到。乃：副詞，却。伊：語中助詞，無義。伊何，是什麼。以上

二句說：殷王朝建成了，上帝却又使它滅亡，殷王朝的罪過究竟是什麼？

⑦爭遣：爭着派遣。伐器：攻伐之器，指武裝力量。一說「伐器」當作「戎器」（詳見校記）可參。

蔣驥說：「牧誓，稱爾干，比爾戈，立而矛。所謂爭遣伐器也。」行：行事。

⑧並驅：並駕齊驅。擊翼：指周軍的兩翼。洪興祖說：「六韜云，翼其兩旁，疾擊其後。擊翼，蓋兵法也。」按此說是。因周軍發動兩翼進行夾擊，所以稱爲「擊翼」。一說擊翼，指進攻殷軍的左右翼。周拱辰說：「並驅擊翼，言進而擊其左右翼也。」（離騷草木史）說亦可通。將：統兵，督率。以上四句說：各路諸侯爭着派遣武裝力量，他們爲什麼要這樣行事？周軍並駕齊驅，兩翼夾擊，又怎樣部署統率？按周拱辰說：「兩言何以，似隱語，言以仁伐不仁，何用許多陰謀權詭，爲後世疑乎？」此說可參。周朝統治者大力宣揚滅紂是出於「天命」，是「以至仁伐至不仁」，所以殷軍不戰自潰。以上四句是對此表示懷疑，指出既然如此，何必要用這麼大的軍事力量去攻戰？

⑨昭后：周昭王，姬瑕，西周第四代君主。成：完成、實現。成遊，實現了此次出遊。洪興祖說：「成遊，謂成南征之遊，猶所謂斯遊遂成也。」南土：南方，指楚國。爰：於是。底：至。按傳說周昭王南巡楚地，淹死於漢水中。左傳僖公四年：「管仲對曰，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注：「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又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說：「昭王德衰，南征，濟於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於水中而崩。」一說左傳和史記所述之事與此二句所問的不是同一件事，此二句問的是南遊求雉之事，當在南征死於漢水事之前。以上二句說：昭王實現了他的巡遊，於是來到了南方楚國。

⑩厥：其。逢：迎，迎取。白雉：白色的野鷄。古人認爲白雉是難得的珍禽，視得白雉爲祥瑞。

按傳說周成王時，諸侯越裳氏曾向周朝獻白雉。後世多據這個傳說來解釋「逢彼白雉」一句。如王逸說：「以爲越裳氏獻白雉，昭王德不能致，欲親往逢迎之。」又錢澄之之說：「昭王南遊，由先朝白雉之獻，以啓其心，而勤遠略也。」也有人不同意以上說法，認爲越裳氏獻白雉是周成王時事，與昭王無關，而昭王時另有迎取白雉之事。如毛奇齡說：「越裳獻雉，在周公時，昭王安得而迎有之？按竹書紀年，昭王之季，荆人卑詞致於王曰，願獻白雉。昭王信之而南巡，遂遇害。是昭王之南遊，本利而迎之也，而卒以遇害，故曰何所利也。獻白雉正南巡事。」（天問補注）從天問文義看，毛奇齡的說法較爲近是，但毛氏所引竹書紀年之說，不見於所能考見的竹書紀年遺文，因此毛說只能供參考，不可徵信。以上二句說：究竟有什麼利益，要去迎取那白雉？

⑪穆王：周穆王，姬滿，西周第五代君主，周昭王之子。巧梅：王夫之之說：「梅與枚通，馬策也。巧梅，善御也。」（楚辭通釋）此說近是。巧，這裏作動詞，指精於某種事情。梅，通枚，馬鞭。左傳襄公十八年，「以枚數闔。」注：「枚，馬槌也。」即馬鞭。巧枚，指精於策馬駕車之術。又舊注「梅」字多訓爲「貪」。如王逸說：「梅，貪也。言穆王乃巧於辭令，貪好攻伐，遠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自是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此說迂曲難通，但有不少注家都從此立說。周流：周游。傳說周穆王曾乘坐八駿之乘，由造父爲其駕駛，周游天下。竹書紀年：「穆王東征天下二億二千五百里，西征億有九萬里，南征億有七百三千里，北征二億七千里。」又史記秦本紀：「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駒，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以上二句意思是：周

穆王精於策馬之術駕車行駛，他爲什麼要周游天下？

⑫環：周游。理：通「履」。「環履」，即周游、周行的意思。穆天子傳郭璞注引竹書紀年：「西征還里天下，億有九萬里。」「還里」即「環理」。一說「理」同「里」，「環里」，指周行天下計其道里。蔣驥說：「穆天子傳，天子大朝宗海，乃里西土之數。注，計其道里也。即環理之意。」亦可參考。以上二句說：穆王周游天下，他尋求的是什麼？

⑬妖夫：妖人。曳（yè）：拉，牽引，這裏是攜帶的意思。銜（xéng）：炫耀，指炫耀所賣的貨物。「曳銜」，指負物銜賣。號：呼喊，指叫賣。

⑭周幽：周幽王，西周末主。誅：討伐。焉：怎樣。一說「焉」字作連詞，乃。亦通。褒姒（bāo）

（shào）：周幽王的王后，褒國人，姓姒氏，故稱褒姒。史記索隱：「禮，婦人稱國及姓。」按史記周本紀：

「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粦在，櫝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粦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粦化爲玄黿，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戲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壓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犇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褒，是爲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

嬖爲后，伯服爲太子。」以上四句所問就是周幽王時期的這段故事，意思是：妖人攜帶壓弧箕服沿街叫賣，他爲什麼這樣呼喊？周幽王起兵討伐了誰？他怎樣得到了褒姒？又按清王遠說：「言妖夫牽引而賣壓弧箕服之器，何以先有童謠呼號於市乎？」（見楚辭評注）認爲「何號於市」一句是指妖夫沿街叫賣之前的童謠，可參。又一說認爲「周幽王被誰所誅，亦可參。

⑮反側：反復無常。佑：通「祐」，保佑。以上二句說：天命反復無常，它究竟懲罰什麼？保佑什麼？

⑯齊桓公：齊桓公，春秋時齊國國君，姓姜名小白。他在位期間，國力强盛，曾稱霸諸侯，是春秋五霸之一。九會：指齊桓公九次召集諸侯會盟。一說「九」與「糾」通，「九會」卽「糾會」，指糾集會盟。朱熹說：「九糾通用。齊桓公九會，九本糾字，借作九耳。」左傳展禽犒師之言正作糾字。糾合宗族，亦此義也。惟莊子九雜天下之川作九，則亦古字通用，而非九數之驗也。諸儒通計九會之數不合，遂有裳衣兵車之辨，蓋鑿說也。然此辭亦作九會，則其誤也久矣。（楚辭集注）此說可參。卒然：終然，終於。身殺：管子小稱篇說：齊相管仲死後，齊桓公任用堂巫、易牙、豎刁，開方四個惡人。一年以後，「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食將不得矣。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幘以裹首而絕。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據此，齊桓公是被惡人圍困於一室，最後

憂憤飢渴而死，因此說身殺。又洪興祖說：「身不得斂，與見殺無異，故曰卒然身殺。」亦通。以上二句意思是：齊桓公曾取得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豐功偉業，然而最後却被人害死。

①7 王紂：商紂王。孰使亂惑：誰使他（指商紂王）昏亂迷惑。史記殷本紀：「（紂）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朱熹說：「惑紂者，內則妲己，外則飛廉、惡來之徒也。」按妲己，商紂王的寵妃，姓己名妲，有蘇氏之女，周武王滅商，被殺。飛廉、惡來，商紂王的寵臣。又史記殷本紀：「而用費中爲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是外惑商紂者又有費中、惡來之流。

①8 惡（xi勿）：厭惡。輔弼（fu畢）：輔佐，這裏作名詞，指能輔佐朝政的賢臣。讒（chan蟬）：說別人的壞話，這裏用作名詞，指專說別人壞話的人。諂（chan產）：巴結、奉承。這裏作名詞，指善於巴結奉承的人。服：用。說文：「服，用也。」以上二句說：商紂王爲什麼厭惡忠心輔佐他的賢臣，而專門任用那些愛進讒言和善於諂媚的小人？

①9 比干：商紂王的叔父，殷代的賢臣，傳說他因勸諫紂王而被挖心。史記殷本紀：「紂愈淫亂不止。……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逆：抵觸，這裏指比干強行勸諫紂王的舉動。抑沈：壓制埋沒。「沈」同「沉」。劉夢鵬說：「抑沈，使不得伸其諫也。」可參。

②0 雷開：商紂王的佞臣，善阿諛奉承。順：順從。「阿順」，當從一本作「何順」，詳校記。賜封：

賞賜財富，封爲諸侯。

②①聖人：指紂王的賢臣，卽下文的梅伯、箕子。王逸說：「聖人謂文王也。」非是。一：同一，相同。一德，指一致的美德。卒：終。異方：不同的表現方式。按這是指下文梅伯的受醢和箕子的佯狂而言。又洪興祖說：「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異方。」非是。以上二句說：爲什麼聖人們具有一致的美德，而最終却有不同的表現方式？

②②梅伯：紂王時的諸侯。醢（gǎi）：古代的一種酷刑，把人殺死後剝成肉醬。呂氏春秋行論：「昔者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王逸說：「言梅伯忠直而數諫紂，紂怒，醢其身。」箕子：紂王的叔父，殷賢臣。詳：通「佯」，假裝。「詳狂」，假裝瘋癲。史記宋微子世家：「紂爲淫佚，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詳狂而爲奴。」

稷維元子，帝何竺之①？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②？何馮弓挾矢③，殊能將之④？既驚帝切激⑤，何逢長之⑥？伯昌号衰⑦，秉鞭作牧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⑨？遷藏就岐，何能依⑩？殷有惑婦，何所譏⑪？受賜茲醢，西伯上告⑫，何親就上帝罰⑬？殷之命以不救⑭？師望在肆，昌何識⑮？鼓刀揚聲，后何喜⑯？武發殺殷，何所悒⑰？載尸集戰，何所急⑱？

【校記】

〔一〕竺：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篤」，柳宗元集附天問亦作「篤」。又朱熹說：「竺字當爲天祝予之祝，或爲天天是桮之桮，以聲近而訛耳。」按作「竺」或「篤」，義皆不可通，故朱熹疑其譌誤，但認爲當作「祝」或「桮」，亦非。蔣驥、王邦采讀「竺」爲「毒」，疑近是，詳注。又按「何竺之」，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何竺」，無「之」字，非是。

〔二〕燠：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懷」。按當作「燠」。又「何燠之」，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何燠」，非是。

〔三〕馮：洪興祖引一本作「憑」。按「馮」與「憑」通。○挾：朱熹引一本作「接」。按當作「挾」。

〔四〕驚：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敬」。按當作「驚」。○切：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功」。按當作「切」，「功激」文義不通。

〔五〕号：朱熹引一本作「號」，柳宗元集附天問亦作「號」。按「号」與「號」同。一說「号衰」當讀爲「荷簑」，恐非。

〔六〕殷國：洪興祖引一本作「殷之國」。柳宗元集附天問亦作「殷之國」。按當作「殷國」，有「之」字非是。又一說「命有殷國」當作「有殷之國」，刪「命」字，增「之」字，亦恐非是。

〔七〕上帝罰：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上帝之罰」。

〔八〕識：洪興祖引一本作「志」，注曰：「識與志同。」柳宗元集附天問作「志」。

【注釋】

①稷（三記）：后稷，一名棄。傳說是周人的始祖。史記周本紀：「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邠，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元子：長子。又錢澄之說：「元子，因姜嫄爲帝嚳元妃而言，非嚳首生子也。」（屈詒）認爲元子指元妃之子，非謂長子。備考。帝：帝嚳。竺（Né竹）：通毒，憎惡。蔣驥說：「按古竺、篤、毒三字通用。西域天竺亦曰天毒。書天毒降災，史記作天篤下災。此文竺、篤宜皆從毒解。言稷爲元子，帝當愛之，何爲而毒苦之耶？」（山帶閣注楚辭）按此說是。又王逸認爲：「帝，謂天帝也。竺，厚也。后稷生而仁賢，天帝獨何以厚之乎？」錄以備考。以上二句說：后稷是帝嚳的長子，帝嚳爲什麼那樣憎惡他？

②煥（ γ 玉）：暖，這裏是動詞。煥之，卽周本紀「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以上二句意思是：把后稷扔到冰上，鳥爲什麼用羽翼覆蓋上來溫暖他？

③馮：通「憑」，恃，倚仗。挾：夾持。殊能：特殊才能。將：將帥，這裏作動詞，是充當將帥的

意思。傳說稷在堯時曾爲司馬，統帥軍事，故有此問。劉盼遂說：「此言稷爲司馬事也。古經籍皆言稷播殖稼穡，無言其將弓矢者，惟尚書刑德放云，稷爲司馬（詩疏引）。王充論衡亦曾言之，初稟篇曰，棄事堯爲司馬，居稷官，故爲后稷。詩魯頌閟宮篇鄭箋云，后稷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天問校箋）一說后稷雖以播殖稼穡著稱，但也必須善於將兵，才能使周族強大，說亦可參。以上二句說：爲什麼后稷還能仗弓持箭，以特殊的才能充當將帥。

④帝：指帝嚳。切激：深切激烈。逢：通「豐」。逢長，指興盛而長久，與前「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之「逢長」義同。汪仲弘說：「帝謂帝嚳也。言稷無父而生，既已驚嚳，激切，甚怒也，謂棄之冰上也，何所逢迎而後世胤嗣綿遠而長永乎？」（天問集解補注）此說解釋二句全旨近是，但釋「逢」字爲「逢迎」則大誤。一說帝指天帝，驚當作敬，「敬帝切激」，是指后稷祭祀天帝的殷切。此說義亦可通，但與「既……何……」這種上下句轉折的問意似不相符。以上二句意思是：后稷出生既然使帝嚳受驚如此深切激烈，爲什麼帝嚳還使后稷興盛長久？按以上四句舊注多有不同。一說此四句指周文王的父親季歷之事。如周拱辰說：「竹史云，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巨鬯，彤弓旅矢，九命爲伯。周之馮有弓矢也舊矣，勢駸駸逼帝，亦云切急矣，何以不疑忌之，信其殊能而長任之乎？」（離騷草木史）一說指周文王事。如毛奇齡說：「馮弓挾矢，文王事也。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紂賜之弓矢鈇鉞，使得專征伐是也。驚，震也。文王三分有二，勢已寢逼，其震驚紂切激實甚。……且文王之勢既已逼紂，何爲紂不亟除之，而豳岐之國，終得遭逢久長也？」（天問補注）一說指周武王事。如洪興祖說：「武王多

才多藝，言馮弓挾矢，而將之以殊能者，武王也。……此言武王伐紂，震驚而切責之，不顧君臣之義。惟紂無道，故武王能逢天命以永其祚也。」按從文義考之，此四句仍當繼言后稷之事，諸說僅供參考。

⑤伯昌：姬昌，即周文王，因周文王曾被殷王朝封為雍州伯，亦稱西伯，故曰伯昌。号：發号施令。号衰，号令於殷王朝衰敗之世。秉：執掌。鞭：比喻權柄。王逸說：「秉，執也。鞭以喻政。」

牧：治民之官，這裏指諸侯之長。殷朝末年，世道衰微，不少諸侯背叛紂王歸附西伯，西伯權力日盛，成為諸侯之長。史記殷本紀：「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權重。」以上二句說：西伯姬昌号令於殷末衰微之世，執掌威權，成為諸侯之長。

⑥徹：毀壞。王逸說：「徹，壞也。」岐：古地名，在今陝西省岐山縣東北，相傳周朝先祖古父亶父曾由豳地遷至此處建國。社：古代指土地神，又指祭祀土地神的地方。社立於國都，是國家政權的象徵。「徹彼岐社」，指周的勢力逐步強大，至周文王時，遷都於豐（今陝西省長安縣西北），所以毀棄原來的岐社，而立社於豐。史記周本紀：「（西伯）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明年，伐邶。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又朱熹楚辭集注釋「徹」為「通」，認為「徹彼岐社」，指周武王滅殷，通岐周之社於天下。按朱熹說「徹彼岐社」是周武王之事，恐非；但其釋「徹」為「通」，可備一說。徐文靖說：「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者，墨子曰，赤烏銜圭，降周之岐社，曰，命周文王代殷有國。天問所云，即指是事，尚未及武王也。」（管城碩記）命：天命。以上二句說：為什麼天命使周毀棄岐社，擴大勢力，最後占有殷國？

⑦遷：遷徙。 藏：財產。 就近，到。「遷藏就岐」，指傳說中西伯姬昌有德，人們紛紛帶着財產來到岐周，依附於西伯之事。又王逸說：「言太王始與百姓徙其寶藏，來就岐下，何能使其民依倚而隨之也？」認為「遷藏就岐」指太王由邠徙岐之事。備考。

⑧惑婦：惑亂人的女人。指紂王的寵姬妲己。史記殷本紀：「帝紂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譏：諫，勸戒。一說「譏」指諸侯們的怨言與背畔，亦通。以上二句說：殷紂王有專門惑亂人的女人在身旁，還有什麼可勸諫的？

⑨受：紂王的名字。 茲：此。 賜茲醢：指把梅伯等人受了醢刑的肉賜給諸侯。呂氏春秋行論篇：「昔者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又史記殷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爲紂御，紂烹爲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明黃文煥說：「受賜茲醢者，紂烹伯夷考，以羹賜文王也。」（楚辭聽直） 上告：向天帝控告。王逸說：「言紂醢梅伯，以賜諸侯，文王受之，以祭告語於上天也。」

⑩親就上帝罰，指紂親身受到上帝的懲罰。又黃文煥說：「親就上帝罰者，帝欲罰殷，文之意則欲代殷受罰，親就之不肯避也。」備考。 以上二句說：爲什麼紂受到上帝的懲罰，殷王朝的命運終究不可挽救？

⑪師望：即姜太公呂尚，本姓姜，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因西伯初遇姜太公時說：「吾太公望子久矣。」所以又稱太公望，後被周文王、武王立爲「師」（官名），故稱「師望」。 肆：店鋪。傳說姜太公入周

之前曾在殷都朝歌的屠肆中宰牛。史記索隱引譙周說：「呂望嘗屠牛於朝歌，賣飲於孟津。」昌，姬昌，即周文王。識：知，瞭解。以上二句說：姜太公在屠肆宰牛，周文王何以了解他的才能？

⑫鼓：鳴。「鼓刀揚聲」，指擺弄屠刀而張揚其聲。又王夫之說：「揚聲，古者屠刀柄首有鈴。」（楚辭通釋）又王闔運說：「揚聲，謂以屠名也。」（楚辭釋）認為「揚聲」指姜太公因屠牛而揚名，均錄以備考。又王逸說：「言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也。」似認為「揚聲」指姜太公對文王的回答，亦可參。以上二句說：姜太公操刀屠牛而張揚其聲，周文王聽了為什麼高興？

⑬武發：周武王姬發。殺殷，指周武王破殷後，斬紂首懸於太白旗之事，即前所謂「到擊紂躬」。悒（義）：憂鬱，這裏是憤恨的意思。清王遠說：「言武王斬紂之首，懸之太白，何所忿恨而不能解乎？」（楚辭評注）。

⑭尸：木主，靈牌。史記周本紀：「（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尊。」即所謂「載尸」。一說「載尸」指武王伐紂，以車載文王之尸體於軍。如朱熹說：「武王載文王之柩於軍中以會戰。」又聞一多說：「淮南子齊俗訓：「武王伐紂，載尸而行。」史記龜策列傳曰：「（文王）與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太子發代將，號爲武王，載尸以行，戰於牧野。」鹽鐵論復古篇：「武王繼之，載尸以行，破商禽紂，遂成王業。」易師六三：「師或輿尸」，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亦說此事。輿尸即載尸，長子帥師即太子發代將也。並與此合。尸謂尸體，載尸集

戰，故曰何所急，所謂「父死不葬，爰及干戈」是也。」（天問疏證）朱聞二說，皆供參考。集戰：會戰。以上二句說：周武王載着文王的靈牌去會戰，他爲什麼要這樣急？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一〕？何感天抑墜〔二〕，夫誰畏懼①？皇天集命〔三〕，惟何戒之②？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四〕③。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五〕④，何卒官湯〔六〕，尊食宗緒⑤？勳闔夢生，少離散亡⑥，何壯武厲，能流厥嚴〔七〕⑦？彭鏗斟雉，帝何饗〔八〕⑧？受壽永多，夫何久長〔九〕⑨？中央共牧〔二〇〕，后何怒⑩？螽蟴微命〔二一〕，力何固⑪？驚女采薇，鹿何祐〔二二〕？北至回水，萃何喜⑫？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⑬。

【校記】

〔一〕何故：洪興祖引一本無「何」字。按當有「何」字，無「何」字不成問意。

〔二〕何感天抑墜：朱熹引一本無「何」字。按「感天抑墜」問意已備，「何」字衍文，當刪。又「墜」，洪興祖引一本作「墜」，一本作「墜」，柳宗元集附天問作「墜」。按墜、墜、墜，並「地」字之異文。又一說「感」字當爲「屈」字之譌，恐非。

〔三〕一說「皇天集命」至「尊食宗緒」八句係錯簡，當前移至「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之後。

〔四〕又：洪興祖引一本無「又」字。○代：洪興祖引一本作「伐」。柳宗元集附天問作「伐」。按當作「代」。

「代」與「戒」韻，同屬職部。又王逸說：「又何爲至使異姓代之乎？」是王本作「代」。

〔五〕承：洪興祖引一本作「丞」。

〔六〕卒：朱熹引一本作「萃」，非是。

〔七〕嚴：當作「莊」，避漢明帝諱改。清陳本禮、胡文英、丁晏、俞正燮、江有誥、孫貽讓等並主此說。詳注。

〔八〕帝何饗：御覽八百六十一引作「堯帝何饗」。

〔九〕夫何久長：朱注本作「夫何長」，引一本作「夫何久長」。按疑當從朱本作「夫何長」。此句上下數句皆爲七字，而後三字皆作「某何某」：帝何饗、后何怒、力何固、鹿何祐、萃何喜、弟何欲等，此句句勢亦當與前後同。又聞一多楚辭校補說：「疑長爲悵字之缺損。知之者，王注曰：『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唾遠也。』曰悔曰恨，正釋悵字之義。」此說可參。

〔二〇〕牧：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枚」，朱熹又引一本作「收」。按當作「牧」，枚、收皆形誤。

〔二一〕蠡：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蠡」，朱熹又引一本作「蠡」。按「蠡」與「蠡」同，作「蠡」非是。○蛾：朱熹引一本作「蟻」，注曰：「蛾，古蟻字。」柳宗元集附天問作「蟻」。

〔二二〕祐：洪興祖引一本作「佑」。

【注釋】

①「伯林雉經」以下四句不詳，古今注家也頗多岐解，莫衷一是。一說指春秋時晉獻公的太子申生

事。晉獻公的寵妃驪姬想立自己的親生兒子奚齊爲太子，設計陷害申生，申生被迫自縊。如王逸說：「伯，長也。林，君也。謂晉太子申生爲後母驪姬所譖，遂雉經而自殺。言驪姬譖殺申生，其冤感天，又讒逐羣公子，當復誰畏懼也。」洪興祖又補充其說曰：「左傳，晉獻公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驪姬嬖，欲立其子。使太子居曲沃，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姬毒而獻之，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國語云，雉經於新城之廟。注云，雉經，頭槍而懸死也。左傳云，狐突適下國，遇太子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又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此言申生之冤感天抑地，而誰畏懼之乎？」舊注從王洪之說者很多，皆大同而小異。一說此四句指周武王的弟弟管叔之事。如徐文靖說：「按宣元年左傳曰，諸侯伐鄭，楚蔣賈救之，遇於北林。水經注曰，春秋，遇於伯林。京相璠曰，今滎陽苑陵縣，有故林鄉，在鄭北。是伯林地名，卽北林也。史記相如傳，廝征北僑，索隱曰，漢書郊祀志作伯僑。孔明後出師表幾敗伯山，注曰，他本作北山，是也。周書作維解，降辟三叔，管叔經而卒。前漢志，中牟縣有管城，管叔邑。後漢志，中牟縣有林鄉。是叔之用經，在管城之伯林矣。阮籍莊論曰，竊其雉經者，亡家之子也。此正用管叔雉經之事，而注者反以此句爲誤，蓋人但知有申生雉經，而管叔雉經罕有知者。感天抑墜，夫誰畏懼者，金縢曰，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是也。若此者，誰實使然？蓋天之動威，以表周公之德耳。」（管城碩記）後世注家從徐氏而立說者也有不少，如聞一多天問疏證、林庚天問論箋等皆然。一說指紂王自縊之事。如劉夢鵬說：「伯，長；林，君，謂紂也。雉經，自縊也。據此，則紂乃縊死，或曰二女縊，紂自

燔，非也。」（屈子章句）郭沫若說：「史記周本紀：『紂走反人，登於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嬖妾二女皆經自殺。』細讀此文，紂王係自焚其珠玉，蒙衣而死。後人誤讀，故有『紂赴火死』之說。紂之死，當亦如二女之自經，故『武王親咋（鋤）紂頭，手污於血』（見尸子）。如係焚死，便無從再見血。鹿臺所在必爲林園，疑伯林本作柏林，園中多松柏也。」（屈原賦今譯）按以上諸說都是推測之詞，很難確定哪一種說法較爲近是。但後起之說皆不足以證明王逸說之非，因此這裏仍從王逸的解釋，其他諸說可備參考。以上四句意思是：申生自縊而死，是什麼原因？他的死爲什麼感動天地？而又有誰對此感到畏懼？

②集：成，完成，實現。集命，實現天命，即授予天下的意思。惟：發語詞。戒：告誡。之：代詞，指受天命而爲君的人。以上二句說：上天在實現其天命時，是怎樣告誡那些受命爲君之人的？

③禮：通「理」，治理。明林兆珂說：「禮，當作理，治也。」（楚辭述注）「受理天下」，即受命治理天下。又洪興祖說：「受禮天下，言受王者之禮於天下也。」亦通。至：到、來。一說「至」爲人名，非是。以上二句說：上天既然讓某姓君王接受天命治理天下，爲什麼又派別人來代替他？

④湯：商湯。臣：動詞：以某人爲臣。「臣摯」，以伊尹爲臣。「摯」，伊尹。茲：此，指伊尹。承：承當，担任。輔：輔佐之臣。承輔，指商湯讓伊尹到夏桀那裏去當官。傳說伊尹曾五次在湯手下，又五次在桀手下。黃文煥釋此二句說：「摯初事湯，繼以湯之命往事桀，而復返事湯。」此說是。又王逸說：「言湯初舉伊尹，以爲凡臣耳，後知其賢，乃以備輔翼承疑，用其謀也。」認爲「承輔」是指湯任伊

尹爲相，承用其謀。又林庚說：「承輔：指湯去世後（伊尹）繼續輔佐殷王朝的幾代君主；帝外丙、帝中任、帝太甲。」二說可參。以上二句說：起初商湯以伊尹爲臣，後來又讓他去担任夏桀的輔臣。

⑤卒：終於。官湯：官於湯。「何卒官湯」，指伊尹終於又回到商朝復爲湯臣。又宋楊萬里說：

「何卒使湯官天下而垂緒？官天下，謂王天下也。」（天問天對解）認爲「官湯」是伊尹使湯王天下。一說

「何卒官湯」是指伊尹對湯忠心耿耿，始終安於臣位。二說亦可參。食：指享受祭祀。宗緒：宗族，

這裏指祖宗。「食宗緒」，指配享於先祖之廟。據說伊尹死後，他的神位被供入商朝的宗廟，陪同商湯

享受祭祀。呂氏春秋慎大覽：「祖伊尹，世世享商。」帝王世紀：「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大霧

三日。沃丁葬以天子之禮，祀以太牢，親自臨喪三年，以報大德。」即所謂「尊食宗緒」。以上二句意思

是：爲什麼伊尹終於回到商湯手下做官，商王朝尊敬地讓他和商朝先祖在一起享受祭祀？

⑥勳：功業。這裏作形容詞。闔：闔廬，春秋後期吳國國君，在位時國力較強盛，任用伍子胥爲

將與楚國交戰，曾一度攻破郢都。「勳闔」，有功勳的闔廬。夢：壽夢，吳國國君，闔廬的祖父。生：

通「姓」，孫子。王夫之說：「生與姓同，孫也。」（楚辭通釋）離：通「罹」，遭受。散亡：指吳王闔廬爲

公子時被排擠在朝廷之外的情況。吳王壽夢有四個兒子：諸樊、餘祭、餘昧、季札。壽夢死後，長子諸

樊卽位，後來諸樊傳位給餘祭，餘祭傳位給餘昧。餘昧應傳位給季札，但季札不願爲君，於是餘昧把

王位傳給了自己的兒子僚。廬廬是諸樊的長子，應繼諸樊之後而爲君。諸樊爲了實現壽夢傳位給季

札的遺願，就傳位給二弟餘祭，想通過兄死弟及的辦法，最後由季札繼承王位。闔廬認爲既然季札不

願爲君，理應由他繼承王位，所以後來就派勇士專諸刺殺了吳王僚，自己當上了吳王（事詳吳越春秋及史記吳太伯世家）。這裏的「散亡」當指闔廬在餘昧和僚在位時受到排擠的情況。

⑦壯：壯年。錢澄之說：「少與壯對。」（屈詁）甚確。王逸釋「壯」爲「壯大」，非是。武厲：雄武猛

厲。流：流傳。厥：代詞，其，指闔廬。嚴：當作「莊」，詳校記。馬其昶說：「周書謚法屢稱殺伐曰

莊。闔廬曾破楚，幾滅其國，武功足稱。」（屈賦微）此說是。「莊」在這裏是威武的意思，指闔廬有威

名。以上四句意思是：功業顯赫的闔廬是壽夢之孫，他年輕時遭到排擠，遠離吳國朝廷，爲什麼壯年

以後雄武猛厲，能够傳下他的威名？

⑧彭鏗：卽彭祖。古代傳說中的長壽人，本名鏗（音艱）鏗，受封於彭城，壽八百歲，世稱彭祖。列

仙傳：「彭祖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斟：羹勺，引申爲用勺舀取的意思，這裏是指把食物盛在食器中

獻上。「斟雉」，傳說彭祖善烹調，曾向唐堯進獻雉羹，故稱「斟雉」。一說「斟雉」指烹調雉羹。蔣驥說：

「方言斟，協汁也。謂和協滋味也。」（山帶閣注楚辭）亦通。又黃文煥認爲「斟雉」指彭祖的養生之術

（見楚辭聽直），此說與下句「帝何饗」不相符，非是。帝：指唐堯。一說帝指天帝。饗：享用。以

上二句意思是：彭祖獻上雉羹，唐堯爲什麼樂於享用？

⑨永：長。以上二句說：彭祖獲得很長的壽命，他何以能活得那麼長久？

⑩以上二句不詳。馬其昶認爲是指西周厲王因國人作亂逃奔彘地後，「共和」行政之事。他說：「案

史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竹書紀年共伯干王位，沈約注云，大旱既久，廬舍俱焚，卜於太

陽。兆曰，厲王爲祟。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共和遂歸國。魯連子亦云，共伯名和，好行仁義。厲王奔彘，諸侯奉王子靖爲宣王，而共伯復歸國於衛。史記不言共伯和，特所記詳略有異，其爲諸侯共治則一也。故曰中央共牧。怒，卽指厲王爲祟之事。（屈賦微）關於「共和」，史有兩種說法，一說周厲王暴虐，國人反抗，厲王逃往彘地，周公、召公二相執政，號曰「共和」（此說詳見國語周語上及史記周本紀）。一說周厲王奔彘之後，共（gong）（gong）國諸侯和攝行天子之事。周厲王死在彘地後，周王朝因長期大旱進行占卜，說是厲王作祟，於是周公、召公立厲王的太子靖爲宣王，共伯和回歸共國（此說見竹書紀年及莊子讓王篇等書）馬其昶認爲以上兩種說法都是諸侯共同治理周王朝，因此說「中央共牧」。「后何怒」，指周厲王死後作祟事。馬氏之說較舊注爲優，疑其近是。一說此句「共」卽指共伯，牧指治理，「中央共牧」，指共伯攝行天子事。亦可參。

⑪以上二句疑指周厲王被百姓逐出朝廷，逃奔彘地之事。「蛾」，當作「蟻」。「蠡蟻」，比喻百姓，「力何固」，說明百姓力量的強大。聞一多說：「國語周語上曰：『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流王於彘。』又曰：『彘之亂，宣王在邵公之宮，國人圍之，乃以其子代宣王。』案蠡蟻喻叛亂之民衆。蛾一作蟻。史記項羽本紀：『楚蠡起之將』，周公禮殿記：『變異蠡起』，漢陳球後碑：『蜂聚蛾動』，後漢書馮衍傳上：『天下蛾動』，淮南子兵略篇：『天下爲之麋沸蠡動。』蠡亦與蟻同。凡此皆言叛亂也。國人攻厲王，王逸。後圍索太子，卒得召公子殺之而甘心，故曰「力何固」也。（天問疏證）此說可參。又按林庚認爲以上四句直至「易之以百兩卒無祿」，都是

有關秦民族的歷史傳說。他說：「秦民族在周人以陝南一帶爲中央的時代，始終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弱小民族。它在周人的勢力範圍之下寄居游牧，而周武王却又遷怒於蜚廉父子供職殷紂，使之幾乎無以自存。何以這麼一個弱小的民族，竟能禁受住那麼多方面的嚴酷壓力，終於生存並發展起來？這就是「中央共牧后何怒？蜚蜮微命力何固？」的故事張本。」這兩句的意思是問：弱小的秦民族，在周民族勢力範圍內的中央地帶，共同放牧，爲周武王所怒。何以竟能頑強地存在下去？並終於在渭水一帶發展起來，最後乃取代了西周王室的地位。」（天問論箋）備考。

⑫以上四句疑指周初伯夷叔齊兄弟二人，義不食周粟，避隱首陽山事。周拱辰說：「驚女句指夷齊事也。文選辨命論夷齊畢命於淑媛，五臣註云，夷齊采薇首陽，一女子見而譏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毛也。又夷齊餓於首陽，白鹿乳之。言采薇而驚來女子之譏，遂棄薇而餓，白鹿又何以祐之，而薦之乳乎？」（離騷草木史）此說疑近是。回水：首陽山下之水，卽河曲之水。「北至回水」，指伯夷叔齊二人向北來到河曲之中的首陽山。毛奇齡說：「回水，河水回曲處也。首陽在蒲坂華山北河曲中。禹貢，河水至雷首下，屈曲而南，故曰河曲。曲卽回也，猶瓠子歌所謂北渡回也。萃，止也。言夷齊諫武不聽，從而去之，則亦已矣，抑又何喜於首陽而就止之也？其曰北至，以雷首在北。莊子，北至於首陽之山；路史，北之止陽上，是也。」（天問補注）又林庚認爲以上四句指秦民族因周武王之怒而北逃至趙城一帶的歷史傳說。他說：「驚女，未詳。秦民族來源傳說中有兩個富於神話性的女子，一個是帝顓頊的孫女，女修，一個是帝舜的玉女。女修的傳說頗似簡狄，史記秦本紀：「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

大業。』這也就是秦的始祖。女修既有這樣的神異傳說，秦民受難時可能祈禱而驚動了她的在天之靈。采薇，指秦民族因避周武王之怒，從渭水一帶向北，沿汾水流亡至趙城的征途中，採薇充飢的困狀。鹿，指飛廉，飛廉死後化爲風神。三輔黃圖：「飛廉觀在上林，武帝元封二年作，身似鹿。」回水，指汾水在臨汾附近一段分而復合的大迂回。汾水顯然乃因分而得名，正是在這裏分而復合，這也就是回水。臨汾就臨於這分水的水上游附近。萃，聚集。臨汾往北去不遠便是趙城。這裏乃指到這終點前的聚集。一路奔波流亡，到此才有了一個安身之地，所以說是喜。這兩句的意思是問：秦民族不見容於周武王，向北流亡到趙城的征途中何以能平安會合？其中涉及到女修（或玉女）及飛廉的神話傳說，以及這些神靈對於秦民族在困境時的祐護。」（見天問論箋）

⑬以上四句不詳。王逸說：「兄謂秦伯也。噬犬，齧犬也。弟，秦伯弟鍼也。言秦伯有齧犬，弟鍼欲請之。秦伯不肯與弟鍼犬，鍼以百兩金易之，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祿也。」認爲是指春秋中期秦景公與其弟公子鍼爭猛犬之事。其中秦景公放逐公子鍼而奪其爵祿事，可參見左傳昭公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的記載。換犬之事則僅見於王逸楚辭章句，不知何據。「百兩」，王逸認爲是指百兩金，柳宗元天對認爲「兩」通「輛」，指車而言。舊注多從柳說。又按劉夢鵬認爲，此四句是指戰國初期趙簡子夢見上帝賜給他翟犬之事。其事見史記趙世家，趙簡子在病中夢見上帝賜給他一翟犬，並讓他等兒子長大後把翟犬賜給兒子。後上帝又派神人告訴趙簡子，所謂翟犬卽代國之地。以後，趙簡子之子趙襄子果然興兵占據了代地，封他哥哥伯魯的兒子周爲代成君。趙襄子死，又立代成君的兒子浣爲趙獻

侯。但趙襄子的弟弟桓子却趕跑了獻侯，自立於代。一年後，桓子死。國人說，桓子立爲君主，不是襄子的本意。於是襄子一起殺掉了桓子的兒子而迎立獻侯。這以後，獻侯的子孫就世代爲君。劉氏據此認爲「兄有噬犬，弟何欲」是指襄子之弟桓子，趕跑獻侯自立於代，是兄有其地而弟貪之的意思。游國恩天問纂義據劉夢鵬說而引伸之，認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之「易」當是錫或賜字，百兩猶云千乘，指代地而言，桓子雖然能以武力取得代地，但終不能久享，而其子又被國人所殺，是雖授之以代地而終無祿。又林庚認爲，此四句是有關秦民族先人非子的歷史傳說：兄，指秦民族的先人非子。噬犬，是地名，指犬丘，噬在這裏作語助詞。犬丘是秦民族的據點和生命綫，非子居犬丘而起家，成爲秦民族嬴姓的繼承人。弟，指非子之異母弟成，與非子爭爲犬丘之主，即所謂「弟何欲」。易之以百兩，指周孝王沒有答應封成爲犬丘之主，而是給他百輛車，讓他去出使西戎。而成出使西戎，終無爵祿，即所謂「卒無祿」。以上諸說，均供參考。

薄暮雷電，歸何憂①？厥嚴不奉，帝何求②？伏匿穴處，爰何云③？荆勳作師，夫何長④⑤？悟過改更⑥⑦，我又何言⑧⑨？吳光爭國，久余是勝⑩⑪。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⑫⑬⑭？吾告堵敖以不長⑮⑯，何試上自予⑰⑱，忠名彌彰⑲⑳？

【校記】

〔一〕夫何長，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夫何長先」，柳宗元集附天問亦作「夫何長先」。劉師培楚辭考異說：「據注似當作先何長。」又一說當作「夫何先」，「先」與「云」韻。

〔二〕悟：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寤」。按當作「悟」。

〔三〕我：朱熹引一本無「我」字。聞一多楚辭校補說：「當從一本刪我字。本篇呵壁之詞，所問皆自然現象與歷史陳跡，初未屬人作者個人成分，故知我字必係衍文。且如今本作我又何言，則是感歎而非詰問語氣，篇中亦從無此例。」錄以備考。

〔四〕久：于省吾澤螺居楚辭新證說：「實則『久』字本應作『氏』。凡典籍中指示代名詞和語詞之『厥』，古文字均作久，隸定作『氏』，敦煌本隸古定尚書作『氏』。說文『氏』讀若『厥』。古文的『久』與『氏』均作久，初本同名，逐漸孳化爲二。……本文之『久』應讀作『厥』，『厥』係指示代名詞，指吳光言之。」可參。

〔五〕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何環閭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按當從一本之文。王逸注說：「子文之母，隕公之女，旋穿閭社，通於丘陵以淫，而生子文。」王注與洪引一本文意全同。

〔六〕吾：一說當作「語」。○以不長：洪興祖引一本作「以楚子不長」。

〔七〕試：洪興祖引一本作「誠」，朱熹引一本作「譏」。○予：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與」。一說「予」當作「紓」，「試上自予」，當作「誠上自紓」。錄以備考。

〔八〕彰：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章」。○按「薄暮雷電」至篇末、諸家多認為詞義不屬，音韻不諧，頗多錯簡。游國恩天問纂義根據文義及韻脚，重訂了本段次序，錄之於下，以備參考：荆勳作師，夫何長？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閭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悟過改更，我又何言？

【注釋】

①按從「薄暮雷電」以下至篇末，古今注家大致有兩種不同的注釋傾向：一說這段是屈原在結束天問時的感慨；一說仍然是對歷史事實的發問。二說相較，前者近是；但其中也有一些關於楚史的發問。又不少注家都認為這段的原文有錯簡訛脫，較為凌亂，但因無法確切考訂，故仍保持原樣。所作的注釋和引用諸說也僅供參考。薄暮：傍晚。以上二句說：時近傍晚，雷鳴電閃，不如歸去，何必在此憂愁？

②厥嚴：指楚國的威嚴。奉：持，保持。「厥嚴不奉」，指楚國的威嚴不能保持。一說，嚴指君主，「厥嚴不奉」指不能事奉君主。林雲銘說：「臣奉主為嚴君，有君而不得奉，不知何罪於上帝而被責乎？」（楚辭燈）可參。帝：指上帝，上天。「帝何求」，是倒文以押韻，即「何求於帝」之意。以上二

句說：楚國的威嚴已無法保持，我對上天還能有什麼要求？按林庚天問論箋認為「薄暮雷電」至篇末是問到楚昭王為止的楚史，而「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則是問楚靈王的故事：「歸何憂，指楚靈王因內亂而無家可歸。楚靈王出游乾谿，他的弟弟棄疾等作亂，使他彷徨山中，數日不得食。最後死了很久國人還不知道。棄疾便乘機取得王位，也就是更為無道的楚平王。事見左傳昭公十三年。厥嚴不奉，指楚靈王失去王位的尊嚴。帝何求，指天帝舍棄了靈王而出來一個更為無道的平王，究竟何所求呢？」此說可備參考。或說以上四句指周公之事。如蔣驥說：「按金縢，周公居東二年，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越絕書，成王夜迎周公，涕泣而行。似與此合。言感天變而夜迎周公以歸，果何所憂懼乎？此引成王以動君，而悼己之不得歸也。」（山帶閣注楚辭）此說大概是因「薄暮雷電」之文而聯想到周公成王之事，恐未必是。

③匿：隱藏。穴處：住在山洞裏。爰：於是，對此。以上二句意思是：遭到放逐而隱伏在山洞裏的人，對於國事還有什麼可說的？按蔣驥說：「左傳，楚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又若敖敖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所謂伏匿穴處也。云，稱也。言楚之先雖僻陋，而世有賢君，其可稱者何事乎？」認為「伏匿穴處」指楚國先王初創基業之事。又林庚說：「伏匿穴處，指楚昭王因吳師入郢而逃亡伏匿於云中的故事。……這云中乃是草木叢生，虎豹出沒的澤沼之地，躲到那裏吳師固然難以找到，可是又遇上了強盜。其狼狽的情狀，左傳（見定公四年）裏描寫得很生動。爰何云，乃何云，從何說起的意思。昭王這種狼狽的處境並非昭王自己造成的，乃是平王無道所遺留的後果，子代父受過，

有苦說不出，所以說爰何云。」二說亦恐非此句之義，僅備參考。

④荆：指楚國。勳：功業。「荆勳」，指楚國功業顯赫。作：振作，振興。師：軍隊、武力。「作師」，振興武力。一說「作師」指興兵打仗，毛奇齡說：「作師猶興師，即史記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懷王復悉發國中兵，深入擊秦，戰於藍田，是也。」（天問補注）長（zhong 掌）：意思是為各國諸侯之長。楚懷王前期國力強盛，有志圖強，曾為抗秦同盟國的首領，即所謂六國「縱約長」。一說「長」讀作長久之長，王遠說：「惟是昔日六國奉楚為從長，楚固有勳矣。自王見欺於張儀，絕齊之好，遂敗從約，日循敗轍，夫豈長久之道乎？」（楚辭評注）備考。以上二句意思是：功業顯赫的楚國曾經振興武力，它當初怎樣成為各國之長？按錢澄之說：「左傳，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杜預注，尸，陳也。更為楚陳兵之法。揚雄方言，子者，戟也。楚始於此參用戟為陳。作師，更為陳法也。授師子焉，是必其所長也。以闔閭張吳為勳闔，則武王荆尸自應為荆勳矣。」（莊屈合詁）又林庚認為「荆勳作師」，指自楚莊王以來，以五霸之強，稱雄南方，在兵力上一直是居於領先地位。錢林二說可備參考。又王逸認為以上二句是指吳楚交兵之事。說的是楚國邊邑的女子與吳國邊邑的女子，因採桑之事發生爭執，楚國以此為借口發兵攻滅吳國邊邑，即「荆勳作師」。「夫何長」，指這種不正確的作法不可久長。此說恐非。

⑤悟：悔悟，覺悟。「悟過」，指覺悟所犯的過錯。改更：改過更新。以上二句說：國君如果能覺悟所犯的過錯，改變作法，我又何必再說什麼呢？按林庚認為此二句是指楚昭王而言：「昭王是平王的

兒子，平王無道，而昭王却是賢君，平王信任費無忌，殺伍奢伍尚，把楚國弄得一團糟，幾乎爲吳所滅，而昭王即位之後便殺費無忌以謝國人，在國破之餘，終於恢復了楚國。所以孔子感歎的說：「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當時的處境雖然很狼狽，但都是平王留下的後果，不是昭王的過錯，昭王能够懲前毖後更改這個局面，已經很難得了。所以說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僅備參考。

⑥吳光：吳國公子姬光，即闔廬。爭國：指闔廬謀殺吳王僚，爭奪君位事。久：長期。余：我們，指楚國。闔廬曾多次戰勝楚國，所以說「久余是勝」。徐文靖說：「闔廬立三年，伐楚拔舒。四年伐楚，取六與潛。六年大破楚軍，取居巢。九年，與唐蔡伐楚，吳王之弟夫概擊楚將子常，吳乘勝而前，五戰至郢。所謂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也。」（管城碩記）

⑦按當從一本作「何環間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詳校記。環：繞，繞行。穿：穿過。閭：鄉里。周禮地官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社：里社，古代地方基層行政單位。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注：「二十五家爲社。」閭、社，這裏都泛指村落。「環間穿社，以及丘陵」，指男女幽會的經過和地點。出：生出。子文：春秋前期的楚國賢相，名鬬穀於菟，字子文，輔佐楚成王。據說子文是邲國之女和楚國宗室鬬伯比的私生子。左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於邲，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淫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以上二句意思是：爲什麼淫亂私通，却能生出賢相子文？

③告語。堵敖：名熊羆（熊羆），春秋前期楚國國君，後被其弟楚成王熊惲所殺。史記楚世家，文王十三年，卒，子熊羆立，是爲莊敖。莊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弒莊敖代立，是爲成王。按莊敖一本作「杜敖」，即堵敖。清毛奇齡天問補注說：「堵敖，即熊羆，楚文王子。」春秋莊十九年，熊羆立；二十二年，其弟熊惲弒之代立。故曰堵敖，則已成君矣。楚人以不成君與無諡號者皆謂之敖，前此若敖、霄敖，已不可考。若見於春秋者，如麇被弒，稱郊敖，以無諡號；子干被弒，稱訾敖，以未成君。兩義不同。則堵敖之敖，亦祇以無諡號耳，非未成君也。」此說解釋熊羆何以又稱堵敖，可供參考。試：通弒。上，指堵敖。王闔運說：「試上，弒君也。」（楚辭通釋）自予：指楚成王熊惲殺死堵敖，把王位給了自己。彌彰：更加顯著。忠名彌彰，據史記楚世家說，楚成王殺死堵敖即位之後，布德施惠，結舊好於各諸侯國，又向周王朝進貢，表示敬意，受到了周天子的賞賜，博取了好名聲。以上三句意思是：我說堵敖統治不長久，是因爲他兄弟的篡弒，爲什麼楚成王殺了君上自己即位，而忠名却很顯著？

九章

九章是屈原的一組作品的總稱，一共有九篇。這九篇作品，依照王逸楚辭章句的排列次序是：惜 誦一，涉江二，哀郢三，抽思四，懷沙五，思美人六，惜往日七，橘頌八，悲回風九。九篇裏，除橘頌、悲回風兩篇風格特異，其餘的七篇，記錄並且反映了屈原一生中某些時期的經歷、遭遇及當時的思想活動，是研究屈原生平及其思想的重要材料，受到歷代屈原研究者的重視。但是，九章所能提供於後人的，畢竟祇是屈原生平經歷的一些片斷，而不是屈原一生遭際的全部。九章中的敘事、抒情，在許多情況下，對背景、地點、時間，都不作明確的交待，祇是隨所之記之，隨感而發。這是因為，九章畢竟是文學作品，而不是屈原生平的實錄。同時，有關屈原生平的歷史材料殘缺、含混，這就使得九章以及屈原生平的研究有很大困難。因此，這必然會使歷代的楚辭研究者在一些問題上爭論不休，有的問題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探索，已經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見；有的問題却至今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在九章研究以及相關的屈原生平的研究中，所存在的問題，概括起來有如下幾點：一、九章作於何時；二、屈原流放的次數、地點及流放江南所走的路線；三、哀郢作於何時，為何而作；四、懷沙是否絕命詞；五、惜往日、悲回風等篇的真偽問題。下面就這些問題的研究概況，作一簡要的說明。

九章作於何時？這個問題，與屈原被流放的情況緊密相聯。

有關九章篇章的最早記載，見於史記。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提到了哀郢與懷沙。司馬遷說：「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在屈原傳中，司馬遷全文收錄懷沙一篇，說：「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沈汨羅以死。」史記之外，與九章有關的記載還有兩條。一是劉向所作九嘆憂苦，其中有「嘆離騷以揚意兮，猶未殫於九章」之句。「九章」這一名稱的最早記載便見於此處。二是漢書揚雄傳，說揚雄「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漢人典籍中與九章有關的材料僅有這三條。這三條材料說明，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還未有「九章」這一名稱。九章中的哀郢、懷沙二篇，在當時並不是作為九章的組成部分而存在，而是與屈原的其他作品，如離騷、天問、招魂等篇章一樣，是以獨立的、單篇的形式存在的。其次，西漢末年的劉向明確提到了「九章」，這說明或許在劉向之前已經產生了「九章」，或許正是劉向本人在編集楚辭時，將零散的、屈原不同時期寫作的九篇作品輯在一起，名之曰「九章」。這後一種情況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為劉向生活的時期與揚雄同時還稍前，劉向已知「九章」之名，而揚雄既仿惜誦以下至懷沙作畔牢愁，却又不提「九章」之名，這或可說明，九章名稱出自劉向，因為是新創，時間不長，流傳未廣，在當時還沒有被包括揚雄在內的廣大學者普遍接受、承認。如果「九章」這一名稱在劉向之前就已經廣為人知，揚雄似乎沒有理由不提。

在王逸之前，還沒有注釋九章的記載，但是在王逸之前，或者與王逸同時，恐怕有人曾注釋九章中的個別篇章。因為王逸在離騷序中說，他作楚辭章句的依據是：「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這「舊章」與「經傳」，自然是王逸在注釋中引經據典的依憑，它也應當包括前人對屈原作

品所作的傳注。王逸爲九章作注，其中有「或曰」二字，當是王逸引用他人之說。這說明，王逸注九章，並非空無依傍，王逸也並不是漢代注釋九章的唯一之人。

王逸所作九章序，對後世的九章研究影響很大。他說：「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於江南之野，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沈。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在離騷序中也說：「……（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復作九章。」王逸對九章的認識有二：一、九章各篇都是屈原所作；二、九章作於頃襄王放屈原於江南時；三、九章這一名稱乃屈原所自題。這三點看法是否正確呢？關於九章各篇是否屈原所作，自漢人注屈賦始，直至清代，基本上沒有異議。絕大多數學者都認爲，九章各篇都是屈原的作品。清末，曾國藩、吳汝綸等對惜往日、悲回風等篇是否屈原所作提出懷疑。此後就不斷有後繼者引申其說，逐漸形成了九章研究中的一種意見，綿延至今。關於第二點。王逸認爲，九章是屈原在頃襄王時被放於江南期間所作，這種看法不完全對。細察九章各篇內容，九章是屈原在不同時期、不同地點的作品。其中有些篇章，分明是作於懷王時期，並不屬頃襄王時，各篇的寫作地點也是有南有北，絕非僅限於江南一域。至於九章之名是否屈原自題，答案是很清楚的。王逸釋「章」爲「著也，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是很牽強的。

宋代朱熹對九章的看法也給後人以很大影響。他在楚辭集注九章序中說：「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思君念國，隨事感觸，輒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爲一卷，非必出於一時之言

也。」後世研究楚辭者多認爲，朱熹這一說法，打破了自漢代以來所認定的九章作於頃襄王放屈原於江南之時這一成說，是九章研究中的一個轉折。按照這樣的理解，朱熹對九章研究固然貢獻很大，但其實這是人們對朱熹的誤解，並沒有完整地了解朱熹對九章的看法。朱熹在離騷序中說：「王疏屈原，屈原被讒，憂心煩亂，不知所訴，乃作離騷。襄王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等篇，冀伸己志，以悟君心，而終不見省。」朱熹認爲，九章作於頃襄王遷屈原於江南時。他認爲屈原在懷王時祇是被疏，被放是在頃襄王時的事。因而他在九章序中所說「屈原既放」，「隨事感觸，輒形於聲」，祇能是指頃襄王放屈原於江南時事，決不是指懷王時。如此看來，朱熹對九章的看法，在寫作時間、地點這些大的方面，與王逸是完全一致的。他與王逸的不同點在於，王逸認爲九章乃屈原自題，朱熹則認爲，是後人輯屈原作品，得其九章，合爲一卷。這是符合歷史事實的。朱熹說九章「非必出於一時之言」，是將九章的寫作限制在屈原被頃襄王放逐於江南的這一段時期之內，是指九章在這段時期內斷續寫成，由後人輯爲一卷，而不是屈原一次完成，自題九章。

關於屈原流放的次數、地點及流放江南所走的路線。

自漢代王逸以來，學者們對屈原流放情況的了解是籠統、模糊的。流行的說法是：屈原在懷王時祇是被疏，未曾遭到放逐；到了頃襄王時屈原被流放，地點是江南地區。屈原正是在流放江南時寫作了九章。後來到了清代，林雲銘首先打破了自漢代以來的傳統看法。他認爲屈原曾兩次被流放，第一次是在楚懷王時期，放逐地點是漢北（在今湖北省襄樊市至鄖縣一帶），抽思一篇就是屈原在漢北時所

作。屈原在漢北的時間不是很長，後來又被召回郢都。頃襄王時屈原第二次被放逐，地點是江南地區。林雲銘的說法是合理的，屈原在楚懷王時期確曾被迫離開郢都到了漢北，但這次還不是流放，而是被疏而謫居漢北。繼林雲銘之後，清人蔣驥對九章中提到的屈原流放所經之地進行了考證，對屈原流放江南所走的路綫作了探索。從九章有關屈原流放江南的各篇來看，屈原流放并非固定於一地，而是不斷地遷徙、流亡。根據蔣驥的考證，屈原流放江南所走的路綫是：先由郢都出發，沿長江東下，經今武漢地區，再嚮東至陵陽（今安徽省南部青陽縣附近有陵陽鎮，在大江之南、青弋江之北）。屈原在陵陽九年。從郢都出發，一路嚮東直到陵陽，這條路綫在哀郢中有敘述。後來，屈原又以陵陽為起點，沿長江嚮西往回走，重新到達今武漢地區，然後折嚮西南，穿越洞庭湖，進入沅水繼續嚮西，直到辰陽和溱浦（今湖南省辰溪、溱浦一帶）。涉江篇敘述了這一段行程。不久，屈原又由溱浦出發，再入沅水東行，又穿過洞庭湖，到達湘水附近，最後在長沙以北的汨羅江投水自盡。這一段路綫在懷沙篇中有所反映。蔣驥的這一考證結果比較合理，它使傳統說法中祇知屈原流放江南沅湘一帶却不知其詳的狀況得到了改變，使屈原流放江南所經之地、所行路綫在屈原的作品中得到了印證。蔣驥的這一發明，雖然不能說就是最後的定論了，但是由於它使屈原流放江南的路綫問題得到了比較合理的解釋，因此被許多楚辭研究者所認可，其主要結論至今仍被不少人接受並採用。

關於哀郢作於何時，為何而作。

哀郢是九章中爭論較大的一篇。明代汪瑗認為，哀郢是寫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破郢之事。

屈原作爲「罪人」，被攻破郢都的秦人赦遷於東方，但却不知爲東方何郡邑。哀郢作於頃襄王二十一年，據哀郢篇中「至今九年而不復」句，上推九年，屈原見廢當在頃襄王十三年。依照汪瑗的說法，這裏就產生了一個無法解釋的問題：既然屈原是在頃襄王二十一年被攻破郢都的秦人赦遷離郢，哀郢也是在這一年寫作的，屈原此時人還在郢都，如何解釋「至今九年而不復」？就算屈原於頃襄王十三年被廢，那麼他是何時離開郢都，又是何時返回的呢？這些問題是汪瑗無法回答的。

清人王夫之也認爲，哀郢的寫作背景是頃襄王二十一年秦破郢都。但是，他認爲哀郢是寫頃襄遷陳，不是寫屈原被放。如果哀郢如王夫之所說，是寫頃襄遷陳，對於這樣一件大事，憂國憂民如屈原者，在哀郢中爲何不曾有一句提及？且全文寫的是屈原一路東行的所經之地及思鄉之痛，更像是屈原被遷逐，看不出是楚王朝遷都。

清代的蔣驥則認爲，屈原於懷王十八年以後被放於漢北，懷王末年被召還郢。頃襄王即位後，屈原又被放江南，放逐地點是陵陽。屈原在陵陽九年，然後渡江去辰溪。蔣驥根據哀郢中「當陵陽之馬至今，森南渡之馬如」句，提出陵陽是地名，是屈原哀郢中提到的「東遷」的目的地。蔣驥之前的舊注，大都把陵陽解釋爲「大波之神」亦即波浪的意思。王夫之雖然把陵陽當作地名，但却沒有把它與屈原的放逐聯繫起來。蔣驥不但指出陵陽是屈原的放逐地點，還把哀郢與涉江中屈原放逐的路綫、經過的地點作了考證，指出屈原放於江南的路綫是「自東北往西南」，把哀郢與涉江中屈原流放的路綫銜接起來了。蔣驥的貢獻在於，他提出了「屈原被放逐於陵陽」的說法，這就使得哀郢中「東遷」的

目的地有了着落，「至今九年而不復」中「至今」所在的具體地點有了答案，在此之後的涉江南渡也有了起點。就是說，蔣驥的新說法，使得以往留存的有關屈原再放江南這一問題中的疑點，似乎得到了合理的解釋。所以，蔣驥的說法能够被大多數學者所接受、採納，至今還是用來解釋哀郢以及屈原流放江南的路綫的重要的觀點。但是，這裏存在一個問題，即蔣驥提出的說法是沒有史料根據的，在屈原的作品中，也沒有與蔣驥的說法相吻合的佐證。蔣驥僅僅是根據「當陵陽之焉至」一句而提出了他的新說，但是在這一句裏，「陵陽」作「波浪」解也完全可通。儘管蔣驥的說法對於解決九章研究中的一些難點是很重要的，但其說法的根據是不充分的，因此，不能由於這種說法使屈原生平的某些疑點有了說得過去的答案，就把沒有經過證實的看法認定是歷史的事實。

現代學者游國恩折衷汪瑗與蔣驥的說法，認為屈原寫作哀郢，是在離開郢都被放逐到陵陽九年以後。這是採用了蔣驥的說法。至於屈原離開郢都的時間，游國恩採用汪瑗的說法，自頃襄二十一年逆推九年，定為頃襄王十三、四年。他認為屈原在陵陽九年之時，正是頃襄王二十一年。屈原於放所聽到白起破郢的消息，於是回憶起頃襄王十三、四年時自己被放離郢的情景，想像着郢都被秦所毀、人民離散的慘狀，感嘆自己九年不得返回郢都，於是作了哀郢。游國恩關於哀郢作於何時、為何而作的說法，避免了汪瑗的疏漏，吸取了蔣驥的觀點。從總體上看比前人周密、合理。但由於蔣驥的說法證據不充分，而游國恩採用了蔣驥的說法，因此游國恩的觀點雖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却不能說是確鑿無疑的定論。

關於懷沙是否絕命詞。

自從司馬遷史記有「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沉汨羅以死」的記載，就產生了懷沙一篇是屈原絕命詞的看法。直到宋代朱熹之前，也還未曾有人對此提出異說。洪興祖楚辭補注懷沙序還特意徵引了這句「太史公曰」，並強調說：「原所以死，見於此賦，故太史公獨載之。」朱熹却認為，懷沙雖有「死不可讓之說」，但還「未有決然之計」，是「以其詞雖切而猶未失其常度」。因而不以懷沙爲屈原絕命詞。他認爲惜往日、悲回風才是屈原臨絕之音。屈原「身已臨沅湘之淵，而命在晷刻」，爲了不使小人在他死後「蔽君之罪，闇而不章」，也爲給後世以「深切著明之戒」，他要在臨死之前將心裏話「傾輸罄竭」，「悉吐之」。由於是臨死之言，「計其出於瞽亂煩惑之際」，因而文字中「固宜有不暇擇其辭之精粗」之處。自朱熹以後，惜往日是屈原絕筆的說法就不斷有人承襲，與懷沙是屈原絕命詞一說並存。

關於惜往日、悲回風等篇的真偽問題。

對九章中某些篇章真偽的懷疑，最早應溯源於宋代的魏了翁。其後又有明代的許學夷。二人都以不似屈原口吻這一理由，對惜往日和悲回風兩篇的真偽提出了懷疑。清代末期的吳汝綸則從史料記載的有無以及語言風格是否相符這兩個方面提出懷疑。他們都是根據個人的理解，對惜往日、悲回風是否屈原所作提出疑問的。但他們都沒有確鑿的證據，能够證明這兩篇作品的確不是出自屈原之手。聞一多在他的論九章一文中，比較系統地闡述了他對九章中某些篇章的真偽產生懷疑的根據。

他的看法具有代表性。他是從三個方面進行論證的。首先從各篇的外在形式來看。他將九章中的九篇作品，除去內容、形式獨異的橘頌，其餘的八篇，分爲甲乙兩組。甲組的篇題都是兩個字，篇末有亂辭；乙組的篇題是三個字，且都摘自篇首，篇末均無亂辭。他認爲，根據亂辭的有無，可以推測出文辭的時代早晚。先秦時期的著述最初本無篇名，有亦大都兩字。以三字名篇的風氣，到漢代始盛。九章中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風三篇，疑至漢初始編入楚辭。其篇名與招隱士、哀時命諸漢人作品篇題風格相同。乙組作品以三字名篇且無亂辭，可以證明其年代晚於甲組的作品。聞一多推測：最初之九章，或祇甲組五篇。九非實數。今九章有九篇，乃是後人不明九字之義，妄取乙組三篇並橘頌一篇混入，以求合九之實數。其次是辨析有關歷史材料，提出疑問。他根據揚雄仿惜誦以下至懷沙作畔牢愁一事，認爲直至揚雄時，九章中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等五篇，尚獨自成一單元，不與以下相混。漢人皆以懷沙爲屈子絕筆，當時所傳楚辭最合理的編次，自是以九章爲屈子作品之殿，而懷沙又爲九章之殿。懷沙以前爲屈子所作，至此以往，即與屈子無關。乙組三篇不但不屬九章範圍，且不屬屈賦範圍。又據劉向「嘆離騷以揚意兮，猶未殫於九章」，認爲劉向所謂九章，是指甲組五篇，也就是揚雄所擬五篇而言的。劉向已誤會九爲實數，不明白文祇五篇而名曰九章，故以爲九章爲「未殫」之作。乙組三篇及橘頌混入九章，或始於王逸，或更在其前。因而惜往日等三篇「既不在古本九章之內，至少此三篇已失其必爲屈原作品之保障。蓋西漢人祇認彼時所傳的五篇爲屈原所作，至少在西漢人眼裏，是不無問題的。」最後是從惜往日、悲回風所表現的語氣、文章技巧等方面提出疑問。認爲兩篇作品中有「不

類屈子自己語氣」之處。從文章技巧來看，與屈原整個作品風格相比較，惜往日「最拙劣」，悲回風「又嫌太好」，有些句子是「楚辭全書中所罕見」。聞一多的結論是，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風三篇，時代較晚於前五篇，但晚不到漢朝。雖非屈原所作，却也離屈原時代不遠。

聞一多所說的幾點是否可以成立呢？他認為九章實際上祇有五篇，劉向、揚雄所見到的就是這祇有五篇的九章，而且在漢代人的眼裏是祇認當時所傳的五篇爲屈原所作，對於惜往日等三篇是有懷疑的。這種看法未免武斷，也缺乏足夠的證據。漢代有不少模擬屈賦的作品，其中有明顯模擬惜往日、悲回風等篇的痕蹟，就連劉向所作九嘆也不例外。這說明漢代人將九章中的九篇都看作是屈原所作。如果像聞一多所說，漢代人祇承認九章中的前五篇是屈原的作品，又何必對他們所懷疑的惜往日等篇，也當作屈原的作品去模倣呢？不能因爲「揚雄倣惜誦以下至懷沙」這一條材料，就不顧比揚雄還早的東方朔、劉向等人也曾倣倣惜往日等篇這一事實。另外，劉向曾經編集過楚辭十六卷。在他的基礎上，王逸作了楚辭章句。王逸在離騷序中說：「屈原」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在九章序中說屈原「復作九章」，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屈原作品的總數是二十五篇，包括九章的九篇。這與漢書藝文志著錄「屈原賦二十五篇」是相符的。漢書藝文志是據七略而來，七略的主編是劉向。如果劉向所見九章祇有五篇，屈原作品的總數就不是二十五篇而應當是二十一篇了。據王逸離騷序及九章序，楚人對屈原作品包括九章的九篇是「世論其詞，以相傳焉」的。這說明就王逸所具備的對屈原作品的知識而言，他認為九章的九篇作品，是從屈原就一直

流傳下來，直至被他收入了楚辭章句。這種看法不僅是王逸個人的，它代表了漢代以來的流行看法。如果漢代人已經對九章有了「懷疑」，他們的模擬之作中會有所表示；劉向作為曾經校理羣書、考辨羣籍的辨偽大家，以他的博學多識，也一定會在七略以及他所編纂的楚辭中有說明。這種「懷疑」也必定要在集漢人楚辭研究成果的楚辭章句中反映出來。但是事實上，我們從漢代有關楚辭的材料中，絲毫也看不出有懷疑九章的蹟象。相反，除了揚雄的一條材料還無法搞清楚其確切的含義，其他材料祇能證明，漢代人對於九章各篇均出自屈原之手深信不疑。聞一多對漢代人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至於聞一多從篇章的外在形式以及作品的語言技巧等角度對九章提出的懷疑，則可以存疑、保留，但却不足以駁倒九章的九篇都是屈原所作這一傳統看法。

惜 誦

惜誦是九章的第一篇。前人對惜誦的分歧主要有兩點：一是「惜誦」二字是什麼意思；二是惜誦作於何時。「惜誦」二字的意思，自古及今，衆說紛紜。王逸解作「貪論」；朱熹釋為「愛惜其言」。戴震的說法較為可取，他說：「誦者，言前事之稱。惜誦，悼惜而誦言之也。」就是說，以悲傷、痛惜的心情敘述往事。游國恩的說法也比較合理。他認為：呂氏春秋長利篇云：「為天下惜死。」高誘注：「惜，愛也。」廣雅釋詁也訓「惜」為「愛」。說文：「誦，諷也。」國語楚語云：「宴居有工師之誦。」韋昭注：「誦，謂箴諫也。」因而「惜誦」就是好諫的意思。戴震與游國恩的說法都可通，二說可並存。

惜誦作於何時？前人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深受王逸的影響。王逸認為，九章作於楚頃襄王時期屈原被放江南之時。因而作為九章之一的惜誦，也是在這一時期所作。王逸以後，洪興祖、朱熹也都持此種看法。明代的汪瑗不因襲前人，他從惜誦的實際內容出發，認為：「此篇極陳已事君不貳之忠，公爾忘私，國爾忘家，真可對越神明，宜見知於君、見容於衆。然反叢罪謗，使側身而無所，欲去而不能，其情亦可悲矣。……大抵此篇作於讒人交構，楚王造怒之際，故多危懼之詞，然尚未遭放逐也。」清代王夫之之說：「此章雖作於頃襄之世，遷竄江南之後……而所述者，乃未遷以前、屏居漢北之情事。」王夫之之受到王逸以來說法的影響，也認為惜誦作於屈原被遷江南之後。但是他也感覺到，惜誦的內容與流放無關，認為此篇所述是屈原未遷以前、屏居漢北時的事情。清代林雲銘認為，此篇是屈原失位之後，又因事進言得罪而作，此時屈原並未遭到放逐。游國恩認為，惜誦不是屈原放逐時所作，因為從文字中找不出絲毫有關放逐的蹟象，有許多話反而可以證明惜誦反映了屈原「被讒失職時的心情」。

從全文內容來看，惜誦並未涉及放逐以後的事情。篇中所表達的，是屈原被讒去職後，政治理想破滅的憤懣的心情。篇中說：「欲儵偁以干僚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汝何之？」「干僚」即要求留止，表現了留在朝廷繼續事君的願望。如果屈原此時已被放逐，是不可能在「要求留止」和「遠走高飛」之間徘徊的。因此，本篇寫作的具體年代雖然無法確指，但應當是在楚懷王時期屈原被讒見疏之時，與離騷的寫作時間相近。應當寫於離騷之前，因為離騷寫得更深入、全面。本篇不可能是屈原被放江南時的作品，王逸及其後人的說法是錯誤的。

惜誦以致愍兮^(一)①，發憤以抒情^(二)②。所作忠而言之兮^(三)③，指蒼天以爲正^(四)④。令五帝以枿中兮^(四)⑤，戒六神與嚮服^(五)⑥。俾山川以備御兮^(七)⑦，命咎繇使聽直^(六)⑧。竭忠誠以事君兮^(七)⑨，反離羣而贅脗^(八)⑩。忘儂媚以背衆兮^(九)⑪，待明君其知之^(九)⑫。言與行其可迹兮^(一三)⑬，情與貌其不變^(一四)⑭。故相臣莫若君兮^(一五)⑮，所以證之不遠^(一六)⑯。吾誼先君而後身兮^(一七)⑰，羌衆人之所仇^(一八)⑱。專惟君而無他兮^(一九)⑲，又衆兆之所讎^(二〇)⑳。壹心而不豫兮^(二一)㉑，羌不可保也^(二五)㉒。疾親君而無他兮^(二六)㉓，有招禍之道也^(二七)。

【校記】

〔一〕愍：洪興祖引一本作「閔」。朱熹引一本作「愍」，注曰非是。按當作「愍」。「愍」爲「愍」之形誤。
〔二〕抒：洪興祖引一本作「舒」。朱注本作「抒」，引一本作「紓」。按當從朱本作「抒」。作「紓」形近而誤。王逸注：「紓，渫也。」廣雅釋言：「紓，渫也。」則王注「紓」字亦爲「抒」之誤字。又「舒」、「紓」皆「抒」之借字。

〔三〕作：洪興祖引一本作「非」。朱注本作「非」，引一本作「作」，注曰非是。按當從一本作「非」。詳注。
○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忠」下有「心」字。按「心」字衍文。

〔四〕枿：洪興祖引一本作「折」，注曰：「枿與折同。按史記索隱解折中於夫子，引此爲證，云：折中，正

也。安均云：折，斷也。中，當也。言欲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故言折中也。」朱注本作「折」，引一本作「析」，注曰非是。史記孔子世家索隱亦引作「折」。按「析」與「析」同。「析」「折」古字通用。

〔五〕與：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以」。○嚮：洪興祖引一本作「鄉」。按「鄉」「嚮」古同。

〔六〕命：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會」。按當作「命」。一說當作「會」，指會其忠直之義，恐非。○使：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以」，按當作「使」。王逸注「又使聖人咎繇聽我之言」，是王本作「使」。
〔七〕目：朱注本作「而」。按當從洪本作「目」。○君兮：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君子兮」。按「子」字衍文。

〔八〕肫：朱熹引一本作「尤」。按當作「肫」。「尤」，聲誤字。

〔九〕明君：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無「明」字，朱熹又引一本無「君」字。按當有「明」字，王逸注：「須賢明之君，則知己之忠也。」是王本有「明」字。無「君」字更非。

〔一〇〕貌：朱注本作「兒」。按「兒」與「貌」同。

〔一一〕證之：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證之而」。按王逸注：「近取諸身而不遠。」「而」字蓋因王注而誤衍。

〔一二〕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羌」下有「然」字。按有「然」字非是。「羌然」文義不通，楚辭絕無此例。王逸注：「羌，然辭也。」校者蓋誤讀王注爲「羌然，辭」，因誤以「然」字入正文。○仇：洪興祖引一本

作「仇也」。朱注本作「仇也」，引一本無「也」字。

〔三〕惟：洪興祖引一本作「思」，一本作「爲」。按「惟」訓「思」，故誤作「思」。作「爲」，聲近而誤。

〔四〕兆：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人」。○洪興祖引一本「讎」下有「也」字，朱注本有「也」字，引一本無「也」字。

〔五〕洪興祖曰：「一本此句與下文皆無也字。」

〔六〕疾：朱熹引一本作「病」，注曰非是。清俞樾讀楚辭曰：「疾乃侯字之誤。侯，語詞。詩下武篇、蕩篇，毛傳鄭箋並曰，侯，維也。屈子自言己之志維親君而無他，此招禍之道也。古文侯作侯，與疾相似，形近而誤。周禮大行人立當前疾，疾亦侯字之誤。詳見惠氏禮說。」按此說可參考。

〔七〕有：一說當作「又」，可參考。

【注釋】

①惜誦：東漢王逸說：「惜，貪也。誦，論也。」（楚辭章句）宋朱熹說：「惜者，愛而有忍之意。誦，言也。」（楚辭集注）明汪瑗說：「惜，歎惜也。誦、頌、訟古通用。詩曰『吉甫作頌』，論語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大抵古人指己所作之文，自省之言，皆謂之誦。此所謂惜誦，謂己歎惜而作此篇之文也。」（楚辭集解）清林雲銘說：「惜，痛也。即惜往日之惜。不在位而猶進諫，比之矇誦，故曰誦。」（楚辭燈）清徐煥龍說：「即事而詳言其本末曰誦。」（屈辭洗髓）清蔣驥說：「惜，痛也。誦，公言之也，通作訟。」（山帶閣注楚辭）清戴震說：「誦者，言前事之稱。惜誦，悼惜而誦言之也。」（屈原賦注）清馬其昶

說：「惜誦，猶痛陳也。」詩云：「家父作誦，以究王誥。」（屈賦微）游國恩先生說：「按呂氏春秋長利篇云：『爲天下惜死。』高誘注：『惜，愛也。』廣雅釋詁也訓『惜』爲『愛』。又按說文：『誦，諷也。』國語楚語云：『宴居有工師之誦。』韋昭注：『誦，謂箴諫也。』『惜誦』就是好諫的意思。」（楚辭概論）按惜誦二字的解釋，舊說紛紜雜陳，莫衷一是。王逸以「貪論」解之，不通；朱熹解作「愛惜其言」亦屬牽強。其餘諸說均可作爲參考。其中有兩種說法較爲合理。一種是以「惜」作「痛」，「哀」；「誦」解作「陳述」之類意思，如蔣驥、戴震、馬其昶諸人之說。另一種說法以「惜」作「愛」，「誦」是「諷諫」的意思，游國恩先生發明此說。這兩種說法都可通，可並存。致：表達，傳達。一說「致」是「招致」的意思，亦通。愍（ヨミ敏）：憂傷，憂患。惜誦以致愍：哀痛地陳訴以表達心中的憂傷。一說意思是：因我喜歡進諫而招致了憂患。亦通。

②發：舒發，發洩。憤：指鬱積的怨憤之氣。抒：當作抒，發洩，表達，與「發」同意。以上二句說：我哀痛地陳訴以表達我心中的憂傷，發洩心中的憤懣之氣，抒發我的情懷。

③所：假若。朱熹說：「所者，誓詞，猶所謂『所不與舅氏同心』、『所不與崔慶』者之類也。」清戴震說：「凡誓辭率曰所者，反質之以白情實。」近人聞一多先生說：「所、儻對轉，古本同語。古誓詞多以所爲儻。論語雍也篇：『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國語越語：『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善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左傳僖二十四年：『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所皆當讀爲儻。此曰『所非忠而言之』，亦謂儻所言之不實也。」（九章解詁）諸說是。作：當作「非」。

④蒼天：青天。朱熹說：「蒼，天之色也。」正：通「證」，證明，作證。清王夫之說：「證己之得失也。」（楚辭通釋）又清王萌說：「正訓質，如書呂刑正於五刑，五罰，五過之義。」（楚辭評注）清蔣驥說：「正，謂平其是非也。」可參考。以上二句說：假如我所說的話不忠實，蒼天可以爲我作證。

⑤五帝：古代傳說中的五方神。王逸說：「東方爲太皞，南方爲炎帝，西方爲少昊，北方爲顓頊，中央爲黃帝。」枿（xì希）：同「析」，「析」與「折」古本同字。枿中：卽折中。朱熹說：「折中，謂事理有不同者，執其兩端而折其中，若史記所謂『六藝折中於夫子』是也。」明汪瑗說：「如以物從兩頭而屈折之於中間，長短均平也。」清蔣驥說：「折中，辨析事理而取其中道也。」諸說是。折中卽判斷、評判之意。

⑥戒：命令，告誡。六神：古代祭祀的六位神，亦卽六宗。古人對六宗的說法不一致。朱熹認爲，六神卽「日、月、星、水旱、四時、寒暑」；一說是「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一說是乾坤六子；一說是天地四時；一說「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太山、河、海」；一說「六爲地數，祭地也」；一說「三昭、三穆」；一說「六氣之宗謂太極冲和之氣」；一說「天地間游神也」。以上諸說可備參考。與：同「以」。嚮：對。服：事。嚮服：對質事理正確與否。以上二句說：命令五帝爲我評判是非，告誡六神替我明斷事理。

⑦俾：使。山川：指山川之神。備：備位。御：侍。備御：備列而侍，意思是參與評判。

⑧咎繇（gāo yáo高謠）：卽皋陶，相傳是舜之臣，掌刑獄之事，執法嚴明，公正無私。聽直：聽取陳述，判斷是非曲直。朱熹說：「聽直，聽其詞之曲直也。」清戴震說：「聽直，平斷而治其當也。」以上二

句說：使山川之神參與評判；命咎繇聽斷是非曲直。

⑨竭：汪瑗說：「極盡無餘之詞。」目(乙)：同「以」，「以」的古字。

⑩離羣：汪瑗說：「離羣，爲黨人所擯棄也。」清王夫之說：「離羣，爲衆所不容也。」贅肱(NEEYOH)：肉瘤。朱熹說：「肉外之餘肉，莊子所謂附贅懸疣者是也。」汪瑗說：「體外無用之餘肉也。」清錢澄之說：「贅尤者，舉朝多此一物也。」(屈詰)清蔣驥說：「如贅肉之無所用而爲人所憎也。」以上二句說：竭盡我的忠誠爲君王效勞，反而不被衆人所容，成爲多餘無用的人。

⑪儇(XIAO)宣：輕佻巧慧。媚(ME)妹：諂媚，巴結。忘儇媚：不會巴結、討好。王夫之說：「儇直而不能同於衆人之巧媚也。」背：違背，背離。背衆：與衆人相背離，不合羣。清錢澄之說：「衆所以得君者，以儇媚爲要術，而已獨忘之，是背衆也，所以離羣者爲此。」

⑫待明君其知之：王逸說：「須賢明之君，則知己之忠也。」明黃文煥說：「既已離羣背衆，蓋惟待君而已，抑吾之待知，豈有難知哉！」(楚辭聽直)清林雲銘說：「以君必知，無藉衆言。」以上二句說：我不懂得巴結、討好而與衆人相背離，我祇期待着賢明的君王能够了解我。

⑬迹：脚印，引申爲考覈，推究。漢書功臣表注：「循實而考之曰迹。」言與行其可迹：王逸說：「言與行合，誠可循迹。」汪瑗說：「言，出諸口者也；行，措諸身者也。可迹，言言行皆有踪迹，明白可據而考也。」

⑭情與貌其不變：王逸說：「情貌相副，內外若一，終不變易也。」汪瑗說：「情，蓄於內者也。貌，形

於外者也。不變，言情貌表裏如一而始終不變也。」又清夏大霖認爲，自此二句始，是申述「待君知」句，其說是。以上二句說：我的言語、行爲歷歷可查，我心裏想的與表露在臉上的如出一轍。我始終表裏如一，情貌相副。

⑮相(xiang向)：視，觀察。

⑯證：驗證，證實。「故相臣莫若君今，所以證之不遠」二句，王逸說：「言相視臣下忠之與佞，在君知之明也。……君相臣動作應對，察言觀行，則知其善惡，所證驗之迹，近取諸身而不遠也。」朱熹說：「言人臣之言行既可踪迹，內情外貌又難變匿，而人君日以其身親與之接，宜其最能察夫忠邪之辨。蓋其所以驗之，不在於遠也。」左傳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此之謂也。」清王邦采說：「我之言行顯有成迹可據，中情外貌未嘗改變示人，故從來有相臣莫若君之說，正以近在君側，最爲易驗耳。」（離騷彙訂）聞一多說：「人君之於其臣也，觀其行，可以驗其言，察其貌，可以得其情，故曰證之不遠。」諸說可備參考。以上二句意思是：沒有誰比君主更能觀察、了解臣下了，這是因爲君主要想驗證臣下的忠邪、善惡，是無須遠求的。

⑰誼：同「義」。這裏指作人行事的道理，準則。洪興祖說：「人臣之義，當先君而後己。」即以先君後身爲義。先君而後身：汪瑗說：「先君後身，猶論語先難後獲之先後。又曰：敬其事而後食，先君後身之意也。」

⑱羌：楚方言，發語詞。仇：怨恨。王逸說：「怨耦曰仇。」清戴震說：「仇爲怨。」以上二句說：我

以先君後己爲作人的準則，却招來了衆人的怨恨。

①⑨惟：思念。又一說惟亦專意，亦可通。專惟君而無他：汪瑗說：「專於事君而無他意，公爾忘私也。」

②⑩衆兆：許多人，言人數之多。王逸說：「兆，衆也，百萬爲兆。」讎（*ong* 愁）：仇敵。王逸說：「交怨曰讎。」朱熹說：「讎，謂怨之當報者。」清戴震說：「仇讎連舉，則仇爲怨，讎爲敵。」「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二句，汪瑗說：「先君後身，猶有身也；至於專惟君而無他，則不有其身矣。兆又衆於人矣，讎又甚於仇矣。」清王遠說：「先君後身，衆之所厭惡，專惟君而不知有身，則舉國之人視爲私怨，而思報之矣。」（附見王萌楚辭評註）清徐煥龍說：「先君後身，以事言，專惟無他，以心言。易人曰兆，則無人不與之仇；進仇爲讎，則此仇在所必報矣。」（屈辭洗髓）諸說備參考。以上二句說：我一心一意爲君王着想而沒有其他的念頭，却又成爲更多的人的仇敵。

②⑪壹心：專一。豫：猶豫。又清孫詒讓說：「豫，猶言詐也。」晏子春秋問上篇云：「公市不豫。」鹽鐵論力耕篇云：「古者商通物而不豫。」禁耕篇云：「教之以禮，則工商不相豫。」周禮司市鄭注云：「定物賈，防誑豫。」皆卽此「不豫」之義，王注並失之。（札迻）按孫詒讓之說不爲無據，然其所舉例，皆與通商、交易有關，無一例涉及人的思想感情，故可知「豫」祇在特定的語言環境中訓「詐」。屈辭中用「豫」字，如離騷「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涉江「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以及此處「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這些句子中的「豫」，作「猶豫」解可通，亦比解作「詐」更順妥，故此處

當從王逸，解作「猶豫」。不豫：朱熹說：「言果決不猶豫也。」汪瑗說：「言壹心果決，不待猶豫也，與上專惟君而無他之語同，而旨益加明矣。」

②不可保：朱熹說：「言君若不察，則必爲衆人所害也。」又清王遠說：「不可保者，不能保君心之信。」可備參考。以上二句說：一心一意、毫不猶豫地爲君王着想，却不能保住自己不被衆人所害。

②疾：急切。明汪瑗說：「疾，猶力也，有汲汲不遑之意。」「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二句，汪瑗說：「疾親君而無他，與壹心而不豫之語同，而詞益加切矣。力於親君而無私交，固有招禍之理也。曰不可保，猶爲緩詞；曰招禍，則明言之矣。……此并上章，蓋言其忠愈盛，而其禍愈深，詞旨雖同，而有淺深輕重之異。」汪說極是。以上二句說：我急切地與君王親近祇是爲了君王，我沒有任何其他的想法，但這却成爲招災惹禍的途徑。

思君其莫我忠兮①，忽忘身之賤貧②。事君而不貳兮③，迷不知寵之門④。忠何罪以遇罰兮⑤，亦非余心之所志⑥。行不羣以巔越兮⑦，又衆兆之所哈⑧。紛逢尤以離謗兮⑨，謗不可釋⑩。情沈抑而不達兮⑪，又蔽而莫之白⑫。心鬱邑余侘傺兮⑬，又莫察余之中情⑭。固煩言不可結詒兮⑮，願陳志而無路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⑰，進號呼又莫吾聞⑱。申侘傺之煩惑兮⑲，中悶瞀之忡忡⑳。

〔一〕忠：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知」。按當作「忠」。王逸注：「言衆人思君，皆欲自利，無若己欲盡忠信之節。」是王本作「忠」。

〔二〕而：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其」。

〔三〕罪：朱注本作「辜」，引一本作「罪」。○以：朱熹引一本作「而」。

〔四〕余心：朱注本作「余」，無「心」字。朱熹又引一本「余」作「吾」。按當從洪本作「余心」。○洪興祖曰：「一本此句末與下文皆有也字。」朱注本「所志」與下句「所哈」末皆有「也」字。又引一本無二「也」字。

〔五〕巔：藝文類聚十九引作「顛」。按端平本楚辭集注作「巔」，與洪本同。

〔六〕洪興祖引一本句末有「也」字。朱注本有「也」字，引一本無「也」字。按聞一多楚辭校補說：「疑謬下當有而字。謬而不可釋，與蔽而莫之白文相偶稱。王本謬下奪而字，因以謬爲語辭，失之遠矣。」此說可參考。

〔七〕洪興祖引一本句末有「也」字。朱注本有「也」字，引一本無「也」字。

〔八〕心：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饨」。按一說此與離騷「饨鬱邑余侘傺兮」同，「心」當作「饨」。可參考。

〔九〕中情：朱熹曰：「中情以韻叶之當作善惡，而惡又當從去聲讀，由騷經一句差互，故此亦因之耳。」按王逸注：「曾無有察我之中情也。」是王本作「中情」，不作「善惡」。但「中情」與「無路」韻不相諧，因

此朱熹欲改「中情」爲「善惡」以諧韻。明陳第屈宋古音義又改「情」爲「懔」，以諧「路」字。可供參考。聞一多先生認爲，「中情」與「無路」不韻，是由脫簡所致（詳見楚辭校補），亦可參考。

〔二〕固：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故」。按當作「固」。○結詒：洪興祖引一本作「結而詒」。朱注本作「結而詒」，引一本無「而」字。按當從一本作「結而詒」。「結」和「詒」是兩個動詞，指言既不可結，又不可詒。中間宜有「而」字。思美人「言不可結而詒」，正與此同。

〔三〕志：書鈔一百引作「忠」。按當作「志」，「忠」字形近而誤。

〔四〕莫吾聞：朱注本作「莫余聞」。

〔五〕中：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心」，朱熹又引一本「中」下有「心」字。

【注釋】

①思君其莫我忠：明汪瑗說：「思君，謂念念不忘乎君也。」（楚辭集解）清王昶說：「莫我忠，莫有忠如我也。」（楚辭評注）又洪興祖說：「言君不以我爲忠也。」（楚辭補注）洪說可備一解。

②忽：忽略，不經意。忽忘：清王遠說：「忽忘，不自覺也。」（附見王昶楚辭評注）忽忘身之賤貧：汪瑗說：「謂處下位，受薄祿而能安之。」清錢澄之說：「賤貧之身，言豈足動君聽，行豈足爲國家重輕乎？而忽忘身爲之，誠有不自覺者也。」（屈詁）清林雲銘說：「身在賤貧中，而又進言，蓋思之極，忠之至，故不憚位卑而言高也。」（楚辭燈）清蔣驥說：「賤貧，指前已被疏而失祿位言。」（山帶閣注楚辭）以上諸說供參考。以上二句說：沒有人像我這樣忠於君王而念念不忘的了，我甚至於忘記了自己貧賤的

身份。

③貳：同「二」。不貳：專心一意。

④迷：迷惑。寵：得寵，寵倖。寵之門：求得寵倖的門徑。清王萌說：「寵之門，謂諂佞之事也。」以上二句說：我竭心盡力效忠君王，從無二心；對於別人由何途徑得到寵倖，我迷惑不解。

⑤罰：處罰，懲辦。汪瑗說：「罰，凡君加以怨怒之意皆是，不必放逐貶謫而後謂之罰也。」

⑥志：志向，希望。汪瑗說：「志者，心之所之。」又清俞樾說：「志卽知也。」禮記緇衣篇：「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是其義也。屈子之意，蓋言得寵得罪，皆非己之所知耳。以爲忠而遇罰，非宿志所望，則轉淺矣。」（讀楚辭）俞說亦可通。亦非余心之所志。王逸說：「亦非我本心宿志所望於君也。」（楚辭章句）汪瑗說：「所志，猶所期也。」清王邦采說：「非余所志，謂志不及料。」（離騷彙訂）諸說是。以上二句說：忠誠有何罪過，以至於遭受懲罰，這也不是我心裏所希望的。

⑦行不羣：行爲、舉止與衆不同，不合於俗。汪瑗說：「言行之高潔，不同於衆，如上言離羣背衆亦是。」巔：殞落，下墜。越：墜落。巔越：墜落。

⑧哈（ḥā）：嗤笑，譏笑。王逸說：「楚人謂相啁笑曰哈。」以上二句說：祇因行爲不合羣而栽了跟頭，又成爲衆人譏笑的對象。

⑨紛：盛多的樣子。這裏用作狀語，修飾「逢尤」與「離謗」，指「逢尤」、「離謗」之盛之多。洪興祖

說：「紛，衆貌，言尤謗之多也。」尤：責怪，歸咎。逢尤：遭受指責。離：遭逢。謗：誹謗，非議。

⑩ 謇（jiǎn）：楚方言，發語詞。又近人聞一多先生說：「謇與譴同。方言十：『譴，口吃也，楚語也。』此言逢尤離謗，口吃不能自解也。」（九章解詁）此說亦可通。聞一多以「謇」作「口吃」而不作語辭，另有其校勘方面的根據，可參見校記。釋：解釋，申辯。以上二句說：我不斷地遭到指責與毀謗，却不能解釋清楚。

⑪ 沈：沈沒。抑：壓抑。達：通暢。不達：指不能上達於君。「情沈抑而不達」，王逸說：「言己懷忠貞之情，沈沒胸臆，不得白達。」洪興祖說：「人君不知其用心也。」

⑫ 蔽：壅蔽，蒙蔽。白：表白，明辯。「又蔽而莫之白」，王逸說：「左右壅蔽，無肯白達己心也。」清徐煥龍說：「衆共蔽之，莫爲之白。」（屈辭洗髓）以上二句說：我的情感沈壓在心中無法上達於君王，衆人又阻塞了君王的耳目，沒有人肯爲我辯白。

⑬ 鬱邑：憂愁苦悶。侘傺（chà chì）：悵然失意的樣子。

⑭ 察：洞悉，了解。以上二句說：我心中鬱悶，悵然失意，又沒有人能够了解我內心的感情。

⑮ 固：本來。煩言：言詞繁瑣，冗長。汪瑗說：「詳細委曲之言耳。蓋欲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清徐煥龍說：「萬語千言難盡。」結：繫，紮，綑束。朱熹說：「疑古者以言寄意於人，必以物結而致之，如結繩之爲也。」（楚辭集注）詒（yí）：通「貽」，贈與，給與。結詒：綑紮起來贈給別人。清王

邦采說：「結而詒者，結束以詒人也。」煩言不可結詒：明來欽之說：「言其言非若物可結而致之也。」（楚辭述注）

①⑥陳：陳述。願陳志而無路：王逸說：「欲見君陳己志，又無道路也。」清錢澄之說：「而黨人蔽之，其路無由。」以上二句說：本來繁冗的語言是不可能束結起來送達君王的，我祇想當面向君王陳述我的心裏話，却又無路可通。

①⑦退靜默：明汪瑗說：「靜默自守即爲退。」「靜默，謂安居而無言也。」

①⑧進號呼：汪瑗說：「號呼自鳴即爲進。」「號呼，謂鳴其冤情於君也。」「退靜默而莫余知今，進號呼又莫吾聞」二句，清徐煥龍說：「退思靜默，則孰辨其冤；進欲呼號，又向誰而訴語……進退靡從。」清夏大霖說：「退而靜默不言，却便受冤抑而無知者；進而號呼自明，君門萬里，却莫余聞。」（屈騷心印）徐、夏之說是。以上二句說：退而靜默不語，沒有人能够了解我；進而號呼鳴冤，又沒有人肯聽我訴說。

①⑨申：重複，一再。這裏作狀語，修飾「侘傺」，意思是「反復地」。煩惑：苦悶，煩惱。

②⑩中：指心裏。悶：煩憂，憤懣。替（3.0.0冒）：紊亂。悶替：苦悶煩亂。饨饨（7.5.5豚）：憂傷煩悶的樣子。以上二句說：我一再地失意，心煩意亂，心中苦悶又憂傷。

昔余夢登天兮①，魂中道而無杭②②。吾使厲神占之兮③，曰有志極而無旁④④。終

危獨以離異兮^⑤，曰君可思而不可恃^⑥。故衆口其鑠金兮^⑦，初若是而逢殆^⑧。懲於羹者而吹齏兮^⑨，何不變此志也^⑩。欲釋階而登天兮^⑪，猶有曩之態也^⑫。衆駭遽以離心兮^⑬，又何以爲此伴也^⑭。同極而異路兮^⑮，又何以爲此援也^⑯。晉申生之孝子兮^⑰，父信讒而不好^⑱。行婞直而不豫兮^⑲，鉉功用而不就^⑳。吾聞作忠以造怨兮^㉑，忽謂之過言^㉒。九折臂而成醫兮^㉓，吾至今而知其信然^㉔。

【校記】

〔一〕魂：洪興祖引一本作「覓」。○「杭」：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航」，洪又曰杭與航同。按聞一多楚辭校補說：「無疑本作亡。亡杭疊韻連語，卽茫沆，魂氣浮動貌也。」此說可參考。但以文意考之，仍當作「無杭」。詳注。

〔二〕旁：朱注本作「旁」。

〔三〕懲於羹者：洪興祖引一本作「懲於羹」，一本作「懲於熱羹者」，一本作「懲熱於羹」。朱注本作「懲熱羹」，注曰：「一本熱作於，而羹下有者字；一本有於熱者，皆非是。一作懲熱於羹，而無者字，亦通。」按此處異文有五種，當從洪本作「懲於羹者」，「者」爲代詞，指懲於羹之人。王逸注：「言人有歎羹而中熱，心中懲忤，見齏則恐而吹之。」似王本有「者」字。御覽八六一亦引作「懲於羹者」。一

說當從一本作「懲於羹」，亦可參考。○蟹：洪興祖引一本作「蟹」，一本作「蟹」。朱注本作「蟹」，引一本作「蟹」。按當作「蟹」，亦寫作「蟹」「蟹」。「蟹」又「蟹」之變體。

〔四〕此志：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此之志」。○洪興祖曰：「一本自此句至又何以爲此援，並無也字。」朱熹亦引一本「志也」及下句「態也」並無也字。

〔五〕猶有：洪興祖引一本作「又猶」。

〔六〕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無「衆」字。按當有「衆」字。王逸注：「言已見衆人易移」，是王本有「衆」字。一說「駭遽以離心」與下文「同極而異路」平列，疑此「衆」字誤衍。按此說恐非。此「衆」字該下文「同極而異路」句，如無「衆」字，文意不顯。下句不必有「衆」字，而此「衆」字實不可刪。

〔七〕朱熹引一本「伴也」及下文「援也」皆無「也」字。

〔八〕洪興祖引一本無「晉」字。

〔九〕婞：朱注本作「嬌」。○豫：洪興祖引一本作「戮」。

〔一〇〕成醫：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爲良醫」。

〔二〕吾至今而知其信然：洪興祖引一本作「吾至今而知其然」，無「信」字；又引一本作「吾今而知其然」，無「至」「信」二字。朱注本作「吾至今乃知其信然」，「而」作「乃」；又引一本無「至」字，一本無「信」字。明黃省增校本無「至」「信」二字。

【注釋】

①昔：從前，過去。一說昔即夜晚，亦通。

②杭：通「航」，渡船。以上二句說：從前我夢見我的魂魄昇天，在半路上沒有渡船，無法通過。

③厲神：舊注說法不一。王逸說：「蓋殤鬼也。」左傳曰：「晉侯夢大厲，搏膺而踊也。」（楚辭章句）

洪興祖說：「禮記，王立七祀，有泰厲，諸侯有公厲，大夫有族厲。注云：厲主殺罰。」（楚辭補注）明汪瑗說：「厲神，謂巫祝能占卜者也。蓋厲神，殤魂也。殤鬼精氣未滅，能服生人，以發洩其靈。巫祝多服之，以神其術，故可稱巫祝爲厲神，猶離騷稱靈氛也。蓋氛者，天地間之遊氣，而厲氣者，天地間之殤魂也。曰靈曰神者，亦欲美其名耳。」（楚辭集解）清蔣驥說：「厲神，殤鬼。蓋死而附神於占夢者。」（山帶閣注楚辭）清戴震說：「無主之鬼曰厲。」（屈原賦注）按這裏的厲神，當如汪瑗、蔣驥所說，是主持占卜的巫祝。古人以爲巫祝可與鬼神相通，鬼神可以借巫祝之體說話，所以詩人使之占夢的厲神當是巫者，如離騷中靈氛、巫咸。至於厲神是什麼，爲何要請厲神占夢，舊注中沒有明確的解釋，目前亦無由考之，故暫付闕如。占（Zhān）：占卜，以預測吉凶。

④曰：此句是巫者以厲神的身份、口氣，告訴詩人占卜的結果。極：終極，頂點。志極：志向高遠。旁：輔佐，輔翼。志極而無旁：清陳本禮說：「憐其志極高，而旁無輔也。」（屈辭精義）

⑤終：最終，到底。危：危險。一說危亦獨，可通。獨：孤獨。明汪瑗說：「獨，無與爲伴也。」

離異：明汪瑗說：「離心異路也。」

⑥曰：此句以下至「鮌功用而不就」，仍然是巫者對詩人所說的話。清蔣驥說：「再言曰者，叮嚀告

誠之詞。」近人聞一多先生說：「日字下仍厲神之語。此一人之語再用日字，更端別起例。」（九章解詁）又一說上句是詩人的提問，此句是巫者對提問的回答。可供參考。恃：依賴，倚仗。以上四句說：我請求厲神爲我占卜此夢的吉凶，厲神說，志向太高就沒有人能够幫助你了，你終將孤獨而與衆人離心異路。君王是祇可思念而不可依賴的。

⑦鑠（shuó 碩）：銷熔。衆口鑠金：衆人之言可以熔化金子，比喻讒言對人毀損之烈。

⑧初：最初，當初。若是：如此。指「恃君」。殆：危險。以上二句意思是：之所以會有今日衆口毀謗的局面，是因為你一開始就依賴君王，因而會遭遇危險。

⑨懲：懲罰，警戒。羹：以五味調和的濃湯，亦指煮成濃液狀的食物。汪瑗說：「羹，古人糝米而和菜肉以爲之者也。」「螯，熱物也。」「螯（二基）：亦作「螯」、「齧」。指切成碎末的醬菜或醃菜。相對於熱羹，「螯」是冷菜。懲於羹者而吹螯：被熱羹燙過的人心懷戒懼，因而在吃冷菜的時候也要吹一吹，以免再次被燙。清徐煥龍說：「歎熱羹而懲者，後見冷螯亦吹，我何逢殆不懲，不變從前此志？」（屈辭洗髓）以上二句意思是：被熱羹燙過的人心存戒懼，遇到冷菜時也要吹一吹，害怕再次被燙，你既然已經吃過苦頭，爲什麼還不吸取教訓，改變你從前的志向？

⑩釋：捨棄，放置。階：階梯。

⑪曩（nāng 攘）：從前，往昔。態：狀態，情態。曩之態：從前的狀態。這裏是指不改變自己的志嚮，保持原來的樣子。「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二句，明汪瑗說：「二句參錯倒文耳。言不

知懲羹吹竇之戒，不變此志而猶存曩態，如此而欲得君行道，豈不猶欲登天而釋去其階梯乎？釋階登天，必無之理也。不變此志，猶有曩態，而欲得君行道，必無之事也。」按汪說是，此二句承接上二句說：你如果還像過去那樣行事，就好比想登上天却捨棄階梯，你是達不到目的的。

⑫衆：清王遠說：「衆指平日同事，不指讒人，離騷所謂昔日之芳草也。」（附見王明楚辭評註）說可供參考。駭：驚詫。清錢澄之說：「始而仇，中而哈，繼而駭，駭其終不肯變也。」（屈詰）遽：畏懼，惶恐。駭遽：清王遠說：「恐禍相及也。」清徐煥龍說：「衆人見我猶曩之態，無不驚駭皇遽，離心於我，相與引避。」離心：清劉夢鵬說：「志趣不合，各一心也。」（屈子章句）

⑬伴：伴侶，同伴。

⑭極：最終的目標。清戴震說：「行所至曰極。」同極而異路：朱熹說：「與衆人同事一君，而其志不同。」（楚辭集注）清王夫之說：「同有所欲至，而其路相背馳。」（楚辭通釋）清吳祿詒說：「同以事君爲標極，而忠佞異道。」（楚辭詳解）聞一多說：「彼與我雖同欲事君，而性有忠佞之別，故不得不異道而殊趨也。」按諸說是，可參考。

⑮援：援助，救助，依靠。又清俞樾說：「伴援本疊韻字。詩皇矣篇『無然畔援』，鄭箋云：『畔援，猶跋扈也。』釋文引韓詩云：『武強也。』玉篇引作『無然伴援』。卷阿篇：『伴奭爾游矣。』訪落篇：『繼猶判渙。』伴奭、判渙並卽伴換，亦卽畔援也。形況之詞，初無定字，亦無達詁，故美惡不嫌同辭。論語先進篇『由也嘑』，鄭注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嘑。』正義曰：『舊注作嘖嘑。』字書：『嘖嘑，失容也。』畔嘑、嘖嘑

嘯，亦卽畔援也。屈子疾時人之跋扈，故以伴援譏之。一則曰，又何以爲此伴也；再則曰，又何以爲此援也，文異而義實同。（讀楚辭）郭在貽認爲，伴援殆卽扳援（亦作攀援）之義。伴、扳二字雙聲疊韻，例得通借。他說：「伴通扳，殆猶畔通販。扳援俗寫作攀援，有投靠、求援之義。」又說：「扳援爲疊義諛語，凡疊義諛語，可以分用，如詩檜風隰有萋楚「猗難其枝」，猗難卽阿難，在詩小雅隰桑篇卽分用爲「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本篇將「伴援」分用之爲「此伴也」、「此援也」，亦屬疊義諛語分用之例。」（訓詁叢稿）按俞樾之說不爲無據，「伴援」可解作「跋扈」，但在此句中，若以「跋扈」釋「伴援」，上下文義則不通，故俞樾之說非是。又郭在貽之說亦可通，供參考。以上四句說：衆人對你的行爲驚駭惶恐，和你不是一條心，又怎能成爲你的同伴？你與衆人同以事君爲最終目的，但志趣殊異，又怎能相互援助？

⑮申生：春秋時期晉獻公太子，以孝見稱。獻公寵妃驪姬，欲立其子奚齊爲嗣君，乃於獻公前進讒陷害申生。獻公聽信讒言，申生終被逼自殺。

⑯好（hao 浩）：愛，喜歡。以上二句說：晉國的申生是個孝子，他的父親却聽信了讒言而不喜歡他。

⑰婞（xing 幸）直：剛愎，倔强。不豫：果斷，沒有遲緩的餘地。

⑱鮌（gou 滾）：同「鯀」，傳說中禹的父親。堯命鮌治水，九年而不成，舜殛之於羽山。功：勞績，事工。用：因。就：成功，成就。（巫者對詩人的勸說，至此句結束。）以上二句說：行事剛愎倔强，沒有迴旋的餘地，鮌就因爲這個原因，沒能成就業績。

②⑩作：作爲，行事。造：創製，造就。一說造，猶招也，亦通。怨：怨恨。作忠造怨：所作所爲都是爲君王盡忠，却造就了令人怨恨的結局。明陳第說：「忠而獲怨，是作忠卽造怨也。」（屈宋古音義）又明汪瑗說：「作忠造怨，蓋古語也。」可參考。

②⑪忽：忽畧，不經意。聞一多說：「輕忽聞之，以爲不實。」過言：言過其實，誇大其詞。汪瑗說：「謂所言之過甚也。」以上二句說：從前我聽說，忠心事君，竟造成了別人的怨恨，我漫不經心，認爲這是言過其實。

②⑫九折臂：臂斷折九次。九非實數，以九言之，示其次數之多。九折臂而成醫：多次遭受折臂之痛，積累了豐富的醫療知識，因而成爲醫生。左傳曰「三折肱爲良醫」，與此同義。

②⑬信然：確實如此。「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二句，朱熹說：「人九折臂，更歷方藥，乃成良醫，故吾於今乃知作忠造怨之語爲誠然也。」明汪瑗說：「屈子自言已聞作忠造怨之言，往日乃忽畧之，不介於意，蓋以其言過甚，不足取信。及至今日，而已竭忠誠以事君，顧乃遭顛越，來仇讎，遇罰見貶，逢尤離謗，紛然而不可釋，始知往日所聞之言，爲誠然而非過，使不更歷世故之久，亦不能知也。」朱熹、汪瑗之說是。以上二句意思是：多次遭受斷臂之痛，就能成爲醫生。我歷經磨難之後，至今才明白，所謂作忠造怨的說法是正確的。

贈弋機而在上兮①，尉羅張而在下②。設張辟以娛君兮③，願側身而無所④。欲儻

徊以干條兮〔三〕^⑤，恐重患而離尤^⑥。欲高飛而遠集兮^⑦，君罔謂汝何之^⑧？欲橫奔而失路兮^⑨，堅志而不忍〔三〕^⑩。背膺胖以交痛兮〔四〕^⑪，心鬱結而紆軫〔五〕^⑫。櫛木蘭以矯蕙兮〔六〕^⑬，繫申椒以爲糧〔七〕^⑭。播江離與滋菊兮^⑮，願春日以爲糗芳^⑯。恐情質之不信兮〔八〕^⑰，故重著以自明^⑱。矯茲媚以私處兮〔九〕^⑲，願曾思而遠身〔二〇〕^⑳。

【校記】

〔一〕弋：洪興祖引一本作「雉」，朱熹引一本作「雉」。按「雉」當是「雉」之誤字，「弋」與「雉」通。

〔二〕欲儻徊以干條：一切經音義二十二引作「欲低徊而干際」。

〔三〕堅志：洪興祖引一本作「蓋志堅」。朱注本作「蓋堅志」，引一本無「蓋」字，一本「堅志」作「志堅」。按當從一本作「蓋志堅」，說詳注。

〔四〕背膺胖以交痛：洪興祖引一本作「背膺敷胖其交痛」，「膺」下有「敷」字，「以」字作「其」。朱熹亦引一本「膺」下有「敷」字。又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胖」下有「合」字。

〔五〕結：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約」。按當作「結」，「鬱結」，古成語，屈辭中多次出現。

〔六〕櫛：洪興祖引一本作「擣」。朱注本作「擣」。按當作「擣」。○矯：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擣」。

按「矯」與「擣」古多通用。

〔七〕繫：洪興祖引一本作「繫」。按當作「繫」，「繫」爲借字。

〔八〕質：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志」。按當作「質」。王逸注：「情，志也。質，性也。」是王本作「質」。作「志」者，蓋因王注「情，志也」而誤。

〔九〕矯：洪興祖引釋文作「橋」，注曰：「橋本從手，舉手也。」朱注本作「橋」。一切經音義八十七亦引作「橋」。按當作「橋」，「橋」與「矯」皆爲借字。○私：一切經音義八十七引作「弘」。

〔二〇〕思：一說當作「逝」，聲近而誤。詳見聞一多楚辭校補。

【注釋】

①矰弋(zēng yì增意)：繫有絲繩用以射鳥的短矢。機：弩機，弓上發箭的機關。這裏用作動詞，是發放的意思，與下文「張」相對。朱熹說：「機，張機以待發也。」(楚辭集注)說極是。

②罟(weī尉)：小網。清桂馥說：「罟是羅之別名，蓋其細密者也。」王制：「鳩化爲鷹，然後設罟羅。」注云：「罟，小網也。」(說文解字義證) 羅：捕鳥的網。罟羅：王逸說：「捕鳥網也。」(楚辭章句) 張：設網，佈置。

③張：弧張，捕捉猛獸的網。一說弧指木弓，機弩之類，張即網羅，是兩種東西。可參考。辟：機辟，捕捉鳥獸的工具。張辟：王逸說：「辟，法也。……言君法繁多，讒人復更設張峻法，以娛樂君。」朱熹說：「辟，開也，與關同。或云，謂弩臂也。言讒賊之人，陰設機械，張佈開關，傷害君之所惡，以悅君意。」清王念孫說：「此以張辟連讀，非以設張連讀。張，讀弧張之張。周官冥氏『掌設弧張』，鄭注曰：『弧張，罟罟之屬，所以扃緇禽獸。』辟，讀機辟之辟。墨子非儒篇曰：『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

也。『莊子逍遙遊篇曰：「中於機辟，死於罔罟。」司馬彪曰：「辟，罔也。」山木篇曰：「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鹽鐵論刑德篇曰：「尉羅張而縣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楚辭哀時命曰：「外迫脅於機臂兮，上牽聯於矰雉。」機臂，與機辟同。此承上文矰弋尉羅而言，則辟非法也。」（讀書雜誌餘編下）按王逸以「辟」爲「法」，朱熹以「辟」爲「開」，王朱皆以「張」爲「張設」、「張佈」之意，其說非也。後人多從王逸，以「法」解「辟」。至清王念孫始以「張辟」連讀，以「張」爲「弧張」，「辟」爲「機辟」，「張辟」指捕捉鳥獸的工具。依此說不但本句文義順暢，且與上矰弋、尉羅二句意相銜接，此說是也。娛：歡樂，喜悅。

④側身：因憂懼而無法安身，引申爲躲藏。所：處所。以上四句說：上有待機而發的短矢，下有佈設妥當的羅網。他們設置這羅網、機關以取悅於君王，我想躲避却没有安身之處。

⑤儻(cháng)：徘徊的樣子。清蔣驥說：「儻，遲留貌。」（山帶閣注楚辭）干(gān)：求取。僚(liáo)：停止，逗留。王逸說：「僚，住也。」清戴震說：「僚，方言云：逗也。」（屈原賦注）

⑥重(chóng)：再次遭受災禍。一說重音仲，是增益，加重之意，亦通。離尤：遭受責難。

以上二句說：我徘徊不定，想求得留在朝廷，事奉君王，又害怕再次遭受災禍與責難。

⑦集：棲止，停留。朱熹說：「集，鳥飛而下止也，謂遠遁也。」明汪瑗說：「高飛遠集，謂人之高舉遠遁，猶鳥之高飛於此，而遠集於彼也。」（楚辭集解）

⑧罔(wǎng)：無，即得無，表示揣測，疑問，意思是「莫非」，「能不」，「該不會」。清戴震說：「罔謂，猶言得無謂也。」又王逸說：「言已欲遠集它國，君又誣罔我，言汝遠去何之乎？」王以「罔」爲「誣

罔」，後人多有從之者，其說非也。「誣罔」有欺騙之意，以此釋「罔」，文句不通。之：往。「君罔謂汝何之」句，汪瑗說：「言已欲去君而不仕，則又恐君得無謂汝欲遠去我，果將何所往乎？欲留則有禍，欲去又不能，此所謂進退維谷者也。」清張詩說：「欲高飛遠集，避於無人之地，則君得毋曰：汝今去我，又何之乎？」（屈子貫）清王邦采說：「承上側身無所而言。欲儻徊楚地既恐禍之疊加，欲遠適異鄉，能無怒而相詰？」（離騷彙訂）諸說可參考。以上二句說：我想像鳥兒一樣，飛得高高的，止息於遠方，君王該不會說我：你要去哪兒？

⑨橫奔：亂跑，不循正道。失路：走錯路，指不依循正確的道路。橫奔失路：王逸說：「變節易操，橫行失道，而從佞僞。」朱熹說：「橫奔失路，妄行違道之譬也。」清蔣驥說：「從衆變志之喻。」諸說是，可參考。

⑩堅志而不忍：當從一本作「蓋志堅而不忍」。各句皆以六字爲一句，此句亦不應爲五字。堅：堅固，堅定。忍：容忍。以上二句說：想要妄行違道，從衆變志，却因爲有堅定的志向而不能容忍這樣作。

⑪背：脊背。膺（yīng 英）：前胸。胖（pàng 盼）：從中間分裂，剖開。交痛：並痛，俱痛。

⑫鬱結：憂煩蘊積。明汪瑗說：「鬱如草之屯而不舒也，結如繩之束而不解也。」紆（yī 迂）：紆回，屈曲。軫（zhěn 枕）：痛。王逸說：「軫，隱也。」紆軫：痛苦縈繞於心而不去。「背膺胖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二句，王逸說：「言已不忍變心易行，則憂思鬱結，胸背分裂，心中交引而隱痛也。」朱熹

說：「通上章，三者皆不可爲，則背胸一體而中分之，其爲痛楚，有不可言者矣。」按王朱說是。此二句承接上「三欲」而言，「三欲」皆不可爲，則「背膺胖以交痛」，「心鬱結而紆軫」。以上二句說：我就像被剖開了脊背與前胸那樣痛苦，心中憂煩蘊積，隱痛縈回而不去。

⑬ 檇：當作「擣」，亦作「搗」，舂也。木蘭：樹名，落葉喬木。晚春時開紫花，所以俗稱紫玉蘭；又花形如蓮，所以又叫木蓮。矯（三）：通「橋」，揉。蕙：香草，亦名薰草、零陵香、佩蘭。

⑭ 斲（NEO作）：舂，使之精。申：重疊。椒：花椒，落葉灌木，所結的籽即稱爲花椒，是一種香物。申椒：花椒簇生累累。

⑮ 播：種。江離：香草。滋：培植。王逸說：「滋，蒔也。」

⑯ 糗（丘上聲）：乾糧。洪興祖說：「糗，乾飯屑也。」（楚辭補注）近人聞一多先生說：「字鏡『熟而粉碎謂之糗』，尚書堯誓疏：『糗，擣熬穀也，謂熬米麥使熟又擣之以爲粉。』是糗即今之炒米粉、炒麵粉。」（九章解詁）按這裏的「糗」，指用江離與菊做成的乾糧。糗芳：芳香的食物。洪興祖說：「江離與菊以爲糗糒，取其芳香也。」「檇木蘭」至「以爲糗芳」四句，王逸說：「言己乃種江離，蒔香菊，采之爲糧，以供春日之食也。」清王遠說：「采擷芳香，不變素守，是屈子一生本領。曰願春日以爲糗芳，似有待時之意，其不忘君之一寤也至矣。」（附見王明楚辭評註）以上說法可參考。以上四句意思是：用搗、揉、舂的方法，把木蘭、蕙草、一簇一簇的花椒做成口糧，種下江離植了菊，但願到了春天，有芳香的乾糧。

①⑦情：表情。質：稟性，本質。信：相信，取信於人。又一說信同「仲」，申明、表白，亦通。

①⑧重(chóng 蟲)：重複，再三。著：顯露，彰明。一說著，寫作、撰述之意，亦通。以上二句說：我擔心自己真實的思想品性不能够取信於人，所以我反復地表明我的心迹，以使別人能够了解我。

①⑨矯：同「橋」，舉。又說文曰：「一曰橋，擅也。」擅有專擅、專長之意，以此解「矯茲媚」，即獨擅其美之意，亦可通。茲：此。媚：喜愛，指所喜愛的、美好的東西。朱熹說：「媚，愛也。謂所愛之道，所守之節也。」明周拱辰說：「媚者，自媚吾之芳也。」（離騷草木史）私處：獨處，隱居。朱熹說：「私處，猶曰自娛也。」「矯茲媚以私處」句，清錢澄之說：「吾之芳潔，本以媚茲一人，既不見信，惟舉茲自媚而已。」以私處者，詩所謂媚幽獨也。（屈詰）清賀貽孫說：「欲舉生平所愛之名節以自處。」（騷箋）清馬其昶說：「留既有患，去又不忍，惟有清潔自保，媚茲幽獨而已。」（屈賦微）又于省吾先生說：「媚與眉古通用。金文眉壽之眉均作『𠂔』，典籍中則譌作『𠂔』。詩文王『𠂔𠂔文王』，毛傳『𠂔𠂔，勉也』。嵩高『𠂔𠂔申伯』，鄭箋『𠂔𠂔，勉也』。離騷『勉升降以上下兮』，王注訓『勉』爲『強』。說文：『勉，彊也』，彊、強古通用。古籍中的『勉』字有訓爲『勉勵』者，有訓爲『勉強』者，二義本相因。王注訓『矯』爲『舉』，非是。『矯』謂『矯正』。上言『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可是，雖然如此自明，猶恐未能爲人所諒解，故下接以矯正這樣自明的作法而勉強以獨處，『願曾（重）思而遠身』。『私處』和『遠身』正承勉強之義。

爲言。若如舊說，訓媚爲「衆善」、爲「愛道」、爲「媚主」，雖然增字爲解，仍然難以講得通。」（澤螺居楚辭新證）于氏之說可以參考。

②曾（ceng）層：通「層」，重疊。王逸說：「曾，重也。」曾思：深思熟慮，反復思考。又聞一多說：「曾思而遠身，義不可通。疑思當爲逝，聲之誤也。淮南子覽冥篇「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注曰：「曾猶高也，逝猶飛也。」本書九思悼亂：「玄鶴兮高飛，曾逝兮青冥。」曾或作增。」此說可備參考。遠身：遠離。朱熹說：「遠身所以避害。」明汪瑗說：「欲奉身遠遁以避害也。」清蔣驥說：「（「增弋機」至「遠身」）此序抒情之由，而歸於潔身以避患也。」以上二句說：舉這些美好的東西我將獨自隱居，我要再三思考，然後遠離以避禍。

涉江

涉江是屈原晚年被流放於楚國江南地區時所作。對於涉江是屈原流放江南時所作這一點，前人的看法基本一致。前人對涉江的不同看法，主要體現在對屈原行走的路綫有不同的解釋。王夫之認爲：涉江是屈原敘述自己從漢北被遷往湘沅地區、渡江向南的情景。林雲銘認爲：屈原被放江南，雖說是東遷，但實際上却是由東而至南。蔣驥則說：「涉江、哀郢，皆頃襄時放於江南所作。然哀郢發郢而至陵陽，皆自西徂東；涉江從鄂渚入激浦，乃自東北往西南，當在既放陵陽之後。」涉江、哀郢，皆序遷逐所經之地。涉江始鄂渚，終辰激，哀郢始郢都，終陵陽。「涉江從陵陽至激浦也，哀郢從郢至陵陽」

也。舊解於陵陽未有確疏，因不知哀郢之所至與涉江之所從。「蔣驥所提出的屈原放逐陵陽的說法，使得哀郢中屈原的東遷有了目的地，涉江中屈原渡江而南有了起點。涉江中屈原的行走路線與哀郢中屈原東遷的路線是相銜接的，哀郢在前，涉江在後。屈原從郢都出發，嚮東到達流放地陵陽，在陵陽九年以後又嚮西南，經鄂渚、枉渚、辰陽，到達溁浦，在今湖南省北部靠近湘西地區。屈原在涉江中，敘述了他自陵陽至溁浦的行程。在蔣驥之前，前人對屈原涉江中行走路線的理解含糊而籠統，如王夫之，認為屈原是從漢北出發而遷往湘沅地區，這是把第一次流放與第二次流放混而為一了。林雲銘則認為，屈原被放江南，雖說是東遷，却是由東而至南。這是把哀郢中東遷的路線與涉江中的路線混而為一了。蔣驥發明了屈原放逐陵陽說，使得原來含糊而籠統的屈原流放的路線、地點問題變得清晰、具體了，使史料記載與傳統說法中有關屈原流放江南湘沅一帶的含混不確定的認識，通過屈原的作品，得到了清楚的印證。從目前所掌握、具備的前人有關涉江中屈原的行走路線的不同說法比較來看，蔣驥的說法無疑是最合理的。

涉江記敘了屈原從陵陽出發到達溁浦的行程，對於研究屈原流放江南的路線、地點具有史料價值，同時也表現了屈原雖身處僻遠荒涼的流放地而與世隔絕，明知自己的結局是「愁苦終窮」，但仍不變心從俗、始終「董道而不豫」的堅貞志向。

余幼好此奇服兮^①，年既老而不衰^②。帶長鋏之陸離兮^③，冠切雲之崔嵬^④。被明

月兮珮寶璐〔三〕⑤。世溷濁而莫余知兮〔三〕⑥，吾方高馳而不顧〔四〕⑦。駕青虬兮驂白螭⑧，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五〕⑨。登崑崙兮食玉英〔六〕⑩，與天地兮同壽〔七〕⑪，與日月兮同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⑫，且余濟乎江湖〔八〕⑬。

【校記】

〔一〕切：原本玉篇、書抄百二十二、類聚一、御覽八、事類賦十二並引作「青」。劉師培楚辭考異說：「據注文，似正文當作冠青雲。九歎冠浮雲之峨峨，注云冠切浮雲。正文無切字，此其比也。」又聞一多楚辭校補說：「切雲猶摩雲。冠曰切雲，正狀其高。若作青雲，則但謂其狀如雲，而不必有高義。後漢書輿服志下有通天冠。切雲之名猶通天耳。哀時命曰：冠崔嵬而切雲兮，卽襲此文，而字亦作切。類聚六七引本篇仍作切。各本並同。」按王逸注：「戴崔嵬之冠，其高切青雲也。」詳審正文及注文，似仍當作「切」，聞說是。○嵬：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巍」。文選胡刻本、六臣本作「巍」。按「嵬」與「巍」同。

〔二〕珮：洪興祖引一本作「佩」。文選胡刻本、六臣本作「佩」。按江有誥楚辭韻讀曰：「此上疑脫一句。」劉永濟屈賦通箋說：「上二句言冠服，下四句言車駕，中出此句，屬上則意類而辭隻，屬下又辭意皆不類，疑本在登崑崙句上，後人因此句亦言被佩，因誤移在冠切雲句下耳。」又聞一多認爲，從此句至「與日月兮同光」凡八句是錯簡，內中又有缺字譌脫，並全段當移至惜誦篇末（詳見楚辭校

〔補〕。此處文意不順，句法不整，當有錯簡缺脫無疑。以上諸說，各抒己見，可供參考。

〔三〕莫余知兮：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無「兮」字。

〔四〕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顧」下有「兮」字。

〔五〕遊：洪興祖引一本作「游」。

〔六〕崑崙：洪興祖引一本作「崑崙」。朱注本、文選胡刻本作「崑崙」。文選六臣本作「崑崙」。○食：洪興祖引一本作「飧」。文選六臣本校引五臣作「飧」。按當作「食」。

〔七〕同壽、同光：洪興祖引一本作「同壽、齊光」，引一本作「比壽、齊光」。朱注本、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比壽、齊光」。戴震屈原賦注本作「同壽、齊光」。

〔八〕余濟：朱注本作「余將濟」，引一本無「將」字。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余濟」。按當作「余濟」。○乎：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於」。文選六臣本校引五臣作「於」。文選胡刻本作「兮」。按當作「乎」。一說此文上下或脫二句，備參考。

【注釋】

①幼：自幼，從小。好（子好）：浩：喜愛，喜歡。奇服：異於世人的服飾。比喻志行高潔，與衆不

同。清王夫之說：「喻其志行之美，即所謂修能也。」（楚辭通釋）清蔣驥說：「奇服，與世殊異之服，喻志行之不羣也。」（山帶閣注楚辭）清胡文英說：「以奇服喻懿行。服，被服，猶云佩也。包下冠劍雜佩諸物而言。」（屈騷指掌）以上諸說是。又明黃文煥說：「世無服先王之法服者，吾獨服之，則法服即爲奇服

矣。」（楚辭聽直）按屈辭中多有服飾異於世俗的描寫，以喻詩人志行高潔。但如黃文煥所說，奇服即先王之法服，其說牽強，不如其餘諸說合理。

②老：年老。清蔣驥說：「七十曰老。」此處是泛指年老，不必拘泥於具體的年齡。 衰：減弱。王逸說：「衰，懈也。」（楚辭章句）清方廷珪說：「衰，倦也。」（文選集成）不衰：不懈怠。 以上二句說：我從小就喜愛這奇異的服飾，如今已經上了年紀，這愛好却仍然不減。

③帶：佩帶。明汪瑗說：「帶，謂懸之於腰也。」（楚辭集解）長鉞（三）：長劍。王逸說：「長鉞，劍名也。其所握長劍，楚人名曰長鉞也。」又一說鉞，劍把。按鉞也作劍把，但在此處應指劍。 陸離：形容佩劍之長，與下句冠之「崔嵬」相對。

④冠（gōu）貫：戴帽。 切雲：指帽子很高，好像與雲相齊。近人聞一多先生說：「謂之切雲者：切，摩也。哀時命『冠崔嵬而切雲』。注曰：『冠則崔嵬，上摩於雲。』是其義。」（九章解詁）又朱熹說：「切雲，當時高冠之名。」（楚辭集注）可參考。 崔嵬（cuī wēi）：高聳的樣子。 以上二句說：我身佩長長的劍，頭戴高聳與雲相齊的帽子。

⑤被（pī）：通「披」。王逸說：「在背曰被。」唐李周翰說：「被，猶服也。」（文選五臣注）明月：指夜光珠。據說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 珮：通「佩」，佩帶。 璐（lù）：美玉。 以上一句說：身披月光似的夜明珠串，佩帶貴重的美玉。

⑥溷（hùn）：混亂污濁。明汪瑗說：「溷，不潔也。濁，不清也。」「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句，

汪瑗說：「不知己所好奇服之美也。」明林兆珂說：「言其衆美具備而世莫知也。」（楚辭述注）

⑦方：正好，正當。高馳：遠走高飛。王逸說：「高行抗志。」明張鳳翼說：「高馳，謂危行也。」（文選纂註）按王張之說是。「高馳」比喻詩人志行高卓，不同於世俗。顧：眷念，牽掛。不顧：沒有牽掛，沒有顧慮。「吾方高馳而不顧」句，汪瑗說：「言己方勇往直前，徑行高步，從吾所好，而不暇顧慮世俗之知不知也，豈因溷濁之世不能知我，而遂變其所守哉？其年既老而不衰之志可見矣。」清錢澄之說：「世不知己，己亦不受世知。」（屈詁）清胡文英說：「我豈以世俗不知而易其操，亦各行其是而已。」諸說是，可參考。以上二句說：世道溷濁不清，沒有人了解我，我正應當高飛遠行，無牽無掛。

⑧虬（qiú）：傳說中無角的龍。騖（wú）：駕車時位於兩旁的馬。這裏是名詞用作動詞，指駕馭車兩旁的白螭。螭（chī）：傳說中龍類的動物。說文曰：「螭，若龍而黃。」一說，龍子爲螭；一說，赤螭，雌龍也。一說，無角曰螭。諸說可供參考。

⑨重（chóng）：華；指傳說中的古帝虞舜，重華是其號。書舜典：「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孔安國傳曰：「華謂文德，言其光文重合於堯，俱聖明。」備參考。瑶：美玉。圃：園地。瑶之圃：指神僊居住的地方。以上二句說：青虬爲我駕轅，白螭爲我拉邊套，我趕着車，和重華一起漫遊瑶圃。

⑩崑崙：神話傳說中的僊山。玉英：玉之精華。洪興祖說：「援神契曰：玉英，玉有英華之色。」（楚辭補注）清蔣驥說：「玉英，玉苗也。僊家採爲服食。」（山帶閣注楚辭）清劉夢鵬說：「玉英，蓋瓊漿之

類。食玉英，吸粹精也。」（屈子章句）諸說供參考。 「登崑崙兮食玉英」句，朱熹說：「登崑崙，言所至之高；食玉英，言所養之潔。」按朱說是。

⑪「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二句，明汪瑗說：「其綿綿之壽，與天地相比，炯炯之光，與日月爭齊者，亦惟吾道而已矣。」清劉夢鵬說：「天地比壽，言不朽；日月齊光，言有耀。」諸說供參考。按此二句是承上而來。由於登上僊山，食了玉英，所以會與天地同壽，與日月齊光。 以上三句說：登上崑崙山，服食玉之精粹，我的壽命和天地一樣長久，我和日月同樣光耀。

⑫南夷：指南方荒涼的流放地的土著居民。古代對中原地區以外各族人民統稱為「夷」，這是一種蔑稱。清錢澄之說：「南夷，不指郢，指江湘以南，皆夷地也。」清王夫之說：「南夷，武陵西南蠻夷，今辰沅苗種也。」清張雲璈說：「蓋指其所放之地而言，近於今湖南之苗疆，故曰夷。」（選學膠言）諸說可參考。又舊注多以「南夷」為楚人，如王逸、洪興祖、朱熹等，恐非。

⑬旦：早晨。 濟：渡過。 乎：於。 江：長江。 湘：湘江，亦名湘水。發源於廣西興安縣海陽山，流至興安縣，向東北，入湖南，至零陵與瀟水匯合，至衡陽與蒸水匯合，至湘陰縣蘆林潭入洞庭湖。 以上二句說：悲哀的是，我要去的南夷之地，沒有人能够了解我；早晨，我渡過長江、湘江。

乘鄂渚而反顧兮①，歛秋冬之緒風②。步余馬兮山臯③，邸余車兮方林④。乘舲船余上沅兮⑤，齊吳榜以擊汰⑥。船容與而不進兮⑦，淹回水而疑滯⑧。朝發枉渚

兮〔五〕^⑨，夕宿辰陽^⑩。苟余心其端直兮〔六〕^⑪，雖僻遠之何傷〔七〕^⑫！

【校記】

〔一〕邸：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低」。文選六臣本作「低」，胡刻本作「邸」。按當作「邸」。一說當作「抵」，訓爲至，可參考。

〔二〕乘：朱注本作「乘」。按「乘」與「乘」同。○舠：洪興祖引釋文、朱熹引一本作「舠」。原本玉篇舟部引作「舠」。按「舠」與「舠」同，作「舠」非是。○沅：原本玉篇引作「征」。

〔三〕齊吳榜：王逸引一本作「齊悲歌」。○吳：洪興祖曰：「字書誤，船也。吳疑借用。」可參考。○榜：朱注本作「榜」。○擊：原本玉篇、文選南都賦注引作「激」。按游國恩楚辭講錄說：「鼓櫂未必揚波，作擊於義爲長。」說是。

〔四〕淹：書抄一百三十七引作「奄」。○回：原本玉篇水部引作「洄」。文選別賦注、書抄一百三十七引作「迴」。○而：書抄一百三十七引作「以」。○疑：洪興祖引一本作「疑」，注曰：「江淹賦云，舟凝滯於水濱；杜子美詩云，舊客舟凝滯，皆用此語。其作疑者，傳寫之誤耳。」朱注本作「疑」，引一本作「疑」。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疑」。文選別賦注、書抄一百三十七引作「疑」。按王逸注曰：「疑，惑也。」是王本作「疑」。但「疑」與「疑」通，當訓爲「疑」，王逸釋爲「惑也」，非是。

〔五〕渚：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渚」。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渚」，文選陸雲答張士然詩注亦引

作「渚」。

〔六〕苟：文選六臣本校引五臣作「等」。○余心：文選六臣本作「余」，校引五臣本有「心」字，胡刻本作「余心」。○其：洪興祖引一本作「之」。朱注本作「之」，引一本作「其」。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其」。

〔七〕僻：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辟」。○之：朱注本作「其」，引一本作「之」。按當從朱本作「其」，此言雖僻遠而絕無傷害，「其」字有加重語氣作用。又「苟余心其端直兮」句，「其」字作「之」作「其」均可。

【注釋】

①乘：登。鄂渚（*o. n. 厄主*）：地名。在今湖北武昌縣境。洪興祖說：「楚子熊渠封中子紅於鄂，鄂州武昌縣地是也。隋以鄂渚爲名。」（楚辭補注）清蔣驥說：「鄂渚，今武昌府。」（山帶閣注楚辭）清戴震說：「鄂渚在今湖北武昌府江夏縣西，江中，黃鵠磯上三百步。」（屈原賦注）諸說可參考。反顧：回頭看。王逸說：「登鄂渚高岸，還望楚國。」（楚辭章句）

②欸（*o. 哀*）：歎息。又洪興祖說：「方言云：『欸，然也。』南楚凡言然者曰欸。」朱熹說：「欸，史漢亞父曰『唉』，及唐人『欸乃』，皆此字也。」（楚辭集注）按「欸」字有多種含意，洪興祖與朱熹所說，雖然也都是「欸」字所含之義，但於文句却不通。明汪瑗說：「欸，歎也。……唐人所用欸乃之欸，音襖，乃音藹，蓋歌聲，非歎聲；方言所云蓋然詞，非歎詞。」（楚辭集解）近人李翹說：「方言十雖有『欸，然也』之訓，

然於此文義不通。」（屈宋方言考）故「欸」字於此句中當從王逸，是歎息的意思，餘說皆非。緒：殘餘。緒風：餘風。秋冬之緒風：秋冬之交的餘風。又蔣驥說：「謂初春而秋冬餘寒未盡，即招魂所謂獻歲發春也。」此說可參考。以上二句說：登上鄂渚回頭看，秋冬之際的餘風令人歎息。

③步：漫步徐行。步余馬：使我的馬漫步緩行。這裏「步」是使動用法。山臯（gāo）：山灣。

④邸（dī）：同「抵」，抵達，至。又清俞樾說：「邸，當讀爲櫓。爾雅釋言：櫓，柱也。凡車止而弗駕，必有木以櫓柱其輪，使之勿動，古謂之軻。離騷「朝發軻於蒼梧兮」，注曰：軻，櫓輪木也。邸余車即櫓余車，氏聲與耆聲相近，故邸得通作櫓。說文士部抵或作渚，即其例矣。」（讀楚辭）俞說有據且有理。

「邸」，可引申爲「止」，「邸」亦爲使動用法，「邸余車」即使我的車停止。方林：不詳所指。明閔齊華說：「方林，廣林也。」（文選滄注）清方廷珪說：「方林，林之四圍叢聚者。」（文選集成）其說不知何據，可參考。按「方林」與上句「山臯」相對，是泛指叢林、樹林之類。明汪瑗說：「上曰步，下曰邸；上曰馬，下曰車；上曰山，下曰林，參差互文耳。蓋謂乘此車馬，驅馳於山林之道間也。」汪說是。「方林」不必實指其地。舊注中王逸、蔣驥以之爲地名，胡文英并確指其地即「岳州府方臺山」（見胡文英屈騷指掌），皆非。以上二句說：讓我的馬在山灣裏漫步緩行，把我的車停在樹林裏。

⑤舫（fāng）：玲（líng）船：有窗的小船。沅：即沅水，亦名沅江。發源於貴州都勻縣雲霧山。上游爲清水江，自西向東，至湖南黔陽縣下始稱沅水。經沅陵桃源等縣，至漢壽縣注入洞庭湖。上沅：沅沅水而上。清蔣驥說：「沅水東入洞庭，而原西向，故沅而上之。」此說是。

⑥齊：指同時用力。朱熹說：「齊，同時並舉也。」吳榜：船槳。吳是地名。朱熹說：「吳謂吳國。榜，櫂也。」蔣驥說：「吳人善爲櫂，故以爲名。」清胡文英說：「吳榜，吳船所用之楫。取其輕利。今長沙諸小舟，其楫俱似吳地小舟所用也。」諸說可參考。又王逸說：「齊舉大櫂而擊水波。」其訓吳爲大。方言云：「吳，大也。」吳榜卽大榜，亦通。汰（*o*代）：水波。明汪瑗說：「汰，水波回紋也。蓋舉櫂擊水而生波紋，而櫂又復撓之，故曰擊汰。」以上二句說：我乘小船泝沅水而上，船槳並舉，擊打着水波。

⑦容與：徘徊不進的樣子。

⑧淹：滯留。回水：回流。清錢澄之說：「回水，猶今所謂回流，船旋而不進也。」（屈詰）清徐煥龍說：「逆流擊榜，故水回舟滯。」（屈辭洗髓）清蔣驥說：「水之湍急回流也。」疑（*o*寧）：同「凝」，止。清孫志祖說：「疑與凝同。……洪氏以作凝爲傳寫之誤，非也。」（文選李注補正）此說是。滯：留，止。疑滯：指船淹留不行。「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二句，明汪瑗說：「言齊榜擊汰，可謂用力矣。然船猶容與不進者，蓋以淹留於回水而逆上之，故凝滯也。三句皆承上上沅二字，言之以見逆流之難耳。舊俱解作眷戀故鄉之意，恐未必然。」按汪說是，此二句承接「上沅」二句，義相貫。以上二句說：小船滯留於湍急的回流中，徘徊而難以前行。

⑨朝：早晨。發：啓程，出發。枉渚（*zhu*主）：卽枉渚，地名。在今湖南常德縣南。水經云：「沅水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渚東里許，便得枉人山。」可參考。

⑩夕：夜晚。辰陽：地名。漢置縣，屬武陵郡。晉宋以後因之。隋改辰溪縣。故址在今湖南辰

溪縣西。清戴震說：「自枉渚西遡沅，得辰陽。」水經注云：「沅水東逕辰陽縣南，東合辰水，水出三山谷，東南流逕其縣北。舊治在辰水之陽，故即名焉。」可參考。以上二句說：早晨從枉渚出發，夜晚在辰陽歇息。

⑪苟：假若，如果。端：直，正。直：正直。明汪瑗說：「直，不曲也。」端直：正直。清張詩

說：「苟我心之端而不邪，直而不曲，又何傷乎！」（屈子貫）

⑫僻：荒遠之地。傷：傷害，妨害。以上二句說：如果我的心正直無邪，即使去那荒僻、遙遠的地方，對於我又有什麼傷害呢？

人淑浦余儵何兮①，迷不知吾所如②。深林杳以冥冥兮③，猿狖之所居④。山峻高且蔽日兮⑤，下幽晦且多雨⑥。霰雪紛其無垠兮⑦，雲霏霏而承宇⑧。哀吾生之無樂兮⑨，幽獨處乎山中⑩。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⑪，固將愁苦而終窮⑫。

【校記】

「一」儵何：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遭迴」。文選六臣本校引五臣作「遭迴」。按「儵何」與「遭迴」同。又此句類聚九、白帖七引作「出紱浦以遭迴」。御覽四百九十引作「出紱浦於遭迴」。文選江淹雜

體詩注引作「入敘浦兮途遭迴」。

〔二〕吾所如：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吾之所如」。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吾之所如」。

〔三〕杳：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杳杳」，一本作「晦」。○冥冥：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冥冥」。

〔四〕洪興祖引一本「援」上有「乃」字。朱注本有「乃」字，注引一本無「乃」字。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亦有

「乃」字。按當從一本補「乃」字。

〔五〕目：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而」。

〔六〕紛其無垠：書抄一百五十二引作「紛飛其無垠」，「紛」下有「飛」字。

〔七〕罪：文選思玄賦注引作「菲」。○而：朱注本作「其」。

〔八〕而：朱注本作「以」。按作「以」於義爲長。

【注釋】

①淑浦(*scop*)：序普：淑水之濱。明汪瑗說：「五臣曰：淑亦浦類。蓋淑浦皆水中可居者，洲渚之別名耳。」(楚辭集解)近人聞一多先生說：「哀郢有夏浦，謂夏水之浦。則淑浦亦謂淑水之浦，此捨舟登陸也。」(九章解詁)按淑浦當是指淑水沿岸的某一處地方，是屈原自辰陽至放逐之地所經之處。又淑水，古名序水，源出湖南淑浦縣東南，西北流經辰溪縣南，入於沅水。 儻個(*chàng huí*)：徘徊的樣子。

②迷：迷惑。如：往。以上二句說：進入淑水之濱我遲疑徘徊，心中迷惑，不知自己該去

哪裏。

③杳(yǎo)咬：深遠幽暗。冥冥(míng)：晦暗。

④猨狖(yuán yòu)元又：「猨」同「猿」。「狖」是一種長尾猿。「猨狖」，在這裏泛指猿猴。以上二句說：密林深處晦暗幽深，這裏是猿猴居住的地方。

⑤峻：高峭。蔽：遮擋，遮蓋。

⑥下：指山下。幽晦：昏暗幽深。以上二句說：陡峭高聳的山巒遮住了太陽，山下昏暗不明，雨水又多。

⑦霰(xiàn)現：指雨點下降時，在空中遇到冷空氣，凝結而成的雪珠。朱熹說：「雨凍如珠，將爲雪者也。」(楚辭集注)紛：盛多的樣子。垠(yín)銀：邊際。

⑧霏霏(fēi)非：指雲霧紛紛飛動的樣子。承：承接。宇：天宇，天空。承宇：與天宇相接。

以上二句說：霰雪紛紛而下，無邊無際；雲霧瀰漫飛動，與天宇相接。



⑨樂：歡樂，愉快。

⑩幽獨：孤獨地隱居。以上二句說：可憐我活着沒有歡樂，孤零零幽居於深山之中。

⑪固：本來。終窮：窮困到底。以上二句說：我不能夠改變志向而追隨世俗，本來就將愁苦、窮困直到死去。

接輿髡首兮^①，桑扈羸行^②。忠不必用兮^③，賢不必目^④。伍子逢殃兮^⑤，比干菹醢^⑥。與前世而皆然兮^⑦，吾又何怨乎今之人^⑧！余將董道而不豫兮^⑨，固將重昏而終身^⑩。

【校記】

〔一〕羸：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裸」。後漢書申屠蟠傳注引作「裸」。按「羸」與「裸」同。按江有誥楚辭韻讀疑此處脫偶句。聞一多楚辭校補說：「行字不韻，依例接輿髡首上當缺二句。此處文多偶行，所缺二句詞意蓋與忠不必用二句相偶，猶下接輿髡首二句亦與伍子逢殃二句相偶也。」劉永濟屈賦通箋說：「按此句與下伍子句，辭意俱相偶，惟韻不相叶，疑上句本作比干菹醢兮，伍子逢殃。殃與行爲正叶，惟以韻奇出，似脫一韻。疑「以」乃「昌」字之誤，「以」古文作，「昌」古文或作，形近致誤。賢不必昌，指接輿、桑扈；忠不必用，指比干、伍子也。今更定其辭曰：比干菹醢兮，伍子逢殃。接輿髡首兮，桑扈羸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昌。則文義一貫而韻不參差矣。」詳審此數句文義及音韻，似當有脫句錯簡。以上諸說雖未必準確，但可供參考。又沈祖棻屈原文證辨說：「考行與中窮不韻，行當作躬。說文：躬，身也。羸躬，猶羸身也。漢書陳平傳羸身來。是其證。中窮躬韻。」此說亦可參考。

〔三〕菹：洪興祖引一本作「菹」。朱注本、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菹」。按「菹」與「菹」同。

〔三〕與：劉永濟屈賦通箋說：「與當讀爲舉，舉，總也。本書東方朔七諫初放曰：舉世皆然兮，予將誰告。考異曰：舉，一作與。周禮師氏王舉則從，注，故書舉爲與。是舉與互通之證。此言總舉前世接輿、桑扈、比干、伍子諸人皆如是，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也。」按此說是。

〔四〕何：文選六臣本校引五臣無「何」字。按當有「何」字。

〔五〕昏：朱注本作「昏」。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昏」。按「昏」與「昏」同。

【注釋】

①接輿：傳說是春秋時期楚國人，佯狂避世。論語微子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正義曰：「接輿，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也。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又楊伯峻論語譯注引曹之昇四書揅餘說：「論語所記隱士皆以其事名之。門者謂之「晨門」，杖者謂之「丈人」，津者謂之「沮」、「溺」，接孔子之輿者謂之「接輿」，非名亦非字也。」曹氏之說是，可參考。髡（ケ）：古代剃去頭髮的一種刑罰。接輿自髡其髮，是爲了表示他對現實的不滿。

②桑扈：古代的隱士，其事不詳。王逸說：「桑扈，隱士也。」（楚辭章句）朱熹說：「桑扈即莊子所謂子桑戶。或疑論語所謂子桑伯子亦是此人，蓋夫子稱其簡。家語又云：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即此裸行之證也。」（楚辭集注）又清俞樾疑莊子之子桑戶，即漢書古今人表之采桑羽。按桑扈是古代傳說中人物，其事不可詳考，諸說可備參考。羸（レ）：同「裸」。羸行：去衣赤體而行。

③必：一定，必定。

④目(𠂔乙)：「以」的古字。用。以上四句意思是：接輿自髡其髮，桑扈裸體而行。忠於君王的

人未必被任用；賢明的人不一定能得到重用。

⑤伍子：即伍子胥，名員，春秋時期楚國人。諫令吳王夫差伐越，吳王不從，並聽信讒言，逼子胥自殺。逢殃：遭遇禍殃。指被逼自殺。

⑥比干：殷末紂王叔伯父，一說紂庶兄。紂王荒淫殘暴，比干諫之，紂王怒，殺比干，剖比干之心。菹醢(zū hǎi)：古代酷刑，把人剁成肉醬。按明汪瑗說：「忠不必用，言伍子比干也；賢不必目，言接輿桑扈也。以忠賢二句橫入四子之中，楚辭多有此體。」(楚辭集解)汪說是，可參考。

⑦與：意通「舉」，全，皆。近人劉永濟說：「與當讀爲舉，舉，總也。」(屈賦通箋)此說是。又清蔣驥說：「與，猶合也。」(山帶閣注楚辭)亦通。與前世：總舉前世接輿、桑扈、伍子、比干諸人。

⑧怨：不滿，怨恨。以上二句說：總舉前代之事全都如此，我又何必怨恨當今的人們呢？

⑨董道：守正道。豫：猶豫，狐疑。

⑩重(chóng)：重疊，重複。昏：昏暗不明。重昏而終身：在重重的昏暗中度過一生。朱熹說：「重複暗昧，終不復見光明也。」汪瑗說：「重昏，言山中杳冥幽晦也。重昏終身，即上愁苦終窮之意。」清胡文英說：「重昏即幽處山中之意。」(屈騷指掌)諸說備參考。以上二句說：我將守正道而不猶豫；我本來就將在那重重的昏暗中度過我這一生。

亂曰〔一〕①：鸞鳥鳳皇②，日以遠兮③。燕雀烏鵲④，巢堂壇兮⑤。露申辛夷⑥，死林薄兮⑦。腥臊並御⑧，芳不得薄兮⑨。陰陽易位⑩，時不當兮⑪。懷信侘傺⑫，忽乎吾將行兮〔二〕。

【校記】

〔一〕按文選各本無「亂曰」以下六句。

〔二〕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無「忽」字。按王逸注曰：「忽忘居止，將遂遠行之它方也。」是王本有「忽」字。

【注釋】

①亂曰：古代樂曲的最後一章叫做「亂」，古詩人樂可唱，論語泰伯說：「關雎之亂」，就是指關雎最後一章。後來，辭賦篇末總括全篇要旨的話也叫做「亂」，如本篇之「亂曰」，離騷之「亂曰」即是。詳見前離騷「亂曰」注。

②鸞（lun）：鳳凰之類的神鳥。鳳凰：鳳本作「皇」。鳳凰是傳說中的瑞鳥，雄曰鳳，雌曰凰。王逸說：「鸞鳳，俊鳥也。有聖君則來，無德則去，以興賢臣難進易退也。」（楚辭章句）清劉夢鵬說：「鸞鳳比君子。」（屈子章句）

③日以遠：一天一天地遠離。朱熹說：「比也，言仁賢遠去。」（楚辭集注）

④燕雀烏鵲：指燕子、麻雀、烏鴉、喜鵲等常見的凡鳥。王逸說：「燕雀烏鵲，多口妄鳴，比喻讒佞。」
劉夢鵬說：「燕雀比小人。」

⑤巢：鳥窩。這裏用作動詞，指搭窩。 堂：殿堂。 壇：土築的高臺。古代用於祭祀、朝會、盟誓、封拜等國家大事的場所。「燕雀烏鵲，巢堂壇兮」二句，比喻讒佞小人竊據了朝廷高位。王逸說：「言楚王愚闇，不親仁賢而近讒佞也。」以上四句說：鸞鳥鳳凰一天一天地遠離而去，凡庸的燕雀烏鵲，却在殿堂、祭壇上築了窩。

⑥露申：不詳所指。舊注有多種說法。明周拱辰說：「按花木考，露申即瑞香花，一名錦薰籠，一名錦被堆。」（離騷草木史）清王夫之說：「露申，或即申椒也。」（楚辭通釋）清蔣驥說：「或曰，即瑞香花，亦名露甲。」（山帶閣注楚辭）清胡文英說：「露申花，今名夜來香。」（屈騷指掌）近人武延緒說：「按露即露字，一作落。東方朔七諫『崑崙雜乎叢蒸兮』，急就篇『甘草一名落』。唐韻『崑，香草也』。據此露即崑落也。申即申椒之申也。」淮南子：「申椒杜茝，美人之所懷服也。」注：「申椒杜茝，皆香草也。」（楚辭札記）按諸說雖有差異，但都以露申爲香花或香草；武氏以露申爲二物，亦可備一說。又王逸以露作「暴露」，申作「重積」，以「露申」作定語修飾「辛夷」，意即「重積辛夷，露而暴之，使死於林薄之中」，此說恐非。 辛夷：香木名。樹高二、三丈，葉似柿葉而狹長。花色紫，香氣馥鬱。初出時，花苞尖如筆頭，故一名木筆。白者名玉蘭，亦稱望春、迎春。又武延緒說：「辛，少辛，藥名。本草：『少辛，即細辛也。』夷，即留夷也，香草名。」離騷「畦留夷與揭車」是也。「武氏以『露申辛夷』爲四物，如上文『燕雀烏鵲之類』，

可備參考。

⑦林：叢生的樹木。風俗通義：「林，樹木之所聚生也。」王逸說：「叢木曰林。」薄：叢生的草。廣雅釋草：「草叢生爲薄。」淮南原道：「隱於榛薄之中。」注：「深草曰薄。」林薄：指草木叢聚交錯，密不可入。死林薄：明汪瑗說：「死，謂枯槁也。」（楚辭集解）清錢澄之說：「死林薄者，惡木之蔭蔽之也。」（屈詁）

⑧腥臊：惡臭污濁的東西，與上文「露申辛夷」相對。這裏用來比喻讒佞小人。御：進用。並御：明汪瑗說：「謂兼收並蓄而不捨之意。」可參考。

⑨芳：芳潔之物，指露申辛夷等香花香草。薄：靠近，接近。芳不得薄：朱熹說：「言污賤並進，而芳潔不容也。」以上四句說：芳香的花木枯死在草木叢雜的密林裏，惡臭污濁的東西都被收用，芳潔之物却無法靠近。

⑩陰陽易位：指忠邪顛倒，小人得志，君子不得進用。此句承接「鸞鳥鳳凰」至「芳不得薄」之意而總申之。朱熹說：「陰謂小人，陽謂君子。」明陳第說：「喻賢臣遠而佞人用，忠邪倒置，所謂陰陽易位也。」（屈宋古音義）清蔣驥說：「陰陽易位，喻小人在朝，君子在野也。」諸說可參考。

⑪當：值，遇到。時不當：不逢其時。

⑫信：誠實，忠信。懷信：懷抱忠信。清胡文英說：「懷忠抱質。」說是。佗僚（chē chāo）：悵然失意的樣子。懷信佗僚：王逸說：「言已懷忠信，不合於衆，故悵然住立。」

⑬忽：恍惚、失意的樣子。吾將行：吾將遠行去它方。又清徐煥龍說：「即將沉水，非謂欲往他

邦。」（屈辭洗髓）清馬其昶說：「此所謂將行者，言將去人間世而視死若歸也。」（屈賦微）徐馬之說可備參考。以上四句說：陰陽顛倒了位置，我未逢其時。懷抱忠信之心却失意不得志。我神思恍惚，還將遠行。

哀 郢

哀郢在九章中是爭論較大的一篇，爭論的焦點在於此篇的寫作背景。

明代的汪瑗最早提出：哀郢的寫作背景是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攻破郢都之事。汪瑗認為，秦攻楚破郢，頃襄兵散敗走，遂不復戰，東北退保於陳城。「秦又赦楚罪人而遷之東方，屈原亦在罪人赦遷之中。悲故都之云亡，傷主上之敗辱，而感己去終古之所居，遭讒妬之永廢。此哀郢之所由作也。」就是說，屈原「東遷」既不是被頃襄王所放逐，也不是隨頃襄遷於陳城，他是被攻破郢都的秦軍作為罪人遷往東方的，祇是不知遷往東方何處。汪瑗認為，哀郢作於頃襄王二十一年。據篇中「至今九年而不復」句，上推九年，屈原見廢當在頃襄王二十三年。按照汪瑗的說法，這裏就產生了無法解釋的矛盾：屈原於頃襄十三年被廢離郢，到頃襄二十一年時，已有九年未回郢都了。既然已有九年未回郢都，不在郢都的屈原，又如何能够在九年之後即頃襄王二十一年 秦拔郢時，被秦人遷往東方呢？此時屈原究竟在不在郢都？如果在郢都，如何解釋「至今九年而不復」？如果不在郢都，又如何解釋被秦人遷往東方這件事？

清代的王夫之認爲，哀郢是寫頃襄遷陳，不是寫屈原被放。從哀郢全文來看，內容是寫屈原一路東行的所經之地及思鄉之痛，與頃襄遷陳之事無關。

清代的蔣驥認爲，屈原於頃襄王卽位後又被放逐，先被放到陵陽（今安徽省青陽縣以南的陵陽鎮），在陵陽九年，然後渡江去辰渚（在今湖南省中西部地區）。蔣驥根據哀郢中「當陵陽之焉至今，森南渡之焉如」句，提出陵陽是地名，是屈原哀郢「東遷」的目的地。蔣驥不但指出了陵陽是屈原放逐之地，還把哀郢與涉江中屈原放逐所行路線、所經之地詳細加以考證，指出屈原放於江南的路線是「發郢之後，便至陵陽」，自西徂東，然後又以陵陽作爲起點，「從鄂渚入渚浦，乃自東北往西南」，將哀郢與涉江中屈原流放的路線銜接起來了。蔣驥提出的屈原放逐地點是陵陽的說法，使得哀郢中屈原東遷的目的地有了答案，涉江中屈原向西南行也找到了起點。

現代學者游國恩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爲屈原作哀郢，是在離開郢都、放逐陵陽九年之後。屈原離開郢都的時間，是自頃襄王二十一年逆推九年，在頃襄王十三、四年。屈原在陵陽九年之後，也就是頃襄王二十一年，在流放之地聽到了白起破郢的消息，於是他回憶起九年以前也就是頃襄王十三、四年自己被流放時離開郢都的情景，想像着郢都被秦所毀、人民離散的慘狀，感嘆自己被放離郢已經九年却仍不得歸還，於是寫下了哀郢。游國恩關於哀郢的寫作背景以及寫作年代的看法，在舊說的基礎上發明己意，比前人的說法更加周密、合理。在目前比之更具說服力、證據更充分的說法還未出現的情況下，游國恩的看法可說是最爲妥當的。

哀郢記敘了屈原離開郢都嚮東行走的途程，極其充分地表達了屈原對故都的眷戀與思念。他對郢都的感情，體現了他對楚國及楚國人民深摯的熱愛。他那透入骨髓的對郢都痛切的思念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使哀郢成爲不朽的千古絕響。

皇天之不純命兮^①，何百姓之震愆^②。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③。

【校記】

「一」洪興祖引一本無「方」字。夫容館本、明馮紹祖刊本無「方」字。按王逸注：「正以仲春陰陽會時徙我東行。」是王本有「方」字。

【注釋】

①皇：大，美。皇天：王逸說：「德美大，稱皇天，以興君也。」（楚辭章句）純：純一，專一。朱熹說：「純，不雜而有常也。」（楚辭集注）清王夫之說：「純，常也。」（楚辭通釋）又清劉夢鵬說：「純之爲言篤也。」（屈子章句）于省吾先生說：「純，金文本作『屯』。叔弓鐘稱：『余用登屯厚乃命』，『屯厚』卽『純厚』。『純厚』二字疊義，『純』也訓『厚』。國語晉語『厚之至也，故曰屯』，韋注：『屯，厚也』。『純厚』乃古人成語，史記太史公自序稱『伏羲至純厚』。『皇天之不純命兮』與九辯之『賴皇天之厚德兮』反正爲義，『德』言『厚』與『命』言『純』，互文同訓。這是說，皇天不施厚命於下民，故下句以『何百姓之震愆』爲言。『七諫怨世』『皇天既不純命兮，余生終無所依』，『純命』也謂『厚命』。」（澤螺居楚辭新證）按『篤』亦『厚』

之意，劉子之說亦通，可參考。不純命：天命無常。王夫之說：「言天命之無常，不佑楚也。」又清林雲銘說：「不言君無善政而歸之天，以不便言君也。」（楚辭燈）

②何：為什麼。

震：震動，受驚。

愆（*oig* 千）：罪過。

又近人聞一多先生說：「愆讀爲騫。說文

愆重文作蹇。

詩經假樂「不愆不忘」，

春秋繁露郊語篇作騫。

列子黃帝篇「而已無愆」。釋文「愆本又作

騫」。文選劉越石扶風歌「惟昔李騫期」。

注「騫古通愆」。並其比。

騫亦驚也，文選顏延年侍遊曲阿後湖

詩「人靈騫都野，鱗翰聳淵丘」。注曰：「騫聳皆驚懼之意也。」字一作蹇，方言六：「蹇，擾也。人不靜，秦

晉曰蹇。」驚擾義近。

一說震，動也。左傳哀十六年「失所爲愆」。

案愆之言衍也。易需九二象傳虞注

「衍，流也」。小爾雅廣言「衍，散也」。流散與失所義近。震愆猶言蕩動失所。然與前說義亦相通。尚書

盤庚「曷震動萬民以遷」。（九章解詁）此說可參考。

震愆：震動不安，遭災受罪。

以上二句說：偉大

的天啊，天命無常，為什麼要讓百姓受驚遭罪？

③方：當，正值。仲春：陰曆二月。

「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二句，朱熹說：「屈原被

放時，適會凶荒，人民離散，而原亦在行中，閔其流離，因以自傷，無所歸咎，而歎皇天之不純其命，不能

福善禍淫，相協民居，使之當此和樂之時，而遭離散之苦也。」明汪瑗說：「昔秦昭王遣將白起攻楚，遂拔

郢，赦罪人而遷之於東，屈原久遭罪廢，亦在行中，閔其流離，因以自傷，無所歸咎，而歎恨皇天之不純

其命，不能祐我國家，相協民居，而使國亡君敗，民遭此流離之苦也。」（楚辭集解）清王夫之說：「東遷，

頃襄畏秦，棄故都而遷於陳，百姓或遷或否，兄弟婚姻，離散相失。仲春，紀時，且言方東作時。舊說謂

東遷爲原遷逐者，謬。原遷沅湘乃西遷，何云東遷？且原以秋冬迫逐，南行涉江，明言之非仲春。」清蔣驥說：「離散相失，謂與親族相訣別也。東遷者，原遷江南而至陵陽，其地正在郢之東也。」（山帶閣注楚辭）按對東遷的解釋，舊注說法不一。汪瑗與王夫之對於哀郢的寫作背景，看法一致，認爲其背景是頃襄二十一年，秦攻楚破郢，頃襄兵敗，遂不復戰，東北退保於陳一事。對於「東遷」，汪王看法不同。汪瑗認爲，屈原是作爲罪人，被攻破郢都的秦人赦遷於東方，但却不知爲東方向何郡邑。王夫之則認爲，「東遷」是指頃襄王棄故都而遷於陳。而蔣驥却認爲，「東遷」是指屈原離開郢都，去流放地陵陽，然後從陵陽去江南。這就與涉江中屈原流放的路綫銜接起來了。游國恩先生贊同蔣驥的說法，並從行走的路綫這一角度，駁斥了頃襄遷陳的說法。他說：「又考哀郢所記，始發於郢都，終至於陵陽。陵陽者，其地在今安徽東南部青陽石埭之間，居大江之南約百里。以陵陽山得名。……陳城在今河南淮陽縣境，與陵陽相去千有餘里，若風馬牛焉。斯時襄王遷都避秦，雖初或沿江東下，取便於速奔。然其勢應至江夏鄂渚附近，即折而遵陸北行，出穆陵關，經河南光蔡之地，以達於陳，較爲直捷，斷不應迂道陵陽。今乃踰夏浦而直東，越江南渡，以至陵陽，真所謂北轍南轅，與逃陳之路絕不相干。是以決知此篇之爲記放而非徙都之事也。」（見游國恩楚辭論文集論屈原之放死及楚辭地理餘論哀郢辯惑）蔣驥、游國恩的說法比較合理，故從其說。以上二句說：百姓散失別離，正當仲春之時，我也向東遷移。

去故鄉而就遠兮①，遵江夏以流亡②。出國門而軫懷兮③，甲之鼃吾以行④④。發郢

都而去閭兮〔二〕⑤，荒忽其焉極〔三〕⑥。楫齊揚以容與兮⑦，哀見君而不再得⑧。望長楸而太息兮〔四〕⑨，涕淫淫其若霰⑩。過夏首而西浮兮⑪，顧龍門而不見⑫。心嬋媛而傷懷兮⑬，眇不知其所蹠〔五〕⑭。順風波以從流兮⑮，焉洋洋而爲客⑯。淩陽侯之汜濫兮〔六〕⑰，忽翺翔之焉薄〔七〕⑱。心絀結而不解兮〔八〕⑲，思蹇產而不釋〔九〕⑳。

【校記】

〔一〕鼃：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晁」。洪興祖曰：「鼃、晁並讀爲朝暮之朝。」

〔二〕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無「都」字。

〔三〕洪興祖引一本「荒」上有「招」字。朱注本有「招」字，引一本無。夫容館本、馮刊本並有「招」字。渚宮舊事三引亦有「招」字。按當從一本補「招」字。楚辭詞例，往往於連綿詞上加一單字，此句亦如是。七諫自悲超慌忽其焉如，卽承襲此句。○其：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之」。朱熹又引一本無「其」字，注云皆非是。夫容館本、馮刊本作「之」。按當作「其」。

〔四〕太：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歎」。

〔五〕其：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余」，又皆引一本無「其」字。按當作「其」。○所蹠：洪興祖引文苑作「所它」，朱熹引一本作「所宅」。按王逸注：「足不知當所踐蹠也。」是王本作「蹠」。「宅」爲「蹠」之聲誤，「它」又「宅」之形誤。

〔六〕凌：朱注本作「凌」。文選七發注引作「陵」。○濫：洪興祖引一本作「瀧」。渚宮舊事三引作「溢」。

按當作「濫」。又劉師培說：「慧琳音義十八引作陵陽烏之汎濫，烏字似誤。」

〔七〕之：洪興祖引一本作「而」，一本作「兮」。按一切經音義引此句作「忽舉翔之栖泊」。

〔八〕結結：原本玉篇系部引作「結結」。

〔九〕蹇蹇：渚宮舊事三引作「蹇蹇」。

【注釋】

①就遠：到遠方去。

②遵：沿着。江：長江。夏：水名，在湖北江陵縣東南。傳說此水冬竭夏流，故名。據水經注，

夏水故道從湖北沙市東南分長江水東出，流經今監利縣北，折東北至沔陽縣治附近入漢水。自此以下的漢水也兼稱夏水，故漢口也稱夏口。以上二句說：離開故鄉到很遠的地方去，我沿着長江、夏水流亡。

③國門：指楚國都城的門。一說即下文的龍門，郢都的東門。軫（zhěn 枕）：痛。軫懷：痛心地掛念。

④甲：甲日那一天。鼂（zhāo 招）：通「朝」，早晨。以上二句說：我在甲日那天早晨動身遠行，出了都城的門，對故鄉的牽掛使我心痛。

⑤發：出發，啓程。郢（yǐng 影）都：楚國的都城，在今湖北省江陵西北。因其地在紀山之南，故

其遺址又稱紀南城。 去，離開。 閭（閭）：里門。這裏指故鄉郢都。

⑥荒忽：通「恍惚」，神志不清的樣子。一本「荒」上有「怳」字。怳，惆悵、失意的樣子。又近人聞多訓「荒忽」爲「遠」，並說：「怳讀爲超，遠也。」怳荒忽者，連綿詞上又著一同義字爲限制語。」（楚辭校補九章）此說可參考。 焉：哪裏。 極：盡頭，終點。 以上二句說：從郢都出發離開故鄉，神志恍惚，不知何處是盡頭？

⑦楫：船槳。 齊揚：同舉。 容與：徘徊不進的樣子。清王萌說：「自己踟躕，却說鼓楫容與，亦僕悲馬懷之意。」（楚辭評注）

⑧君：指楚王。 以上二句說：船槳齊舉，船兒却徘徊不進，我心中悲哀的是，不可能再見到君王了。

⑨楸（qiū）：樹名，即梓。落葉喬木，樹幹端直。夏季開白色花，內有紫斑。木材細緻、耐濕，故有良材之稱。 長楸：高大的楸樹。朱熹說：「長楸，所謂故國之喬木，使人顧望徘徊，不忍去也。」（楚辭集注）明汪瑗說：「長楸，所謂故國之喬木，而古人多於墳墓上種之，故後世亦指墳墓爲松楸。」（楚辭集解）朱汪之說可參考。 太息：長歎。

⑩涕：眼淚。 淫淫：流而不止的樣子。 霰（xì）：現：指空中的雨滴下降時，遇冷凝結成的小雪珠。這裏用來比喻淚珠紛紛下落的樣子。 以上二句說：眼望着故鄉高大的楸樹長歎，淚水像紛紛下落的雨雪，不停地流。

⑪夏首：夏水的起點，即夏水分長江水而出之處。其故道在今湖北沙市東南。清蔣驥說：「水經云，夏水出江，流於江陵縣東南，是則夏首去郢絕近。」（山帶閣注楚辭）西浮：乘船向西漂浮。夏水源於長江而流經郢都東南。屈原出郢都後，先由夏水西行人江，然後才順江東下，所以這裏說「西浮」。清林雲銘說：「西浮，舟行之曲處，路有西向者。」（楚辭燈）其說是。又王逸說：「言已從西浮而東行，過夏水之口。」（楚辭章句）按王逸改「西浮」爲「從西浮而東行」，與原文義不相合，其說非。

⑫顧：回頭看。龍門：郢都的東門。明汪瑗說：「前所出國門而軫懷即出此門也。」清蔣驥說：「龍門，水經注楚郢城東門，蓋下兩東門之一也。發郢而東，正應從此門出，故以不見爲傷。」按屈原是從郢都的東門即龍門出發，先由夏水向西行，然後入江，順江東下。上文所謂「東遷」，下文所謂「今逍遙而來東」是其證。這裏的「過夏首西浮」，「顧龍門不見」，是指船過夏首正在向西行，所以屈原回頭向東望，却見不到郢都東邊的龍門。又洪興祖楚辭補注說：「伍端休江陵記云，南關三門，其一名龍門，一名修門。」可備參考。以上二句說：船過夏首向西漂浮，回過頭去望郢都的龍門，却已經看不見了。

⑬嬋媛（*chán yuán* 嬋員）：顧念，留連。王逸說：「嬋媛，猶牽引也。」牽引亦即牽掛、顧念之意。又聞一多離騷解詁「女嬋之嬋媛兮」注曰：「嬋媛即喘也。蓋疾言之曰喘，緩言之則曰嬋媛……凡人於情感緊張，脈搏加急之時，無不喘息……九章哀郢篇『心嬋媛而傷懷兮』，此哀而嬋媛也。」按「嬋媛」訓「喘息」，於屈辭中其他句子可通，如離騷「女嬋之嬋媛」，九歌湘君「女嬋媛兮爲余太息」等。但在此句中，「嬋媛」若作「喘息」解，那麼「心嬋媛」就說不通了。此句中的「嬋媛」，當是「顧念，留連」之意。

明汪瑗說：「此承上章而言，已顧視龍門不可得見，則心戀懷傷，眇然不知其所踐矣。」此說是。

⑭眇（miǎo 秒）：通「渺」，遼遠。 蹠（zhí 直）：踐，踏，引申為行走。所蹠：所走的路。 以上二句

說：心中眷戀牽掛充滿悲傷，前途渺遠，我不知道自己這是往哪兒去。

⑮從流：順流而下。

⑯焉：於此。 洋洋：飄泊無所歸止。 「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為客」二句，王逸說：「言已憂

不知所踐，則聽船順風，遂洋洋遠客，而無所歸也。」清王萌說：「此去不知其所踐之地，順風飄蕩，將終為羈客而已。」 以上二句說：船兒順風波隨流而下，我從此成了那飄泊無歸的孤客。

⑰凌：乘，渡。 陽侯：古代傳說中的波神，這裏指波浪。 淮南子覽冥訓：「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

侯之波，逆流而擊。」高誘注云：「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國近水，溺死於水，其神能為大波，有所傷害，因

謂之陽侯之波也。」應劭漢書揚雄傳注云：「陽侯，古之諸侯也。有罪自投江。其神為大波。」又清徐文

靖說：「陶潛羣輔錄曰：伏羲六佐，陽侯為江海。宋均曰：主江海事，陽侯主水，故後世謂陽侯為水神。」

（管城碩記）諸說備參考。 汜濫：大水橫流漫溢的樣子。

⑱忽：忽而。 翱翔：鳥回旋飛舞。這裏是比喻船兒在風浪中顛簸，如鳥兒在飛。 焉：哪裏。

薄（bó 伯）：停止。又清王夫之說：「薄與泊通。」（楚辭通釋）。 以上二句說：船兒在洶湧的波濤中行進，

忽而像鳥兒一樣回旋飛舞，却不知停泊在何處。

⑲絀（chū 掛）：懸，繫。 又清王念孫說：「絀亦結也（廣韻，絀，絲結也）。史記律書曰：『秦二世結怨匈

奴，結禍於越」，是結與結同義。結結，雙聲也。蹇產，疊韻也。凡雙聲疊韻之字，皆上下同義。」（讀書雜誌餘編下）此說可通。結結：結成了結。明汪瑗說：「結結，言憂心如繩之結結而約束不可解。」清劉夢鵬說：「結結，心緒糾也。」（屈子章句）

②蹇（jiǎn）簡）產：屈曲。汪瑗說：「言憂思如山之蹇產而侷促不能開豁也。」釋：放開，捨去。以上二句說：我的心就像繫成的繩結一樣解不開，思緒屈曲鬱結無法釋然。

將運舟而下浮兮①，上洞庭而下江②。去終古之所居兮③，今逍遙而來東④。羌靈寃之欲歸兮⑤，何須臾而忘反⑥。背夏浦而西思兮⑦，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⑧，聊以舒吾憂心⑨。哀州土之平樂兮⑩，悲江介之遺風⑪（二）⑪。

【校記】

〔一〕羌：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嗟」。洪興祖曰：「羌，發聲也。嗟，丘亮切，於義不通。」

〔二〕介：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界」。按當作「介」。○遺風：王念孫讀書雜誌曰：「遺讀爲隧。隧風，疾風也。桑柔：大風有隧。有隧者，狀其疾也。楚辭九歌：衝風起兮水橫波，王注曰：衝，隧也。」

遇隧風而大波涌起。是古謂疾風爲隧風也。隧與遺，古同聲而通用。小雅角弓篇：莫肯下遺，荀子非相篇，遺作隧。南山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遺或作隧，皆其證也。揚雄傳：輕先疾雷以馭遺風。楚辭九章：悲江介之遺風，義並與此同。」按此說認爲「遺」當讀作「隧」。僅供

參考。

【注釋】

①運：回轉。運舟：調轉船頭。下浮：順流而下。明汪瑗說：「地勢以東爲下，下浮，謂順流而下浮也，卽上順風波而流從之意。前言過夏首而西浮也，今又將運舟而東浮矣。」（楚辭集解）清蔣驥說：「下浮，順江而東下也。」（山帶閣注楚辭）近人聞一多先生說：「上言西浮，至此又回舟東行。」（九章解詁）諸說是。

②洞庭：卽洞庭湖，在湖南省北部，長江南岸。湘資沅澧四水均匯流於此，在岳陽縣城陵磯入長江。上洞庭而下江：指屈原乘舟東下，經過洞庭湖與長江的匯合處。洞庭湖是上游，在身後；長江是下游，在前方。又蔣驥說：「洞庭入江之口，在今岳州巴陵縣。上洞庭而下江，上下，謂左右。禮，東向西向之席，俱以南方爲上。今自荆達岳，東向而行，洞庭在其南，故以洞庭爲上而江爲下也。」姜亮夫說：「蓋屈子舟行至洞庭入江之處，洞庭在其右，大江在其左，古以右爲上，故曰上洞庭；左爲下，故曰下江也。」（屈原賦校注）蔣姜之說可通。以上二句說：我將調轉船頭順江東下，身後是廣闊的洞庭湖，前方是無盡的長江。

③終古：遠古以來。清林雲銘說：「自楚受封之初算起。」（楚辭燈）終古之所居：自先祖以來世代居住的地方。這裏指郢都。明汪瑗說：「謂先人自古居於此土，而子孫百世不遷者也。」

④逍遙：原意是指安閒自得的樣子，這裏是指飄泊無定，無所歸止。明汪瑗說：「當解作漂搖流落

之意。清錢澄之說：「自傷於國事無與，而逍遙於此也。」（屈詰）清劉夢鵬說：「逍遙，浮游不定之象。」（屈子章句）諸說可參考。以上二句說：離開自古以來世代居住的地方，如今漂流來到了東方。

⑤羌：楚地方言，發語詞。

⑥須臾（ㄣ于）：頃刻，片刻。反：同「返」，還。指返回故都。以上二句說：靈魂也欲歸去，我何曾有一時一刻忘記要返回故鄉？

⑦背：背離。夏浦：夏水之濱，指夏口。夏口在漢水入江之口。夏水在沔陽縣治附近注入漢水，自此以下的漢水也兼稱夏水，所以漢水入江之口即漢口，也稱夏口。背夏浦：指船已過了夏浦，夏浦已經在背後了。清蔣驥說：「背夏浦，則過夏口而東，去郢愈遠矣。」西思：屈原向東行，郢都在西，「西思」指思念郢都。明汪瑗說：「漸近所遷之東方，而郢都又在於西矣，故曰背夏浦而西思者，默念深想之意，非回首顧望之謂也。」清張詩說：「夏水之浦，反在吾背，而吾則漸東，郢都漸西，是以思之而哀其日遠耳。」（屈子貫）汪張說是。以上二句說：背離了夏浦，思念西邊的故鄉；我悲哀的是，故都一天一天地離我愈來愈遠了。

⑧墳：堤岸，高地。王逸說：「水中高者為墳。」（楚辭章句）清王夫之說：「墳，隄岸也。」（楚辭通釋）
⑨聊：姑且。舒：抒發，散發。以上二句說：登上高高的土坡，眺望遠方的故鄉，暫且散發一下我心中的憂鬱。

⑩哀：悲傷。又聞一多說：「哀，愛也，戀也。」詩經關雎序「哀窈窕」，愛窈窕也。呂氏春秋報史

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注『哀，愛也。』淮南子說林篇『各哀其所生』，注『哀，愛也。』管子形勢篇『見哀之佼』釋作見愛之交。樂記『肆直而慈愛者』注『愛或爲哀』。說亦可通，可參考。州土：鄉土，國土。平樂：朱熹說：『地寬博而人富饒也。』（楚辭集注）清徐煥龍說：『地廣衍而平，人富饒而樂。』（屈辭洗髓）

⑪悲：聞一多說：『悲猶愁也。』可參考。介：閒。又清蔣驥說：『介，側畔也。』亦可通。江介：江

上。遺風：清王念孫說：『上文云：『欸秋冬之緒風』，王注『欸，歎也』。下文云：『悲秋風之動容兮』，又云：『悲回風之搖蕙兮』，則此云『悲江介之遺風』，亦謂風雨之風，非風俗之風也（文選聖主得賢臣頌『追奔電，逐遺風』，李善曰：『遺風，風之疾者。』揚雄甘泉賦『輕先疾雷，而馭遺風』。曹植雜詩『江介多悲風』，義本於此。』（讀書雜誌餘編下）又朱熹說：『遺風，謂故家遺俗之善也。』可參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二句，清錢澄之說：『哀州土之平樂，隱隱有不能長保之憂，非徒哀己也。』蔣驥說：『州土平樂，江介遺風，皆先世所養育教誨以貽後人者，故對之而愀然增悲焉。』聞一多說：『言戀州土，愁江風，欲留而不行也。』諸說備參考，姑從聞一多說。以上二句意思是：登上高坡遠望故鄉，本想暫且抒發思鄉之愁，却不料寬廣安樂的國土，江上的風，使我觸景生情，想到自己遠離故鄉而飄泊，不禁心生悲哀。

當陵陽之焉至今①，森南渡之焉如②。曾不知夏之爲丘兮③，孰兩東門之可

蕪^④。心不怡之長久兮^⑤，憂與愁其相接^{〔三〕}^⑥。惟郢路之遼遠兮^⑦，江與夏之不可涉^⑧。忽若不信兮^{〔四〕}^⑨，至今九年而不復^⑩。慘鬱鬱而不通兮^{〔五〕}^⑪，蹇侘傺而含感^⑫。

【校記】

〔一〕陵：洪興祖引一本作「凌」。

〔二〕渡：洪興祖引一本作「度」。

〔三〕愁：朱注本作「憂」，引一本作「愁」。按當作「愁」。王逸注：「憂愁相續，無有解也。」是王本作「愁」。○其：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之」。按當作「其」。

〔四〕洪興祖引一本「若」下有「去」字。朱注本有「去」字，引一本無，注曰：「或恐去字上下有脫誤。」夫容館本、馮刻本有「去」。按當從一本補「去」字。武延緒說：「按去下疑當有而字，與下三句一例。」（楚辭札記）又劉永濟說：「忽若去不信者，忽焉若去國不及信宿，乃至今實已九年之久，不得返矣。蓋悲年歲易逝，報國無期，亦以見思君之懷，九年如旦暮也。信下或脫宿字，信宿與九年相對成文。」（屈賦通箋）以上二說亦可供參考。

〔五〕通：洪興祖引一本作「開」。夫容館本、馮刻本作「開」。渚宮舊事亦引作「開」。

【注釋】

①當：值，遇到。近人聞一多說：「當，值也，抵也。既抵陵陽，其又將至何處！」（九章解詁）此說

是。陵陽：地名。故址在今安徽青陽縣南。按舊注中以陵陽爲地名者不乏其人，如洪興祖說：「前漢丹陽郡有陵陽，仙人陵陽子明所居也。」（楚辭補注）明陸時雍說：「陵陽，楚地，卞和氏封爲陵陽侯卽此。」（楚辭疏）清王夫之說：「陵陽，今宣城。」（楚辭通釋）但是這些注釋，也祇是指出陵陽是地名而已，所說既不明確，也未說明陵陽與屈原離郢東遷的關係。清人蔣驥最先指出，陵陽是屈原自郢都出發的終點，是屈原東遷的目的地，也就是屈原的流放地。蔣驥認爲，哀郢所反映的，是屈原從郢都到陵陽的行走路線，屈原在陵陽九年，又從鄂渚到辰渚，這就是涉江所反映的屈原的行走路線，這兩條路線是相銜接的，在時間的順序上，哀郢在前，涉江在後。蔣驥說：「涉江，從陵陽至渚浦也。哀郢，從郢至陵陽也。舊解於陵陽未有確疏，因不知哀郢之所至，與涉江之所從。……實則郢都去陵陽千六七百里，東西相望，自夏首而洞庭而夏浦，皆沿大江一逕東行，故總紀之曰東遷。諸解誤謂湘沅之南，乃謂原之東遷，實由東至南，失之遠矣。」（山帶閣注楚辭楚辭餘論卷下）蔣驥的「陵陽放逐說」，使哀郢中屈原的「東遷」有了目的地，使涉江中屈原去辰渚有了起點，在目前還未出現比蔣驥更合理的解釋和說法的情況下，姑從蔣說。又明汪瑗說：「此陵陽卽陽侯也。……謂陵陽之波起，而舟以當之也。」（楚辭集解）以「陵陽」與上文「陽侯」同，作波浪解，可參考。焉：哪裏。

②森（Sino. 秒）：同「渺」，水波茫無邊際的樣子。南渡：指南渡大江。蔣驥說：「南渡者，陵陽在大江之南也。」以上二句說：到了陵陽還要去哪兒？向南渡過茫無邊際的水波，要去什麼地方？

③曾（Zeng 增）：豈，怎。曾不知：豈不知。夏：高屋，大殿。王逸說：「夏，大殿也。」（楚辭章句）

丘：廢墟。夏之爲丘：宮殿變成了廢墟。又舊注中多有以「夏」爲江夏、夏水者，如明周拱辰說：「卽夏浦之夏，謂古今遞閱，陵谷變遷，此江夏，不知幾變爲邱陵。」（離騷草木史離騷拾細）清蔣驥說：「夏卽夏水也，在江之北，邱，邱陵也。」……言已擯逐陵陽，不得越江而北，雖夏水化爲邱陵，且不能知。」「曾不知夏之爲丘，因遵江夏而言，卽滄海桑田意。」此以「夏水變爲丘陵」釋「夏之爲丘」，恐非。

④孰：何。兩東門：指郢都的城門。朱熹說：「郢都東關有二門也。」（楚辭集注）可參考。燕

（之無）：荒蕪，長滿亂草。按以上二句是指郢都遭到秦軍破壞的情景。明汪瑗說：「夏之爲丘，指宮殿而言；東門之蕪，指城郭而言。」……秦將拔郢之時，而城郭宮殿其燬者多矣。史記獨載燒臺夷陵者，舉其重者而言也。」此說可參考。以上二句說：豈不知宮室變成了廢墟，爲什麼都城的東門長滿野草？

⑤怡：喜悅，快樂。長久：清夏大霖說：「長久，謂經九年。」（屈騷心印）

⑥憂與愁其相接：「愁」，一本作「憂」。朱熹說：「憂憂相接，首尾如一，繼續無已也。」明汪瑗說：「言憂心如連環，不斷絕也。」……此句卽申言心不怡之長久。」清錢澄之說：「憂非一端，此憂甫息，彼憂復乘，相接不斷，此不怡之所以長久也。」（屈詰）夏大霖說：「憂憂相接，謂九年如一日，無間斷也。」聞一多說：「此心長懷不樂，一憂甫去，一憂又來。」諸說可參考。以上二句說：心情不愉快已經很久了，憂與愁接續不斷，綿綿不絕。

⑦惟：思。一說惟，發語詞，亦通。郢路：返回郢都的道路。

⑧江：長江。夏：夏水。江與夏之不可涉：此句與前「遵江夏以流亡」句相呼應。屈原離開郢都，

渡過長江、夏水然後到陵陽，要返回郢都，也必須涉長江，過夏水。這裏說「江與夏之不可涉」，是指屈原再也不可能返回郢都了。明汪瑗說：「然其所以憂而不樂之意，蓋悲遷流於東而郢路遼遠，故都云亡，江與夏之不可復涉矣。江與夏之不可涉，謂從此再不得復涉江夏而歸郢都耳。」清錢澄之說：「江與夏之不可涉，言永別此路，不復至郢也。」汪錢說是。以上二句說：想那返回郢都的道路是那樣遙遠，我再也無法渡過長江、夏水回到故鄉。

⑨忽：形容時間過得很快。一說忽，猶恍惚。聞一多說：「身雖去國，猶疑未去，離迷恍惚，若在夢中。」又一說忽若，忽然也。可供參考。若：如，似乎。信：相信。一說以「信」爲「見信」，可參考。忽若不信：一本「若」下有「去」字，當從一本補「去」字。清錢澄之說：「去，去郢也。」

⑩復：返，指返回郢都。至今九年而不復：洪興祖說：「蓋作此時，放已九年也。」清王夫之說：「至此作賦之時，九年不復，終不可復矣。賦作於九年之後，則前云仲春，甲之朝者，皆追憶遷而言之。」清蔣驥說：「懷王於原，屢黜屢用，其遷於江南九年不復，固當在頃襄之世也。」諸說是。又一說，「九」非確數，舉九以言其多。供參考。「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二句，清錢澄之說：「忽若者，情迷之詞。思郢已極，忽若暫與郢違，以爲真去而不信也，至今九年不復，則信去矣。」清蔣驥說：「言身忽已去國，而其心依戀郢都，殊不自信也。」清奚祿詒說：「言始忽然而去位，由君心之疑我，乃至九年不復用之。」（楚辭詳解）清馬其昶說：「言不信其去國，忽已九年也。仇耻未復，故含憾益深。」（屈賦微）諸說供參考。以上二句說：時間快得似乎使人不能相信，我離開郢都至今已經九年了，却仍然不得返回。

⑪慘：通「慄」(cōng 草)，憂愁的樣子。說文：「慄，愁不安也。」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云：「慄慘雙聲。爾雅釋詁：『慘，憂也。』詩月出：『勞心慘兮。』釋文：『憂貌。』」鬱鬱：憂悶的樣子。慘鬱鬱：憂愁鬱悶。「慘鬱鬱」是三字狀語，置於句首起修飾作用。屈辭中多有此例。不通：堵塞不通暢。明林兆珂說：「中心悶塞不開。」(楚辭述注)明汪瑗說：「不通，言憤懣之氣填塞於胸也。」

⑫蹇(jiǎn 簡)：困頓。侘傺(chà chī 詫斥)：失意徬徨的樣子。蹇侘傺：困頓失意。感

(pǐ 氣)：憂愁，悲傷。以上二句說：憂愁、鬱悶填塞胸中；困頓、失意我心懷哀傷。

外承歡之約約兮①，謔荏弱而難持②。忠湛湛而願進兮③，妒被離而鄣之④⑤。堯舜之抗行兮⑥⑦，瞭杳杳而薄天⑧⑨。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⑦。憎愜倫之脩美兮⑧⑨，好夫人之忼慨⑤⑥。衆踳踳而日進兮⑩⑪，美超遠而逾邁⑦⑧⑨。

【校記】

〔一〕被：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披」。

〔二〕朱注本「堯」上有一「彼」字，引一本無。

〔三〕瞭杳杳：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無「瞭」字，又皆引一本作「杳冥冥」。按聞一多楚辭校補說：「杳杳當作冥冥，字之誤也。『瞭冥冥』卽『杳冥冥』。(瞭一音杳，見九辯洪氏補注)九歌東君曰『杳冥冥兮東行』，山鬼曰『杳冥冥兮羌晝晦』，九歎怨思曰『經營原野，杳冥冥兮』，漢書禮樂志郊祀歌曰『杳冥

冥，塞六合」，列女傳六趙津女娟傳曰「水揚波兮杳冥冥」，皆「杳冥冥」連文。本篇「堯舜之抗行兮」以下八句互見九辯中，彼正作「瞭冥冥而薄天」，一本瞭亦作杳，與此全同，是其確證。」此說可參考。又按本篇「堯舜之抗行」以下八句互見於九辯。一說認為此八句乃九辯之文而於此錯簡，此說恐非。九辯作者乃宋玉，蓋宋玉襲用哀郢中文置於九辯中，故二篇之文互見，而非必為錯簡。○而：朱注本作「其」。

〔四〕脩：洪興祖引一本作「修」。夫容館本、馮刻本作「修」。

〔五〕慨：洪興祖引釋文作「噓」，朱熹引一本作「噓」。按當作「慨」，「噓」「噓」為音借字。

〔六〕蹠：洪興祖引一本作「蹠」，一本作「蹠」，一本作「蹠」。又引一本「蹠」作「蹠」。

〔七〕逾：朱注本作「踰」。

【注釋】

①外：外貌。明汪瑗說：「外，外貌也，以見中心之不然。」（楚辭集解）承歡：奉承迎合，博取歡心。汪瑗說：「承奉君之歡心也。」洵（*zhūn*）：猶綽約，美好柔媚。這裏是指那些讒害忠良的小人，討好君王的媚態。汪瑗說：「洵約，諂媚態，與他所用洵約字不同。」

②諶（*chén*）：的確。荏（*rěn*）：軟弱，懦弱。持：自持，持守。難持：難以自立，指成不了事，不可依靠。以上二句意思是：有些人外表討君王的歡心，作出媚態，實際上內心軟弱懦弱，根本靠不住。

③湛湛（*zhān*）：深厚，厚重。進：指向君王進言，為君王効力。

④被離：盛多雜亂的樣子，比喻「妒」之多、盛。 鄣：「障」的本字，壅塞，阻礙。 以上二句說：我懷着深厚的忠誠想爲君王效力，但是却被那數不清的妒嫉壅塞了通路。

⑤抗：高。 抗行：高尚的行爲。

⑥瞭杳杳：一本作「杳冥冥」，高遠的樣子。 舊注多以「瞭」爲「目明」，「杳杳」爲「遠貌」。 如清張詩說：「言堯舜之高行，瞭然明白，杳杳乎與天不遠。」（屈子貫）此說將「瞭」與「杳杳」分開解釋，且二者意不相近、相聯，與屈辭中常見的三字狀語置於句前之例相違，恐非。 按當從一本作「杳冥冥」。 薄：靠近，接近。 薄天：與天相齊。 清王夫之說：「言德之高峻，極於天也。」（楚辭通釋）

⑦被：通「披」，引申爲「加」。 不慈，不愛其子。 傳說堯舜傳位於賢人而不傳給自己的兒子，因而遭致非議，被加上了不慈的名聲。 洪興祖說：「莊子曰：『堯不慈，舜不孝。』」（楚辭補注）朱熹說：「蓋戰國時流俗有此語也。」（楚辭集注）按指洪氏所引莊子言，備參考。 僞名：指非有其事的不實的名聲。 以上四句說：堯舜的高尚行爲，與青天相齊，那些讒佞小人出於嫉妒，給他們加上了不慈的壞名聲。

⑧憎：厭惡，嫌棄。 愠倫（yùn lún）：運倫上聲：指滿懷忠誠，憂思鬱積却不善於表達，與「忼慨」相對。 明黃文煥說：「君子氣無所吐，祇有蘊積難明，遜其忼慨矣。」（楚辭聽直）清錢澄之說：「愠倫者，憂形於色，心若絲棼。」（屈詁）王夫之說：「愠倫，誠積而不能言也。」諸說可參考。 脩美：美好的品德，優秀的才能。

⑨好（hào）耗：喜愛。 夫人：泛指衆人，即那些讒佞小人。 忼慨：情緒激昂的樣子。 明汪瑗說：

「忼慨，激烈軒昂之意，本大丈夫之事，非不美也。但讒佞之人，外貌故爲此忼慨之態，而其中實懷承歡洵約之心，而人君遂不深察而好之耳。」明黃文煥說：「忼慨尤與愠憊相形。宵小安有忼慨之神氣？然當其得君得時，侈口而談天下事，無一非忼慨之情狀也。」清王夫之說：「慷慨，巧言無忌也。」諸說可參考。

⑩衆：指那些讒佞小人，忼慨之徒。踉蹌（*lóng lóng* 妾蝶）：行走的樣子。日進：汪瑗說：「進而不已也。」

⑪美：即脩美，指賢人，君子。超遠：遙遠。逾：通「愈」，更加，越。邁：遠逝。以上四句說：君王厭惡忠誠老實但德才優秀的人，喜歡讒佞小人表面的激昂忼慨。小人們一步一步地一天比一天得勢，而賢人、君子不得不越來越遠地離開君王。

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①，冀壹反之何時②。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③。信非吾罪而棄逐兮④，何日夜而忘之⑤。

【校記】

〔一〕壹反：劉師培楚辭考異說：「舊事引『壹反』作『二及』，及字誤。」

〔二〕聞一多楚辭校補說：「本篇用韻亦以二進，此處時丘之三字相叶，於例不合。疑此二句下（按指『信非吾罪』二句）當更有二句，今本脫之。」

【注釋】

①曼：延長，展開。曼余目：放眼遠望。明汪瑗說：「曼目，謂引目遠視也。」（楚辭集解）流觀：四面觀望。汪瑗說：「流觀，謂周流遍觀也。」

②冀：希望，期待。壹反：指一還郢都。清徐煥龍說：「曰壹反者，甚難其反之詞。」（屈辭洗髓）以上二句說：我放眼四面遠望，期待着一返郢都，不知何時我才能歸去？

③丘：狐穴所在的土丘。首丘：傳說狐死時，頭向着自己的窟穴。禮檀弓上：「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以上二句說：鳥兒無論飛到哪裏，終歸要返回它的故鄉，狐類不管死在什麼地方，必定朝向養育過它的土丘。

④信：確實。棄逐：指疏遠、放逐。

⑤何日夜而忘之：汪瑗說：「即上何須臾而忘反之意。」以上二句說：確實不是我的罪過，我却遭到放逐，我何曾有一日、有一夜忘記了郢都？

抽 思

自從王逸以來，由於他的「九章作於頃襄王時期屈原流放江南之時」這一觀點的影響，歷代注家對於抽思的寫作年代的認識，一直都是含糊不清的。清代的林雲銘最早指出：抽思是屈原被楚懷王流放漢北時所作。他說：「今讀是篇，明明道出漢北不能南歸一大段，則當年懷王之遷原於遠，疑在此地，比

前尤加疏耳。」蔣驥也說：「此篇（指抽思）蓋原懷王時斥居漢北所作也。史載原至江濱，在頃襄之世，而懷王之放流，其地不詳。今觀此篇，曰來集漢北，又其逝郢曰，南指月與列星，則漢北爲所遷地無疑。黃昏爲期之語與騷經相應，明指左徒時言，其非頃襄時作又可知矣。原於懷王，受知有素，其來漢北，或亦適宜於斯，非頃襄棄逐江南比。……集註多誤解，林西仲辨之頗當。」林雲銘提出了屈原曾經兩次被放逐的說法，指出抽思是屈原在楚懷王時期流放漢北時所作，使抽思的寫作背景有了正確的解釋。

本篇以「抽思」爲題，是選取了篇中少歌中「抽思」（或作抽怨）一詞。「抽思」的意思是抽繹其所思，也就是將自己心中萬端思緒理出頭緒，以吐出心中的鬱悶。屈原在抽思中，抒發了自己遭讒被逐、忠直之心不爲懷王所知、政治理想不得實現的憂思。他希望得到懷王的理解，熱切地盼望有一天能够回到郢都，重新被懷王所信用，以實現他的政治理想。但是，他同時也意識到現實是嚴酷無情的，他的願望是難以實現的。

抽思表達了屈原在流放地對郢都深切的思念，他那夢魂一夕而九逝、睠顧楚國、繫心懷王的拳拳之心感人肺腑，使抽思仍然具有動人心魄的藝術力量。

心鬱鬱之憂思兮（一）①，獨永歎乎增傷（二）②。思蹇產之不釋兮③，曼遭夜之方長④。悲秋風之動容兮（三）⑤，何回極之浮浮（四）⑥。數惟蓀之多怒兮（五）⑦，傷余心之憂憂（六）⑧。願搖起而橫奔兮（七）⑨，覽民尤以自鎮⑩。結微情以陳詞兮⑪，矯以遺夫美人⑫。

【校記】

〔一〕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無「心」字。按當有「心」字。

〔二〕乎：文選長門賦注、張平子四愁詩注並引作「而」，非是。

〔三〕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悲」下有「夫」字。夫容館本、馮刻本亦有「夫」字。按當無「夫」字。

〔四〕回極：林雲銘楚辭燈改爲「四極」，注曰：「四極，四方之極處。」可參考。

〔五〕蓀：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荃」。

〔六〕憂憂：戴震屈原賦注作「擾擾」，音義曰：「擾，古音如又切，俗譌作憂，非。」此說可參考。

〔七〕搖：朱注本作「遙」。按當作「搖」。王逸注：「搖動而奔走。」是王本作「搖」。○起：楚辭集注一本作

「赴」，端平本仍作「起」。「赴」乃「起」之形誤。○橫：朱注本作「橫」，按當作「橫」，形誤作「橫」。

【注釋】

①鬱鬱：苦悶、憂傷。明汪瑗說：「鬱鬱，鬱而又鬱，憂思之甚也。」（楚辭集解）

②永歎：長歎。增：增加，添加。以上二句說：心中鬱結着憂愁，獨自長歎，愈發加重了我的

憂傷。

③蹇（jiǎn）簡（jiǎn）：屈曲。釋：放開，捨去。

④曼：長。曼遭夜之方長：王逸說：「憂不能眠，時難曉也。」（楚辭章句）清徐煥龍說：「愁人最苦長

夜，方長，苦正無期。」（屈辭洗髓）清胡文英說：「憂與夜俱永而不可已矣。」（屈騷指掌）諸說供參考。

以上二句說：憂愁的思緒，屈曲、纏繞無法擺脫，又正遭逢那曼曼長夜，熬不到頭。

⑤動容：朱熹說：「秋風動容，謂秋風起而草木變色也。」（楚辭集注）明黃文煥說：「秋有秋之容焉。風一至而容動矣。天爲變色，林爲換姿矣。」（楚辭聽直）清王夫之說：「動容，秋風慘烈，變卉木之容也。」（楚辭通釋）按以上諸說，以「動容」爲秋風使草木變色。又一說「動容」，是指人變色、改容。明汪瑗說：「秋風動容，謂寒氣中人，使人顏容蕭索而變易也。動容，猶言變色改容耳。」清蔣驥說：「秋風動容，言寒風襲人，而體慄色變也。」（山帶閣注楚辭）汪蔣之說可參考。

⑥回極：朱熹說：「或疑回極指天極回旋之樞軸。」清錢澄之說：「杜子美詩云：『風連西極動』，以言秋風之狂，天之樞極爲吹動，回極猶此義也。」（屈詁）清蔣驥說：「回極，指天極回旋言。」九歎「徵九神於回極」，語本諸此。「清奚祿詒說：『極，北斗也。以其旋轉故曰回。』（楚辭詳解）近人聞一多先生說：『極，天極。天極回旋，故曰回極。此蓋泛指天宇，不專謂天體回旋之樞軸。九歎遠遊『徵九神於回極』，猶言召九神於天上也。』（九章解詁）按以上諸說，大同小異，始於朱熹，又各自小有發揮，諸說皆以「回極」爲「天極回旋」，其中以聞一多之說最爲明確、簡潔，姑從其說，以「回極」作「天宇」。又明汪瑗說：「回，如悲回風之回，言風之旋轉不舍也。極，盛也。浮浮，猶飄飄也。言秋風之浮浮然，回旋飄轉，極盛而不止，故其氣之慘淒凜冽，足以傷懷而損容也。」清王夫之說：「回極，風之往來回旋而至也。」汪王以「回」爲旋風，「極」，汪作「盛」，王作「至」，供參考。浮浮：動蕩不定的樣子。「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二句，清蔣驥說：「秋風撼物而極爲之浮動，暴君怒臣而心爲之憂傷，所爲賦其事以起興

也。」（楚辭餘論）按蔣驥以此二句之意貫通以下二句，可參考。

⑦數（shuò）：屢次，頻頻。惟：思。數惟：屢次地想。蓀（sūn）：香草，即荃。用以比喻楚懷

王。多怒：汪瑗說：「怒而無節也。」清錢澄之說：「史記稱，王怒而疏原，又載其擊秦失利，皆以怒而敗，固知王之多怒也。」清王夫之說：「蓀之多怒，謂懷王輕於喜怒，無定情以謀國。」諸說可參考。

⑧憊憊（yōu）：憂愁，痛心。以上四句意思是：悲歎那秋風蕭瑟，改變了大自然的容顏；為何整

個天宇動蕩不已？我屢次想起懷王的多怒，心中痛苦、憂傷。

⑨搖起：疾速而起。清王念孫說：「搖起，疾起也。」疾起與「橫奔」文正相對。方言曰：「搖，疾也。」（讀書雜誌餘編下）又一說搖為「上也」，「躍也」。王念孫說：「搖亦躍也，方俗語有輕重耳。」楚

辭九章云「願搖起而橫奔兮」，漢書禮樂志「將搖舉誰與期」，顏師古注云「言當奮搖高舉，不可與期也」；班固西都賦云「遂乃風舉云搖」，是搖為上也。方言「躍，跳也」；爾雅「扶搖謂之猋」，李巡注云「暴風從下昇上」；說文「沖涌，搖也」；管子君臣篇云「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義並同也。」（廣雅疏證卷一下）可參考。橫奔：狂奔亂跑。搖起橫奔：與惜誦「橫奔而失路」意同，指無所顧忌地縱情發洩。

胡念貽說：「改變常道，任意而行。」（楚辭選註及考證）此說是。

⑩覽：觀看。尤：罪過，過失。明汪瑗說：「罪自外至曰尤。」楚王多怒，性暴無常，則民之獲罪，有非其所自取者矣。」鎮：安定，鎮定。王逸說：「鎮，止也。」亦通。覽民尤以自鎮：王逸說：「言己覽觀衆民，多無過惡而被刑罰，非獨己身，自鎮止而慰己也。」可參考。以上二句意思是：我想隨自己的心

願縱橫馳騁，任意而爲，但是當我看到百姓無端而獲罪，我就鎮定下來了。

⑪結：積聚，凝聚。微情：微末之情，即微不足道，這是謙虛的說法。又一說，微，隱也。微情，指心裏的話，亦通。陳：陳述。

⑫矯（三〇）狡：舉。遺（三〇）尉：贈予。清劉夢鵬說：「遺者，以言相致之謂。」（屈子章句）美人：指楚懷王。以上二句說：結集我的微不足道的心意以向上陳述，我要把它奉獻給君王。

昔君與我誠言兮（一）①，曰黃昏以爲期②。羌中道而回畔兮③，反既有此他志（二）④。憊吾以其美好兮（三）⑤，覽余以其脩姱（四）⑥。與余言而不信兮（五）⑦，蓋爲余而造怒（六）⑧。願承閒而自察兮⑨，心震悼而不敢⑩。悲夷猶而冀進兮⑪，心怛傷之憺憺（七）⑫。茲歷情以陳辭兮（八）⑬，蓀詳聾而不聞（九）⑭。固切人之不媚兮⑮，衆果以我爲患⑯。

【校記】

〔一〕誠：洪興祖引一本作「成」。朱注本作「成」，引一本作「誠」。按當作「誠」，一本作「成」者，涉離騷「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句而誤。連接此處上下文，其文義與離騷有別。

〔二〕他：朱注本作「它」。

〔三〕洪興祖引一本無「其」字，非是。

〔四〕覽：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鑒」。

〔五〕余：洪興祖引一本作「途」，形誤。

〔六〕蓋：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盍」。按「蓋」與「盍」通。

〔七〕怛：朱熹引一本作「怕」，注曰「非是」。

〔八〕茲歷情：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歷茲情」。按聞一多楚辭校補說：「當從一本作『歷茲情』」。離騷

曰「喟憑心而歷茲」……就重華而陳辭，哀時命曰「懷隱憂而歷茲」，皆曰歷茲，不曰茲歷。歷茲卽歷茲情之謂。王注曰「發此憤思，列謀謨也」，以「發」釋「歷」，以「此憤思」釋「茲情」，是王本正作

「歷茲情」。此說可參考。但作「茲歷情」文意亦通，不必改爲「歷茲情」。

〔九〕蓀：洪興祖引一本作「荃」。○詳：洪興祖引一本作「佯」。注曰：「詳，詐也，與佯同。」夫容館本、馮刻本作「佯」。

【注釋】

①昔：從前，往日。君：卽上文的「美人」，指楚懷王。誠言：誠懇地說。

②黃昏：古代舉行婚禮，是在黃昏的時候。期：婚期。舉行婚禮的時候。這裏是以男女之間婚姻的約定，比喻君臣之間政治上的合作。又明汪瑗說：「黃昏，日沒之時，喻晚節也。」淮南子曰：「日薄於虞淵，是謂黃昏。」黃昏者，一日之終，喻人一身之終也。言楚王昔日與己相約之成言，曾以終身爲期，而毋許變易也。」（楚辭集解）此亦一說，可以參考。以上二句說：過去你曾誠懇地對我說過，我們的

婚禮定於黃昏時分。

③羌：楚方言，發語詞。 中道：半路上。 回：返回。 畔：通「叛」，背離。 回畔：改路，改變初衷。

④既：已經。 他志：其他的打算。 明汪瑗說：「謂生別意，而背昔日之成言也。」 以上二句說：半路上改變了主意，反倒又有了其他的打算。

⑤憍（jiāo）交：驕傲，驕矜。 這裏是炫耀的意思。 美好：比喻才能。 憍吾以其美好：意思是向我炫耀他的才能。

⑥覽：觀看。 這裏是向別人顯示的意思。 脩姱（xiū kǎ）誇：美好。「脩姱」與上句的「美好」互文。 洪興祖說：「此言懷王自矜伐也。」（楚辭補注）明汪瑗說：「美好、脩姱，喻才能也。此章言楚王自恃其才能，驕矜誇亦於己，故畔成言而怒逐己也。」清劉夢鵬說：「言蓀自謂美好而誇示於己。」（屈子章句）又王逸說：「握持寶玩以侮余也；陳列好色以示我也。」（楚辭章句）以「寶玩」釋「美好」，「好色」釋「脩姱」，其說非。 以上二句說：向我炫耀她的美貌；向我展示她的姣好。

⑦信：誠實，不欺。 不信：清蔣驥說：「不以誠相告也。」（山帶閣注楚辭）

⑧蓋（gāi）合：通「盍」，何故，為什麼。 造怒：故意找岔發火。 朱熹說：「本無可怒，但以惡我之故，爲我作怒也。」（楚辭集注）清蔣驥說：「始見君之怒而未測，及觀其於己，矜能以相炫，飾僞以相欺，與昔之成言意甚相背，乃知其銜怒在己也。」史記懷王使屈平造爲憲令，上官大夫心害其能，因讒之曰：「平

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蓋懷王爲人，矜名好勝，而讒人之言，有以深中其忌，故其於原口不言而忿日深，其所矜示者，亦因疑原之自伐，而與之相競耳。清夏大霖說：「實非余有可怒，特以憎我，而故造其怒也。」（屈騷心印）諸說供參考。以上二句說：和我說過的話不算數，爲什麼找岔對我發火？

⑨閒（三見）：閒隙，機會。承閒：趁空，找機會。察：明。清戴震說：「謂人自明。」（屈原賦注）

自察：自明，自我表白。清王夫之說：「自察，自表著也。」（楚辭通釋）

⑩震：驚。悼：恐懼，戰慄。清戴震說：「悼，說文云：懼也。陳楚謂懼曰悼。」震悼：驚悸，恐懼。

不敢：明汪瑗說：「不敢進而自明也。」清錢澄之說：「欲自辨別其罪，恐益觸王怒，故震悼而不敢。」（屈詁）可參考。以上二句說：我想找個機會表明我的心，又怕再次觸怒你，因而又驚又怕，不敢前去。

⑪夷猶：同「夷由」，遲疑不前，猶豫不決。明汪瑗說：「夷猶，遲回之意，所謂足將進而趨退是也。」冀進：希冀進言。清蔣驥說：「冀進，欲進其言也。」是也。又王逸以「冀進」爲「幸擢拔」，恐非。

⑫怛（ㄉㄢˋ達）傷：悲痛，傷感。憺憺（ㄉㄢˋ旦）：清王遠說：「憺，動也。又蘇林曰：『陳留人謂恐爲

憺』，言願承君之間以自明，則心動且悸，徘徊欲進，則心傷且恐，終不敢言也。」（附見王萌楚辭評註）清王夫之說：「憺憺，猶言蕩蕩，動而不寧貌。」清蔣驥說：「憺有動靜二義，怛傷憺憺，宜從動解。既懼且悲，故其心振動不已也。舊訓靜默不言，則與下歷情陳詞隔矣。」（楚辭餘論）按諸說是，「憺憺」當作「動」，洪興祖解作「安靜」，與上下文義不合，非是。以上二句說：我悲歎自己遲疑不前却又希冀進言，心中

傷痛而不得安寧。

⑬茲：此，這裏。 歷：列舉。 歷情：清錢澄之說：「列情以陳詞。」清徐煥龍說：「歷敘其情以陳詞。」

（屈辭洗髓）

⑭詳（>page洋）：同「佯」，假裝。明汪瑗說：「佯，詐也。佯聾不聞，謂己所歷之情，所陳之辭，雖實聞之，而詐爲聾態，若未嘗聞之也，忠言逆耳，不欲聞之故耳。」以上二句說：我這裏把自己的心情一一陳述，（楚王）他却裝作耳聾，不願意聽。

⑮固：本來。 切：切直。切人：指誠懇、老實的人。 切人之不媚：朱熹說：「言懇切之人，不能輕媚君。」明汪瑗說：「言忠誠懇切之人，不能爲阿諛諂媚之事，原自謂也。」又何劍熏說：「聞一多曰：『人當爲言。』切讀爲刺。古切、刺音近，通用。鄭玄儀禮燕禮註：『采時世之詩爲樂歌，所以通情相諷切也』，卽相諷刺也。本篇涉江：『冠切雲之崔嵬』，卽冠刺雲之崔嵬。媚，美也。『固切言之不媚』，謂諷刺之言不美，故下句云：『衆果以我爲患』。」（楚辭拾藩）此說供參考。

⑯衆：指那些向楚王獻媚的勢利小人。汪瑗說：「衆，指黨人也。」患：災禍，憂患。 以上二句說：忠誠老實的人本來就不會奉承、討好，他們那些人果然把我當成了禍患。

初吾所陳之耿著兮①，豈至今其庸亡②。何毒藥之謇謇兮③，願蓀美之可完④。望三五以爲像兮⑤，指彭咸以爲儀⑥。夫何極而不至兮⑦，故遠聞而難虧⑧。善不

由外來兮^⑨，名不可以虛作^⑩。孰無施而有報兮^⑪，孰不實而有穫^⑫？

【校記】

〔一〕豈至今其庸亡：洪興祖引一本作「豈不至今其庸止」。朱注本「豈」下有「不」字，引一本無「不」字，注曰：「非是。」夫容館本、馮刻本「豈」下並有「不」字。按「不」字衍文，朱說非是。又劉師培楚辭考異說：「案亡止均誤，疑亡下脫存字。」又劉永濟說：「庸」是「奄」之譌字。（見屈賦通箋）二說供參考。

〔二〕何毒藥之謇謇兮：洪興祖引一本作「何獨樂斯之謇謇兮」。朱注本作「何獨樂斯之謇謇兮」，注曰：「獨樂，王逸作『毒藥』而無『斯』字，非是。」聞一多說：「毒藥當作獨樂，之當作斯。『何獨樂斯謇謇兮，願蓀美之可光』者，猶言余何以獨好爲此蹇蹇忠直之言哉，冀君美德可以光大也。」離騷曰「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卽此二句之旨。今本獨樂作毒藥者，蓋涉注文「忠言不美，如毒藥也」而誤。不知古諺雖以毒藥喻忠言，忠言謂之謇謇可也，毒藥謂之謇謇，則不可。且王逸注此書，有依字立訓，逐句作解者，此尋常傳注之體。有隳括句義，自鑄新詞，大都爲四言韻語者，此王氏自創之變體。本篇注文屬後例，故注與正文間，不能字櫛句比，一一印合。此注「毒藥」之語，自是借用古諺成喻以發明正文謇謇之義，奚必正文有「毒藥」字哉？後人徒以「獨樂」與「毒藥」，或則聲邇，或兼形似，遂據以逕改正文，顛矣。朱子從一本作「獨樂斯」，最是。其「斯」下「之」字，於義似贅，刪之爲是。」（楚辭校補）又游國恩楚辭講錄說：「按

王注，忠信不美，如毒藥也。則古本當作毒藥。後人見其言突兀，改爲獨樂，又增一斯字。不知古以苦口良藥喻逆耳忠言。楚王不以爲良藥，反以爲毒藥，故曰何毒藥之謇謇。」此二說各有各的道理，其證據又都不足以駁倒對方，姑並錄而兩存，以備參攷。注釋則從洪引一本及朱注本作「獨樂斯」。

〔三〕蓀：洪興祖引一本作「荃」。○完：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光」。按當從一本作「光」。陸侃如屈原校勘記說：「後漢書注引謚法：『能紹前業曰光。』是光亦有恢復之義，猶言光復也。此既與王逸注『想君德化可興復也』相合，又可與上文亡字相叶。完字義雖可通，但與亡字不叶。此可證此處當作光而不當作完。」此說是。

〔四〕獲：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獲」，朱注曰「非是」。

【注釋】

①耿著：明白、顯著。

②庸：乃。又一說，庸猶遽也，可參考。又清蔣驥說：「庸字之義，與寧相近。……言初之所陳，豈不至今猶耿著，而寧遂忘之耶。」（山帶閣注楚辭）按「庸」可解作「寧」，但此句「豈至今其庸亡」之「豈」，其義與「寧」犯重，故「庸」作「寧」恐非。亡：通「忘」，忘記。以上二句說：當初我所陳述的道理是那樣明白顯著，豈能現在你就忘記了？

③何毒藥之謇謇兮：洪興祖引一本、朱熹注本作「何獨樂斯之謇謇兮」，今從其改「毒藥」爲「獨樂」。

斯」。獨：唯獨。樂（yóo 耀）：喜愛。斯：此。謇謇（zǐo 簡）：忠貞直言。

④美：美德。完：當從洪興祖、朱熹所引一本作「光」，發揚光大。以上二句說：我為什麼唯獨喜愛直言諫諍？我是希望君王的美德能够發揚光大。

⑤望：看着。明汪瑗說：「望，仰而慕之也。」（楚辭集解）三五：指三王五霸。三王，即夏禹、商湯、周文王；五霸，即春秋時期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五位霸主。一說「三五」是指三皇五帝，三皇即伏羲、女媧、神農；五帝即指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供參考。像：榜樣。

⑥指：指以為目標。明汪瑗說：「指，期而的之也。」彭咸：傳說是殷賢臣，其人其事已不可考，請參看離騷「彭咸」注。儀：法式，典範。「望三五以為像兮，指彭咸以為儀」二句，清牟庭相說：「彭咸以自勵，三五以為君規也。」（楚辭述芳）清馬其昶說：「君臣交相勉也。」（屈賦微）二人說是。以上二句說：君王要看着三王五霸作自己的榜樣；臣子要指着彭咸作自己的楷模。

⑦極：終極，目的地。至：到達。

⑧聞：名聲。遠聞：名聲流傳久遠。虧：缺損，虧折。遠聞難虧：王逸說：「功名布流，長不滅也。」（楚辭章句）「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二句，清夏大霖說：「言三王五帝、彭咸皆為君為臣之極則，能奉法式而無不至，故聲聞遠垂後世而無虧損也。」（屈騷心印）可參考。以上二句說：祇要努力，什麼樣的目標不可以達到？所以聲名遠垂後世，就不易損折。

⑨善：美德。

⑩虛作：憑空造就。「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二句，王逸說：「才德仁義，從己出也。」（楚

辭章句）洪興祖說：「此言有實而後名從之。」（楚辭補注）清王邦采說：「不由外來，德行所以難虧；不可虛作，聲聞所以遠播。」（離騷彙訂）

⑪孰：誰。施：給予，付出。報：回報，報償。

⑫實：果實。這裏用作動詞，指結果實。以上四句說：人的美德不是靠外力就能得到，而是要靠自身的修養；好的名聲不可以憑空造就，而是要有其實，才能有其名。誰能不給予，却能得到報償？誰沒有結出果實，却能有收穫？

少歌曰「一」：與美人抽怨兮「二」①，并日夜而無正「三」②。憊吾以其美好兮「四」，敖朕辭而不聽「五」③。倡曰：有鳥自南兮④，來集漢北⑤。好姱佳麗兮⑥，胖獨處此異域「六」⑦。既惇獨而不羣兮⑧，又無良媒在其側⑨。道卓遠而日忘兮「七」⑩，願自申而不得「八」⑪。望北山而流涕兮「九」⑫，臨流水而太息「一〇」⑬。望孟夏之短夜兮⑭，何晦明之若歲「一一」⑮。惟郢路之遼遠兮⑯，魂一夕而九逝⑰。曾不知路之曲直兮「一二」⑱，南指月與列星⑲。願徑逝而未得兮「一三」⑳，魂識路之營營「一四」㉑。何靈魂之信直兮㉒，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㉓，尚不知余之從容㉔。

【校記】

〔一〕少：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小」。

〔二〕與美人抽怨：朱注本作「與美人之抽思」。按王逸注曰：「爲君陳道，拔恨意也。」「拔恨意」卽「抽怨」之解，此可證王本正做「抽怨」。游國恩說：「作抽思者，後人因篇名作抽思而改之，不知篇題亦當作抽怨。漢人擬楚辭者，如七諫九歎等篇多以『怨』爲章名，本此。」（楚辭講錄）此說可參考。

〔三〕并：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弃」。按當作「并」。又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此句作「并憾日夜無正」，非是。

〔四〕憍：洪興祖引一本作「驕」。

〔五〕敖：洪興祖、朱熹皆注曰：「與傲同」，又皆引一本作「警」。

〔六〕辟：洪興祖引一本作「叛」，一本作「枿」。

〔七〕卓：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遑」（端平本集注「遑」誤作「卓」）。

〔八〕不：朱熹引一本作「未」。

〔九〕北山：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南山」。按劉永濟屈賦通箋說：「戴氏曰：『郢，說文云，楚故都，在南郡江陵北十里。杜元凱注左氏春秋云，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是。江陵，今屬湖北荊州府，故江陵城，卽府治，縣附郭也。水經注江水篇云，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宮矣。渚宮在今城內西隅，城北十里，便得紀山，故以紀郢名城，又有紀郢之稱也。』然則北山卽紀山，以位紀城之北，故名

北山。屈子在漢北望故都之山而流涕也。一本作南者，因說有鳥自南，來集漢北，爲屈子退居漢北。紀郢位漢南，從漢北望之，則山在南，故改爲南山也。」據此，北山是楚人稱呼郢都北部紀山的專用名詞。屈原謫居漢北，南望郢北之紀山，仍沿舊稱，呼爲北山。此說近是。又游國恩楚辭講錄說：「屈原是時放於漢北，故下文云，南指月與列星。又云，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以郢都在南之故。然則北山當作南山。」此說供參考。

〔二〇〕流水：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深水」。

〔二一〕晦明：文選長門賦注引作「明晦」。

〔二二〕曾不知路之曲直以下六句：洪興祖說：「一本云，曾不知路之曲直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逕逝而未得兮，人心之不與吾心同。」朱熹說：「一本南指至得兮十二字，在營營之下，非是。」按洪、朱所云一本，與今本次序不同，洪所云一本與朱所云一本，次序亦不相同。當係傳寫而致譌。

〔二三〕未：洪興祖引一本作「不」。朱注本作「不」。

〔二四〕識路：聞一多楚辭校補說：「識路當爲織絡，字之誤也。」後漢書張衡傳思玄賦「庸織絡於四裔兮」，注曰「織絡猶經緯往來也，織或作識」，文選絡作路。范書一本與文選字各有誤，與此適同。詩青蠅傳曰「營營，往來貌」。織絡爲往來，營營爲往來之貌，故曰「魂織絡之營營」。且上云「願逕逝而未得兮」，徑者直也，徑逝未得與織絡營營，義亦相成。」此說可參考。○營營：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

作「晃晃」。按當作「營營」。

【注釋】

①少歌：舊注說法不一。王逸說：「小吟謳謠，以樂志也。」（楚辭章句）洪興祖說：「荀子曰『其小歌也』，注云：『此下一章，即其反辭。』總論前意，反覆說之也。」此章有少歌，有倡，有亂。少歌之不足，則又發其意而爲倡；獨倡而無與和也，則總理一賦之終，以爲亂辭云爾。」（楚辭補注）朱熹說：「少歌，樂章音節之名，荀子脩詩亦有小歌，即此類也。」（楚辭集注）明汪瑗說：「少如字，謂小歌耳。故祇四句，猶後世所謂短歌行也。」（楚辭集解）清夏大霖說：「少，少間也。前歌既畢，少間，有思而又歌也。」（屈騷心印）近人聞一多先生說：「少歌，小聲歌之。倡，大聲歌之。」（九章解詁）按「少歌」是古代樂歌的一種表現形式，從詩歌結構上看，「少歌」似是詩歌的一部分結束後的小結。以上諸說可備參考。美人：指楚懷王。抽怨：朱熹注本作「抽思」，從其改之。朱熹說：「抽，拔也；思，意也。」清王萌說：「抽思者，心緒萬端，抽而出之，以陳於君也。」（楚辭評注）清林雲銘說：「以所思之理，抽而出之，陳詞以與君。」（楚辭燈）清蔣驥說：「抽思，猶言剖露其心思，即指上所陳之耿著言。」（山帶閣注楚辭）綜括前人的說法，「抽思」的意思是，把紛亂的思緒整理出頭緒來，向君王陳述。

②并：兼，合。并日夜：日夜相接，夜以繼日。朱熹說：「言旦暮如一也。」無正：無從評斷是非。朱熹說：「無與平其是非也。」又一說「正」通「證」。明陳第說：「無有證其是者。」（屈宋古音義）亦通。又何劍璽說：「正，借作止。……古止、正雙聲通用。毛萇詩賓之初筵傳：『舞不能自正也。』釋文：『正，本

作止。』又終風序：『見侮慢不能正也。』鄭玄箋：『正，止也。』……是正、止通用之證。』(楚辭拾藩)此說供參考。以上二句說：我把心中的千頭萬緒整理出來，向美人陳述，雖然我日以繼夜地訴說，却沒有人爲我評斷是非。

③敖(ㄠ。熬)：同「傲」，傲慢，看不起別人。朕：我。屈原自指。敖朕辭：傲慢地對待我的陳述。王逸說：『慢我之言而不采聽也。』以上二句說：她向我炫耀她的美貌，傲慢地對待我的陳述，根本就聽不進去。

④倡：同「唱」。古代樂歌的表現形式之一。從詩歌的結構上看，是另起一段，重新發端的意思。王逸說：『起倡發聲，造新曲也。』清陳本禮說：『倡者，更端再歌之詞。』(屈辭精義)又明汪瑗說：『倡亦如字，大也。不言歌者，承上少歌而省文耳。倡歌，猶後世之所謂長歌行也。』清夏大霖說：『倡，暢也，引所思而暢發之也。』汪、夏之說備參考。鳥：屈原以鳥自喻。洪興祖說：『孔子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子思曰：『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矣，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故古人以自喻。』南：這裏指郢都(故址在今湖北江陵西北)。

⑤集：鳥棲止於樹上曰集。漢北：漢水之北。屈原當時自郢都被遷於此，其具體地點不詳。清蔣驥說：『漢北，今鄖襄之地。原自郢都而遷於此，猶鳥自南而集北也。』又清姚鼐說：『懷王入秦，渡漢而北，故託言有鳥而悲傷其南望郢都而不得反也。』(古文辭類纂注)于省吾先生說：『姚氏之注最爲合理。……倡曰』一段原文，係屈原遙想懷王被留于秦，描述其孤單淒涼，舉目無親的生活，以及其南望故

國，神魂飛越，內心傷感的活動過程。」（澤螺居楚辭新證）按「鳥集漢北」當是屈原自喻，認為此是指懷王入秦，於文義不合，其說非是。以上二句說：有一隻鳥自南方來，棲止於漢水的北邊。

⑥好姱：美好。佳麗：美好。好姱佳麗：指這隻鳥的美麗。

⑦胖（pàng判）：原意是指一物中分爲二，這裏指背離、分離。異域：異鄉。指所遷之地漢北。

以上二句說：這隻美麗的鳥，離羣獨處在這異鄉。

⑧惇（dūn窮）：本意是指無兄弟，這裏指孤獨無依靠。不羣：離羣，不合羣。惇獨而不羣：王逸說：「行與衆異，身孤特也。」清蔣驥說：「言稟性孤獨也。」

⑨良媒：指能向楚王說情的賢臣。在其側：在鳥的身邊。一說指在君側，恐非。此二句是以「既

……，又……」這一句型緊密相連的，上句是指「鳥」，下句亦當如是，不應更換主語。以上二句說：它

既孤獨離羣，身邊又沒有好媒人能爲它說合。

⑩卓：同「遼（chāo綽）」，遠也。日忘：一天一天地逐漸被楚王遺忘。清王夫之說：「言君不復念

己也。」（楚辭通釋）清戴震說：「言君日忘之。」（屈原賦注）

⑪自申：自己申訴，辯白。願自申而不得：清徐煥龍說：「道遠日久，君漸忘此放臣，欲申其冤，無路通而不得。」（屈辭洗髓）以上二句說：路途那樣遙遠，我一天一天地被君王遺忘，我想自己申訴，却又不可能。

⑫北山：疑是郢都附近的山。一說北山，是指郢都北部的紀山。屈原遷於漢北，南望郢北之紀山，

仍沿其舊，稱之爲北山。此說供參考。又一說，北山是指漢北之山。按下文有「南指月與列星」，「狂顧南行」等句，都是面向南，思念郢都，此處「北山」若是指漢北之山，似與文義不合。此亦一說，供參考。涕：眼淚。

⑬臨：面對着。太息：長歎。以上二句說：遠望着故鄉的北山流淚，面對着流水長歎。

⑭望：眼睜睜地看着。孟夏：初夏，即今陰曆四月。前面的「曼遭夜之方長」是屈原追述剛到漢北時的情況，時值秋季。這裏的「孟夏」，是指次年屈原寫本篇的時候。

⑮晦（三）會明：從日暮到天明，指一個完整的夜晚。晦明之若歲：明汪瑗說：「自晦至明，如歲之永，未易曉也。」以上二句說：眼睜睜地看着初夏短短的夜，從夜晚到天亮，怎麼像一年那麼長？

⑯惟：思，想。一說「惟」與「雖」通用。郢路：去郢都的路。遼：遙遠。

⑰一夕：一個夜晚。九：虛數，形容次數非常多。逝：往。以上二句說：想那去郢都的路是多麼遙遠，睡夢中我的靈魂却在一個夜晚去了九趟。

⑱曾不知：不曾知道。路：去郢都的路。

⑲南指月與列星：屈原在漢北，郢都在漢北的南方。這句的意思是，靈魂不認識回郢都的路，祇能以南方的月亮、星星爲目標，以指示返回郢都的方向。以上二句說：我的靈魂不知道返回郢都的道路哪裏彎曲哪裏直，祇能指着南方的月亮、星星辨別方向。

⑳徑逝：直接返回。

②①識路：辨認、尋覓返回郢都的道路。明汪瑗說：「識路，猶俗言認路也。言魂營營然，南指星月而認路覓歸也。」營營：往來不停的樣子。以上二句說：多麼想直接返回郢都但是却找不着路；我的靈魂爲了辨認、尋找回去的路，來來往往不停地忙。

②②信直：誠實樸質。以上二句說：我的靈魂怎麼那麼死心眼兒？要知道，別人的心和我的心是不同的。

②③理：媒人。弱：能力弱，不能幹。媒：這裏用作動詞，是「作媒」、「說合」的意思。

②④從容：舒緩安逸，不慌不忙的樣子。清蔣驥說：「既歷序謫居之後，魂夢常依郢都，而又若呼而怪之曰：何靈魂之信情直行，而迫欲歸郢都也。當此人我異心，良媒中絕，正使得歸，當復何用？余從容聽之久矣，魂尚未之知耶。」按蔣驥說是。此二句是承接前文「魂識路」，「人心不與吾心同」等意思而來。夢中的靈魂，迫切地要返回郢都，往來不停地尋找回去的路。但是屈原心裏明白，朝廷中的勢利小人嫉恨他，他沒有志同道合的知己，君王又不信任他，雖然他日夜思念郢都，渴望着回去，但是即使回去了又能怎麼樣？「余之從容」，正是表達了屈原渴望回去，又明知回不去，即使回去了又有何用的無可奈何的心情。但是靈魂却不知道這些，祇知執著地尋路，尚不知屈原已經不急於返回郢都了。所謂「從容」，並不是真正的從容，正是無法可想之後的一種自我解嘲的說法。以上二句意思是：我的靈魂不知道我没有能幹的媒人能爲我向楚王說合、疏通；他還不知道，我盡可從容度日，我急着回去又有什麼用？

亂曰：長瀨湍流〔一〕①，泝江潭兮②。狂顧南行③，聊以娛心兮〔二〕。軫石歲嵬〔三〕④，蹇吾願兮⑤。超回志度〔四〕⑥，行隱進兮⑦。低徊夷猶〔五〕⑧，宿北姑兮⑨。煩冤瞫容⑩，實沛徂兮⑪。愁歎苦神⑫，靈遙思兮⑬。路遠處幽⑭，又無行媒兮⑮。道思作頌〔六〕⑯，聊以自救兮〔七〕⑰。憂心不遂⑱，斯言誰告兮⑲。

【校記】

〔一〕湍流：朱熹引一本作「流湍」。

〔二〕聊：洪興祖引一本無「聊」字。

〔三〕嵬：洪興祖引一本作「裏」，原本玉篇山部引作「畏」。

〔四〕志度：夫容館本、馮刻本皆作「忞度」，非是。

〔五〕低：洪興祖引一本作「俳」。

〔六〕道：一說是「追」字之誤。謂「追」或作「顛」，與「錯」形近而誤。可參考。

〔七〕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無「以」字，夫容館本、馮刻本亦無「以」字。

【注釋】

①亂：古代樂曲的最後一章叫作「亂」。後世辭賦篇末總括全篇要旨的一段話也叫「亂」。詳見離

騷「亂曰」注。 瀨(ㄌㄞˋ 賴)：沙石灘上的急流。朱熹說：「瀨，水淺處。」(楚辭集注)清桂馥說文解字義證說：「一切經音義四：水流沙上曰瀨。瀨，淺水也。」湍(ㄊㄨㄢ 團陰平)：急流。清桂馥說：「華嚴經音義：湍，疾瀨也。淺水流於沙上曰湍。」

② 汭(ㄋㄨˋ 訴)：同「溯」，逆流而上。 潭：深淵。王逸說：「楚人名淵曰潭。」(楚辭章句) 以上二句說：沙石灘上綿延的急流逆江潭而上。

③ 狂顧：急切地左右顧盼。 南行：清蔣驥說：「漢水南通江夏，涉漢汭江，則達郢矣。然君不反己，則今之南行，豈真能至郢哉，特姑以快其南歸之思耳。」(山帶閣注楚辭)可以參考。 以上二句說：我急切地左右顧盼，向南行走。雖然不能回到郢都，却暫且慰藉我那思歸之心。

④ 軫(ㄋㄣˊ 診)石：怪石。「軫」通「軫」，扭曲之意。清戴震說：「軫，戾也。戾石者，戾烈之石。」(屈原賦注)戾亦曲、轉的意思。形容石頭扭曲，奇形怪狀。一說「軫」通「軫」，田間小路。「軫石」即路上的石頭。此說可參考。王逸以「軫」爲「方」，說：「故曰軫之方也，以象地。」非是。 崦嵫(ㄧㄢˊ ㄘㄩ 威違)：突兀不平的樣子。崦嵫亦作畏壘、崦嵫、崦嵫、崦嵫等。史記司馬相如傳：「崦嵫崦嵫。」正義曰：「崦嵫，高峻貌。」

⑤ 蹇(ㄓㄨㄢˋ 簡)：艱難，不順利。 以上二句說：道路上怪石突兀不平，使我返回郢都的願望受到阻礙，不能順利進行。

⑥ 超回志度：舊注頗多歧義。王逸說：「超，越也。言已動履正直，超越回邪，志其法度。」清王遠說：

來，姑從聞一多、郭在貽之說，餘說備參考。以上二句說：我徘徊踟躕，走得很慢。

⑧低徊：徘徊。夷猶：遲疑不前。

⑨北姑：地名，具體地點不詳，當在漢北。一說北姑是山名。供參考。以上二句說：我徊徘徊、遲疑，在北姑止宿。

⑩煩冤：煩躁鬱悶。瞀（yǎo）冒：昏亂。容：容貌。瞀容：朱熹說：「瞀亂之意，見於容貌也。」

又聞一多說：「瞀讀如蒙，煩冤瞀容並疊韻連語，皆惑亂貌也。」可參考。

⑪沛：水流迅疾的樣子。明汪瑗說：「沛，水疾流貌。」徂（cú，粗陽平）：往，到。沛徂：形容像疾流的水那樣快地走。以上二句說：我煩躁鬱悶，心神昏亂不寧，我實在想很快地到遠方去。

⑫苦神：勞神，傷神。

⑬靈：靈魂。遙思：思念遙遠的地方。以上二句說：愁苦歎息使我傷心勞神，我的靈魂，思念那遙遠的故鄉。

⑭幽：僻靜偏遠的地方。

⑮行媒：去向楚王說情的人。王逸說：「無行媒者，無紹介也。」清徐煥龍說：「路遠難於自通，處幽君不及察，又無往來作合之人。」（屈辭洗髓）以上二句說：在這偏僻而又遠離郢都的地方，沒有人為我去向君王說合。

⑯道：說，表達，陳述。明汪瑗說：「道，達也。」清王夫之說：「道，言也。」（楚辭通釋）道思：訴說憂

思。清蔣驥說：「道思，述其心也。」清王邦采說：「道思，道達其幽思。」（離騷彙訂）郭在貽說：「惜誦『願陳志而無路』，惜往日『願陳情以白行兮』，九辯『願一見兮道余意』，七諫『都願壹見而陳詞』，哀時命『焉陳詞而效忠』。所謂道思，蓋卽上引例句中之陳志、陳情、陳詞、道余意。道字分明當從王夫之、蔣驥之說，訓爲言也，述也。道思，作頌，各爲一動賓式的合成詞組，而又結合爲聯合式的短語。『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意謂通過『道思』與『作頌』，聊以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脫。」（見文史第十四輯）諸說是。又朱熹說：「道思者，且行且思也。」說恐非。頌：通「誦」，指陳述之詞。明汪瑗說：「頌，卽指此篇之文也。」說是。

⑰救：解脫。以上二句說：我陳述我的憂思，寫下這篇文章，暫且用這個法子，使我自己得到解脫。

⑱遂：順利，如願。不遂：汪瑗說：「不遂其歸郢見君之心也。」

⑲斯言：這些話。指本篇所言。告：訴說。以上二句說：我憂傷的心總是不能如願；我的這些話，向誰訴說呢？

懷沙

懷沙是九章中一篇重要的作品。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傳中全文收錄了懷沙。前人對懷沙的爭議，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懷沙是否屈原絕命辭；二、「懷沙」這一名稱的含義是什麼。關於懷沙是否屈原

絕命辭。自從司馬遷在史記中收錄懷沙，並有「乃作懷沙之賦……遂自沈汨羅以死」之說，似乎這就成爲懷沙是屈原絕命辭的有力的證據。自漢代至宋代朱熹之前，沒有人對懷沙是屈原絕命辭提出異說。司馬遷之前，東方朔有「懷砂礫以自沈」之句，與司馬遷「懷石遂自沈汨羅以死」的記載相合。因此，人們認定懷沙是屈原絕命辭也是順理成章的。所以洪興祖說：「原所以死見於此賦，故太史公獨載之。」但是，朱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爲懷沙雖有「死不可讓之說，然猶未有決然之計也，是以其詞雖切而猶未失其常度。」但是作惜往日、悲回風時，屈原「身已臨沅、湘之淵，而命在晷刻矣」。人在將死之際，總要把心中所鬱積一吐爲快，屈原處於「替亂煩惑之際」，其詞語「固宜有不暇擇其辭之精粗」之處。這是朱熹認爲惜往日、悲回風是屈原絕命辭的理由。清代的蔣驥也認爲，屈原「懷石 沈淵之意，于斯（指懷沙）而決」，但懷沙並非屈原絕筆，其辭氣雖爲近死之音，「然紆而未鬱，直而未激，猶當在悲回風、惜往日之前」。現代楚辭研究大家如游國恩、姜亮夫，也都從蔣驥之說，認爲懷沙並非屈原絕命辭，祇是表明其時屈原死意已決。但是，把史記收錄作爲根據，認爲懷沙是屈原絕命辭的看法也並沒有絕蹟。如現代著名學者聞一多、劉永濟，認爲屈原作九章，至懷沙便自沈，懷沙以下四篇，包括惜往日、悲回風，並非屈原所作。這已經不僅僅是對懷沙是否屈原絕命辭的爭論，它還涉及到九章中某些篇章的真偽問題。關於懷沙是否屈原絕命辭的兩種看法，有各自的理由和根據。但是，祇因司馬遷收錄懷沙並有「遂自沈汨羅」之說，便認定祇有懷沙纔是屈原絕命辭，懷沙以下不得有作，這種看法未免武斷。

關於「懷沙」這一名稱的含義。自從東方朔有「懷砂礫以自沈」的詩句，司馬遷有「遂抱石沈汨羅以

死」的記載，人們便以「懷砂礫」、「抱石」來解釋「懷沙」。「懷」即「抱」，如朱熹說：「言懷抱沙石以自沈也。」以後，明代的李陳玉最早指出：「懷沙」當是寓懷於長沙。汪瑗則說：「此云懷沙者，蓋原遷至長沙，因土地之沮洳，草木之幽蔽，有感於懷而作此篇，故題之曰懷沙。懷者感也，沙指長沙，題懷沙云者，猶哀郢之類也。」蔣驥則從歷史地理的角度對長沙進行考證。他說：「沙本地名。歷甲經：沙土之祇，雲陽氏之墟。路史紀雲陽氏、神農氏皆字於沙，即今長沙之地、汨羅所在也。曰懷沙者，蓋寓懷其地，欲往而死焉耳。原嘗自陵陽涉江湘，入辰激，有終焉之志。然卒返而自沈，將悲憤所激，抑亦勢不獲已。若拾遺記及外傳所云迫逐赴水者歟？然則奚不死於辰激？曰原將下著其志，而上悟其君，死而無聞，非其所也。長沙爲楚東南之會，去郢未遠，固與荒微絕異。且熊繹始封，實在於此。原既放逐，不敢北越大江，而歸死先王故居，則亦首邱之意，所以惓惓有懷也。篇中首紀徂南之事，而要歸誓之以死，蓋原自是不復他往，而懷石沉淵之意，於斯而決。故史於原之死特載之。若以懷沙爲懷石，失其旨矣。」蔣驥的說法對後世影響很大，並被後人所接受。游國恩就同意蔣驥的說法，認爲：「懷沙是懷念長沙，不是懷抱沙石投江的意思。」姜亮夫也說：「蔣說大致可信，而以沙爲長沙，尤爲特見。」但仍有沿襲漢以來之成說者。如聞一多說：「懷沙猶囊沙，囊沙赴水以自沈。」胡念貽則說：「懷有歸、依等意思。懷沙意即沈江。」關於「懷沙」的含義的兩種不同的說法，比較起來，懷念長沙之說顯然優於「懷石自沈」之說。但是，此種說法是否即屈原本意，並沒有材料可以證明。因此，在新的、可作結論的材料尚未發現的情況下，有關「懷沙」含義的兩種不同的說法可以並存。

滔滔孟夏兮〔一〕①，草木莽莽②。傷懷永哀兮③，汨徂南土〔二〕④。眇兮杳杳〔三〕⑤，孔靜幽默〔四〕⑥。鬱結紆軫兮〔五〕⑦，離愍而長鞠〔六〕⑧。撫情効志兮⑨，冤屈而自抑〔七〕⑩。

【校記】

〔一〕滔滔：史記屈原列傳作「陶陶」。

〔二〕土：洪興祖引一本作「去」。非是。

〔三〕杳杳：史記作「窈窈」。按「杳杳」與「窈窈」音近義通。又朱熹引一本「兮」字在「杳杳」下。又聞一多楚辭校補云：「眇兮當作眇眇，句末當補兮字。眇與眩古字通。（文選劇秦美新注）文選思玄賦，『儵眩眩兮反常閭』，舊注引蒼頡篇曰，『眩眩，目視不明貌。』王注曰『杳杳，深遠貌也。』『眇眇杳杳』四字義近，猶下文『孔（空）靜幽默』亦四字一義也。今本因眩缺損作云，草書云多形近，遂誤作兮。句中眩誤作兮，後人復刪句末兮字，則與全篇句法不一律矣。」此說未必是，錄以備參考。

〔四〕孔靜：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孔靜兮」。○默：史記作「墨」。按當作「默」。王逸注：「默，默無聲也。言江南山高澤深，視之冥冥，野甚清淨，漠無人聲。」無聲之意，古多以「默」字爲之。「墨」爲借字。又朱季海楚辭解故說：「當從史記作『墨』。荀子解蔽篇曰，詩云『墨以爲明，狐狸其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楊注，『墨，謂蔽塞也』；郝懿行曰，『墨者，幽暗之義』，是也。據荀引逸詩，知『墨』者，『明』之反，正與『幽』義相成。」此說可參考。

〔五〕鬱：史記作「冤」，朱熹引一本作「冤」。按「鬱」與「冤」聲近。「鬱結」、「冤結」楚辭互用。○紆：洪興祖引史記作「冤」。

〔六〕慙：史記、朱熹注本作「慙」。朱熹又引一本作「慙」。按「慙」與「慙」同。○而：史記作「之」。○鞠：朱熹引一本作「鞠」。

〔七〕冤屈而自抑：史記作「俛詘以自抑」。又，夫容館本、馮刻本「冤」作「俛」，「以」作「而」。按當從史記作「俛詘」，或從一本作「俛屈」。「屈」與「詘」通，「俛詘」指低首屈身，與「自抑」相應。

【注釋】

①滔滔：指陽氣充盛。王逸說：「滔滔，盛陽貌也。」（楚辭章句）清戴震說：「長養之氣充盛也。」（屈原賦注）與王說略同，都以「充盛」釋「滔滔」。又清王夫之說：「滔滔猶言悠悠，孟夏日長也。」（楚辭通釋）清胡文英說：「滔滔，長也。指孟夏言。今吳楚俱有日長滔滔之諺。」（屈騷指掌）此說亦可通。孟夏：初夏。指陰曆四月。

②莽莽：茂盛的樣子。以上二句說：陽氣充盛的初夏時節，草木蓬勃茂盛。

③傷懷：傷心。永：長久。永哀：明汪瑗說：「哀之久也。」（楚辭集解）

④汨（汨玉）：迅疾的樣子。徂（徂陽平）：去、往。南土：南土具體指何地，各家說法不一。王逸認為指屈原放流之地，說：「已獨汨然放流，往居江南之土，僻遠之處。」清夏大霖與王逸意同，明確地說：「南土指放所。」（屈騷心印）朱熹認為：「徂南土，汨沅湘也。」（楚辭集注）明汪瑗及清蔣驥認為南土指長

沙。清林雲銘則認爲：「汨羅在郢之南，故曰南土。言久放傷哀，欲沉於此，乘此水大之時，由遷所而往也。」（楚辭燈）認爲屈原徂南土是赴汨羅以就死。以上各種不同的說法，有其各自的理由。但是，南土究竟何所指，從史料記載以及屈原作品本身，都無法得到確切的答案。穩妥的辦法是從字面上加以解釋，指江南之地。以上二句說：我的心長久哀傷，急匆匆走向那僻遠的南方。

⑤ 眴（xuān 眩）：說文云：「（旬即眴），目搖也。」王逸注：「眴，視貌也。」洪興祖認爲眴與瞬同（見楚辭補注，引說文云：「開闔目數搖也。」考說文：「瞬，開闔目數搖也。」徐鉉按語說：「今俗別作瞬，非是。」可知洪興祖所引說文迺「瞬」字之解而非「眴」字。又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說：「旬爲目搖，瞬爲目數搖」，辨眴與瞬二字之意不同。段玉裁說：「（瞬）舒閏切。按寅聲當在十二部。」莊釋文因或作瞬，統音舜耳。」（說文解字注）瞬與瞬或可通，而眴與瞬或瞬音義皆不同。洪興祖之說非是。杳杳（yǎo 咬）：幽暗，深遠。眴兮杳杳：視之幽深而無所見。

⑥ 孔：甚。靜：清靜。幽默：靜默無聲。王逸說：「言江南山高澤深，視之冥冥，野甚清靜，漠無人聲。」明黃文煥說：「無象可觀之謂幽，無聲可聞之謂默。聲象交廢之謂孔靜。目既不見，耳亦不聞，如此景況，如此心情，竟入於鬼界矣。豈復知有人世喧動之樂哉？」（楚辭聽直）二人之說對理解原文都有參考價值，故錄之。以上二句說：視之幽深而無所見，靜默而無所聞。

⑦ 紆（yū 迂）：屈抑。軫（zhěn 診）：通「軫」。王逸說：「軫，痛也。」「紆軫」，王逸說：「紆屈而痛。」清胡文英說：「猶抑塞也。」亦可通。

⑧離：遭。 慙（ヨ、敏）：同「慙」。王逸說：「慙，痛也。」明汪瑗說：「慙，憂也。」亦通。 鞠（ニ居）：窮困。又清夏大霖說：「鞠如鞠躬之鞠，不得伸也。」上句「鬱結紆軫」，有「屈抑」之意，與「不得伸」相應，夏大霖之說亦可通。 以上二句說：我心中鬱抑而又痛楚，身遭憂痛而長窮困。

⑨撫：王逸注：「循也。」說文：「撫，安也。」……一曰拊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拊，各本作循。今正。拊者，摩也。」又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引廣雅釋詁：撫，「定也。」引神女賦序：「撫心定氣。」可知「撫」，迺安定、撫慰之意。 効：考覈、檢驗。 効志：王逸說：「考覈心志。」

⑩抑：遏止，壓制。 以上二句意思是：撫慰、安定我的心靈，檢驗我的志節，自覺沒有過失，身遭冤屈而自我遏制。

刑方以爲圓兮①，常度未替②。易初本迪兮③，君子所鄙④。章畫志墨兮⑤，前圖未改⑥。內厚質正兮⑦，大人所盛⑧。巧倖不斷兮⑨，孰察其撥正⑩。玄文處幽兮⑪，矇眊謂之不章⑫；離婁微睇兮⑬，瞽以爲無明⑭。變白以爲黑兮⑮，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笱兮⑯，雞鶩翔舞⑰。同糅玉石兮⑱，一槩而相量⑲。夫惟黨人鄙固兮⑳，羌不知余之所臧㉑。

【校記】

〔一〕圓：一切經音義三十三引作「圓」。

〔二〕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無「初」字。○迪：史記作「由」。史記集解引王逸注：「由，道也。」今本楚辭無，蓋誤脫。按當從史記作「由」。「由」與「迪」通。又「易初本迪」，劉永濟認爲當作「易初不由」，不、本形近而誤（詳見屈賦通箋）。聞一多楚辭校補說，當作「易初變迪」，「變」與「卞」通，「本」或作「卞」，「卞」與草書「车」相似，故誤爲「本」。姜亮夫認爲，當作「易由初本」，「易由猶今言夷猶、夷由，謂行事不決也。」（屈原賦校注）諸說未必是，僅供參考。

〔三〕志：史記作「職」。按「志」與「職」通。

〔四〕圖：史記作「度」。

〔五〕內厚質正：史記作「內直質重」。按王逸注：「言人質性敦厚，心志正直，行無過失。」似王本作「內厚質正」。一說當從史記作「內直質重」，王注「質性敦厚」即「質重」；「心志正直」即「內直」。可參考。

〔六〕盛：朱注本作「賊」，引史記作「盛」。又一說「盛」爲「成」之借字。

〔七〕倕：史記作「匠」。按王逸注：「倕，堯巧工也。」是王本作「倕」。○斲：洪興祖引一本作「劉」，一本作「斷」，朱熹引一本作「列」，一本作「斷」。洪興祖曰：「說文云，斲，斫也。劉，殺也。作斲者是。」

〔八〕撥：史記、朱注本作「揆」。朱熹又引一本作「撥」。按當作「撥」。孫詒讓札迻曰：「撥謂曲枉，與正對文。管子宙合篇云，夫繩扶撥以爲正。淮南子本經訓云，扶撥以爲正。高注云，撥，枉也。脩務

訓云，琴或撥刺枉撓。注云，撥刺，不正也。荀子正論云，不能以撥弓曲矢中。戰國策西周策云，弓撥矢鈎。皆其證也。王釋爲治，失之。史記作揆，亦誤。此說是。王逸注曰：「撥，治也。」作「撥」不誤，其釋義非也。

〔九〕處幽：史記作「幽處」。

〔二〇〕瞍：洪興祖引一本作「瞍」。又史記無「瞍」字。按「瞍」謂之不章，與「瞽」以爲無明，爲對文，「瞍」字蓋衍文。當從史記刪「瞍」字爲是。

〔二一〕以：史記作「而」。按似當從史記作「而」。楚辭「而」「以」常互用。下句「倒上以爲下」作「以」，則此句似當作「而」。但作「而」或「以」無害文意。

〔二二〕箴：史記集解引徐廣曰：「箴，一作郊」。朱熹亦引一本作「郊」。按當作「箴」。王逸注：「箴，籠落也。」是王本作「箴」。又「在箴」與「翔舞」對比而言。鳳皇當翔舞，反在箴，鷄鶩當在箴，反翔舞，喻事之顛倒，與上「變白以爲黑」二句一貫。

〔二三〕鷖：史記作「雉」。朱熹亦引一本作「雉」。按當作「鷖」。

〔二四〕夫惟黨人：史記作「夫黨人之」，無「惟」字，有「之」字。朱注本作「夫惟黨人之」，亦有「惟」字和「之」字。按當從朱本作「夫惟黨人之」，語意較完整。○鄙：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交」。○固：史記作「妒」。按朱季海楚辭解故說：「說文嫪，姻也；又，姻，嫪也。廣雅釋詁嫪，妬也。王念孫疏證，姻與嫪同。今謂此鄙固字正讀如姻，史公作妒者，以通語代之爾。鄙一作交者，交當讀與嫪同。」

交古音在宵部，嫪在幽部，惜往日以流、昭、幽、聊爲韻，是楚音宵或讀如幽也。交固卽嫪姻，故史記以爲鄙妒也。」此說認爲當從一本作「交固」，亦卽「嫪姻」，可參。

〔二五〕余之所臧：史記作「吾所臧」。

【注釋】

① 剗（xiāo完）：削。圓（yuán元）：同「圓」。剗方以爲圓：王逸說：「言人剗削方木，欲以爲圓。」

（楚辭章句）

② 度：法。替：廢。以上二句意思是：欲使我變心從俗，如同削方以成圓那樣不可能，常法不可廢，我終守正而不易。

③ 易初：變易初時之行。迪：說文：「迪，道也。」史記作「由」。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引爾雅釋故曰，「由，道也。」「由」與「迪」意同。「易初本迪」，王逸說：「變易初行，遠離常道。」王釋「本迪」爲「常道」。清王夫之說：「易，變也。初本迪者，始所立志，本所率由也。」（楚辭通釋）此從史記作「由」，釋「本迪」爲「本所率由」。又清徐文靖說：「東齊青徐間，相正謂之由迪。本迪，本正也。史作本由，義同也。此言其初志本正，後迺變易其初志，是迺君子所鄙也。」（管城碩記）清蔣驥說：「易初本迪，謂變易其初時本然之道也。」（山帶閣注楚辭）其說與王逸略同。又清戴震說：「迪，猶導也，達也，語之轉。初之本迪，猶工有規畫繩墨矣。」（屈原賦注）考懷沙原文，「易初本迪」二句，其前二句爲「剗方以爲圓兮，常度未替」，後二句爲「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王逸注：「度，法也。……言人剗削方木，欲以爲圓，其常法度尚未

廢也。」「圖，法也。改，易也。言工明於所畫，念其繩墨，修前人之法，不易其道，……以言人遵先聖之法度，修其仁義，不易其行，則德譽興而榮名立也。」意思都是說，遵先聖之法度，不改易其行，與「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之意正相吻合。故諸家之說，以王逸釋「本迪」爲「常道」、蔣驥釋爲「本然之道」，最爲允當。

④鄙：鄙薄，輕視。 以上二句說：改變當初要遵循的常道，是君子所鄙視的。

⑤章：彰明。 畫：規畫，規矩。 志：記。 墨：繩墨。

⑥圖：法度。「前圖」，王瑗說：「謂古人授受之法度，卽上畫墨是也。」（楚辭集解）「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王逸注：「章，明也。志，念也。」「圖，法也。改，易也。言工明於所畫，念其繩墨，修前人之法，不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也。以言人遵先聖之法度，修其仁義，不易其行，則德譽興而榮名立也。」後人多從王逸之說。朱熹說：「墨謂繩墨。言譬之工人，章明所畫之繩墨，而念之不忘者，亦以前人之法度未改故也。」（楚辭集注）明王瑗說：「畫言所指示之法也。墨謂規矩繩墨之屬，獨言墨者省文耳。前圖謂古人授受之法度，卽上畫墨是也。未改，守常不變也。」清蔣驥說：「畫，規畫也。志，念也。墨，繩墨也。前圖，前人之法度也。」以上諸說皆自王逸而來。又于省吾認爲，王逸望文生義，後世沿用其說，習非成是。其所著澤螺居楚辭新證說：「國語周語，『將以講事成章』，韋解：『章，章程也』；史記屈原列傳索隱解此句的『畫』字說：『畫，計畫也』；周禮保章氏：『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鄭注：『志，古文識，識，記也。』說文：『墨，書墨也，從土從黑，黑亦聲。』段注：『蓋筆墨自古有之，不始於蒙恬也。著於竹帛

謂之書，竹木以漆，帛必以墨，用帛亦必不起於秦漢也。」管子霸形：「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韓詩外傳七，敘周舍對趙簡子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因此可見，筆墨之用，不始於秦漢。近世所發現的仰韶文化的彩陶，有的繪畫筆道諧調精美，不用筆墨是作不到的。近年來長沙和信陽的戰國墓葬，均有實物毛筆的發現。余舊藏有晚周臨淄出土的「環形墨」。這一切都足以說明秦漢以前已經有了筆墨的應用。……「章畫志墨」是說章程計畫曾記之於筆墨，這與列傳所說的「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稟……」的敘述適相符恰。所謂「憲令」者，就是章程計畫。由於章程計畫必須與王圖謀而後草創之，故述說往事以「章畫志墨，前圖未改」爲言。意思是說，從前與王所圖謀的規章計畫，經國大法，都是正確的，至今思之，還是堅持「前圖」，未能改變。」此說爲一家之言，可以參考。以上二句說：使規畫顯明，牢記繩墨，不改易前人的法度。

⑦內：內心。指人的本質。厚：敦厚。質：品行。正：正直。

⑧大人：聖人、君子。盛：讚美。以上二句說：敦厚、正直的品質，是聖人、君子所讚美的。

⑨倕（chí）：古代傳說中的巧匠名。王逸說：「倕，堯巧工也。」明汪瑗說：「倕，舜臣名，有巧思，善作百工之物，故曰巧倕。舜命以作共工者也。」斲（zhé）：削，砍。

⑩察：審查，了解。撥：曲，與「正」相對。孫詒讓說：「管子宙合篇云，「夫繩扶撥以爲正。」淮南子本經訓亦云，「扶撥以爲正」。高注云，「撥，枉也。」脩務訓云，「琴或撥刺枉撓。」注云，「撥刺，不正也。」荀子正論篇云，「不能以撥弓曲矢中。」戰國策西周策云，「弓撥矢鉤。」皆其證也。王釋爲「治」，失之。

史記作「揆」，亦誤。」（札迻卷十二）孫詒讓之說極是。自王逸以來，注家或釋「揆」爲「治」，大多數則從史記作「揆」，解作「揆度」、「揆正」，至孫詒讓此說始有確解。以上二句意思是：技藝高超的巧匠，如果不用斧作工，有誰能够了解他是否合於繩墨？

⑪玄文：黑色的花紋。處幽：置於幽闇處。

⑫矇（蒙）：同「蒙」。睜眼瞎子。詩大雅靈臺：「蒙瞍奏公。」毛傳：「有眸子而無見曰蒙。」瞍（眇）：瞎子。鄭玄箋曰：「無眸子曰瞍。」章：王逸注：「章，明也。」又馬其昶說：「章謂文采。」（屈賦微）此說亦可通。以上二句說：黑色的花紋置於幽闇的處所，沒有視力的瞎子認爲沒有文采。

⑬離婁：王逸說：「古明目者也。」洪興祖補注說：「淮南曰，離朱之明。卽離婁也。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毫之末。」睇（弟）：說文：「目小視也。」「微睇」，略加顧盼。蔣驥說：「微睇，謂略加睇盼，已無不見也。」

⑭瞽（古）：目盲之人。無明：看不見，沒有視力。以上二句說：以離婁的眼力，略一顧盼便一目了然，而目盲之人却以爲他什麼也看不見。

⑮箴（奴）：鳥籠。清戴震說：「方言，籠，南楚江沔之間謂之箴或謂之箴。」

⑯鶩（誤）：鴨類。以上二句說：鳳皇困在鳥籠裏，鷓鴣翱翔、飛舞。

⑰糅（柔）：混雜。

⑱槩：器具名稱。古代用於量粟麥時刮平斗斛。「槩」本是名詞，這裏引申爲「標準」之意。「一槩」，

標準同一，等量齊觀。量（*liang* 良）：測量、衡量。「相量」，同樣看待，沒有區別。以上二句說：美玉和石頭混雜在一起，用同一個標準看待，同一價值衡量。

⑲鄙固：鄙陋、固塞。

⑳臧：王逸解作「善」。又王念孫說：「古無藏字，借臧爲之。……臧，亦讀爲藏，謂美在其中，而人不知也。下文云，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意與此同也。王訓臧爲善，亦失之。」（《讀書雜誌餘編下》）王念孫此說長於王逸之說，當從之。以上二句說：那些黨人鄙陋而固塞，怎能知道我美好的內心？

任重載盛兮^①，陷滯而不濟^②。懷瑾握瑜兮^③，窮不知所示^④。邑犬之羣吠兮^⑤，吠所怪也^⑥。非俊疑傑兮^⑦，固庸態也^⑧。文質疏內兮^⑨，衆不知余之異采^⑩。材朴委積兮^⑪，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⑫，謹厚以爲豐^⑬。重華不可選兮^⑭，孰知余之從容^⑮！古固有不竝兮^⑯，豈知其何故^⑰？湯禹久遠兮^⑱，邈而不可慕^⑲。懲連改忿兮^⑳，抑心而自強^㉑。離慙而不遷兮^㉒，願志之有像^㉓。進路北次兮^㉔，日昧昧其將暮^㉕。舒憂娛哀兮^㉖，限之以大故^㉗。

【校記】

「一」窮不知所示：史記作「窮不得余所示」。夫容館本、馮刻本作「窮不得所示」。

〔二〕邑犬之羣吠。史記、朱注本、夫容館本、馮刻本作「邑犬羣吠」，並無「之」字。又洪興祖引一本作「邑犬羣兮」，無「之」字和「吠」字。按當從史記作「邑犬羣吠兮」，「之」字衍文。

〔三〕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怪也」及下句「態也」並無「也」字。

〔四〕非俊疑傑。史記作「誹駿疑桀」。按非與誹、駿與俊、傑與桀並通。又王逸注：「千人才爲俊。」是王本作「俊」。

〔五〕余。史記作「吾」。○異。史記集解引徐廣曰：「異，一作奧。」朱熹亦引一本作「奧」。按當作「異」，「奧」爲形誤字。一說當從徐廣所引一本作「奧」，恐非。

〔六〕朴。史記、夫容館本作「樸」。按「朴」與「樸」通。○積。洪興祖引一本、朱熹引史記作「質」。今本史記作「積」。按當作「積」。

〔七〕還。洪興祖引一本作「還」，引史記作「悟」。洪又曰：「還、還當作還，音忤，與迂同。」朱注本作「還」，引一本作「還」，引史記作「悟」。今本史記作「悟」。說文繫傳二十八亦引作「悟」。夫容館本、馮刻本作「還」。按游國恩楚辭講錄說：「還、還、悟、悟並與晤通。」認爲當訓爲「晤」。可通。

〔八〕其何故。史記作「其故也」。洪興祖引一本作「其何故也」。夫容館本、馮刻本與史記同。又史記索隱引楚辭作「莫知其何故」。按當從史記作「其故也」。

〔九〕邈而不可慕。史記作「邈不可慕」。又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句末有「也」字，夫容館本、馮刻本句末並有「也」字。按當從一本句末補「也」字，作「邈而不可慕也」。

〔二〇〕連：史記、朱注本、夫容館本、馮刻本作「違」。按當從史記作「違」，詳注。

〔二一〕慙：史記作「滑」。洪興祖、朱熹又皆引一本作「閔」。

〔二二〕舒：史記作「含」。按當作「舒」。○娛：史記作「虞」。按「虞」與「娛」通。

【注釋】

①任：明汪瑗說：「以牛馬負物曰任。」（楚辭集解）載：汪瑗說：「以舟車乘物曰載。」盛：多。「任重載盛」，洪興祖說：「言所任者重，所載者多也。」（楚辭補注）

②陷：沒。滯：留。濟：渡。「陷滯而不濟」，汪瑗說：「此以車馬任重載盛，陷滯於泥濘而不得渡爲喻也。」以上二句說：我所任者重，所載者多，陷沒、滯留不得行進。

③懷：懷藏。王逸說：「在衣爲懷。」（楚辭章句）握：握持。王逸說：「在手爲握。」瑾、瑜：美玉。

④窮：窮困。示：給人看。「不知所示」，朱熹說：「人皆不識，無可示者也。」（楚辭集注）清錢澄之說：「世無知者，將持以示誰乎？」（屈詁）又王逸說：「抱寶窮困，而無所語也。」解「不知所示」爲「無所語」，其說非是。汪瑗說：「不自誇示於人也。」按下文「文質疏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句，與「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句文意相貫通，均是指內有才德而不爲人所識，故朱熹、錢澄之之說爲是，而王逸、汪瑗之說皆非。以上二句意思是：我雖有美玉之才德，但處於窮困之地，世無識我之人，我持此才德給誰看呢？

⑤邑：城鎮。

⑥怪：怪異，驚異。「吠所怪也」，王逸說：「言邑裏之犬，羣而吠者，怪非常之人而噪之也。以言俗人羣聚毀賢智者，亦以其行度異，故羣而謗之也。」清張詩說：「吠此怪異不經見之物也。」（屈子貫）以邑犬對怪異事物的吠叫，比喻讒佞之人對賢德之士的誹謗和打擊。以上二句說：邑裏之犬羣聚而吠，是因為見到了認為怪異的事物。

⑦非：非毀、責怪。又通「誹」，誹謗。俊：才智過人。此處指才智過人的人。淮南子泰族訓云：「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疑：疑忌。傑：才智過人的人。

⑧固：本來。庸：指世俗的庸人。王逸說：「庸，廝賤之人也。」此說非是。「庸態」，明汪瑗說：「謂世俗之常態也。此章以邑犬羣吠所怪，喻庸態非疑俊傑也。」汪瑗之說極是。非俊疑傑之「庸人」，與上句「吠所怪」之「邑犬」相對成文，上下語意聯貫，故「庸」應為「世俗之庸人」，王逸解作「廝賤之人」為非。以上二句說：非毀、疑忌俊傑之士，本來就是世俗庸人的態度。

⑨文：文采。質：性質、本質。疏：王逸釋為「疏達」。洪興祖說：「疏，疏通也。」意與王逸同。又朱熹說：「疏，迂闊也。」內：王逸解作內外之內。又內通「訥」。洪興祖說：「訥，木訥也。」

⑩異采：朱熹說：「殊異之文采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王逸說：「言己能文能質，內以疏達，衆人不知我有異藝之文采也。」王逸以「文」、「質」二詞並列，以「疏達」修飾名詞「內」。朱熹說：「文質，其文不艷也。疏，迂闊也。內，木訥也。」朱熹以「質」修飾「文」，「疏」與「內」是形容詞，二詞並

列，與王逸的解釋不同。又清戴震說：「文質疏內，言文不過乎質，望之似疏，又且內藏也。」（屈原賦注）又姜亮夫說：「內，訥之借。文質疏內，言文疏質內，文謂其外表，疏者謂其無繁縟之飾也，與訥正爲對文。質，謂其本質本體，內者，謂其木訥不善言也。……言余外表疏而不縟，內質木訥不言，然有殊於尋常之文采，則衆人之所不知也。」（屈原賦校注）朱熹與戴震二人之說小有差異，大體相似，都是說外表質樸、木訥，而內涵富於文采。二人之說較王逸說爲長，王逸之說不通，且與下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句意思不相聯屬。姜亮夫之說綜合朱、戴並有發揮，其說較爲允當，可從。又聞一多說：「疏疑讀爲廋，漢書趙充國傳『疏捕山間虜』，卽搜捕。是其比。廋，隱也，匿也。」（九章解詁）此說可參考。以上二句說：我沒有華麗的外表，質樸木訥，衆人不了解我不同一般的文采。

⑪材：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材謂可用也。……材引伸之義，凡可用之具皆曰材。」朴：朱熹說：「未斲之質也。」聞一多說：「未成器之材曰朴。」委積：積聚、堆積。蔣驥說：「積而不用也。」（山帶閣注楚辭）「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清徐煥龍說：「譬如良材未雕未琢，朴而委積於地，則遂莫知棟樑而堪巨室者，並余之所有矣。」（屈辭洗髓）以上二句意思是：就像可用的良材堆積於地無人理會，我內在的才德沒有人了解。

⑫重：重疊。襲：重疊。淮南子汜論訓：「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注云：「襲亦重累。」又王逸說：「襲，及也。」可參考。

⑬謹：謹慎。王逸說：「謹，善也。」亦通。厚：篤厚、深重。豐：富足，充裕。「重仁襲義兮，謹厚

以爲豐」，清張詩說：「吾積仁累義，謹而不肆，厚而不薄，以自豐足於內，知吾者其惟聖人乎？」（屈子貫）清奚祿詒說：「言衆人雖不同己，己仍重勵仁義，修行謹厚，以豐盛其德。」（楚辭詳解）以上二句說：我積累仁與義，謹慎、篤厚，使我的內心充裕、豐足。

⑭重華：虞舜名。 逕（○）過：王逸注：「逕，逢。」

⑮從容：王逸說：「從容，舉動也。」王念孫說：「從容有二義，一訓爲舒緩，一訓爲舉動。其訓爲舉動者，字書、韻書皆不載其義。今詳引諸書以證明之。」九章抽思篇云，「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哀時命云「世嫉妬而蔽賢兮，孰知余之從容」，此皆謂己之舉動非世俗所能知，與懷沙同意。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惟吾志之所庶兮，固與俗其不同。既倏儻而高引兮，願觀其從容」。此亦謂舉動不同於俗。李賢注云，「從容，猶在後也」，失之。中庸云，「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從容中道，謂一舉一動，莫不中道，猶云動容周旋中禮也。韓詩外傳云，「動作中道，從容得禮」。漢書董仲舒傳云，「動作應禮，從容中道」。王褒四子講德論云「動作有應，從容得度」。此皆以從容動作相對成文。中庸正義云，「從容閒暇而自中乎道」，失之。緇衣云，「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引都人士之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從容與衣服，相對成文。狐裘黃黃，衣服不貳也。其容不改，從容有常也。正義以從容爲舉動，得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言行亟變，從容謬易，好惡無常，行身不類」。從容與言行，相對成文。從容謬易，謂舉動反覆也。盧辯注云「安然反覆」，失之。墨子非樂篇云，「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不足觀也」。莊子田子方篇云，「進退

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楚辭九章悲回風云，「寤從容以周流兮」；傅毅舞賦云，「形態和，神意協，從容得，志不劫。」漢書翟方進傳云，「方進伺記陳慶之從容語言以詆欺成罪。」此皆昔人謂舉動爲從容之證。」（廣雅疏證卷六上）又朱熹說：「從容，舉動自得之意。」明汪瑗從其說。此說與上下文文意不合，非是。以上二句說：虞舜這樣聖明的帝王不可相逢，還有誰能了解我的所作所爲？

①⑥竝：同「並」。兼、俱。「不竝」，明李陳玉說：「有君無臣，有臣無君，謂之不竝。」（楚辭箋注）此說極是。「古固有不竝兮，豈知其何故」，王逸說：「言往古之世，忠佞之臣不可俱並事君，必相剋害，故曰豈知其何故。」王逸釋「不竝」爲「忠佞之臣不可俱並事君」。考上下文，上文說「重華不可選兮，孰知余之從容」；下文說「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兩句的意思是表達對古代賢君聖主的仰慕以及自己生不逢時，不遇明主，無法施展才幹的憾恨。如果「古固有不竝」是指「忠佞之臣不可俱竝事君」，則與其上下句意思不合。此處當從李陳玉之說，指聖主賢臣不可並世而存，方爲妥當。王逸之說欠妥。以上二句說：自古就有明君賢臣不並世而立的事，怎能知道這是什麼緣故？

①⑦湯：商朝的建立者。禹：傳說中的古代部落聯盟領袖。

①⑧邈：遠。慕：思念、仰慕。「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王逸說：「言殷湯夏禹，聖德之君，明於知人，然去久遠，不可思慕而得事之也。」清錢澄之說：「聖賢既不並世，若禹之於益、皋陶，湯之於伊尹，未嘗不並。去古久遠，此風已邈不可慕矣。」（屈詰）二人之說有助於理解原文。以上二句說：商湯夏禹是聖明之君，然而相距久遠，不能相逢，以慰我思慕之心。

①9 懲：王逸說：「懲，止也。」連：當從史記、朱注本改作「違」。清王念孫說：「違，恨也。言止其恨，改其忿也。恨與忿義相近。……班固幽通賦「違世業之可懷」。曹大家曰，「違，恨也」。無逸曰，「民否則厥心違怨」。邶風谷風篇「中心有違」。韓詩曰，「違，很也」。很亦恨也。」（讀書雜誌餘編下）此說是。忿：怨恨。明汪瑗說：「不平曰忿。」懲違改忿：消除、止息怨恨。王逸以「止己留連之心」釋「懲連」，此是望文生義，非是。

②0 抑：按，抑制。自強：明汪瑗說：「自勉也。……有自強不息之意。」以上二句意思是：既然聖君賢臣生不並時，湯禹亦久遠而無可追攀，我祇有止息心中的怨恨，壓抑感情，自我奮勉。

②1 慙（ヨ、ウ敏）：憂患。遷：改變。不遷：這裏指不改易志節。

②2 像：法則，榜樣。願志之有像：清馬其昶說：「謂以古人爲法也。」（屈賦微）又王逸說：「願志行流於後世，爲人法也。」明汪瑗說：「欲使其志之可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按以上諸說，馬說爲是，王汪之說，是屈原欲以己爲天下後世的榜樣，與其「願志之有像」的說法不合，故當從馬說。以上二句說：我遭受憂患而不改變志向，願我的心中有效法的榜樣。

②3 路：道路。進路：前進的道路。胡念貽說：「向前趕路。」（楚辭選注及考證）亦通。次：停留、止宿。北次：朱熹說：「言將北歸郢都，而日暮不得前也。」戴震說：「方晞原云，據涉江篇，由沅入澁，乃至遷所，則沈羅淵當北行，故有進路北次之語。」北：究何所指，是指郢都，還是指汨羅，屈原並未明說。從全文內容看，屈原此時死心已定，「北」指爲汨羅，或更合於情理。又清王夫之說：「北，背也。次，所

止宿也。日既夕矣，猶捨其次舍，冥行不止。」（楚辭通釋）釋「北次」爲「背捨其次舍」，其說非也。

②④昧昧：昏暗。以上二句意思是：我向北行進，日色將暮時停下來歇息。

②⑤娛：快樂，歡娛。娛哀：與舒憂相對成文，卽娛樂使之不哀之意。王逸說：「以舒展憂思，樂已悲愁。」

②⑥限：限度。大故：王逸說：「死亡也。」孟子：「今也不幸，至於大故。」趙岐注曰：「大故，謂大喪也。」焦循孟子正義云：「禮記曲禮云，君無故，玉不去身。注云：故，謂災患喪病。」周禮春官大宗伯：「國有大故。注云：故，謂凶災。」限之以大故：朱熹說：「於是將欲舒憂以娛哀，而念人生幾何，死期將至，其限有不可得而越也。」清王闓運說：「一死則積憂舒，百哀娛。故以此大故，限己長戚之情也。」（楚辭釋）清馬其昶說：「限之以大故，猶言要之一死，以死爲舒憂娛哀，所謂求仁得仁者也。」以上諸說供參考。以上二句意思是：我舒發憂愁，娛樂以釋去悲哀，我的生命已經到了盡頭。

亂曰：浩浩沅湘①①，分流汨兮②②。脩路幽蔽③③，道遠忽兮④④。懷質抱情⑤⑤，獨無匹兮⑥⑥。伯樂既沒⑦⑦，驥焉程兮⑧⑧。萬民之生⑨⑨，各有所錯兮⑩⑩。定心廣志⑪⑪，余何畏懼兮⑫⑫。曾傷爰哀⑬⑬，永歎喟兮⑭⑭。世溷濁莫吾知⑮⑮，人心不可謂兮⑯⑯。知死不可讓⑰⑰，願勿愛兮⑱⑱。明告君子⑲⑲，吾將以爲類兮⑳㉑。

【校記】

〔一〕史記、夫容館本、馮刻本，「湘」下並有「兮」字。按當無「兮」字。

〔二〕分：洪興祖引一本作「汾」。朱熹引一本作「紛」。

〔三〕蔽：史記作「拂」。按當作「蔽」。「拂」可訓爲蔽（離騷「折若木以拂日兮」，王注：「拂，蔽也。」），故史記作「拂」。又史記、夫容館本、馮刻本句末有「也」字，非是。

〔四〕「道遠忽兮」句後，史記有「曾唸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四句。夫容館本、馮刻本與史記同。此四句卽後文「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四句異文。詳見後文校記。

〔五〕懷質抱情：史記作「懷情抱質兮」。夫容館本、馮刻本與史記同。

〔六〕匹：朱熹曰：「當作正，字之誤也。以韻叶之及以哀時命考之，則可見矣。」（楚辭集注）又朱熹辯證曰：「諸本皆同，史記亦然。而王逸訓匹爲雙。補注云，俗字作正，則其來久矣。但下句云，伯樂既沒，驥焉程兮，於韻不叶，故嘗疑之。而以上下文意及上篇『並日夜而無正』者證之，知匹當作正，乃與下句音義皆叶。然猶未敢必其然也。及讀哀時命之篇，則其詞有曰，懷瑤象而佩瓊兮，願陳列而無正，正與此句相似。其上下句又皆以榮、逞、成、生爲韻，又與此同。然後斷然知其當改而無疑也。」按朱說可參。

〔七〕沒：史記作「歿」。又「歿」下有「兮」字。夫容館本、馮刻本與史記同。按「沒」與「歿」通。

〔八〕驥焉程：史記作「驥將焉程」。

〔九〕萬民之生：史記作「人生稟命兮」（劉師培曰：「今本史記作人生有命，宋本作人生稟命。」）。洪興祖引一本作「民生有命」，一本作「民生稟命」。朱注本作「民生稟命」，引一本作「萬民之生」。又夫容館本、馮刻本作「萬民之生兮」，句末有「兮」字。按王逸注：「言萬民稟受天命，生而各有所錯。」似王本作「民生稟命」。

〔二〇〕余：史記作「餘」。按當作「余」。

〔二一〕曾：洪興祖引一本作「增」。

〔二二〕世溷濁莫吾知：史記作「世溷不吾知」。洪興祖、朱熹又皆引一本作「世溷莫知」。

〔二三〕人心不可謂兮：史記、夫容館本、馮刻本作「心不可謂兮」，無「人」字。又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不可謂兮」，無「人心」二字。按朱熹曰：「此四句若依史記，移著上文懷質抱情之上，而以下章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承余何畏懼之下，文意尤通貫。但史於此又再出，恐是後人因校誤加也。」又王引之曰：「曾傷爰哀四句，乃後人據楚辭增入，非史記原文也。曾噏恒悲四句，即曾傷爰哀四句之異文，特史記在道遠忽兮之下，楚辭在余何畏懼兮之下耳。後人據楚辭增入，而不知已見於上文也。浩浩沅湘兮以下，每句有兮字，而曾傷爰哀，世溷不吾知二句下，獨無兮字，與楚辭相合，其增人之跡，尤屬顯然。永嘆喟兮，集解引王逸注曰，喟，息也。則後四句之增，蓋在裴駰以前矣。又案此四句，似當從史記列於道遠忽兮之下。今循其文義讀之，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

情抱質兮，獨無匹兮，皆言世莫能知也。定心廣志兮，余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皆言已不畏死也。其敘次秩然不紊，蓋子長所見屈原賦如此。較叔師本爲長。」（讀書雜誌史記第五）據以上二說，則此四句屬錯簡，當移至「道遠忽兮」句下，而史記「曾咍恒悲」四句，是此四句之異文。史記「曾傷爰哀」四句，是據楚辭而重出誤衍之文。其說可從。

〔四〕明告：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明以告」。史記、夫容館本、馮刻本並有「以」字。

【注釋】

①浩浩：廣大、盛大的樣子。沅：沅江。在湖南省西部。源出貴州省雲霧山。上游稱清水江，自湖南省黔陽縣黔城鎮以下始名沅江。東北流經辰溪、沅陵、常德等縣市，到漢壽縣入洞庭湖。湘：湘江。湖南省境內河流。源出廣西壯族自治區靈川縣東海洋山西麓。東北流貫湖南省東部，經衡陽、湘潭、長沙等市到湘陰縣蘆林潭入洞庭湖。

②汨（ōu古）：水流的樣子。又姜亮夫說：「離騷汨余若將不及兮。王逸注，汨，去貌。疾若水流也。洪補，汨越筆切，方言云，疾行也。南楚之外曰汨。朱熹注，汨于筆反，賦而比也，汨，水流去疾之貌。九章懷沙，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王逸注，汨，行貌……而已獨汨然放流，往居江南之土。洪補注，汨越筆切。朱熹注，汨越筆反。九章懷沙，浩浩沅湘分流汨兮。王逸注，汨，流也。洪補，汨音骨者，水聲也。音鶻者，涌波也。朱熹注，汨音骨，水流聲，又音鶻，涌波也。汨流貌。招魂，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哀時命，弱水汨其爲難兮。洪補，汨音骨，一于筆切。朱熹云，汨音骨，又于筆反。九章惜賢，江湖

油油，長流汨兮。王逸注，言已見江湘之水，油油長流，將歸於海，自傷放流，獨無所歸也。洪補，汨于筆切。按說文，汨，治水也，從水，日聲。楚辭諸訓流者，皆其引申義，爲南楚方言。考方言，汨，遙疾行也。南楚之外曰汨，或曰遙，云云。考說文《部》別有汨，訓水流也。汨，汨當爲一字之移置。兩字同音，于筆切。至洪補朱熹注，又音骨，則據尚書汨作爲說，汨字從日，不從曰。汨作之汨，又讀如密，汨羅江也。離騷，汨余若將不及兮。音越筆切。其形與汨羅之汨相近，後世遂亂其音矣。胡鳴玉訂譌錄卷五汨汨之辨曰，昌黎答李翊書，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汨汨然來矣，汨音聿。按字韻書汨音聿，從子曰之曰，水流也。又奔汨疾貌，與汨異字，從日月之日不同，今讀骨骨然來，誤也。又輟耕錄載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汨汨街街，畦町阡陌間。注云，汨于筆切，音骨，非是。則唐人已知其音誤，蓋起於唐以前矣。（楚辭通故第一輯地部）姜亮夫之考辨可備參考。以上二句說：浩渺的沅水和湘水，各自急急地流着。

③脩：長。幽：汪瑗說：「僻也。」（楚辭集解）蔽：汪瑗說：「翳也。」「幽蔽」，幽深蔽闇。

④忽：清王夫之之說：「忽，荒忽。」（楚辭通釋）備參考。以上二句說：林木掩翳的道路多麼遙遠。

⑤質：質樸。這裏指質樸誠信的本性。王逸說：「懷敦篤之質。」（楚辭章句）情：王逸說：「忠信之情。」

⑥匹：雙。「無匹」，王逸說：「孤犢獨行，無有雙匹也。」又朱熹說：「匹，當作『正』。『無正』與『並日夜無正』之『正』之意同。」（楚辭集注）可參考。以上二句說：我懷抱誠篤之質、忠信之情，孤獨而不與

衆同。

⑦伯樂：古代傳說中善相馬的人。洪興祖引戰國策云：「昔騏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之知己也。」淮南子道應篇載，伯樂事秦穆公，薦九方堙以相馬。又洪興祖說：「王逸云，孫陽，伯樂姓名。而張晏云，王良字伯樂，非也。王良善馭，事趙簡子。」又清俞樾說：「郵無正字伯樂，明見國語；郵無恤字子良，明見左氏傳，皆趙簡子之臣也。郵無正、郵無恤自是一人，則伯樂、王良亦不得爲二人。謂伯樂事秦穆公，王良事趙簡子，未必然矣。」（俞樓雜纂楚辭人名考）伯樂其人的確切年代、事跡或無考，只是古代傳說中人。以上諸說備參考。

⑧驥：良馬。焉：安、何。程：衡量、計量。「驥焉程兮」，王逸說：「言騏驥不遇伯樂，則無所程量其才力也。以言賢臣不遇明君，則無所施其智能也。」以上二句說：伯樂已死，還有誰能識別良馬？

⑨錯（錯）：通「措」。安置。「萬民之生，各有所錯兮」，清屈復說：「民生稟命於天，壽夭窮通，錯置各有運數。」（楚辭新注）以上二句說：萬民稟受天命，生而各有定數。

⑩定心廣志：朱熹說：「君子之處患難，必定其心，而不使爲外物所動搖，必廣其志，而不使爲細故所狹隘。」又清蔣驥說：「定心，則不爲患難所搖，廣志，則不以窮蹙自阻。」（山帶閣注楚辭）以上二句說：人生各有定數，我安定我之心，拓展我之志，有什麼可畏懼的呢？

⑪曾：通「增」。爰：王念孫說：「爰，暖者，方言，爰，暖，恚也。楚曰爰，秦晉曰暖，皆不欲磨而強奮之意也。」郭璞注云，謂悲恚也。又爰，暖，哀也，注云，暖，哀而恚也。廣韻，暖，恚也；玉篇，暖，恨也。暖

與暖同。引之云，楚辭九章曾傷爰哀永歎喟兮，爰哀猶曾傷，謂哀而不止也。方言云，凡哀泣而不止曰
咍。爰暖咍古同聲而通用。齊策狐咍，漢書古今人表作狐爰是其證。王逸注訓爰爲於，失之。」（廣雅
疏證卷二上）

⑫喟：歎息。

⑬謂：王逸云：「謂猶說也。」以上四句說：止不住深深的哀傷，我不由長嘆，世道污濁，沒有人能
够理解我，人心真是没法說啊！

⑭讓：辭讓，退避。

⑮愛：愛惜，不捨。「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洪興祖說：「屈子以爲知死之不可讓，則舍生而取義
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

⑯明告：明白告之。王逸說：「告，語也。」君子：蔣驥謂君子指彭咸，未必然也。

⑰類：法度、榜樣。「吾將以爲類兮」，郭在貽說：王逸訓爲「宜以我爲法度」，則是變亂文例，殊不可
通。「所謂『吾將以爲類』，乃指以『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爲類（類卽法則、道德標準之意），亦卽捨生
取義之意。這種思想，篇中凡三致意焉，如『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如『定心廣志，余何畏懼』，等
等。故最後總結一句『吾將以爲類兮』，意思就是說：我將以捨生取義爲處世之準則。」（訓詁叢稿楚辭
解詁續）此說是。又蔣驥說：「而忍死以與彭咸爲類也。」聊備參考。以上四句說：我知道死亡無法逃
避，不要吝惜自己的生命。我明白告知天下君子，我將以捨生取義爲法則。

思美人

本篇作於楚懷王時期屈原出居漢北之時。篇中的「美人」是指楚懷王。關於本篇作於何時，「美人」指誰，前人看法不一。清代的林雲銘認為：「思美人是屈原思念懷王所作，與流放江南無關。蔣驥也認為：思美人作於懷王時期，「大旨承抽思立說，……與騷經語意相近」，「後於騷經」。姜亮夫同意蔣驥的說法，認為「美人」指懷王，思美人是懷王時期屈原斥居漢北時所作，當與抽思一篇合解。另一種看法，認為思美人作於頃襄王時期，「美人」指頃襄王。明代汪瑗說：「思美人作於哀郢之後，雖不可考其所作之年，但可以肯定的是，思美人作於頃襄王之時而非懷王時。」游國恩也說：「思美人是屈原在頃襄王時再放江南所作。」

從思美人的內容來看，作於屈原出居漢北時的說法較為可取。篇中說：「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這與哀郢所述，表面上有類似之處。哀郢中有「方仲春而東遷」，「遵江夏以流亡」，但實際上，思美人與哀郢有根本的不同。哀郢中「遵江夏」，「東遷」，是指自郢都出發，沿長江夏水至流放地陵陽；思美人中的「遵江夏」，是指屈原去漢北，先要沿着長江夏水嚮東南方走的一段路，屈原的謫居之地是漢北，從郢都到漢北，必須溯漢水北上，在從郢都進入漢水之前，先要沿夏水走一段路。夏水出於長江，由郢都嚮東南方流至監利，再嚮東北流至沔陽附近匯入漢水。所以，屈原從郢都出發而要進入漢水，必須先沿着夏水嚮東南行（主要是南），到了監利才轉嚮東北（主要

是北）。因此，思美人與哀郢在行走路綫上有根本的區別。另外，思美人所表達的思想感情，與離騷、抽思接近。林雲銘認為思美人是「離騷節文」，蔣驥認為思美人「與騷經語意相近」，「大旨承抽思立說」，都是有道理的。總之，思美人當作於離騷之後，抽思之前，反映了屈原在去漢北的一段路途中的思想感情以及途中所見景物。

思美人兮，擘涕而竚眙〔一〕①。媒絕路阻兮〔二〕②，言不可結而詒〔三〕③。蹇蹇之煩冤兮〔四〕④，陷滯而不發〔五〕⑤。申旦以舒中情兮〔六〕⑥，志沈菀而莫達〔七〕⑦。願寄言於浮雲兮⑧，遇豐隆而不將⑨。因歸鳥而致辭兮⑩，羌宿高而難當〔八〕⑪。高辛之靈盛兮〔九〕⑫，遭玄鳥而致詒⑬。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⑭。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⑮。寧隱閔而壽考兮〔二〇〕⑯，何變易之可爲〔二一〕⑰？

【校記】

〔一〕擘：夫容館本作「覽」。文選三良詩注引作「攬」。說文繫傳七引作「擘」。

〔二〕媒絕路阻：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媒絕而道路阻」。又洪興祖引文苑作「路絕而媒阻」；朱熹引一本作「路絕媒阻」。按當作「媒絕路阻」。

〔三〕結而詒：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結詒」，無「而」字。按當有「而」字。

〔四〕冤：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惋」。按當作「冤」，「惋」爲借字。

〔五〕陷：洪興祖引一本作「滔」。朱注本作「陷」，引一本作「滔」。夫容館本、馮刻本作「滔」。按當作「陷」。朱本作「陷」蓋「陷」之形誤。引一本作「滔」，又「滔」之形誤。

〔六〕以：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不」。按當作「以」。

〔七〕志：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無「志」字，非是。

〔八〕宿：洪興祖引一本作「迅」。朱注本作「迅」，引一本作「宿」。夫容館本、馮刻本並作「迅」。○當：

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寓」。按此句一說當從朱注本作「羌迅高而難當」。一說當從洪引一本作「羌迅高而難寓」。但仍依洪補本作「羌宿高而難當」，語意亦甚暢達，不必改字。

〔九〕盛：洪興祖引一本作「晟」，一本作「威」。朱注本作「晟」，引一本作「盛」，一本作「威」。按「盛」與「晟」通，「威」是形譌字。

〔二〇〕閔：朱熹引一本作「愍」。

〔二〕易之：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初而」。

【注釋】

①擎：同「擥」、「攬」。說文：「擎，撮持也。」釋名釋姿容：「擥，斂也，斂置手中也。」朱熹說：「擎猶收也。」（楚辭集注）明周拱辰說：「擎猶掬也。」（離騷草木史）又明汪瑗說：「攬，攬而揮之也。」（楚辭集解）清奚祿詒說：「擎，拭也。」（楚辭詳解）二說均為本義之引申。洪興祖說：「擎猶拔也。」（楚辭補注）其說非。「擎涕」，清王夫之說：「揮涕也。」（楚辭通釋）聞一多說：「擎涕猶收涕也。」（九章解詁）其說是。

竚(竚住)：洪興祖說：「竚，久立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說文無『佇』、『竚』字，惟有『宁』字。『宁』、『佇』、『竚』皆訓立。」佇(佇赤)：洪興祖說：「直視也。」清奚祿詒：「佇，舉目也。」佇：洪興祖引文選注：「佇，立視也。」清陳本禮說：「注目而望。」(屈辭精義)「佇，立視也。」明周拱辰說：「佇，立視也。」清徐煥龍說：「因思故涕，涕久故擎，收淚復思，佇立默盼。」(屈辭洗髓)

②媒：汪瑗說：「所以約婚姻者也。」清奚祿詒說：「媒指友人也。」絕：斷絕。媒絕：汪瑗說：「以喻己之寡合也。」路阻：汪瑗說：「以喻己之遭讒也。」

③結：編結。說文：「結，締也。」王夫之說：「結，聚也。聚所欲言而陳之也。」詒(詒宜)：通「貽」，「遺」。送給。清奚祿詒說：「詒，贈也。」言不可結而詒，清胡文英說：「己思君之甚而不可得見，言又非可結聚而遠贈。」(屈騷指掌)以上四句意思是：思念美人啊，收住涕淚我久立而凝望。媒人斷絕，路途隔阻，心裏的話又不能結聚起來送給美人。

④蹇蹇(蹇簡)：困頓而不順利。明汪瑗說：「蹇蹇，擁塞不通貌。」聞一多說：「蹇蹇猶蹇產，詰屈也。」二說相類，亦通。又清胡文英說：「蹇蹇，勤勞也。」其說非。煩冤：明汪瑗說：「煩、繁同。冤，枉也。煩冤，謂所枉者衆多也。猶言甚屈耳。」

⑤陷滯：汪瑗說：「陷，沒之深也；滯，溺之久也。」陷滯而不發：汪瑗說：「不發，謂不能振起而前進也。陷滯不發，言路阻也。」清錢澄之說：「言煩冤詰曲，無以自解，亦無從發洩也。」(屈詁)清胡文英說：「若車之陷於泥淖，莫能自拔也。」以上諸說從不同的側面、不同的角度解釋此句，有參考價值。又清蔣

驥說：「發，起也。陷滯不起，蓋居漢北已久，下文歷年離愍是也。」（山帶閣注楚辭）此說以陷滯不起指久居漢北，未免牽強，證據不足。

⑥申旦：通宵達旦。清戴震說：「申旦猶達旦。申者，引而至之謂。」（屈原賦注）一說申旦猶旦旦，指累日。清錢澄之說：「申旦，猶言旦旦也。」清奚祿詒說：「申旦者，欲日日陳己之情也。」說亦通。又一說以申旦爲申明。清王夫之說：「申旦，重複而明也。」清劉夢鵬說：「申，達其情；旦，明其志。」（屈子章句）錄以備考。

⑦菀（之遇）：鬱結，積滯。洪興祖說：「菀，積也。」清蔣驥說：「菀，結也。」「志沉菀而莫達」，王逸說：「思念沈積，不得通也。」（楚辭章句）明汪瑗說：「沈菀不達猶陷滯不發也。……此章言己冤不能發，情不能達，以見終不得結言以貽美人也。」以上四句說：盤結於心中的煩惱、冤屈，鬱結而無從發洩，我從早到晚舒發衷情，滿腔志向却沈積而無人送達。

⑧寄：託付。

⑨豐隆：古代神話中的雲神。一說雷神。此處當指雲神。清林沅說：「篇首豐隆，或曰雲師，或曰雷師，即離騷求處妃者。集註謂雷威求無不獲，雖本於淮南、張衡、郭璞之語，但數子皆漢晉間人，在屈子之後。離騷言乘雲，此篇言浮雲，其與雷師無涉明矣。況求女結言以禮爲貴，若用雷威，是先自處於無禮矣，何怪處妃之緯繡乎？」（楚辭燈引）此說辯豐隆當是雲師而非雷師合乎情理，有說服力。當從其說。將：送。清林雲銘說：「將，送也。」一說是秉承之意。明汪瑗說：「將，奉承也。」亦通。願寄言於

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汪瑗說：「言欲因浮雲而寄言於美人，則雲師雖相遇而乃徑逝，莫我承也。」

⑩因：依託、憑借。 致辭：汪瑗說：「猶寄言也。」

⑪羌：楚方言，發語詞。句首語助詞，無義。 宿：當從洪興祖引一本作「迅」。迅高：鳥飛疾速而高。汪瑗說：「迅言飛之速也。」清戴震說「迅，飛之疾也。」作「宿」則為棲息之意，王逸說：「飛集山林，道徑異也。」此「飛集」即「宿」之解。又清王夫之說：「宿高，鳥宿高枝。」亦可通。 當：值，逢遇。洪興祖說：「當，值也。」清劉夢鵬說：「當猶遇也。」難當：難以遇到。朱熹說：「難可當值也。」汪瑗說：「欲因歸鳥而致辭於美人，則歸鳥飛速而又高，不易相值也。」

⑫高辛：古代帝王帝嚳（不庫）在位時的稱號。 靈盛：形容帝嚳之德神靈而充盛。又汪瑗說：「靈盛，猶言福隆也。」可參考。

⑬玄鳥：鳳凰。一說玄鳥指燕子。離騷：「鳳凰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天問：「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此句：「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三處同指一事，其中之玄鳥，當指鳳凰無疑。 詒：通「貽」、「遺」；贈送。此處作名詞用，指聘禮。 致詒：送達禮物。關於「玄鳥致詒」，前人多以簡狄吞燕卵，孕而生契這一傳說解之。通觀離騷、天問、思美人三處與「玄鳥」、「高辛」有關的句子，都與簡狄吞燕卵事無涉，是說高辛遣玄鳥送禮物給美人。本篇中「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二句，是接「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宿高而難當」四句而來，文意相聯貫。是說自己託雲神、飛鳥帶信給美人，却無法辦到，而高辛却有神靈，託玄鳥向美人送禮。如果「玄

鳥致詒」解作簡狄得燕所遺之卵，前後文意則大相徑庭。以上六句說：我想託浮雲爲我帶話，遇到雲神它却不肯。我想通過歸鳥向美人致辭，無奈鳥飛起來又快又高難於相遇。高辛却神靈又充盛，遇到鳳凰，爲美人帶去了禮物。

⑭媿：同「愧」。易初：改變初衷。「媿易初而屈志」，清王萌說：「而易初屈志之事，我所愧也。」（楚辭評注）清錢澄之說：「若變節從俗，則將易初屈志，終媿而不爲也。」又清馬其昶說：「屈志謂屈意以事秦也。」（屈賦微）此強以史事相比附，非是。以上二句說：我想改變志節以遵從流俗，又爲變易初行、屈抑志向感到慚愧。

⑮馮（ong平）：憤懣。一說馮意爲滿，亦通。明汪瑗說：「馮，充積盈滿之意。」馮心：憤懣之心。未化：沒有消除、化解。一說未化指沒有變化，亦通。馮心猶未化：意思是說滿腔憤懣之情仍然沒有消除。明汪瑗說：「馮心未化，言己之道義節氣，充積盈滿於心，雖遭放逐之久，而猶不能變其所守也。」清錢澄之說：「憂憂相接，積久不化，故馮心也。」汪、錢以「馮」爲「滿」；汪以「未化」爲「不變」，亦通。以上二句說：我獨自一人，一年又一年地遭受磨難，那滿腔憤懣仍然不能化解。

⑯隱：隱忍。一說隱指傷痛，亦通。閔：憂傷。又聞一多說：「隱閔猶憤懣也。」可參考。壽考：壽終，老死。王逸說：「終年命也。」朱熹說：「優遊卒歲也。」

⑰何變易之可爲：改變自己行爲的事情怎麼可以作呢？朱熹說：「然終不能變易其初心也。」清王遠說：「言寧抱痛憂，以畢此生，變節易初之事，何可爲也。」（楚辭評注）清林雲銘說：「寧抱痛憂而老死

於此，亦不可冒媿而變易，況但歷年乎？」諸說皆是。以上二句說：我寧願隱忍憂痛而終結一生，也不能改變初心。

知前轍之不遂兮^{〔一〕}①，未改此度^{〔二〕}②。車既覆而馬顛兮^③？，蹇獨懷此異路^④。勒騏驥而更駕兮^⑤，造父爲我操之^⑥。遷逡次而勿驅兮^⑦，聊假日以須時^⑧。指嶓冢之西隈兮^{〔三〕}⑨，與纁黃以爲期^{〔四〕}⑩。

【校記】

〔一〕轍：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道」。

〔二〕未：朱熹引一本作「末」，非是。○又朱熹引一本「度」下有「也」字。

〔三〕隈：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隅」。

〔四〕纁：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曛」。夫容館本、馮刻本作「曛」。按說文無「曛」字。洪興祖曰：「纁，淺絳也。其爲色，黃而兼赤。曛，日入餘光。並音薰。」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曰：「昏，字亦作曛。」

楚辭思美人：與曛黃以爲期。蓋從纁省。「是「曛」卽「昏」之或體，爲正字；「纁」爲借字。

【注釋】

①前轍：從前的軌跡；過去走過的道路。遂：成功、順利。知前轍之不遂：屈原指自己的主張在朝廷行不通。一說指前代忠直之士的結局。王逸說：「比干、子胥蒙禍患也。」（楚辭章句）明汪瑗

說：「前轍或解作往古之跡，言古之忠臣義士，鮮有成其志者，亦通。」說亦可通。又一說前轍指未來的前途。明汪瑗說：「前轍，猶俗前程、前途云耳。」（楚辭集解）此說未必合理。下二句「車既覆而馬顛今，蹇獨懷此異路」，與「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二句意相對而成文。「車既覆而馬顛」之「既」，指車已經覆，馬已經顛，與之相對之「前轍不遂」之「前轍」，必指已然之事而非指未然之事。句中「遂」字，也含已然之意。汪瑗以「前轍」作「前程」，不確。又一說前轍指懷王之所作。清王夫之說：「前轍，謂懷王聽讒佞而國破身死於秦也。」（楚辭通釋），此說可備參考。

②度：法度、規矩。汪瑗說：「度，君子立身行己之法度也。」以上二句說：我明知從前的道路不順利，却不改變我的志向。

③顛：仆倒。車覆馬顛：屈原用以比喻自己所走道路的艱難坎坷。汪瑗說：「車覆馬顛，喻遭放逐而困窮也。」說亦可通。一說車馬喻君臣。王逸說：「車以喻君，馬以喻臣。言車覆者，君國危也；馬顛仆者，所任非人。」可供參考。

④蹇（jiǎn）：楚方言，發語詞。異路：不同於俗衆的道路。明汪瑗說：「異路，喻古道也。言衆人之所不由而已獨由之，所以有顛覆之禍也。」清王萌說：「異路，人所不由之路也。」（楚辭評注）說皆可通。以上二句說：雖然是車翻馬仆困難重重，我仍然獨自懷念這與俗衆殊異的道路。

⑤勒（lè）：套在馬頭上的籠頭。這裏用作動詞，指駕馭馬。騏驥：良馬。更駕：重新駕起車。明汪瑗說：「更，重複整頓之意。駕謂車也。勒馬更駕，言不以顛覆之故而遂止也。」其說是。

⑥造父(ㄗㄞˋ ㄈㄨˋ)：周穆王時人，以善御著稱。操之：執轡駕車。「勒騏驥而更駕」二句，清劉夢鵬說：「言顛覆之余，異路更駕，猶望造父爲之執御也。」(屈子章句)清陳本禮說：「此因媒絕路阻，言又難結而詒，故欲另選美驥，更延良御，以求追踪靈盛，冀與美人必合。」(屈辭精義)說皆可通。以上二句說：勒住駿馬重新駕起車，造父爲我執轡。

⑦遷：遷徙、遷移。前進的意思。一說遷指遷延，亦通。遂(ㄙㄨㄟ 羣陰平)次：猶逡巡，從容緩行的意思。一說遂，逡巡；次，不前。亦通。驅：策馬前進。

⑧聊：姑且。假(ㄐㄧㄚˊ 甲)：借。假日：借日，費些日子。須：等待。須時：等待時機。以上二句說：從容緩行不急於趕路，暫且費些日子以等待時機。

⑨蟠冢(bō zhōng 波腫)：山名。蟠冢山有二。一在今甘肅天水市和禮縣之間，一在今陝西省寧強縣北。屈原所指或爲前者。又清王夫之說：「蟠冢在秦西，秦始皇封之地。」(楚辭通釋)清蔣驥說：「蟠冢，山名，漢水發源之處，在今漢中府寧羌州楚極西地。原居漢北，舉漢水所出以立言也。」(山帶閣注楚辭)二人之說可備參考。隈(ㄟ 威)：山勢彎曲的地方。蟠冢之西隈：指山的盡頭，形容道路遙遠。明汪瑗說：「隈，山隩也。西隈，日所入處也。」說亦可通。

⑩與：以。纁(xūn 熏)：通暉。赤黃色，日落時的顏色。纁黃：黃昏。清戴震說：「纁黃，日入色。」(屈原賦注)「指蟠冢之西隈」二句，清王夫之說：「秦者，楚不共戴天之讐，而不兩立之國也。深謀定慮以西搗其穴，至於蟠冢，雖未可卒圖，而黃昏不爲遲暮。此與岳鵬舉痛飲黃龍之志同。」(楚辭通

〔釋〕此說可參考。 以上二句說：指着嶓冢山的西頭，以黃昏爲到達的時間。

開春發歲兮①，白日出之悠悠②。吾將蕩志而愉樂兮③，遵江夏以娛憂④。擘大薄之芳茝兮⑤，搴長洲之宿莽⑥。惜吾不及古人兮⑦，吾誰與玩此芳草⑧？解薄與雜菜兮⑨，備以爲交佩⑩。佩繽紛以繚轉兮⑪，遂萎絕而離異⑫。吾且儵徊以娛憂兮⑬，觀南人之變態⑭。竊快在中心兮⑮，揚厥憑而不竢⑯。芳與澤其糅兮⑰，羌芳華自中出⑱。紛郁郁其遠承兮⑲，滿內而外揚⑳。情與質信可保兮㉑，羌居蔽而聞章㉒。

【校記】

〔一〕將：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且」。

〔二〕擘：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搴」。按「擘」與「搴」同。○茝：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芷」。按「茝」與「芷」同。

〔三〕惜：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然」。按當作「惜」。○古人：洪興祖引一本作「古之人」。朱注本作「古之人」，引一本作「古人」。

〔四〕此：洪興祖引一本作「斯」。按聞一多說，此句「草」與上文「莽」不叶，疑當作「吾誰與玩斯遺芳」，與

遠遊、哀時命之「誰可與玩斯遺芳」句相近。芳與莽韻。此說可參考。

〔五〕備：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脩」。按當作「備」。

〔六〕以：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其」。按當作「以」。○繚：劉師培楚辭考異說：「案書抄百二十八引繚作掩，似訛。」

〔七〕儻徊：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徘徊」。

〔八〕南人：聞一多楚辭校補說：「人疑當爲夷。金文夷作人，與人同字，故古書人夷每相亂。」涉江曰：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此亦當是南夷。」此說未必然，僅供參考。

〔九〕竊快在中心兮：洪興祖引一本作「竊快中心兮」，無「在」字；又引一本作「吾竊快在中心兮」；又引一本作「竊快在其中心兮」。朱注本作「竊快在其中心兮」，又引一本，「竊」上有「吾」字，引一本無「在」字，引一本無「其」字。夫容館本、馮刻本作「竊快中心兮」，無「在」字。

〔二〇〕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二句，與上文「態」、「竛」及下文「揚」、「章」均不叶韻。本篇多以四句爲一節，節自爲韻。此二句與上下不叶，蓋其前或後當脫二句。

〔二一〕承：洪興祖引一本作「蒸」。朱注本作「烝」，引一本作「承」。聞一多楚辭校補說：「紛當爲芬，承當從一本作蒸，並字之誤也。郁郁，香氣也（後漢書馮衍傳注）。氣上行曰蒸。芬郁郁其遠蒸，猶言香氣遠聞也。朱本承作烝，烝蒸同。」此說可參考。

〔三〕居：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重」。又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此句作「居重蔽而聞章」。按當作「羌

居蔽而聞章」。一本「居」作「重」者，蓋緣洪引一本「居重蔽」而誤。

【注釋】

①發歲：一年的發端。開春發歲：明汪瑗說：「謂春初歲首也。」（楚辭集解）

②白日：太陽。汪瑗說：「白日，晴日也。」悠悠：悠閑自在，不慌不忙。指春日天長，太陽遲遲不落。汪瑗說：「入春則日漸長，故曰白日出之悠悠。」清錢澄之說：「白日出之悠悠，猶春日遲遲也。」（屈詁）說是。又一說「開春發歲」二句，喻襄王初立。清王夫之說：「初春韶日，喻頃襄初立，且有更新之望。」（楚辭通釋）清徐煥龍說：「能輔襄有為，即所以報懷，幸其履位新而開春發歲，春秋富而出日悠悠。」（屈辭洗髓）此說可參考。

③蕩志：猶言縱情。汪瑗說：「蕩志，謂開豁其心志也。」

④遵：循，沿着。江：長江。夏：夏水。故道從湖北沙市市東南分江水東出，流經今監利縣北，折東北至沔陽縣治附近入漢水。自此以下的漢水，也兼稱夏水。娛憂：娛樂以解憂。汪瑗說：

「娛憂，猶言消愁也。」以上四句說：待到一年初始，春回大地，日暖人間，我將縱情愉樂，沿着長江、夏水消解我的憂愁。

⑤擘：採摘。薄（pō）：草木茂密的地方。大薄：汪瑗說：「大薄，大叢也。」聞一多說：「大薄，大林也。」（九章解詁）大薄，指茂密的叢林。茝（chǐ）：釵上聲：香草。

⑥搯（pō）：拔取。長洲：清胡文英說：「大薄、長洲皆地名，在今江南。」（屈騷指掌）清夏大霖

說「薄疑同泊，大水泊也，與長洲作通稱，勿作地名。」（屈騷心印）按離騷有「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王逸注：「阰，山名。……水中可居者曰洲。」（楚辭章句）明汪瑗說：「阰與坻同，亦作埜，音陞。地之相次而比者也。對下句洲字而言。」明周拱辰說：「阰與洲同，水中之土曰洲，邱阜之阿曰阰。」（離騷草木史）清俞樾說：「朝搴阰之木蘭兮，注曰，阰，山名。按下句夕攬洲之宿莽，洲非水名，則阰亦非山名。阰者埜之段字，說文土部，埜，地相次比也。地相次比謂之埜，水中可居者謂之洲，皆非實有可指之地也。」（讀楚辭）俞樾之說極是，阰與洲相對，指不同的地理環境，並非實有可指之地。王逸注「阰，山名」，不知何據，此說非是。「覽大薄」二句與離騷「朝搴阰之木蘭」二句相同，其「大薄」與「長洲」相對，「大薄」指茂密的大叢林，「長洲」指水中的陸地，二者同於離騷句中「阰」與「洲」，表現不同的地理情況，以使行文富於變化，並非指實有之地名。胡文英以大薄、長洲爲江南之地名，其說非，夏大霖以大薄爲大水泊，說亦誤。宿莽：草名。王逸說：「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洪興祖說：「爾雅云，卷施草拔心不死，卽宿莽也。」（楚辭補注）二說可合並參考。

⑦不及古人：指生不能與古人同時。明汪瑗說：「不及古人，謂不得與古之君子並生其時也。」

⑧玩：賞玩。芳草：指芳茝與宿莽。汪瑗說：「芳草……喻道德之美也。此章言已採取芳草以爲佩飾，而因嘆俗人既不知此，古人又不可及，則將誰可與玩賞此芳草者乎？蓋深憾濁世知己者之希也。」清徐煥龍說：「惜吾生也晚，不及古之聖帝明王，誰與共玩？」二說極是。又清陳本禮說：「古人指高辛，此悼己之靈晟不及古人，雖有孤芳，祇堪自賞，恨無美人之與玩也。」（屈辭精義）陳說可供參考。

以上四句說：採摘叢林中的芳茝，擷取洲澤中的宿莽，可惜我生不與古人同時，有誰能與我賞玩芳草？

⑨解：猶折取。汪瑗說：「解，折而取之也。」清錢澄之說：「解猶採也。」清蔣驥說：「解，拔取之意。」

（山帶閣注楚辭）諸說皆可通。 篇（*song* 編）：篇蓄。一名「扁竹」。野生草本植物，可入藥。篇薄：成

叢的篇蓄。 雜菜：清徐煥龍說：「菜之無足名者。」說可通。

⑩備：預備；準備。 交佩：交相爲佩。一說交佩，左右佩也。亦通。又聞一多說：「墨子辭過篇

『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茭』，尚賢中篇『傳說被褐帶索』，韓詩外傳十『楚丘先生披蓑帶索』。帶茭卽帶索。儀禮喪服『苴經杖絞帶』，傳曰『絞帶者繩帶也』。茭與絞同。交（絞）佩卽絞帶，謂以草爲帶也。」

（楚辭校補九章）此說可備參考。又洪興祖說：「篇蓄雜菜，皆非芳草。此言解去篇菜而備芳茝、宿莽，以爲交佩也。」（楚辭補注）清人錢澄之與洪氏之說正相對：「南人以篇薄雜菜爲芳物。」洪氏之說似與原文意相違，原文「解篇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明指備以爲交佩者，是篇蓄與雜菜，並未涉及芳茝、宿莽之類。洪氏之說不妥。汪瑗說：「謂以篇薄雜菜兼收而並用也。」此說較爲允當。

⑪繽紛：繁盛的樣子。 繚轉：繚繞。清奚祿詒說：「繚轉，環匝於身也。」（楚辭詳解）又清蔣驥說：

「繚轉，固結之意。」（山帶閣注楚辭）說可參考。佩繽紛以繚轉：佩戴各種香草，周身纏繞的樣子。

⑫萎絕：枯槁斷爛。 離異：離散，解散。「遂萎絕而離異」，清錢澄之說：「言其化爲臭腐而見棄也。」

清陳本禮說：「篇、菜皆不芳之品，而世人偏愛之，且交相佩之以爲美，不知適佩之而遽已萎絕離異矣。」二人之說皆可通。 以上四句說：世人採折篇蓄與雜菜，以備交相佩戴，雖然「篇蓄和雜菜」色彩繽紛、

周身纏繞，却終於枯萎凋零。

⑬且：暫且。 儻個（chán hūdi 蟬懷）：徘徊不進。

⑭南人：指郢都以南的居民。按屈原去漢北，先要循夏水嚮南走一段，所以能接觸到「南人」。

變態：指民風習俗的變化。 以上二句說：我暫且徘徊、流連以消憂解愁，隨便看看南方民風習俗的變化。

⑮竊：謙詞，猶言私下、自己。 快：快樂，快活。

⑯揚：發揚，舒發。又一說，揚，和也。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說：「淮南說山『其聲舒揚』，注：『和也。』清馬其昶說：『淮南注：『揚，和也。』揚厥憑者，和其憤懣之心。」（屈賦微）說亦通。厥：其。憑：

憤懣。不竢（sì 伺）：無所待。「竊快在中心」二句，意思是說，私下裏自己心裏很快樂，因而無須等待散播心中的憤懣了。王逸說：「私懷僥倖而欣喜也。思舒憤懣無所待也。」清奚祿詒說：「聊快此心，發揚憤懣無所待也。」（楚辭詳解）都是指由於心中快樂而無須再消解心中憤懣的意思。

⑰芳：指芳草。 澤：污垢，這裏指與芳草相對的惡草。一說澤指潤澤。聞一多說：「澤謂膏澤。」可參考。 雜糅：混雜。

⑱芳華：芬芳的花朵。「芳華自中出」，指芬芳的花朵是污垢的東西所掩蓋不住的，終究會顯露出來。汪瑗說：「芳華，言其氣之香，色之麗也。芳華自中出，有諸中者則形諸外也。」指內中所有則形諸外，終不可揜。又聞一多說：「芬芳出於芳草，光華出於膏澤。一曰聲光氣味皆謂之華，芳華即芳氣也。」

芳華自中出，謂芳氣自膏澤中出。」（九章解詁）此說供參考。

①⑨紛：盛多的樣子。又聞一多說：「紛當爲芬。」供參考。郁郁：香氣充盛的樣子。承：洪興祖引

一本作「蒸」。朱熹注本作「烝」。按當作「蒸」或「烝」。蒸烝同。烝，氣上行曰烝。遠烝：香氣向遠處

烝騰、發散。汪瑗說：「遠烝，謂香氣薰烝襲人之遠聞也。」

②⑩滿內外揚：由於內部飽滿充盛而向外部揚溢、散播。汪瑗說：「滿內外揚，積於中者深，故發於外

者盛也。」清奚祿詒說：「言芳華紛然郁郁可以遠薰，蓋德滿於內而名自揚也。」

②⑪信：確實。保：保持。一說，保，恃也。可參考。

②⑫居蔽：處在偏僻蔽陋的地方。聞：名聲。章：昭著。「居蔽聞章」，朱熹說：「所居雖蔽而其名聞

則章也。」（楚辭集注）汪瑗說：「居蔽聞章，可謂遏之而愈光，抑之而愈揚者矣。」「情與質信可保」二句，

清錢澄之說：「但恐情與質不能始終自保耳，信可保也，猶芳之處於幽谷之中，叢棘之內，雖極隱蔽，而

其馨聞自不可掩，則亦何必揚厥馮乎？」（屈詁）清徐煥龍說：「情之與質毫無虛假，而信乎可保，故雖居

鄣蔽之地，聲聞日以章明。」（屈辭洗髓）清奚祿詒說：「內情外質相副，誠可自保，雖居山澤，聞問亦章，

寧以放而失乎？」以上諸說較符合原意，可供參考。以上八句說：我心裏很快活，無須等待憤懣消解

的時候。儘管芬芳與污垢混雜一處，芳香的花朵終究會從中顯露。馥郁的芳香向遠處昇騰、瀰漫，內

部的飽滿、充實必然向外部播揚。假如能够保持情感與本質的純潔與正直，哪怕處於偏僻障蔽的地

方，仍然會美名遠揚。

令薛荔以爲理兮〔一〕①，憚舉趾而緣木②。因芙蓉而爲媒兮〔二〕③，憚蹇裳而濡足④。登高吾不說兮⑤，人下吾不能⑥。固朕形之不服兮⑦，然容與而狐疑⑧。廣遂前畫兮⑨，未改此度也〔三〕⑩。命則處幽吾將罷兮〔四〕⑪，願及白日之未暮〔五〕⑫。獨煢煢而南行兮⑬，思彭咸之故也⑭。

【校記】

〔一〕以：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而」。夫容館本、馮刻本作「而」。按當作「以」。

〔二〕因：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用」。按當作「因」。○而爲媒：朱注本作「以爲媒」。按「以」、「而」二字，楚辭中往往上句用「以」，下句用「而」。此雖非定例，但多數情況如此。此處似當從朱注本，改爲「以爲媒」。

〔三〕洪興祖引一本「度」下無「也」字。按當有「也」字。

〔四〕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無「則」字。按「命則處幽」與「吾將罷兮」之間詞意不屬，疑有奪漏。各家校勘多言及此，可參看聞一多楚辭校補及姜亮夫屈原賦校注。

〔五〕洪興祖引一本「暮」下有「也」字。朱注本有「也」字，引一本無。按當從朱注本補「也」字。

【注釋】

①薛荔（五三幣力）：常綠藤本植物，亦稱「木蓮」。莖、葉、果可供藥用。明汪瑗說：「薛荔，生於木

者。」（楚辭集解）理：指媒人。以爲理：清林雲銘說：「以爲理，卽離騷蹇脩以爲理之說，蓋媒之言也。」（楚辭燈）

②憚（pán）：怕，畏懼。明汪瑗說：「憚，畏難也。」（楚辭集解）舉趾：擡腳。緣木：順着樹向上爬。又清徐煥龍說：「緣木比上援貴顯。」（屈辭洗髓）

③芙蓉：荷花。清蔣驥說：「薜荔、芙蓉，喻舊交在位者。」

④蹇（jiǎn）：牽：通「蹇」。揭起。蹇裳：提起下身的衣服。濡（rú）：如：沾濕。「因芙蓉而爲媒

兮，憚蹇裳而濡足」，王逸說：「意欲下求，從風俗也。又恐汙泥，被垢濁也。」（楚辭章句）「令薜荔」至「濡足」四句，朱熹說：「內美既足，恥因介紹以爲先容，而託以有憚也。」（楚辭集注）汪瑗說：「此令薜荔以爲理，因芙蓉以爲媒，特一舉手、一投足之勞，則言可結而詒矣。媒不絕而路不阻矣，美人可得而見矣。……此所謂憚者，乃其不肯變節以從俗，易初而屈志之本心也。」

⑤說（yuè）：通「悅」。愉快，喜悅。

⑥「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王逸說：「事上得位，我不好也；隨俗顯榮，非所樂也。」清蔣驥說：「登高，承緣木言；入下，承濡足言。」（山帶閣注楚辭）清劉夢鵬說：「登高不說，憚緣木也；入下不能，憚濡足也。」（屈子章句）清徐煥龍說：「憚緣木者，登高則附勢而吾不悅；憚蹇裳者，入下更無恥而吾不能。」（屈辭洗髓）

⑦固：本來。朕形：我的形體。猶言「我本身」。服：適應，順服。蔣驥說：「服，習也。」清馬其

昶說：「服謂諸習。」（屈賦微）固朕形之不服；王逸說：「我性婞直，不曲撓也。」朱熹說：「形偃蹇而不服，心耿介而使然也。」汪瑗說：「朕形不服，言己身之倔强也。」清戴震說：「不服，不卑屈以求人。」（屈原賦註）

⑧然：聞一多說：「然猶乃也。」（九章解詁）容與：遲緩不前的樣子。狐疑：猶豫不決。然容與而狐疑：王逸說：「徘徊進退，觀衆意也。」劉夢鵬說：「狐疑者，進退維谷若難自決之辭。」清屈復說：「登高緣木，人下濡足，此因我身素所不習，然此不習者，是耶？非耶？狐疑之甚。」（楚辭新註）以上八句說：我想讓薛荔作我的媒人，却害怕爬上樹找它；我想託芙蓉爲我成好事，又擔心提着衣裳下水沾濕了腳。登高上樹我不喜歡，下水我作不到，我這人本來就不隨俗，真叫我猶豫不決，進退兩難。

⑨遂：成功，實現。汪瑗說：「遂，必欲成之也。」廣遂：清錢澄之說：「廣遂，多方以遂之也。」（屈詁）汪瑗說：「廣，擴而充之也。」清奚祿詒說：「廣，弘也。」（楚辭詳解）又清王夫之說：「廣遂，謂於頃襄時仍用前謀而更因變以盡所謀也。」供參考。畫：謀畫，計策。前畫：從前的計劃。汪瑗說：「前畫，言初心之所謀也。」錢澄之說：「前畫猶前轍也。」又王夫之說：「前畫，謂當懷王時所以謀國者。」（楚辭通釋）可備一說。

⑩度：法度，規矩。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指不改變自己當初的志向，多方面以求實現自己以往的計劃。又徐煥龍說：「前畫，謂初事懷王之謀畫未遂於懷，將廣而遂之於襄。奈懷王未改此度，襄亦未改此度，知前畫之必不遂矣。」此說供參考。

⑪處幽：處於昏闇、僻靜的地方。比喻屈原被流放蠻荒之地的遭遇。明汪瑗說：「謂遭放逐而不顯用於時也。」王夫之說：「命已處於幽闇莫伸。」罷（ㄅ皮）：通「疲」。疲倦，勞累。清劉夢鵬說：「罷，衰老意。」（屈子章句）又一說作「罷（ㄅ壩）」，意為停止，結束。亦通。王夫之說：「罷，止也。」吾將罷兮，指將要衰老，死亡。汪瑗說：「罷，休也。吾將罷兮，猶吾已矣夫之意。」

⑫願及白日之未暮：希望能夠趕在太陽落山以前。與前「與纁黃以為期」同意。比喻屈原希望在死亡、衰老降臨之前，想抓緊時間有所作為的心情。汪瑗說：「白日未暮，猶言此身尚未死耳，欲及時修惠立行也。」又王夫之說：「白日未暮，國尚未亡也。」此說可參考。以上四句意思是：我想多方設法實現我從前的計劃，卻不願改變我的志向；我知道自己終將在幽蔽、昏闇的流放地了此一生，卻還希望趁着生命未終止時去實現我的計劃。

⑬熒熒（ㄅㄛㄛ窮）：孤獨無依靠。南行：汪瑗說：「南行謂遭放逐於江南也。楚國為南方，而沅湘之間又楚國之南也，故曰南行。」王夫之說：「所以熒熒南行，將沈於湘也。」蔣驥說：「南行，指遵江夏言。……今之遵江夏以南行者，豈真為娛憂計哉？蓋思彭咸之故，而欲至郢以諫君也。」按此處「南行」是指屈原沿江夏嚮東南行走（主要是南）的一段路，到了監利再折嚮東北，以溯漢水北上。汪瑗以「南行」為放逐於江南，王夫之以「南行」為沈於湘，均誤。蔣驥謂「南行」為「遵江夏」，此說是。

⑭彭咸：王逸說：「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洪興祖說：「顏師古云，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朱熹以為，王洪二說皆不知其所據，又清戴震說：「彭咸，一說即論語所稱老彭。」

（屈原賦注）論語包注，老彭，殷賢大夫。邢疏以爲卽彭祖。又有以彭咸爲二人者，如清王闓運稱，彭，老彭；咸，巫咸。彭咸究爲何人，史無確載，姑綜述各家說法以供參考。亦可參考離騷「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句注。故：故事，舊事。思彭咸之故也：想着彭咸的事情。以上二句說：我獨自一人向南行走，心裏想着彭咸的故事。

惜往日

惜往日在九章中是爭議較大的一篇。爭議的焦點有兩個：一、惜往日是否屈原絕命辭；二、惜往日是否屈原的作品。關於惜往日是否屈原絕命辭。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傳中全文收錄了懷沙，并說：「……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沈汨羅以死。」這些似乎就成了懷沙是屈原絕命辭的證據，一直到宋代，沒有人對此提出異說。後來朱熹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爲懷沙雖有「死不可讓之說」，但還「未有決然之計」，「是以其詞雖切而猶未失其常度」。因而不以懷沙爲屈原絕命辭。他認爲惜往日、悲回風纔是屈原臨絕之音。由於是臨死之言，「計其出於晷亂煩惑之際」，因而文字中「固宜有不暇擇其辭之精粗」之處。朱熹不囿於前人成說，他從惜往日的實際內容出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對後人影響很大。清代的蔣驥以及現代的游國恩等，都認爲懷沙表明了屈原必死的決心，惜往日纔是屈原絕命辭。但是，漢代以來以懷沙爲屈原絕命辭的看法仍代有沿襲，明代的黃文煥、清代的林雲銘以及現代的聞一多、劉永濟等，都持此種看法。其實，司馬遷固然在史記中收錄了懷沙并提到了懷沙，但這並不能證明祇

有懷沙纔是屈原的絕命辭，而史記未曾收錄、不曾提到的屈原的其它作品，就一定不是屈原絕命辭。就我們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既不能證明祇有懷沙纔是屈原絕命辭，也不能證明惜往日絕不是屈原絕命辭，那種認為祇有懷沙纔是屈原絕命辭而其它作品絕不會是屈原絕命辭的看法未免太絕對了。

關於惜往日是否屈原所作。

最早對惜往日是否屈原所作產生懷疑的，是宋代的魏了翁。後來又有明代的許學夷。二人都是以不似屈原口吻這一理由，懷疑惜往日及悲回風不是屈原所作。清末的吳汝綸則從史料記載的有無以及語言風格是否相符這兩方面對惜往日提出懷疑。他認為，既然史記以懷沙為絕筆，懷沙以後則不得有作。惜往日中有「不畢辭而赴淵」，似更作於「懷沙之後」，司馬遷為何棄惜往日而錄懷沙？揚雄模倣屈原九章，自惜誦至懷沙而止，也說明了懷沙以下作品的可疑。在語言風格上，惜往日「平衍而寡蘊，其隸字亦不能深醇」。其後又有聞一多、劉永濟等，也懷疑惜往日不是屈原的作品。自宋代而起的這種懷疑自然有它的道理，但是却没有充分的，確鑿的證據能夠證明惜往日肯定不是屈原的作品。因此，雖然對惜往日是屈原的作品產生了懷疑，但也僅僅限於懷疑，而提出懷疑的幾條理由也並不足以說明惜往日不是屈原所作。因此，直至現在，有關惜往日是否屈原所作的兩種看法並存。

惜往日之曾信兮①，受命詔以昭詩②。奉先功以照下兮③，明法度之嫌疑④。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娛⑤。秘密事之載心兮⑥，雖過失猶弗治⑦。心純龐

而不泄兮^{〔五〕}⑧，遭讒人而嫉之^{〔六〕}⑨。君含怒而待臣兮^{〔七〕}⑩，不清澈其然否^{〔八〕}⑪。蔽晦君之聰明兮^{〔九〕}⑫，虛惑誤又以欺^{〔一〇〕}⑬。弗參驗以考實兮^{〔一一〕}⑭，遠遷臣而弗思^{〔一二〕}⑮。信讒諛之溷濁兮^{〔一三〕}⑯，盛氣志而過之^{〔一四〕}⑰。

【校記】

〔一〕詩：洪興祖引一本作「時」。朱注本作「時」，引一本作「詩」，注曰非是。按當從洪引一本及朱注本作「時」。又游國恩楚辭講錄說：「今按作『詩』者是也。王注：『君告屈原，明文典也。』是古本作詩之證。漢書郊祀志下載谷永說：『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却秦軍。』嘗疑九歌爲懷王時祭祀鬼神之歌，所謂『受命詔以昭詩』也。下文『奉先功』、『明法度』云云，方爲追述草憲令之事。後人不明所指，改詩爲時，失其指矣。」此說僅供參考。

〔二〕嫉：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娛」，又皆云非是。

〔三〕秘：朱注本作「祕」。又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移」。按「秘」與「祕」同，「祕」，本字；「秘」，俗字。作「移」非是。○密：朱熹引一本作「察」，形近而誤。一說「祕密」爲「眊勉」之聲借字，恐非。

〔四〕弗：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不」。

〔五〕龐：夫容館本作「龐」。○泄：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貫」。按當作「泄」，聲同而誤作「貫」。

〔六〕嫉之：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佞嫉」，朱曰非是。

〔七〕澈：洪興祖引一本作「激」。朱注本作「激」，引一本作「澈」，注曰非是。按「激」「澈」義同，今從洪本。一說當從朱本作「激」，引說文「激，清也」。清激連文爲說，亦通。

〔八〕虛惑誤：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惑虛言」。按當作「虛惑誤」，指讒人蔽晦楚君的行爲。如作「惑虛言」，則爲楚君受虛言之惑，與上句文意不協。

〔九〕溷濁：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浮說」。

〔二〇〕盛：朱注本作「賊」。洪興祖曰：「盛，古作賊。」朱熹曰：「賊，古盛字。」

【注釋】

①惜：惋惜，痛惜。明汪瑗說：「惜，嘆也。」（楚辭集解）清王夫之說：「惜，憶也。」（楚辭通釋）二說可供參考。往日：這裏是指屈原被懷王所信用的日子。汪瑗說：「往日，指向任用之時也。」清劉夢鵬

說：「往日，爲懷王左徒之日也。」（屈子章句）惜往日之曾信：王逸說：「先時見任，身親近也。」（楚辭章

句）洪興祖補注引史記說：「原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清王昉說：「所惜者往日，所恨者今日也。曾信，曾見信於君也。」（楚辭

評註）

②命詔：指君王發佈的命令文告。史記秦始皇本紀：「命爲制，令爲詔。」昭詩：「詩」當作時。昭，曉也。昭時，曉諭時世。朱熹說：「時謂時之政治也。言往日嘗見信於君，而受命以昭明時之政治也。」

（楚辭集注）明周拱辰說：「受君王之命，制詔令以昭告當時也。」（離騷拾細）明汪瑗說：「屈子追嘆往日，

嘗見信任於王，而受王詔命，昭明一代之憲章以植國紀。」（楚辭集解）一說「詩」指楚先王之法度。可參考。

③先功：朱熹說：「先功，謂先君之功烈也。」清錢澄之說：「奉先功，猶言援祖制也。」（屈詰）奉先功以照下：汪瑗說：「宣承先王之功烈以示下民。」明李陳玉說：「繼以嗣先人之功，執法臨下。」（楚辭箋註）清劉夢鵬說：「照，明之也。下謂臣與民。」又清胡文英說：「照下，則民之隱微必達。」（屈騷指掌）

④法度：國家的法令、章程。清屈復說：「法度，治國之典章。」（楚辭新注）嫌疑：指疑惑難明的問題。錢澄之說：「明嫌疑者，是非可否，所辨在幾微之間，敘稱與王決定嫌疑是也。」清林雲銘說：「事有同異可疑者，皆以法度分析而定之。」（楚辭燈）以上四句意思是：我惋惜過去那曾被信用的日子。那時我接受君王詔命以昭告當時：承奉先王功令以執法於臣民，明辨法令章程中的疑難問題。

⑤屬（屬主）：通「囑」。託付、委託。貞臣：朱熹說：「正固之臣，原自謂也。」明汪瑗說：「貞臣，廉潔正直之臣。」娛（娛）：同「嬉」。遊戲玩樂。日娛：日日遊樂玩耍。汪瑗說：「謂人君終日無事而遊息，所謂逸於得人也。」聞一多說：「委政於人臣，日事嬉遊。」（九章解詁）以上二句，清徐煥龍說：「奉先功故富强，明法度故法立。國政屬付貞臣，故君無事而日娛。」（屈辭洗髓）

⑥秘：不易測知的、不公開的。汪瑗說：「秘，不洩也。」又聞一多說：「闕，藏也。」亦通。密事：不易公開的機密之事。載心：明陳第說：「載，存也。」（屈宋古音義）汪瑗說：「載心，藏之於心也。」又聞一多說：「載，在也。」可參考。

⑦過失：汪瑗說：「無心曰過，意外曰失。」治：整治，治罪。清劉夢鵬說：「治猶責也。」「雖過失猶弗治」，朱熹說：「或有過失，猶寬而不治其罪也。」劉夢鵬說：「己偶過失，而王恕不深責，故己得從容儘所長也。」清陳本禮說：「述懷之寵遇於己獨厚。」（屈辭精義）以上二句意思是：由於我深得懷王信任，國家機密藏在我心中，雖偶有過失，王却並不加罪於我。

⑧純龐（pú póng 敦龐）：又作「敦龐」，純厚篤實。聞一多說：「純龐，古之成語，猶敦厚也。」國語周語上：「敦龐純固。」左傳成十六年：「民生敦龐。」一作敦懔。管子五輔篇：「敦懔純固。」又作敦龐。淮南子俶真篇：「而復反於敦龐。」其說可供參考。泄：泄漏。「心純龐而不泄」，王逸說：「素性敦厚，慎語言也。」清林雲銘說：「言己心誠信，不敢以機密國事與同列共知。指造為憲令，上官大夫欲奪而不與之事。」

⑨遭讒人而嫉之：朱熹說：「讒人謂上官大夫，靳尚之徒也。」清徐煥龍說：「不以幾事輕泄，讒人恨不與謀，又無從窺探王意，因嫉之而遂進讒言。」以上二句說：我敦厚篤實不泄漏國家機密，讒佞之人因此而嫉恨我。

⑩君含怒而待臣：清夏大霖說：「含怒不明言，所讒便無從申辨。」（屈騷心印）清胡文英說：「君發怒則猶可剖其心跡，惟含怒則君既未言其何事，臣又難請其何故。此讒人之所以巧中也。」（屈騷指掌）

⑪清澈：原意是指水澈澈透明。這裏用作動詞，意謂審察、考辨。朱熹說：「清澈（澈）猶審察也。」

汪瑗說：「清激猶鑑察也。譬如水之清激則可以鑑物，而涵濁則不能也。」聞一多說：「清激皆察也。」然否？是非。以上二句意思是：君王聽信讒言含怒對待我，却不去審察其中的是非。

⑫蔽：遮擋、遮蔽。晦：昏闇不明。這裏作使動用法，使之晦闇不明。「蔽晦」，汪瑗說：「蔽，壅其聰也。晦，障其明也。」聰明：耳聰目明，視聽靈敏。

⑬虛：汪瑗說：「本無是事而空言也。」清劉夢鵬說：「虛，僞也。」清胡文英說：「虛，不實也。」（屈騷指掌）惑：汪瑗說：「亂其君之心志也。」清林雲銘說：「以信爲疑曰惑。」（楚辭燈）胡文英說：「使人自疑曰惑。」誤：耽誤、妨害。汪瑗說：「誤，謂使君用捨倒置，舉動錯謬也。」胡文英說：「使人自差曰誤。」又有合「惑」「誤」而解者。「惑誤」，朱熹說：「疑而誤之也。」清王邦采說：「惑誤，惑君聽以誤國事也。」（離騷彙訂）說亦可通。欺：欺騙，蒙蔽。「虛惑誤又以欺」，王逸說：「欺罔戲弄若轉丸也。」林雲銘說：「既以虛惑之見誤國事於先，又以不當行之事誑君而行之於後，無所不用其蔽晦也。」又一說「又以欺」指欺頃襄，說恐非。以上二句意思是：（那些讒佞之人）蒙蔽、遮揜了君王的視聽，又以虛言迷惑君王貽誤國事，對君王進行欺騙。

⑭參驗：比較、檢驗。明王萌說：「參驗，以我與讒人之言，參互而考驗之也。」（楚辭評注）汪瑗說：「參謂反復相參也。」考實：考察、覈實。汪瑗說：「考實，謂考察其事情之果有無也。」

⑮遷：放逐，貶謫。弗思：汪瑗說：「謂不念往日之好也。」清蔣驥說：「弗思，不復憶念也。」（山帶閣注楚辭）以上二句意思是：君王（對那些讒言）不加以比較、檢驗，以考察其是否真實，却把我放逐

到僻遠之地，毫不念往日的情分。

①⑥ 溷濁：原意是指水不清。此處用以比喻那些針對着屈原的讒言。「信讒諛之溷濁兮」，汪瑗說：「諛人之善曰讒，媚人之意曰諛。溷，不潔也；濁，不清也。惟人君之不能清激其然否，此讒諛之溷濁得以入之也。」

①⑦ 盛氣志：汪瑗說：「謂怒之甚也。」王萌說：「盛氣志者，含怒之所發也。」又林雲銘說：「以盛氣志而加我，即抽思章所謂憊吾以其美好也。」過：責備。清劉夢鵬說：「過，罪也。」（屈子章句）清戴震說：「過之，謂過諛之也。」（屈原賦注）「盛氣志而過之」，蔣驥說：「言君始已信讒而見怒，而讒人又虛飾其罪狀，以惑誤君聽而欺之，故至遠遷。既遷而讒言之溷濁日甚，故君益信之而督過無已也。」清陳本禮說：「見前雖有過，尚蒙弗治，今則有意督責之矣。」（屈辭精義）以上二句說：君王聽信了讒諛之人的污言穢語，含怒對我進行責備、怪罪。

何貞臣之無辜兮^{（一）}，被離謗而見尤^{（二）}①？慙光景之誠信兮^{（三）}②，身幽隱而備之^{（四）}③。臨沅湘之玄淵兮^{（五）}④，遂自忍而沈流^{（六）}⑤。卒沒身而絕名兮^{（七）}⑥，惜壅君之不昭^{（八）}⑦。君無度而弗察兮^{（九）}⑧，使芳草為藪幽^{（十）}⑨。焉舒情而抽信兮^{（十一）}⑩，恬死亡而不聊^{（十二）}⑪。獨鄣壅而蔽隱兮^{（十三）}⑫，使貞臣為無由^{（十四）}⑬。

【校記】

〔一〕辜：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罪」。夫容館本作「罪」。按「辜」與「罪」同。

〔二〕離：洪興祖引一本作「讎」。朱注本作「讎」，引一本作「離」。按當作「離」。「被離」，同義詞連用，皆訓遭受。且「離謗」爲楚辭常用詞語。又聞一多楚辭校補說：「此文被爲反之謬。反謫爲皮，因改爲被也。」反離謗而見尤」與惜誦「紛逢尤以離謗兮」語亦相仿。」此說可參考。

〔三〕備：一說當作「避」，恐非。或因聲近以致誤。

〔四〕沉：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江」。

〔五〕遂：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不」。按王逸注：「遂赴深水，自害賊也。」似王本作「遂」。

〔六〕沒：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沈」。夫容館本、馮刻本作「沈」。按當作「沒」。如作「沈身」，與上句「沈流」語見重複。○絕：朱熹引一本作「滅」。按當作「絕」。王逸注：「姓字斷絕。」是王本作「絕」。

〔七〕鄣：洪興祖引一本作「彰」。按「鄣」同「障」，作「彰」非是。

〔八〕貞：朱熹引一本作「忠」。○爲：洪興祖引一本作「而」。朱注本作「而」，引一本作「爲」。夫容館本作「而」。

【注釋】

①被：遭逢。離：遭遇。「被離」，二詞同義而相屬。謗：指責。清屈復說：「謗，人道其惡。」（楚

辭新注）尤：責怪。明汪瑗說：「罪自外至曰尤。」（楚辭集解）以上二句說：爲什麼忠貞之臣沒有罪

過，却遭受誹謗又被指責？

②光景(ying影)：指日月天光。

誠信：誠實無欺。「光景誠信」，清王遠說：「日月照臨，有光有

景，人物不能逃，故曰誠信。」(楚辭評注)清蔣驥說：「光景誠信，謂日往月來，信寔有常也。」(山帶閣注楚辭)

③幽隱：明汪瑗說：「謂僻居而晦處也。」(楚辭集解)清戴震說：「幽隱謂放廢。」(屈原賦注) 備：

全、盡。一說備，防備，準備；又一說備，完備、具備。可以參考。「慙光景」二句，朱熹說：「無罪見尤，慙見光景，故竄身於幽隱，然亦不敢不爲之備也。」(楚辭集注)清林雲銘說：「身處僻地，猶韜晦以防其害。」(楚辭燈)清胡文英說：「慙我之誠信如日月，而此身幽隱，猶時防小人之害，則不若自沈之爲愈也。」(屈騷指掌)以上諸說，均以「備」爲防備，此說始於朱熹。又一說以「備」爲完備、具備、準備。如明陳第說：「信而見疑，故見光景而慙，是以竄身幽隱。然修身亦不敢缺，故云備。謂雖處草野，行彌篤也。」(屈宋古音義)又明周拱辰說：「身幽隱而備之，所謂蘭生幽谷，不以無人不芳。言不以窮約廢好修也。」(離騷草木史)明王萌說：「無罪見尤，慙見光景。身雖幽隱，猶備忠貞也。」(楚辭評注)三人的相同點在於，都認爲屈原雖身在幽隱，却没有放棄自身的修養，始終具備美好的操行。除了以上這兩種看法，還有以「備」爲備嘗艱辛這樣一種解釋。如清戴震說：「幽隱謂放廢。備之，備受。」清陳本禮說：「備受其幽隱莫白之冤也。」(屈辭精義)這二種看法，表現於對「備」字不同的解釋，實際上是由於對上下文句有不同的理解。結合上下文來看，兩句的意思應當互有聯繫，意思是說：我慙愧的是日月天光誠實

無欺普照萬物，我雖身處荒僻之地，却也備受其光澤。表現了屈原空有一腔壯志却不得伸，在流放地白白荒廢年華的痛切心情。總之，兩句結尾「備之」與句首「光景」應互相呼應，應有着落。而以朱熹爲代表的第一種說法，以「光景誠信」對防備小人，似乎兩句之間文意沒有必然聯繫；第二種說法以「光景誠信」對「具備美德」，也屬臆測，不能使人信服。這三種說法，都是沒有注意到「備之」的對象是「光景」，因而有主觀臆測之嫌。以上二句說：我慚愧日月天光誠實無欺地普照萬物，連我這僻處荒野之人也備受其光澤。

④沅：水名。在湖南省西部。源出貴州省雲霧山，流入洞庭湖。湘：水名。湖南省最大河流。源出廣西靈川縣東海洋山西麓，流入洞庭湖。玄淵：深淵。明汪瑗說：「玄，黑色；淵，水深之處也。水深而玄色，故曰玄淵。」（楚辭集解）

⑤忍：忍心，硬着心腸。沈流：投水。以上二句說：面對沅湘之水的深淵，我硬着心腸投入水中。

⑥卒：終，終於。沒身：喪身，死亡。絕名：聲名湮滅、消失。王逸說：「姓字斷絕，形體沒也。」汪瑗說：「絕名，滅其名也。」清戴震說：「沒身絕名，言身死而不建功名以留於後世也。」

⑦壅：遮蔽，壅塞。聞一多說：「壅君謂被壅之君，猶暗君也。」（九章解詁）昭：明白。聞一多說：「昭同照，燭也，知也。」清蔣驥說：「昭，察也。」（山帶閣注楚辭）「壅君不昭」，王逸說：「懷王壅蔽，不覺悟也。」汪瑗說：「謂君之聰明蔽晦，信讒不察也。」「卒沒身而絕名」二句，蔣驥說：「言沈流之後，己之身名俱」

不足惜，獨惜吾君不能昭察蔽靡之人，此篇之所爲作也。」清胡文英說：「不能建功立業而沒世無稱亦所不計，惟惜君之終於靡蔽而不得明其故，使君以臣爲不忠而怒之，臣以君爲不察而怨之，情義兩相隔絕耳。」（屈騷指掌）又朱熹說：「言沈流之後，沒身絕名，不足深惜，但惜此讒人靡君之罪遂不昭著耳。」此與王逸等「壅君不覺悟」的解釋不同，認爲是「讒人靡君之罪不昭」，過在讒人之蔽晦君王，而非如王逸等所釋，過在君之昏壅。朱熹的解釋亦可通。又汪瑗認爲：「壅君不明，情冤無與之伸者，則死又何益哉？屈子嘗曰，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則死非屈子之所難也。而爲此言者，非愛其死也，蓋謂死有益於人君，有益於身名，則死可也；今人君不察，情冤莫伸，徒使身喪名滅，與草木同腐，又奚以死爲乎？……明己之遭君不明，死爲無益，又正言其不必死也。後世不深詳其文意，俱解爲實欲臨淵自沉，誤矣。」汪瑗認爲屈原不曾投水自殺，只不過隱遁山林。在他的楚辭集解中，每涉及與屈原自沉有關的句子，他都要作屈原並未投水自殺的辯解。這種說法與有關歷史記載以及民間傳說不符，也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以上二句意思是：終歸要喪身滅名，我只是惋惜壅君之不悟。

⑧度：計量長短的標準。這裏指衡量是非的標準。「無度」，指君王不辨是非、善惡。清錢澄之說：「度，心中分寸也。無度，則不知長短，故不能察。」（屈詁）

⑨藪（sǒu叟）：湖澤。幽：幽深，陰闇。藪幽：草澤幽深處。「使芳草爲藪幽」，使芳草與草澤深處的野草雜處，一起腐爛。清陳本禮說：「藪，荒澤也。言與澤草同腐。」（屈辭精義）清王闓運說：「爲藪所幽，蕪榛莽也。」（楚辭釋）以上二句說：君王沒有是非善惡的標準，不能明察，使芳草處於藪澤之中與

野草同朽。

⑩焉：安，何。舒：發。清夏大霖說：「抒情，申辯也。」（屈騷心印）抽：拔。清劉夢鵬說：「抽者，取而示之之意。」（屈子章句）信：誠信。「抽信」，清錢澄之說：「謂拔出誠心以示人也。」

⑪恬：安然，平靜。聊：姑且，苟且。又聞一多說：「聊通僚。九辯：『僚僚兮若在遠行』，招隱士：『僚兮栗，虎豹穴。』文選七發：『聊兮慄兮』注曰：『聊慄，恐懼之貌』，字作聊。『恬死亡而不聊』，安死亡而不懼也。」此說可以參考。「恬死亡而不聊」，洪興祖說：「言安於死亡不苟生也。」（楚辭補注）「焉抒情」二句，清徐煥龍說：「焉所舒其情，誰與抽其信？是以恬於死亡而不聊生也。」（屈辭洗髓）劉夢鵬說：「言何日得一抒情、抽信，陳白己志乎？苟得如此，則亦安於死亡，不爲苟生。」清陳本禮說：「君既弗察，宜安於死，不苟且以虛生。」以上二句說：我如何才能舒發心中的情懷，表明我的誠心，使我安然去死而不苟生？

⑫鄣：阻隔、遮蔽。壅：壅塞、遮蔽。蔽隱：遮擋、隱蔽。

⑬由：道路。「無由」，朱熹說：「無路可行也。」獨鄣壅二句，清王遠說：「獨惜君之壅蔽，後有貞臣，亦無由而得使也。」清戴震說：「獨鄣雖而蔽隱，言君以一人受讒諛之蔽晦也。」（屈原賦注）以上注解，將「鄣壅」、「蔽隱」者指爲君王。又一說「鄣壅」、「蔽隱」者爲原屈。王逸說：「遠放隔塞在裔土也，欲竭忠節，靡其道也。」清劉夢鵬說：「乃卒遭鄣蔽，欲陳無由，其奈之何也。」（屈子章句）從這兩句間的聯繫看，君王視聽被讒佞小人蒙蔽、遮擋，他便無法任用忠貞之臣。這樣解釋順理成章。如果按王逸、

劉夢鵬的說法，也並不是絕不可通。如胡念貽發揮王逸之說解釋道：「被障隔而見不到楚王，使我無路可走。」（楚辭選注及考證）這樣解釋還是可通的，故二說可並存。以上二句說：只是君王被讒言阻塞、蒙蔽，使得忠貞之臣無路可行。

聞百里之爲虜兮^①，伊尹烹於庖廚^②。呂望屠於朝歌兮^③，甯戚歌而飯牛^④。不逢湯武與桓繆兮^⑤，世孰云而知之^⑥？吳信讒而弗味兮^⑦，子胥死而後憂^⑧。介子忠而立枯兮^⑨，文君寤而追求^⑩。封介山而爲之禁兮^⑪，報大德之優游^⑫。思久故之親身兮^⑬，因縞素而哭之^⑭。或忠信而死節兮^⑮，或詆謾而不疑^⑯。弗省察而按實兮^⑰，聽讒人之虛辭^⑱。芳與澤其雜糅兮^⑲，孰申旦而別之^⑳？何芳草之早殒兮^㉑，微霜降而下戒^㉒。諒聰不明而蔽壅兮^㉓，使讒諛而日得^㉔。

【校記】

〔一〕弗：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不」。

〔二〕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山」下無「而」字。

〔三〕夫容館本「久故」下無「之」字。按無「之」字不辭，蓋刻寫誤脫。

〔四〕詆：洪興祖引一本作「詒」。朱熹引一本作「施」。原本玉篇言部引作「詒」。按當作「詆」。「詒」與

「訑」同。「施」爲「訑」之形誤。「訑」爲「訑」之形誤。「訑」與「訑」同。

〔五〕殀：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天」。

〔六〕下：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不」。按當作「下」。作「不」者形近而誤。一說當從一本作「不」，與上句「何芳草之早殀」連讀。可參考。

〔七〕聰不明：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不聰明」。夫容館本、馮刻本作「不聰明」。又朱熹疑或當作「諒聰明之蔽壅」。按洪興祖曰：「易噬、嗑、夬卦皆曰聰不明也。」是謂「聰不明」爲古之常用成語。此處當作「聰不明」。○壅：朱注本作「靡」。

【注釋】

①百里：人名，卽百里奚。奚也作奚。春秋時秦國大夫，原爲虞大夫，虞亡時被晉所俘，後以陪嫁之臣被送入秦國。百里奚又亡秦至楚，爲楚人所執。秦穆公聞百里奚賢，以五張公羊皮將其贖回，用爲大夫。故人稱五羖大夫。

②伊尹：人名，名伊，尹是官名。一說名摯。商初大臣。傳說出身於奴隸。原爲有莘氏女的陪嫁之臣，湯用爲小臣。後湯任之以國政，助湯攻滅夏桀。烹：烹調食物。庖（páo）：廚房。伊尹烹於庖廚。傳說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負鼎以干湯。湯令其調味，甚甘，得進見。湯問之，答曰：使臣調國，亦如是矣。遂以其爲相。

③呂望：一名呂尚。姜姓，呂氏，名望，一說字子牙。西周初年官太師，輔佐周武王滅商，封於齊。

是周代齊國始祖。民間習稱其姜太公。朝（Chao）招（Zhao）歌：古地名，在今河南淇縣。商代紂的別都。

呂望屠於朝歌：傳說呂望不遇時，因窮困，於朝歌鼓刀而屠。後釣於渭濱，遇文王，文王任用爲太師。

④甯戚：王逸說：「甯戚，衛人。」（楚辭章句）洪興祖引淮南子云：「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楚辭補注）後甯戚爲桓公客卿，以備輔佐。一說桓公任爲大夫。飯牛：喂牛。

⑤湯武桓繆（Yi 穆）：指成湯、周武王、齊桓公、秦繆公。都是古代知人善任，因而成就了王霸之業的君王。

⑥孰云：明汪瑗說：「孰云，猶言誰謂也。」（楚辭集解）「聞百里之爲虜」六句：汪瑗說：「古賢聖之才德，非遇賢聖之君，舉而用之，則四人者不過烹屠商虜之賤耳。誰謂世俗之溷濁能知之也哉！慨想四人之遭遇，以見己之不逢時也。傷今思古，其志亦可怨矣。」清王遠說：「此言君能察下，故貞臣得用也。」（附見王萌楚辭評注）清夏大霖說：「此對照上節，使貞臣在君之明也。言四貞臣皆託身微賤，苟不遇四君之明，則世孰有言其賢而知之者。」（屈騷心印）以上六句說：我聽說百里奚原是奴隸，伊尹作過廚子，呂望在朝歌當過屠夫，甯戚唱着歌喂牛。如果不是遇到了成湯、周武王和桓公、繆公，世上的人，誰會提到他們，並且知道他們呢？

⑦吳：這裏是指春秋末年吳國國君夫差。信讒：吳王夫差聽信了太宰伯嚭的讒言，逼死了伍子

胥。味：玩味、體味。朱熹說：「味，譬之食物，咀嚼而審其美惡也。」（楚辭集注）弗味：不加體察、辨別。又清王夫之說：「弗味，不玩味子胥之忠諫也。」（楚辭通釋）說可參考。于省吾說：「味」應讀作「沫」，二字並從「未」聲。禮記檀弓：「瓦不成味」，鄭注：「味當作沫」，是其證。離騷的「芬至今猶未沫」，招魂的「身服義而未沫」，王注並訓「沫」爲「已」。廣雅釋詁也訓「沫」爲「已」。「弗沫」應解作「弗已」，「弗已」猶言「弗止」。吳王聽信宰嚭的讒言而不止已，謂其無悔悟之意，故以「子胥死而後憂」爲言。（澤螺居楚辭新證附見于省吾澤螺居詩經新證）又郭在貽說：「頗疑弗味爲費昧之借。說文：『費，目不明也』，『昧，目不明也』。廣韻入聲十三末：『費，目費昧，不明兒。』然則『吳信讒而弗昧』殆卽『吳信讒而費昧』，意謂吳王聽信讒言而昏暗不明。此與上文『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及下文『諒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句遙相呼應，『費昧』亦猶『不昭』、『聰不明』，均謂吳王之暗昧不明、不辨忠奸。」（訓詁叢稿楚辭解詁）于省吾、郭在貽之說可以參考。

⑧子胥：卽伍子胥。春秋時吳國大夫。名員，字子胥。其父伍奢爲楚大夫，楚平王時被殺，子胥入吳。後子胥助闔閭刺殺吳王僚，奪取王位，使國勢日盛，最終攻破楚國。吳王夫差時，子胥因勸王拒絕越國求和的要求而遭讒被疏，後吳王賜劍逼子胥自殺。後憂：指吳王夫差不聽子胥滅越的勸告，使越國有了喘息的機會，最後滅了吳國。憂指亡國之憂。

⑨介子：卽介子推，一作介之推，春秋時晉國人。曾從晉文公流亡國外。文公得國後，賞賜諸隨從臣屬，遺忘子推。子推遂逃於介山而隱。文公覺悟，追而求之，子推不肯出。文公於是燒其山，子推抱

樹被燒而死。立枯：抱木而枯，指子推抱木被燒死之事。清王夫之說：「枯，焚死也。」（楚辭通釋）

⑩文君：即晉文公，春秋時晉國君，名重耳。曾因其父獻公立幼子為嗣，出奔在外十九年。後在秦幫助下返國即位，是春秋時五霸之一。寤（ㄨˇ）：通「悟」，覺悟。

⑪介山：原名綿上山，在今山西省介休東南。因介子推曾隱居於此山中，故名介山。子推死後，晉文公以綿上之田封於子推，作為子推祭田。禁：禁止人們進山採樵。一說「禁」指禁止烟火。傳說

晉文公為紀念介子推，每年在他被燒死這天禁止烟火，這一天後來就成為寒食節。

⑫報：報答。大德：傳說介子推隨文公出行，途中缺糧，子推割下腿上的肉給文公吃，對文公有大的恩德。優游：寬廣、豐厚。清蔣驥說：「優游，言德之大也。」（山帶閣注楚辭）又聞一多說：

「子推遠隱介山，故曰大德之優游，言優游於利祿之外也。」（九章解詁）此說供參考。

⑬久故：故舊。聞一多說：「久故即舊故，猶言往昔。」親身：親近，不離左右。「思久故之親身」，王逸說：「言文公思子推親自割其身，恩義尤篤。」（楚辭章句）明汪瑗說：「蓋謂文公思念介子往日相從出亡之久，而故舊親愛之情，不能忽然，故既封之而又哭之，而割股之事，自在其中矣。」（楚辭集解）

（集解）

⑭縞（gǎo）：素，白色的喪服。以上八句意思是：吳王夫差聽信讒言不加體察，子胥死後便有亡國之憂，介子推忠心耿耿却抱木被燒死，文公覺悟後去追尋他。賜封子推介山並禁人採樵，以報答子推寬厚的大恩大德。文公思念故舊親隨，身穿白色的喪服為子推而哭。

⑮或忠信而死節：這裏是指上面提到的伍子胥和介子推，二人都是對君國忠信却無善終。

⑯訑謾（pān mǎn）：欺詐。蔣驥說：「訑，欺罔也。」又說：「兗州人謂欺曰訑。」「訑謾而不疑」，清陳本禮說：「欺君罔上者，反用之不疑。」（屈辭精義）以上二句說：忠信之人以至於死節，欺詐之人君反信而不疑。

⑰省（xǐng）：察；考察、檢驗。按：審察，研求。按實：考察實際情況。

⑱虛辭：虛假不實之辭。以上二句說：（君王）不加考察也不研究實際情況，却聽信了讒佞之人的虛假之辭。

⑲芳：芳香。比喻美好的東西。澤：污濁，腐臭。糅（róu）：混雜。「芳與澤其糅」，清

奚祿詒說：「薰蕕糅，君不辨別。」（楚辭詳解）又汪瑗說：「芳言其氣之芬芳也，澤言其質之潤澤也。……糅，言參錯而並陳也。芳澤糅，喻君子之備道全美而悉有衆善也。」清夏大霖也說：「芳有香，澤有色。糅，色香交備，喻才德兼優也。」（屈騷心印）此句奚祿詒所說爲是。「或忠信而死節」至「孰申旦而別之」，是說楚王黑白不分，忠奸不辨。正由於楚王香臭不分，「芳與澤其糅」，屈原才會發出「孰申旦而別之」的感嘆。如果依汪瑗、夏大霖的意思，「芳與澤其糅」是指屈原才德完備，不但與下句「孰申旦而別之」文意不諧，與其前面「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四句，意思也不貫通。這一段是以楚王對待忠信與欺詐的不同態度來表現其良莠不分。汪瑗與夏大霖之說非是。

⑳申旦：申述，表明。又王夫之說：「申旦，重察也。」可參考。別：辨別。以上二句說：芳香與污濁混雜在一起，誰能够說明並加以辨別？

㉑殀：短命。

㉒戒：警告，示戒。「何芳草之早殀」二句，清陳本禮說：「微霜下戒，正催芳之早殀。」（屈辭精義）清王邦采說：「微霜比讒言。」（離騷彙訂）劉夢鵬說：「芳草之殀，霜戒故也；忠賢之死，讒張故也。」（屈子章句）明汪瑗說：「微霜降而芳草殀，喻讒言入而君子殺也。觀微霜則知讒言之人亦甚詭矣；觀早殀則知君子之殺不待辱矣。」屈原以芳草早殀、微霜下戒，比喻朝廷中的小人以讒言加害於他。「微霜」而能使芳草早殀，可見讒言之厲害。以上二句說：為什麼芳草短命早死？那是微霜降下對它的摧殘。

㉓諒：料想，想必。聰不明：聽覺不靈敏。聞一多說：「廣雅釋詁四：「聰，聽也。」聰不明即聽不明。」（九章解詁惜往日）蔽壅：壅塞，阻隔。

㉔得：中意，相得。朱熹說：「得，得志也。」（楚辭集注）說亦通。以上二句說：想必是君王聽覺不靈敏，消息被阻隔，致使讒諛之人漸漸得志。

自前世之嫉賢兮①，謂蕙若其不可佩②。妒佳冶之芬芳兮③，蓼母姁而自好④。雖有西施之美容兮⑤，讒妒人以自代⑥。願陳情以白行兮⑦，得罪過之不意⑧。情冤見之日明兮⑨，如列宿之錯置⑩。乘騏驥而馳騁兮⑪，無轡銜而自載⑫。乘汜淝以下流

兮〔四〕^⑬，無舟楫而自備〔五〕^⑭。背法度而心治兮〔六〕^⑮，辟與此其無異〔七〕^⑯。寧溘死而流亡兮^⑰，恐禍殃之有再^⑱。不畢辭而赴淵兮〔八〕^⑲，惜壅君之不識〔九〕^⑳。

【校記】

〔一〕佳：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娃」。按「佳」與「娃」義相通。說文：「吳楚之間謂好曰娃。」方言二：「娃，美也。」吳楚衡淮之間曰娃。廣雅釋詁一：「娃，好也。」是美好之義。吳楚方言曰「娃」。

〔二〕冤：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宛」。按當作「冤」。

〔三〕騏驥：朱熹曰：「王逸解爲駑馬。」又詳下文，恐當作駑駘。按朱說是。「騏驥」爲誤字無疑。

〔四〕乘：洪興祖引一本作「乘」。○拊：洪興祖引一本作「拊」，注曰：「拊與拊同。」

〔五〕舟：朱熹疑當作「維」。按當作「舟」，朱說非是。○楫：洪興祖引一本作「楫」。朱注本、夫容館本、馮刻本作「楫」，朱熹又引一本作「楫」。按「楫」與「楫」同。

〔六〕治：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殆」。按當作「治」，形近而誤作「殆」。

〔七〕辟：洪興祖、朱熹皆曰與「譬」同，又皆引一本作「譬」。

〔八〕而：朱注本作「以」。

〔九〕壅：朱注本作「靡」。○識：洪興祖引一本作「明」。按當作「識」。「識」與「再」韻，作「明」不入韻。

【注釋】

①前世：很久以前，古時候。清林雲銘說：「前世，指懷王時。」（楚辭燈）說恐非。

②蕙：香草名。又稱「熏草」，俗名「佩蘭」。古人認為佩之可以避疫。若：即杜若，香草名。

③佳：美好。冶：艷麗。佳冶：美女。

④婞（三、模）母：傳說是黃帝妻，貌甚醜。一說是黃帝第四妃。姦：洪興祖說：「妖媚也。」（楚辭

補注）自好：自以為美好。

⑤西施：古代的美女。春秋末年越國人。越王勾踐將其獻與吳王夫差，成為夫差的寵妃。

⑥自代：自己取代別人的位置。明汪瑗說：「自代，謂醜婦奪美女之寵也。醜婦自以為美，而謂美人之不美，喻小人自以為賢，而謂賢人之不賢，是以讒妒人而得以自代也。」（楚辭集解）以上六句意思是：妒賢嫉能的事古已有之，說是蕙草與杜若不可佩帶。醜女妒嫉美女的芬芳，妖媚作態自以為美貌。即使有西施般美麗的容貌，醜女以讒言及嫉妒的手段也能够取而自代。

⑦陳情：陳述情狀。白行：表白、說明自己的行為。朱熹說：「白，明也。自明其行之無罪也。」

⑧不意：沒有意料到。朱熹說：「不意，出於意外也。」以上二句說：我得到的罪名是我沒有意料到的，我願陳述情況，以表明自己的所作所為。

⑨情冤：朱熹說：「情冤，情實與冤枉，猶言曲直也。」汪瑗說：「冤，枉屈也。本謂冤枉之情，而曰情冤者，倒文耳。」見：汪瑗說：「見謂冤枉之情畢露而無遺，讒諛不得蔽晦之也。」日明：汪瑗說：「日

明，猶俗言一日明於一日。蓋君子真實正大之情，雖參驗考覈，愈究愈明，所謂萬變而不可蓋者，豈若小人之虛偽而不可長也哉。」又清林雲銘說：「所陳之情與所得之冤，見之如日之明，本無難察，可以參互而按其實，以有法度在而嫌疑明也。無奈君之無度弗察，何耳？」（楚辭燈）林雲銘以日明爲「如日之明」，亦可通。

⑩列宿：列於天上的星宿。汪瑗說：「列宿，衆星也。」錯置：錯雜排列的樣子。汪瑗說：「錯置，謂燦然而布也。」又清陳本禮說：「錯置，倒置也。言我之情冤，如列宿倒置在天，人人明白。」（屈辭精義）以上二句說：我的冤情一天比一天明瞭，就像天上錯雜排列的星宿那樣明顯。

⑪騏驥：按王逸說：「如駕駑馬而長驅也。」則「騏驥」必爲誤字，似當從朱熹說改爲「駑駘」。駑駘（cū tǎi）：奴才。劣馬。

⑫轡（pèi）：馬繮繩。銜：馬嚼子。載：乘。

⑬汜汭（fàn nù）：泛扶。王逸說：「乘舟汜船而涉渡也。編竹木曰『汭』，楚人曰『桴』，秦人曰『撥』也。」朱熹說：「汭汭，編竹木以渡水者也。」明汪瑗說：「汭泛通，汭浮通，汭汭謂水也，對上騏驥而言。乘馬必須轡銜，渡水必須舟楫。如此解則詞順理明。若以汭汭爲編竹木之濟具，則下言舟楫，又不通矣。」武延緒說：「爾雅：『舫，汭也。』又釋文：『庶人乘汭。』揚子方言：『汭，謂之簿。』注：『小棧曰汭。』又與桴通。」論語：「乘桴浮於海。」集韻，一作桴、桴。按亦與桴通。玉篇：「桴，小桴也。」又汭與汎同，汎通泛，泛從乏，得聲，音與棧近，故假汭爲棧也。按爾雅，桴棧，編木爲之。大曰棧，小曰桴，則棧桴二字意亦連也。

然則汜卽泛也。說文亦曰編木以渡曰汭。或作柎，通作桴。孫炎曰，方木置水曰柎棧。則汜爲棧之假無疑。（楚辭札記）以上諸說，王逸以汜作動詞，汭作名詞，「汜汭」一詞分開解釋，非是。「汜汭」與上句「騏驥」相對應，二者詞性相同，都爲名詞，當從朱熹說，爲「編竹木以渡水者」之舟船類工具。汪瑗所解「汜汭謂水也」，不通。武延緒考證汜爲棧之假借，其說可參考。

⑭楫：船槳。

⑮心治：朱熹說：「以私意自爲治。」汪瑗說：「心治，任己之私心而爲治也。」清馬其昶說：「言各以己意爲治。」是「心治」意指任己之主觀意願爲治理國家之準則，而不遵循法度與規矩。

⑯辟：通「譬」，比喻。無異：沒有什麼不同之處。以上六句說：背離法度憑自己的意願治理國

家，就如同騎着沒有轡銜的馬馳騁，乘着沒有船槳的木筏順流而下一樣。

⑰溘（不克）：忽然。溘死：忽然死去。汪瑗說：「謂爲水所淹溺。」流亡：隨水而去。汪瑗說：

「謂爲水所漂浮，言自沈也。」

⑱再：說文曰：「一舉而二也。」段玉裁注說：「凡言再者，重複之詞，一而又有加也。」「恐禍殃之有再」，王逸說：「罪及父母與親屬也。」朱熹說：「不死則恐邦其淪喪而辱爲臣僕。」清顧炎武說：「九章惜往日：「甘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注謂「罪及父母與親屬」者，非也。蓋懷王以不聽屈原而召秦禍。今頃襄王復聽上官大夫之譖，而遷之江南。一身不足惜，其如社稷何！史記所云「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卽原所謂「禍殃之有再」者也。」（日知錄卷二十七楚辭注）朱熹與顧炎武之說爲是。姜亮夫

亦云：「蓋頃襄昏暗，秦之見欺者日益加甚，家國飄搖，恐其不保，則屈子既辱於小人之讒害，或且將再辱於亡國之慘痛，此再辱之恥，寧能更忍，故曰『寧溘死而流亡』矣。」（屈原賦校注）姜氏之說與朱、顧意同，且更明晰。以上二句說：我寧願投水而死隨流漂浮，也不願再一次遭逢禍殃。

①9 畢：結束。 不畢辭：話沒有說完。汪瑗說：「畢辭，猶言盡言也。」 赴淵：投水。

②0 惜：痛惜。 壅君：壅蔽之君。一說指讒佞之人蒙蔽君王的行為。 識：知道，明白。又朱熹

說：「識，記也。」供參考。 惜壅君之不識：對於這一句的解釋存在的分歧，集中於對「壅君」一詞看法

的不同。王逸說：「哀上愚蔽，心不照也。」是以君王為壅蔽之人。清夏大霖也說：「今不必畢辭而赴淵，

獨惜壅君之不識往日耳。」（屈騷心印）此種說法以王逸為先，以「壅君」為「壅蔽的君王」之意。另一說法

以朱熹為先。朱熹說：「設若不盡其辭而閔默以死，則上官、靳尚之徒壅君之罪，誰嘗記之邪？」（明陳第

說：「獨惜蔽君之罪，而人不知耳。」（屈宋古音義）清張詩說：「所可惜者，壅君之聰明，使不得記憶往日

信吾之時，而國勢日以衰亂耳。」（屈子貫）以上諸人之說，其相同點是以「壅」字作動詞解，「壅君」即壅

蔽君王之意，指讒佞之人欺君進讒的罪惡行為。此種說法與王逸諸人以「壅君」解作「壅蔽的君王」的

說法顯然不同。我們結合前文有「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

之」，「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獨鄣壅而蔽隱兮，使貞臣為無由」；「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

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之類的句子，從前後文的聯繫上看，依王逸等人說法，解作

「可惜壅蔽的君王不了解我的心」，較之朱熹等人的說法，似更文從而字順。以上二句說：不把話說完

我便投水而死，我所痛惜的是，被蒙蔽的君王始終也不瞭解我的心。

橘 頌

前人對橘頌的不同看法，主要體現在對橘頌的寫作年代有爭議。一種看法認為，橘頌是屈原早年的作品，如清代的陳本禮說：「其曰嗟爾幼志，年歲雖少，明明自道，蓋早年童冠時作也。」汪瑗認為，橘頌乃屈原平日所作，未必是放逐之後所作。另一種看法認為，橘頌是屈原流放江南時所作。如清代的邱仰文、現代的游國恩等人都這樣認為，清代的蔣驥甚至說，橘頌「殆亦近死之音」。

從內容上看，橘頌當是屈原早年的作品。不僅是九章中最早的一篇，也是屈原所有作品中最早的一篇。這可以從橘頌所表達的思想感情中看出。橘頌全篇通過對橘樹的讚頌，表達了作者崇高的志趣和堅強的性格以及熱愛楚國的強烈情感，洋溢着一種樂觀愉快、積極向上的精神。這樣一種精神狀態，不大可能是老年人的作品。橘頌可能是屈原擔任三閭大夫時的作品。三閭大夫的責任是教育皇家子弟，屈原寫橘頌，是要對學生進行思想品格的教育。橘頌是一篇教書育人的作品。

橘頌是用比興的手法寫成的，在屈原的作品中這是獨具特色的一篇。它是後世託物詠志辭賦詩詞的一個典範。

后皇嘉樹①，橘徠服兮②。受命不遷③，生南國兮④。深固難徙⑤，更壹志兮⑥。

綠葉素榮〔三〕⑥，紛其可喜兮〔四〕⑦。曾枝剡棘⑧，圓果搏兮〔五〕⑨。青黃雜糅〔六〕⑩，文章爛兮。精色內白⑪，類可任兮〔七〕⑫。紛緼宜脩〔八〕⑬，嫋而不醜兮⑭。

【校記】

〔一〕徠：御覽九百六十六引作「來」。洪興祖曰：「徠與來同。」

〔二〕壹：劉師培楚辭考異說：「初學記二十八引壹誤其。」

〔三〕榮：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華」。

〔四〕喜：朱熹引一本作「嘉」。按王逸注：「誠可喜也。」是王本作「喜」。又「志」與「喜」韻，「嘉」字不韻。

〔五〕圓果：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圓實」。○搏：洪興祖引一本作「搏」。夫容館本作「搏」。按當作

「搏」。洪興祖曰：「搏，圓也，其字從手；搏，柅車也，其字從木。音同義異。」

〔六〕糅：洪興祖引一本作「揉」。按當作「糅」。

〔七〕類可任兮：洪興祖引一本作「類任道兮」。朱注本作「類任道兮」，引一本作「類可任兮」，注曰非是。

〔八〕脩：洪興祖引一本作「修」。夫容館本、馮刻本作「修」。

【注釋】

①后皇：后，后土。皇，皇天。后皇指天地。明黃文煥說：「后皇，猶云后土之神也。生物者屬之地，故以美樹歸之后皇也。」（楚辭聽直）說可參考。嘉：美，善。嘉樹：洪興祖引異物志云：「橘爲

樹，白華赤實，皮既馨香，又有善味。」（楚辭補注）清胡文英說：「禹貢：『揚州厥包橘柚錫貢。』自古帝王卽以此爲美樹。」（屈騷指掌）

②徠：與來同。服：王逸說：「習也。」（楚辭章句）清劉夢鵬說：「服，與土性宜也。」（屈子章句）又一說以「服」爲「用」，非是。「后皇嘉樹，橘徠服兮」二句，王逸說：「言皇天后土，生美橘樹，異於衆木，來服習南土，使其風氣。屈原自喻才德如橘樹，亦異於衆也。」明汪瑗說：「后皇嘉樹，謂橘樹乃天地間之至美者也。」（楚辭集解）清蔣驥說：「言天地生植嘉樹，惟橘服習楚之水土，史記所謂『江陵千樹橘』也。」（山帶閣注楚辭）又朱熹說：「后皇，指楚王也。嘉，喜好也。言楚王喜好草木之樹，而橘生其土也。」（楚辭集注）說牽強。以上二句意思是：天地所生的美好的橘樹，來到南方就適應這裏的水土。

③受命不遷：王逸說：「遷，徙也。言橘受天命，生於江南，不可移徙。種於北地，則化而爲枳也。屈原自比志節如橘，亦不可移徙。」汪瑗說：「受命，謂稟天地之氣以生也。」黃文煥說：「然非獨地氣也，亦有天之所命，存乎其間焉。受天之命，不容他遷，故南土獨也。」清錢澄之說：「受命不遷四字，橘之可頌在此，原之以橘自擬，亦在此。」（屈詁）清王夫之說：「天地所生珍木不偶，喻賢者內美性成，爲天所授。」（楚辭通釋）清夏大霖說：「以己心依楚王不去國，猶橘生於南國不踰淮土，此作頌之本意。」（屈騷心印）清戴震說：「考工記：『橘踰淮而北爲枳』，故曰不遷。」（屈原賦注）按晏子春秋雜下篇：「橘生於淮南則爲橘，生於淮北則爲枳。」韓詩外傳十：「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爲枳。」漢書：「江陵千樹橘。」橘生南土，遷則變質，故曰受命不遷。

④南國：王逸說：「南國，謂江南也。」汪瑗說：「或曰，南國泛指江南，則楚自在其中。」以上二句意思是：受天之命植根於江南的土地上，不可遷徙。

⑤深固難徙，更壹志兮：汪瑗說：「壹，專一而不一也。」清王昶說：「難徙，言其托根深厚；壹志，言其守志堅確。」（楚辭評註）清蔣驥說：「難徙者，通釋云：橘之成實者，移之則不實也。言其性宜楚地，既不遷於他方，而根本深固，即一處亦難移種，更見其志之專一也。」清劉夢鵬說：「深固，言其植根之深；壹志，言其秉性之確。」清胡文英說：「橘樹種於此，即於此成實，徙之則不實而多死，是其志之專一，深固難動也。」以上二句說：橘樹根深柢固難以遷徙，愈使它志向專一。

⑥素榮：白花。洪興祖說：「爾雅：『草謂之榮，木謂之華。』此言素榮，則亦通稱也。曹植賦曰：『朱實不萌，焉得素榮。』」

⑦紛：盛多，繁茂。王逸說：「紛然盛茂。」可喜：惹人喜愛。汪瑗說：「可喜，猶言可愛也。言橘葉綠華白，紛然盛茂，誠可愛也。上二句言根株，下二句言華葉。」汪說極是。以上二句說：碧綠的葉子潔白的花，茂盛繁密多可愛。

⑧曾（cong）層：通「層」，重疊。曾枝：指橘樹枝條重疊。剡（yao）演：銳利。棘（ji）及：刺。王逸說：「棘，橘枝刺若棘也。」洪興祖引方言曰：「凡草木刺人，江湖之間謂之棘。」剡棘：利刺。

⑨搏（bo）團：同「團」。王逸說：「搏，團也。楚人名團爲搏。」又汪瑗說：「或曰：搏，聚也，附着也。謂橘搏生於枝棘之間耳。」可參考。又清胡文英說：「圓果雖出於天然，而有若人力所搏，則天賦之厚

矣。」此說將原意發揮得更充分、圓滿。以上二句說：重重疊疊的枝條長滿利刺，圓圓的果實個個飽滿。

⑩青黃雜糅，文章爛兮：朱熹說：「青，未熟時；黃，已熟時也。先後雜糅，文章爛然也。」明汪瑗說：「雜糅，猶言參錯，謂果色之或青或黃，先後生熟之不同也。文章，謂青黃之色相間，雜而成文章也。……爛，光輝鮮明貌。」以上二句說：果實或青或黃雜錯相間，色彩鮮明又艷麗。

⑪精色內白：指橘肉精純潔淨。洪興祖說：「青黃雜糅，言其外之文；精色內白，言其中之質也。」洪說是。

⑫類可任兮：王逸說：「類，猶貌也。……外有精明之貌，內有潔白之志，故可任以道而事用之也。」朱熹說：「外精內白，似有道也。」清王夫之說：「類人有精白之心，可託以大任。」按王逸、朱熹對「類可任」的解釋正確，但以「精色內白」爲「外精內白」則非。「精色內白」是指橘實之內質，無須分內外。以上二句意思是：橘肉精純潔白，質地優良，就像那本質純潔高尚的人，可託以重任。

⑬紛緼（kūn 暈）：同「紛紜」。盛多，紛繁。指橘樹枝繁葉茂，色彩斑斕。宜脩：脩飾得宜，恰如其分。王逸說：「如人宜脩飾，形容盡好，無有醜惡也。」明汪瑗說：「宜脩，謂脩飾之得宜也。」湘君曰：「美要眇兮宜脩」是也。」一說指橘宜年年芟繁去蠹，與他樹不同，故曰宜脩。此說以「脩」爲「脩剪」，「脩整」，於文句不通。

⑭姱（kū 夸）美好。醜（chǒu 丑）：通「儔」，同類，等類。不醜：不羣，與衆不同。「紛緼宜脩，

「姱而不醜兮」二句，總承以上各句，是本段結語。本段從幹枝、花葉、果實內外各方面描寫橘樹，此所謂「紛緼」。清林雲銘說：「合全樹而總言之，見其所得皆善，不與他樹爲類也。」（楚辭燈）清奚祿詒說：「此上頌橘，此下申言己志。」（楚辭詳解）林、奚之說是。以上二句意思是：橘樹無論枝幹、果實、花葉，從形貌到色彩，就像經過脩飾一樣，無一不是恰到好處。它是那麼美好而又不同凡俗。

嗟爾幼志^①，有以異兮^②。獨立不遷^③，豈不可喜兮^④。蘇世獨立^⑤，橫而不流兮^⑥。閉心自慎^⑦，不終失過兮^⑧。秉德無私^⑨，參天地兮^⑩。願歲并謝^⑪，與長友兮。淑離不淫^⑫，梗其有理兮^⑬。年歲雖少^⑭，可師長兮^⑮。行比伯夷^⑯，置以爲像兮^⑰。

【校記】

「一」不終失過兮：洪興祖引一本作「終不過兮」，引一本作「終不失過兮」。朱注本作「終不過失兮」，引一本作「失過」，一本無「失」字，注曰皆非是。又曰：「或疑過字亦衍文。」夫容館本、馮刻本作「終不失過兮」。按當從洪引一本作「終不失過兮」。王逸注：「敕慎自守，終不敢有過失也。」所謂「不敢有過失」即「不失過」。「失」作動詞，「失過」即「失於過錯」。若作「過失」則爲名詞性詞組，恐非是。

「三」朱熹引一本「離」下有「而」字。

【注釋】

①爾：汝，指橘而言。 幼志：天生的本性。朱熹說：「幼志，言自幼而已有此志，蓋其本性然也。」

（楚辭集注）清王夫之說：「木之美惡，各從其種。當初生而已爲嘉樹，喻貞邪各從性生。」（楚辭通釋）

②有以異兮：有與衆不同的志向。明汪瑗說：「有以異，謂與衆木不同也。」（楚辭集解）清張詩說：「言受命之初，已有異志。」（屈子貫） 以上二句說：感歎你從小就有與衆不同的志向。

③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清林雲銘說：「申上受命不遷句，言南方或遇霜雪嚴凍，不能全其生，亦獨立不懼，豈專爲受命而然必待綠葉素榮而後可喜乎！」（楚辭燈）可備參考。按洪興祖說：「自此以下，申前義以明己志。」（楚辭補注）洪說是。 以上二句說：獨立不遷移，難道不可愛？

④廓：汪瑗說：「廓，寥廓也。落落難合之意。」近人聞一多先生說：「哀時命：『廓抱景而獨倚兮』，謂孤寂抱景而獨處也。廓一曰廓落。哀時命又曰：『廓落寂而無友兮』，廓落寂亦卽孤寂。莊子逍遙遊篇：『則瓠落無所容』，簡文注曰：『瓠落猶廓落也。』御覽九七九引莊子，正作廓落。孤轉爲廓，猶瓠轉爲廓矣。」（九章解詁）按汪、聞之說是。廓指空寂，超脫，落落寡合。「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二句，清錢澄之說：「申言難徙之志，非硜硜自好也。蓋自得於己而無求於外，故不徙也。廓者，言其心境之超曠也。」（屈詁）清陳本禮說：「只知深固其本根，而於身外，固廓然無所求於天地間也。」（屈辭精義）按錢、陳之說是。此二句承上「深固難徙，更壹志兮」而更進一層。意思是說，由於專志於深固本根，獨立不遷，故於身外之物別無所求，顯得孤寂、超脫，不合世俗。 以上二句說：根深柢固，難以移動，孤寂

超脫而別無所求。

⑤蘇：明汪瑗說：「蘇，猶醒也。俗語亦謂之蘇醒。蘇世獨立，猶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之意。或曰：蘇，疎也。謂與世相疎遠也。……或曰：蘇與疎或古通用，或聲相近而訛也。」又清俞樾說：「此蘇字當訓悟。寤、悟與蘇聲並相近，然寤世之義不可通。悟卽今忤字。悟世，言與世俗相忤也。蘇得訓悟者，荀子議兵篇：『順刃者生，蘇刃者死』，蘇與順對文，則蘇者逆也，故爲悟矣。」（讀楚辭）按汪瑗以蘇訓醒，謂卽「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之意。楚辭漁父有此意，或爲正解。汪瑗引或曰，以蘇爲疎，可備參考。俞樾之說亦可通，值得重視。

⑥橫：橫絕，橫斷，當間阻截，與「流」相對。流：順流而下，隨波逐流。橫而不流：橫截中流而不隨水漂流。以上二句意思是：獨自清醒地立於世上，橫絕中流而不隨波逐流。

⑦閉心：洪興祖說：「閉，闔也。」清蔣驥說：「閉心，謂固閉其心，不爲物所搖也。」（山帶閣注楚辭）清奚祿詒說：「閉心者，屏去欲念也。」（楚辭詳解）以上諸說是。按閉心是指關閉心靈，心中的事情深藏不說，外界的事情則不爲所動。慎：小心，謹慎。

⑧不終失過兮：當作「終不失過兮」。此句承接上句「閉心自慎」，意思是：由於閉心自慎，故始終沒有作過錯事。以上二句說：關閉心靈，自我小心，因此始終沒有做過錯事。

⑨秉：持，執。秉德：堅持道德。

⑩參：比，並。參天地：與天地相配，相當。古人認爲天地是無私的，故有德之人，可與天地相

比。洪興祖說：「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秉德無私，則與天地參矣。」此之謂也。以上二句說：堅持道德，沒有自私之心，可以與天地相比擬。

⑪歲：年歲，壽命。并：一同，一起。謝：凋謝，這裏指時光流逝。歲并謝：一起度過時光，一起成長。「願歲并謝，與長友兮」二句，清牟庭相說：「設如我年凋謝而橘尚無恙，則不得長友；又如橘年凋謝而我尚無恙，則亦不得長友。願我年與橘年并時俱謝，長共爲友，惟應凋橘以像我身也。」（楚辭述芳）按以上二句，前人有多種解釋。王逸說：「謝，去也。言已願與橘同心并志，歲月雖去，年且衰老，長爲朋友，不相遠離也。」（楚辭章句）洪興祖說：「此言已年雖與歲月俱逝，願長與橘爲友也。」朱熹說：「并謝，猶永謝也。歲并謝而長與友，則是終身友之矣。」清林雲銘說：「迫歲諸樹并謝，惟此不凋，有歲寒後凋之操，願與長結爲友。」以上諸說均非正解，惟清牟庭相之說較爲順妥，合於文意。以上二句意思是：願我的壽命和橘樹一樣長，我願與橘樹一起度過時光，長久地與橘爲友。

⑫淑：善良，美好。離：朱熹說：「離，如離立，言孤特也。」清俞樾說：「淑離乃雙聲字，猶淑歷也。」文選江淹雜體詩：「寂歷百草晦」，注曰：「寂歷，彫疎貌」，是其義也。淑與寂並從叔聲，古同聲而通用。離與歷一聲之轉，離得轉爲歷，猶酈食其之酈音歷也。此說供參考。又清王夫之說：「離，麗也。」清孫詒讓說：「離與麗通。言橘之章色善麗而不淫邪，又有文理也。」（札迻）孫說亦可通，可與朱注作「離立」，「孤特」並存。

⑬梗：堅直硬挺。指橘樹的枝幹，用以比喻人的品質剛強、正直。有理：汪瑗說：「有理，不亂

也。」又一說以「理」爲橘之枝幹之文理，亦可通。又清馬其昶說：「有文理謂淑麗。」（屈賦微）可參考。「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二句，明方以智說：「淑離，言獨善也。」（通雅）王夫之說：「枝葉茂盛，華香果美，而其爲木也，堅挺獨立，無繁艷婀娜之態，蓋梗介自理，志士仁人之節也。」清蔣驥說：「美麗而不淫，既強梗而復有文理矣。」清劉夢鵬說：「淑離者，善行孤特之意。淑離不淫，中立而不倚者也。」按前人注此二句，說法不一，以上所錄可見一斑。諸說各自有道理，可並存。錄以備參考。以上二句意思是：善良、孤高不可動搖，剛強、正直又有原則。

⑭年歲雖少：明汪瑗說：「言橘之年歲雖小於己。」明李陳玉說：「比松栢爲後生，桃李望之却步。」（楚辭箋註）清王遠說：「此必偶植穉橘而作頌，故有年歲雖小之語。」（附見王萌楚辭評註）清王夫之說：「木之壽者，或數百年，橘非古木，故曰年少。」清蔣驥說：「橘無松栢之壽，故曰年歲少。」按以上諸說各不相同，可供參考。

⑮師：老師。長：長者，長輩。一說師長卽教師，亦通。可師長：洪興祖說：「言可爲人師長。」以上二句說：雖然年幼，却可以爲人師長。

⑯伯夷：商孤竹君之子。因辭讓君位逃至周。曾諫阻周武王伐紂。武王滅商後，恥食周粟，逃到首陽山餓死在山裏。

⑰置：樹立。汪瑗說：「置，猶植立也。」聞一多說：「置植古通。詩經那：『置我鞬鼓』，禮記明堂位作植。論語微子篇『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像：法式，榜樣。以上二句說：橘樹的德行能與

伯夷相比，把它樹立起來，作我的榜樣。

悲回風

悲回風在語言風格上與屈原的其他作品不同，因而有人說悲回風是寓言，還有人把它與遠遊相提並論，可見其語言特點之一斑。前人對悲回風的爭議與惜往日相類似。朱熹最早提出悲回風與惜往日是屈原臨絕之音，此後就有人認為悲回風是屈原絕命辭。宋代的魏了翁最早懷疑悲回風及惜往日不是屈原的作品，其理由是兩篇不似屈原口吻。從此就不斷有人引申、發揮這種看法，如清末的吳汝綸、現代的聞一多等人。這一類看法自然有它的道理，但要完全否定自漢代以來就認可的九章各篇包括悲回風、惜往日在內都是屈原所作的看法，還嫌證據不足，理由不充分。因此，前人的不同看法可作爲參考並存。

悲回風從內容上看，應當是屈原在晚年時所作，寫作的時間似與惜往日的寫作相隔不遠。

悲回風之搖蕙兮①，心冤結而內傷〔一〕②。物有微而隕性兮③，聲有隱而先倡④。夫何彭咸之造思兮⑤，暨志介而不忘⑥。萬變其情豈可蓋兮〔二〕⑦，孰虛僞之可長⑧？鳥獸鳴以號羣兮⑨，草苴比而不芳⑩。魚茸鱗以自別兮⑪，蛟龍隱其文章⑫。故荼薺不同畝兮〔三〕⑬，蘭茝幽而獨芳〔四〕⑭。惟佳人之永都兮⑮，更統世而自貺〔五〕⑯。眇遠志之所及兮⑰，憐浮雲

之相羊〔六〕^⑮。介眇志之所惑兮〔七〕^⑯，竊賦詩之所明^⑰。

【校記】

〔一〕冤：洪興祖引一本作「宛」，朱熹引一本作「菀」。按當作「冤」。

〔二〕萬變其情豈可蓋兮：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萬變情豈其可蓋兮」。按作「萬變其情豈可蓋兮」，語意較為順暢。

〔三〕薺：洪興祖引一本作「若」，又引一本「若」作「苦」。朱熹引一本作「苦」。夫容館本、馮刻本作「苦」。按當作「薺」。「茶」爲苦菜，「薺」爲甘菜，此謂二者不同畝。「茶」「苦」多連用。如詩谷風：「誰謂荼苦」，故誤作「苦」，又形近而誤作「若」。○畝：夫容館本、馮刻本作「晦」。按「畝」與「晦」同。

〔四〕苴：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芷」。

〔五〕而自貶：朱注本作「以自貶」。

〔六〕羊：洪興祖引一本作「佯」。朱熹引一本作「佯」。夫容館本、馮刻本作「佯」。

〔七〕惑：朱熹引一本作「感」，形近而譌。

【注釋】

①回風：旋風。王逸說：「回風爲飄，飄風回邪，以興讒人。」（楚辭章句）朱熹說：「回風，旋轉之風也。亦上篇悲秋風動容之意。」（楚辭集注）清王夫之說：「回風，大風旋折，所謂焚輪之風也。」（楚辭通

〔釋〕清徐煥龍說：「回風搖蕙，秋令之始，故悲冤結於心，值悲風而內自傷感。」（屈辭洗髓）清胡文英說：「回風，羊角風也。古詩『迴風動地起，秋草萎以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回風搖蕙，喻小人以危法中君子，而同類不得不內傷也。」（屈騷指掌）綜觀前人諸說，對「回風」的解釋，不外「旋風」、「秋風」兩種。或因秋風蕭瑟以興傷感之心，或以回風搖蕙喻讒人之害君子。幾種解釋又相互交叉、錯綜，均錄之備考。搖：明汪瑗說：「搖，謂搖落也。」（楚辭集解）蕙：香草，和蘭草同類，亦名薰草、零陵香、佩蘭。

②冤結：汪瑗說：「謂冤枉之情，結結於心而不可解也。」近人聞一多說：「冤結猶鬱結也。」（九章解詁）以上二句說：可悲那旋風搖落了蕙草，冤情鬱結使我心傷痛。

③物：指蕙草。微：微渺，渺小。性：性命。汪瑗說：「性猶命也。」聞一多說：「性生古同字，生猶今言生命也。」「隕性」，喪命。一說「隕，落也」；「凋隕」，以「隕」為草木凋落之意。但此種解釋却說不通「隕性」，沒有「凋隕生命」之說，釋「隕性」為「殞命」、「喪命」似較妥。

④聲：指風聲。汪瑗說：「聲，回風之聲。風本無形，故只稱其聲。」隱：隱匿。指風有聲音而無形。倡：先導，發始。王逸說：「倡，始也。」「物有微」二句，朱熹說：「言秋令已行，微物凋隕，風雖無形而實先為之倡也。」汪瑗說：「言風雖無形，而實能先為之倡，以撓萬物，故回風起而蕙遂搖落也。讒人之踪蹟詭密，中傷君子，猶風無形而能隕物也。」清王萌說：「秋令初行，物雖未隕形而已隕性，轉瞬而嚴霜堅冰，無物不隕，實風先為之倡。智者見遠，故心傷也。」（楚辭評註）又清錢澄之說：「秋風起，蕙草

先死，害氣至，賢人先喪。物微指蕙草，聲隱指回風。衆草未知，而蕙爲之倡。」（屈詒）朱、汪、王三說旨意相同，都是以「回風」爲變化之「先倡」。錢澄之以蕙草爲「倡」，其解與文義不合。因爲兩句的句式相同，都是主謂語結構。上句是說「微物」「隕性」，下句是說「回風」「先倡」。如果依照錢澄之的說法，那就不是原文的「回風」「先倡」，而變成「微物」「先倡」了。以上二句說：微渺的蕙草把命喪，這變化是以有其聲而隱其形的旋風爲先導。

⑤夫（扶）：發語詞。

何：爲何，爲什麼。

彭咸：彭咸是何人，前人有各種說法，但至今也未有

確說。王逸說：「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投江而死。」唐顏師古說：「彭咸，殷之介士也，不得其

志，投江而死。」（漢書揚雄傳注）這是漢唐時期的舊說。但是因爲沒有說明根據，後人便不能無

疑。最早提出新解的是明代汪瑗。他認爲，顏師古之說本之於王逸，王逸之說則本之於劉向九嘆靈

懷篇中「九年之中不吾反兮，思彭咸之水遊」句，而劉向的根據是什麼，却不得而知。汪瑗引史記世

家中有彭祖，是帝高陽顓頊氏玄孫。虞翻注：「彭祖名翦，封於彭城，爲彭姓。又引神僊傳：系本，彭祖姓

錢名鏗；又大戴禮虞德篇，論語述而篇有老彭。汪瑗認爲彭咸、彭鏗、彭翦、彭祖、老彭、錢鏗是一人。

後世注家採用汪說或與之相合者不乏其人，如清代戴震、俞樾等人。俞樾又提出，離騷之彭咸，或卽尚

書之巫咸。其後，晚清王闓運又以彭咸爲老彭、巫咸二人，近人顧頡剛以彭咸爲「巫彭與巫咸之合稱」。

（史林雜識彭咸）衆說紛紜，無有確論。至於劉向、王逸認爲彭咸投水而死，可能是根據屈原的結局逆

推而言。屈原辭中提到彭咸共七處，都與水死無必然聯繫。有關彭咸的各種說法的詳細情況，請參閱

離騷「願依彭咸之遺則」句中「彭咸」注。造思：建立思想。汪瑗說：「造，設也。造思猶言設心也。」清王萌說：「造思猶言立志。」清劉夢鵬說：「造思猶云結想。」（屈子章句）清胡文英說：「造思，起意也。」以上諸說皆近是。又王逸說：「言已見讒人，倡君爲惡，則思念古世彭咸，欲與齊志節而不能忘也。」近人聞一多說：「造思猶追懷。思美人：『思彭咸之故也。』」近人郭沫若先生此句譯爲「我爲何苦苦地思慕彭咸？」（屈原賦今譯）按「夫何彭咸之造思」一句，直譯出來是說：「爲什麼彭咸創立思想、志向？」從表面看這是一句問句，實質上這是一個肯定句，是肯定「彭咸造思」這件事，表達了詩人對彭咸的景仰與欽敬。這是一個主謂結構的句子，主語是「彭咸」，謂語是「造思」。王逸釋此句爲「思念古世彭咸」，變原文的「彭咸造思」爲「屈原思念彭咸」，顯然不合於文義。聞一多與郭沫若之誤，與王逸同。

⑥暨（三記）及。介：王逸說：「介，節也。」「思念古世彭咸，欲與齊志節而不能忘也。」宋代洪興祖也說：「已獨不忘彭咸之志節。」（楚辭補注）又汪瑗說：「介，如易介於石之介。忘猶失也。介者，守之堅也。不忘者，介之久也。言彭咸之設心與立志，當殷衰亂之世、昏暗之君，而能以中正自守，確乎不拔而不爲世俗所汨溺也。亦猶蘭茝，雖當回風凋隕萬物之時，不以幽僻而變其芳也。」清錢澄之說：「謂自彭咸造思自沈以死，及余而此志介然不忘，惟有此一路也。」清夏大霖說：「志介，立志定而守堅介。」（屈騷心印）清戴震說：「志介而不忘，謂久而不忘其介然之志。」（屈原賦注）聞一多說：「介，堅也。」按王逸、洪興祖釋「介」爲「節」，卽「節操」，作名詞用。此句中的「暨」，應屬上讀，兩句相聯意思是說，彭咸創立了思想令人欽敬，還有他的志向、節操，我永遠不會忘記。汪瑗、錢澄之、夏大霖、戴震、聞一多等人，以

「介」爲「堅」，作形容詞，亦可通。但汪瑗認爲是彭咸「介而不忘」，與文義不合。而錢澄之則認定彭咸所造之思就是自沈而死，屈原「介然不忘」的也是投水這一條路，這種說法是沒有根據的。持這一說法的還有清代王夫之和蔣驥。又蔣驥說：「介，繫也。」「長繫於志而不忘」（山帶閣注楚辭），清王闓運說：「介，耿介也。」（楚辭釋）可以參考。以上二句說：爲什麼彭咸創造的思想，還有他那志向節操我堅守而不忘。

⑦萬變其情豈可蓋兮：王逸說：「蓋，覆也。言讒人長於巧詐，情意萬變，轉易其辭，前後反覆，如明君察之，則知其態也。」汪瑗說：「萬變，反覆無常也。情卽虛僞之情也。蓋，掩也。」與上二句正相反，言小人之設心立志，千轉萬變，反覆無常，而虛僞之情，雖欲徼取一時之名利，而其情狀態度自有不可揜者，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孰有虛僞之事而可長久者哉？若彭咸者，則所謂誠於中，形於外者也。固未嘗揜其不善而自無不善也。此承上章蘭茝不以幽而變其芳，因感古人不以窮而變其操。然古人之操，乃有真知真見真守者，方能持之於悠久，而非虛僞之小人所可僥倖於萬一者也。」明黃文煥說：「始焉寄思彭咸，作忠矢死，未嘗遽死也。迨至今日，國事日非，君仇莫報，前日造之，今日償之，介然之志不可以忘。如復不死，是前願爲虛僞也。縱有萬變，不能以遁辭蓋其初心，天下有虛僞而可以長久者乎？」（楚辭聽直）明周拱辰說：「質實者不磨，虛誕者終滅，故曰情不可蓋，僞不可長，亦自旌其介志歟？」（離騷草木史）清錢澄之說：「輾轉思量，雖萬變其情，而介然之志，益覺分明，不可得而蓋覆也。吾志定矣，若一時憤激，而有此志，則是虛僞之情，久而變矣。」

⑧孰虛僞之可長：王逸說：「言讒人虛造人過，其行邪僞，不可久長，必遇禍也。」以上二句，各家說法不一。王逸、汪瑗以爲二句是指讒人、小人；黃文煥、錢澄之以爲指屈原。各家之說都有道理，可供參考。但是，這二句似是泛指，具有承上啓下的作用。各種說法相較，周拱辰之說最妥。以上二句說：千變萬化豈能够掩蓋真實的感情？哪裏會有虛僞而能够長久的事情？

⑨號：嘯，高叫。聞一多說：「鳥獸各以類聚，麟鳳不與衆鳥獸爲羣也。」

⑩苴(chú茶)：乾枯的草。王逸說：「生曰草，枯曰苴。」一說「苴」，讀音jū。說文：「苴，履中草。」漢書賈誼傳：「冠雖敝，不以苴履。」苴，指鞋中的草墊，此說可參考。比：并列，合并。王逸說：「比，合也。」清戴震說：「比，併也。」（屈原賦注）又聞一多說：「比，雜也。」樂論釋文：「百草異類，相雜而生，則失其芬矣。」說亦可通。「鳥獸鳴」二句，明黃文煥說：「鳥鳴則號鳥之羣，獸鳴則號獸之羣，各自有羣，不可亂也。如思彭咸者，終當以彭咸爲羣也。苟非其類，無繇強附，如草之苴比，終不能芳也。」

⑪葺(qì氣)：朱熹說：「葺，整治也。」戴震說：「葺，言其鱗次也。」二說皆可通，但朱熹之說似更妥。魚「整治」其鱗，與下文蛟龍「隱蔽」其文章正相對比，突出了魚以平庸之質，刻意整飭，以自別於異類的意思。

⑫文章：指龍身上錯雜的色彩或花紋。汪瑗說：「文章，謂鱗甲之光彩也。」「魚葺鱗」二句，黃文煥說：「魚還爲魚，葺鱗以自別異，仍魚也；龍還爲龍，即匿文章以自隱藏，仍龍也。」王明說：「葺鱗自異，魚有不遜蛟龍之意，故蛟龍思自隱以避之。至靈固不與庸類爭也。然蛟龍之異於魚鼈者文章耳。」劉夢鵬

說：「魚葺鱗以自別，庸流修飾以自異，蛟龍隱其文章，君子晦跡而藏身。」戴震說：「隱者，懷藏不自露也。此言物各以類不相離廁，比己之不能與世合，而思彭咸同心同志，自相感矣。」聞一多說：「別，明也（鄉飲酒禮鄭注），別與隱對。魚炫耀其鱗甲，蛟龍則務韜晦其文。」以上諸說，從不同的角度闡發屈子之文，頗有啓發意義，故錄以備參考。

⑬茶：苦菜。清郝懿行爾雅義疏說：「易通卦驗玄圖云，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得夏乃成。」顏氏家訓書證篇云，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白汁，花黃如菊。」（薺三計）：薺菜。洪興祖引爾雅疏：「本草云，薺，味甘，人取其菜，作菹及羹。」郝懿行說：「薺抽莖，開小白華，子細薄，黃黑色，味甘。」

⑭蘭：即蘭草，一種香草。苳（ㄉㄨㄥˇ止）：即白芷，香草。幽：隱蔽，僻靜。「故茶薺不同畝」二

句，朱熹說：「蓋茶薺甘苦不能同生，而蘭苳雖更幽僻，而能自芳，亦其情之不可蓋者，而非有虛偽之飾也。」黃文煥說：「茶薺甘苦之殊，不能以同畝而遂同味；蘭苳之味，不以幽谷而遂不芳也。有其實則始終以之也。」劉夢鵬說：「茶苦薺甘，生不同畝，邪正原不并植，故蘭苳幽僻，獨有孤芳，不與衆溷也。」按自朱熹始，前人多以「鳥獸」至「獨芳」六句串解。汪瑗認爲，此六句是承回風既起，蕙微隕性而言，「屈子立言之意，不在乎隕其性，乃在乎幽而獨芳也。蓋蘭蕙之所隕者性也，而不能泯者芳也。今觀蘭蕙雖枯槁摧折，而氣愈馨，遠達可見矣。此君子之所以比德也。君子之所以擯棄者身也，而不能屈者志也。今觀君子雖貶紕殺戮，而操愈堅剛不撓可見矣。此屈子之所以自恃也。」清蔣驥說：「鳥獸號羣數語，總申情不可蓋意，以起下自況佳人意。舊解承秋風搖蕙言，則魚之葺鱗，蛟龍之隱文章，何待秋始然耶？」

荼薺二語，蓋難通矣。」（山帶閣注楚辭）汪瑗和蔣驥對「鳥獸」至「獨芳」六句，應承回風隕性，還是申情不可蓋以起下，看法有不同。其實，二人的解釋各有千秋，於文意都是講得通的，故錄以備考。以上六句說：鳥獸鳴叫以嘯號同類，青草與枯草相混，則失去芬芳。魚兒整治鱗甲，以區別於異類，蛟龍則隱藏身上的文彩。所以苦味的荼與甘甜的薺不能同畝而植，蘭草、白芷雖然生長在幽僻之地，但却獨放異香。

⑮惟：唯獨。 佳人：美好的人。汪瑗說：「佳，美也。佳人，猶言君子美好之通稱耳。故有謂之佳士、佳賓，非必美女，而後謂之佳人也。」至於佳人所指為何，前人說法不一。王逸說：「佳人，謂懷襄王也。」朱熹說：「佳人，原自謂也。」林雲銘和蔣驥則認為，「佳人指彭咸」。這三種說法，朱熹之說為是。後文有「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若椒以自處。曾歔歔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這些描寫佳人的句子，用於屈原自比佳人則可通，用於懷襄王或者彭咸，顯然不通。都：朱熹說：「都，美也。」「永都」，汪瑗說：「指德行而言。蓋謂君子德行之美，恒久而不變也。」錢澄之說：「永都，言長有其美也。」蔣驥說：「永都，言其美始終一致也。」

⑯更：經歷。又，一說訓更為更易，亦通。 統世：朱熹說：「統世，謂先世之垂統傳世也。」錢澄之說：「統世，合萬世而總計之。」蔣驥說：「統，系也。更統世，謂自懷及襄，世系更易也。」以上諸說可供參考。至於蔣驥以更統世限於自懷及襄，太過拘迂。 貺（gào）：賜與，嘉惠。王逸說：「貺，與也。」戴震說：「貺，猶愛也。」「自貺」，汪瑗說：「貺，與也。自與，猶自許也。」錢澄之說：「自貺，自予以後世之

名，所謂永都也。」「惟佳人之永都」二句，汪瑗說：「言君子之美，雖歷屢世，而特立之操，足以自許其不變也，猶今言歷萬世而無弊之意。」又于省吾先生說：「『貺』爲後起字，其本字當作『況』或『兄』。詩形弓的『中心貺之』，陳奐詩毛氏傳疏謂『說文貝部無貺，當是況字之誤』。又釋毛詩音謂『貺俗，古作兄』。按陳說甚是。詩桑柔的『倉兄填兮』，『倉兄』卽『倉皇』，釋文謂『兄本亦作況』。書秦誓的『我皇多有之』，公羊傳文十二年『皇』作『況』。大誥的『若兄考』，卽『若皇考』。無逸的『無皇曰』，『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皇』字並作『兄』（古讀『兄』如『皇』，屬陽部）。詩彤弓的『中心貺之』，卽『中心皇之』。以上是『貺』字本應作『況』或『兄』以及『況』、『兄』與『皇』相爲通借的例證。『皇』有『光大』之義，說文訓『皇』爲『大』，詩采芣的『朱芾斯皇』，毛傳訓『皇』爲『煌煌』，『煌煌』乃係『光輝』之義。白虎通號篇謂『皇』，天人之總，美大之稱也。『美大』與『光大』義相因。總起來說，佳人爲屈子自喻。永都，謂永久美麗，不是因時盛衰。『更統世而自皇』，正承佳人永都爲言，是說自懷及襄，雖已更歷統世而仍然認爲自己的一切是光大的。這顯然是與當時的黑暗統治相對立的。思美人稱『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懷沙稱『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橘頌稱『秉德無私，參天地兮』。以上所列，均與『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而自皇』一義相貫。皇平聲，正與上文陽部字爲韻。（澤螺居楚辭新證）此說可參考。以上二句說：只有佳人永遠美好，無論經過多少年代，始終自我珍重。

①⑦ 眇遠：高遠。眇遠志：高遠的志向。所及：所達到的地方。

①⑧ 相羊：徘徊，漫遊的樣子。「眇遠志之所及」二句，汪瑗說：「所及，謂志之所之，其高遠直與

浮雲齊也。謂之曰憐者，蓋亦自憐其志之高遠而不能有合於世也。謂之曰浮雲者，蓋浮雲輕則愈高遠也。清徐煥龍說：「幽眇莫知之遠志所及，雖天際之高，而舉世無徒，空虛無着，無異浮雲，則亦見浮雲而憐惜，與之相羊而已。」（屈辭洗髓）

①介：堅定，專一。汪瑗說：「介，言其堅確也。」又，介又有孤高之意，亦通。惑：疑惑。

②賦：陳述。一說賦是不歌而誦的意思，亦通。「介眇志之所惑」二句，朱熹說：「因自言其志之高遠，與浮雲齊而不能有合於世，是以其志不能無惑，而遂賦詩以明之也。」清王遠說：「眇然，志之高遠，如雲之浮游太虛，言願甚奢也。因自嘆此志終不能遂，竊賦詩自明而已。」（附見王萌楚辭評注）戴震說：「閒於疑惑，則又賦詩可明，蓋決然定於志如此。」清陳本禮說：「恐己志不明，爲人所疑。」（屈辭精義）清馬其昶說：「今以心慮煩惑，故竊取詩賦之義，以自明其所志也。」（屈賦微）按前人對此二句的注釋，沒有很明確、透徹的，大都含糊其詞。二句之意很費解，故不敢對前人之說斷以是非，僅錄之供參考。茲試串講於下。以上四句意思是：我的高遠的志向能够與天相及，但却不被人理解，難於實現，就像天上漫遊飄浮的浮雲，令人憐惜。孤高眇遠的志向使世人迷惑不解，所以我私下賦詩以彰明己志。

惟佳人之獨懷兮①，折若椒以自處②③。曾歔歔之嗟嗟兮④⑤，獨隱伏而思慮⑥⑦⑧⑨。涕泣交而淒淒兮⑩⑪，思不眠以至曙⑫⑬⑭。終長夜之曼曼兮⑮⑯，掩此哀而不去⑰⑱。寤從容以周流兮⑲⑳，聊逍遙以自恃㉑㉒。傷太息之愍憐兮㉓㉔，氣於邑而不可止㉕㉖。紕思心

以爲纒兮〔八〕^⑬，編愁苦以爲膺^⑭。折若木以蔽光兮^⑮，隨飄風之所仍^⑯。存髣髴而不見兮〔九〕^⑰，心踊躍其若湯〔二〇〕。撫珮衽以案志兮^⑱，超惘惘而遂行^⑲。歲習習其若頽兮〔二一〕^⑳，皆亦冉冉而將至^㉑。殯蘅槁而節離兮〔二二〕^㉒，芳以歇而不比〔二三〕^㉓。憐思心之不可懲兮^㉔，證此言之不可聊^㉕。寧逝死而流亡兮〔二四〕^㉖，不忍爲此之常愁〔二五〕。孤子唵而攬淚兮〔二六〕^㉗，放子出而不還^㉘。孰能思而不隱兮^㉙，照彭咸之所聞〔二七〕^㉚。

【校記】

〔一〕若：洪興祖引一本作「芳」。朱注本作「芳」，引一本作「若」。

〔二〕曾：洪興祖引一本作「增」。

〔三〕伏：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居」。

〔四〕交而淒淒：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交下而淒淒」；又引一本「下」作「流」。又「淒淒」朱注本作「淒淒」。按當作「交而淒淒」。「淒」與「淒」通。

〔五〕以：洪興祖引一本作「而」。○至：洪興祖引一本作「極」。

〔六〕以：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而」。

〔七〕憐：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歎」。夫容館本、馮刻本作「歎」。按當作「憐」。

〔八〕纒：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環」。按當作「纒」。洪興祖曰：「紉，繩三合也。」「環」爲玉，不能

糾合。

〔九〕不見：洪興祖引一本作「不得見」。又此句夫容館本作「存髣髴不見兮」，無「而」字，蓋誤脫。

〔一〇〕踊躍：洪興祖引一本作「沸熱」，朱熹引一本作「沸怒」。按當作「踊躍」。一本作「沸熱」者，蓋緣王逸注「沸熱若湯」而誤。朱引一本作「沸怒」，又「沸熱」之形誤。

〔一一〕歲習習其若頽：劉師培楚辭考異說：「原本玉篇阜部引歲忽忽其隤盡，當卽此語。或卽九辯歲忽忽而道盡。」

〔一二〕蘋蘩：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蘋蘩」，引一本作「蘋蘩」。夫容館本、馮刻本作「蘋蘩」。

〔一三〕以：洪興祖引一本作「已」。朱注本作「已」，引一本作「以」。○不：原本玉篇欠部引作「易」。

〔一四〕逝：洪興祖引一本作「溘」。朱注本作「溘」，引一本作「逝」。按「溘死」是楚辭常用之語，似當作「溘」。

〔一五〕此之常愁：洪興祖引一本作「此心之常愁」。朱注本此句作「不忍此心之常愁」，無「爲」字，有「心」字。又引一本有「爲」字。夫容館本、馮刻本作「不忍爲此心之常愁」。

〔一六〕吟：文選魏文帝與吳質書注、一切經音義四並引作「吟」。按洪興祖、朱熹並云：「吟，古吟字。」○汶：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收」。按當作「汶」，形近而誤。○淚：一切經音義引作「泣」。按當作「淚」。

〔一七〕照：洪興祖引一本作「昭」。朱注本作「昭」，引一本作「照」。

【注釋】

①惟：唯獨。懷：思念。

②若：杜若，一種香草。一名杜蘅、杜蓮、山薑，味辛香。椒：花椒，落葉灌木，所結的子即稱為花椒，是一種香物。處：居住。自處：獨自居住。「惟佳人之獨懷」二句，王逸說：「言己獨念懷王，雖見放逐，猶折香草，以自修飭，行善終不怠也。」（楚辭章句）明汪瑗說：「上章憐己立志之高遠，此章傷己高遠之志，隱伏而無所用也。」「折芳椒以自處，喻取善行以自居也。」（楚辭集解）清徐煥龍說：「人莫懷佳，佳人獨懷。所獨懷者，折此芳椒，無從遺贈，祇以自處。」（屈辭洗髓）以上二句意思是：祇有佳人獨自思念，折取香草却無人可贈，祇能獨處。

③曾（ceng）層：通「層」，重疊。一說通「增」，增益，亦通。歔歔（xū xū）：歎息抽咽的聲音。嗟嗟（jū jū）：悲歎聲。汪瑗說：「嗟嗟，嗟而又嗟，歎之甚也。」

④隱伏，汪瑗說：「隱者，潛而不見也；伏者，屈而不伸也。」二字亦承自處而來。」思慮：汪瑗說：「思者，念之切也；慮者，憂之深也。」以上二句說：我反復地歔歔悲歎，獨自在隱居伏處之地不停地思慮。⑤涕泣：汪瑗說：「自鼻出曰涕，自目出曰泣。涕泣者，歔歔之深也。」交：交流。汪瑗說：「交，謂涕泣並下也。」淒淒：悲傷，淒愴。

⑥曙：天剛亮。以上二句說：我涕泣交流而心中悲愴，愁思不眠，夜以達旦。

⑦終：竟，整。終長夜之曼曼：整個曼曼長夜。

⑧掩：洪興祖說：「掩，撫也，止也。」（楚辭補注）汪瑗說：「掩，揮也。」亦通。又清蔣驥說：「掩，抑也。」

〔山帶閣注楚辭〕可參考。 〔終長夜之曼曼〕二句，汪瑗說：「長夜，秋日晝短而夜長也。終長夜，謂至

曙也。」「此哀總承嗟嗟、悽悽而言也。掩哀，猶所謂排悶遣懷也。言此獨懷之哀，雖揮斥之而不能去也，以見哀之之甚。此蓋秋夜有感於回風而獨懷不寐，故悲回風之所以作也。或曰上章憐浮雲之相羊，有所感於晝者也。此章思不眠以至曙，有所感於夜者也。」清王遠說：「上節言其立志之高，此節言其獨處之悲。」〔附見王萌楚辭評注〕清夏大霖說：「因思而不眠，惟不眠而恨夜長，夜長不勝哀，而哀愈不可掩遏，消遣不去矣。」〔屈騷心印〕 以上二句說：整個曼曼長夜，我無法排遣心中的悲哀。

⑨寤：睡醒。 從容：安逸舒緩的樣子。汪瑗說：「從容，優遊貌。」周流：汪瑗說：「周，遍也；流，遊也。流與游古通用，故史傳言上流皆作上游。」清夏大霖說：「周流，閒行消遣也。」

⑩自恃：汪瑗說：「自恃，猶自娛也。」清錢澄之說：「自恃者，恃其自能逍遙也。」〔屈詰〕清蔣驥說：「恃者，寄託之意。」清劉夢鵬說：「自恃，自鎮其情無令過傷之意。」〔屈子章句〕以上諸說供參考。 〔寤從容以周流〕二句，錢澄之說：「長夜不眠，而思起行，從容周流，庶幾足以逍遙乎？」清徐煥龍說：「不寐，寤何來？姑以曙爲寤，擬從容以周流山野，聊逍遙以自作主張，希幸晝非夜比，或能自恃，不爲哀思煎迫耳。」〔屈辭洗髓〕錢、徐說是。

⑪太息：長歎。 愍憐：憐憫，痛惜。

⑫於邑（ㄨ）〔巫憶〕：同「鳴咽」。鬱結、哽咽。王逸說：「氣逆憤懣，結不下也。」洪興祖引顏師古云：「於邑，短氣。」〔楚辭補注〕 〔傷太息之愍憐〕二句，汪瑗說：「此章承上，言哀思之深，夜既不寐，幸而至

旦，已覺寤矣。將欲從容遠遊，聊尋樂以自娛，又復感傷，太息愍憐，以至於氣之於邑而不可止焉。方自慰而復自悲，以見終不能釋然於懷也。」清徐煥龍說：「豈知正欲逍遙，不覺傷感太息，自愍自憐，至於哭不出聲，於邑難止，將奈之何哉？」清屈復說：「寤而於邑不止，盡日哀思也。」（楚辭新注）以上四句說：醒來之後，我從容不迫去周遊四方，暫且逍遙以自我娛樂。可我仍然悲哀長歎自憫自憐，胸中的悶氣使我鬱結、哽咽而無法自制。

⑬紉（zi 糾）：同「糾」。洪興祖說：「紉，繩三合也。」這裏「紉」用作動詞，是糾結、纏繞的意思。思心：思慮。纓（xing 香）：佩帶。

⑭編：編織，編結。膺（ying 英）：胸。朱熹說：「謂絡胸者也。」（楚辭集注）馬茂元說：「膺的本義是胸，所謂『絡胸』，指護胸的衣，是引申義，即釋名所說的『心衣』。」王先謙曰：「蓋即今俗之兜肚。」（釋名疏證補）（見馬茂元楚辭選）此說可參考。「紉思心以爲纓」二句，錢澄之說：「紉，猶結也。思緒萬端，紉於一處，以爲佩帶也。」徐煥龍說：「無可奈何，因而糾結其思心以爲佩纓，編輯其愁苦以爲膺服。」蔣驥說：「迨既曉，欲遊行以寄意，而傷其愁思菀結，如繫縛於胸，佩而不能暫離。」以上二句說：把思慮糾結起來作我的佩帶，編織愁苦作我的心衣。

⑮若木：神話中長在西方日入之處的大樹。光：王逸說：「光，謂日光。」

⑯飄風：明周拱辰說：「大風也。」（離騷草木史）仍：朱熹說：「仍，因就之意。」清戴震說：「毛詩云，仍，就也。」（屈原賦注）又錢澄之說：「仍者，相繼而至。」清王夫之說：「仍，風聲相襲也。」（楚辭通釋）按

錢、王之說非是。「隨飄風之所仍」，意思是「隨飄風之所之」；「隨飄風之所就」。「折若木以蔽光」二句，王逸說：「言已願折若木，以蔽日，使之稽留，因隨羣小而遊戲也。」朱熹說：「言欲自晦而隨俗也。」明黃文煥說：「折若木以蔽光者，不眠至曙，遭夜方長，有夜有曙，則夜之愁倍於曙，日光盡蔽，皆夜而無曙，則無可分別，而憂不至以夜甚矣。」（楚辭聽直）徐煥龍說：「夫且折取若木，拂日以蔽其光，飄風之所因仍，我即隨之而去，如同閉眼，一任風吹。」蔣驥說：「蔽日光，欲其無所見也。隨飄風，欲其無所執也。」清馬其昶說：「蔽光，自晦其明也；隨風，任運無心也。」（屈賦微）以上諸說中，王逸「因隨羣小而遊戲」的解釋很牽強；徐煥龍說「拂日以蔽其光」，其「拂日」二字，是借用離騷「折若木以拂日」之意，以其意加之於「折若木以蔽光」之上，顯然累贅。其餘諸說皆可通。以上二句說：折下一枝若木遮蔽陽光，我隨着飄飄的風兒，到它所要去的地方。

①⑦ 髣髴：同「仿佛」。洪興祖說：「髣髴，形似也。」朱熹說：「蓋指君而言也。」清屈復說：「髣髴，蓋指國事而言。」「存髣髴而不見」二句，王逸說：「言已設欲隨從羣小，存其形貌，察其情志，不可得知，故中心沸熱若湯也。」明周拱辰說：「存髣髴而不見，言不見猶依稀見之也。」清王昉說：「言欲將君國事，付之不見，而心不能禁也。」（楚辭評注）清林雲銘說：「國家之事，俱存之依稀不辯中，可以免哀。然思不能終禁，熱腸跳躍如沸湯也。」（楚辭燈）清張詩說：「言佳人在於髣髴形似間，若可見而終不得見。」（屈子貫）清王闓運說：「不能反王，心痛沸也。」（楚辭釋）以上諸說，周拱辰、王昉、林雲銘之說近是，張詩之說可參考。王逸與王闓運的解釋牽強。

⑮撫：摸，摩挲。

珮：玉佩，佩帶的飾物。

衽（rèn）：衣襟。

案：通「按」。抑止，控制。

⑯超惘惘（wǎng）：失意、惆悵的樣子。

「撫珮衽以案志」二句，明汪瑗說：「按志，抑弭其志，不

使躁急也。應上心踊躍其若湯而言。」清錢澄之說：「案志，抑之使伏也。然忽不自按，惘惘起行，亦不知所行也。」清蔣驥說：「珮衽，即指纓膺言。衽，衣襟，亦近膺之服也。」清夏大霖說：「則有以纓膺之珮衽者，撫之，摩之，一力按下此心志，超然局外，付之惘惘無知，可信步而遂我之行矣。」（屈騷心印）按此處珮指佩飾，衽指衣襟，與上文「紆思心以爲纓」，「編愁苦以爲膺」之「纓膺」無涉。蔣驥、夏大霖以珮衽爲上文中的「纓膺」，其說誤。又夏大霖將「超惘惘」三字分成兩個詞解釋，超爲「超然局外」，惘爲「惘惘無知」，其誤有二。其一，「超惘惘」是三個字組成的狀語，置於句前，屈原辭中多有此種句例，三個字不可拆開。其二，「超惘惘」是失意，惆悵的意思，夏大霖的解釋不確。以上四句說：欲把思慮和愁苦置於若有若無之間，但我的心仍然跳躍如同沸水。撫摸衣襟和佩飾，壓下我的思緒，惘然若失而起行。

⑰習習（xí xí）：比喻時間迅速流逝。

頽：衰敗。此處指年歲衰老。

⑱皆：同「時」。朱熹說：「時，謂衰老之期也。」

「歲習習其若頽」二句，王逸說：「年歲轉去而流沒

也。春秋更到，與老會也。」清徐煥龍說：「乃還顧年歲，習習若頽，老死之時，冉冉將至。」清劉夢鵬說：「歲頽，歲將暮也；時至，年將老也。」（屈子章句）以上二句說：歲月忽忽流逝好似將盡，衰老之期漸漸就要來臨。

②② 蘋(fú凡)：草名。 蘅(hé橫)：香草名。 槁(gǎo搞)：乾枯。 節離：朱熹說：「草枯則節處斷落也。」汪瑗說：「或曰，謂節節而離斷也。」清王夫之說：「節離，葉離枝也。」(楚辭通釋)以上諸說供參考。

②③ 歇：竭，盡。汪瑗說：「歇，銷也。」聞一多引原本玉篇：「歇，臭味消散也。」(九章解詁) 比：洪興祖說：「比，合也。」不比：清王夫之說：「葉落香散也。」(楚辭通釋)清劉夢鵬說：「不比，謂無與合。」按洪興祖、劉夢鵬以「比」爲「合」，是用前文「草苴比而不芳」之「比」之意。而在此處，「芳以歇而不比」之「比」，如作「合」意，似不合文意。明陳第釋此句說：「此言志意已盡，不可復爲。」(屈宋古音義)明李陳玉說：「精華銷歇，非復少時。」(楚辭箋注)陳、李之說，都含有「不比往昔」之意，以此解「芳以歇而不比」，或近是。錄以備考。 以上二句說：蘋、蘅乾枯而節節脫落，芳香因此消散而不比往昔。

②④ 懲：明汪瑗說：「有所警誡而悔改之曰懲。」

②⑤ 聊：清蔣驥說：「聊，苟且也。」「憐思心之不可懲」二句，汪瑗說：「言此心之不改者，蓋欲證此言之不可苟也。」

②⑥ 逝：當作「溘」。「寧溘死而流亡」二句，離騷有「寧溘死以流亡」，王逸解釋：「寧奄然而死，形體流亡」，九章惜往日有「寧溘死而流亡」，王逸解釋：「意欲淹沒，隨水去也。」句中「流亡」均不作「流放」解，此句亦如是。「溘死」，指生命的終止；「流亡」，指形體等遺跡的消亡。「寧溘死」二句之意，是承上二句而來。明周拱辰說：「此身之死，不以易此心之愁，蓋愁苦而生，不如無生。謂天蓋高，不能寄憂，」

謂地蓋厚，不能埋愁，人至一死，而天地不能愁我矣。死可忍，而愁不可忍也。」清錢澄之說：「止愁無術，惟有一死。古詩所云，一死永無愁也。」清徐煥龍說：「寧溘死流亡，不忍生而此心常愁。」清張詩說：「蓋死則愁心自解，生則不能也。」以上四句說：可憐我這憂思之心雖受懲戒却不能改變，我的行為證明我的話並非苟且之言。我寧願忽然死去而使形體消亡，也不願忍受這沒完沒了的愁苦。

②⑦ 噙（*qin*）銀：同「吟」，歎息。

拭（*shi*）穩：揩，拭。

②⑧ 放：朱熹說：「放，棄逐也。」「孤子噙而拭淚」二句，王逸說：「自哀焚獨，心悲愁也。遠離父母，無依歸也。屈原傷已無安樂之志，而有孤放之悲也。」朱熹說：「幼而無父曰孤。」明林兆珂說：「孤子悲淚，放子無依，原蓋以自況也。」（楚辭述注）清夏大霖說：「此援證不忍常愁者之寧溘死，皆臣子之至性也，知子可以知臣矣。彼孤子無父，猶且悲噙而拭淚不已，況放逐之子，有父而不許還依膝下，豈能忘情乎？」

②⑨ 隱：痛苦。

③⑩ 照：王逸解作「覩見」。洪興祖引一本作「昭」，朱熹注本作「昭」，注曰：「昭，明也。」亦通。「照彭咸之所聞」句，明陳第說：「思則必痛，所聞於先賢者可覩矣。」清王遠說：「孤子失其父母，放子不得於父母，其悲一也。孰能不痛？惟有一死，我嘗聞於彭咸矣。」清王夫之說：「昭彭咸之所聞，見所傳聞於彭咸者，正與己類也。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孤子悲哽，放子長離，彭咸之隱痛，其情亦然。以我例之，正與同也。」清林雲銘說：「以此推之，則所聞彭咸之事，即其心亦昭然可以共見矣。」（楚辭燈）清徐

煥龍說：「孰能思而不痛乎？是故彭咸之節，所聞千古者，願從而復著之也。」清屈復說：「言草枯芳歇，歲月易邁，老將至矣。與其生而愁苦，不如死而不思，孤子、放子，莫不皆然，平日所謂彭咸之事，昭然可見矣。」清馬其昶說：「言彭咸遺跡，昭昭在耳目也。以上述赴江南之時，幽憂愁苦之情，而因以彭咸自證。」按以上所錄諸家之說，雖有歧義，但總的來說不出兩種含義：一是說，我所聽到的有關彭咸的傳聞，昭然就在眼前，一是說，所傳聞的彭咸之事，與我的經歷正相同。兩種說法都可通。前人對於彭咸其人其事作過不少考辨，但由於缺乏根據，至今也沒有確定的結論。至於前人中有人以屈原水死，因而逆推彭咸也必為水死，這種說法毫無根據，是站不住腳的。王遠以屈原依彭咸而死，其說不確。王夫之、陳第、屈復之說近是。餘皆備參考。以上四句說：孤兒歎息而拭淚，放逐在外的子弟不得歸還。有誰想到此能不心痛？我所聽到的彭咸的事情，昭然於眼前。

登石巒以遠望兮^①，路眇眇之默默^②。人景響之無應兮^③，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④，居戚戚而不可解^⑤。心鞿羈而不形兮^⑥，氣繚轉而自締^⑦。穆眇眇之無垠兮^⑧，莽芒芒之無儀^⑨。聲有隱而相感兮^⑩，物有純而不可為。藐蔓蔓之不可量兮^⑪，縹緜緜之不可紆^⑫。愁悄悄之常悲兮^⑬，翩冥冥之不可娛^⑭。凌大波而流風兮^⑮，託彭咸之所居^⑯。

【校記】

〔一〕之：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而」。○快：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決」。按當作「決」，詳見注釋。
〔二〕居：聞一多、姜亮夫疑爲「思」字之誤，可參考（詳見楚辭校補及屈原賦校注）。○不可解：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不解」。夫容館本、馮刻本作「不解」。

〔三〕形：洪興祖引一本作「開」。朱注本作「開」，引一本作「形」。夫容館本、馮刻本作「開」。按當從一本作「開」。王逸注：「肝膽係結，難解釋也。」所謂「難解釋」，正釋「不開」之意，是王本作「開」。

〔四〕藐：洪興祖引一本作「邈」。朱注本作「邈」，引一本作「藐」。○蔓：洪興祖引一本作「漫」。朱注本作「漫」，引一本作「蔓」。按當從一本作「邈漫漫」，「藐蔓蔓」爲借字。

【注釋】

①巒：說文云：「山小而銳。」

②眇眇（3.00秒）：洪興祖說：「眇眇，遠也。」（楚辭補注）清王念孫說：「（廣雅：「邈邈、眇眇，遠也。」）釋言云：「眇，莫也。」重言之則曰眇眇。」（楚辭九章云：「路眇眇之默默」，管子內業篇云：「渺渺乎如窮無極」，「渺」與「眇」同。「眇眇」猶「邈邈」耳。」（廣雅疏證卷六上）又明汪瑗說：「眇眇，幽深貌。」（楚辭集解）亦通。默默：洪興祖說：「寂無人聲也。」「登石巒以遠望」二句，王逸說：「昇彼高山，瞰楚國也。郢道遼遠，居僻陋也。」（楚辭章句）明林兆珂說：「言昇彼高山，以瞰楚國，而郢路遼遠，眇默而絕影響。」（楚辭述注）明汪瑗說：「石巒，則無草木蔽翳可遠望也。望，望彭咸也。路，登石巒之徑路也。眇眇，幽深貌，默默，寂寞貌，總言道路僻陋而無人聲也。」清錢澄之說：「此言所居之岑寂，益增其愁，登巒遠望，欲以

娛憂也，而路眇眇以遠，默默以幽。」（莊屈合詁）清徐煥龍說：「身雖將死於沅湘，心尚難忘乎鄢郢，復登巒遠望，則其路眇眇而幽，默默而寂。」（屈辭洗髓）清陳本禮說：「先寫望郢，路既眇眇，時復昏黑。」（屈辭精義）按前人注此二句，無大差異，大多符合屈辭本義，可互相發明，惟汪瑗以望爲望彭咸，不合文義。又有陳本禮以「路」之「默默」解以「時復昏黑」，顯係誤解。又清馬其昶以「路眇眇之默默」的「之」，同「與」，說可參考（見其屈賦微）。

③「入景響之無應」二句，前人注此二句，於下句較多歧義，其不同，首先集中於對「省想」理解不同。前人的不同理解分爲兩種，一種始於洪興祖。洪興祖釋此二句說：「景，物之陰影也。葛洪始作『影響』。省，察也，審也。」自洪興祖以下，不斷有緣其說而發揮者。如明陳第說：「山高路遠，故影響俱無，而聽視寂滅。」（屈宋古音義）清牟庭相說：「石巒之靜，使人耳無聞，目無省，心無想慮也。」（楚辭述芳）第二種理解始於朱熹，繼其說以發揮者代不乏人。朱熹說：「省想，聞見所不能接，而但可省記思想者也。」（楚辭集注）清錢澄之說：「既入而景響無應，不惟無蹻然之足音也。空山獨處，即使無人，而有影響之應，聞之猶動人省想，庶幾具有至者乎？今求聞以省想而不可得，則寂寞極矣。省想，猶猜度也。」清徐煥龍說：「凡物，影隨形，響隨聲，莫不有應。今則人於景響無應之鄉，欲一聞吾日夜所省思念之事，而絕不可得，聞且不得，他復何望哉？」以上兩種解釋，區別在於，第一種以「省」作「察」、「視」，第二種以「省」作「思」、「念」。明代汪瑗的解釋與此二者不同，他說：「深造曰入，蓋言登高既無所見，故復深入以尋訪也。無應，猶言不答也。省想，亦猶景響也。如今俗言絕不聞消息之意。」「有所望者則有

所見，有所感者則有所應，有所求者則有所得。今登高入深，極其搜覓，顧乃眇眇焉，默默焉，而景響、省想之無所遇焉，能不令人鬱鬱而愁哉？無應，以在人而言，不可得，以在己而言，二句一意，曰入曰聞，互文也。本謂深入尋訪而絕無所聞耳。景響無應，省想不得，所以極狀其無聞也。或曰，上二句言登高無所見，下二句言入深無所聞。或曰，下二句俱承眇眇默默而申言之。」清夏大霖說：「景響，指騷賦托物比興之作。無應者，不入君之耳也。身在放所，側耳以聽，曾望君一省想其言，不可得也。」（屈騷心印）按以上諸說，依第一種說法，下句意思是：「聽、視、想而不可得。」從悲回風全篇內容及思想感情看，這是屈原在流放地所寫，在那種寂無人跡、與世隔絕的環境裏，他見不到人，聽不到人聲，惟一可做的事就是「想」，如果照第一種說法，連「想」都不可得，顯然有悖事理。比較之下，第二種說法以「省想」連讀，解作「思」、「念」，較合情理。正因為在流放地無所見又無所聞，就更要靠對往事的回憶來打發日子，也必然想聽到自己曾經熟悉的人和事的訊息，但是，處在屈原當時的環境、地位，這是辦不到的，眼前的景物、聲音都對自己沒有反應，所思所念的人與事又無從通訊息，因而會有下文的「愁鬱鬱」與「居戚戚」。汪瑗解釋下句是「絕不聞消息之意」，其說最確。朱熹、徐煥龍之說亦是，錢澄之之說可參考。夏大霖以「無應」、「省想」屬楚王，其說誤。以上四句意思是：我登上石頭山向遠方眺望，那寂無人聲的路徑又遠又長。周圍的景物、聲息對我都無回應，我想聽到思念的人與事的消息也不可能。

④快：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決」。于省吾先生說：「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王注：「中心煩冤，常懷忿也；思念憔悴，相連接也。」洪氏補注：「解，除也。」考異謂「快」一作「決」。一無可字。」按

考異所引一本是對的。本文應作「愁鬱鬱之無決兮，居戚戚而不解」。文選甘泉賦：「天閭決兮地垠開」，李注謂「決亦開也」。本文之「無決」與「不解」相對爲文。「決」訓「開」與「解」訓「除」（詩天保的「何福不除」，毛傳訓「除」爲「開」），互文同義。哀郢稱：「心絀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釋」與「開」義相因，可以互證。（澤螺居楚辭新證）按于說是，「快」當作「決」。

⑤居戚戚而不可解：聞一多說：「案『居』與上下文『愁』『心』『氣』諸字義不類。王注曰『思念憔悴，相連接也』，疑居爲思之誤。」（楚辭校補）姜亮夫說：「章句釋云：『思念憔悴相連接也』，憔悴釋戚戚，相連接釋不可解，則思念二字，所以釋居，居無思念之義，疑居本思字之誤。本章皆從思念想象處立義，必爲思字無疑。」（屈原賦校註）按聞一多、姜亮夫之說頗具參考價值，「思」比「居」更切合上下文義，且上句「愁鬱鬱」與下句「思戚戚」相對成文，並符合屈辭中慣用的三字狀語文例。但「居」改爲「思」，無校勘方面根據，不當遽改，姑從原文作「居」。

⑥鞿（三激）：馬韁繩。羈（三基）：馬籠頭。「心鞿羈」，比喻心靈受到束縛。形：當作「開」，參見校記。「心鞿羈而不形」，王逸說：「肝膽繫結，難解釋也。」明汪瑗說：「心有愁戚不能開豁，猶馬有鞿羈，則不能放逸也。」清王夫之說：「鞿羈不形，困心不釋。神結於中而不能泄也。」（楚辭通釋）清夏大霖說：「言心如馬受韁絡，不得開展。」清劉夢鵬說：「鞿羈，心緒結也。」（屈子章句）

⑦「氣繚轉而自締」，王逸說：「思念緊卷而成結也。」洪興祖說：「緊卷，一作繚縷。」「繚，纏也。締，結不解也。」朱熹說：「繚轉自締，謂繚戾回轉而自相結也。」汪瑗說：「轉，既繚而復繚之也。言鬱結之

氣，如繩之輾轉繚繞而自相糾結，不可解脫也。上句以馬喻心，此句以繩喻氣，而四句不過反復言其愁之甚也。但始而鬱鬱，既而戚戚，既而鞿羈而繚轉，始而無快，既而不解，既而不開而自締，其詞意又自有淺深之序，讀者不可不知也。」清錢澄之說：「繚轉自締，蓋不俟紕之、編之而自固結也。」清王夫之說：「繚轉自締，氣隨心困，欲舒而若束之也。」以上四句意思是：愁鬱鬱而無法排解，常戚戚而不能釋然，心緒如同被馬韁栓縛而不開豁，鬱結之氣盤旋纏繞糾結在一起。

⑧穆眇眇：靜穆遼遠的樣子。「穆眇眇之無垠」，汪瑗說：「此章承上入石巒之深，而有感於其中風景之蕭索而言也。穆，深微貌。無垠，無邊際也。此句言丘壑之遼僻。」清徐煥龍說：「思君之念，戀郢之情，穆然幽深，眇眇無垠可限。」清陳本禮說：「前眇眇，歎郢路之遙遠也；此眇眇，歎懷王之孤魂羈於秦也。」馬茂元說：「穆眇眇，言其遙遠而幽微。」（楚辭選）姜亮夫解釋「穆眇眇」句說：「言心靜則深遠無涯。」

⑨「莽芒芒之無儀」，洪興祖說：「儀，匹也。」朱熹說：「或曰，儀，猶像也。言己之愁思浩然，廣大幽深，不可爲像也。」汪瑗說：「莽，茂盛貌。懷沙篇曰『草木莽莽』是也。芒芒，廣大貌。儀、倪通用。無儀，猶無垠也。此句言草木之蔽晦。」清錢澄之說：「眇眇、芒芒二句，言宇宙之大，無所不有，不可以常理揆也。」清蔣驥說：「無儀，言身之孤。」（山帶閣注楚辭）清劉夢鵬說：「莽，草亂貌。芒芒，荒郊草衰之象。無儀，猶言不成景象。登望故國，觸目生哀，而見其狀如此，黍離之痛也。」陳本禮說：「無儀，不見其形影也（按指懷王）。」馬茂元說：「莽芒芒，言其廣闊而空曠。儀，古音俄，象也。無儀，猶言無邊。」穆眇眇之

無垠二句「承上文，意謂自己的心情有時因愁思而糾結在一起，有時則陷入空虛而無所着落的狀態。」
 姜亮夫說：「儀，匹也。莽芒芒，言心運動之時，動則蒼茫無匹也。」按以上二句，舊註分歧較多。主要集中在三點：一是對「穆眇眇」、「莽芒芒」的解釋。「穆眇眇」是指靜穆遼遠的樣子。或從馬茂元，是指遙遠而幽微。「莽芒芒」是空闊無際的樣子。「穆眇眇」與「莽芒芒」，都是屈辭中慣用的三字狀語，不當拆開分釋。舊註中如汪瑗、劉夢鵬，將其分開解釋，均誤。二是前人對「無儀」的解釋各不相同。洪興祖釋「儀」爲「匹」，蔣驥引伸爲「無儀，言身之孤」，姜亮夫亦以匹爲釋。朱熹以「儀」爲「像」，汪瑗、馬茂元以「無儀」爲「無垠」、「無邊」。三是對二句意思的理解不同。朱熹理解爲「己之愁思浩然，廣大幽深」，此意可採，但又說「不可爲像」，似不妥。汪瑗以爲上句是指「丘壑之遼僻」，下句指「草木之蔽晦」，可以參考。蔣驥理解爲「孤獨無偶」之意，姜亮夫以爲「心靜則深遠無涯，動則蒼茫無匹」，可參考。劉夢鵬以爲「荒郊草衰之象」，「黍離之痛」，陳本禮以爲指懷王羈於秦，不見其形影，均爲穿鑿之說。比較而言，朱熹總的理解即指詩人「愁思浩然，廣大幽深」，其意頗可採納；馬茂元之說，即詩人的心情「有時則陷入空虛而無所着落的狀態」，亦接近屈辭文意，姑從朱、馬之說。以上二句意思是：我的思緒陷入了無邊無際的靜穆與空闊。

⑩「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二句，汪瑗說：「聲有隱而相感，猶聲有隱而先倡也。指飄風而言。倡、感，其義一也。蓋有所倡者，有所和而亦有不和者，蘭茝幽而獨芳是也；有所感者有所應，而亦有不應者，物有純而不可爲是也。但前「物有微而隕性」，物字專承蕙言，此物字乃泛言，亦暗指蘭

菴以自喻也。……純而不可爲，謂受氣之渾厚而不可變化也。化字與爲字，古書及古韻多通用，如訛字亦作譌，則化與爲通用可知，但不能求其說，而易曰變化云爲，則其義相通者久矣。莊子曰，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此卽物有純而不可爲之意也。清王萌說：「上二句申言己之愁思，下二句復感歎君之偏聽也。聲有相感，怪其不能感動也，物不可爲，歎其偏信而不可變也。」（楚辭評註）清夏大霖說：「隱，言風聲未到而先感其氣者，無不枯槁也。喻讒人之流毒，其害賢之跡甚隱，賢者冒其毒，害及國家，屈子受讒，乃隱而相感者。物有純而不可爲，如彭咸志介可謂純矣，然惟守死，終不能移風易俗，所以寧死也。」清劉夢鵬說：「聲，風聲，純猶美也。適聽回風之聲動，已無窮之感，蕙生非時，不免搖落，雖有其美，而終不可爲，其如此回風何哉！」清戴震說：「純，猶專也。」（屈原賦注）清陳本禮說：「聲隱有感，兩魂異地相望，恍聞悲哭之聲也。物純不可爲者，前懷因誤信子蘭『奈何絕秦歡』一派媚秦軟語，迎合秦昭，卒致被留，故痛斥其純而不可爲，深有恨於此也。」清胡文英說：「聲隱而相感，兩美必合也，物純不可爲，荃不揆予也。」（屈騷指掌）清王闓運說：「爲，化也，已志純一，不隨衆變也。」（楚辭釋）聞一多先生說：「九歎悲思注：『偽，變也。』爲偽通。」（九章解詁）馬茂元說：「聲，指風聲。隱，尚未顯著的跡象。回風一起，意味着肅殺的秋冬的來臨，生物都將枯萎，使人感慨生悲。上句用以影射國運的沒落。下句與『物有微而隕性』同意，用來比喻自己大命的將傾。物，指蕙。純，言其稟性的純潔，經不起回風的摧殘。不可爲，沒有挽回的辦法。」姜亮夫說：「言聲雖微弱，而有可以相感之道，物雖純粹，而有不能作爲之時，以喻思念之不必定收相比之效也。」按以上諸說，對二

句的理解各不相同，互有差異。陳本禮以懷王留秦事附會原文，其說不可信。舊註對「爲」有兩種解釋，一種以汪瑗爲首，解作「變化」，一種始自洪興祖，解作「作爲」。汪瑗之說有根據，於文意亦可通，故錄以備考。此二句與篇首「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二句相應。「聲有隱而相感」句與「聲有隱而先倡」句意思有關聯，「物有純而不可爲」句與「物有微而隕性」句意思相近。聲，指風聲。隱，隱微，不顯著。這句是說，回風起，其勢雖隱而不顯，草木却有所感。物，即前「物有微而隕性」之物。純，指純潔、美好。這句意思是，在肅殺凌厲的回風面前，純潔美好的事物無能爲力，無可奈何。至於二句包含的現實寓意，是屈原自喻，或是指懷王，指彭咸，舊說紛紜，錄之以備參考。劉夢鵬、馬茂元之說似較妥。以上二句意思是：風聲雖隱微，草木與之相感，純潔美好的事物亦無能爲力，無可奈何。

⑪藐蔓蔓：當從一本作「邈漫漫」。長而又長的樣子。量（mǎo 良）：計量，度量。

⑫縹（piāo 飄）緜緜：長遠，連緜不斷。紆（yū 迂）：屈曲回旋。洪興祖說：「紆，縈也。」「藐蔓蔓之不可量兮，縹緜緜之不可紆」二句，王逸說：「八極道理，難算計也。細微之思，難斷絕也。」清林雲銘說：「紆，曲也。極目無際，自顧無可託身處。」（楚辭燈）清徐煥龍說：「國祚特懸於一線，若飄絲之緜緜，不可紆而縈繫。」清蔣驥說：「縹，飄然一往之意。紆，回也。」清夏大霖說：「言國之敗亡不可量，細微之綿力，不能縈結以約束散漫之物。」清劉夢鵬說：「縹，心緒微也。緜緜，不絕也。邈漫漫，去國道遠也。縹緜緜，思君情長也。」清王念孫說：「（廣雅：「緜緜、曼曼，長也。」）（曼），字亦通作蔓。」逸周書和寤解「緜緜不絕，蔓蔓若何」，緜緜，小長貌；蔓蔓，大長貌。是緜緜、蔓蔓皆長也。楚辭九章云：「藐蔓蔓之不

可量兮，縹緜緜之不可紆，緜緜猶蔓蔓耳。」（廣雅疏證卷六上）清胡文英說：「邈漫漫之不可量，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也。縹，縹渺，遠意。緜，長也。不可紆，不能曲以就我也。」聞一多說：「廣雅釋詁三：『紆，索也。』繩索之索謂之紆，求索之索亦謂之紆。」于省吾說：「按上文言『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自此以下，均係描述愁緒無端之意。漢書賈誼傳之『鳳縹縹其高逝兮』，顏注訓『縹縹』爲『輕舉貌』，是『縹』與『飄』同，卽蔣驥所謂『飄然』之意。但是，既言『飄綿綿』，則有彎環縈繞之意，與不可紆回之義顯然不合。『紆』字在此應讀爲『虞』，紆、虞疊韻。晚周器欒氏壺：『歲賢鮮于』，『鮮于』卽『鮮虞』，『于』之通『虞』，猶『紆』（從于聲）之通『虞』。爾雅釋言：『虞，度也』。孟子離婁：『有不虞之譽』，趙注訓『虞』爲『度』。虞訓度，典籍習見。上句言『藐漫漫之不可量兮』，量謂計量，計量與虞度互文見義。王注訓『紆』爲『斷絕』，不僅『紆』字本無『斷絕』之訓，而且在文義上也是講不通的。」按以上二句，舊註發生歧義，主要集中於下句「縹緜緜之不可紆」。「縹緜緜」的意思，如王念孫說，「緜緜，小長貌；蔓蔓，大長貌，是緜緜、蔓蔓皆長也」，「縹緜緜」與「藐蔓蔓」意相同而相對成文。「紆」，說文釋「縈也」，卽回旋縈繞。上句「藐蔓蔓之不可量」，意思是說愁思緜長不可測量。下句「縹緜緜之不可紆」，意思應與上句相對。但「紆」釋爲「縈」，全句意思不好理解。王逸釋下句爲「細微之思，難斷絕也」，意思與上句不相連屬，且「紆」並無斷絕之意。徐煥龍、夏大霖、胡文英之說，都以二句爲比喻國家前途，但他們對下句的解釋，如夏大霖「細微之綿力，不能縈結以約束散漫之物」，如胡文英「不可紆，不能曲以就我也」，都顯得牽強而生硬。于省吾先生以「紆」爲「虞」，「紆」解作「虞」，於全句意思順暢且與上句相

對成文。儘管其所據僅限於「紆」「虞」二字疊韻，缺少多方面的證據，但其說法仍不失為重要的參考。此二句的意思，應從于省吾先生說，「均係描述愁緒無端之意」。以上二句意思是：我的遐思邈遠無涯，不可測其邊際，愁緒飄渺無定亦不可量其所在。

⑬悄悄（piao巧）：憂愁的樣子。洪興祖說：「詩云：『憂心悄悄』。『愁悄悄』，指憂慮深重。」

⑭翩：疾飛。冥冥：高遠，深遠。朱熹說：「冥冥，遠去也。」翩冥冥：很快地飛嚮高空。清蔣驥

說：「翩冥冥，翩然入於冥途也。」以「冥冥」為死亡之路，其說誤。「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

娛」，王逸說：「憂心慘慘常涕泣也，身處幽冥心不樂也。」洪興祖說：「此言已欲疾飛而去，無可以解憂者

也。」清徐煥龍說：「我之愁思悄悄常悲，縱令遠去他邦，如鳥之翩飛於冥冥，終不可以娛樂我心。」洪

徐之說近是。王逸以「冥冥」為「幽冥」，不確。以上二句說：重重憂愁使我常常悲傷，縱然疾飛於空

中，也無法使我快樂。

⑮凌：清陳本禮說：「凌，歷也。」聞一多說：「凌，乘也。」按當從聞一多說。流：朱熹說：「流，猶隨

也。」清劉夢鵬說：「流風謂從流隨風，不拘所泊也。」清陳本禮說：「流者，隨波而漂也。」「凌大波而流

風」，洪興祖說：「言乘風波而流行也。」明汪瑗說：「猶哀郢篇所謂『順風波而流從』之意。言乘舟而濟

渡也。」

⑯「託彭咸之所居」，王逸說：「從古賢俊，自沈沒也。」朱熹說：「凌波隨風而從彭咸，又自沈之意

也。」明汪瑗說：「猶託彭咸之所在也。」清王昉說：「備寫愁緒，直覺身心茫茫無着，舍託彭咸無可安頓

也。」（楚辭評注）清錢澄之說：「極寫愁心重複瑣屑，數落不盡，其志惟在託彭咸之所居，而愁思始息。自此以下，皆是從彭咸往來上下，所言俱非人間世也。」清夏大霖說：「此節言國事無底止，遂臣不得有爲，愁不可堪，決計以死從彭咸也。」姜亮夫說：「言將從彭咸而居也。彭咸所居，卽下文上高巖以下一段也。」按彭咸在屈辭中多次出現。其人其事已不可考。舊注中多因屈原投水而死，故反推彭咸亦必水死。此句的上句是「凌大波而流風」，更爲大多數舊注認作彭咸水死的證據。其實，此二句的意思並非如大多數舊注所說，是屈原決計從彭咸水死，二句意思是說，要乘波隨風，追隨彭咸之所在，以彭咸爲自己精神之寄託。如汪瑗說，「託彭咸之所在」，王萌說：「舍託彭咸無可安頓」；錢澄之說：「自此以下，皆是從彭咸往來上下，所言俱非人間世」；姜亮夫說：「上高巖以下一段，爲『彭咸所居』，諸人所說近是。以上二句說：我乘着波浪隨風飄泊，彭咸之所在就是我的寄託。」

上高巖之峭岸兮^{（一）}①，處雌蜺之標顛^②。據青冥而攄虹兮^③，遂儵忽而捫天^④。吸湛露之浮源兮^{（二）}⑤，漱凝霜之雰雰^{（三）}⑥。依風穴以自息兮^⑦，忽傾寤以嬋媛^{（四）}⑧。馮崑崙以瞰霧兮^{（五）}⑨，隱岐山以清江^{（六）}⑩。憚涌湍之礚礚兮^{（七）}⑪，聽波聲之洶洶^{（八）}⑫。紛容容之無經兮^⑬，罔芒芒之無紀^⑭。軋洋洋之無從兮^⑮，馳委移之焉止^{（九）}⑯。漂翻翻其上下兮^{（十）}⑰，翼遙遙其左右^⑱。汜濇濇其前後兮^⑲，伴張弛之信期^⑳。觀炎氣之相仍兮^㉑，窺煙液之所積^㉒。悲霜雪之俱下兮^㉓，聽潮水之相擊^㉔。借光景以往來兮^㉕，施黃棘之枉

策^{②⑥}。求介子之所存兮^{②⑦}，見伯夷之放迹^{②⑧}。心調度而弗去兮^{②⑨}，刻著志之無適^{③⑩}。

【校記】

〔一〕峭：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隋」。按「隋」與「峭」同。

〔二〕源：洪興祖引一本作「涼」。朱注本作「涼」，引一本作「源」，注曰非是。夫容館本、馮刻本作「涼」。

按姜亮夫屈原賦校注說：「浮源，源一作涼，皆不可通，涼源又一字之誤，疑本作浮浮，與下句霜之雰雰對文。浮浮者，言露濃重之像，詩江漢：江漢浮浮。傳，衆彊兒。詩角弓：雨雪浮浮。傳，猶漙漙。是也。」此說可參。

〔三〕雰雰：文選曹植贈丁儀詩注、阮籍詠懷詩注、張載雜詩注並引作「紛紛」。

〔四〕嬋媛：洪興祖引一本作「揮援」，引一本作「擅徊」。朱熹引一本作「擅徊」，注曰非是。按「揮援」與「嬋媛」同，並「暉咍」之借字。作「擅徊」非是。

〔五〕瞰霧：洪興祖引一本作「瞰霧露」，一本作「澈霧露」。朱注本作「澈霧」，引一本作「瞰霧露」。夫容館本、馮刻本作「瞰霧露」。按據文義，似當從朱本作「澈霧」。「澈霧」與下文「清江」爲對文。但王逸注曰：「遂處神山，觀濁亂之氣也。」是王逸所據之本作「瞰」。

〔六〕岐：洪興祖引一本作「岐」，引一本作「汶」，注曰：「岐、岐、汶並與岷同。」書曰「岷山導江」，岷山在蜀郡氏道縣，大江所出。史記作汶山。列子音義引楚詞「隱汶山之清江」。夫容館本、馮刻本

作「岷」。

〔七〕涌：原本玉篇石部引作「勇」。○礧：洪興祖引一本作「礧」。按「礧」與「礧」同。

〔八〕洶洶：原本玉篇石部引作「匈匈」。

〔九〕委移：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透蛇」。○止：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至」。

〔一〇〕漂：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飄」。○翻：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幡」；洪又引一本作「潘」，朱又

引一本作「繡」。

〔一一〕弗：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不」。

【注釋】

①巖（gāo 顏）：崖岸。 峭：峻峭，陡直。 岸：水邊高起之地。 「上高巖之峭岸」，王逸說：「升彼

山石之峻峭也。」（楚辭章句）

②蛻（zī 泥）：爾雅釋天：「蛻爲挈貳。」郝懿行爾雅義疏說：「蛻，雌虹也。……挈貳，其別名。」又

說：「蛻者，霓之假借。……虹、霓散文俱通。故邢疏引郭氏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

虹；闇者爲雌，雌曰霓。」標：洪興祖說：「標，杪也。」（楚辭補注） 顛：洪興祖說：「頂也。」聞一多說：

「漢書司馬相如傳：『偃蹇杪顛。』標顛卽杪顛。」（九章解詁）按杪顛是樹梢的頂端，標顛是頂點，頂端的

意思。 「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蛻之標顛」二句，明李陳玉說：「自『上高巖之峭岸』句至末，共四十句，

皆言從彭咸所居以後，上天下地，登山觀水，神魂所之，靡所不適：據虹處蛻，捫天吸露，漱霜依風，過崑

崙，涉岐山，看波濤，聽潮水，經炎霜，窺烟液，吊介子，訪伯夷與子胥、申徒之輩，上下左右，豈不快哉！何事受人間之樊籠乃爾邪？此所以決意彭咸之從也。」（楚辭箋註）清王夫之說：「此下言沈湘以後，精神不泯，遊翱天宇之內，脫濁世之汙卑，釋離愁之菀結，以一死自靖於先君，迢然自得也。」（楚辭通釋）清徐煥龍說：「託彭咸所居，則我且上彼高巖，更登峭岸，接雌蜺之標顛而處之。」（屈辭洗髓）清胡文英說：「此與登石巒以遠望，皆承惘惘遂行而言，蓋不忍此心之常愁，而託遠遊以自解也。」（屈騷指掌）按自「上高巖之峭岸」以下諸句，承接「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二句，是詩人想像追隨彭咸上天入地，遨遊於天宇之內，無所不至，表達了詩人欲擺脫世俗人間的一切煩惱，想要隨心所欲，自由馳騁的心情。李陳玉、徐煥龍、胡文英說是；王夫之以爲是沈湘以後，精神不死，遊翱天宇之內，此種說法不合屈辭文義，但其「脫濁世之汙卑，釋離愁之菀結」的解釋，是符合屈辭文義的。以上二句說：我登上高峻的崖岸，來到那彩虹的最高處。

③據：憑藉，依靠。青冥：青天。清王夫之說：「青冥，空宇也。」據（ㄓㄨˋ舒）：抒發，舒散。又王夫之說：「據虹，發氣成虹也。」可以參考。

④儵（shu樹）忽：疾速的樣子。捫（ve門）：撫摸。以上二句說：倚靠青天舒散了彩虹，一下子我就摸到了天。

⑤湛露：指露水濃重。浮源：聞一多說：「源猶泉也。」九懷通路「北飲兮飛泉」注曰：「吮嗽天液之浮源也。」王以浮源爲飛泉，殆確。爾雅釋天「甘露（今作雨，從論衡是應篇引改）時降，萬物以嘉，謂

之醴泉。」此古稱露爲泉之證。」又「源」，洪興祖引一本作「涼」，朱注本作「涼」。明汪瑗說：「浮涼，謂露之清澈，其光若浮而味涼也。」（楚辭集解）又姜亮夫屈原賦校注疑本作「浮浮」，與下句「霜之雰雰」對文。姜說：「浮浮者，言露濃重之像。」詩江漢：「江漢浮浮。」傳，衆彊兒。詩角弓：「雨雪浮浮。」傳，猶漙漙。是也。」以上諸說，聞一多與汪瑗有版本根據，但聞說於原文似難通，姜亮夫以爲當作「浮浮」，其說於文句可通，且與下句「雰雰」相對成文。但作「浮浮」無版本根據，不宜遽改。以上諸說可備參考。此姑作「浮涼」解。

⑥雰雰（ふふ）：意同「紛紛」，霜雪紛降的樣子。以上二句說：吸入那濃厚的露水真清涼，再用那紛飛的凝霜漱一漱口。

⑦風穴：古代傳說中風自此出的窟穴。淮南子覽冥訓：「羽翼弱水，暮宿風穴。」注曰：「風穴，北方寒風從地出也。」洪興祖引宋玉賦云：「空穴來風。」清蔣驥說：「風穴，在崑崙之巔。」淮南子云：「崑崙山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即天問所云西北辟啓者也。」（山帶閣注楚辭）明汪瑗說：「穴者，巢窟之處也。蓋風從地出而又出於地之虛處，故曰虛則生風，又曰空穴來風。凡風所從出之處，皆曰風穴，如莊子所謂大塊之竅、宋玉所謂土囊之口是也。」汪瑗說：「自息，獨宿也。」

⑧傾寤：偏側着身子醒來。朱熹說：「傾寤，傾側而覺悟也。」（楚辭集注）汪瑗說：「傾寤謂假寐輾轉之間，忽然傾側而覺寤也，是亦獨懷不眠之意。」王夫之說：「傾寤，欹眠而寤也。」蔣驥說：「傾寤，傾側而覺也。」又聞一多說：「左傳文十八年又宣六年敬嬴，公穀敬皆作頃。又昭七年南宮敬叔，說苑雜言篇」

敬亦作頃。此並驚傾聲近字通之比。左芬離思賦「驚寤號咷」。錄以備參考。嬋媛(chán yuán 嬋元)：朱熹說：「悲感流連之意也。」汪瑗說：「嬋媛，美女嬌態貌。人之乍寤，欠伸而起，其體軟弱不能自持若嬌態也。」清林雲銘說：「傾側而覺，又有牽戀之事。」（楚辭燈）清王邦采解作「牽持眷戀」（見離騷彙訂）；清王念孫說：「九章『忽傾寤以嬋媛』，一作『儻回』，『儻回』與『嬋媛』古聲相近，亦牽引之意也。」（廣雅疏證卷六上）聞一多離騷解詁「女嬃之嬋媛」句注說：「王注曰『嬋媛猶牽引也。』案說文口部曰『嚶，喘息也，』『喘，疾息也』，欠部曰『歔，口氣引也』。嚶喘歔並字異而義同。口氣引之義，與王訓嬋媛爲牽引者尤合，是嬋媛卽喘也。蓋疾言之曰喘，緩言之則曰嬋媛。喘者氣出入頻數，有似牽引，故王以牽引訓之。嬋媛一作嚶回。方言一曰『凡恐而噎噎謂之脅閱，南楚江湖之間謂之嚶回』，廣雅釋詁二曰『嚶回，懼也。』案詩王風黍離篇『中心如噎』傳曰『噎，憂不能息也。』說文口部曰『噎，飽食息也』，素問至真要大論注曰『心氣爲噎。』噎噎雙聲連語，亦呼吸疾促之謂，故又謂之嚶回。惟曰恐曰懼，似不足以盡嚶回之義。凡人於情感緊張，脈搏加急之時，無不喘息，恐懼但其一端耳。本篇『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此怒而嬋媛也。九歌湘君篇『女嬋媛兮爲余太息』，九章哀郢篇『心嬋媛而傷懷兮』，此哀而嬋媛也。悲回風篇『忽傾寤以嬋媛』，傾寤卽驚寤，此驚而嬋媛也。……特字則當以方言廣雅作嚶回者爲正，本書作嬋媛，一作嚶援，皆假借耳。按聞一多認爲嬋媛是指人由於情感緊張，脈搏加急而引起的喘息，其說極爲精當。此處『忽傾寤以嬋媛』，是指忽然又想起了傷痛之事，內心劇烈的感情活動又引起了喘息。或從聞一多說，以『傾寤』作『驚寤』，因忽然驚醒而喘息，說亦可通。舊注中以『嬋媛』爲『流

連」、「美女嬌態貌」、「牽持眷戀」等解釋均誤。以上二句說：倚靠風穴我獨自歇息，朦朧中偏側着身子忽然醒來，警遽中不由得喘息起來。

⑨馮（*o:io*平）：憑藉，依靠。朱熹說：「馮，據也。如馮軾之馮。」崑崙：古代神話傳說中的神山。瞰：俯視。

⑩隱：隱蔽，遮擋。岐山：即岷山，位於四川松潘縣北，綿延四川甘肅兩省邊境。岷山是長江黃河的分水嶺，是岷江嘉陵江的發源地。以：與。清江：清澈的江流。「馮崑崙以瞰霧兮，隱岐山以清江」二句，朱熹注本「瞰」作「激」。朱熹注曰：「激霧，去其昏亂之氣也。」與「激霧」相對，下句中「清江」朱熹注曰：「去其濁穢之流也。」「激」與「清」都被當作及物動詞使用。朱熹解釋「隱」字：「隱，依也，如隱几之隱」，其意與上句的「馮」字相同。王逸注曰：「遂處神山，觀濁亂之氣也。」可知王逸所據之本作「瞰」。今從王逸，作「瞰」以解。聞一多說：「自崑崙下視，岐山清江皆隱於霧中。」其說是。以上二句說：我憑據崑崙山俯視雲霧，岷山與清澈的江流都被霧氣遮蔽了。

⑪憚：畏懼。涌湍：洶涌的急流。礧礧（*lo:lo*科）：急流聲。一說水激石聲。

⑫洶洶（*xio:io*凶）：水勢兇猛發出的聲音。以上二句說：洶涌的急流衝激石頭，礧礧的聲音使我畏懼，耳邊聽到的是洶洶的波濤聲。

⑬容容：洪興祖說：「變動之貌。」朱熹說：「紛亂之貌。」紛容容：指波濤流動起伏、紛亂變動的樣子。經：法度、條理。

⑭罔芒芒：廣闊無邊的樣子。

紀：秩序、準則。

「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二句，清蔣

驥說：「容容、芒芒皆指江水言。」清胡文英說：「無經，亂而不整也。」聞一多說：「月令：『毋失經紀』，經紀猶法度條理也。此言水波之紛亂。」以上二句意思是：波濤起伏流動，茫茫無邊，一派紛亂無序的樣子。

⑮軋：朱熹說：「傾壓之貌。」清錢澄之說：「軋者，波波相壓之勢。」（屈詁）清蔣驥說：「軋，勢相傾也。」洋洋：廣遠無邊的樣子。軋洋洋：指波浪相互擠壓，無邊無際。無從：無由，不知從何而來。

聞一多說：「從，始。」

⑯委移（*wei yi*）：威宜；又寫作委佗、逶迤、委蛇、逶遲、威遲、威夷等。委移可作多種解釋，此處是指河水綿延曲折。焉止：何處是終止。以上二句說：波浪相傾相壓無邊無際，不知它從何而來；急流奔馳而去蜿蜒曲折，不知哪裏是盡頭？

⑰漂翻翻：波浪流動翻騰的樣子。上下：指波浪上下翻騰。

⑱翼：洪興祖說：「翼，疾趨也。語曰：『趨進，翼如也。』」王夫之說：「翼，飛鷺也。」近人武延緒說：「按翼讀翼。郭璞江賦『磴之以濤翼』，注：『湊漏之流曰翼。』集韻：『水貌也。』淮南子本經訓：『淌遊翼滅』，本文即作水貌解。」（楚亂札記）武氏之說可參考。遥遥：遙遠。翼翼遥遥：像飛一樣跑得又快又遠。這裏是比喻水流之速。左右：指波浪左右擺蕩。以上二句意思是：波浪上下翻騰着漂流嚮前，左右擺蕩着像飛一樣奔嚮遠方。

①⑨ 汜（fà）犯：水漲漫溢。 涌涌（yǒng）玉：水涌出的樣子。 汜涌涌：指水流漫溢涌動的樣子。前後：波浪前後涌動。與上文中「上下」、「左右」意同。

②⑩ 伴：伴隨。清蔣驥說：「伴，依也。」張弛：開弓曰張，鬆弓曰弛。這裏用張弛比喻潮水的起落。清王遠說：「潮有消長，故曰張弛。」（附見王萌楚辭評注）清屈復說：「張，施弓弦也；弛，弓解也。比潮汐之起落也。」（屈騷心印）信期：信守約期。指潮水的漲落有一定的規律，就像信守約期一樣準時。王遠說：「潮汐有信，故曰信期。」「汜涌涌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二句，明陳第說：「言憂心反復不定，而失其起居之常也。」（屈宋古音義）清錢澄之說：「上三句皆言波流上下左右動撼之狀。汜與泛同。涌前後，言忽前忽後也。朝潮汐，一長一落，皆有信期。伴張弛之信期，言隨潮汐往來也。」清蔣驥說：「張弛信期，指潮汐往來有常期也。」清劉夢鵬說：「此三句皆言汭流江潭，風波不定之象。秋冬陰氣嚴肅張也；春夏陽氣寬舒弛也。寒暑往來，按候不爽，故曰信期。伴信期者，言己在放，幾閱寒暑也。」（屈子章句）清胡文英說：「伴張弛之信期，如一張一弛之有信而可期也。」按自「憚涌湍之礚礚」以下至此二句，意思一以貫之，都是描寫波浪、水流，錢澄之、蔣驥之說近是。陳第以為此二句是寫憂思，劉夢鵬以為是寫日月交替，恐不合文義。以上二句意思是：潮水漫溢前後涌動，伴隨着一漲一落的信期。

②⑪ 炎氣：王逸說：「炎氣，南方火也。」洪興祖說：「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晝夜火然。』抱朴子曰：『南海蕭丘之中，有自生之火，常以春起而秋滅。』」朱熹說：「炎氣，火氣也。」明汪瑗說：「炎，燄也。」明黃文煥說：「炎氣，炎熱之氣也。」（楚辭聽直）馬茂元說：「炎氣，夏令鬱蒸之氣。」（楚辭選）相仍：王逸說：

「相仍者，相從也。」朱熹說：「相因而不已也。」聞一多說：「仍亦積也。」

②②煙液之所積：王逸說：「火氣煙上天爲雲，雲出湊液而爲雨也。……煙液所積者，所聚也。」朱熹說：「煙液者，火氣鬱而爲煙，煙所著又凝而爲液也。」王夫之說：「煙，雲也。液，雨也。積者，雲屯而雨沛也。此春夏之氣也。」劉夢鵬說：「觀炎氣，夏也。炎氣鬱爲煙雲，雲出湊爲膏雨。」馬茂元說：「煙，雲煙。液，上昇的地氣所凝成的水液，卽雨水。『炎氣』二句寫春夏的氣象。」

②③悲霜雪之俱下：明黃文煥說：「下霜之後，繼之以雪，秋而冬也。」

②④潮：朱熹說：「海水以月加子午之時，一日而再至者也。朝曰潮，夕曰汐。」明汪瑗說：「海水逆涌爲潮。」相擊：相互衝激。「觀炎氣之相仍」至「聽潮水之相擊」四句，汪瑗說：「炎煙者，火氣之所成而盛於夏者也。霜雪者，水氣之所結而盛於冬者也。潮水相擊則盛於仲春仲秋二季者也。各舉四時之盛者，而言之此四時之光景也。曰觀，曰窺，曰悲，曰聽，參錯之文耳。蓋謂四時之光景，其聲色之觸於目，入乎耳，而感乎心，不勝其日月如流之嘆也。卽歲忽忽其若頽，時亦冉冉而將至之意，故欲借四時之光景而急乘時以往來而周流，以求古之知己者。」清徐煥龍說：「秋冬雪霜俱下，木落水涸，潮信無差，其聲相擊，寒嚴淒切之情，堪悲堪聽。」清蔣驥說：「炎氣指夏，霜雪指冬，錯舉以槩四時也。」清胡文英說：「霜雪交下，則陰黨凝沍；潮水相擊，則濁流往來。承上而言清江之難。」姜亮夫說：「悲霜雪二句，直從炎氣煙液生來，言炎氣之上騰，雖爲相因，而煙之化雨，實爲聚積而然，卽其既化爲液，則爲霜之嚴，爲雪之皚，俱當下墜，不能永爲雲煙浮遊在天也，故見霜雪爲尤可悲。而霜雪融入於江湖而爲

水，則潮汐之來，又使水有相擊相盪之像，亦可悲之甚矣。此蓋將轉入下文求介子伯夷於人世一段，而設爲此詞也。蓋天庭亦不能久居，卽彭咸亦不可終從之義。故借炎氣煙液以爲喻，不得已而下求之於介子伯夷之以孤忠而死。然而調度無從，志終無所適矣。以結從彭咸一段之義也。」馬茂元說：「霜雪二句寫秋冬的氣象。」按自「觀炎氣」至「聽潮水」四句，語詞上的解釋，各家之說大同小異，且能相互補充，相互發明。合觀諸說，對原文的闡釋甚明。至於此四句的象徵意義，舊注說法各不相同。胡文英之說牽強，汪瑗、姜亮夫之說可備參考。此四句的含義當與「上高巖」以下一以貫之，承接「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是詩人想像追隨彭咸遨遊於宇內，登高山以歷江河，觀四時之風景，閱春秋寒暑，超凡脫俗，以求忘却現實世界的煩惱與痛苦。以上四句說：觀望那炎熱之氣不斷昇騰，窺見那煙雲化做雨水積而成流。悲嘆霜與雪紛然齊下，聽潮水相撞相擊。

②⑤借光景以往來：宋吳仁傑說：「按借光景以往來，猶離騷經聊假日以媮樂。」（兩漢刊誤補遺）汪瑗說：「借光景以往來，猶假日以消憂之意。」是總承上四句而言，蓋恐時光易過，欲急於追古之意。」

②⑥施：施與，實行。「施黃棘之枉策」，王逸說：「黃棘，棘刺也。枉，曲也。言己願借神光電景飛注往來，施黃棘之刺以爲馬策，言其利用急疾也。」洪興祖說：「初懷王二十五年，人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其後爲秦所欺，卒客死於秦。今頃襄信任姦回，將至亡國，是復施行黃棘之枉策也。黃棘，地名。」朱熹說：「以棘爲策，既有芒刺，而又不直，則馬傷深而行速。舊注以爲願借神光電景，飛注往來，施黃棘之刺以爲策，以求子推伯夷之故迹，是也。」又說：「（洪）說雖有事證，然與此文理絕不相入，不若舊說

之爲安也。」（楚辭辯證）宋吳仁傑說：「山海經，苦山有木焉，名曰黃棘，黃華而員葉，其實如蘭。」離騷草木多用山海經，九章蓋取諸此，地名之說誤也。本草木部有赤棘、白棘，唐本注引切韻曰：「棘，小棗也。花葉莖實俱類棗。」嘉祐圖經云：「枸杞一名僊人杖，而枸杞有針者，一名枸棘。」今此所云黃棘，以華黃得名。又其實如蘭，則用爲馬策者，特取其香耳，不以刺爲嫌也。」明黃文煥說：「施枉棘者，恐前驅之莫追，冀馬之速步也。」清王遠說：「黃棘，晦翁以爲以棘刺爲策而又不直，則馬行速，覺解牽強。」補注引懷王與秦盟於黃棘事，又與上下文不相貫串，當別有解。」清蔣驥說：「補註以黃棘爲地名，集註辨從王解，良是。抑考中山經云：『苦山有木名黃棘，黃華而員葉，其實如蘭，服之不字，豈亦芳香貞烈而有棘刺之物，故借以寓意歟？』」（楚辭餘論卷下）清孫詒讓說：「洪以黃棘爲地名，其說太巧，且與上下語氣不相貫，殆非也。此黃棘，自當以王詒爲正，卽所謂『王棘』也。」儀禮士喪禮云：『決用正王棘若擇棘。』鄭注云：『王棘與擇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世俗謂王棘砭鼠，「黃」、「王」音近，故通稱。神農本草經云：『黃連，一名王連。』是其例也。黃棘多刺，又策當直，而今反枉，皆言其不足用。」注乃以爲「利用急疾」，則正與屈子意相戾矣。」（札遼卷十二悲回風）聞一多說：「（黃棘）又名黃荊。通鑑齊紀十：『東昏侯……乃敕虎賁不得進大荊。』胡注曰：『大荊，牡荊也，俗謂之黃荊，以爲簪杖。』案策之言刺也，古鞭策以有芒刺之木爲之，故曰『黃棘之枉策』。王注：『施黃棘之刺以爲馬策，言其利用急疾也』，得之。」按「施黃棘之枉策」句，舊注主要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始於王逸，朱熹贊同王說。其後，宋吳仁傑，清蔣驥、孫詒讓，近人聞一多等皆從王說並有增補、發揮。持這種看法的在舊注中佔多數。另一種說法始於洪

興祖，以史記中懷王與秦昭王盟於黃棘之事解釋原文。對洪說，朱熹認爲「與此文理絕不相入」；王遠以爲「與上下文不相貫串」；孫詒讓則云「其說太巧」。這些看法是正確的，洪氏之說不可信。對朱熹的註釋王遠同樣不滿意，覺得牽強，認爲除去以上兩種說法之外，「當別有解」。王遠的看法不無道理，但王逸之說尚可通。在沒有更令人滿意的解釋出現之前，姑從王說。孫詒讓關於「策枉曲，不足用」的看法與王逸「利用急疾」之說相悖，可備參考。黃文煥說是。以上二句說：借着時光往來馳騁，我揮動黃棘木做成的彎彎的馬鞭，驅策坐騎。

②⑦介子：即介子推，春秋時期晉國人，曾跟隨晉文公流亡國外。文公歸國後賞賜隨從而將其遺漏，他便攜母隱居山中。傳說文公尋不到他遂放火燒山逼其下山，他堅不復出而被燒死。所存：汪瑗說：「所存，所在也。」這裏指留存的遺迹。

②⑧見：汪瑗說：「見猶覽也。」伯夷：商末孤竹君之長子。因不受君位，投奔到周。後反對周武王討伐商，商亡後，與其弟叔齊逃到首陽山，不食周粟而死。放迹：汪瑗說：「猶言放逸之迹也。」又武延緒說：「放疑當作故。」放迹與上句中「所存」相對，意相同，武延緒之說可備參考。按「求介子」二句是承接「借光景」二句而來，因爲急於尋訪介子、伯夷之故迹，所以才借光景以往來，施黃棘以策。以上二句說：尋求介子推存在之處，觀覽伯夷放任山林的遺迹。

②⑨調度：謀劃，思量。清錢澄之說：「調度，猶酌量得宜也。」清夏大霖說：「調度，審義裁度也。」馬茂元說：「調度，猶言考慮。」

③刻著志：洪興祖說：「刻，勵也。著，立也。」明汪瑗說：「刻，如刀之刻木，而所入之深也。著志，如物有所附着而不能離也。故安土重遷者曰着土。無適，猶不去也。」錢澄之說：「刻，銘刻也。著，住也。」清蔣驥說：「刻，鑄也。」夏大霖說：「刻著志，堅守裁度之義。」清馬其昶說：「介子伯夷，皆古志節之士。刻著，猶牢著也，言嚮慕二子之專。」（屈賦微）聞一多說：「後漢書第五倫傳：『臣常刻著五藏』注曰：『謂銘之於心也。』」按刻即銘刻、鑄刻之意。著，如汪瑗所說，是附着之意。「刻著志」，即刻著於志，刻著連用，是說牢牢地銘刻於心志。洪興祖以刻爲勵，著爲立，非是。無適：王逸說：「言已思慕子推伯夷清白之行，剋心遵樂，志無所復適也。」蔣驥說：「無適，無他適也。」以上二句說：心中盤算，思慮盤桓不去，主意已定，銘刻於心志，我別無他從。

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一〕①，悼來者之愁愁〔二〕②。浮江淮而入海兮③，從子胥而自適④。望大河之洲渚兮⑤，悲申徒之抗迹〔三〕⑥。驟諫君而不聽兮〔四〕⑦，重任石之何益〔五〕⑧？心絀結而不解兮〔六〕⑨，思蹇產而不釋〔七〕⑩。

【校記】

〔一〕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無「昔」字。

〔二〕愁：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逃」。夫容館本、馮刻本作「逃」。按當作「愁」。

〔三〕抗迹：文選江賦注引作「抗直」。按游國恩楚辭講錄說：「上文有見伯夷之放迹語，此處似當從選

注引作抗直。作抗迹者，因涉上而誤。古雖不避重韻，然前後句法類似，相隔又甚近，終以作抗直爲長。」此說可參考。

〔四〕君而：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而君」。按依屈辭文例，如從子胥而自適，心絀結而不解，思蹇產而不釋，「而」字都置於第三字之後，此句如作「驟諫而君不聽」，「而」字的位置就與前後句不同，故當作「君而」。

〔五〕重任石：洪興祖引一本作「任重石」。朱注本作「任重石」。按當從一本作「任重石」。王逸注曰：「雖欲自任以重石。」似王本作「任重石」。○石：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粘」。洪興祖曰：「粘當作柘，音石，百二十斤也。」朱熹又引一本作「柘」。按當作「石」。

〔六〕絀結：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結絀」。按「絀結」是楚辭常用語詞，多次出現，無作「結絀」者。

〔七〕不釋：馮刻本作「釋」，無「不」字。按蓋誤脫。又按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無最後二句。按當有此二句。一說「釋」字與前積、擊、策、迹、適、愁等字古韻不合，故以爲此二句前後當互易，作「思蹇產而不釋兮，心絀結而不解」，以求諧韻。此說可參考。

【注釋】

①曰：明汪瑗說：「此又結通篇之意，故以曰字更端之，若亂辭是也。」清蔣驥說：「曰者，與二子相語之詞。」清劉夢鵬說：「曰者，別於上文而更舉之詞。」清陳本禮說：「曰者，亂詞也。」注家均連上文作屈子自己解說之詞，誤也。」（屈辭精義）按「曰」以下內容是全篇的總結，表達了詩人決心效法前賢而赴死却

又明知死而無益的複雜、矛盾的心情。汪瑗認爲「曰」的作用是結通篇之意，如亂辭，其說是。蔣驥之說誤。又「曰」以下也是屈原所說，陳本禮說非。怨：汪瑗說：「怨者，有求而不遂，悵憾之意也。」冀：期望。所冀：所希望實現的事情。

②悼：恐懼。一說傷感。來者：汪瑗說：「來世也。」愁愁（三惕）：王逸說：「欲利貌也。」洪興祖說：「勞也。」汪瑗說：「遼遠貌。」清徐煥龍說：「長怨貌。」清劉夢鵬說：「憂懼貌。」清戴震說：「驚懼貌。」（屈原賦注）按愁愁在此句中究竟作何解，根據上下下文義，當以作「憂懼」、「驚懼」者爲是。「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愁愁」二句，王逸說：「言已怨往昔以邪事君，而幸蒙富貴也。傷今世人見利愁愁然，欲競之也。」朱熹說：「往昔所冀，謂猶欲有爲於時。來者愁愁，謂將赴水而死也。」（楚辭集注）汪瑗說：「言往古如彭咸與子推伯夷，皆尋訪而不遇，故怨之也。……言來世遼遠，不能相待，故傷悼之也。二句卽遠遊篇往者余弗及，來者吾不聞之意。但彼乃嘆其欲及時行樂之意，此則嘆其知己者之不可遇故也。」（楚辭集解）清徐煥龍說：「因嚮伯夷而告之曰，吾怨往昔生前所冀望者，一無所就，又悼於今死後來日無窮，此怨與之俱永耳。」（屈辭洗髓）清蔣驥說：「來者愁愁，言危亡將至而可懼也。」（山帶閣注楚辭）清夏大霖說：「往昔所冀，謂從前諫諍冀君之大有爲也。來者，謂將來之敗亡可憂懼也。往者所冀無成，是以怨，將來敗亡難救，是可悼也。」（屈騷心印）清劉夢鵬說：「怨，怨其不遂也。往昔所冀，卽冀反、冀進也。」（屈子章句）清胡文英說：「往昔所冀蘭蕙，今已如此摧折，故可怨，而將來之回風可悼，更足令人惕然也。」（屈騷指掌）按舊注對「怨往昔之所冀」與「悼來者之愁愁」的具體所指說法

各異。如朱熹、蔣驥、夏大霖、劉夢鵬、胡文英諸人，或以爲是指往昔欲有爲於時，來者即欲赴水以死，或以爲憂懼楚國的危亡。有說往昔所冀，指從前諫諍，冀君之有爲，或以爲所冀即冀反、冀進，還有說是指往昔所冀之蘭蕙今已摧折，因而憂懼來日之回風。這些說法雖各不相同，但都是屈原生平所思、所想、所憂、所慮，在屈辭中反復出現。雖然原文對往昔所冀、來者所愁愁的具體內容並未明言，但其內涵，無非是以上諸人所指。雖然，就每個人的具體說法而言，無法確指何人所說即是原文所指，但合觀衆人之說，二句之含意便可明瞭於心了。王逸之說牽強，汪瑗之說不合文義。以上二句說：我怨恨自己以往的希冀，對以後的事情感到憂慮和恐懼。

③浮：順流而漂。江：指長江，發源於青海南境唐古拉山的沱沱河，曲折流嚮東南，流經西藏四川雲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等地，至上海吳淞口入海。「浮江淮而入海」句，清蔣驥說：「言由江達淮入海。」可參考。淮：即淮水，今稱淮河。發源於河南桐柏山，東經安徽江蘇入洪澤湖。下游原本流經淮陰漣山入海。宋紹熙五年黃河奪淮，淮水自洪澤湖以下，主流合於運河，經高郵湖江都縣入長江。

④子胥：即伍子胥，名員，春秋時期楚人。其父兄被楚平王殺害，子胥奔吳，佐吳王闔閭伐楚，五戰入郢，掘平王墓，鞭其屍。後吳王夫差敗越，越請和，子胥諫王，王不從。夫差聽信伯嚭讒言，迫子胥自殺。洪興祖引越絕書曰：「子胥死，王使捐於大江，乃發憤馳騰，氣若奔馬，乃歸神大海。」（楚辭補注）自適：洪興祖說：「謂順適己志也。」朱熹說：「適，便安也。」汪瑗說：「自適，猶自得也。」以上二句說：我隨

長江淮水漂流入海，追隨伍子胥而自我安適。

⑤大河：指黃河。洲渚（zhū）：水中的陸地。

⑥申徒：即申徒狄。洪興祖說：「莊子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淮南注云：『申徒狄，殷末人也，不忍見紂亂，自沈於淵。』又清徐文靖說：『韓詩外傳曰：『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聖仁之人，民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不救溺人，可乎？』申徒曰：『昔桀殺龍逢，紂殺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非無聖智，不用故也。遂負石而沈於河。』韋昭曰：『六國時人。』（管城碩記）按申徒狄的確切時代，前人說法不一，已不可考，錄舊說以備參考。抗迹：指特立不羣的行爲。汪瑗說：「抗迹，高踪也。」聞一多說：『淮南子說山篇：『申徒狄負石自沈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為抗。』注曰：『抗，高也。』迹，行也。哀郢：『堯舜之抗行兮。』（九章解詁）以上二句說：眼望大河中的沙洲，我為申徒狄高卓不羣的行爲而悲哀。

⑦驟：屢次。

⑧重任石：當作「任重石」。王逸說：「任，負也。」聞一多說：「任猶抱也。」「驟諫君而不聽兮，重任石之何益」二句，王逸說：「言已數諫君而不見聽，雖欲自任以重石，終無益於萬分也。」清王夫之說：「申徒狄諫紂不聽，負石自沈於河。」（楚辭通釋）聞一多引許維通說：「莊子盜跖篇『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韓詩外傳一謂申徒狄抱石而沈於河，並與本篇任重石之說合。以上二句指申徒狄言，說者咸以為屈原事，誤矣。」按二句當指申徒狄，王逸以為屈原自指，非是。王夫之、許維通說是。以上二

句說：申徒狄屢次進諫，君王都聽不進他的話；他抱着沈重的石頭投水，又有什麼益處？

⑨ 結（song 挂）結：牽掛，懸念。

⑩ 蹇（jian 簡）產：屈曲不伸。「心結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二句，清王遠說：「言申徒負石自沈，何益於君？亦知己之死爲無益也。知其無益而終不釋也，傷哉！」（附見王萌楚辭評註）清徐煥龍說：「當年任石，無救殷亡，今日懷沙，曷裨楚敗？能不心猶結結，思仍蹇產乎！」（屈辭洗髓）清蔣驥說：「還汭大河，見子胥申徒皆其同類，而忽感二子之死，不能救商與吳之亡，故躊躇徘徊，卒又不忍遽死，而其愁思，益縈徊而不能解釋也。」按以上二句是承接「曰」以下一段意思而來。楚國的現實使詩人絕望了，但是現實又無法逃避，於是詩人下定了必死的決心去追隨先賢之「抗迹」。但是先賢們的結局又使他清楚地知道死亦於君於國無益，因而「躊躇徘徊」，「不忍遽死」，「愁思縈徊不解」。以上所錄諸說均是，尤以蔣驥之說爲確。

遠 遊

本篇作者的真偽，是楚辭研究中爭論較多的問題。自王逸楚辭章句定本篇是「屈原之所作也」之後，直到清代始有人對此提出疑問。到了近現代，提出質疑的人就更多了。

總括各家之說，否定遠遊爲屈原所作的理由大致有三：一、認爲遠遊多具神仙道家之言，與屈原的其他作品不類，不符合屈原的思想體系。如劉永濟說：「惟屈子秉性貞剛，其學術思想又受此北方儒學之影響，加以救國之情極其熱烈，疾惡之心復至深切，與道家輕視現實之旨趣不合。……況遠遊篇中所具之思想，已非純粹道家，而與秦漢方士飛昇之說相同。而謂屈子「慨然有志於度世」，至以與『後世魏伯陽、張平叔』並論，謂『充之實長生久視之要訣』。於是竟將思想積極、學術正大、品質貞剛之屈子，說成服食煉形之方士矣。」（屈賦通箋）二、認爲遠遊與司馬相如大人賦相同的句子太多，因而推斷遠遊出於司馬相如之手，或者是後人摹仿大人賦的偽作。如吳汝綸說：「此篇殆後人仿大人賦托爲之，其文體格平緩，不類屈子，世乃謂相如襲此爲之，非也。」（評點古文辭類纂）又郭沫若說：「只是遠遊整鈔離騷和司馬相如大人賦的地方太多，而結構與大人賦亦相同，我疑心就是大人賦的初稿。」（屈原研究）三、認爲遠遊所舉的一些人名係屈原身後之人，如韓衆本是秦始皇之方士，因而遠遊必非屈原作品。如胡濬源說：「遠遊一篇雜引王喬、赤松且及秦始皇時方士韓衆，則明係漢人所作。」（楚辭

（新注求確）

這些說法顯然都有參考價值，但並非確證，還不足以說明遠遊非屈原所作，因為遠遊中雖有不少神仙道家之言，但其基本思想，仍是屈原因憤於楚國朝廷嫉賢妒能的脅迫與困厄，故欲遁世避禍而遠遊。這個思想在離騷中和九章中也多有流露。又遠遊和司馬相如大人賦的關係，則洪興祖已說：「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指遠遊），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楚辭補注）朱熹也說：「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多襲其語，然屈子所到，非相如所能窺其萬一也。」（楚辭集注）又汪瑗說：「大人賦非獨不能窺屈子之所到，而文章之妙亦未能闚其門也，況升堂入室乎？其所述遠遊，雜亂靡統，而又剽襲太多，此相如所作之陋者也。讀者有凌雲之意，蓋未嘗讀楚辭之故也。使武帝曾讀楚辭，則讀相如之賦如嚼蠟耳。吾見其昏昏然惟恐其卧之不暇也。安得有飄飄凌雲之意乎？」（楚辭集解）這些說法雖亦出於感受，却與懷疑遠遊為屈原所作的感受絕不相同。至於「韓衆」，雖見於史記秦始皇本紀，「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韓終即韓衆）「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却無材料說明遠遊中的韓衆即秦始皇本紀中的韓衆。綜上所述，遠遊篇雖有疑點，尚無確證可斷其非屈原所作。今姑依舊說，仍次於「屈原賦二十五篇」之列。

悲時俗之迫阨兮①，願輕舉而遠遊②。質菲薄而無因兮③，焉託乘而上浮④。遭

沈濁而汙穢兮〔三〕⑤，獨鬱結其誰語⑥。夜耿耿而不寐兮〔四〕⑦，魂煢煢而至曙〔五〕⑧。

【校記】

〔一〕阨：洪興祖引一本作「隘」。按「阨」與「隘」音近義通。

〔二〕因：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由」。

〔三〕而：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之」。

〔四〕耿：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炯」，夫容館本、馮刻本作「炯」，文選寡婦賦注亦引作「炯」。按「耿」與「炯」通。

〔五〕煢：洪興祖引一本作「營」。朱注本、夫容館本、馮刻本作「營」。按「煢煢」與「營營」通。

【注釋】

①時俗：當世的習俗，即社會風氣。迫：脅迫，逼迫。阨（餓）：困厄。「迫阨」二字為並列關係，指受到楚國朝廷嫉賢妒能風氣的脅迫與困阨。清夏大霖說：「迫阨，逼迫我於窮阨也。」（屈騷心印）這是變「迫阨」的並列關係為因果關係，不確。

②輕舉：輕身高飛。明汪瑗說：「輕舉，謂得道身輕而易舉，猶言高飛也。」（楚辭集解）一說「輕舉」指拋棄一切，非是。遠遊：清王夫之說：「遠塵而遊於曠杳。」（楚辭通釋）以上二句總述想要遠遊的原因，意思是：我悲憤於當世邪風惡習的脅迫與困阨，想要輕身高飛漫遊遠方。又汪瑗說：「此章悲世

俗之迫阨一句，乃一篇之大旨。屈子其所以願輕舉遠遊之本意，實在於此。下文遭沈濁而汙穢，超氛埃而淑尤，免衆患而不懼，皆申言世俗迫阨之意，而情詞益加切矣。其諸訪求神仙經營四方之說，亦不過推衍輕舉遠遊之意耳。是此章首二句乃一篇之綱領，而首句又爲次句之根柢也。知此則屈子之極言遠遊之樂者，非真有意於遠遊，而實悲世俗之迫阨，亦欲去之而不能，特假設之詞，聊舒其憤懣耳。

③質：性質，資質。菲薄，淺薄。王逸說：「質性鄙陋。」亦近是。按這裏指屈原欲效法神仙真人，輕身飛舉，雲遊四方，但自己却是俗骨凡胎不能遂願，因此說「質菲薄」。清蔣驥說：「原自以悲蹙無聊，故發憤欲遠遊以自廣。然非輕舉，不能遠遊，而質非仙聖，不能輕舉，故慨然有志於延年度世之事。」（山帶閣注楚辭）可參。一說「質菲薄」，是說屈原雖然出身於楚國王族，但比之夫人鄭袖、公子子蘭則顯得微賤，故自認爲「質菲薄」。此說以楚國的政治時事來理解屈原託爲仙道之辭，非是。因：憑依，依靠。「無因」，無所憑依。一說「因」指因緣。清錢澄之說：「無因，謂與仙人無夙因也。」（莊屈合詁）清王邦采說：「無因者，無人爲之因緣也。」（楚辭箋略）皆可參。

④焉：疑問副詞，怎麼，如何。託：依託。乘：本義指車駕，這裏泛指神仙真人乘之以上浮之物。清胡文英說：「託乘上浮，託一物而乘之以上也。」（屈騷指掌）可參。又關於「託乘」，舊註有種種解釋。如王逸說：「將何引援，而升雲也。」明周拱辰說：「自歎蒲柳之姿，而欲希騎鶴沖舉，恐非其質。」（離騷草木史）錢澄之說：「託乘，猶云從駕也。言不得遇真仙而從之以上浮也。」王夫之說：「託乘，乘太清

之氣也。」皆錄以備考。上浮：上升。指上升於雲而漫遊四方。以上二句說：但我資質淺薄又無所憑依，如何托於神仙乘駕之物而上升於天？

⑤沈濁、汙穢：皆指世道而言。明汪瑗說：「沈，溺而不振也；濁，濶而不清也；汙，言其涅而緇也；穢，言其積之臭也。言世俗之迫阨如泥塗之沈濁，糞壤之汙穢也。」（楚辭集解）又王逸說：「逢遇闇主，觸讒佞也。」認為「沈濁」指君主的昏闇不明，「汙穢」指讒佞之人所加的汙言穢語，亦通。

⑥鬱結：憂郁煩悶，愁緒在心中積聚、滯結。誰語：即「語誰」。「語」，告訴，訴說。以上二句說：我遭遇這混濁汙穢的世道，滯積在心中的郁郁愁思向誰去訴說。

⑦耿耿：心中不安的樣子。詩經邶風柏舟「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毛傳：「耿耿，猶微微也。」又王逸說：「耿耿，猶微微，不寐貌也。」不寐：不能入睡。

⑧熒熒：忙忙碌碌，往來不定的樣子，汪瑗說：「營營之義，若有所爲而不休也。」又王逸說：「精魂怔忡不寐，故至曙也。」釋「熒熒」爲「怔忡」，即惶恐不安之意。劉夢鵬說：「營營，魂魄飄忽回旋之貌。」（屈子章句）亦皆可參。曙：天亮。以上二句說：我整夜心緒不寧不能入睡，神魂飄忽直至天明。

惟天地之無窮兮①，哀人生之長勤②。往者余弗及兮③，來者吾不聞④④。步徙倚而遙思兮⑤，怊惝恍而乖懷⑥⑥。意荒忽而流蕩兮⑦，心愁悽而增悲⑧⑧。神儵忽而不反兮⑨⑨，形枯槁而獨留⑩⑩。內惟省以端操兮⑪，求正氣之所由⑫⑫。

【校記】

〔一〕吾不聞：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余弗聞」。洪又引一本作「吾不可聞」。

〔二〕乖懷：朱注本、夫容館本、馮刻本並作「永懷」。文選郡內登望詩注亦引作「永懷」。聞一多楚辭校補說：「乖懷二字無義。乖當作永，字之誤也。詩卷耳曰，『維以不永懷』。正月曰，『終其永懷』，此與九懷匡機，『永懷兮內傷』，並用詩語，永懷與遙思對文。今本作乖，蓋以二字形近，又涉注文『志乖錯也』而誤。」按王逸注「惆悵失望，志乖錯也」，「志乖錯」即釋「乖懷」，是王逸所見本已作「乖」，「乖懷」二字亦非無義，聞說非是。

〔三〕悽：洪興祖引一本作「淒」，朱熹引一本作「淒」。按「悽」與「淒」通，「淒」俗作「淒」。

〔四〕憐：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憐」。○反：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返」。夫容館本、馮刻本作「返」。

〔五〕由：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繇」。

【注釋】

①惟：思。清夏大霖說：「惟，思維也。即不寐時作想。」（屈騷心印）無窮：指天長地久，無窮無盡。又汪瑗說：「無窮，猶言不已也，謂天地之轉運而生生不已也。」亦通。

②勤：憂患。一說「勤」指勞苦。長勤，指終生勞苦。亦通。以上二句說：想那天地長久時日無

窮，哀歎人生短促又多憂患。

③往者：指已經逝去的事情。一說指前世聖哲，如王逸說：「三皇五帝，不可逮也。」亦通。

④來者：指未來的事情。一說指後世的聖哲，如王逸說：「後雖有聖，我身不見也。」又清胡文英說：「往不及、來不聞，即陳子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之意。蓋堯舜禹湯文武，吾不得與其盛，後雖有至治，又不能留此身以有待，故遙思永懷以變計也。」（屈騷指掌）以上二句說：已經逝去的先世之事我不可及見，將要到來的後世之事我也不得與聞。又蔣驥說：「弗及、不聞，言時之促也。」又說：「其實二句第言人生爲日無幾，以明長勤至死之可哀耳。」（山帶閣注楚辭）按蔣說是。前句言「人生」已含短促意，與「天地無窮」相對，此二句即補足其意。

⑤徙倚：留連徘徊的樣子。又汪瑗說：「徙倚，不安貌。」夏大霖說：「徙倚，行止不定，徙步又倚，心有所思之貌。」說均可參。遙思：遠思，思緒悠遠。又羌亮夫說：「遙字，以上下文義定之，當爲搖之借字，非遙遠而爲搖動，搖思，猶言中心遙遙也。」（屈原賦校注）又一說「遙思」指回憶往事。二說備考。

⑥怊（chāo）：悲傷。又洪興祖說：「怊，悵悵也。」（楚辭補注）怊悵（chāng huāng 場荒）：心神不安的樣子。一說指失意不悅的樣子。又汪瑗說：「怊悵，猶悵悵也。」又一說怊、悵、悵三字同義，都是失意惆悵的樣子。乖懷：王逸說：「志乖錯也。」指心意煩悶錯亂。又姜亮夫說：「與素懷相乖。」亦通。以上二句說：我步履徘徊，思緒悠遠，內心悲苦，心意煩亂。

⑦意：思緒。荒忽：通「恍惚」，思緒不定。流蕩：流動不定的樣子。又王逸說：「情思罔兩，無據依也。」認為指無所依托。

⑧愁悽：憂愁，淒苦。又胡文英說：「荒忽流蕩，神不聚也，愁悽增悲，神聚也。聚則痛而散則離，皆傷生之道，故下文遂言其極也。」以上二句說：我的神思流蕩不定，心中憂愁淒苦，更增添了悲痛。

⑨神：精神。儵忽：極快的樣子。王逸說：「魂靈遠逝，遊四維也。」反：返回。

⑩形：形貌、身體。枯槁（gǎo）：乾枯，形容人的形體枯瘦。清林雲銘說：「思與悲循環不已，則神散而形衰，去道愈遠。」（楚辭燈）一說「枯槁」指神魂離散之後，空虛的軀體無知無識之狀，如王逸說，「身體寥廓，無識知也。」亦可參。以上二句說：我的神魂迅速離散再也不返回，只留下一具乾枯的軀體。

⑪內：內心。惟：副詞，只有。林雲銘說：「惟有自省，以正其所持，循求天地正氣之所出。」又，王夫之說：「惟，思也。」恐非。省（xǐng）：審度，檢查。「內惟省」，猶言「惟內省」。端操：端正節操。一說「端」是審度之義，如王夫之說：「端，審也。」又一說「端」訓為「初始」之義，「端操」指當初所持的志念，二說備考。

⑫正氣：正大剛直之氣。按關於「正氣」，諸家解釋略有不同。一說是道家所謂的元氣。如王夫之說：「正氣，人之所受於天之元氣也。元氣之所由，生於至虛之中，為萬有之始。涵於至靜之中，為萬動

之基。冲和澹泊，乃我生之所自得，此玄家所謂先天氣也。守此則長生久視之道存矣。」一說指正大之氣。如蔣驥說：「正氣，正大之氣也。以其心之悲，而念人處天地之中，徒自勞苦，須臾已盡，是以思愈遠而心愈悲，神忽往而形仍滯，皆由菲薄無因之故也。安得不反己自修，而求正氣以度世乎？求氣者所以煉形而歸神，神仙之要訣也。」一說指儒家修心養性時所求之氣，類似於孟子所說的「浩然之氣」。如清奚祿詒說：「內惟省，外端操，以求正氣，是儒者知行，非玄門可及。」（楚辭詳解）劉夢鵬說：「正氣，即孟子所謂浩然者。求正氣之所繇，保真遂初，求仁而得仁者也。」（屈子章句）又王逸認為指神情而言：「棲神藏情，治心術也。」朱熹認為指人之本初：「乃能反自循省，而求其本初也。」均錄以備考。以上二句說：「我只有在內心反省以端正操守，尋求正氣的由來。」

漠虛靜以恬愉兮①，澹無爲而自得②。聞赤松之清塵兮③，愿承風乎遺則④。貴真人之休德兮⑤，美往世之登仙⑥。與化去而不見兮⑦，名聲著而日延⑧。奇傳說之託星辰兮⑨，羨韓衆之得一⑩。形穆穆以浸遠兮⑪，離人羣而遁逸⑫。因氣變而遂曾舉兮⑬，忽神奔而鬼怪⑭。時髣髴以遙見兮⑮，精皎皎以往來⑯。絕氛埃而淑尤兮⑰，終不反其故都⑱。免衆患而不懼兮⑲，世莫知其所如⑳。

〔一〕塵：洪興祖引一本作「虛」。按當作「塵」，形近而誤。

〔二〕真：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至」。按當作「真」。姜亮夫屈原賦校注說：「真人、至人、神人，皆道家世人以上分等之一級，依莊子意，則長生久視者，當爲真人。則作真者爲得。」可參。○德：朱熹引一本作「聽」，注曰非是。

〔三〕美：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羨」。夫容館本、馮刻本作「羨」。按「美」與「貴」爲對文，當作「美」。

〔四〕著：洪興祖引一本作「彰」。朱熹引一本作「章」，按當作「著」。作「彰」與「章」者，蓋緣王逸注「姓字彌章」而誤。

〔五〕羨：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美」。○衆：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終」。按洪氏補注引列仙傳作「韓終」。文選陸機前緩聲歌注引神仙傳作「韓衆」。是「韓衆」與「韓終」古無定名，皆擬其音，作「終」或「衆」均可。

〔六〕皎：洪興祖引一本作「皎」，引釋文作「皦」。朱注本作「皎」，引一本作「皦」。按「皎」與「皎」同，又通作「皦」。○以：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而」。

〔七〕絕：洪興祖引一本作「超」。朱注本作「超」，引一本作「絕」。按當作「絕」，訓爲「超越」。王逸注：「超越垢穢」，正以「超越」釋「絕」。一本作「超」者，蓋因王注而改。又姜亮夫屈原賦校注說：「絕氛埃，猶言絕塵，絕塵戰國諸子習用語，義雖同於超塵，而超塵無用之者，作絕是也。」可參。○尤：洪興祖

引一本作「郵」。朱注本作「郵」，引一本作「尤」。按當作「郵」，詳注。

〔八〕其：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乎」。○都：朱熹引一本作「鄉」，注曰非是。

【注釋】

①漠：漠然，冷淡。林雲銘說：「漠，猶漠然。」（楚辭燈）又汪瑗說：「漠，不動貌。」（楚辭集解）虛靜：空虛安靜。按「虛靜」本是道家哲學的一個命題，與下句的「無爲」意思相近。老子道篇，「致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夫物云云，各復歸於其根。歸根曰靜，靜是復命。」可見「虛靜」是道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這裏，屈原是要做效道家的「虛靜」，尋求超脫世俗的羈絆，保持內心的空敞寧靜。恬愉：愉快、安樂。

②澹（dàn）：同「淡」，恬淡，無所爭求的意思。汪瑗說：「澹淡同，不嗜貌。」無爲：道家的政治、哲學概念，指順乎自然的變化，而不有意作爲。老子德篇：「聖人之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不欲而民自樸。」史記老子傳：「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又汪瑗說：「無爲，謂不涉世故也。」自得：自得其樂。蔣驥說：「自得，即恬愉之意。」（山帶閣註楚辭）以上二句說：漠然處世，保持內心的寧靜，從而得到快樂安逸；淡然恬靜地順乎自然的變化而自得其樂。又胡文英釋此二句說：「漠然不起一念，而虛其中靜其外，以安恬愉適其神，淡然不撓一物而無所爲，以自得其珍，此所以端其操也。」（屈騷指掌）亦可參。

③赤松：神話傳說中的古仙人。洪興祖說：「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

入火自燒。至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張良欲從赤松子遊，卽此也。」（楚辭補注）一說古有兩個赤松子。如清徐文靖說：「按劉向列女傳曰，赤松子與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啖百草花。至堯時爲木工，能隨風雨上下。史記留侯世家曰，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蓋良所學者辟穀，以赤松子與不食五穀，故願與之從遊耳。古有兩赤松，世多以良所願者爲能入火自燒之赤松，失其旨矣。」（管城碩記）又一說赤松子是帝嚳之師。如朱季海說：「韓嬰韓詩外傳卷第五：子夏對哀公曰，帝嚳學乎赤松子。新序卷第五雜事同。是赤松子乃帝嚳師也。如遠遊所云，赤松蓋以虛靜、無爲爲教。儻斯言不誣，卽老子之道遙興於帝嚳之前矣。老子曰象帝之先者，豈以是歟？」（楚辭解故）清塵：清靜無爲的事跡。汪瑗說：「聞其清塵，猶所謂踵其芳塵，步其後塵耳。塵猶跡也。……漠然虛靜而恬愉，澹然無爲而自得，無世俗之悲，無人生之苦，此赤松子之清塵。而屈子聞之於千載之下，猶欲繼其風而守其所傳之法術也。」一說「清塵」指赤松子乘風雨飛昇之事，如聞一多說：「案列仙傳上赤松子傳：『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往往至崑崙山上，……隨風雨上下。』師門傳曰：『一旦風雨迎之。』他書亦每言神人出入以風雨。九歌大司命曰『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清塵猶灑塵也。」（韓非子十過篇「風伯進掃，雨師灑道」，淮南子原道篇「令雨師灑道，使風伯掃塵」，文選東京賦「清道案列」，清道亦卽灑道。）此言赤松清塵，謂其乘風雨飛昇耳。」（楚辭校補）一說指行車揚起的灰塵，如胡文英說：「清塵，軌轍之清塵也。」（屈騷指掌）

①承：秉承、承受。 風：教化。承風，秉承教化。又汪瑗說：「風謂流風餘韻也。」亦通。 乎：於。

遺則：遺留的法則。 以上二句說：我曾聽說古仙人赤松子清塵無爲的事跡，願從他遺留的法則中秉承他的教化。

⑤貴：珍視、尊重。 真人：修煉得道者謂之真人。道家關於真人有很多說解。如莊子大宗師：「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人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又徐無鬼篇：「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人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又刻意篇：「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凡此諸說，都指得道而言。 休：美。 休德，美德。一說「休德」指赤松子的虛靜無爲。清徐煥龍說：「赤松虛靜無爲，所謂真人之休德，良可貴也。」（屈辭洗髓）又一說「休德」指得與天地同壽的美德，皆可參。

⑥美：贊美、羨慕。汪瑗說：「美，羨慕之意。」 往世：過去。夏大霖說：「往世，指從前之仙者。」（屈騷心印） 登仙：升仙。一說往世登仙者指古仙人王子喬。如王逸說：「羨門子喬，古登真也。」（楚辭章句） 以上二句說：我珍視古代真人的美德，羨慕往世那些成仙的人。

⑦與化去而不見：指真人之休德，登仙之奇跡，與陰陽的變化俱去而不得見。林雲銘說：「與天地之化俱逝，人不能見其形，惟有名長存耳。」（楚辭燈）胡文英說：「與大化俱去，而不見其迹象，則闇然而

日章矣。老子：有隱行者，必有昭名。」一說「與化去」指改變、隱匿自己的形體。如王逸說：「變易形容，遠藏匿也。」朱熹說：「身隱而不可見，獨有名字可聞耳。」又一說「與化去」指死亡。如錢澄之說：「與化去而不見，則仙人未嘗不死，而傳至今者，形亡而神存也。」（莊屈合詁）又一說「化去」即指成仙。如王夫之說：「與化去者，蛻形而往，所謂尸解也。」（楚辭通釋）劉夢鵬說：「化去不見，謂蟬蛻登仙，不睹時事。」（屈子章句）

⑧著：昭著，顯明。 延：綿延不絕。王逸說：「姓字彌章，流千億也。」以上二句說：真人、仙人與陰陽俱化而不可得見，他們却名聲昭著而永久延傳。

⑨奇：驚奇，贊嘆。 傳說（卷之九）：相傳是殷高宗武丁的賢相。王逸在離騷注中說：「言傳說抱道懷德，而遭遇刑罰，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像求之，因得傳說，登以為公，道用大興，為殷高宗也。」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是佚篇也。」又洪興祖在離騷補注中說：「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史記云：說為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傳說。」傳說傳說死後，其精神化為星辰。莊子大宗師：「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疏：「傳說，星精也。而傳說一星在箕尾上，然箕尾則是二十八宿之數，維持東方，故言乘東維，騎箕尾，而與角亢等星比並行列，故言比於列星也。」音義：

「崔云：傳說死，其精神乘東維，託龍尾，乃列宿。今尾上有傳說星。」辰星：王逸說：「辰星，房星，東方之宿，蒼龍之體也。」王夫之說：「相傳傳說上昇爲星，在箕尾心房之間，心爲大辰，故曰辰星。」（楚辭通釋）戴震說：「尾宿之上有星名傳說，爾雅：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夏小正：八月辰則伏，九月辰繫於日。蓋房、心、尾皆得辰星之稱也。」（屈原賦注）一說「辰星」卽水星，太陽系九大行星之一。

⑩羨：羨慕。韓衆：傳說中的古代仙人。列仙傳：「齊人韓終（衆一作終）爲王採藥，王不肯服，終自服之，遂得仙也。」神仙傳：「劉根初學道，到華陰，見一人騎白鹿，從十余玉人。根頓首乞一言，神人乃住曰：『爾聞有韓衆不？』」答曰：「實聞有之。」神人曰：「卽我是也。」又蔣驥說：「朱鬱儀靈異篇，韓衆服菖蒲十三年，舉體生毛，日誦萬言。」得一：得道。「一」，指純真之道。淮南子詮道：「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老子：「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而以爲正。」又胡文英說：「韓衆，古之得道者。得一，得其寧靜專一之道也。」一說「一」指「壹氣」。如汪瑗說：「一壹同，謂壹氣也。如下文所謂壹氣和德，壹氣孔神是也。卽上文所謂正氣，正言其無濁穢之邪。」亦可參。

⑪形：形體。穆穆：沉靜安祥的樣子。胡文英說：「穆穆，淵靜和釋之貌。」詩「穆穆文王」，漢書歌「月穆穆以金波」，兼二義始備。」又汪瑗說：「穆穆，杳冥貌。」王夫之說：「穆穆，幽遠也。」二說亦可參。浸遠：漸漸遠去。一說「浸」是消失之意。

⑫遁逸：隱遁、隱逸。「離人群而遁逸」，王逸說：「遁去風俗，獨隱存也。」汪瑗說：「謂遠去世俗而隱身以遺世也。」張良曰：「願棄人間事，與赤松子遊。」即此意也。言二仙得道化去，雖其形體漸遠，不可得見，而遁逸以離人羣，則無世俗之悲，人生之苦矣。」又姜亮夫說：「遁逸，即大宗師『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之類，亦即諸得道者『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一段義也。諸遊、處、登、處、立、坐等字，即遁逸之一法耳。」以上四句說：驚嘆傳說死後精神託化為辰星，羨慕韓衆潛心修煉終於得到了純真之道，他們的形體沉靜而安詳地漸漸遠去，離開世俗的人羣而隱遁不見。

⑬因：憑藉。氣變：神仙真氣的變化。汪瑗說：「氣變，謂鍊氣而變化也。……言神仙鍊氣變化而遂能高飛，不可測度，不可邂逅。」一說「氣變」即承前「求正氣之所由」而言。如錢澄之說「氣變，從求氣來，蓋專氣之功，而得一之學，亦由此下手也。」林雲銘說：「所以求正氣者，以氣之能變也。氣變則形嘗自舉，忽如神出鬼沒，其變幻不可端倪。」蔣驥說：「氣變，正氣即求而變化生也。」夏大霖說：「氣變，根求正氣所由意來。蓋言運伏真氣，不雜濁氣，為氣變也。神必乘真氣而能上浮，故氣一變而遂能曾舉也。」一說：「氣變」指精、氣、神二者的變化。如王夫之說：「氣變，精化氣，氣化神也。」又一說「氣變」指乘風蹈霧。如王逸說：「乘風蹈霧，升皇庭也。」曾（*zeng* 增）：通「增」。洪興祖說：「曾，音增，高舉也。」戴震說：「曾，猶累也，重也。曾舉，謂舉之高。」胡文英說：「曾，愈上也。如賈誼賦曰『遙增擊而去之』之

增。」曾舉，即高飛。

⑭忽：倏忽，迅速。神奔而鬼怪：形容仙人倏忽往來，變幻怪異，如神鬼出沒。洪興祖說：「淮南云：『鬼出電入』，又曰『電奔而鬼騰』，皆神速之意。」又汪瑗說：「神奔鬼怪，言仙之化去，非如世人可常見也。」林雲銘說：「忽如神出鬼沒，其變幻不可端倪。」以上二句說：仙人們憑借真氣的變化飛升高舉，倏忽變幻，猶如神出鬼沒。

⑮時：有時。髣髴：同仿佛。似乎，好像，看不真切。說文解字：「仿佛，相似。視不謚也。」段玉裁注：「謚即諦，言部曰，審也。」明周拱辰說：「髣髴遙見，如韓衆鹿行，來劉根之稽首，赤松乘雨，致少女之追隨，是也。」（離騷拾細）徐煥龍說：「此形此相，時乎髣髴，或偶遇諸他方絕域，或暫覩諸山頂雲端，使世人得以遙見。」劉夢鵬說：「遙見、往來，言精氣往來，人可望不可即也。」皆可參。

⑯精：神靈。王逸說：「神靈照耀，皎如星也。」又汪瑗說：「精，精靈也。」皎皎：同「皎皎」，明亮的樣子。王夫之說：「皎皎，炯光瑩徹也。」以上二句說：有時世人仿佛能遠遠地望見，神仙們發着明亮的靈光在空中往來。

⑰絕：超越。氛埃：指世俗的濁氣與塵埃。洪興祖說：「氛，妖氛。左傳曰：『楚氛惡。』朱熹說：「氛，昏濁之氣。」夏大霖說：「氛埃，指時俗。」淑尤：「淑」，善，美好。「尤」，洪興祖引一本作「郵」，朱熹楚辭集注作「郵」，引一本作「尤」。按當作「郵」。說文解字段注：「孟子：『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釋言：『郵，過也。』按經過與過失，古不分平去，故經過曰郵，過失亦曰郵，爲尤、訛之假借字。」按「郵」作

名詞爲傳舍，作動詞爲經過，引伸爲旅遊、行遊。此處卽作動詞用，「絕氛埃而淑郵」者，卽超越濁氣塵埃而作美好的行遊之意。林雲銘說：「境上行曰郵。越時俗而入善境，離人羣者以此。」蔣驥說：「郵，傳舍也。神仙往來，皆洞府名勝之地，故曰淑郵。」夏大霖說：「郵，館驛暫駐處。言我既能曾舉，便免迫阨，將超此氛埃之境而善擇停駐之所。」戴震說：「往來所舍曰郵。」胡文英說：「郵，遞進也。超氛埃，則遞進於清湛之境，故終不返故都而入沉濁也。」說皆可參。又，「郵」因多作「尤」的假借字，所以此處誤作「尤」。諸家多有以「尤」字爲說者，如王逸說：「尤，過也。言行道修善，所以過先祖也。」洪興祖說：「淑尤，言其善有以過物也。」朱熹說：「言其淑善而絕尤也。」皆錄以備考。

⑱故都：指舊居。汪瑗說：「故都，舊鄉也。」又徐煥龍說：「故都，謂血肉之軀壳，向爲神舍者。神仙天際行空，氛埃不及，隨方作舍，無非善郵，永脫凡胎，終於不反。」說亦可參。以上二句說：超脫了世俗的濁氣與塵埃而作美好的行遊，永不返回塵世的舊居。

⑲免：避免、脫離。衆患：指各種憂患、禍害。汪瑗說：「衆患，世俗之悲，人生之苦也。」一說「衆患」卽指前「時俗之迫阨」，如清屈復說：「時俗迫阨，不能加害，我之所如，也莫能知。其樂如此。」（楚辭新注）清馬其昶說：「如此，則時俗之迫隘不足爲患。」（屈賦微）亦可參。

⑳所如：所之，所去的地方。王逸說：「奮翼高舉，升天衢也。自此以上皆美仙人超世離俗，免脫患難。屈原想慕其道，以自慰緩，愁思復至，志意悵然，自傷放逐，恐命不延，顧念年時，因復吟歎也。」王夫之說：「言如彼衆仙人者，存神御氣，以往來於雲漢，則與濁世相離，去故都而不返，斯安危不以愴

心，世莫測其所如，則讒邪不能相害，故欲效之以高舉焉。」以上二句說：免脫世間的禍患而不再恐懼，世間沒有誰知道他去往何方。

恐夫時之代序兮^①，耀靈晡而西征^②。微霜降而下淪兮^③，悼芳草之先零^④。聊仿佯而逍遙兮^⑤，永歷年而無成^⑥。誰可與玩斯遺芳兮^⑦，晨向風而舒情^⑧。高陽邈以遠兮^⑨，余將焉所程^⑩。

【校記】

〔一〕零：洪興祖引古本作「藹」。朱注本作「藹」，注曰：「藹，今作零。」

〔二〕而：朱熹引一本作「以」。

〔三〕與：朱熹引一本作「以」，注曰非是。○斯遺芳：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此芳草」。

〔四〕晨：洪興祖引一本作「長」。朱注本作「長」，引一本作「晨」。按當從一本作「長」。聞一多楚辭校補說：「晨當爲長，字之誤也。向風舒情，奚必晨旦？一本作長爲允。」可參。○向：洪興祖引一本作「鄉」。朱注本作「鄉」，引一本作「向」。按「向」與「鄉」通。又一說「晨向風」當作「向晨風」，恐非是。

〔五〕以：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已」。

〔六〕焉：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安」。

【注釋】

①恐：恐怕。 天時：日月歲時的運行。 代序：時序更相替換。「恐天時之代序」的意思是說，害怕隨着歲月不斷地更替，人也將至衰老之年。王逸說「春秋迭更，年老暮也。」（楚辭章句）

②耀靈：指太陽。洪興祖說：「博雅云：『朱明、耀靈、東君，日也。』張平子云：『耀靈忽其西藏。』潘安仁云：『曜靈曄而過邁。』皆用此語。」（楚辭補注） 曄（夜）：光輝閃耀。朱熹說：「曄，閃光貌。言行之

速。」（楚辭集注） 西征：太陽西行。洪興祖說：「征，行也。」汪瑗說：「日道左旋，故曰西征也。言天時代序而獨指日者，蓋積日以成月，積月以成歲，言日行之速，以足天時代序之意也。」（楚辭集解）

③微：薄。微霜，薄霜。 淪（淪）：沉。下淪，下沉。汪瑗說：「下淪猶言下墜於地也。」

④悼：悲傷。 零：凋零，零落。 以上四句意思是：我恐怕歲時不斷更替，光輝閃耀的太陽總在西行運行，寒霜降落，芳草凋零，真令人悲傷。

⑤聊：暫且。 仿佯（彷徨）：徘徊，遊蕩。 逍遙：優遊自得的样子。

⑥永歷年：經過了很多年。 成：成就。「永歷年而無成」，指年復一年無所成就。王逸說：「身以過老，無功名也。」汪瑗說：「謂日月之邁，歲不我與，而年紀衰暮，而志業竟無所成就也。」馬其昶說：「年歲易邁，若稍一逍遙玩愒，便已無成。承人生之長勤言。」（屈賦微）一說「歷年無成」指學仙不成而言。如朱熹說：「自歎其將老，而恐其學之不及也。」清邱仰文說：「此節言年老，恐學仙不成。」（楚辭韻解）亦可參。 以上二句說：我經過多年的努力。志業竟無所成就，只好暫且遊蕩，逍遙自樂。

⑦玩：欣賞。汪瑗說：「玩，賞也。」一說「玩」是珍惜之意，亦通。遺芳：遺留的芳澤。這裏是屈原以遺芳自比，蔣驥說：「芳草遺芳，屈原自指。」（山帶閣注楚辭）又汪瑗說：「遺芳比餘年也，謂既往之年無所成就，則亦已矣。而將來餘年猶可及時修省，顧無可與共賞而惜之者。寧免臨風長歎乎？」林雲銘說：「遺芳，見棄於時之善行也。世無可與玩者，唯有與清風相向，自伸所顧之情而已。」（楚辭燈）亦皆可參。又王夫之說：「遺芳，列仙之遺蹟也。」（楚辭通釋）

⑧晨：當從一本作「長」，指長久。又一說「晨向風」當作「向晨風」。姜亮夫說：「惟晨旦爲導引家所最寶貴之時期。」莊列亦屢言晨風，則作晨風爲密合。」備考。舒情：抒發情懷。一說指「舒緩情懷」，亦可參。以上二句說：能與誰一起欣賞這殘留的芳澤呢？我只好長久地面對清風抒發自己的情懷。

⑨高陽：古帝顓頊有天下之號，屈原的始祖。洪興祖說：「屈原，高陽氏之苗裔也。」又汪瑗說：「高陽卽帝顓頊也。古之得道之君，若軒轅是也。如傳說，屈子亦引爲神仙，但今列仙傳不載，無所考耳。屈原高陽之苗裔，見離騷篇。此之所引蓋慕其道耳，無取苗裔之義也。」邈（Ξ. 8. 0 秒）：遠貌。

⑩程：法，取法。王逸說：「顓頊久矣在其前也，安取法度修我身也。」汪瑗說：「程，法也，又曰式也。物之準也。言高陽去已世遠言湮，而已無所取法也。此章傷歲月之易過，事業之無成，而世無知己，共惜餘年，因思古人又不可見，其情當如何耶？」又說文禾部：「程，程品也。十髮爲程，一程爲分，十分爲寸。」一說據此認爲「程」喻品評的標準。「焉所程」，是說用什麼法度作爲品評的標準。亦通。以上二句說：高陽距今已十分遙遠，我將何所取法呢？

重曰①：春秋忽其不淹兮②，奚久留此故居③？軒轅不可攀援兮④，吾將從王喬而娛戲⑤。餐六氣而飲沆瀣兮⑥，漱正陽而含朝霞⑦。保神明之清澄兮⑧，精氣入而羸穢除⑨。順凱風以從遊兮⑩，至南巢而壹息⑪。見王子而宿之兮⑫，審壹氣之和德⑬。

【校記】

〔一〕娛：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遊」。

〔二〕餐：朱注本、夫容館本、馮刻本作「飧」。按「飧」與「餐」同。

〔三〕含：洪興祖引一本作「食」。文選琴賦注亦引作「食」。

【注釋】

①重曰：王逸說：「憤懣未盡，復陳辭也。」（楚辭章句）汪瑗說：「此下至末，不過反覆推衍而極言之耳，故以重曰起之。重者，複也，再也。」（楚辭集解）林雲銘說：「重曰，亦歌之音節。」（楚辭燈）蔣驥說：「重，樂節之名。洪氏曰，情志未申，更作賦也。」（山帶閣註楚辭）諸說皆可參。

②春秋：指歲月，時間。汪瑗說：「春秋，錯舉四時而言之也。」忽：急速的樣子。淹：滯留，久留。

③奚：爲什麼。故居：故鄉，舊居。又王夫之說：「故居，沈濁汙穢之俗也。」（楚辭通釋）以上二句說：歲月急速去而不停留，我爲何久久地留在故鄉？

④軒轅：卽黃帝。國語晉語：「昔少典氏娶於有蟠氏，生黃帝、炎帝。」史記五帝本紀：「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王逸說：「軒轅，黃帝號也，始作車服，天下號之爲軒轅氏也。」史記索引引皇甫謐云：「居軒轅之丘，因以爲名，又以爲號。」援：牽引，攀附。「不可攀援」，指時代久遠，不可攀附。王逸說：「黃帝以往，難引攀也。」蔣驥說：「不可攀援，以軒轅既尊且遠也。」又周拱辰說：「列仙傳，黃帝煉丹於鼎湖，乘龍上升，羣臣從之，一小臣攀龍髯而墜也。言雖不能攀鼎湖之龍髯，白日輕舉，姑從緱山娛戲，吹笙浪遊，勤討食氣煉神之要也。」（離騷拾細）徐煥龍說：「黃帝軒轅氏，丹砂既成，有龍下迎黃帝上，羣臣攀龍欲上者皆墜，則知其不可攀援矣。」（屈辭洗髓）按周、徐二說徑以黃帝乘龍升天的傳說爲釋，未免拘泥。

⑤王喬：卽王子喬，神話中的古仙人。洪興祖引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鵠住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去。」又引淮南子曰：「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求新，蹀虛輕舉，乘雲遊霧，可謂養性也。」娛戲：娛樂，遊戲。以上二句說：軒轅離我久遠不可攀附，我將跟隨王喬一起遊戲。又汪瑗說：「二句非謂軒轅不可攀援而王喬真可從遊也。蓋謂高陽邈以遠矣，軒轅不可攀矣，而王喬庶幾或將遇之，而從之娛戲也。蓋不得於彼或得於此之意耳。」亦可參。

⑥餐：食。

六氣：天地四時之氣。王逸說：「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黃氣

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飲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並天地玄黃之氣，是爲六氣也。」按前人有關「六氣」的說法甚多。經典釋文莊子音義引諸家說：「六氣，司馬云：陰陽風雨晦明也。李云：平旦爲朝霞，日中爲正陽，日入爲飛泉，夜半爲沆瀣，天玄地黃爲六氣。……支云：天地四時之氣。」郭慶藩莊子集釋評論衆說，認爲：「司馬以陰陽風雨晦明爲六氣，其說最古。李氏以平旦、日中、日入、夜半並天玄地黃爲六氣，頗近牽強。王逸、支遁以天地四時爲六氣，夫天地之氣，大莫與京，四時皆承天地之氣以爲氣，似不得以四時與天地並列爲六。」王應麟云：六氣，少陰君火，太陰溼土，少陽相火，陽明燥金，太陽寒水，厥陰風木，而火獨有二。天以六爲節，故氣以六替爲一備。左傳述醫和之言，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卽素問五六之數。沈括筆談：六氣，方家以配六神，所謂青龍者，東方厥陰之氣也，其他取象皆如是。唯北方有二：曰玄武，太陽寒水之氣也，曰騰蛇，少陽相火之氣也。其在人爲腎，腎有二：左太陽寒水，右少陽相火，此坎離之交也。中央太陰土爲句陳，配脾也。六氣之說，聚訟紛如，莫衷一是。愚謂有二說焉：一洪範，雨暘燠寒風時爲六氣。雨，木也；暘，金也；燠，火也；寒，水也；風，土也。是爲五氣。五氣得時，是爲五行之和氣，合之則爲六氣。氣有和有乖，乖則變也。變則宜有以御之，故曰御六氣之變。一、六氣卽六情也。漢書翼奉傳，奉又引師說六情云：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此二說似亦可備參證。」這裏僅取王逸之說，餘說均備參

考。沆瀣(hàng xié 杭去聲謝)：北方夜半之氣，即清露。又胡文英說：「沆瀣，露也，即史記所謂上池水也。」(屈騷指掌)

⑦漱(shù 樹)：漱口。說文：「漱，盪口也。」段玉裁注：「盪口者，吮刷其口中也。」正陽、朝霞：均見上文「六氣」注引王逸說。又王夫之說：「正陽，南方曦明之靈，其光內照者也。朝霞，內照不迷，簾帷晃耀，如霞采因日映雲而發。」以上二句說：吃的是天地四時的精氣，飲的是夜半的清露；漱口用南方日中氣，口含着太陽將出時的赤黃氣。

⑧保：保持。神明：指人的精神。汪瑗說：「神明，指心也。」清澄：明淨清澈。

⑨精氣：即上文的六種精英之氣。又王夫之說：「精氣，先天之氣，胎息之本也。」又一說指陰陽元氣。麤穢：麤即粗字。洪興祖說：「麤，物不清也。」汪瑗說：「粗穢，昏濁之氣也。精氣入則粗穢之氣銷矣。脩養家所謂吐故納新之術也。或曰，粗，物不精也。穢，物不清也。精氣入則粗氣除，保清澄則穢氣除。」又劉夢鵬說：「修煉家貴氣賤形，故謂形爲麤穢。」(屈子章句)亦可參。以上二句說：保持心神的明淨清澈，吸入天地間的精氣而消除粗濁污穢的東西。

⑩凱風：南風。爾雅釋天：「南風謂之凱風。」汪瑗說：「順風從遊，猶所謂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⑪南巢：南方鳳鳥棲居之地。按舊注關於「南巢」考辯甚多。如洪興祖說：「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焉，五彩而文，曰鳳鳥。南巢，豈南方鳳鳥之所巢乎？成湯放桀於南巢，乃廬江居南巢，非此南巢也。」汪瑗說：「南巢猶言南方也。巢指其所居耳。」蔣驥說：「南巢，今廬州府巢縣，有金庭山王喬洞，王子昇

仙之所也。列仙傳謂王子喬遊伊洛間，浮邱公接上嵩山，後見於緱氏山。而廬州縣志又云：金庭山在縣西南九十里，一名紫微，王子喬於此採藥得道，唐天寶中，敕名王喬山。按巢縣即古南巢，似與此文相應。徐煥龍說：「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必與鳳爲侶。鳳棲梧桐，朝陽梧始盛，其巢必南，故順凱風之所自來以從遊，直至南巢，一其喘息。」清俞樾說：「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玄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傳並以南巢爲地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是南巢乃荒遠之國，未有知其處者。鄭云世一見，據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則南巢故在九州之外矣。至三國韋昭注國語，乃始以居巢解南巢，在古人未有此說也。屈子云，至南巢而壹息，可知六國時但知南巢爲南方之遠國，故舉以爲言。（讀楚辭）諸說皆備考。壹息，稍事休息。以上二句說：隨着南風而行遊，來到鳳鳥棲居的南巢方稍事休息。

⑫王子：即王子喬。宿：留止，歇宿。王逸說：「屯車留止，遇子喬也。」又朱熹說：「宿與肅通。」爲敬肅之意，似非。

⑬審：訊問，探求。又王夫之說：「揀旁門而專求王喬之妙旨。」壹氣：精純不雜之氣。汪瑗說：即上文所謂正氣。正，言其無濁穢之邪；一，言其精純不雜也。又王逸釋此句說：「究問元精之秘要也。」是訓「壹氣爲元精之氣。亦通。一說「壹氣」即莊子知北遊「通天下—氣耳」之「—氣」，指構成天地萬物的基本素質。亦可參。和德：汪瑗說：「和德，言正氣之中和也。一，言其無駁雜；和，言其無乖戾。」又蔣驥說：「外氣既入，內德自成，所謂六氣者，凝煉而爲一氣矣，然必得所養而後能和，故就王子」

而訊之。」以上二句說：遇見王子喬就留宿下來，向他請教精氣中和的奧妙。

曰①：道可受兮，不可傳②。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③。無滑而覓兮④，彼將自然⑤。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⑥。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⑦。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⑧。

【校記】

〔一〕不可傳：洪興祖引一本作「而不可傳」。朱注本作「而不可傳」，引一本無「而」字。

〔二〕無：洪興祖引一本作「毋」。○滑：洪興祖引一本作「涸」。又引一本此句作「無涸滑而魂」。朱注本作「毋滑而魂」，引一本作「毋涸滑而魂」。又引一本作「無涸而魂」。夫容館本、馮刻本作「毋涸滑而魂」按當作「無滑而魂」。「無」與「毋」通。洪興祖說：「涸滑並音骨。涸，濁也。滑，亂也。」一本作「涸」者，蓋因聲而誤。又一本「涸滑」二字並用，亦非是。

【注釋】

①曰：洪興祖說：「曰者，王子之言也。」（楚辭補注）

②道：修仙養氣之道。蔣驥說：「道，即養氣之道。」（山帶閣註楚辭）「道可受兮不可傳」，指修仙養氣之道可以心受領會，而不可以言傳。洪興祖說：「謂可受以心，不可傳以言語也。」莊子曰：「道可傳而不可受。謂可傳以心，不可受以量數也。」按莊子語見大宗師：「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與此句意思相近，唯傳受二字互易。

③其：指道。 小無內：小到極點，在其範圍之內不能再分割出更小的東西。 大無垠：大到極點，至於沒有邊際。「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一句之意，亦見莊子天下篇：「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又洪興祖引淮南子說：「深閼廣大，不可爲外；析毫剖芒，不可爲內。」汪瑗說：「無內，無間隙也；無垠，無邊際也。小無內大無垠，言道無所不在也。其言與中庸『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相類。」（楚辭集解）又蔣驥說：「小無內，所謂卷之則藏於密也；大無垠，所謂放之則彌六合也。」說均可參。

④無：不要，別。 滑（gōu骨）：亂。 而：王逸釋爲「爾」。 朱熹也說：「而，汝也。」（楚辭集注）戴震說：「爾、女、而、戎、若，語之轉。」（屈原賦注） 魂：汪瑗說：「魂，謂人之精神也。」 彼：即指魂。汪瑗說：「彼，即指魂也。自然，即不滑亂也。一反一正之謂耳。言不滑亂其精神，則無爲而自得，有天然之妙也。」又王夫之說：「彼，謂魂也。人之有魂，本乎天氣。輕圓飛揚而親乎上。與陰魄相守，則常存不去。若生神生意以外馳，則滑亂紛紜，而不守於身中，所謂魂升於天，魄降於地而死矣。故曰，太陽流珠，常欲去人也。以意存神，以神斂魂，使之凝定融洽於魄中，則其飛揚之機息，而自然靜存矣。順之則生人生物，逆之則成仙，此之謂也。」（楚辭通釋）一說「彼」指身心。如朱熹說：「此言道妙如此，人能無滑其魂，則身心自然。」又一說指養氣之道。如蔣驥說：「言養氣之道，但可心受，不可言傳，其藏之至密，而故之至廣。但能無以私意滑亂其神魂，則所養漸近自然。」以上二句說：不要攪亂你的精神，它將自然而然，保持天性。

⑤壹氣：與上文「審壹氣之和德」的「壹氣」同，指精純不雜之氣。一說「壹」作動詞，指專一。亦通。孔：甚、很。「孔神」，甚為神妙。汪瑗說：「孔神，猶言甚妙也。」林雲銘說：「孔神，甚奇也。人到虛有靜篤夜半子時，自有一陽生，渾身酥軟，如醉如癡，得之詫為奇事。」（楚辭燈）又胡文英說：「孔神，甚為神化不測也。」（屈騷指掌）中夜：半夜。以上二句說：精純之氣最為神妙，在夜半寂靜之時，能感覺到它的存在。

⑥虛以待之：以虛靜來對待萬物。莊子人間世：「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汪瑗釋此句說：「虛心以涵養於未接事物之先，此陰陽動靜之機理。」劉夢鵬說：「虛以待之者，不為思擾，與耿耿不寐者異矣。」（屈子章句）無為之先：洪興祖說：「此所謂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汪瑗說：「無為之先，謂未與物接之時。」林雲銘說：「止是致虛，容不得半點造作。若一念起，即成後天，而氣遂雜不可用。」又戴震說：「無之言勿也。」勿為之先，指不要先有作為。以上二句說：要虛靜地對待萬事萬物，不要先有所為。

⑦庶類：衆多的物類。汪瑗說：「庶類，猶言萬物也。」成：形成。此德：指上文「壹氣之和德」。門：門徑。「此德之門」，汪瑗說：「言萬物皆由一氣而成也。」林雲銘說：「身中許多造化，皆從此出。所謂和德，此其門也。」又王逸釋「此德之門」為「仙路徑也」。洪興祖又引老子「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來解釋「此德之門」，意謂得道之門徑。錄以備考。以上二句意思是，萬物的形成，都是由於這精純元氣起了作用。按王子喬之言止於此。

聞至貴而遂徂兮^①。忽乎吾將行^②。仍羽人於丹丘兮^③，留不死之舊鄉^④。朝濯髮於湯谷兮^⑤，夕晞余身兮九陽^⑥。吸飛泉之微液兮^⑦，懷琬琰之華英^⑧。玉色頰以晚顏兮^⑨，精醇粹而始壯^⑩。質銷鑠以汨汨兮^⑪，神要眇以淫放^⑫。嘉南州之炎德兮^⑬，麗桂樹之冬榮^⑭。山蕭條而無獸兮^⑮，野寂漠其無人^⑯。載營魄而登霞兮^⑰，掩浮雲而上征^⑱。

【校記】

〔一〕兮：洪興祖引一本作「乎」。任淵山谷詩內集注卷三引作「於」。按本篇句中例不用「兮」字，似當作「乎」字爲是。

〔二〕晚：洪興祖引一本作「豔」，朱熹引一本作「艷」，又洪朱並引一本作「曼」。文選魏都賦注又引作「開」。

〔三〕野：朱熹引一本作「壑」。按「壑」卽「野」字或體。○寂：洪興祖引一本作「冢」。朱注本作「冢」，引一本作「寂」，注曰：「冢與寂同。」按「寂」本作「冢」，形誤作「冢」。○漠：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寞」。按「漠」與「寞」通。○其：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乎」。夫容館本、馮刻本並作「乎」。○人：劉師培楚辭考異說：「人與韻弗叶，疑字誤。」按「人」古韻屬真部，「榮」「征」屬耕部，真耕古韻

合。「人」字不誤。

〔四〕魄：洪興祖引一本作「魂」。按當作「魄」。老子：「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是「營魄」爲道家專用語詞。○霞：朱熹說：「與遐同」。文選弔魏武帝文注亦引作「遐」。按王逸說：「霞謂朝霞，赤黃氣也。」是王本作「霞」。

〔五〕征：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升」。

【注釋】

①至貴：至爲珍貴。神妙之言。朱熹說：「至貴，謂至妙之言，其貴無敵也。」（楚辭集注）汪瑗也說：「至貴，猶言至妙也。指上章王子之詞爲至妙之言，而其貴無敵也。」（楚辭集解）又王逸釋此句說：「見彼王侯而奔驚也。」（楚辭章句）洪興祖則說：「莊子曰，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屈子聞其風而往焉。」（楚辭補注）一說「至貴」是王者的稱謂，指王子喬。又一說「至貴」指道。如王夫之說：「至貴，上所聞之道要也。」（楚辭通釋）皆錄以備考。遂：於是，就。徂：往、去。

②忽：迅速地。行：出行。一說指實行。如王夫之說：「既得授修行之術於王喬，遂如其言以行之。下文皆行之事。」按「將行」承上「遂徂」而言，王說非是。以上二句說：聽了王子喬的至妙之言，我就想前往，急速起行去找修煉之地。

③仍：跟隨、投奔。又朱熹說：「仍，因，就也。」汪瑗說：「仍，因，依也。」胡文英說：「仍，故也，以爲主人也。」（屈騷指掌）意皆可通。羽人：神話中能飛昇的仙人。王逸說：「山海經言有羽人之國，不死之

民。或曰，人得道，自生毛羽也。」洪興祖說：「羽人，飛仙也。」汪瑗說：「或曰，人得道則生毛羽也。如秦皇宮人流入山中，遇仙，教之服食，而形體遂生毛，故謂之毛女云。」丹丘：神話中晝夜長明的仙人所居之地。王逸說：「因就衆仙於明光也。」丹丘，晝夜常明也。九懷曰：「夕宿乎明光。」明光卽丹丘也。」又汪瑗說：「丹，南方之色也。丘，土之高者也。上自順凱風以從遊，下至掩浮雲而上征，皆遠遊南方之境，故曰至南巢而壹息，曰仍羽人於丹丘，曰嘉南州之炎德。巢言其居，丹言其色，南方以火德旺，故曰炎也。」又劉夢鵬說：「丹丘，疑卽丹穴之山。」（屈子章句）按丹穴之山見山海經南山經：「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至南流注於勃海。」二說僅僅備參考。

④留：停留，留止。不死之舊鄉：指神仙所居之處。洪興祖說：「留不死之舊鄉，其仙聖之所宅乎？」「舊鄉」，卽故鄉，故居。又汪瑗說：「曰舊鄉者，楚爲南方之國，而此乃述遊南方，故以爲舊鄉也。」王夫之則說：「舊鄉，所受於先天最初之元氣。」二說恐皆非是。按袁珂山海經校注對「羽人」和「不死之鄉」有較詳悉的考證，節錄於下，以備參證：「珂案：楚辭遠遊「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王逸注舉山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以爲卽此，其實非也。遠遊之所謂羽人，不死，乃人學道登仙之兩階段。初則不死而爲地仙，久則身生毛羽，遐舉而爲天仙矣。抱朴子勤求篇云：「是以上士先營長生之事，長生定可任意。若未昇玄去世，可且地仙人間。」神仙傳亦云：「馬鳴生受太陽神丹經三卷歸，入山合藥服之，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爲地仙。」故不死實昇玄之初階，地仙與天仙乃有微別。天仙云者，御覽六六二引天仙品云：「飛行雲中，神化輕舉，以爲天仙，亦云飛仙。」言之最明。而洪興祖注楚辭於遠遊

「仍羽人於丹丘」句下逕注云：「羽人，飛仙也。」得其旨矣。論衡無形篇云：「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爲翼，行於雲。」是仙人生羽翼之說明著於漢世者。證以武梁祠石刻畫像，其伏羲與女媧交尾圖像中所刻飛行雲中之小仙人，確均生有翅翼。殷芸小說云：「漢王瑗遇鬼物，言蔡邕作仙人，飛來飛去，甚快樂也。」（見魯迅輯古小說鈎沈）足徵六朝時人猶道此不衰。是知遠遊之所謂不死，羽人，實地仙與天仙，非謂殊方之族類也。」以上二句說：跟隨飛仙來到丹丘，於是就留在這不死之民的故鄉。

⑤濯：洗。湯（Yong Yang）谷：神話中地名，相傳是太陽升起的地方。又作「陽谷」、「陽谷」。王逸認爲「湯谷」指東方日出之處的溫泉。他說：「朝沐浴於溫泉。湯谷在東方少陽之位。」淮南言，日出湯谷，入虞淵也。」徐煥龍也說：「湯谷，溫泉之谷，仙家純陽之氣聚於首頂，陽神必自上出，故濯髮於此，以挹取其陽溫粹之氣。」（屈辭洗髓）

⑥晞（Xi）：晒乾。洪興祖說：「晞，日氣乾也。」汪瑗說：「晞，曝日也。濯曰髮而晞曰身者，互文也。」按「互文」之說可取。九陽：指太陽。後漢書仲長統傳：「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李賢注：「九陽，謂日也。」山海經曰：「陽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也。」汪瑗說：「九陽，猶言太陽、純陽、盛陽，謂日也。舊說謂湯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亦寓言耳。」劉夢鵬也說：「九陽，日也。日者陽之宗，九者陽之數，故稱日爲九陽。」一說指天地的邊際。如王逸說：「九陽，謂天地之涯。」一說指太陽升起的地方。如九思：「踵九陽兮戲蕩。」洪興祖補注：「九陽，日出處也。」一說指太陽落下的地方。如明陳第說：「九陽，日所入也。陽極於九，故日入爲九陽。」（屈宋古音義）又一說指至陽。如王夫

之說：「九陽，至陽。九爲太，七爲少，純陽無陰者也。身者，魄之宮，陰濕幽寒，非陽不暖。以太陽晞之，則陰受陽光而化爲陽，如月在望而光滿，有形之質，皆靈通晃耀，光透簾帷矣。」按王逸、陳第說非是，餘皆備參。以上二句說：早晨在湯谷中沐浴，傍晚在太陽下晒乾我的身體。

⑦吸：飲。飛泉：指六氣。洪興祖說：「六氣，日入爲飛泉。」林雲銘也說：「飛泉，日入之氣也。」（楚辭燈）一說指流水。如汪瑗說：「飛泉，猶言流水也。」一說指水向上湧的噴泉。如王夫之說：「飛泉，水上湧也。北方坎水爲鉛爲氣，魄金生水，則順流而易竭，斂氣歸魂，故爲飛泉，逆流而上。」一說爲地名。如洪興祖引張揖云：「飛泉，飛谷也，在崑崙西南。」一說指丹水，即道家煉丹之水。如劉夢鵬說：「飛泉，丹水也。丹水玉膏，一服即仙。」微液：細微的汁液。這裏指飛泉之精華。汪瑗說：「微，細也；液，滋也。其所飲如此。」徐煥龍說：「吸其微液，更飛泉之精髓。」一說「微液」當作「澂液」。如武延緒說：「按微字無義，乃澂字之譌。方言：『澂，清也。』後漢書儒林傳贊：『千載不作，淵源誰澂。』澂與澄通。」文選左思詠史詩：「左沔澄江湖。」李善注引方言：「澄，清也。」澂液、華英對文。」（楚辭札記）按武說恐未是，僅備參考。

⑧懷：指服食。王逸說：「咀嚼玉英以養神也。」林雲銘說：「懷，猶佩也。」備參。琬琰（Wǎn Yǎn 晚眼）：美玉。蔣驥說：「琬琰，玉名。」山海經：「稷澤多白玉，黃帝是食是餐，又周穆王薦琬琰之膏以爲酒。」上文王子所授，皆內養之事，此又以採服爲言者，蓋當聞言之時，其於一氣之和德，固已心解力行矣，然其氣不盛，則無以厚養之本，故益取天地萬物之精以充其氣，而大其養，此求正氣之終事也。」

劉夢鵬說：「琬琰，美玉，學仙者食玉榮瓊屑也。」華英：美玉之花的精英。汪瑗說：「華英，玉之精也。」以上二句說：吸取六氣中的精華，服食美玉之花的精英。

⑨玉色：汪瑗說：「謂色之溫潤如玉也。」頰（*oio*）：指容顏氣色好。說文：「艷，縹色也。」段玉裁注：「縹者，帛青白色也。李善注神女賦：『縹薄怒以自持』引方言：『縹，怒色青兒。』今方言無此語。玉篇引楚辭『玉色艷以晚顏』，今遠遊作頰。頰與艷同也。按許不云怒色縹，但云縹色者，人或色青，不必怒也。遠遊『玉色艷以晚顏』，謂光澤鮮好。不謂怒色。大招說美人亦云青色直眉。」又汪瑗說：「頰，鮮豔也。」蔣驥說：「頰，淺赤色。」戴震說：「氣上充於色曰艷。」（屈原賦注）晚（*εp*萬）：光澤。洪興祖說：「晚，澤也。」戴震說：「晚，柔澤也。」「晚顏」，指臉上有光澤。

⑩精：精神；精力。又汪瑗說：「精，真元之氣也。」醇粹：醇正精粹。洪興祖引班固說：「不變曰醇，不離曰粹。」以上二句說：容顏像美玉那樣氣色好而有光澤，精神醇正而開始強盛。又汪瑗釋此二句說：「言洗曝服食之後，而顏色精神形質遂至美好而不醜陋，壯盛而不衰老也。可見王子之言其妙如此。其言亦與前步徙倚章相應，以見非復向日愁苦之形狀矣。」亦可參。

⑪質：指未成仙得道之前的凡人的體質。銷鑠（*shuo*朔）：消溶。「質銷鑠」，指凡人脫胎換骨，形質變得輕清。洪興祖說：「質銷鑠，謂凡質盡也。」朱熹說：「質銷鑠，所謂形解銷化也。」又錢澄之說：「質銷鑠，猶脫胎換骨也。」（莊屈合詁）約（*nuo*濁）：同綽約，體態柔弱而美好的樣子。洪興祖說：「約，柔弱貌。」莊子曰：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又胡文英說：「約約，因銷鑠而輕也。」

⑫神：精神。一說指魂魄。要眇（yǎo，妙）：精微的樣子。洪興祖說：「要眇，精微貌。」又王夫之說：「要眇，微妙也。」亦通。一說指深遠的樣子。朱熹說：「要眇，深遠貌。」一說指美好的樣子。汪瑗說：「要眇，美好貌。眇妙同。」湘君篇曰：「美要眇兮宜脩。」亦均可參。淫放：指精神充沛，旺盛。汪瑗說：「淫，縱也。放，發揚之意。淫放，謂精神有餘也。」又林雲銘說：「要眇、淫放，微妙無所不之也。所謂形神俱妙者，無儻忽不反之患矣。以上言內氣既審，將從事遠遊，又取外氣，皆有成效。」一說指神靈充塞。夏大霖說：「淫放，周流充塞意。言顏色變而美澤，浩氣爲之雄偉，體質皆就陶鎔，神靈已充塞也。非復受迫阨景況也。」（屈騷心印）一說指遠遊。王逸釋此句說：「魂魄漂然，而遠征也。」皆錄以備考。以上二句說：我那凡人的形質銷熔解化變得柔弱輕盈，我的精神更加微妙而充沛旺盛。

⑬嘉：贊美。南州：泛指南方。汪瑗說：「南州，概指南方也。」又林雲銘說：「南州，故都也。地氣煖和，着於桂樹而冬不凋，故可嘉。」一說指楚國以南之地。姜亮夫說：「楚在周京之南，故於春秋以來，皆以南人稱之，即孟子所謂南蠻。此則更在楚南也。」（屈原賦校注）炎德：汪瑗說：「南方以火德旺，故曰炎也。」這裏指南方氣候溫暖，很有好處。

⑭麗：與上句「嘉」相對爲文，作動詞，亦是贊美或以爲華美之意。又汪瑗說：「麗，光彩貌。」亦可參。桂樹：亦稱木犀、桂花、丹桂、九里香等，是一種常綠植物。榮：茂盛。「冬榮」，指桂樹凌冬不凋，枝葉繁茂。以上二句說：贊美南方那溫暖的好處，致使桂樹冬天仍然繁茂。

⑮蕭條：冷落，寂寥。王逸說：「溪谷寂寥而少禽也。」

①⑥野：曠野。寂漠：空曠、冷清。王逸說：「林澤空虛罕有民也。」按舊說對以上二句主要有兩種解釋：一說二句描繪的是無世俗紛擾的清靜幽美的仙家修煉之境。如汪瑗說：「蕭條無獸，謂無患害之慮也。寂寞無人，謂無世氛之擾也。此四句言境物幽美，可為修煉之地也。」徐煥龍說：「山蕭條無獸，豈患虎狼；野寂寞無人，曷聞鷄犬。仙家山野如此。」陳本禮說：「山無獸則虎狼可知，野無人則鷄犬不聞可知，且滿山桂樹冬榮，真仙靈之窟宅也。」（屈辭精義）一說二句是描繪南州的寂寞清虛，為下文的上征於天作鋪墊。林雲銘說：「但無可與玩斯遺芳者，故山野之寂寞如此，正可舍此以為上征之處。」胡文英說：「謂南州為美，而至今所見不逮所聞，以起下舍之而登霞也。」按一說中當以前者為近是。又，王夫之說：「精金在冶，渣滓不留，曠然清虛，人獸絕迹。於是以神氣載魂魄，乘雲霞，以與天通，輕舉之始效也。」意謂二句主要表現修煉所至的心境，而非指實地。可參。以上二句意思是：山林空寂而沒有野獸的危害，曠野清靜而沒有世人的煩擾。

①⑦載：承載。營魄：指經過修煉的體魄。汪瑗說：「營猶經營之營，謂修煉也。營魄，所謂修煉之體魄也。修煉家言古之仙人有尸解而去者，有戴魄而升者。並其肉身而去者，最難得也。此二句承上言修煉之至，遂并戴其營魄而登霞掩雲以升天也。」又王夫之從道家修煉的角度，對此二句作了較為詳盡的考證，頗可參考，茲節錄於下：「屈子載營魄之言，本於老氏，而楊雄又因其語以明月之盈闕，其所指之事雖殊，而其立文之意則一。顧為三書之解者，皆不能通其說，故今合而論之，庶乎其足以相明也。蓋以車承人謂之載，古今世俗之通言也。以人登車亦謂之載，則古文史類多有之，如漢紀云，劉章從謁

者與載。韓集云，婦人以孺子載，蓋皆此意。而今三子之言，其字義亦如此也。但老子屈子以人之精神言之，則其所謂營者，字與熒同，而爲精明光燭之意。其所謂魄，則亦若余之所論於九歌者耳。揚子以日月之光明論之，則固以月之體質爲魄，而日之光耀爲魂也。以人之精神言者，其意蓋以魂陽動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故曰載營魄抱一，能勿離乎？言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常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屈子之言雖不致詳，然以其所謂無滑而魂虛以待之之語推之，則其意當亦出此無疑矣。……三子之言雖爲兩事，而所言載魄則其文義同爲一說。故丹經曆術皆有納甲之法，互相資取以相發明，蓋其理初不異也。但爲之說者不能深考，如河上公之言老子以營爲魂，則固非字義，而又並言人載魂魄之上以得生，當愛養之，則又失其文義。獨其載字之義粗爲得之，然不足以補其所失之多也。若王輔嗣以載爲處，以營魄爲人所常居之處，則亦河上之意，至於近世，而蘇子由王元澤之說出焉。則此二人者，平生之論如水火之不同，而於此義，皆以魂爲神，以魄爲物，而欲使神常載魄以行，不欲使神爲魄之所載。洪慶善之於此書，亦謂陽氣充魄爲魂，魂能運動，則生全矣。則其意亦若蘇王之云，而皆以載爲車承人之義矣。是不惟非其文意，且若如此，則是將使魂常勞動而魄亦不得以少息。雖幸免於物欲沈溺之累，而窈冥之中，精一之妙，反爲強陽所挾，以馳騖於紛拏膠擾之塗，卒以陷於衆人傷生損壽之域而不自知也。」登霞：上升於雲天。王逸說：「抱我靈魂而上升也。」汪瑗說：「登猶登位、登座、登庸之登，踐履之意。」莊子曰：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霞猶雲也。」一說「登霞」指登仙遠去。如朱熹說：「霞與遐通，謂遠之意。」

也。」蔣驥也說：「霞遐同，遠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惟有道者，質銷神旺，故其魂能載此晶瑩之魄，而升於高遠也。」按朱、蔣之說亦可通。

⑮掩：遮蔽。「掩浮雲」，指升於雲表之上，被浮雲所遮蔽。汪瑗說：「掩，遮覆也。掩雲，謂出於其上而乘之，若遮覆也。」又王逸釋「掩」字爲攀緣、踩踏，他說：「攀緣蹈氣而飄騰也。」亦可參。上征：上升於天。以上二句說：載着經過修煉的體魄登上雲霞，乘着浮雲上升於天。

命天閭其開關兮^{〔一〕}①，排閭闔而望予^{〔二〕}②。召豐隆使先導兮^{〔三〕}③，問大微之所居^{〔四〕}④。集重陽人帝宮兮^{〔五〕}⑤，造旬始而觀清都^{〔六〕}⑥。朝發軔於太儀兮^{〔七〕}⑦，夕始臨乎於微閭^{〔八〕}⑧。屯余車之萬乘兮^{〔九〕}⑨，紛溶輿而並馳^{〔十〕}⑩。駕八龍之婉婉兮^{〔十一〕}⑪，載雲旗之逶蛇^{〔十二〕}⑫。建雄虹之采旄兮^{〔十三〕}⑬，五色雜而炫燿^{〔十四〕}⑭。服偃蹇以低昂兮^{〔十五〕}⑮，驂連蜷以驕驚^{〔十六〕}⑯。騎膠葛以雜亂兮^{〔十七〕}⑰，斑漫衍而方行^{〔十八〕}⑱。撰余轡而正策兮^{〔十九〕}⑲，吾將過乎句芒^{〔二十〕}⑳。歷太皓以右轉兮^{〔二十一〕}㉑，前飛廉以啟路^{〔二十二〕}㉒。陽杲杲其未光兮^{〔二十三〕}㉓，凌天地以徑度^{〔二十四〕}㉔。風伯爲余先驅兮^{〔二十五〕}㉕，氛埃辟而清涼^{〔二十六〕}㉖。鳳皇翼其承旂兮^{〔二十七〕}㉗，遇蓐收乎西皇^{〔二十八〕}㉘。擊彗星以爲旂兮^{〔二十九〕}㉙，舉斗柄以爲麾^{〔三十〕}㉚。叛陸離其上下兮^{〔三十一〕}㉛，遊驚霧之流波^{〔三十二〕}㉜。時曖曖其曠莽兮^{〔三十三〕}㉝，召玄武而奔屬^{〔三十四〕}㉞。後文昌使掌行兮^{〔三十五〕}㉟，選署衆神以並轂^{〔三十六〕}㊱。

【校記】

〔一〕其：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而」。

〔二〕閭闔：洪興祖引一本作「闔閭」。朱熹引一本作「闔閭」。○予：朱熹引一本作「余」。按當作「予」，楚辭屈宋作品中，凡處於韻脚的第一人稱代詞，皆用「予」不用「余」。

〔三〕大：洪興祖引一本作「太」。夫容館本、馮刻本作「太」。按「大」與「太」同。

〔四〕重陽：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陽」下有「以」字。

〔五〕於微閭：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微母閭」。夫容館本作「微於閭」。按「於微閭」、「微母閭」、「微於閭」，意義相同，但因聲轉而字有不同。詳見注釋。

〔六〕溶：夫容館本作「容」。

〔七〕婉：洪興祖引釋文、朱熹引一本作「婉」。文選封禪文注引作「宛」。按「婉婉」、「婉婉」、「宛宛」爲同一聯縣詞，音義並同。

〔八〕膠葛：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轆轤」。○以：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其」。

〔九〕漫：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曼」。

〔二〇〕句：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鈎」。夫容館本、馮刻本並作「鈎」。按當作「句」。「鈎」與「句」音同。

〔二〕皓：洪興祖引一本作「皞」。朱熹說：「太皓卽太皞。」

〔三〕啓：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燭」。

〔三〕其：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亦」。

〔四〕天地：俞樾讀楚辭說：「天地疑天池之誤。」聞一多楚辭校補、姜亮夫屈原賦校注並從俞說。按王逸

注此句說：「超越乾坤之形體也。」所謂「乾坤」卽解釋「天地」二字。是王本作「天地」，俞說僅備參考。○徑：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徑」。

〔五〕先：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前」。

〔六〕氛埃辟：洪興祖引一本作「辟氛埃」，朱熹引一本作「辟氛氣」。夫容館本、馮刻本並作「辟氛埃」。

〔七〕皇：朱注本、夫容館本作「鳳」。

〔八〕乎：洪興祖引一本作「於」。

〔九〕擘：洪興祖引一本作「攬」，朱熹引一本作「擘」。○旂：洪興祖引一本作「旗」，朱熹引一本作「旌」。

〔二〕暖噓：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暖噓」，引一本作「暖噓」。夫容館本、馮刻本並作「暖噓」。按「暖噓」、「暖噓」、「暖噓」是音近義通的聯綿詞。又朱季海楚辭解故說：「九辯：『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霧噓而莫達』。暖噓卽霧噓，此以暖爲霧者，蓋讀覃入侵，猶詩衛氓以耽韻甚矣，一本是也。一作暖噓者，後人依注改之。今作暖噓者，其始蓋唐人書噓，或從俗作暖。」（晏子春秋內篇諫下景公嬖妾死章「星之昭昭，不若月之噓噓」；孫星衍音義出噓噓云：「詩噓噓其陰，毛傳，如常陰噓噓然。」意林

作爨，文選注作爨，皆俗字。」蘇輿校本云：「與案文選注見陸士衡擬古詩注，又見座右銘注」是也。」校書者或不諳字例，惟習聞爨噉，遂盡改故書耳。」此說認為當作「爨噉」，僅供參考。

【注釋】

①按從此句以下一段是敘述漫遊天庭及四方之境。閹(ㄊㄣˋ ㄍㄨㄣˋ)守門人。說文門部：「閹，常以昏閉門隸也。」天闔，天帝的守門人。關：天門。

②排：推開。洪興祖說：「排，推也。大人賦曰：排闥闥而入帝宮。」(楚辭補注)一說指排列，汪瑗說：「排，列也。謂衆仙排列立於閭闔之間而待我之至也。」(楚辭集解)閭闔(ㄌㄩˊ ㄍㄨㄥˋ)：神話中的天門。洪興祖離騷注說：「淮南子曰：『排闥闥，淪天門』，注云：『閭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說文云：『閭，天門也。闔，門扇也。』楚人名門曰閭闔。」予：我。「望予」，朱熹說：「望予，須我之來也。與騷經倚閭闔而望予者，意不同矣。」(楚辭集注)以上二句說：我命今天庭的守門人開門，他打開天門在等待我。

③召：召喚，招來。豐隆：神話中的雲神。王逸離騷注說：「豐隆，雲師，一曰雷師。」洪興祖曾博爲之考：「九歌雲中君注云，雲神豐隆。五臣曰，雲神屏翳。按豐隆或曰雲師，或曰雷師。屏翳或曰雲師，或曰雨師，或曰風師。歸藏云『豐隆筮雲氣而告之』，則雲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升崑崙，封豐隆之葬，郭璞云：『豐隆筮師，御雲得大壯卦，遂爲雷師。』淮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張衡思玄賦云：『豐隆軫其震霆，雲師難以交集。』則豐隆雷也，雲師屏翳也。天問曰：『萍號起雨』，則屏翳

雨師也……其說不同。據楚詞，則以豐隆爲雲師，飛廉爲風伯，屏翳爲雨師耳。但朱熹離騷注仍以豐隆爲雷師，並說：「蓋雷迅疾而威震，求無不獲，故欲使之，求神女之所在。」此後唯汪瑗所辯最明：「離騷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思美人曰：『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遠遊曰『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是亦承上句『掩浮雲而上征』而來也。詳此三言，則不待王逸之注，洪氏之辯，而豐隆之爲雲師章章矣。」先導：前導，開路。

④問：尋訪。太微：卽太微，星名，在北斗之南，軫宿和翼宿之北。這裏指天庭。史記天官書：「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史記正義：「太微宮垣十星，在翼，軫地，天子之宮庭，五帝之坐，十二諸侯之府也。」史記索隱：「宋均曰：太微，天帝南宮也。」又汪瑗說：「有曰太微者，有曰少微者，有曰紫微者。太者，尊之之詞，謂天帝所居也。」以上二句說：我召喚雲神使他前導，尋訪天庭之所在。

⑤集：積聚。重陽：汪瑗說：「集猶孟子集義之集，謂積襲也。重陽猶言純陽也。謂已脩鍊純陽之身，故能升天而入帝宮也。」又洪興祖說：「文選云：『重陽集清氣』，又云：『集重陽之清微』。注云：『言上止於天陽之宇。上爲陽，清又爲陽，故曰重陽。』余謂積陽爲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陽。」按洪氏釋「集」爲「止」，以「重陽」爲「天」，說亦可參。帝宮：天帝之宮。

⑥造：至，到。旬始：星名。王逸注引一說：「旬始，星名。春秋考異郵曰：『太白名旬始，如雄雞也。』洪興祖說：『造，至也。』大象賦注云：『鎮星之精爲旬始，其怒青黑，象狀如鼃，見則天下兵起。』李奇

曰：「旬始，氣如雄雞，見北斗旁。」按此指旬始所在之位，至此可觀清都。清都：天帝所居之宮。列子周穆王：「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又蔣驥說：「清都，疑中宮太一之居也。」（山帶閣注楚辭）夏大霖說：「清都，清虛之帝都，無混濁者。」（屈騷心印）以上二句說：煉就了純陽之身，可以進入天帝的宮闕；我到達旬始星所在的位置，縱觀天帝居住的清都。

⑦軻（ト、ク任）：停車時抵住車輪的木塊。離騷：「朝發軻於蒼梧兮」，洪興祖注：「軻，止車之木，將行則發之。」「發軻」，起動車輛，啟程。太儀：王逸說：「太儀，天帝之庭，習威儀之處也。」又徐煥龍說：「太極生兩儀，天乃太極始生之陽儀，故曰太儀。」（屈辭洗髓）亦可參。又一說「太儀」指常嫫所居之處，恐未是。

⑧臨：到達。於微閭：神話中山名。按舊注多謂「於微閭」即翳無閭山。如王逸引爾雅說：「東方之美者，有翳無閭之珣玕琪焉。」洪興祖引周禮說：「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翳無閭。」（朱熹說同。）戴震也說：「於微閭，即職方、爾雅之翳無閭。語之轉耳。」（屈原賦注）唯汪瑗認為：「王逸、朱子皆以於微閭爲翳無閭之山也。瑗竊疑之，恐未必是。蓋此承上數章而言已聞王子至妙之言以後，遂往就仙侶，脩煉變化，乘雲升天，而得遍遊天都也。曰太微居，曰旬始，曰清都，曰太儀，曰於微閭，皆歷數天都之勝境，而已得以遍觀之，以見神仙之樂也。不應末句獨指東北之山。」按汪說是。以上二句說：清晨從天帝之庭太儀出發，晚上到達了於微閭山。

⑨屯（ㄊㄨㄣˋ ㄊㄨㄣˊ ㄊㄨㄣˊ ㄊㄨㄣˊ）：聚集。汪瑗說：「屯，聚也。讀如屯營、屯田之屯。」一說「屯」指排列，陳列，亦可參。

乘(sheng剩)：數量詞，古以四馬拉一車爲一「乘」。「萬乘」，指車輛衆多。

⑩紛：衆多的樣子。溶輿：本義指「水盛」，這裏形容車輛之多。一說「溶」當作「容」。「容輿」，形容車輛舒緩徐行。亦可參。以上二句說：我聚集了萬乘車輛，聲勢盛大，一起並駕齊驅。

⑪八龍：汪瑗說：「仙人以龍爲馬駕車。」「駕八龍」，指以八龍駕車。一說「龍」即指「馬」。如周拱辰說：「駕八龍，言八馬驂乘。」詩兩驂如舞。四馬爲驂，四驂爲八。馬高八尺爲龍。」（離騷拾細）婉婉（wan彎）：蜿蜒貌。這裏指龍身曲伸前行的樣子。

⑫載：帶着。按車上之旗本應插載，但此句說的是以雲爲旗，所以「載」只是帶着的意思。雲旗：以雲爲旗。又徐煥龍說：「雲從龍，龍駕則雲旗載矣。」透蛇（se威宜）：形容雲旗飄卷而又伸展的樣子。以上二句說：八龍駕着車蜿蜒前行，車上的雲旗卷曲飄舞，迎風招展。

⑬建：立，樹立。雄虹：彩虹。汪瑗說：「虹，霓類。皆天地淫氣，五色炫耀可觀。但虹爲雄而雌爲霓耳。」旄（mao矛）：竿頂用旄牛尾裝飾的旗。「雄虹之彩旄」，指以虹爲彩色的旄旗。一說「雄虹」指旗幟上的彩繪，亦通。

⑭炫燿：光彩閃耀。以上二句說：樹起雄虹作爲彩旄，五色繽紛，光彩閃耀。

⑮服：古以四馬或六馬駕一車，中間夾轅的兩馬稱爲服。洪興祖說：「初駕馬者，以二馬來轅謂之服。」偃蹇（yan jian演檢）：矯健的樣子。低昂：指馬在馳騁時馬首的俯仰低昂。

⑯驂（can餐）：指在服馬外旁拉套的馬。戰國時服馬一般有兩匹，左服馬左外旁的馬稱左驂，右服

馬右外旁的馬稱右驂，統稱爲驂。朱熹說：「驂，衡外挽鞚兩馬也。」連蜷：馬蹄屈伸的樣子。洪興祖說：「連蜷，句蹄也。」徐煥龍說：「連蜷，蹄屈伸貌。」驕驚：縱放恣肆的樣子。洪興祖說：「馬行縱恣也。」錢澄之說：「上章容與委蛇，寫車旗之安徐也；下章偃蹇驕驚，狀馬之神駿。」（莊屈合詁）以上二句是形容駕車的龍馬步履矯健，體態驕縱，恣意馳騁。

①⑦騎：總指車馬而言。膠葛：車馬交錯雜亂的樣子。王逸說：「參差駢錯，而縱橫也。」洪興祖說：「車馬喧雜貌。」朱熹說：「雜亂貌。」王夫之說：「纏縣相雜錯貌。」說皆相近。

①⑧斑：通班，分布。這裏用作副詞，指車馬分列的樣子。一說指從行者的行列，王夫之說：「斑，從行之衆列。」一說指馬色駁雜，洪興祖說：「斑，駁文也。」皆錄以備考。漫衍：洪興祖說：「無極貌。」這裏形容車馬分布廣遠，連綿不盡。又王夫之說：「漫衍，從游衆盛貌。」備考。方行：併行。「方」本義指併船而行。說文方部：「方，併船也。」郝懿行說：「方，古讀如旁，亦讀如傍。傍併聲轉，今俗爲併爲傍，此古音也。」金鶚云：併船是方本義，通而言之，凡相併皆曰方。（爾雅義疏）這裏即指併車而行。汪瑗說：「方行，並行也。言萬乘之車馬斑然分布而並進也。」以上二句說：車馬交錯喧雜，分布廣遠，齊頭並進。

①⑨撰：持、拿。一說「撰」猶「總余轡乎扶桑」之「總」，釋爲總攬、總握，亦通。轡（o.二佩）：馬繮繩。策：馬鞭。「正策」，整理馬鞭。汪瑗說：「正，整頓也。策，所以鞭馬者也。撰轡正策，之欲將行狀也。」

②⑩句(句芒)芒：東方木官之神。山海經海外東經：「東方句芒，鳥身人面，乘兩龍。」郭璞注：「木神也。方面素服。」墨子曰：昔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句芒賜之壽十九年。」袁珂進一步考證說：「墨子明鬼下篇云：『昔者鄭穆公當晝日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面狀正方。鄭穆公見之，乃恐懼。神曰：無懼，帝享女明德，使予賜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名？曰：予爲句芒。』此即郭注所引，惟鄭穆公郭引作秦穆公。論衡福祿篇及無形篇，亦均引作秦穆公。鄭穆公無明德可考，秦穆公則尚有以五羊皮易百里奚舉爲相、赦食駿馬肉之野人卒得其助以克晉類之明德，故今本墨子作鄭穆公謬也。」尚書大傳云：「東方之極，自碣石東至日出搏木之野，帝太皞神句芒司之。」呂氏春秋孟春紀高誘注云：「句芒，少皞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爲木官之神。」即此句芒也。然或又傳爲少皞之叔，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四叔：曰重，……使重爲句芒。」則知古來傳說本無定也。」（山海經校注）又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木正爲句芒。」杜預注：「正，官長也。」禮記月令：「其帝太皞，其神句芒。」鄭玄注：「此木帝之君，木官之佐，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以上二句說：手持纒繩整理馬鞭，我將經過句芒所在的東方。

②⑪歷：經過。太皞：即太皞。傳說中東方的古帝王。王逸說：「東方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太皞始結罔罟，以畋以漁，制立庖廚，天下號之爲庖犧氏。」按在先秦時代「太皞」和「伏羲」本無關係，至漢代始合而爲一。袁珂說：「太皞（太皞、太昊）與伏羲在先秦古籍中，本各不相謀，至秦末漢初人撰世本，始以太昊與伏羲連文，而爲太昊伏羲氏。」故呂氏春秋孟春紀云：「其帝太皞。」高誘注云：「太皞，伏羲」

氏。』或即本於世本之說也。』(《山海經校注》)楊寬也說：「大皞初不與伏羲氏有關，至劉歆輩始以易繫辭傳之炮犧、神農比附於左傳之太昊炎帝，蓋歆欲借易傳以壯左傳之聲勢耳。」(《中國上古史導論》)遠遊中的太皞，從王逸以下不少注家皆以爲即伏羲氏，恐非是。右轉：游歷東方之後向右轉彎，而游西方。錢澄之說：「蓋由南方上升，臨於東北，首事東遊，由東而西北，則右傳也。」(《林雲銘》)也說：「此由東方而遊至西方。」一說「右轉」是指游東方。汪瑗說：「自南方而北面視之，則東方在右，故曰右轉。」

②②飛廉：神話中的風神。王逸說：「飛廉，風伯也。」東漢應劭說：「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謹按周禮『以柳燎祀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易：『巽爲長女也』，長者伯，故曰風伯。」又宋代沈括說：「予昔年在姑蘇王敦城下土中得一銅鉦，其鉦中間鑄一物，有角，羊頭。其身亦如篆文，如今時術士所畫符。傍有兩字，乃大篆飛廉字，篆文亦古怪。則鉦間所圖蓋飛廉也。飛廉，神獸之名。」(《夢溪筆談》)按王逸、應劭均以飛廉爲風伯，又據沈括說，神話中的飛廉當是獸形；洪興祖於離騷「後飛廉使奔屬」句注引晉灼說，亦稱「飛廉鹿身，頭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至應劭又以箕星爲風師，則是另一種傳說，均錄以備考。啓路：開路，先導。以上二句說：經過東方之帝太皞所在之處，然後向右轉彎，並讓風伯飛廉在前面開路。

②③陽：太陽。杲杲(ǎo ǎo 搞)：日出光輝明亮的樣子。未光：指太陽尚未升起，還沒有放出光輝。

②④凌：超越、越過。天地：指天地之間，即從東方到西方的天地空間。又王夫之說：「天地，中宮

天五地十之全體，自東而西，不復遲回，故曰徑度。」亦可參。又一說「天地」當作「天池」（詳見校記），恐未是。徑：直。「徑度」，徑直越過。胡文英說：「太虛之中，毫無窒礙，不比行地行天有所遵循也，故可以徑度。」（屈騷指掌）以上二句說：在太陽還沒有升起發光之前，我就越過天地之間，徑直馳往西方。

②⑤風伯：神話中的風神，即上文的「飛廉」。先驅：前導，開路。

②⑥氛埃：濁氣、塵埃。汪瑗說：「氛，昏濁之氣；埃，塵坌之垢也。辟，除也。氛埃辟除，則道路清涼矣。」辟：掃除。以上二句說：風伯爲我前導開路，掃除氛埃而使道路清淨爽潔。

②⑦「鳳皇翼其承旂」句：王逸說：「俊鳥夾轂而扶輪也。」按此句又見離騷。王逸離騷注：「翼，敬也。旂，旗也，畫龍虎爲旂也。」「翼」字這裏用作狀語，猶言翼然，即翅翼開張的樣子。王逸訓爲「敬」，是引申而取其義，亦可參。「承」即承接。「旂」同「旗」。此句鳳皇所承之旂，即上文「載雲旗」之旗。

②⑧遇：遇見。汪瑗說：「不期而見曰遇。」蓐（二人）收：西方之神。王逸說：「西方庚辛，其帝少皓，其神蓐收。」山海經海外西經：「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郭璞注：「金神也。人面、虎爪、白毛，執鉞。」袁珂考證說：「郭說蓐收，本國語晉語二文。晉語二云：『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鷖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六年，虢乃亡。』此一刑戮之神，至山海經西次三經又爲司日人之神。西次三經云：『渤海，神蓐收居之，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

紅光之所司也。』郝懿行云：『紅光蓋卽蓐收也。』近是。此神或以爲是少皞之子。呂氏春秋孟秋篇『其神蓐收』，高誘注云：『少皞氏裔子曰該，皆有金德，死託祀爲金神。』或以爲是少皞之叔。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尚書大傳云：『西方之極，自流沙西至三危之野，帝少皞神蓐收司之。』蓐收，少皞之佐也。楚辭大招云：『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鬋只；長爪踞牙，俟笑狂只。』王逸注：『此蓋蓐收神之狀也。』則在世人心目中，此一刑戮之神，又倍增其獠猛之氣矣。』西皇：指西方之帝，卽少皞。王逸說：『西皇，卽少昊也。』離騷經曰：『召西皇使涉予』，知西皇所居，在於西海之津也。』洪興祖離騷注說：『少皞以金德王，白精之君，故曰西皇。』以上二句說：鳳凰展翅承接雲旗，共同駛向西方，在西皇那裏我遇到了蓐收。

②擎（ping覽）：同「攬」，持。彗星：繞着太陽運行的一種星體，分彗核和彗尾兩部分。彗尾形如掃帚，故俗稱掃帚星，又名孛星、長星、機槍等。旂（ji精）：同「旗」，古代的一種用旄牛尾或彩色鳥羽裝飾於竿頂的旗子。一說這裏「旂」是旗的通稱，亦通。

③斗柄：北斗七星之柄。按北斗由七顆星（天樞、天璇、天璣、天權、玉衡、開陽、搖光）組成酒斗之形。其中玉衡、開陽、搖光三星又稱爲斗杓，卽斗柄。麾（hui輝）：古時用以指揮軍隊的旗子。以上二句說：拿着彗星作爲旗子，舉起斗柄作爲令旗。

④叛陸離：三字狀語，形容各種旗子參差分散的樣子。王逸說：『繚繚叛散以別分也。』朱熹也說：

「叛，繚隸分散之貌。」一說「陸離」形容光輝燦爛的樣子。如汪瑗說：「陸離，燦爛貌。以星斗爲旌麾，故燦爛而光輝也。」錢澄之也說：「陸離上下，言其光采不定。」亦可參。上下：形容旌旗忽高忽低，上下飄舞的樣子。汪瑗說：「上下，猶低昂也。謂旌麾繚隸分散，而其勢或低或昂也。」

③驚霧：指急速流動的浮雲。流波：流水。「驚霧之流波」，指像汹涌的流水那樣急速游動的浮雲。胡文英說「驚霧之流波，霧之驚擾，如波之流也。如今之黃山雲霧萬狀，人皆以爲黃海，亦驚霧流波之類也。」按此說近是，一說以「驚霧」與「流波」爲二事而分別言之。如王逸說：「蹈履雲氣，浮游清波也。」又汪瑗說：「驚霧，猶言怒濤駭浪，謂大霧也。流波，水也。霧乃水氣所蒸者，北方以水德旺，故以驚霧流波言之也。」二說似不如胡文英的解釋準確；但汪瑗認爲「驚霧」「流波」指北方而言，與此段游四方之旨相合，可參。又一說「驚霧」「流波」仍是形容旌麾飄舞之狀。如錢澄之說：「上若驚霧，下若波流，閃鑠動搖，皆指旌麾而言。」此說亦可備一解。以上二句說：各種旗幡參差分散，上下飄舞，在湍急的雲霧中游動。

③暖曖（p. p. 愛代）：昏暗不明的樣子。洪興祖說：「暖曖，暗也。」錢澄之說：「暖曖，夜色也。」清王邦采說：「暖曖，日將暮貌。」（屈子雜文箋略）諸說皆可參。曠（tong 躺）莽：晦暗的樣子。洪興祖說：「曠，日不明也。」汪瑗說：「莽，曠蕩杳冥貌。北方其色黑，故以暖曖曠莽言之也。」王邦采說：「曠，光模糊也。」

③玄武：北方之神。傳說其形像是龜與蛇之合體。「玄武」是二十八宿北方七星宿（卽斗、牛、女、

虛、危、室、壁」的總稱。洪興祖說：「二十八宿，北方爲玄武。說者曰：『玄武，謂龜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蔡邕曰：『北方玄武，介蟲之長。』文選注云：『龜與蛇交曰玄武。』汪瑗說：『玄武，北方七宿，謂龜蛇也。位在北方，故曰玄。玄，黑色也。身有鱗甲，故曰武。武，指龜蛇也。玄言其色，武言其物，合而言之，爲北方七宿之稱也。或曰，玄，水之色；武，水之物也。亦通。』奔屬（Ben-shu）：奔走相隨。「屬」，跟隨。以上二句說：時已入夜，一片昏暗晦冥，我呼喚玄武神奔走相隨。

③⑤文昌：星名，屬紫微垣，有六顆星組成。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朱熹說：「文昌，在紫微宮，北斗魁前，六星如匡形。」汪瑗說：「按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晉灼曰：『似戴，故曰戴匡。』文耀鉤曰：『文昌宮爲天府。』孝經援神契曰：『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拂並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宮也。』備觀其說。則可見文昌乃在中宮，掌文書府之星也。故使之掌行。掌行，謂掌其行事也。古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之官。欲使文昌爲此官，以記已遠遊之跡也。」掌行：掌管行路的事宜。又洪興祖說：「掌行，謂掌領從行者。」亦通。

③⑥選：挑選。署：安排，部署。說文网部：「署，部署。各有所网屬也。」洪興祖說：「署，置也。」大人賦曰：「悉徵圉圉而選之兮，部署衆神於搖光。」轂（Gu）：古：車輪中心安插車軸的部分，其作用相當於現在的軸承。這裏是以「轂」指車。「並轂」，車輪相并，是左右夾輔扈衛之意。以上二句說：讓文昌星掌管行游之事，選派衆神充當扈衛。

路曼曼其修遠兮〔一〕①，徐弭節而高厲〔二〕②。左雨師使徑待兮〔三〕③，右雷公以爲衛④。欲度世以忘歸兮〔四〕⑤，意恣睢以担橋〔五〕⑥。內欣欣而自美兮〔六〕⑦，聊媮娛以自樂〔七〕⑧。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八〕⑨，忽臨睨夫舊鄉⑩。僕夫懷余心悲兮⑪，邊馬顧而不行⑫。思舊故以想像兮〔九〕，長太息而掩涕⑬。汜容與而遐舉兮⑭，聊抑志而自弭⑮。

【校記】

〔一〕修：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悠」。夫容館本、馮刻本作「悠」。

〔二〕徐：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颯」。

〔三〕侍：朱注本作「待」。按「待」與「侍」互爲通假，義並通。一說據離騷「騰衆車使徑待」認爲，此當與離騷同，宜作「徑待」。此說雖可參，但此文上句「侍」字與下句「衛」字爲對文，似作「侍」更爲允當。

〔四〕欲度世：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遂欲度世」，一本作「欲遠度世」，一本作「欲遂度世」。夫容館本、馮刻本作「欲遠度世」。

〔五〕担橋：文選射雉賦注引作「拮矯」。按洪興祖說：「大人賦云，掉指橋以偃蹇。史記索隱云，指，居桀切。橋音矯。張揖云，指橋，隨風指靡也。担，釋文云，音丘列切，舉也。」劉師培說：「據洪引釋文担音丘列切，是舊本正作拮。」（楚辭考異）姜亮夫說：「此文本作拮也，故有丘列、居桀之音，拮與指形」

近，故大人賦用指也；若作担，則聲入舌，與見紐稍遠矣。作拮是也。」（屈原賦校注）沈祖緜說：「担係揭之譌。史記司馬相如傳作指橋。指亦揭之譌。」（屈原賦證辯）。聞一多說：「拮，揭與釋文丘列切之音合，是担卽拮、揭之借字。集韻担拮並同揭，音丘傑切，是也。担，本音多罕切。担與揭（拮），於韻爲陽入對轉，於聲由端知變見溪。（說文覲從見聲，見母。重文作𠂔，從旦聲，溪母。）史記司馬相如傳大人賦曰『掉指橋以偃蹇兮』，索隱曰：『指，居桀切。』（今本史記無此文，見本書洪補注引）案指知紐，古讀歸端，此音居桀切，亦猶担之音丘列切。指橋亦拮橋，揭驕耳。要之，形況之詞，本無定字。本篇担橋字徐李二注引作拮，但取音同，不妨兩是。學者若以丘列切之音罕聞而疑担爲拮之誤字，則過矣。」按以上諸說，意見不一，聞一多說較爲準確。担橋卽指橋，拮橋、揭驕，是同一形容詞的不同寫法。

〔六〕而：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以」。

〔七〕自：洪興祖引一本作「淫」。朱注本作「淫」，引一本作「自」。按當作「自」。「自樂」與上句「自美」相對爲文。

〔八〕「涉青雲」句：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無「以」字，一本無「游」字。按似當從一本刪「游」字。作「涉青雲以汎濫」，語意已足，「游」字蓋衍文。

〔九〕以：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而」。

【注釋】

①曼曼：通「漫漫」，路途遙遠的樣子。 修：長。

②徐：緩，慢慢地。 弭（ミ米）：停止。 節：旌節。周禮地官：「道路用旌節。」旌節，指古代官員

出使在道路上所用的儀仗信節。因為「節」用於道路，所以「弭節」合成一詞，指行路時停留、停止或放慢速度等。這裏是緩緩行進的意思。林雲銘說：「弭節，緩行也。」高厲：汪瑗說：「高厲，猶言高邁、高蹈也。」徐弭節而高厲，與下「泛容與而遐舉」文法相同。（楚辭集解）按「厲」和「邁」古音同屬月部。據于省吾考證，金文中「萬年」之「萬」，也作「邁」或「厲」，萬、邁、厲三字同用無別（詳見澤螺居楚辭新證）汪瑗釋「高厲」為「高邁」，又引申為「高蹈」，甚確。說文：「邁，遠行也。」爾雅釋言：「邁，行也。」高邁，即向着高遠處行進之意。舊注對「高厲」的異解頗多。如洪興祖說：「厲，渡也。」大人賦：紛鴻溶而上厲。（楚辭補注）朱熹說：「厲，憑陵之意。」（楚辭集注）王夫之說：「厲，渡也。」大還已成，神游超渡，出有人無。（楚辭通釋）林雲銘說：「以衣涉水曰厲。高厲，高舉而過，不待涉也。」蔣驥說：「高厲者，自西海而升天際也。」（山帶閣注楚辭）胡文英說：「厲，奮舉也。」莊子：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屈騷指掌）諸說雖亦有可參之處，但均不如汪瑗的解釋準確通達。 以上二句說：路程漫漫又長又遠，我將向着高遠處緩緩而行。

③雨師：雨神，即屏翳，或作萍翳。天問：「萍號起雨。」王逸注：「萍，萍翳，雨師名也。」洪興祖說：「山海經：『屏翳在海東，時人謂之雨師。』天象賦云：『太白降神於屏翳。』注云：『其精降為雨師之神。』一說這裏的「雨師」或指「屏翳」，或指周禮春官鄭玄注之雨師「畢宿」，或指風俗通義卷八之雨師「玄

冥」。錄以備考。 徑侍：直接侍衛。

④雷公：雷神，亦即離騷「雷師告余以未具」之「雷師」。洪興祖說：「春秋合誠圖云：『軒轅，主雷雨之神。』」曰雷師，豐隆也。又山海經海內東經：「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袁珂注：「案大荒東經云：『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獸，壯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爲鼓，橛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郭璞注：『雷獸，即雷神也，人面龍身鼓其腹者，橛猶擊也。』」即此雷神也。」以上二句意思是，讓雨師和雷公跟在左右担当侍衛。

⑤度世：超越塵世，飛升成仙。洪興祖說：「度世，謂仙去也。」朱熹說：「度世，謂度越塵世而仙去也。」忘歸：忘記回歸人間。一說「忘歸」指「終不返其故都」。

⑥恣睢（zì suī 自睢）：縱放任性，無拘無束的樣子。担橋（jiē jiāo 揭驕）：連綿詞，亦志意縱放之意。担橋又寫作揭驕、指橋、拮矯（詳見校記）。又朱熹說：「担橋，軒舉也。」朱軾說：「担橋，有拂袖揮塵，矯然高放之意。」（見王萌楚辭評注引）胡文英說：「担橋，故爲不順也。吳楚有此諺。」三說亦皆備考。以上二句說：我要超越世俗成仙而去，忘却回到人間，馳心任性，縱放自得。

⑦內：內心。欣欣：喜悅的樣子。自美：自己感到很得意。

⑧聊：姑且。媮（yú 余）：樂「媮娛」，取樂娛懷。自樂：自得其樂。以上二句說：我內心喜悅無比得意，聊且取樂媮懷而自得其樂。

⑨涉：渡。「涉青雲」，指踏入雲端。

汎濫：汪瑗說：「汎濫，猶汗漫也。」按「汗漫」指無邊無際。這裏「汎濫游」，指不着邊際地四處漫游。又胡文英說：「汎濫，隨雲之所飄泊也。」亦通。

⑩臨睨：居高臨下地俯視。

以上二句說：我踏入雲端不着邊際地四處漫游，忽然居高臨下地瞥見了故鄉。

⑪「僕夫」句：汪瑗說：「僕夫，謂從者。懷，思念也。余心，屈子自謂也。悲，傷別也。」清代奚祿詒說：「忽見故鄉之亂，故心悲慘，而僕馬且懷顧也。」（楚辭詳解）

⑫邊馬：朱熹說：「邊，旁也。謂兩驂也。」顧：回頭看。以上二句說：役夫思念家鄉，我中心也非常悲傷，拉車的驂馬也顧盼故土，不願前行。

⑬「思舊故」二句：王逸說：「戀慕朋友，念兄弟也。喟然增歎，泣沾裳也。屈原謂修身念道，得遇仙人，託與俱游，周歷萬方，升天乘雲，役使百神，而非所樂，猶思楚國，念故舊，欲竭忠信，以寧國家，精誠之至，德義之厚也。」汪瑗說：「舊故，謂平日相與之親族朋友也。想像，凝思貌。長太息，其所感者深，故其嘆也長。」莊子言：「越之流人曰，去人滋久，思人滋深。」此之謂也。」錢澄之說：「忽然臨睨，故舊之情，未免動其想像，增其太息，然不可以塵情羈吾遐舉也。」（莊屈合詁）王夫之說：「大還已成，刀圭入口，將度世上升，不復遊於人間，乃回顧故國，不忍即去，復抑志弭節，遲回於世，以寄其憂國望治之情。蓋其憤世疾邪，厭時俗之迫阨，而思遊仙者，弗獲己之心。而還念丹成以後，仍有不忍去者，素懷之不足味者也。」奚祿詒說：「舊故，先君，祖考，宗黨，朋友皆在內。想前代之盛世，悲今日之淒涼。」胡文英說，

「江淹別賦」：「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然。」夫絕世修真者，猶復有情，況第明其理而託境者乎？舊館猶復依依，況父母之邦乎？此所以心悲而太息掩涕也。」按「舊故」之意，可以參考王逸、汪瑗、奚祿詒之說。「想像」，指思念回憶親戚朋友的音容笑貌和種種往事，汪瑗釋爲「凝思貌」，奚祿詒釋爲「想前代之盛世，悲今日之淒涼」，都可通。至於對二句意思的解釋，則錢澄之說較爲近是。王夫之和胡文英之說亦可參考。以上二句說：思念親戚朋友而想起種種情事，不禁長長地歎息並擦拭眼淚。

⑭汜：漂浮不定的樣子。容與：逍遙，悠閒自得。「汜容與」，形容登天遠行時逍遙自在的樣子。錢澄之說：「汜容與者，仍汜濫以游也。」亦可參。一說「容與」指猶夷不定的樣子。汪瑗說：「容與，猶夷猶也。」錄以備考。遐：遠。「遐舉」，指登天遠行。

⑮聊：姑且。抑志：按捺自己的思想。自弭：遏制自己的情緒。按「抑志而自弭」，指按捺住自己對家鄉和故舊的思念，克制自己因思念而產生的悲哀。一說「抑志自弭」，指壓抑制止自己想要「遐舉」的思想和行動。如汪瑗說：「抑志自弭，謂遠遊之志聊且強自按抑而止也。」夏大霖也說：「乃抑不返故鄉之初志，弭節而下也。」（屈騷心印）此說恐未是，錄以備考。以上二句說：我暫且按捺住對家鄉和故舊的思念，逍遙自在地上登天遠行。

指炎神而直馳兮（一）①，吾將往乎南疑（二）②。覽方外之荒忽兮（三）③，沛罔象而自浮（四）④。祝融戒而還衡兮（五）⑤，騰告鸞鳥迎宓妃（六）⑥。張咸池奏承雲兮（六）⑦，二女御九韶

歌⑧。使湘靈鼓瑟兮⑨，令海若舞馮夷⑩。玄螭蟲象並出進兮⑪，形繆虬而透蛇⑫。雌蜺便娟以增撓兮⑬，鸞鳥軒翥而翔飛⑭。音樂博衍無終極兮⑮，焉乃逝以侔徊⑯⑰。

【校記】

〔一〕炎神：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炎帝」。

〔二〕疑：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娛」。按當作「疑」。

〔三〕覽：朱熹引一本作「覺」。按當作「覽」。形近而誤。

〔四〕罔象：洪興祖引釋文作「罔養」。朱注本作「罔養」。按「罔象」與「罔養」通。

〔五〕戒而還衡：洪興祖引一本作「戒而蹕御」，一本作「戒其趕禦」。朱注本作「戒而蹕御」，引一本作「戒其還衡」。夫容館本，馮刻本並作「戒而蹕御」。按王逸注：「屈原得祝融止己，即時還車。」「還衡」即「還車」，是王本作「還衡」。又大人賦：「祝融驚而蹕御。」此文一本作「蹕御」，蓋據大人賦之文而改。

〔六〕張咸池：洪興祖引一本作「張樂咸池」。夫容館本、馮刻本並作「張樂咸池」。按當作「張咸池」，「樂」字蓋衍文。

〔七〕令：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命」。又一說「令海若舞馮夷」句當與「二女御九韶歌」句互易，「夷」

與上文「妃」韻，「歌」與下文「蛇」韻，今本誤倒而失韻。按此說未必是，錄以備考。

〔八〕玄螭蟲象並出進兮；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列螭象而並進兮」。「象」字朱熹又引一本作「螭」。

又聞一多楚辭校補說：「象疑當爲豸，字之誤也。豸俗作豸，與象形近，故錯爲象。」

〔九〕蛇：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迤」。夫容館本、馮刻本並作「迤」。

〔二〇〕娟：洪興祖引一本作「娟」。便娟爾雅釋天疏引作「嬋媛」。

〔二一〕軒：洪興祖引一本作「騫」，朱熹引一本作「騫」。按「軒」與「騫」通，「騫」又與「騫」通。又劉師培楚辭考異說：「慧琳音義九十引作『鳥寒騫翥而飛翔』。寒卽騫字誤衍之文。文選西京賦注又引『鳳騫翥而飛翔』，似亦此句異字。惟注言鷦鷯玄鶴，與正文鷺鳥不合，疑有誤字。」

〔二二〕以：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而」。○徘徊：夫容館本、馮刻本並作「徘徊」。

【注釋】

①炎神：南方之神，卽古代神話中的火神祝融。王逸說：「將候祝融，與諮謀也。南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楚辭章句）呂氏春秋孟夏紀：「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高誘注：「丙丁，火日也。炎帝，少典之子，姓姜氏，以火德王天下，是爲炎帝，號曰神農，死託於南方，爲火德之帝。祝融，顓頊氏後，老童之子，吳回也，爲高辛氏火正，死爲火官之神。」一說「炎神」卽「炎帝」。如蔣驥說：「炎神，炎帝神農氏也。」（山帶閣注楚辭）可參。直馳：徑直馳騁。汪瑗說：「自北而南，故曰直馳，猶徑度也。」

（楚辭集解）

②南疑：指九疑山，又名蒼梧山。在今湖南省寧遠縣南。因九疑山在楚之南境，故云南疑。朱熹說：「南疑，九疑也。」（楚辭集注）一說「南溪」指九疑山的南方。如徐煥龍說：「往九疑之南觀覽。」（屈辭洗髓）錄以備考。以上二句說：我向着火神祝融的居處直馳而去，還將前往南方的九疑。

③方外：四方荒遠之地。王逸說：「遂究率土，窮海嶠也。」汪瑗說：「方外，四方之表也。」胡文英說：「方外，城外也。」（屈騷指掌）一說「方外」指世外，即世俗之外，亦可參。荒忽：形容邊遠之地廣漠寥廓，無邊無際的樣子。汪瑗說：「荒忽，無極貌。」胡文英說：「荒忽，超然無際之貌。」一說「荒忽」是形容隱約模糊、幽昧不明的樣子。

④沛（沱）佩：洪興祖說：「流貌。」汪瑗說：「泛流貌。」罔象：一本作「涸濇」（詳見校記），義同。朱熹說：「涸濇，水盛貌。」汪瑗說：「涸濇，猶盪漾，水盛貌。」胡文英說：「涸濇，水盛煜貌。指下文洞庭之水也。」姜亮夫說：「上句以荒忽狀方外，而此句以罔象狀自浮，罔象亦沛之狀，此楚辭特有之三字狀語也。沛罔象猶言沛汪洋，流動而自浮也。汪洋亦即罔象之聲轉。」（楚辭通故）按「罔象」在這裏作狀語，形容水勢浩淼蕩漾。以上諸說皆可參。但胡文英認為指下文洞庭之水，則非是。自浮：指自身浮動。又汪瑗說：「自浮，謂漂泊不定也。」以上二句說：縱覽四方荒遠之地一片廣袤無垠的景象，就像置身於浩翰的大水之中而隨波浮動。

⑤祝融：南方之神（見上文「炎神」注）。又山海經海外南經：「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郭璞注：「火神也。」袁珂說：「呂氏春秋孟夏篇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淮南子時則篇云：『南方之極，自

北戶孫之外，貫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炎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則祝融者，南方天帝炎帝之佐也。山海經海內經云：「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訖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是祝融乃炎帝之裔。然大荒西經乃云：「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而顓頊者，黃帝之曾孫（海內經），是祝融又黃帝之裔，說復不同。唯黃炎古傳本屬同族（釋史卷五引新書：「炎帝者，黃帝同母異父兄弟也。」）故傳爲炎帝苗裔之祝融，復可歸於黃帝。關於祝融之神話，見於海內經者，有「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見於墨子非攻下者，有「（成湯伐夏），天命融（祝融）隆（降）火于夏之城閭，西北之隅。」見於尚書大傳及太公金匱等書者，有祝融等七神雪天遠來，助周滅殷事，見於史記司馬貞補三皇本紀者，有共工與祝融戰，不勝而怒觸不周山事，等等。祝融在古神話傳說中，位亦顯矣。」（山海經校注）戒：告誡。還衡：按「衡」是車轅前的橫木，這裏即指車。「還衡」，指調轉車行的方向。車本向南行，祝融則觀誡其還車北上，故曰「還衡」。王逸說：「南神止我，今北征也。」一本「還衡」作「蹕御」，有不少注家皆從「蹕御」立說。如朱熹說：「蹕，止行人也。御，禦也。」汪瑗說：「蹕，止行人也。御，禦通，止也。天子出游有蹕御，亦謂之警蹕，謂戒飭祝融之神以爲警蹕，而禦止行人，俾可直馳而速歸也。曰祝融戒者，倒文耳。」此說僅備參考。又王夫之說：「衡，南嶽，炎神之宮，戒而還衡者，神止其宮也。」（楚辭通釋）恐未是。

⑥騰：飛馳。「騰告」，汪瑗說：「騰告，猶今之所謂飛報也。」鸞鳥：神話中鳳凰一類的鳥。說文鳥部：「鸞，赤神靈之精也。赤色，五采，鸞形。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山海經西山經：「女牀之山，有鳥焉，其

狀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宓（宓伏）妃：神話中的洛水女神，傳說是古帝伏羲氏之女。文選洛神賦李善注引如淳曰：「宓妃，宓義氏之女。溺死洛水，爲神。」以上二句說：祝融勸誡我回車北向，不要繼續南行，於是我飛報鸞鳥去迎接宓妃前來。

⑦張：陳設。汪瑗說：「張者，設而陳之也。」咸池、承雲：古樂名。王逸說：「咸池，堯樂也。承雲，卽雲門，黃帝樂也。」洪興祖說：「周禮有大咸，堯樂也。樂記云：『咸池備矣。』」注云：「黃帝所作樂名，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爲言施也。言德無不施也。」又呂氏春秋云：「帝顓頊令飛龍作樂，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淮南云：「有虞氏，其樂咸池承雲九韶」注云：「舜兼用黃帝樂。」徐文靖引竹紀書年說：「帝顓頊高陽氏二十一年，作承雲之樂。」（管城碩記）按咸池承雲爲何時之樂已不可確考，因此朱熹說：「咸池，堯樂；承雲，黃帝樂也。又曰顓頊樂，又曰有虞氏之樂。無所稽考，未詳孰是。」

⑧二女：指唐堯的兩個女兒娥皇、女英。王逸注：「美堯二女，助成化也。」御：侍奉。九韶：古樂名。王逸說：「韶，舜樂名也。九成，九奏也。屈原美舜遭值於堯，妻之二女，以治天下。內之大麓，任之以職，則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於是遂禪以位，升爲天子。乃作韶樂，鐘鼓鏗鏘，九奏乃成。」又汪瑗說：「離騷曰舞韶，此曰歌韶者，蓋樂有歌有舞，單言之者，蓋舉此以知彼，而文互見也。」以上二句說：陳設演奏咸池、承雲等樂曲，娥皇、女英又爲我演唱了九韶。

⑨湘靈：湘水之神。洪興祖說：「上言二女，則此湘靈乃湘水之神，非湘夫人也。」汪瑗也說：「上既言二女，此又言湘靈，可見九歌之所謂湘君、湘夫人者乃泛指湘江之神，而非指娥皇、女英也明矣。」但蔣

驥不同意洪興祖說，他認為：「使湘靈鼓瑟兮，蒙上二女御言，蓋使侍而鼓瑟也。變文湘靈，取與海若作對耳。」補注援此證屈子不以二女爲湘君夫人，亦膚見也。如以理言，則與洛水宓妃，均屬悠謬，奚獨於此置辯乎？按這裏當取洪興祖說。蔣驥以「湘靈」爲二女，亦是囿於舊說之成見，不足爲訓。又俞樾說：「按上文云『二女御九韶歌』，此又云『使湘靈鼓瑟兮』，然則屈子不以湘水之神爲卽堯之二女也。湘夫人篇謂之帝子，蓋卽郭璞注山海經所謂天地之二女，而世俗訛傳爲堯之二女，自秦博士已然，雖大儒如韓退之不能不惑其說。今卽從屈子之言證之，而二女是二女，湘靈是湘靈，判然爲二，可以祛千古之惑矣。」（讀楚辭）俞說以「帝子」爲天地之二女，未可遽從。瑟（sè 色）：一種弦樂器。「鼓瑟」，彈奏瑟。

⑩海若：神話中的海神名，王逸說：「海若，海神名也。」洪興祖說：「海若，莊子所稱北海若也。」馮夷：神話中的河神，卽河伯。王逸說：「馮夷，水仙也。」淮南言「馮夷得道，以潛於大川」也。洪興祖說：「馮夷，河伯也。」莊子大宗師：「馮夷得之，以遊大川。」疏：「姓馮名夷，弘農華陰縣潼鄉堤首里人也，服八石，得水仙。」大川，黃河也。天帝錫馮夷爲河伯，故遊處盟津大川之中也。「令海若舞馮夷」句，汪瑗說：「蓋海若尊而馮夷卑，故令海若而命馮夷舞也。或曰，本謂令海若、馮夷舞耳。曰令海若舞馮夷，錯文以成章也。」又徐煥龍說：「令與舞互文也。」按汪瑗所引或曰及徐煥龍說是。「令」與「舞」當是互文，意思是令海若與馮夷共舞。以上二句說：讓湘水之神鼓瑟，令海若馮夷跳舞。

⑪玄：黑色。螭（chī 吃）：傳說中的一種無角龍。「玄螭」，黑色的無角龍。蟲：汪瑗說：「蟲，泛指水中之蟲也。」象：罔象。傳說中的水中神獸。王逸說：「螭，龍類也。象，罔象也。皆水中神物。」

朱熹說：「象，國語所謂『水之怪龍罔象』也。」並出進：指水中神獸出出進進地歡舞遊戲。王逸說：「鬼魅神獸，喜樂逸豫也。」又汪瑗說：「進，猶沒也。並出進，謂齊出沒於水中也。或曰，謂齊出於水中而進舞於己前也。」胡文英說：「出進，舞貌。」皆可參。

⑫形：形體，體態。 繆虬（三）：盤曲的樣子。洪興祖說：「繆虬，盤曲貌。」又奚祿詒說：「繆虬，形體蜿蜒貌。」（楚辭詳解）透蛇：蜿蜒而動的樣子。汪瑗說：「透蛇，蠕動貌。」以上二句說：黑色的螭龍和水中的神獸一起進出歡舞，體態優美盤曲，不停地蜿蜒而動。

⑬蜺：同霓，副虹。主虹爲虹，副虹爲霓。霓位於主虹外側，色彩較爲淺淡，「雌蜺」，汪瑗說：「蜺霓同，虹屬。虹雄而霓雌也。」又王逸說：「神女周旋，侍左右也。」認爲「雌蜺」比喻神女，亦可參。便娟（piān juān 駢捐），體態輕盈美麗的樣子。增撓：洪興祖引集韻說：「撓，纏也。」汪瑗說：「撓繞通，纏繚之意。」胡文英說：「撓，嫵娜也。增撓，舞態也。」按綜合衆說，則「撓」本纏繞之意，「增撓」，在這裏意謂增添了妖嬈之態。

⑭軒翥（xuān zhù 宣住）：高飛的樣子。又汪瑗說：「軒，昂也，翥，舉也。軒翥翔飛，謂遠舉高飛而輕捷可愛也。」以上二句說：「雌霓輕盈飄舞更增添了妖嬈之態，鸞鳥奪翼高飛也似翩翩起舞。

⑮博衍：指音樂內容博大繁盛，演奏延綿不絕。洪興祖說：「博，廣也，達也。」朱熹說：「博衍，寬平之意。」汪瑗說：「博衍，謂廣博敷衍，可樂者多也。」蔣驥說：「衍，盛貌。」無終極：沒有窮盡。

⑯焉乃：於是。王夫之說：「焉乃，猶言於是。」蔣驥說：「言南遊之樂至矣，於是遂逝而徘徊以擇所

住也。」一說「焉乃」爲疑問詞。如汪瑗說：「南方聲色鳥獸之樂博衍無窮也，如此又何必遠逝浮游而淹留以忘歸也。」徐煥龍說：「音樂不勝聽如此，余又焉所往哉，用以徘徊矣。」又一說「焉」作指示代詞，承上音樂而言，「焉乃逝以徘徊」，指音樂漫長無盡，反復回旋。按這裏取王夫之、蔣驥之說，餘說皆備參考。逝：往，去。以上二句說：歌舞音樂博大繁盛漫長無盡，我於是在音樂聲中又出發遨遊。

舒並節以馳驚兮①，遑絕垠乎寒門②③。軼迅風於清源兮④，從顓頊乎增冰⑤。歷玄冥以邪徑兮⑥，乘間維以反顧⑦。召黔羸而見之兮⑧⑨，爲余先乎平路⑩⑪。經營四荒兮⑫⑬，周流六漠⑭⑮。上至列缺兮⑯⑰，降望大壑⑱。下崢嶸而無地兮⑲⑳，上寥廓而無天㉑㉒。視儻忽而無見兮㉓㉔，聽惝怳而無聞㉕㉖。超無爲以至清兮㉗㉘，與泰初而爲鄰㉙㉚。

【校記】

〔一〕連：洪興祖引釋文、朱熹引一本作「蹕」。按「蹕」與「連」通。○乎：洪興祖引一本作「兮」。

〔二〕軼：文選王粲七哀詩注引作「擊」。○源：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涼」。文選王粲七哀詩注、鮑照行樂至東城橋詩注並引作「涼」。按當作「源」。

〔三〕羸：朱注本、夫容館本、馮刻本並作「羸」。朱熹說：「羸，從羊，倫爲反，一從女，餘輕反，未知孰是。」

然二字史記作含雷，漢書作黔雷，則當爲從羊之羸矣。」按此說是，當作「羸」。

〔四〕先乎平路：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先」下有「道」字。

〔五〕荒：朱注本作「方」。

〔六〕漠：洪興祖、朱熹皆引漢樂歌作「幕」。按「六幕」卽「六漠」。

〔七〕缺：朱注本作「缺」，又引一本作「闕」。

〔八〕嶸：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嶸」。按「崢嶸」與「崢嶸」義同。

〔九〕寥：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寥」。

【注釋】

①「舒並節」句：王逸說：「縱舍轡銜而長驅也。」（楚辭章句）洪興祖說：「淮南云，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大人賦云，舒節出乎北垠。注云，舒，緩也。」（楚辭補注）汪瑗說：「舒，縱舍也。并，合而總之也。節，旌節也。蓋欲歸之速，無暇於載旗建旄撰轡正策，故合并其旌節之類而縱舍之以馳騖也。」（楚辭集解）王夫之說：「并節，總轡也。」（楚辭通釋）胡文英說：「凡馭之道，舒緩其轡則可以馳驟。并節，合執其節，恐馳而落。」（屈騷指掌）按「舒並節」之意不甚詳明。上文言「屯余車之萬乘兮，紛溶與而並馳」，又言「選署衆神以並轂」，此處「舒」爲縱放之意，「並節」疑卽指「並馳」「並轂」而言。「舒并節」者，意爲不再保持並馳的節律，使諸多車騎分散奔馳。所引諸說皆供參考。

②連（chuo）綽：汪瑗說：「連，超越之意。」又奚祿詒說：「連，遠行也。」（楚辭詳解）亦通。絕垠：天

之邊際。寒門：王逸說：「寒門，北極之門也。」淮南子地形：「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高誘注：「積寒所在，故曰寒門。」徐文靖說：「所謂寒門者，谷口也。」服虔曰：「黃帝升仙之處也。」師古曰：「谷口，仲山之谷口也。」以仲山之北寒涼，故謂此谷爲寒門也。」（管城碩記）夏大霖說：「寒門，九陰之地，至寒。」（屈騷心印）以上二句意思是：放開轡銜，使衆多的車騎不再保持統一的節律而儘快奔馳，超越天之邊際，來到北極的寒門。

③軼（𨔵義）：說文車部：「軼：車相出也。」段玉裁注：「車之後者突出於前也。」這裏泛指超越。 迅風：疾風。 清源：汪瑗說：「水之淵深處曰源。北方屬水，故曰清源。」則「清源」泛指北方。又蔣驥說：「清源，水源，謂北海也。」（山帶閣註楚辭）亦通。

④顓頊：神話中的北方之帝。洪興祖說：「北方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太公金匱曰：「北海之神顓頊。」爾雅釋天：「玄枵，虛也；顓頊之虛，虛也；北陸，虛也。」郝懿行義疏：「虛在正北，北方黑色。枵之言耗，耗亦虛意。顓頊水德，位在北方。」增冰：指北方層層積累的冰山。淮南子地形：「北方曰積冰。」高誘注：「北方寒冰所積，因以爲名。」朱熹說：「北方地寒，故有增積之冰。」（楚辭集注）汪瑗說：「增，厚積也。北方地寒而多水，故四時常有增積之冰。」以上二句說：我超越疾風來到北方的清源，追隨顓頊於層層積累的冰山。

⑤歷：經過。 玄冥：北方之神。禮記月令：「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鄭玄注：「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顓頊，高陽氏也。玄冥，少皞氏之子，曰修，曰熙，爲水官。」一

說這裏的「玄冥」是深遠幽寂之意，恐未是。

邪徑：按舊注對「邪徑」主要有三種解釋。一、繞路。如

汪瑗說：「邪徑，猶言間道也。」王夫之說：「邪徑，猶言枉道。」胡文英說：「已從顓頊乎增冰，則玄冥之境皆已悉之，故不須見玄冥，而邪徑其地以過也。」二、路途窮塞。如王逸釋此句說：「道絕幽都，路窮塞也。」林雲銘說：「窮塞之外，無徑可通，故謂之邪。」（楚辭燈）三、邪曲之徑。如錢澄之說：「所歷有邪徑，故先命黔羸平路，自以生平不由邪徑也。」（莊屈合詁）王邦采說：「言邪徑者，窮塞之外，邪曲小徑俱欲遍歷也。」（楚辭箋略）第一種說法近是。

⑥乘：升。間維：指天的區域劃分。洪興祖說：「孝經緯云：天有七衡而六間，相去十一萬九千里。淮南云：兩維之間，九十一度。注云：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而四維，三百六十五度。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按此處「間維」指天空。又汪瑗說：「天有四正四隅。間維，謂北隅也。承上邪徑而言，欲乘北隅，間道以召黔羸也。」錄以備考。反顧：回頭看。以上二句說：我路經玄冥之所繞道而行，升上天空之中回首觀望。

⑦黔羸：當作「黔羸」，天上造化之神。一說指水神。史記司馬相如傳大人賦：「左玄冥而右含靈。」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說：「含靈，黔羸也，天上造化神名。或曰水神。」朱熹說：「黔羸，舊說天上造化神名，或曰水神，皆怪妄之說，不可考矣。」汪瑗說：「按黔，黑色；羸，弱也。字義於水爲切。此章皆敘北方之境，水神是也。」

⑧平路：鋪平道路。以上二句說：我召見造化神黔羸，請他先行爲我鋪平道路。

⑨經營：往來周旋。又汪瑗說：「經，經歷也。營，營爲也。」王逸九歎怨思篇注曰：「南北爲經，東西爲營。」亦通。如訪仙問道，鍊氣升天，皆其所經歷之處，營爲之事也。」汪說亦可參。四荒：四方荒遠之地。

⑩周流：周遊，遍遊。六漠：指六合，卽上下與四方。洪興祖說：「六漠，漢樂歌作六幕，謂六合也。」汪瑗說：「六漠，六合也。四方并上下爲六合。」易曰：「周流六虛。」屈子亦是本此，斷章取義，變虛言漠耳。」

⑪列缺：缺同缺。列缺，天上的縫隙。王逸釋此句說：「窺天間隙。」又汪瑗說：「列裂通。凡物邊縫之際則裂缺也。上至列缺，猶俗言直到天邊耳。」一說指「閃電」，或從天縫中照下的閃電。洪興祖說：「大人賦云：貫列缺之倒影。注云，列缺，天閃也。」文選云：列缺曄其照夜。應劭曰：列缺，天隙電照也。」又蔣驥引一說「列缺」指「列仙之宮厥」。又胡文英說：「列缺，西北天虧之處。」按這裏當取王逸汪瑗之說。

⑫降望：俯視。大壑：大海。莊子天地篇：「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疏：「夫大海泓宏，深遠難測，百川注之而不溢，尾閭泄之而不乾。」又王逸釋此句說：「視海廣狹。」一說指神話中地名，卽歸墟。列子湯問篇：「勃海之東，不知其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減焉。」又一說指大地。如汪瑗說：「大壑，朱子註曰在勃海東，實爲無底之谷，名曰歸墟。此蓋出列子。而屈子所言，恐義不在此。此蓋謂上至天際，而下

望天地如一大壑耳。大壑猶言大地也，非獨指東海之歸墟也。」以上四句說：「我往來於荒遠之地，周游天地四方，上至天邊，俯視大海。」

⑬崢嶸：這裏指深遠的樣子。姜亮夫說：「補（注）引顏師古曰：『深遠貌。』寅按崢嶸義實高遠，此句言下崢嶸，故曰深遠矣。」（屈原賦校注）無地：指下面深邃幽遠超越了大地的界限。

⑭寥廓：空虛而廣遠的樣子。無天：指上面空曠高遠，超越了天空的界限。蔣驥說：「無地，出地之下也。無天，出天之上也。」亦可參。

⑮儵（shu）忽：迅急的樣子，這裏指看起來模糊不清。汪瑗說：「儵忽，見不逮也。」

⑯惝怳（chǎng huǎng 場幌）：這裏指聽起來模糊不清。洪興祖引顏師古說：「惝怳，耳不諦也。」按以上四句「下無地」「上無天」「視無見」「聽無聞」，當是修仙煉道後所達到的超凡脫俗的境界。舊注於此解釋頗多。如洪興祖說：「淮南云，若士曰：我游乎罔亥之野，北息乎沈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眴。」錢澄之說：「遊窮六合，亦以遠矣。然猶在天地內也，不能離見聞也。遠之又遠，至於下無地，上無天，視無見，聽無聞。直出無爲之先，太初之始，而後爲至道，而後爲真能。」王夫之說：「視徹乎儵忽，物本無象也，而何有見。聽察乎惝怳，化本無聲也，而何有聞。莊生所謂有真君焉而不得其朕者也。」夏大霖說：「天地聞見，皆泰初之後有此跡象。此并無之者，壹氣還之泰初，雖神仙亦歸之無跡象。」諸說皆可參考。

⑰超：超越。無爲：道家的哲學概念。指順乎自然的變化，而不有意作爲。詳見本篇「澹無爲而

自得」句注。「超無爲」，超越無爲的境界。至清：指最爲虛靜清明的精神境界。「清」，指清虛，清靜，是道家修煉所欲達到的一種精神境界。王逸釋「至清」爲「天庭」，義亦相通。姜亮夫說：「至清猶言太清，古說天以至清成，地以至濁成，故稱天曰至清。莊子則言太虛，見知北遊。又白虎通天地篇云：『先有太初，然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此言無爲至清，與泰初爲鄰，則在超出天之形質而復其初，猶言復其始生之時也。爲道家修養之士之所本，爲一種沈寂清靜之精神狀態。以實物指之則曰天庭，曰天之始而已。其實義固得通也。」（楚辭通故）

⑱泰初：指形成天地萬物的元氣之始。洪興祖引列子說：「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初卽泰初。莊子天地篇：「泰初有無，無有無名。」疏：「泰，太，初，始也。元氣始萌，謂之太初，言其氣廣大，能爲萬物之始本，故名太初。」與泰初爲鄰，指返歸到元氣始萌，萬物初始的狀態中，亦是指達到清靜無爲的精神境界。

卜居

卜居和漁父，王逸楚辭章句都定爲「屈原之所作」。後世許多注家如洪興祖、朱熹、汪瑗、王夫之、蔣驥等也都贊同此說。但也有不少研究者對這兩篇的作者提出了疑問，如明代的陳繼儒說：「漁父一篇却顯易不類屈氏。」（見明蔣之翘七十一家評楚辭）明張京元說：「既見放矣，復審所居，何見之晚也？通後漁父篇，語義太膚，疑是僞作，姑存之。」（刪注楚辭）清人崔述在分析了歷史上「假托成文」的現象後判斷：「卜居、漁父亦必非屈原之所自作。」因其世已遠，作者之名不傳，遂以爲屈原之所作。（考古續說觀書餘論）

近代學者在前人疑問的基礎上，又進一步作了論證。郭沫若說：「卜居和漁父兩篇，很多人懷疑不是屈原的作品，特別是漁父那一篇應該是後人的著作。但作者只是把屈原作爲題材而從事創作，並無存心假託。它們之被認爲屈原作品，是收輯屈原賦者的誤會。」（屈原賦今譯）游國恩說：「史記屈原傳稱屈原名平，則原爲字可知。凡古人自稱，多名而不字，例如孔子責子路說：「由之瑟，奚爲于丘之門？」又說：「丘之禱久矣。」又說：「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伯魚對陳亢說：「鯉趨而過庭。」孟子答北宮錡之問，而說「軻也嘗聞其略也。」諸如此類，並沒自稱其字的。不但自稱應該如是，即如上官大夫當在懷王面前譖他，也說：「平伐其功」，而並不說「原伐其功」，可見古人稱呼名字很有分寸的。」卜居、漁父通

篇都稱屈原，顯係後人習見屈原的名而隨便亂用，他那裏注意到這個大破綻。」（楚辭概論）陸侃如也說：「這兩篇開口就說『屈原既放』，顯然是旁人的記載。」同時他又考證了史記引文的通例，提出：「司馬遷對於漁父，也只認為旁人的記載，故老老實實地抄入，正與抄離騷傳一樣。但並不認為所傳之人的作品。」（屈原）

以上所引諸說，從不同角度提出疑問，都有一定道理。從實際內容看，這兩篇確與屈原的其他作品有明顯不同。

首先，在思想內容上，這兩篇都有較濃厚的道家思想。卜居中「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云云，實際上是以順其自然、不了了之的態度對待屈原提出的問題，顯而易見有黃老色彩。而漁父則通過對屈原提問的回答宣揚與世浮沉，隱退自全的道家思想。這與屈原其他作品所抒發的憂國憂民，積極進取的情感很不一致。其次，從文體形式上看，屈原的作品是詩，是以創造高度情意化的抒情形象為主要藝術特徵的詩歌。而卜居和漁父則是以敘事為主的有韻的散文，在文體上更接近於漢賦。而且卜居和漁父用的是問答體形式，而問答體的辭賦是西漢初年才開始興起的，屈原的辭作是沒有這種形式的。另外，卜居對屈原事跡的記述也很不確切。屈原在放逐中是不可能回郢都的。而卜居則說：「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往見太卜鄭詹尹。」太卜當是朝中掌卜筮之官，屈原既已被放逐，不可能在三年時又回到郢都會見太卜，鄭詹尹也不可能走出郢都見到屈原。如果卜居是屈原所作，在敘述自身經歷時似乎不應出現這樣的

失誤。有人看到了這個矛盾，於是就定卜居是屈原斥居漢北時所作。如清代蔣驥說：「此三年未知何時，詳其詞意，疑在懷王斥居漢北之日也。」（山帶閣註楚辭）這個說法雖然解決了時間上的矛盾，但仍不能合理解決問卜的地點問題。又從卜居的思想情緒看，似乎也不太可能。屈原在漢北期間的主要思想活動是想儘快返回郢都，重振改革大業，這與卜居中流露的思想情緒顯然有別。只要把卜居與確認為屈原在漢北時作的抽思加以對比，就不難發現這一點。總上所述，我們認為卜居和漁父不太可能是屈原的作品。

關於這兩篇的作者，諸家也做了種種考證。陸侃如認為是「周末漢初人的作品」（屈原）；游國恩認為「卜居、漁父的體裁，既與賈誼諸人所作相同，我們雖不能確定他們的時代孰先孰後，但以那時的作風看來，決為秦代或西漢初年的產品無疑。」（楚辭概論）郭沫若認為：「這兩篇由於所用的還是先秦古韻，應該是楚人的作品。作者離屈原必不甚遠，而且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人。」（屈原賦今譯）還有人認為是宋玉、景差之徒所作。這些說法都有參考價值。從篇內所反映的思想傾向看，我們認為這兩篇很可能是西漢初年黃老思想盛行時的作品。作者當是既有道家思想，又敬佩屈原為人同情屈原遭遇的人。因此，儘管作者旨在宣揚道家思想，但對屈原的思想和形象絲毫沒有歪曲，反而通過對話充分肯定和贊揚了屈原清白高潔的品格和矢志不渝的鬥爭精神。

至於這兩篇的作者究竟是何許人以及是否出自同一人之手，則因歷史久遠，資料缺乏，已經無法考證了。研究者們的有關考證，也都不過是推測，沒有確鑿的根據，茲不具述。

卜居和漁父雖非屈原所作，但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影響却不可低估。它們是楚辭和漢賦之間的過渡形式的作品，起到了承上啓下的作用。從詩經到楚辭的詩體變化，已經受到了一些先秦散文的影響，而卜居和漁父進一步趨於散文化，句式長短相間，錯落有致，不拘一格。用韻也較爲自由。這既從一個方面反映了楚辭文體的流變，又爲漢代散體大賦的形成開創了新路。同時篇中運用的問答體形式、排比鋪敘的手法以及寓言色彩等等，也都在漢賦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屈原既放三年〔一〕①，不得復見②。竭知盡忠〔二〕③，而蔽鄣於讒〔三〕④。心煩慮亂〔四〕⑤，不知所從⑥。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五〕⑦：「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⑧。」詹尹乃端策拂龜⑨，曰：「君將何以教之〔六〕⑩。」

【校記】

〔一〕原：文選六臣本作「平」。

〔二〕知：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智」。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並作「智」。

〔三〕而：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無「而」字。

〔四〕慮：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意」；洪興祖、朱熹亦並引一本作「意」。

〔五〕往：洪興祖引一本「往」上有乃字。朱注本、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並有「乃」字。

〔六〕將：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無「將」字。

【注釋】

①既：已經。放：流放，放逐。王逸說：「遠出郢都，處山林也。道路僻遠，所在險也。」（楚辭章句）明汪瑗說：「放，流也，置也。放流，安置於此，使不得去也。」（楚辭集解）按屈原曾兩次被迫離郢，一是楚懷王時被讒見疏，斥居漢北。這只是被排斥出朝廷，離開郢都，還不是真正的流放。一是頃襄王時放逐於江南之野，不復召還。王逸章句之意，是認為「屈原既放」指頃襄王時的放逐。同此說者，如清代的王闓運：「頃襄以其疑秦爲罪，放之洞庭南也。」（楚辭釋）又一說認為是指懷王時斥居漢北事。如清王夫之說：「大夫不用，自次於郊以待命。君不賜環，謂之曰放。此蓋懷王時原去居漢北事。」（楚辭通釋）清蔣驥也說：「此三年未知何時，詳其詞意，疑在懷王斥居漢北之日也。」（山帶閣註楚辭）王夫之、蔣驥之所以定本篇是屈原斥居漢北時所作，是因為考慮到屈原在頃襄王時被放逐後不可能又回到郢都會見太卜鄭詹尹。其實本篇並非屈原所作，而是後人以屈原事跡爲題材創作的，所以不必拘泥於屈原行跡的準確性。

②復見：再次見到。「不得復見」，指不能再見到楚王。

③竭知：指竭盡才智，「知」通「智」。

④蔽鄣：遮蔽阻隔。讒：讒言，這裏指進讒言之人。以上二句說：自己竭盡才智、忠心爲國，却

受到讒佞小人的遮蔽與阻隔，而不能上達於君。

⑤慮：思緒、思慮。「慮亂」，思緒紊亂。

⑥不知所從：無所適從，不知怎麼辦好。以上二句說：心情煩悶，思緒紊亂，無所適從。明黃文煥說：「衆臣留智以衛身，忠臣竭智以憂國；智留則詭踪，自秘而愈巧；智竭則忠腸，日露而成愚。心煩慮亂，不知所從，長於謀國者，自拙於謀身也。」（楚辭聽直）王夫之說：「原非無定志迷於所從者，蓋極思辱人賤行之爲，不忍從也。」清胡文英說：「言智已盡而忠亦難加，故不知所從。」（屈騷指掌）諸說釋此句之意可參。按以上幾句是自述問卜之由。汪瑗說：「此段首二句言見放之久，次二句言見放之由，末二句又承上四句言欲往見太卜之意也。皆爲屈子自述之詞。」

⑦太卜：朝廷掌管卜筮之官。周禮有太卜氏。鄭詹尹：太卜的姓名。一說指「鄭之詹氏尹於楚者」（見孫志祖文選李注補注引）。恐非是。

⑧因：通過。這裏引申爲請求之意。決：決疑。汪瑗說：「決者，斷其疑也。」以上二句說：屈原去見太卜鄭詹尹，對他說：「我有些事疑惑不明，願請先生爲我決斷。」

⑨乃：於是，就。策：古代卜筮用的蓍草。禮記曲禮：「龜爲卜，筮（即策）爲筮。」「端策」，端正蓍草，準備卜筮。宋朱熹說：「端，正也。策，蓍莖也。正之將以筮也。」（楚辭集注）一說「端」是「端」的假借字。「端策」即數策。何劍熏說：「端假爲端。說文：『端，數也。』淮南子說林訓：『筮者端策。』許慎注：「端，數也。」端亦端之假。或逕用數字，韓非子飾邪篇：「鑿龜數筮，卜曰大吉。」史記龜策列傳：「鑿龜數筮，以汝最靈。」數筮即此辭之端策、端策矣。（楚辭拾瀋）亦通。拂：拭。龜：古代占卜用的龜甲。「拂龜」，拂去龜甲上的灰塵，準備占卜。朱熹說：「龜，龜底殼也。拂之將以卜也。」「端策拂龜」，是卜筮

前以示虔敬的準備工作。劉良說：「立著拂龜，以展敬也。」（文選五臣注）

⑩何以教之：有何見教。這是表示客氣的說法，實際的意思是：您要占卜何事？以上二句說：鄭詹尹於是端正著草拂拭龜甲，鄭重地說：「您有何見教？」

屈原曰：「吾寧悃悃欵欵朴以忠乎〔一〕①？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②？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二〕③？將游大人以成名乎④？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⑤？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⑥？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⑦？將呶訾栗斯〔三〕⑧，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四〕⑧？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五〕⑨？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六〕⑩？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七〕⑪？將汜汜若水中之鳧乎〔八〕⑫，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九〕⑫？寧與騏驥亢軛乎〔二〇〕⑬？將隨鴛馬之迹乎⑭？寧與黃鵠比翼乎⑮？將與鷄鶩爭食乎⑯？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⑰，蟬翼爲重，千鈞爲輕⑱；黃鐘毀棄⑲，瓦釜雷鳴⑳；讒人高張㉑，賢士無名㉒。吁嗟默默兮〔二二〕㉓，誰知吾之廉貞㉔？」

【校記】

〔一〕欵：洪興祖引一本作「款」。朱注本、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並作「款」。洪興祖說：「款，苦管切，誠也。俗作欵。」

〔三〕鋤：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鉏」，文選六臣本作「鉏」。按「鋤」與「鉏」同。

〔三〕呢：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促」。按當作「呢」。○栗：洪興祖引一本作「栗」，又引一本「慄」。朱注本作「栗」，引一本作「栗」，一本作「慄」。夫容館本、馮刻本、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並作「慄」。○斯：洪興祖引一本作「嘶」，朱熹引一本作「嘶」。按作「栗斯」或作「栗斯」義皆可通。今從洪本作「栗斯」。又朱熹說：「栗從米，詭隨也。斯，辭也。其從木者，謹飭也。非是。」朱季海楚辭解故說：「栗斯當從一本作栗斯。呢栗自爲韻（段表同在幽部，亦或以爲俱侯部字）。洪氏考異云一作慄者，當云一作慄，廣韻三燭，栗下有慄云：慄斯。是也。栗與透同（說文無透字，新附以爲秀聲，古音當在幽部）。斯是語詞，朱子楚辭集註云：「斯，辭也，」得之（王氏經傳釋詞：「斯，猶然也。」下所釋，與此義近）。栗斯，驚貌，亦楚言矣。方言第二：「獬、透，驚也。南楚凡相驚曰獬，或曰透。」郭云：「皆驚貌，」是也。此云栗斯，老子所謂寵辱若驚也。」以上二說皆認爲當作「栗斯」，僅備參考。

〔四〕儒兒：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嚅兒」。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並作「嚅兒」。按「儒兒」與「嚅兒」同。

〔五〕潔：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絜」。文選胡刻本作「絜」。按此「絜」讀與「潔」同，與下文「絜」字讀音不同。詳後。

〔六〕潔：洪興祖引文選作「絜」。朱注本作「絜」，注曰：「絜，胡結反。一作潔，音苦結反，非是。」文選六臣本作「絜」。按當從文選六臣本及朱注本作「絜」，讀作 \times 。詳注。

〔七〕昂：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印」。

〔八〕汜：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泛」。○鳧乎：洪興祖引一本無「乎」字。朱注本無「乎」字，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並有「乎」字。按當從一本無「乎」字。從語意看，「將汜汜」至「全吾軀」是總爲一問，當僅在句末有一「乎」字。

〔九〕偷：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愉」，又皆注曰：「愉與偷同。」

〔一〇〕亢：洪興祖引一本作「抗」。馮刻本、文選六臣本作「抗」。按「亢」與「抗」通。

〔一一〕吁：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于」。文選六臣本作「于」。按當作「吁」。○默：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嘿」，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並作「嘿」。按「嘿嘿」與「默默」同。

【注釋】

①寧：寧可，寧願。說文：「寧，願辭也。」按「寧」與下句的「將」字疊用，構成「寧……將……」的句式，表示選擇的詢問，意思是「是寧願……還是……」。「將」，是連詞，表選擇，可譯爲「還是」。下皆同。

惘惘（ㄨㄥˇ ㄨㄥˇ）款款（ㄎㄨㄢˋ ㄎㄨㄢˋ）：質朴誠懇的樣子。朱熹說：「惘惘，誠實傾盡之貌。」（楚辭集注）汪瑗說：

「惘惘，朴質貌；款款，忠誠意。朴者言乎外之惘惘也，忠者言乎中之款款也。」（楚辭集解）又，呂向說：

「惘惘，懃苦貌。」（文選五臣注）恐非。朴以忠：質朴而忠誠。「以」，而。

②勞：慰勞。「送往勞來」，迎送往來賓客。汪瑗說：「送往迎來亦治國之大徑。而屈子鄙之者，蓋謂專事逢迎者言之也。」可參。又，明閔齊華說：「送往勞來，逢迎之態也。」（文選淪注）清王萌說：「送往勞來，追俗人也。邪佞之人，逢迎工巧，終日周旋於前後左右，而無有窮期也。」（楚辭評注）蔣驥說：「送往

勞來，猶俗云隨處周旋，巧於媚世者也。」（山帶閣注楚辭）亦皆可參。斯：代詞，這樣，指「送往勞來。」「斯無窮」，就這樣無休無止地幹下去。又，王夫之說：「不忠於國，則唯奔走於勢要。勢盛則趨之，勢衰則謝之。環轉去來，終身不疲。」（楚辭通釋）亦通。以上二句說：我是寧可質朴忠實誠懇懇呢？還是送往迎來，忙於應酬，長此以往呢？

③誅鋤草茅：刈除田間的雜草。洪興祖說：「鋤，釋名云，去穢助苗也。」（楚辭補注）力耕：竭力耕作。王逸釋此句說：「刈蒿菅也，種稼穡也。」（楚辭章句）

④游：游說。大人：指居高位而有權勢者。王逸說：「事貴戚也。」李周翰說：「大人，謂君之貴幸者。」（文選五臣注）朱熹說：「大人，猶貴人也。」蔣驥說：「大人，勢要之人。」義皆可通。「游大人」，指游說以事權貴。按戰國之際，游說之風甚盛。士人常常奔走於諸侯國之間發表各種言論、主張，一旦被採納，則可得高官厚祿。成名：成就自己的名聲榮譽。王逸說：「榮譽立也。」汪瑗說：「成名，謂謀延虛譽以資進取也。」清王邦采說：「博取虛名。」（屈子雜文箋略）皆可參。以上二句說：「我是寧可在田間默默無聞地努力耕作呢？還是去游說權貴以博取名聲榮譽？又汪瑗說：「此段言務本逐末之相反，疑而不能決者也。夫力耕者，恒餒在其中，飢餓不能出門戶；而宦游者，每得美譽，而享高爵重祿以肥榮，此又事理之不可推者也。」清林雲銘說：「上句言歸隱於田畝，下句言曳裙於朱門。」（楚辭燈）皆錄以備參。

⑤正言：正直之言，這裏指以正直之言規諫君主。諱：隱瞞、避忌。危身：危害自身。

⑥從俗：追隨世俗。媮（yōu）生：即偷生，指苟活。「媮」是「偷」的異體字。說文：「媮，巧黠

也。」段玉裁注：「按偷盜字當作此媮。」一說「媮」通「愉」，指安樂。王逸說：「身安樂也。」呂延濟說：「媮，樂也。」（文選五臣注）以上二句說：我是寧可毫不隱諱地正言直諫、危及自身也在所不惜呢？還是追隨世俗貪求富貴而苟且偷生呢？又汪瑗釋此二句說：「此段言捐軀畏死之相反，疑而不能決者也。嗚呼！繩愆糾謬，而匡君愛國者，恒遭遷謫放逐刀鋸鼎鑊之慘，而與世浮湛，逢君之惡者，每安享富貴以終天年。此又事理之不可推者也。」亦可參。

⑦超然：超脫而毫無顧慮的樣子。

高舉：遠離世俗的意思。王逸釋「超然高舉」為「讓官爵也。」

王夫之說：「高舉，去位遠惡人也。」蔣驥說：「高舉，亦退隱之意。」皆可參。保真：保持自己真實的本

性。汪瑗說：「保真，謂保全吾之天真，而不貪饕於功名富貴，以決性命之情也。」王夫之說：「真與貞同，正也。」清夏大霖說：「保真，是保正氣。」（屈騷心印）皆可參。

⑧呴訾（ㄋㄨˋ ㄗㄧˊ足資）：清俞樾說：「愚按韓昌黎文：『足將進而趯趯，口將言而囁嚅。』即本乎此。呴訾

即趯趯也。訾從此聲，趯從次聲，本同部字，古得相通。呴之轉為趯，猶足恭之足音沮也。儒從需聲，囁亦從需聲，古同聲而通用，兒之轉為囁，猶雌霓之霓音齧也。使易楚辭為訾呴，為兒儒，則即韓文之趯趯、囁嚅矣；使易韓文為趯趯，為囁嚅，則即楚辭之呴訾、儒兒矣。雙聲疊韻之辭本無一定，倒順皆通耳。」（俞樓雜纂讀楚辭）近人朱季海說：「方言第十：『怛怛，慙蹢也。楚郢江湖之間謂之怛怛，或謂之啓咨。』郭注『子六、莊尹二反。』呴訾即啓咨，其聲同耳（段氏六書音均表足聲、戚聲俱在幽部；或以足聲入侯部，幽侯聲近，古音多相出入也。訾、咨俱脂部字），正楚語慙蹢之謂矣。此言承望顏色，以事婦人，故不勝

忸怩爾。」（楚辭解故）按「呢訾」猶言「赧赧」「啓咨」，俞樾、朱季海說是。三詞音義皆通，行走多曰赧赧，言語多曰呢訾，形貌多曰啓咨。這裏的「呢訾」，王逸釋爲「承顏色也」，洪興祖釋爲「以言求媚也」，汪瑗釋爲「以詞色求媚於人也」，清王遠釋爲「欲言不言之狀」（楚辭評注），清錢澄之釋爲「數以言語效小殷勤」（莊屈合詁），王夫之釋爲「言有畏而不敢盡」，義皆可通。統而言之，「呢訾」指阿諛奉承、忸怩作態以求媚於人的樣子。栗斯：小心謹慎，曲意逢迎的樣子。王夫之說：「栗斯，脅肩跼踖畏得罪貌。」王邦采說：「慄斯，懼怯貌。」（屈子雜文箋略）清劉夢鵬說：「慄，色懼貌；慄，心怯貌。氣奪神怖，小人之形也。」（屈子章句）俞樾說：「栗斯，未詳何義，疑卽檇檇二字也。」說文木部檇篆說解云，檇檇，桮指也。韻會引繫傳云，謂以木桮十指而縛之，說者謂卽今之撝指。此亦未必然。據說文列字之次，檇檇二篆卽在桮桮之下，疑卽古者禁止罪人之具也。此云栗斯者，謂不敢妄動，若被桮桮耳。」按諸說從不同角度解釋「栗斯」，所釋之義亦相去不遠。但俞樾以「檇檇」釋之，甚覺牽強，恐未是。又「栗斯」一本作「栗斯」，不少注家從「栗斯」立說，解釋亦各有不同。朱熹說：「栗，從米，詭隨也。其從木者，謹飭也，非是。斯，辭也。」錢澄之說：「栗斯，畏懼狀，假小心也。」蔣驥說：「栗斯，一本作栗斯，飾爲小心之狀。」姜亮夫說：「栗當作栗，讀爲管子小問『未敢自恃自命曰栗』之栗，注『謹促之名也』。栗斯當卽廣韻三燭栗下之「慄斯」，蓋皆竦之借字。」說文：「竦，謹也。從女束聲。讀若謹敕數數。測角切。」史記張丞相傳「媿媿廉謹」，媿當卽竦之別構。古書無用竦者，惟從束之字多有謹敕之義。斯者音尾助字，無實義。「楚辭通故」諸家之說，亦可參考。喔咻（ōu）（窩伊）、儒兒（ri）（如而）：強顏歡笑的樣子。王逸說：

「强笑嚟也。」張銑說：「喔咿儒兒，强言笑也。」（文選五臣注）王遠說：「喔咿嚟，强作笑語以求媚也。」一說「喔咿儒兒」形容嬌姿媚態軟語輕聲。如王夫之說：「喔咿，媚聲；嚟，媚辭。」清方廷珪說：「喔咿，輕聲；嚟，軟語。」（文選集成）一說「喔咿儒兒」是嬰兒在母親面前撒嬌作態的樣子，用以形容强顏曲從以求寵。如夏大霖說：「喔咿嚟，各考字義之訓，於本文未治。據四字接連，乃乳孩嬌媚其母之聲，婦人所悅。言作兒童態求媚婦人較妥。」一說「儒兒」同「嚟」，指欲言又止的樣子（參見「呢訾」條注引俞樾說）。諸說皆可參。事婦人：汪瑗說：「事婦人，蓋以男子求媚於婦人之憐愛，以比小人求媚於權貴之眷顧也。」一說「事婦人」指從事婦人所做之事。如王遠說：「事婦人，爲婦人之事也。妾婦之道，以順爲正。呢訾八字，皆柔弱婦人之貌，故云。」又一說「婦人」指楚懷王的寵妃鄭袖。如朱熹說：「婦人，蓋謂鄭袖也。」蔣驥說：「以事婦人與高舉對言者，舉朝皆因事袖而進，舍是則惟有退隱而已。」，皆錄以備考。以上二句說：我是寧可超然遠去以保持自己真實的本性呢？還是阿諛奉承强顏歡笑，像求媚於婦人那樣事奉權貴呢？

⑨自清：保持自身品質的高潔。

⑩「將突梯滑稽」句：洪興祖說：「揚雄以東方朔爲滑稽之雄，又曰：『鴟夷滑稽』。顏師古曰：『滑稽，團轉縱舍無窮之狀。』一云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出口成章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韋，柔皮也。」朱熹說：「突梯，滑澁貌。滑稽，圓轉貌。絜盈，未詳。或疑絜如大學絜矩之絜，謂圍束之也。楹，屋柱，亦圓物。又以脂灌韋而絜之，是以突梯滑稽而無所止也。未知是否。」汪瑗說：「嘗聞之師曰，三句蓋以

油漆匠爲喻也。潔楹，謂粉飾其屋宇，舉楹以見餘也，乃油漆匠之事。梯，稽脂韋，乃油漆匠所用之器物。突者，高撐之貌。梯卽今俗所用之階梯，欲潔楹之高處則用之也。突梯潔楹，非手脚利便身體輕翾者不能也。滑如字，謂滑溜也，舊音骨，非是。稽，卽匠氏所用油漆之刷名，或以樹皮爲之，或以鬚髮爲之，或以皮革爲之。脂，熟油也，指油漆之類。韋，熟皮也，卽所以爲刷者也。瑗謂此說雖近鄙淺，却於字義穩順明白。而舊說皆求之於遠，故解多揣其意而失其詳也。聊附所聞，以竣博雅者訂焉。」王夫之說：「大寶曰突，從突而入，緣梯而登，鑽穴踰牆之謂。滑稽，酒注也。辨言不窮，如傾注也。潔與絜通。毀方爲圓，如匠者絜度楹柱，必欲其圓也。」清徐煥龍說：「無階能上援，突梯也；巧言隨口出，滑稽也；脂膩難除，韋固難斷；絜楹，以絲繫楹，比細人之牽緣高位也。」（屈辭洗髓）夏大霖說：「絜，揣度也。楹，堂中酬酢之地。言言語油滑，態度柔軟，揣度人情以應酬也。」清戴震說：「絜者，旋繞之稱。凡度直曰度，圍度曰絜。莊周書所謂絜之百圍，賈誼所謂度長絜大是也。楹，柱也。堂上有東西楹。」（屈原賦注）清朱珔說：「廣雅『突，欺也。』王氏疏證引賈子時變篇『欺突伯父』是已。荀子榮辱篇『陶誕突盜，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疑此突梯卽突盜之通用字。盜與梯一聲之轉，皆謂詐欺也，與滑稽正相類。案通雅云，梁氏謂兩楹酬酢之地，絜楹猶言盤旋酬酢也。御覽引作絜盈。黃公紹引說文，楹，盈盈然對立之狀（今說文繫傳語）。考工之程與楹同，卽柱也。猶樂盈，史記作樂逞。莊子『舉筵與楹』，楹卽程，謂皆圓物，小大不同耳。一曰屋四周爲楹，言旋轉也。一曰猶捧盈之語，言處盈也。余謂集注引或說疑絜如大學絜矩之絜，似此正可參看彼。鄭注云：『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疏云：『以之加物，物皆從之。』此

則言逢迎隨人之狀，矩方而楹圓，兩者相反對矣。」（文選集釋）清馬其昶說：「絜楹猶言雕楹，春秋『丹桓公楹』，穀梁傳：『丹楹，非禮也。』漢書云：『周室衰，禮法壞，諸侯刻角丹楹。』此言潔清者不受飾，若絜楹則隨俗爲美觀，故王逸注曰順滑澤也。」（屈賦微）姜亮夫說：「說文絜傳『楹，盈盈然對立之狀』，則楹乃以盈爲據之轉注字，其語根爲盈也。盈者滿也。則絜楹猶言處盈持盈，持盈卽保全富貴之謂。」（楚辭通故）按此句之義頗難理解，因此衆說紛紛，莫衷一是。「突梯」之義，王夫之說「大寶曰突，從突而入，緣梯而登」，釋字可通。唯「突梯」與「滑稽」相連，當亦指言談而言。「突梯滑稽」者，蓋謂人之言談，其縱橫出入往往出人意料，故能譁衆取寵，而又辯言不窮也。餘皆錄以備考。「滑（○骨）稽」之義，洪興祖、王夫之、徐煥龍說皆可通。「脂」，油脂；「韋」，熟牛皮；「如脂如韋」，取其油滑柔軟，指善於應酬，夏大霖此注可參。「絜楹（xie ying）斜盈」，當如戴震之說，釋爲旋繞堂前楹柱，指盤旋應酬之意；夏大霖釋爲「揣度人情以應酬」，亦通。餘皆備參。以上二句說：我是寧可廉潔正直以保持自身的高潔呢？還是巧言善辯，油滑柔順，善於周旋應酬呢？

⑪昂昂：超羣出衆，氣宇軒昂的樣子。又蔣驥說：「昂昂，不肯下人之意。」駒：少壯的小馬。說文馬部：「馬二歲曰駒。」「千里之駒」，指能日行千里的寶馬良駒。汪瑗說：「千里駒，謂雖未壯而可致千里，以見才力之殊絕也。」又方廷珪釋此句爲「獨行不顧」。夏大霖說：「千里駒，比英風迅發以見長。」皆可參。

⑫汜汜：浮游不定的樣子。李周翰說：「泛泛，鳥浮貌。」（文選五臣注）汪瑗說：「泛泛，不定貌。」

鳧(ㄉㄨˊ)：野鴨。與波上下：隨着波濤上下沉浮。王逸釋爲「隨衆卑高」，方廷珪釋爲「隨俗沉浮」。皆可參。偷：洪興祖說：「苟且也。」以上二句說：我是寧可像千里駒那樣氣宇軒昂超羣出衆呢？還是像野鴨那樣浮游不定，隨波逐流，苟且偷生呢？

⑬亢軛(ㄎㄥˋ ㄜˇ)：並駕齊驅。「亢」通「伉」，并列；「軛」，車轅前部駕在牲口脖子上的曲木。呂延濟說：「騏驥抗軛，喻與賢才齊列也。」(文選五臣注)王夫之說：「亢與伉同。軛，轅端駕馬木。與良馬同軛相併，則行必齊力。」一說「亢軛」指與騏驥爭先而前。如錢澄之說：「亢軛，爭先也。」方廷珪說：「抗，張也。軛，駕車之木。抗軛，謂與之爭先而進。」亦可參。

⑭駑(ㄘㄨ)馬：劣馬。呂延濟說：「駑馬，喻不才之臣。」(文選五臣注)夏大霖說：「隨駑馬，比愚劣落人後。」迹：足跡。錢澄之說：「隨迹，遵其轍也。」以上二句說：我是寧可與騏驥并駕齊驅呢？還是循着駑馬的足跡步其後塵呢？

⑮黃鵠(ㄏㄨㄥˊ ㄏㄨˊ)：大鳥名。漢書顏師古注：「黃鵠，大鳥，一舉千里。」汪瑗說：「鵠，俊鳥名，其色黃，故曰黃鵠。一說指「天鵠」，說文通訓定聲：「按形似鶴，色蒼黃，亦有白者。其翔極高，一名天鵠。」一說指「大雁」，清段玉裁說：「黃鵠一名鴻。幽風『鴻飛遵渚』，毛曰：『鴻不宜循渚。』『鴻飛遵陸』，毛曰：『陸非鴻所宜止。』按鄭箋祇云：『鴻，大鳥。』不言何鳥。學者多云雁之大者。夫鴻雁遵渚遵陸亦其常耳，何以毛云不宜？以喻周公未得禮，正謂一舉千里之大鳥，常集於高山茂林之上，不當循小州之渚，高平之陸也。經傳鴻字有謂大雁者，如曲禮前有車騎則載飛鴻，易鴻漸於磐是也。有謂黃鵠者，此詩是也。單

呼鵠，索呼黃鵠、鴻鵠。黃言其色，鴻之言唯也，言其大也。」（說文解字注）比翼：齊飛。

①⑥ 鵠（ㄅㄨˋ）：鴨。「鵠鵠」，指平凡低劣的禽鳥，與黃鵠相對。劉良說：「黃鵠，喻逸士也；鵠鵠，喻讒夫也。比翼，猶並肩也；爭食，爭食祿也。」（文選五臣注）明張鳳翼說：「黃鵠，喻遠大也；鵠鵠，喻近小也。」（文選纂注）徐煥龍說：「爲惴惴等事，則爲儀天表，比黃鵠之翼於青雲，爲送勞等事，則樊籠棲身，爭鵠鵠之食於隘巷。」清胡文英說：「上句一飛冲天，下句齷齪爭一餐。」（屈騷指掌）諸說皆可參。以上二句說：我是寧可與黃鵠比翼齊飛呢？還是去同鵠鵠爭食呢？

①⑦ 按「此孰吉」二句是總括上述之事，以問卜於鄭詹尹。意思是，這些哪個吉祥哪個凶險？我要避開哪些？從事哪些？朱熹說：「此結上八條，正問卜之詞也。」汪瑗說：「按此上八條相反之語，若天地之四方而不可易，若黑白之易明而無可疑者也。又何吉凶從違之不可決乎？欲必就詹尹以卜之乎？嗚乎！屈子非真有所疑於此而不能決也。有所激而設言之耳。蓋悲憤之中假此戲劇之文以自慰也歟？」胡文英說：「若以善爲吉而宜從乎，則我之竭智盡忠者如是；若以惡爲凶而宜去乎，則小人未見得蔽賢之罪，究將何如哉？」諸說亦皆可參。

①⑧ 溷（ㄏㄨㄣˋ）：混亂污濁。不清：不清明。又林雲銘說：「言是非不清。」

①⑨ 蟬翼：蟬的翅翼，這裏指份量極輕的東西。千鈞：古代以三十斤爲一鈞，「千鈞」指份量極重的東西。以上二句說：世道混亂污濁而不清明，以蟬翼爲重，却以千鈞爲輕。按王逸說：「近佞讒也，遠忠良也。」呂向說：「隨俗顛倒，重小人，輕君子。」（文選五臣注）汪瑗說：「因自太息溷濁之世莫知輕重貴

賤，小人顯而君子晦，故無知己之操守者也。」胡文英說：「蟬翼喻小利，千鈞喻大德。」諸說所釋二句之義皆備參。

①⑨黃鐘：古樂十二律之一，聲調最爲洪亮。這裏指音律符合黃鐘的鐘類樂器。朱熹說：「黃鐘，謂鐘之律中黃鐘者，器極大而聲最閤也。」毀棄：毀壞廢棄。

②⑩瓦釜：瓦製的鍋。按釜是烹飪釜，不是樂器，這裏用擊釜之聲形容庸俗低劣的聲音，與黃鐘之聲相對。汪瑗說：「無足曰釜，鍋屬也。以瓦爲之，其賤可知矣。或曰，釜當作缶，聲相近而訛也。亦通。雷鳴，謂拊而擊之，其聲之鳴如雷也。亦設言耳。」又蔣驥說：「釜，量名，以瓦爲之，其聲本無可取，而衆爭擊之，故如雷鳴也。二語言用舍之不清。」以上二句說：黃鐘被毀壞廢棄，却把瓦鍋敲得聲如雷鳴。又李周翰說：「黃鐘，樂器，喻禮樂之士。瓦釜，喻庸下之人。」（文選五臣注）胡文英說：「棄黃鐘鳴瓦釜，猶之用讒人而舍賢士也。」二說釋比喻之義可參。

②⑪高張：身居高位而趾高氣揚。王逸說：「居朝堂也。」汪瑗說：「讒人高張，謂小人得志在位，而妄自尊大也。」

②⑫賢士無名：指賢德之士被排斥出朝廷而默默無名。

②⑬吁嗟（xū sā）：需接：慨嘆之聲。默默：默默無言。「吁嗟默默」，朱熹說：「此因而自歎之詞也。」

汪瑗說：「吁嗟者，慨歎之深也。默默者，無言之至也。皆不自得意之詞。」又王逸釋此句爲「世莫論也」，認爲「默默」指不爲世人所知。錄以備考。

②廉貞：廉潔、正直。以上二句說：慨然長歎而又默默無言，有誰知道我的廉潔與正直？

詹尹乃釋策而謝①，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②，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③，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④。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事。」⑤。」

【校記】

「一」知事：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知此事」。夫容館本、馮刻本、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並作「知此事」。按似當從一本補「此」字。「此」字指屈原所問卜之事。

【注釋】

①釋：舍，放下。謝：辭謝。

②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朱熹說：「尺長於寸，然爲尺而不足，則有短者矣。寸短於尺，然爲寸而有餘，則有長者矣。」（楚辭集注）徐煥龍說：「尺寸所以度物，然物長於尺，則尺短而不能知物之長；物短於寸，則寸長而又不能知物之短。言此以興下文。」（屈辭洗髓）按這兩句是說任何事物都各有長處與短處，用以比喻龜策卜筮并不能完全決斷天下所有的疑問。王夫之說：「著龜雖神物，而既不能止濁世之亂，抑不能屈賢者之操。」（楚辭通釋）可參。

③「物有所不足」二句：「物不足」指用龜策卜筮亦有不足之處。「智不明」亦指卜筮決疑不能時時而明。如林雲銘說：「物，指龜而言。」（楚辭燈）徐煥龍說：「物，即龜策，智即物之智。以其靜時言，則方以智

也。」又舊說或認爲此二句是泛指事物有不足之處，智慧有不明之時。如洪興祖引列子說：「物有不足，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楚辭補注）朱熹說：「智有所不明，堯舜知不徧物，孔子不如農圃之類。」亦可參。

④「數有所不逮」二句：「數」亦指用龜策卜筮。「不逮」，不及。「數有所不逮」，指用龜策卜筮也有算計不到之處。「神有所不通」，指卜筮也不能通曉各種事物。王夫之說：「數所可及者，否泰之相乘，禍福之相反而已。天何以不佑君子，不測之變也，非數所可求。著之德圓而神，而忠貞篤於天性，神不能通其所窮。」林雲銘說：「數指策而言。」徐煥龍說：「數即龜策之數，神即數之神，以其動時言，則圓而神也。」一說「數」與「神」亦皆泛指，如朱熹說：「數有所不逮，如言日月之行，雖有定數，然既是動物，不無贏縮之類是也。神有所不通，惠迪者未必吉，從逆者未必凶，伯夷餓死首陽，盜跖壽終牖下之類是也。」亦可參。

⑤「用君之心」三句：意思是，用您自己的本心，去行符合您心意的事吧。龜策卜筮實在不能決斷您所說的這些事。又王夫之說：「所從既決，自必逢凶，神不導人以凶，而尤不詔人以不義。君子自行其志，亢龍雖有悔，而不失其正。鬼神不能與，而況於人乎？」徐煥龍說：「用君之心所安，行君之意所欲，龜策誠不能知此事。邪正善惡，惟人自主，無聽命於神之理。且神亦何從而保爲善者之必吉，變節而即免於凶耶？」蔣驥說：「宜去者不幸而吉，宜從者不免於凶，鬼神不詔人以凶，而尤不導人以不義，則安能與其事哉？」胡文英說：「用君之心，竭智盡忠也。行君之意，求不蔽障於讒也。言龜策能知尋常之禍福耳，君以挽回造化之事問之龜策，豈能與知其故哉？」諸說釋義皆可參。

漁 父

屈原既放^①，游於江潭^②，行吟澤畔^③，顏色憔悴^④，形容枯槁^⑤。漁父見而問之曰^⑥：「子非三閭大夫與^⑦？何故至於斯^⑧？」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⑨，衆人皆醉我獨醒^⑩，是以見放^⑪。」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⑫，而能與世推移^⑬。世人皆濁^⑭，何不溷其泥而揚其波^⑮？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歠其醪^⑯？何故深思高舉^⑰，自令放爲^⑱？」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⑲，新浴者必振衣^⑳。安能以皓皓之白^㉑，而蒙世俗之塵埃乎^㉒？」

【校 記】

〔一〕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史記作「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

〔二〕與：史記、文選胡刻本作「歟」。按「與」「歟」古通。

〔三〕至於斯：史記作「而至此」。

〔四〕舉世皆濁：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世人皆濁」。史記作「舉世混濁」。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作「世

人皆濁」。○我獨清：史記、夫容館本作「而我獨清」，朱熹亦引一本作「而我獨清」。

〔五〕我獨醒：史記、夫容館本作「而我獨醒」。朱熹亦引一本作「而我獨醒」。

〔六〕見放：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放」下有「爾」字。

〔七〕聖人：史記作「夫聖人者」，夫容館本作「夫聖人」。○物：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萬物」。文選六臣本作「萬物」。

〔八〕世人皆濁：史記作「舉世混濁」。洪興祖引一本作「舉世皆濁」。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並作「世皆濁」。

〔九〕溷其泥：史記作「隨其流」。史記索隱引楚詞作「滑其泥」。孟子告子下疏引史記作「混其泥」。

〔一〇〕醺：洪興祖引文選、朱熹引一本作「醺」。史記、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並作「醺」。按說文：「醺，薄酒也。」醺，下酒也。二字並通。

〔一一〕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史記作「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夫容館本與史記同。

〔一二〕安能：史記作「人又誰能」。朱熹引一本作「誰能」。

〔一三〕湘：史記作「常」。

〔一四〕葬於江魚之腹中：史記作「而葬乎江魚腹中耳」。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並作「葬於江魚腹中」，無「之」字；洪興祖、朱熹亦皆引一本無「之」字。

〔一五〕安能：史記作「又安能」。○皓皓：史記作「皓皓」。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皎皎」，夫容館本亦作

「皎皎」。按「皓皓」同「皓皓」。王逸注曰：「皓皓猶皎皎也。」

〔二六〕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無「而」字。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並無「而」字。○塵埃：史記作「溫蠖」。

【注釋】

①既：已經。 放：流放，放逐。

②游：游蕩。 江：指湘江。又汪瑗說：「江潭泛指江南耳。今湖湘漢沔之間皆可謂之江潭。蓋楚

本水國，故既曰江潭，又曰澤畔。」（楚辭集解）王夫之說：「南人通謂大水曰江。」（楚辭通釋）蔣驥說：「江

謂沅江。」（山帶閣註楚辭）一說指滄浪江，與下文「滄浪之水清兮」相呼應。一說根據屈原由沅入湘自沉

汨羅的放逐路線，以及下文「寧赴湘流」推測，屈原此時尚在沅水一帶，還未到達湘江，因而贊同蔣驥之

說。按本篇爲漢初人據屈原傳說所作的寓言，故文中所說境地未必與屈原的實際經歷相關聯，但今本

下文有「寧赴湘流」之句，則在作者意中，此「江」即指湘江。諸說均備參。 潭：楚方言，深水。蔣驥

說：「潭，深淵也。」王夫之說：「潭者，水之深處。」「江潭」，泛指湘江一帶。

③行吟：邊行走邊吟誦。 澤畔：水邊。又汪瑗說：「或曰地名，雲夢也。」恐非。

④顏色：臉色。憔悴（pale，thin）：喬脆：臉色晦暗，精神萎靡的樣子。汪瑗說：「憔悴，鰲黑貌。」

⑤形容：體態容貌。枯槁：清癯枯瘦的樣子。蔣驥說：「憔悴枯槁，近死之容色也。」以上五句說：

屈原被流放後，在湘江一帶游蕩，在水澤旁一邊行走一邊吟誦着。他臉色憔悴，身體瘦弱。

⑥漁父（pishu）：漁翁。「父」，古代對老年男子的尊稱。

⑦子：古代對男子的尊稱。三閭大夫：屈原曾經擔任的官職，掌管楚王朝的宗族昭、屈、景三姓之事。王逸說：「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王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楚辭章句）與：同「歟」，表示疑問的語氣詞。

⑧斯：此，此地。「何故至於斯」，爲什麼來到這個地方。蔣驥說：「斯指江潭言。」又說：「何故至於斯，驚絕之辭。蓋因武溪蠻蛋之境，而原以王族來此故耳。然原之放日久，漁父豈不知之？特未悉所以放之之故，故下以是見放爲答也。俗解謂怪其顏色形容，則與答辭不應矣。一說「至於斯」是「落到這種地步」的意思，如王逸說：「曷爲遭此患也。」又一說「至於斯」的意思是「來到此地」和「落到這種地步」兼而言之，如汪瑗說：「至於斯，言野處而身憊也。漁父詰問屈原，既爲三閭大夫，乃有官守爵祿者，當在於朝矣，何由放逐困窮而至於此乎？」皆錄以備考。

⑨舉：全。濁：混濁。濁、清，指品德行爲而言。汪瑗說：「清比己之潔，而濁比世之穢也。」林雲銘說：「濁指溺利欲言。」（楚辭燈）徐煥龍說：「貪位慕祿，濁也；潔己愛君，清也。」（屈辭洗髓）

⑩醉、醒：指對楚國形勢的認識而言。汪瑗說：「醒比己之明，而醉比人之昏也。清濁不同流，醉醒不同趣，邪正不並立，忠佞不相容。以屈子之獨操，而仕壅君處亂朝，安得而不見放乎？」王夫之說：「瞽於安危曰醉。」徐煥龍說：「安危利災，醉也；知凶辨吉，醒也。」劉夢鵬說：「醉，昏憤無知貌。」（屈子章句）

⑪是以：因此。見放：被放逐。以上三句意思是：屈原說：「世人全都貪圖利祿權勢，一片污濁，只

有我品行高潔，衆人都昏憤無知，不顧國家安危，唯獨我頭腦清醒，因此被放逐。」

⑫凝滯：本意是指水流不通暢，這裏引申爲拘泥、迂執的意思。汪瑗說：「凝滯，固執也。」王夫之說：「凝者，如冰之停，堅而不釋。滯，如水之塞阻，而不通物事也。謂己所執持之志事也。」

⑬推移：推進，變動。「與世推移」，指隨着世道一起變化。王逸說：「隨俗方圓。」又汪瑗說：「推移，圓轉也。」王夫之說：「推移，隨所處而可也。」林雲銘說：「與世推移，屈伸變化，與時偕行也。」夏大霖說：「與世推移，猶言與世浮沉，混俗和光之意。」（屈騷心印）陳本禮說：「推者，推彼而去之；移者，移此而就之也。」（屈辭精義）皆可參。以上二句說：聖人不拘泥於任何事物，而能隨着世道一起變化。

⑭淈（o.骨）：攪混。「淈其泥而揚其波」句，王逸認爲是「同其風，與沉浮」之意。又張銑說：「淈泥揚波，稍隨其流也。」（文選五臣注）汪瑗說：「淈，汨之也；揚，撓之也。淈泥揚波，欲其與世混濁而不必獨清也。」徐煥龍說：「淈與汨同，言以身汨沒泥中，而揚起其淈濁之波。見人污下，故玷其己，分謗分過，是謂淈泥；穢濁之事，非但不可刺譏，即默無一語，猶謂我心藏惡怒，必加贊嘆推許，人始不疑，是謂揚波。末世陪堂，慣用此法，邇來士大夫盡揚波矣。」以上諸說均可參。又錢澄之說：「淈泥揚波，不離於泥，亦不爲泥所陷。」（莊屈合詁）林雲銘說：「泥在水底，波在水面。言浮沉於濁中，仍不自失其爲清。」夏大霖說：「淈，澄也。澄其濁泥，則水面波清，言濁中亦有清也。」按「淈泥揚波」是漁父勸屈原與世人同流合污的意思，錢氏等三說與此意未合，恐非是。以上二句說：世上的人都混濁，你何不也攪起泥沙，推波助瀾？

⑮ 鋪(ㄅㄨˋ補)：食。說文解字食部：「鋪，申時食也。」段玉裁注：「引伸之義，凡食皆曰鋪。又以食食人謂之鋪。」糟：酒渣。歠(ㄔㄨㄛˋ綽)：同「啜」，飲。醺(ㄩㄣˉ)：通「醺」，薄酒。說文解字酉部：「醺，薄酒也。」呂向說：「鋪糟歠醺，微同其事也。糟醺，皆酒滓。」(文選五臣注)汪瑗說：「鋪糟歠醺，欲與衆同醉而不必獨醒也。」徐煥龍說：「滿座醉客，一人不飲，肆酒之禍必及其身。非貪此糟醺，庶鋪之歠之，方不以我爲厭物。絕妙躲閃法。」胡文英說：「糟醺，醉者之餘，鋪之歠之，則可以不至獨醒也。」以上二句說：衆人都醉，你何不也連酒帶糟喝它個大醉？

⑯ 深思：李周翰說：「深思，謂憂君與民也。」(文選五臣注)汪瑗說：「深思，言其用心太過也。」舉：行爲，舉動。「高舉」，指高潔的行爲。王逸釋「深思高舉」說：「獨行忠直。」徐煥龍說：「深思楚事終始而獨醒，舉動高出楚邦而獨清。」蔣驥說：「深思，則休於危亡，所以獨醒；高舉，則超於利祿，所以獨清。」

⑰ 令：使，使得。爲(ㄨㄛˊ維)：表示疑問的語氣詞。以上二句說：你爲什麼把事情想得那麼深遠，行爲又那麼高潔，以至使自己被放逐？

⑱ 沐(ㄇㄨˋ木)：洗頭。彈(ㄊㄢˊ談)冠：彈去帽子上的灰塵。

⑲ 浴：洗澡。振衣：抖掉衣服上的灰塵。按「新沐者」二句蓋古代習語。荀子不苟篇亦有相近的話：「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漙漙，受人之緘緘者哉？」汪瑗說：「沐浴二句，古有是語，屈子述之以起下文，故曰吾聞之，謂聞之於古也。沐，濯髮也。以指輕擊之曰彈。浴，澡身也。以手急拂之曰振。新沐浴畢，冠必彈而後戴，衣必振而後被，此人之常態，理之所必然。」

蓋欲祛其盆氛而潔淨耳，非作意而爲之也。古人此語，蓋亦比人之自新者，不可不脩飾也。」林雲銘說：「沐浴之後則身潔淨，不可再受衣冠中之垢污，故必彈而振之也。」蔣驥說：「言人之沐浴者，將服衣冠，必彈而振之，誠不願以身既皎潔，而後受衣冠之垢污也。夫人之清醒，亦猶是矣。雖竄斥不堪，寧誓以死，安能隨俗推移以蒙其垢乎？」

⑳察察：潔白的樣子。王逸說：「己清潔也。」呂向說：「察察，潔白也。」（文選五臣注）又汪瑗說：「察察，明之至也。」

㉑汶汶（ㄅㄣˋ ㄇㄣˊ門）：昏暗的樣子。這裏指污濁。王逸說：「蒙垢塵也。」又洪興祖說：「汶音門。汶，濛，沾辱也。」胡文英說：「汶汶，微塵也。」亦可參。以上四句說：剛洗過頭髮的人，必定彈乾淨帽子再戴，剛洗淨身體的人，必定抖乾淨衣服再穿。怎麼能讓乾乾淨淨的身體，去沾染外物的污濁呢？

㉒寧：寧可。赴：往，投入。湘流：湘水，是今湖南省境內流入洞庭湖的大河。

㉓皓皓（ㄏㄠˋ ㄏㄠˋ號）：潔白的樣子。王逸說：「皓皓，猶皎皎也。」李周翰說：「皓，白，喻貞潔。」（文選五臣注）

㉔蒙：蒙受。汪瑗說：「皓皓，潔白之至也。蒙，冒也。塵埃，污穢也。溷泥揚波而混濁，鋪糟歃醢而醢醉者，此世俗之混混於塵埃之中者也。」屈子又言寧往投水而死，爲魚所食亦所不恤，必不肯以清白之身而冒彼世俗之污穢，使浼己也。嗚呼，屈子死且不恤，而況放乎？而況憔悴枯槁乎？此章即申上章之旨，詞加厲而志愈堅剛，意獨至而情益悲矣。其不肯與世推移也決矣。」又林雲銘說：「言所以致

此皓皓之德者，幾經濯磨，亦猶沐浴方新，不能再蒙塵埃以喪其清醒之體，生死不足計也。」以上四句說：寧可投入湘水，葬身於魚腹之中，又怎能讓潔白的品德去蒙受世俗間污穢的塵埃呢？

漁父莞爾而笑〔一〕①，鼓枻而去〔二〕②，歌曰〔三〕③：「滄浪之水清兮④，可以濯吾纓〔四〕④；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⑤。」遂去，不復與言⑥。

【校記】

〔一〕莞：洪興祖引一本作「莧」。按當作「莞」。又此句以下一段史記無。

〔二〕枻：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棹」。

〔三〕歌曰：洪興祖引一本「歌」上有「乃」字。朱注本、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並作「乃歌曰」。

〔四〕吾：洪興祖、朱熹皆引一本作「我」。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並作「我」。又下句「可以濯吾足」之「吾」，文選六臣本、胡刻本亦並作「我」。

【注釋】

①莞（*εργω*）晚：爾：微笑的樣子。

②鼓：動，這裏指劃動。枻（*εργω*）：船槳。「鼓枻」，劃動船槳。又王逸釋爲「叩船舷也。」（楚辭章句）汪瑗也說：「枻，船旁板也，所以護船，使不損壞也。舉櫂刺船則板動，故曰鼓枻。或曰，鼓，扣也。」

謂扣枻以節歌也。」（楚辭集解）按王汪二氏之說亦可備一解。

③滄浪（滄浪）：水名。洪興祖說：「禹貢：『蟠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注云：『漾水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又東，爲滄浪之水，在荊州。』孟軻云：『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水經云：『武當縣西北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地說曰：『水出荊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云云。』余案尚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它水。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漁父歌之，不達水地，宜以尚書爲正。」（楚辭補注）蔣驥說：『滄浪水，在今常德府龍陽縣。本滄、浪二山發源，合流爲滄浪之水。舊解以滄浪爲漢水下流。余按今均州沔陽，皆有滄浪，在大江之北。原遷江南，固不能復至其地，且與篇首遊於江潭不相屬矣。及觀楚省全志，載原與漁父問答者多有，皆影響不足憑。惟武陵龍陽，有滄山、浪山及滄浪之水，又有滄港市、滄浪鄉、三閭巷、屈原巷，參而覈之，最爲有據。』（山帶閣注楚辭）又胡文英說：『禹貢，蟠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劉澄之之山川記，在沔口，今沔陽州城南有大隱林，省志府志皆云，屈原逢漁父處。又京山縣有聖人嶺，孔子覆車於水，有曬書臺。相傳孔子自隨州入楚都，經過今京山諸處，則孔子亦於荆沔聞滄浪之歌也。詳考漢江下流，滄浪水即今澤口所通長湖地，爲滄浪水，在沔陽之南，江陵之北，其水山雖環繞，恒不足以運舟。春夏資漢江水灌足，秋冬漸淺。漢江直下無停蓄之處，惟滄浪頗停蓄。然則酈道元水經注稱武當縣北四十里有滄浪水者何也？蓋酈道元生長北魏，不得至齊梁訪求地理，但聞楚人傳說，武當山北有滄浪水，

遂以荊州之武當山爲均州之武當山，因記之曰縣。後人因其誤，遂取江中一小州，附會其說，曰滄浪洲。獨不思禹貢爲書至簡而該，如此小洲亦記，雖積簡高於太岳，亦不勝載矣。曰荊州之武當何以志乘不載？答曰楚有三武當山，一在大冶，從雒陽口入大冶縣，今名小武當。一在荊州西北，今名賽武當。一在均州。修志者恐滄浪均州之太和山，故削其土名也。九域志稱龍陽縣有滄浪水者，則以龍陽君封於荊沔，因訛至楚南也。楚南之龍陽，乃其生長之地，非其封邑也。蔡九峰謂漢水以下卽滄浪之水，語不分明。究於何處作界限？若謂漢中府以下卽滄浪之水，則與左傳漢水爲池，沿漢與之上下之說悖矣。故當以澤口長湖爲滄浪水，方得確切。」（屈騷指掌）按以上諸說所辯頗多分歧。洪氏認爲滄浪水卽漢水下游；蔣氏則說在常德府龍陽縣；胡氏又說卽澤口長湖。滄浪水的具體所在地今已不能確指，上引諸說皆可參考。滄浪歌本是楚地流傳已久的古歌謠，漁父歌之是爲了諷勸屈原，不能據之認爲本篇所寫的事情就發生在滄浪水。

④濯（NEO、濁）：洗。纓：古人用以繫冠帽的帶子。

⑤以上四句歌詞是比喻人的行動應該與客觀現實相適應，也就是勸屈原隱退自全。明張鳳翼說：「歌意喻隨其清濁而善用之，亦涸泥揚波等意。」（文選纂註）汪瑗說：「漁父獨歌滄浪之曲者何也？瑗按滄浪之歌詳見孟子離婁上篇，其來遠矣，其旨明矣。蓋諷屈子見放實自取之也。其所以諷其自取者，非諷其自取見放也。諷其既見放矣，道既不行矣，則容與山林可也，浮游江湖可也，又何必抑鬱無聊之甚，以至憔悴枯槁其身哉？此則漁父之意也。雖然，漁父之意未可盡非，而實出於愛惜屈子之至情。」

要之，屈子念君憂國之心有不容自己者，其心事之幽深微婉，固非漁父之所能到，亦非漁父之所能知也。王夫之說：「滄浪之水，初夏漲則濁，秋杪水落則清，因時而異，善用者因之，濁亦可以濯足。君子遇有道則行吾志，無道則全吾身，何凝滯之有哉。」（楚辭通釋）林雲銘說：「四句指點出不凝滯而能推移本領。」（楚辭燈）諸說皆可參。

⑥不復與言：不再與屈原說話。又汪瑗說：「屈子申紀漁父歌罷遂鼓枻遠去，而已不復得與之言也。或曰，蓋屈子自言已別漁父而去不復與之言也。漁父因上章屈子之言而知獨行之志決不肯變，故不復再言，於是笑歌而去，自適其適也。屈子之意亦自謂各行其志云耳，復何言哉？」徐煥龍也說：「漁父遂去不顧，原亦不復與言，蓋兩無言也。」（屈辭洗髓）亦可參。